



陸士諤主編

基 本 醫 書 集 成

江 瓊 集

名

醫

類

案

世 界 書 局 印 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初版

江瓊名醫類案 (全一冊)

實價國幣七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主編者 陸士諤

發行者 陸高誼

出版者 世界書局
上海大連路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重訂名醫類案序

新都江氏名醫類案。行世近二百年矣。其爲卷十有二。爲類二百有奇。條析病狀。援據方書。臚列治法。斧藻羣言。蔚成大國。實受命於軒岐。而拓宇乎靈素。惜原本考訂疎漏。間脫特多。吾友魏君玉衡。鮑君以文。精加讐比。網羅史氏。研搜家集。畢力補綴。丹鉛告疲。始稱完好。重付殺青。客有難者。曰。古之醫師。天官隸焉。或論病以及國。或原診以知政。鴻術通乎神明。而元機出之妙悟。若乞靈於方劑。假籠于陳言。抑亦未矣。而奚以爲。夫自張王絕軌。朱李輟音。凡今之治醫者。輒謂古今異宜。南北殊習。本草非神農之遺。仲景亦偏隅之論。于是倂規弛墨。徧見自聖。卒至於殺人而不自知其謬。鑿此譬之治經者。則游譚而已矣。譬之習兵者。則野戰而已矣。郭玉許允宗之言。亦何嘗爲庸妄者授之口實乎。然則欲爲良工。必習諳乎明堂甲乙玉冊元珠。博涉乎三部九候五運六氣。所謂狐腋非一皮能溫。雞跖必數千而飽。此一夫之獲耳。其若廣埜何。曰。固也。內經十八篇。難經八十一章。詞奧旨遠。尊如經典。不易曉了。後世方書。候論汗牛馬。充棟宇。學者縱極綜考。而無所徵驗。猶不免以人爲嘗試也。無所比例。猶墨守焉而未得其會通也。余讀是編。竊以窺其用心。其徵事也確。其達用也大。其豎義也備。其遣辭也約。事皆已經。則無所可疑。法可互求。則不病于執。世遠道微。曲漏充塞。俗師庸術。支節苟且。一旦延張王于一堂。接朱李之未座。

原书缺页

不能起死人。黃帝告雷公以十全。周禮醫師亦言十全爲上。靈樞言上工十全其九。中工十全其七。下工十全其六。岐伯言上工救病于萌芽。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敗。彼所謂下工。皆今之上上工也。周禮十失四爲下。在今猶爲中工。中工之所不失者。亦幸得之。案不足錄。上工之案。則其可存者也。明嘉靖時歙縣江秀才瓊。嘗取歷代名醫之已驗者。輯爲類案。子應元。應宿足成之。吾觀太史公之傳淳于意。則意之醫案也。陳壽之傳華陀。則陀之醫案也。李延壽之傳徐文伯。則文伯之醫案也。後史以醫爲小道。傳方術者略而不書。而案之存于史者蓋寡。諸醫之良者。自傳其術。倖而不終。至于泯沒。江氏賅而存之。意良善也。書久殘失。而字句訛謬。吾友魏玉橫氏。精于醫術。能窮其源。附以己見。而論議不至混淆。鮑以文氏博于考索。能知其故。刊其訛字。而湯劑不致貽誤。過而請敘。余不知醫之術。而能深見其理。是書也。出醫學入門之階梯也。虛衷玩索。由病以求其源。而軒岐不難羹牆遇之。吾所告于世醫者有三。一曰審脈。自僞王叔和之脈訣行。左爲人迎。右爲氣口。庸醫奉爲科律二語。不知其何本也。六節藏象論云。人迎陽脈。氣口陰脈。可言陰陽。不可言左右也。人迎在結喉之左右。氣口卽寸口。亦曰脈口。爲諸脈之總彙。在手魚際之後一寸。人迎有左右。氣口亦有左右。明乎人迎氣口。則知四經十二從。以通乎十二原。以貫乎三百六十五氣穴。三百六十五孫絡。所謂鉤毛弦石溜。與夫春弦夏鉤秋浮冬營者。洞若觀火矣。而今之醫不知脈。一曰辨藥。神農以楮鞭鞭草木。一

日而遇七十毒。以身試而著本草經。辨藥之性也。必深明于溫涼平毒之性。而後得君臣佐使之用。固也。然陰中有陽。陽中有陰。石藥發瘡。芳草發狂。辨之不易明。知之亦不易悉。苟非陶弘景陳藏器其人。未有不誤用者。而今之醫不知藥。知脈矣。知藥矣。吾又益之以一言。曰慎思。語云。醫者意也。黃帝有問。岐伯卽知其人之病之由。雷公有問。黃帝卽知其人之病之由。以意決之也。此卽黃帝岐伯之醫案也。若其病不應脈。當思其病。脈不應病。當思其脈。藥不應病。當思其藥。三者相參。思之思之。其有不合者寡矣。醫之有案。蓋未有出此三者。遵其道而用之。人人皆可以爲良醫。人人皆可以立案。太和保合。使斯人各得盡其天年。而不夭折于庸妄人之手。以文氏重刊之功。豈不偉哉。余固不憚嘵嘵之辨。以文氏曰。子之辨。余知之而不能脫諸口也。蓋盡言之。遂書之以爲敘。

乾隆庚寅五月朔秦亭老民杭世駿

自序

予讀褚氏遺書。有曰博涉知病。多診識脈。屢用達藥。嘗撫卷以爲名言。山居僻處。博歷何由。於是廣輯古今名賢治法奇驗之迹。類摘門分。世採人列。爲書曰名醫類案。是亦褚氏博歷之意也。自夫三墳墜而九邱溷。方書繁而經論廢。或指素難以語人。鮮不以爲迂者。醫之術日益濫觴。通經學古。世不多見。昔鄭公孫僑聘於晉。適晉侯有疾。卜云。實沈臺駘爲祟。史莫

之知。乃問於僑。僑具述高辛元冥之遺。參汾主封之故。四時節宣之道。經國驚異。以僑爲博物君子。太史公作史記傳淳于意。備書其治病死生。主名病狀。診候方脈。詳悉弗遺。蓋將以折同異。極變化。求合神聖之道。以立權度於萬世。軒岐俞扁之書。匪直爲虛誼已也。今予斯編。雖未敢僭擬先哲。然宣明往範。昭示來學。既不詭於聖經。復易通乎時俗。指迷廣見。或庶幾焉耳。學者譬之。由規矩以求班。因穀以求羿。引而伸之。翹流窮源。推常達變。將不可勝用矣。書凡十二卷。爲門一百八十有奇。間附說於其下云。

嘉靖己酉暮秋既望撰

萬曆辛卯閏三月朔日丙寅男應宿百拜謹書

名醫類案目錄

中風	一
虛風	一〇
傷風	一
迴風	一二
杏風 附漏風	一三
中寒	一三
中熱	一五
傷寒	一五
瘟疫	四〇
大頭天行	四二
沙	四四
內傷	四五
命門火衰	六三
暑	六四
溼	六八
消渴	七一
火熱	七三

鬱	七九
頤養	八一
醫戒	八二
痰	八二
笑哭不常	八九
厥	八九
瘧	九一
瞑目不食	九二
人漸縮小	九二
人暴長大	九三
人化爲水	九三
卒死	九三
消痺	九四
痺	九五
欬嗽	九五
喘	一〇二
瘡	一〇七

霍亂	一二一
瀉	一二二
痢	一三〇
嘔吐	一三八
噎膈	一四二
欬逆	一四六
吞酸吐酸	一四八
痞滿	一四八
腫脹	一五一
癥瘕	一五五
積塊	一六〇
虛損	一六四
勞瘵	一六九
汗	一七三
不汗	一七四
便濁 附便數	一七四
遺精	一七七
麻木	一八〇
寒中	一八三

惡寒	一八四
惡熱	一八六
熱氣病	一八六
首風 附頭暈頭痛	一八七
心脾痛	一九一
腹痛	一九六
中氣虧損心腹作痛	二〇一
腹鳴	二〇三
腰痛	二〇三
脇痛	二〇四
膝腫	二〇六
鶴膝風	二〇七
腳氣 附腫痛	二〇七
腳發	二一二
諸氣	二一二
疝癩	二一三
不寐	二一七
多夢	二一八
消中	二一八

諸蟲	二一九
哮喘	二二三
遍身痛	二二三
身癢	二二四
面病 附疥腮	二二五
耳	二二七
鼻	二二二
眉	二三〇
眉髮自落	二三二
鬚髮自白	二三三
目	二二三
咽喉	二四一
口	二四四
舌	二四五
牙	二四六
瘡	二四七
皮膚皴裂	二五〇
骨哽	二五〇
誤吞金鑽	二五一

誤吞水蛭蜈蚣	二五二
蛇蟲獸咬	二五三
血症	二五五
下血	二六六
溺血	二七〇
痔 附腸風臟毒	二七〇
脫肛	二七三
腎臟風瘡	二七三
臙瘡	二七四
前陰病	二七五
痛風	二七九
痿	二八三
癩	二八六
鬼注	二八八
邪祟	二八九
顛狂心疾	二九〇
怔忡	二九四
淋閉	二九五
祕結	三〇一

黃疽……………三〇五

疔疹……………三〇八

風痺……………三〇九

四肢病……………三一〇

癘風……………三一三

癰腫……………三一六

龐贅……………三一七

瘤……………三一八

腫癭……………三一八

瘡瘍……………三一九

翻花瘡……………三二五

疔瘡……………三二六

背癰疽瘡……………三二八

癰疽……………三三八

腦頂疽……………三四一

多骨疽……………三四四

瘰癧……………三四四

鬢疽……………三四六

附骨疽……………三四七

肺癰……………三四八

胃癰……………三五〇

腸癰……………三五一

懸癰……………三五二

便癰……………三五三

下疳瘡……………三五四

肩癰……………三五四

乳癰……………三五五

腹癰……………三五八

囊癰……………三五九

腰疽……………三六〇

臀癰……………三六〇

腿癰 附腿腫……………三六一

腳跟瘡……………三六二

漏……………三六三

癩撲損傷……………三六四

死枕愈病……………三六八

尸蹙 附鍼驗……………三六八

色診……………三七〇

經水	三三七
熱入血室	三八三
崩漏	三八五
帶下	三八九
求子	三九二
娠症附男女辨驗	三九三
轉胞	三九五
交腸	三九六
惡阻	三九七
胎水胎腫	三九八
胎漏	三九八
墮胎	三九九
胎產併病	四〇一
胎熱	四〇二
難產	四〇二
盤腸產	四〇五
胎肖胎忌	四〇五
胎死作喘	四〇七

師尼寡婦寒熱	四一七
胎毒	四一八
胎暈	四一九
臍風	四二〇
腎縮	四二〇
咯血	四二〇
熱症	四二一
寒症	四二三
癍爲潮熱	四二三
汗附盜汗	四二三
吐瀉	四二四
驚搐	四二六
驚風	四二八
慢驚	四二九
腹脹	四三〇
腹痛	四三一
嗽喘	四三一
嗽痛	四三二

赤丹	四三三
斑疹	四三三
癰瘰	四三四
癬積	四三六
黃疸	四三七
口瘡	四三七
喫泥	四三八
痘瘡	四三八
疹瘡	四四四
嗜臥	四四四
異症	四四五
湯火金瘡	四四六
食忌	四四七
丹毒	四四八
中毒	四四九
脾風	四五五
疳積	四五六
走馬牙疳	四五六

新都篁南江壠集

後學

仁和余集馨裝
錢塘魏之琇玉橫
仁和沈煥敦會
歛 鮑廷博以文

重校

中風

琇按南方中風絕少多屬非風類皆風木內病臨症之工宜詳審焉○凡風由內發皆屬氣與火若後之虛風迴風是也

許胤宗治王太后病風不能言。口噤而脈沉。事急矣。非大補不可也。若用有形之湯藥。緩不及事。乃以防風黃芪煎湯數斛。置於牀下。湯氣薰蒸。滿室如霧。使口鼻俱受之。其夕便得語。此非智者通神之法。不能回也。蓋人之口。通乎地。鼻通乎天。口以養陰。鼻以養陽。天主清。故鼻不受有形而受無形。地主濁。故口受有形而兼乎無形也。元羅謙甫治太尉忠武史公。年近七十。於至元戊辰十月初。侍國師於聖安寺。丈室中。煤炭火一爐。在左側邊。遂覺面熱。左頰微有汗。師及左右諸人皆出。因左頰疎緩。傷熱故也被風寒客之。右頰急。口喞於右。脈得浮緊。按之洪緩。羅舉醫學提舉忽君吉甫。專科鍼灸。先於左頰上灸地倉穴。胃穴一七壯。次灸頰車穴。胃穴二七壯。後於右頰上熱手熨之。議以升麻湯加防風秦芫白芷桂枝發散風寒。數服而愈。琇按非真中風故但升散火邪自愈或曰。世醫多治以續命等湯。今用升麻湯加四味。其理安在。曰。足陽明經。胃起於鼻交頰中。循鼻外入上齒中。手陽明經。大腸亦貫於下齒中。况兩頰皆屬陽明。升麻湯乃陽明經藥。香白芷又行手陽明之經。秦芫治口噤。防風散風邪。桂枝實表而固榮衛。使邪不能傷。此其理也。夫病有標本經絡之別。藥有氣味厚薄之殊。察病之源。用藥之宜。其效如桴鼓之應。不明經絡所過。不知藥性所主。徒執一方。不惟無益。而反害之者多矣。學者宜深思之。

張安撫年六十餘。己未仲冬患風證。半身不遂。語言蹇澀。心神昏憤。煩躁自汗。表虛惡風。如灑冰雪。如灑冰雪。陰中也。口

不知味。鼻不聞香臭。聞木音則驚怖。小便頻多。大便結燥。若用大黃之類下之。平日飲食減少。不敢用。不然則滿悶。晝夜不得寐。此症難治約三月餘。凡三易醫。病全不減。至庚申三月。下又因風邪。加之痰嗽。隘乾燥。疼痛不利。唾多中腕氣痞似噎。予思內經有云。風寒傷形。憂恐忿怒傷氣。氣傷臟乃病。臟病形乃應。又云。人之氣以天地之疾風名之。此風氣下陷入陰中。不能生發上行。氣不則為病矣。又云。形樂志苦。病生於脈。神先病也。邪風加之。邪入於經。動無常處。動有常則知邪不入經。前證互相出見。治病必求其本。邪氣乃服。論時月則宜升陽補脾胃。瀉風木。仲冬至季春。論病則宜實表裏。養衛氣。瀉肝木。潤燥。益元氣。慎喜怒。是治其本也。以柴胡黃芪各五分。升麻當歸甘草炙各三分。半夏黃蘗酒洗黃芩人參陳皮芍藥各二分。名曰加減沖和湯。煎服。自汗加黃芪五分。嗽加五味子二十粒。夜不得寐。乃心事煩擾。心火內動。上乘陽分。衛氣不得交入陰分使然也。以硃砂安神丸服之。由是晝亦得睡。此風中腑兼中臟也。

真定府臨濟寺趙僧判。於至元庚辰八月間。患中風。半身不遂。精神昏憤。面紅頰赤。面紅頰赤陽中也。耳聾鼻塞。語言不出。診其兩手。六脈弦數。中風此脈甚多。潔古有云中臟者。多滯九竅。中腑者。多著四肢。今語言不出。耳聾鼻塞。精神昏憤。是中臟也。半身不遂。是中腑也。此臟腑俱受病邪。先以三化湯一兩。內疎三兩行。散其壅滯。先使清氣上升。充實四肢。次與至寶丹加龍骨南星。安心定志養神治之。後使各臟之氣上升。通利九竅。五日聲音出。言語稍利。後隨四時脈證。加減用藥。不旬即稍能行步。日以繩絡其病腳。如履闕。或高處。得人扶之。方可踰也。又刺十二經之井穴。(臟井)肺少商穴 心少沖穴 肝大敦穴 脾隱白穴 腎湧泉穴 包絡中沖穴 (腑井) 膽竅陰穴 胃厲兌穴 三焦關沖穴 小腸少澤穴 大腸商陽穴 膀胱至陰穴。以接經絡。翌日捨繩絡。能步幾百步。大勢皆去。戒之慎言語。節飲食。一年方愈。

丹溪治一人患滯下。下多亡陰。一夕昏仆。手舒撒。目上視。漉注。汗大泄。喉如拽鋸。脈大無倫次。此陰虛陽暴絕也。此症死者。多蓋得之病後酒色。急灸氣海穴。氣海臍下一寸半。以續陽氣。漸甦。服人參膏數劑而愈。虛治

芥威靈仙薄桂甘草天花粉好吃麵。加白附子入竹瀝薑汁。更加少酒行經。

一肥人中風。用蒼朮南星酒芩酒柏茯苓木通升麻厚朴甘草牛膝紅花。水煎先吐後藥。

一婦年六十餘。手足左癱。不言而健。有痰。以防風荆芥羌活南星沒藥乳香木通茯苓厚朴桔梗甘草麻黃全

蝎紅花爲末。酒下。未效。時春。脈伏而微。又以淡鹽湯韭汁。每早一碗吐之。至五日。仍以白朮甘草陳皮茯苓厚朴

菖蒲日進二服。吐後必用清補二劑亦是一法又以川芎山梔豆豉瓜蒂萊豆粉韭汁鹽湯吐甚快。後以四君子湯服之。又以川歸

酒芩紅花木通厚朴鼠黏子蒼朮南星牛膝茯苓爲末。酒糊丸。服十日後。微汗。仍以汗解手足微動而言。作實痰治

一人中風。口眼歪斜。語言不正。口角涎流。或半身不遂。或全體如是。此因元氣虛弱。而受外邪。又兼酒色之過

也。以人參防風麻黃羌活升麻桔梗石膏黃芩荆芥天麻南星薄荷葛根赤芍藥杏仁川歸川芎白朮細辛皂角

等分。加葱薑水煎。入竹瀝半盞。隨灸風市奇俞百會督脈曲池大腸合絕骨膽穴○絕骨即懸鐘穴環跳膽穴肩髃大腸穴三里胃穴等穴。以

鑿竅疎風。得微汗而愈。亦以汗解

李真三患中風。半身不遂。羌活愈風湯。加天麻荆芥僵蠶各一錢而愈。

吳能三患中風。卒中昏不知人。口眼喎斜。半身不遂。痰厥氣厥。二陳湯加薑汁炒黃連。天麻羌活麥冬僵蠶南

星荆芥獨活薑汁竹瀝。方甚佳。○作痰治

姜晟年五十三歲。好飲酒。溼熱患中風。口喎斜。搜風湯內加薑汁炒黃連。地龍全蝎各八分。羌活荆芥各一錢。溼

治熱

邱信年四十三歲。患中風。肚甚疼。口眼喎斜。蘇合香丸服之就愈。後加薑汁竹瀝。全愈。作氣治

徐浦三好色。妾四人有。患中風。四肢麻木無力。半身不遂。四物湯治風先治血加天麻苦參黃柏知母麥冬人

參白朮黃芪僵蠶全蝎地龍而愈。

顧京一年三十二歲。患中風。半身不遂。臂如角弓反張。二陳加麥冬川芎當歸各一錢。天麻羌活黃連薑汁炒黃芩各七分。荆芥烏藥各五分。疎肝氣養肝血清肝火數十貼而愈。

邱敏六年三十六歲。患中風。四肢如癱。此人好色。從幼做買賣。有外事。此風非自外來由內燥火而卒中也。二陳與四物湯加人參

黃芪白朮麥冬薑汁竹瀝百十貼而愈。

周忠信患中風。頭疼如破。清氣不升言語蹇澀。小續命湯加防己。肉桂黃芩杏仁去皮芍藥甘草芎藭麻黃去根人參防風一兩半。羌活大附子炮去皮半兩。水三鍾。棗二枚。食前煎服。

方延一年三十九歲。患中風。一身俱麻。麻由虛而氣不行烏藥順氣散加人參白朮麥冬川芎當歸而愈。一則頭疼如破一則一身俱麻看他

陶文三年五十六歲。患中風。身如刺疼。四物湯加防風荆芥蟬蛻麥冬蔓荊子。血虛協滲

王從一年四十二歲。十指盡麻木。併面麻。乃氣虛症。補中益氣湯加木香附子各五分。愈。又加麥冬羌活防風烏藥。服之全愈。一則一身如刺疼一則十指盡麻面麻又如此用藥

汪文富年四十六歲。患中風偏枯。四肢不遂。手足攣拳。二陳湯加防風虎脛骨當歸杜仲牛膝續斷金毛狗脊巴戟石斛各一錢。養血燉筋治法一小變

言清一年三十七歲。乃匠者勤於動作。能飲酒。患中風。頭目眩暈。二陳湯加防風羌活當歸芍藥人參白朮黃連熟地薑汁川芎甘蔗汁。

胡清年三十六歲。平日好飲酒。大醉。一時暈倒。手足俱麻痺。用黃芪一兩。天麻五錢。甘蔗汁半盞。時付三患中風。雙眼合閉。暈倒不知人。子也不識。四君子湯加竹瀝薑汁二合愈。

運熟地薑汁川芎甘蔗汁。

時付三患中風。雙眼合閉。暈倒不知人。子也不識。四君子湯加竹瀝薑汁二合愈。

胡清年三十六歲。平日好飲酒。大醉。一時暈倒。手足俱麻痺。用黃芪一兩。天麻五錢。甘蔗汁半盞。

時付三患中風。雙眼合閉。暈倒不知人。子也不識。四君子湯加竹瀝薑汁二合愈。

時付三患中風。雙眼合閉。暈倒不知人。子也不識。四君子湯加竹瀝薑汁二合愈。

時付三患中風。雙眼合閉。暈倒不知人。子也不識。四君子湯加竹瀝薑汁二合愈。

痰瀉
肺法

鄧士付患中風卒暴涎流氣閉牙關緊急眼目俱被損傷二陳湯加白芷天南星甜葶藶薑汁竹瀝二合愈治

藥服之愈。又治氣法

徐太一年二十三歲患中風一時暈倒不知人母也不識二陳湯加南星當歸芍藥黃芪熟地。薑汁製○虛而協痰

孫文正年六十一歲患中風手足癱瘓痰壅盛頭眩二陳加南星薑汁竹瀝服之愈。痰火

宗京舍年二十九歲患中風四肢麻木雙足難行二陳湯加當歸人參麥冬黃柏杜仲牛膝白朮。虛

何澄患中風四肢不知痛癢麻木乃氣虛大劑四君子湯加天麻麥冬八分黃芪當歸身。虛

穆林年五十四歲患中風併小腸疝氣二陳湯加吳萸葫蘆芭小茴香熟地各一錢。加藥妙

祝橘泉治英國公病左癱不語氣上壅醫以為中風用順氣祛風之劑弗效祝曰此痰火溼熱所致與之清燥

化痰前後飲竹瀝數升愈。

王節齋治一壯年人。年壯忽得暴疾如中風口不能言目不識人四肢不舉急投蘇合香丸不效王偶過聞之

因詢其由曰適方陪客飲食後忽得此症。食閉遂得以煎生薑淡鹽湯多飲探吐之吐出飲食數碗而愈。

虞恆德治一婦年五十七身肥白春初發中風暴仆不知人事身僵直。實口噤不語喉如拽鋸水飲不能入六

脈浮大弦滑右甚於左。弦滑為實以藜蘆末一錢加麝香少許灌入鼻竅吐痰一升許。先吐困水飲不能入如無此症小續命為穩始知人事身

體略能舉動急煎小續命湯倍麻黃連進二服覆以衣被得汗漸甦省能轉側但右手足不遂語言蹇澀後以二

陳湯加芍歸芍藥防風羌活等藥合竹瀝薑汁日進二三服若三四日大便不去則不能言語。脾之脈散舌下即以東垣

導滯丸或潤腸丸微利之則言語復正如此調理至六十餘得他病而卒。

江陵府節度使進豨蕪丸方。臣有弟誣年三十。中風。牀枕五年。百藥不瘥。有道人鍾針者。因覩此患。可餌豨蕪丸必愈。其藥多生沃壤。五月間收。洗去土。摘其葉及枝頭。九蒸九曝。不必太燥。但取蒸黑爲度。杵爲末。煉蜜丸梧桐子大。空心溫酒米飲下二三十丸。所患忽加。不得憂。至四十服。必復如故。五十服當丁壯。奉宣付醫院詳錄。又知益州張詠進表云。臣因換龍興觀。掘得一碑。內說修養氣術。并藥二件。依方差人採覓。其草頗有異。金稜銀線。素根紫莖。對節而生。蜀號火杵。莖葉頗同蒼耳。誰知至賤之中。乃有殊常之效。臣自吃至百服。眼目精明。卽至千服。鬚髮烏黑。筋力輕健。效驗多端。臣本州有都押衙羅守一。曾因中風墜馬。失音不語。臣與十服。其病立瘥。又僧智嚴年七十。患偏風。口眼喎斜。時時吐涎。臣與十服。亦便瘥。今合一百劑。差職員史元奏進。本草

薛已治王進士。因勞役失於調養。忽然昏憤。此元氣虛。火妄動。挾痰而作。急令灌童便。童便神思漸爽。更用參

芪各五錢。芎歸各三錢。元參柴胡山梔炙甘草各一錢。服之稍定。察其形倦甚。又以十全大補。加五味麥門冬治之而安。先生得手處在認症確未到處在不言脈凡人元氣素弱。或因起居失宜。或因飲食勞倦。或因用心太過。致遺精白濁。自汗盜汗。

或內熱晡熱。潮熱發熱。或口乾作渴。喉痛舌裂。或胸乳膨脹。脇肋作痛。或頭頸時痛。眩暈目花。或心神不寧。寤而不寐。或小便赤澀。莖中作痛。或便溺餘滴。臍腹陰冷。或形容不充。肢體畏寒。或鼻氣急促。或更有一切熱症。皆是無根虛火。但服前湯。固其根本。考按無外感者可遵其法諸證自息。若攻其風熱。則誤矣。

艾郭武牙關緊。左體癱。不能言。口眼牽動。神昏欲絕。六脈沉細而瀉。乃中寒溼所致。非中風也。卽以薑汁調白末子。白末子卽膽星白附子烏頭三味灌入半盞。吐痰四五口。又磨至寶丹灌之。又吐痰數口。氣得通。張眼四顧。驚號大哭。片時復

昏不語。繼以五積散。加木香南星附子白朮茯苓。自當日午至來早。服藥四盞。患人方甦。三日後。大便洵利三行。皆是痰積。又與虎骨酒服之全愈。

一男子卒中。口眼喎斜。不能言語。遇風寒。四肢拘急。脈浮而緊。此手足陽明經虛。風寒所乘。用秦芫升麻湯治

之用藥稍愈。乃以補中益氣。加山梔而痊。若口瘡不能言。足痿不能行。屬腎氣虛弱。名曰痲症。宜用地黃飲子治之。然此症皆由將息失宜。腎水不足。而心火暴盛。痰滯於胸也。輕者自甦。重者必死。

一男子體肥善飲。舌本強硬。語言不清。口眼喎斜。痰氣湧盛。肢體不遂。薛以爲脾虛溼熱。用六君加煨葛根山梔神曲而痊。

一人年六十餘。素善飲。兩臂作痛。恪服祛風治痿之藥。更加麻木。發熱體軟。痰湧。腿膝拘痛。口噤語澀。頭目暈重。口角流涎。身如蟲行。搔起白屑。薛曰。臂麻體軟。脾無用也。痰涎自出。脾不能攝也。口斜語澀。脾氣傷也。頭目暈重。脾氣不能升也。癢起白屑。脾氣不能營也。遂用補中益氣加神曲半夏茯苓三十餘劑。諸症悉退。又用參朮煎膏治之而愈。

顧憲幕飲食起居失宜。左半身並手不遂。汗出神昏。痰涎上湧。用參芪大補之劑。汗止而神思漸清。頗能步履。後不守禁。左腿自膝至足。腫脹甚大。重墜如石。痛不能忍。其痰甚多。肝脾腎脈。洪大而數。重按則軟濡。朝用補中益氣加黃柏知母麥門五味。煎送地黃丸。晚用地黃丸料加黃柏知母數劑。諸症悉退。但自弛禁。不能全愈耳。

一男子時瘡愈後。遍身作痛。服愈風丹。半身不遂。痰涎上湧。夜間痛甚。薛作風客淫氣。治以地黃丸而愈。風客淫氣精乃亡邪傷肝也補腎即補肝

一老婦兩臂不遂。語言蹇澀。服祛風之藥。筋攣骨痛。此風藥虧損肝血。益增其病也。薛用八珍湯補其氣血。用地黃丸補其腎水。佐以愈風丹而愈。

一婦人因怒。吐痰。胸滿作痛。服四物二陳芩連枳殼之類。不應。更加祛風之劑。半身不遂。筋漸攣縮。四肢痿軟。日晡益甚。內熱口乾。形體倦怠。薛以爲鬱怒傷肝脾。氣血復損而然。遂用逍遙散。補中益氣湯。六味地黃丸。調治。喜其謹疾。年餘愈。

一婦人脾胃虛弱。飲食素少。忽痰湧氣喘。頭搖目劄。手揚足擲。難以候脈。觀其面色。黃中見青。此肝木乘脾土。用六君加升麻柴胡治之而甦。更以補中益氣加半夏調理而痊。

一婦人懷抱鬱結。筋攣骨痛。喉間似有一核。此症甚多服烏藥順氣散等藥。口眼歪斜。臂難伸舉。痰涎愈甚。內熱晡

熱。食少體倦。薛以爲鬱火傷脾。血燥生風所致。用加味歸脾湯二十餘劑。形體漸健。飲食漸加。又服加味逍遙散十餘劑。痰熱少退。喉核少利。更用升陽益胃湯數劑。諸症漸愈。但臂不能伸。此肝經血少。用地黃丸而愈。藥劑多寡其法

妙

車駕王用之。卒中昏憤。口眼喎斜。痰氣上湧。咽喉有聲。六脈沉伏。此真氣虛而風邪所乘。以三生飲一兩。加

人參一兩。煎服卽甦。若遺尿。手撒。口開。鼾睡。爲不治。用前藥亦有得生者。夫前飲乃行經絡治寒痰之藥。有斬關奪旗之功。每服必用人參兩許。駕驅其邪而補助真氣。否則不惟無益。適足以取敗矣。觀先哲用芪附參附等湯。其義可見。

曾公談錄。荆芥穗爲末。以酒調下二三錢。凡中風者服之立愈。前後甚驗。是時順兒疾已革。以酒滴水。中調服之。立定。真再生也。

江篁南治休寧臨塘范本濟邑尹之內。年五十餘。夜間卒然暈倒在窻前。口眼喎斜。口角涎流。初不知人。少間略省。面前要火燻灼。乃以南星半夏陳皮川芎枳殼僵蠶天麻參芪甘草等藥。至夜半。汗出不止。復昏暈甚。手足抽掣。乃以人參八錢。黃芪五錢。防風一錢。附子七分。與之作二三次服。踰時。吐出藥少許。併查飲之。不吐。汗收斂。次早頗能言。右手能動舉。苦頭痛。及遍身痛。以人參四錢。白朮陳皮歸芎南星各一錢。半夏一錢半。白芷七分。荆穗秦艽蔓荊子各五分。甘草三分。加竹瀝薑汁。夜半因惱怒。復暈移時。至次早。頭痛未解。要人以手按痛處稍安。時時欲人執持兩手。以人參二錢。半夏一錢五分。白朮歸芎南星陳皮白芷荆穗甘草各一錢。細辛二分。是日頭

痛稍減。晚間復服一劑。續加天麻、蔓荊子之類。出入調治。一月而愈。

江應宿治淮商朱楓野。年五十二歲。患中風月餘。逆予診視。六脈滑數弦長。重按無力。口角涎流。言語塞澀。飲食作嘔。此七情內傷。熱勝風動之症。調以六君秦芫天麻。芩連瓜。蔓荊汁竹瀝。補以六味丸。風熱漸退。手能作字。家眷遠來。以爲飲食少。欲求速效。請京口一醫。投十六味流氣飲。繼進滾痰三錢。予曰。必死是藥矣。預煎人參一兩。候至夜分。果大瀉。神脫厥去。不知人。予自持參湯灌之。復甦。予遂辭歸。白下。越旬日而訃音至。惜哉。此商而儒行者。本虛病。誤投下藥。是犯虛虛之戒。

休寧程少溪。賈秣陵城。年四十八歲。三月初旬。往茅山進香。衣著單薄。中途遇雨。衣被盡濡。止宿旅舍。帶溼睡臥。回入城。患中風。左手足不遂。口眼歪斜。言語塞澀。而腫流涎。口開。眼合。手撒。喉如拽鋸。汗出如油。呃逆不定。昏憤。頭痛如破。煩躁不寧。諸醫環視。議作風痰。投以二陳加枳實瓜。蔓荊連膽星。三四日。殊無退症。逆予診視。六脈浮大弦滑。重按豁然。右大於左一倍。此平時酒色過度。兼之外感風邪。臟腑俱受病。而陽明經居多。投白虎加小續命湯。明醫雜著白虎配附子理中此以白虎合小續命二法俱妙 一匕而呃逆止。口閉涎收。再二劑。眼開。呼吸和。而諸症遞減。脈始斂。兩手停勻。

已踰險處。予有事暫回。一二輩流言病症雖減。人參附子乃劫藥。若多服。恐留熱毒在中。遂易醫。仍服二陳。加寒涼。二十餘劑。頓然如舊。反加鼻瘡。目眦赤爛。胸乳脹痛。煩躁益盛。復召予診視。皆虛熱無根之火。乃用六味丸料。加參附麥門五味。元參知母。二服安然。頭痛除而虛熱減。謗又至云。參芪必不可服。病家疑。固不肯用。予固辭。既不用參。吾無奇術矣。然二陳芩連。雖不去病。亦無傷也。但不可輕用下痰峻利丸散。不補正氣。必成癱瘓。可延歲月耳。遂歸不復往。

宿按中風有真中類中之不同。世人因名而迷其實。昔人主乎風。河間主火。東垣主氣。丹溪主溼。未嘗外風而言。但云致病之因。豈可偏廢。昔人主風者。乃外感之風邪。爲真中風以立名。三子曰火。曰氣。曰溼。乃挾內傷

爲類中。本氣所自病也。名同而實異。經曰。蒼天之氣。清靜則志意治。順則陽氣固。雖有大風痼毒。弗能害也。是故邪之所湊。其氣必虛。夫人年踰四旬。陽明脈衰於上。面焦髮白。陰氣衰於下。將息失宜。腎水虛衰。心火暴盛。無制而成天地不交之否。加之七情悒鬱。憂思忿怒。傷其氣者。多有此症。氣虛卒倒曰氣厥。卒厥尸厥。寒厥。風痺。風懿。中溼。卽中氣之陰症。虛病脈必沉伏緩弱。身涼少痰涎。手足不偏廢。治宜豁痰開鬱。先以蘇合丸。次以二陳四君。調以補中益氣。加桂附扶虛行氣。則風從氣運而散。有風熱痰火。曰痰厥。食厥。熱厥。暑風。漏風。卽中氣之陽症。內實脈必弦數。或洪大弦滑有力。可從子和三法。所謂熱勝風動之症。調以通聖。辛涼補血。滋陰潤肝。緩氣。風熱自退。若年高虛熱者。脈雖弦數。而虛弱無力。又忌汗吐。調從丹溪。二陳。加芩連羌防瓜蒌薑汁竹瀝。若真中風邪。東垣中經。中血脈。中腑。外有六經形症。偏枯痿易。癱瘓不遂。脈必浮弦緊盛。中腑者。多著四肢。中臟者。多滯九竅。中腑者。以小續命湯。隨六經加減。通經發散。入臟則內有便溺之阻。輕則導滯丸。麻仁丸。重則三化湯。通其壅塞。或外無六經之證。內無便溺之阻。肢不能舉。口不能言。此中經也。宜大秦芎湯補血以養筋。以上三中。諸般種種。輕重不同。豈可不審寒熱虛實。內外有無傷感。所挾真中類中。混同施治。概以二陳芩連。損真之劑。專治痰火。鮮不敗事。表而出之。以俟知者。

孫斗華赴試南都。六月初旬。夢遺畏寒。驚懼。重裘厚被。取汗過多。身熱。六脈滑數無力。與清暑益氣湯。誤次日舌強。語言不清。如顛。目瞪不識人。琇按汗過多身熱陽盛也。又以風藥氣藥鼓火上行。故見症如是。與人參白虎湯。加膽星僵蠶秦芎天麻薑汁竹瀝漸愈。數日後。舌心黑如墨。與黃連解毒湯。涼膈散。瀉心湯。不退。與犀角地黃湯而愈。此暑風類中。若舌心黑而投參附或大黃俱不救。當思解毒。

虛風

江應宿治大司成許穎陽公。頭振動搖。診得六脈沉緩。左關尺散軟無力。卽告之曰。此虛風候也。公乃日侍經

血。腎水一虧。則心火暴盛無制。故曰諸逆衝上。皆屬於火。風火相扇而掉搖。治療之法唯宜養血順氣。氣行而痰自消。血榮而風自滅矣。爲製養血膏一料。枸杞爲君。參芪歸朮爲臣。天麥二冬爲使。更製定振丸。酒煮黃連。薑製半夏爲君。四物養血爲臣。參芪白朮爲佐。天麻秦艽靈仙荆防全辛爲使。蜜丸。晝用養血膏。夕服定振丸。月餘獲效。三越月漸愈。

浙商朱鶴子年九歲。忽患手足抽掣動搖。弄舌吐沫。面白唇青。不發熱諸醫或作風治。驚治。火治。痰治。雜進珠犀金石牛黃琥珀蜈蚣全蝎等藥。幾殆。予診視。右手三部沉弱無力。左手滑大。論脈則此脾虛生風之症。理宜大補。用歸脾湯。加桂附一匕。掙定減去桂附。大劑參芪。六服全愈。

虛風有陰陽之異。前案爲精血之虛。曰陰虛。後案爲元氣之虛。曰陽虛。陰虛者涼肝補腎。陽虛者溫肺健脾。若作風治。是犯虛虛之戒。

傷風

丹溪治金得年三十八歲。面色青白。患傷風。身熱。大便不通。小柴胡湯加羌活枳殼桃仁麻子仁各七分。此等治病

一人黑色能飲酒。患傷風。頭疼。身疼。如火熱。骨痛無比。不吃飯。人參敗毒散加乾葛。

盧正一年四十五歲。患傷風。腰疼。身熱。飲水。小柴胡湯加杜仲牛膝天花粉連翹乾葛。

王成三患傷風。腹瀉百二十來度。五苓散加白朮三錢。前胡八分。羌活一錢。風能勝溼蒼朮二錢。神曲炒一錢。

方愷三患傷風。心疼。敗毒散加山柅炒九分。白芍一錢五分。草豆蔻一錢五分。木香煨一錢。

祝顯一患傷風。小便白濁無度。小柴胡湯加黃柏知母白朮芍藥當歸各一錢。蓮肉去心一錢。秋石八分。

薛立齋治鴻臚蘇龍溪。患傷風咳嗽。氣喘。鼻塞流涕。用參蘇飲一劑。以散寒邪。更用補中益氣湯。以實腠理而愈。後因勞怒仍作。自用前飲。益甚。加黃連枳實。腹脹不食。小便短少。服二陳四苓。前症愈劇。小便不通。薛曰。腹脹不食。脾胃虛也。小便短少。肺腎虛也。悉因攻伐所致。投以六君加黃芪炮薑五味二劑。諸症頓退。再用補中益氣加炮薑五味。數劑全愈。

愈憲阮君聘。患傷風咳嗽。面白。鼻流清涕。此脾肺虛而兼外邪。用補中益氣。加茯苓半夏五味治之而愈。又用六君芍歸之類而安。

吳江史安卿子傷風。用表散化痰之藥。反痰盛咳嗽。肚腹膨脹。面色皛白。此脾肺俱虛。用六君子加桔梗。一劑頓愈。至三日。前症又作。鼻流清涕。此復傷風也。仍用前藥。加桑皮杏仁而愈。

史元年子喘嗽。胸腹膨脹。泄瀉不食。此飲食傷脾土。而不能生肺金也。用六君子湯一劑。諸症頓愈。

宿曰。余每治傷風外感而無內傷者。但用九味羌活湯。參蘇飲。無不立愈。予自感冒。必補中氣。而外邪始解。可見人之稟賦。萬有不齊。豈可一例表散。今觀薛案。與予元氣弱者。脗合。於此虛實可見。

迴風

迴與洞同
謂洞徹也

淳于意治齊淳于司馬病。切其脈。告曰。當病迴風。迴風之狀。飲食下噎。輒後之。病得之飽食而疾走。淳于司馬曰。我之王家食馬肝。食飽甚。見酒來。即走去。驅疾。至舍。即泄數十。出臣意告曰。爲火齊米汁飲之。七八日而當愈。

琇按其人必內火素盛。又食過飽而疾馳。食乃奔迫而下。食去腸虛。氣復流聚。故食入則氣迫。後若洞徹。然以黃連瀉火。米汁補脾。而愈。凡治火迫下泄用之神驗。時醫秦信在旁。臣意去。謂左右閹都尉曰。意以淳于司馬病爲何。曰。以爲迴風。可治。信即笑曰。是不知也。淳于司馬病。法當後九日死。琇按信誤以病同。故章斷以爲死亦高手也。即後九

日不死其家復召臣意往問之盡如意診臣即爲一火齊米汁使服之七八日病已所以知之者診其脈時切之盡如法其病順故不死記史

陽虛侯相趙章病召臣意衆醫以爲寒中臣意診其脈曰迴風迴風者飲食下噎而輒出不留法曰五日死而

後十日乃死病得之酒琇按酒傷陽明太陰溼熱久從火化三陰生氣竭絕故洞泄而死也所以知趙章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脈來滑是內風氣也飲食下

噎而輒出不留者法五日死皆爲前分界法後十日乃死所以過期者其人嗜粥故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師言

曰安穀者過期不安穀者不及期記史

沓風

附漏風琇按素問風論飲酒中風則爲漏風又外在腠理則爲泄風

安陽武都里成開方自言以爲不病臣意診之謂病苦沓風三歲四肢不能自用使人瘖失音也瘖即死今聞其

四肢不能用瘖而未死也病得之數飲酒以見大風氣琇按經云肺熱葉焦則生痿躄茲謂飲酒見大風氣是肺爲風邪所傷故瘖而失音也又云脾病而四肢不用則脾土亦爲酒溼所傷矣所以

知成開方病者診之其脈法奇咳言曰藏氣相反者死切之得腎反肺琇按瀼而短也法曰三歲死也記史

汪少微治黃三輔年逾四旬醉飲青樓夜臥當風患頭痛發熱自汗盜汗飲食不進醫治十餘日罔效診得六

脈浮洪重按豁然飲酒當風名曰漏風投以白朮澤瀉酒煎而熱退汗仍不止心口如水此思慮所致與歸脾湯

加麻黃根桂枝十數服而愈頭痛不已用白蘿蔔汁吹入鼻中立止

中寒

琇按中寒以直中三陰爲是諸案惟富翁吳僕二症近之餘皆感寒非中寒也

羅謙甫治參政商公年六旬餘原有胃虛之證至元己巳夏上都住時值六月霖雨大作連日不止因公務勞

役過度致飲食失節每旦則臍腹作痛腸鳴自利須去一二行乃少定不喜飲食懶於言語身體倦困羅診其脈

沉緩而弦。參政以年高氣弱。脾胃素有虛寒之證。加之霖雨。及勞役。飲食失節。重虛中氣。難經云。飲食勞倦則傷脾。不足而往。有餘隨之。若歲火不及。寒乃大行。民病驚漉。今脾胃正氣不足。腎水必挾木勢。反來侮土。乃薄所不勝。乘所勝也。此疾非甘辛大熱之劑。則不能瀉水補土。拾時雖夏暑之時。有用熱遠熱之戒。又云有假者反之。是從權而治其急也。內經云。寒淫於內。治以辛熱。乾薑附子辛甘大熱。以瀉寒水。用以爲君。脾不足者。以甘補之。人參白朮甘草陳皮苦甘溫以補脾土。胃寒則不欲食。以生薑草豆蔻辛溫。治客寒犯胃。厚朴辛溫。厚腸胃。白茯苓甘平。助薑附以導寒溼。白芍藥酸微寒補金瀉木。以防熱傷肺氣爲佐也。不數服良愈。瑋按此症是中寒謂中氣虛寒非中寒也

吳球治一人暑月遠行。渴飲泉水。至晚。以單蓆陰地上睡。頃間寒熱吐瀉不得。身如刀刮而痛。寒症醫曰。此中暑也。進黃連香薷飲一服。次以六和湯。隨服隨厥。吳診其脈。細緊而伏。曰。此中寒也。衆皆笑曰。六月中寒。有是事乎。吳曰。人肥白素畏熱。好服涼劑。況遠行。途中飲水必多。今單蓆臥地。夏月伏陰。深中寒氣。當以附子理中湯大服乃濟。拾時病者曰。吾在家。夏常服金花黃連丸。今途中多服益元散。及瓜水。因得此患。吳曰。此果然也。用之甚效。按張仲景云。夏月陽氣在表。胃中虛冷。故欲著腹衣。今人酷熱。日取風涼。夜多失蓋。飲水食瓜果。多服涼劑。或以井泉浴體。久而不成患者鮮矣。

一富翁患中寒陰症。名醫盈座。最後延御醫吳至。診之曰。非附子莫救。但忘攜來。令人之市揀極重者三枚。生切爲一劑。計重三兩。投之。衆醫吐舌。潛裁其半。以兩半爲劑進之。病遂已。吳復診曰。何減吾成藥也。問之。知減其半。曰。噫嘻。吾投三枚。將活三年也。今止活半年耳。後年餘。復病而卒。脈藥之神如此。

江應宿見一木商。自云曾經五月放樹。久立風雨溼地。衣服盡濡。患寒熱交作。遍身脹痛。欲人擊打。莫知爲何病。服藥罔效。忽思燒酒熱飲數盃。覺腹中寬快。數飲至醉良愈。此中寒溼。醫莫能察識耳。

饒州吳上舍僕。年踰二十。患小腹卒痛。四肢厥冷。江診得六脈沈伏。此中寒陰症。投附子理中湯。一匕而愈。

中熱

琇按中字宜作平聲爲是蓋內熱病卽經云熱中是也中熱多在盛夏名曰中暈其病甚暴今以中爲中誤列中熱門

淳于意治齊王侍醫遂病。自鍊五石服之。臣意往過之。遂謂意曰。不肖有病。幸診遂也。臣意卽診之。告曰。公病中熱。論曰。中熱不洩者。不可服五石。石之爲藥。精悍。公服之。不得數洩。亟勿服。色將發癰。遂曰。扁鵲曰。陰石以治陰病。陽石以治陽病。夫藥石者。有陰陽水火之齊。故中熱卽爲陰石柔齊治之。中寒卽爲陽石剛齊治之。臣意曰。公所論遠矣。扁鵲雖言若是。然必審診。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脈。表裏有餘不足。順逆之法。參其人動靜與息相應。醫法之妙盡矣乃可以論。論曰。陽疾處內。陰形應外者。不加悍藥及鑱石。夫悍藥入中。則邪氣辟矣。而宛氣愈深。琇按觀此則爲熱中無疑與陰虛火熾人服桂附初少愈後乃不治同診法曰。二陰應外。一陽接內者。不可以剛藥。剛藥入則動陽。陰病益衰。陽病益著。邪氣流行。爲重困於俞。忿發爲疽。意告之後。百餘日。果爲疽發乳上。琇按肝胃熱燥故疽發乳上入缺盆死。此謂論之大體也。必有經紀。拙工有一不習。文理陰陽失矣。琇按重見癰疽門

傷寒

琇按傷寒皆祖仲景原本素問熱論又按冬月爲正傷寒春爲溫病夏爲熱病症雖略同治應稍異

南史記范雲。初爲陳武帝屬官。武帝有九錫之命。雲忽感傷寒。恐不得預慶事。召徐文伯診視。問曰。可便得愈乎。文伯曰。便瘥甚易。正恐二年後不復起耳。雲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況二年乎。文伯於是先以火煨地。布桃柏葉。設席。置雲其上。頃刻汗出。以溫粉裹之。翌日遂愈。雲甚喜。文伯曰。不足喜。後二年果卒。夫取汗先期。尙促壽限。況不顧表裏。不待時日。便欲速愈者耶。今病家不耐病。病未三四日。晝夜督汗。醫者隨情順意。鮮不致害。故書此爲戒。本事方

許學士叔微云。一鄉人傷寒身熱。大便不通。煩渴鬱冒。醫者用巴豆藥下之。頃得溏利。宛然如舊。予視之。陽明

結熱在裏。非大柴胡承氣等不可。巴豆止去積。不能蕩滌邪熱蘊毒。亟進大柴胡等三服。得汗而解。以下作汗亦是一法

一鄉人邱生者。病傷寒。許爲診視。發熱。頭痛。煩渴。脈雖浮數而無力。尺以下遲而弱。許曰。雖麻黃證。而尺遲弱。仲景云。尺中遲者。榮氣不足。血氣微少。未可發汗。用建中湯。加當歸黃芪冷飲。翌日脈尙爾。其家煎迫。日夜督發汗藥。言幾不遜矣。許忍之。但只用建中調榮而已。至五日。尺部方應。遂投麻黃湯。啜二服。發狂。須臾稍定。略睡。已得汗矣。信知此事爲難。仲景雖云。不避晨夜。卽宜便治。醫者須察其表裏虛實。待其時日。若不循次第。暫時得安。虧損五臟。以促壽限。何足貴也。

一人病發熱惡寒。自汗。脈浮而微弱。三服桂枝湯而愈。此方在仲景一百十三方內。獨冠其首。今人全不用。惜哉。仲景云。太陽中風。陽浮而陰弱。陽浮者。熱自發。陰弱者。汗自出。濇濇惡風。淅淅惡寒。翕翕發熱。宜桂枝湯。此脈與證。仲景說得甚分曉。止是人看不透。所以不敢用。仲景云。假令寸口脈微。名曰陽不足。陰氣上入陽中。則灑淅惡寒也。尺脈弱。名曰陰不足。陽氣下陷入陰中。則發熱也。此謂元受病而然也。又曰。陽微則惡寒。陰弱則發熱。醫妄汗之。使陽氣微。太下之。令陰氣弱。此謂醫所病而然也。大抵陰不足。陽往從之。故內陷而發熱。陽不足。陰往乘之。故陰上入陽中則惡寒。舉此二端明白。何憚而不行桂枝哉。

一人病傷寒身熱。頭痛。無汗。大便不通。已四五日。醫者將治大黃朴硝等下之。許曰。子姑少待。予爲視之。脈浮緩。臥密室中。自稱甚惡風。許曰。表證如此。雖大便不通。數日腹不脹。別無所苦。何遽便下之。大抵仲景法。須表證罷方可下。不爾。則邪乘虛入。不爲結胸。必爲熱痢也。作桂枝麻黃各半湯。繼之以小柴胡。漿漿汗出。大便亦通而解。仲景云。凡傷寒之病。多從風寒得之。始表中風寒。入裏則不消矣。擬欲攻之。當先解表。乃可下之。若表已解而內不消。大滿大堅實有燥屎。自可徐下之。雖四五日。不能爲禍也。下不嫌遲若不宜下而便攻之。內虛熱入。協熱遂利。煩躁之變。不可勝數。輕者困篤。重者必死矣。

一丈夫因入水發熱。倦怠。以白朮陳皮乾葛蒼朮各二錢。人參川芎各一錢五分。生芪一錢。甘草些少。分作三貼服愈。瑋按此丹溪案宜入溼門

一人年近五十。大便秘下血。脈來沉遲瀟。面黃神倦者二年矣。九月間。因勞倦發熱。已自服參蘇飲兩貼。熱退。續早起過勞。遇寒。兩手背與面紫黑。有一人新昏手背與面紫黑而大小便不通。用溫補藥不救。昏仆少頃復醒。大發熱。妄語口渴。身痛至不可眠。脈

三部不調。微帶數。重取虛豁。左大於右。朱以人參二錢五分。帶節麻黃黃芪各一錢。白朮二錢。當歸身五分。與五貼得睡。醒來大汗如雨。遂安。兩日後。再發熱。脇痛咳嗽。若睡時。嗽不作而妄語。且微惡寒。診其脈似前。而左略帶緊。許曰。此體虛。再感寒也。再與前藥。加半夏茯苓十餘貼。再得大汗而安。身倦至不可久坐。不思食。用補中益

氣湯。去涼藥。加神曲半夏宿砂。五七十貼而安。煇按此丹溪案原刻誤許學士

一士人家病者二人。皆旬日矣。一則身熱發汗。大便未通。小便如經。神昏如睡。診其脈。長大而虛。用承氣下之而愈。一則陽明自汗。大便不通。小便利。津少口乾燥。其脈亦大而虛。予作蜜兌三易之。下燥屎。得溏利而解。

一人患傷寒。目痛鼻乾。不得臥。大便不利。尺寸脈俱大。已數日。一夕汗出。許謂速以大柴胡下之。醫駭曰。陽明自汗出。津液已漏。法當用蜜兌。果然穩當何須用大黃藥。許謂曰。子只知把穩。若用大柴胡。此仲景不傳之妙。子殆未知也。乃竟用大柴胡二貼而愈。仲景論陽明之病。多汗者急下之。人多謂已是自汗。若下之。豈不表裏俱虛。又如

論少陰云。少陰病一二日。口乾燥者。急下之。人多謂病發於陰。得之日淺。但見乾燥。若更下之。豈不陰氣愈盛。舉斯二者。則其疑惑者不可勝數。此仲景之書。世人罕讀也。予謂不然。仲景稱急下之者。亦猶急當救表急當救裏

耳。凡稱急者有三處。謂纔覺汗未至。津液乾燥。便速下之。則為捷徑。免致用蜜兌也。若胸中識得了了。自無可疑。若未能了了。誤用之。反不若蜜兌為穩也。

一士人得太陽症。因發汗。汗不止。惡風。小便瀟。腎與膀胱為表裏。故惡風而小便瀟也。所以用桂枝加附子。足攣屈而不伸。診其脈。浮而大。浮為

風大爲虛。許曰。在仲景方中。有兩證。大同而小異。一則小便難。一則小便數。用藥少差。有千里之失。仲景第七證云。太陽病。發汗。遂漏不止。其人惡風。小便難。四肢微急。難以屈伸者。桂枝加附子湯。第十六證云。傷寒脈浮。自汗出。小便數。邪已入裏。故不可攻表。心煩。微惡寒。腳攣急。反以桂枝湯攻表。此誤也。得之便數。咽中乾。煩躁吐逆。十六證仲景本文便厥咽乾云云處以甘草乾薑湯。須與本文參看惡風用桂枝湯惡寒則不可用桂枝所以小便數在仲景治以甘草乾薑湯一則漏風。漏不止惡風小便難。一則自汗。小便數。或惡風。或惡寒。病各不同也。予用第七證。桂枝加附子湯。三啜而汗止。佐以甘草芍藥湯。足便得伸。

候輔之病。脈極沉細。內寒外熱。肩背胸脇痠。出十數點。語言狂亂。或曰。發痲譫語。非熱乎。許曰。非也。陽爲陰逼。上入於肺。傳之皮毛。故痲出。神不守舍。故錯語如狂。非譫語也。肌表雖熱。以手按之。須臾冷透如冰。認症精確與薑附等藥數日。約二十餘兩。後得大汗而愈。後因再發。脈又沉遲。三四日不大便。與理中丸。用理中丸作下法妙三日內。約半觔。其疾全痊。候生之狂。非陽狂之狂。乃失神之狂。卽陰虛也。

一人病傷寒。大便秘。日晡發潮熱。手循衣縫。兩手撮空。直視喘急。更數醫矣。見之皆走。此誠惡候。得此者十中九死。仲景雖有症而無治法。但云脈弦者生。澀者死。已經吐下。難於用藥。謾且救之。若大便秘通而脈弦者。庶可治也。與小承氣湯一服。而大便秘。諸疾漸退。脈且微弦。半月愈。或問曰。下之而脈弦者生。此何謂也。許曰。金匱玉函云。循衣妄撮。怵惕不安。微喘直視。脈弦者生。澀者死。微者但發熱譫語。承氣湯主之。予嘗觀錢仲陽小兒直訣云。手循衣領及捻物者。肝熱也。此證在玉函列於陽明部。蓋陽明者胃也。肝有熱邪。淫於胃經。故以承氣瀉之。且得弦脈。則肝平而胃不受剋。所以有生之理。讀仲景論。不能博通諸醫書。以發明其隱奧。專守一書。吾未見其能也。

嘗治循衣撮空得愈者數人。皆用大補氣血之劑也。惟一人兼調振脈代。遂於補劑中略加桂二分。亦振止脈和而愈。

一人病傷寒初嘔吐俄爲醫者下之已七八日而內外發熱仲景本文有微惡許診之曰當用白虎加人參湯

或曰既吐復下宜重虛矣白虎湯可用乎許曰仲景云若吐下後七八日不解熱結在裏表裏俱熱者仲景本文有時時惡風句

時時二字須看成註白虎加人參湯正相當也蓋始吐者熱在胃脘而脈至今虛大三投湯而愈仲景既稱傷寒若吐下後七

八日不解熱結在裏表裏俱熱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又云傷寒脈浮發熱無汗其表不解不可與白虎湯又云

脈浮滑表邪已化爲熱邪未入裏故脈浮滑俱係陽明在經症亦須看成註此以表有熱裏有寒琇按喻嘉言謂寒字當作揀字解白虎湯主之國朝林億校正謂仲景於此

表裏自差矣予謂不然大抵白虎能除傷寒中喝表裏發熱故前後二證或曰表裏俱熱或云表熱裏寒皆可服

之一種脈浮無汗其表不解全是麻黃與葛根證安可行白虎也林億見所稱表裏不同便謂之差是亦不思之

過也

海藏治秦二母病太陰病三日不解後嘔惡心而脈不浮醫與半硫丸二三服不止復與黃芪建中湯脈中極

緊諸緊爲寒無表裏病胸中大熱發渴引飲皆曰陽證欲飲之水王反與薑附等藥緊脈反沉細陽猶未生以桂附薑

烏之類酒丸與百丸接之二日中十餘服病人身熱煩躁不寧欲作汗也又以前丸接之覆以厚衣陽脈方出而

作大汗翌日大小便始通下瘀血一盆如豚肝然用胃風湯加桂附三服血止其寒甚如此亦世之稀見也原刻

誤作許案

一人病傷寒心煩喜嘔往來寒熱醫以小柴胡與之不除許曰脈洪大脈洪大非小柴胡可知而實熱結在裏小柴胡安能

去之仲景云傷寒十餘日熱結在裏復往來寒熱者與大柴胡湯三服而病除大黃盪滌蘊熱傷寒中要藥王叔

和云若不用大黃恐不名大柴胡須是酒洗生用爲有力

一舟子病傷寒發黃鼻內痠痛身與目如金色小便赤而數大便如經琇按醫學綱目作如常或欲用茵陳五苓許曰非其

治也小便利大便如常則知病不在臟腑綱目無腑字今眼睛疼鼻痠痛綱目作眼晴鼻痛是病在清道中清道者華蓋肺之經

也。若下大黃。則必腹脹爲逆。用瓜蒂散。先含原刻水。次搯之。鼻中黃水盡。乃愈。

一人病傷寒。脈浮而長。喘而胸滿。身熱頭痛。腰脊強。鼻乾不得臥。許曰。太陽陽明合病。仲景法中有三證。下利者葛根。不下利嘔逆者加半夏。喘而胸滿者麻黃湯也。治以麻黃湯得解。

一武官爲寇執置舟中艙板。數日得脫。乘飢恣食。良久解衣捫虱。次日遂傷寒。自汗而膈不利。一醫作傷食而下之。一醫作解衣中邪而汗之。雜治數日。漸覺昏困。上喘息高。許診之曰。太陽下之。表未解。微喘者。桂枝加厚朴杏仁湯。此仲景法也。指令醫者急治藥。一吸喘定。再吸熱汗出。至晚身涼而脈已和矣。醫曰。某平生未嘗用仲景方。不知其神捷如此。

一人年三十。初得病微汗。脈弱惡風。醫以麻黃藥與之。汗遂不止。發熱。心多驚悸。夜不得眠。譫語不識人。筋惕肉瞤。振振動搖。醫又進鎮心藥。許曰。強汗之過也。仲景云。脈微弱。汗出惡風。不可服青龍湯。服之則筋惕肉瞤。此爲逆也。惟真武湯可救。遂進三服。繼以清心丸。竹葉湯。數日遂愈。

一人病傷寒。八九日。身熱無汗。時時譫語。時因下後。大便不通三日矣。非躁非煩。非寒非痛。晝夜不得臥。但心中無曉會處。或時發一聲。如歎息之狀。醫者不省是何證。許診之曰。此懊憹怫鬱二證俱作也。胃中有燥屎者。承氣湯下。燥屎二十餘枚。得利而解。琇按身熱無汗似大柴胡較勝仲景云。陽明病。下之心下懊憹。微煩。胃中有燥屎者可攻。又云。病

者小便不利。大便乍難乍易。時有微熱。怫鬱不得臥者。有燥屎也。承氣湯主之。素問云。胃不和。則臥不安。此夜所以不得眠也。仲景云。胃中燥。大便堅者。必譫語。此所以有時發譫語也。非躁。非煩。非寒。非痛。所以心中懊憹也。聲如歎息。而時發一聲。所謂外氣怫鬱也。燥屎得除。大便通利。胃中安和。故其病悉去也。

一人得疾。六脈沉伏不見。深按至骨。則弱緊有力。頭疼。脈沉爲陰然陰症無頭痛亦可升陽行經身溫。煩躁。指末背冷。胸中滿。惡心。更

則爲陰所隔絕不能導引真陽反生客熱用冷藥則所伏真火愈見銷鑠須用破散陰氣導達真火之藥使火升水降然後得汗而解乃授以破陰丹。方見醫學綱目陰毒類二百粒作一服冷鹽湯下不半時煩躁狂熱手足躁擾其家大驚

許曰俗所謂換陽也須臾稍定略睡身少汗自昏迷旦方止身涼而病除

一婦人狐惑聲啞多眠目不閉。目不閉聲啞爲狐惑手足不冷宜先豁痰惡聞食臭不省人事者半月。非痰不能待至半月後又手足拘強脈數

而微細先與竹瀝薑汁一盞服之忽胸有汗腹鳴即目閉省人事遂用參朮歸陳入竹瀝薑汁飲之五六貼全愈

作痰而協虛

李東垣治一人二月病傷寒發熱醫以白虎湯投之病者面黑如墨。陰氣上溢於陽中故色黑與羅謙甫案同一治法本證不復見脈沉細

小便不禁奈初不知用何藥及診之曰此立夏前誤用白虎之過白虎湯大寒非行經之藥止能寒腑臟不善用

之則傷寒本病曲隱於經絡之間或更以大熱之藥救之以苦陰邪則他證必起非所以救白虎也有溫藥之升

陽行經者吾用之。升陽行經藥乾葛升麻防風白芷參芪蒼朮白芍甘草有難者曰白虎大寒非大熱何以救君之治奈何李曰病隱於經絡間

陽不升則經不行經行而本證見矣又何難焉果如其言而愈

馮氏子年十六病傷寒目赤而煩渴。似熱脈七八至醫欲以承氣湯下之已煮藥而李適從外來馮告之故李切

脈大駭曰幾殺此兒內經有言在脈諸數爲熱諸遲爲寒今脈八九至是熱極也殊不知至真要大論曰病有脈

從而病反者何也岐伯曰脈至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王注云言病熱而脈數按之不動乃寒盛格陽而致之

非熱也此傳而爲陰症矣。此等案熟玩精思博按醫學綱目無此句令持薑附來吾當以熱因寒用之法治之藥未就而病者爪甲已青

頓服八兩汗漸出而愈。博按此案原刻微誤

按此與王海藏治狂言發斑身熱脈沉細陰證例同東垣又有治腳膝痿弱下尻臀皆冷陰汗臊臭精滑不

固脈沉數有力爲火鬱於內逼陰向外爲陽盛拒陰用苦寒藥下之者。妙此水火微兆之微脈證治例之妙王

太僕曰。紀於水火。餘氣可知。

羅謙甫治靜江府提刑李君長子。年十九歲。至元壬午四月間。病傷寒九日。醫作陰症治之。與附子理中丸數服。其症增劇。更一醫作陽症。議論差互。不敢服藥。決疑於羅。羅至賓客滿坐。羅不敢直言證。細爲分解。凡陽證者。身須大熱。而手足不厥。臥則坦然。起則有力。不惡寒。反惡熱。不嘔。不瀉。渴而飲水。煩躁不得眠。能食而多語。其脈浮大而數者。陽證也。凡陰證者。身不熱。而手足厥冷。惡寒踈臥。面向壁臥。惡聞人聲。或自引衣蓋覆。不煩渴。不欲食。小便自利。大便反快。其脈沉細而微遲者。皆陰症也。某傷寒。診其脈。沉數。得六七至。夜叫呼不絕。夜字妙。全不得睡。陽明在府。又喜飲冰水。陽證悉具。且三日不見大便。陰症自利多。宜急下之。乃以酒煨大黃六錢。炙甘草二錢。芒硝五錢。煎服。至夕下數行。去燥糞二十餘塊。是夜汗大出。次日身涼脈靜矣。予思素問熱論云。治之各通其臟腑。仲景述傷寒論。六經各異。傳變不同。活人書亦云。凡治傷寒。先須明經絡。不識經絡。觸途冥行。鮮不誤矣。

一人患傷寒無汗。惡風。項既屈而且強。羅曰。項強几几。葛根湯證。或問何謂几几。羅曰。几几者。如几。人疾屈而強也。謝復古謂病人羸弱。須憑几而起。誤也。蓋仲景論中。極有難曉處。振振欲墜地。心中懊懣。外氣怫鬱。鬱冒不仁。膈內拒痛。如此之類甚多。成無已註。几音殊。几几爲短羽鳥引頸之貌。甚得仲景旨。煩按此許叔微案。

南省參議常德甫。至元甲戌三月間。赴大都路。感傷寒證。勉強至真定。館於常參謀家。遷延數日。病不瘥。總府

李經歷並馬錄事來求治。羅診得兩手脈沉數。外證卻身涼。四肢厥逆。發癍微紫。見於皮膚。唇及齒齦。破裂無色。

毒咽乾聲啞。默默欲眠。目不能閉。目不閉聲啞。爲狐惑。精神鬱冒。反側不安。此證乃熱深厥亦深。變成狐惑。其證最急。詢之從

者。乃曰。自內邱縣感冒。頭痛。身體拘急。發熱惡寒。初起原從太陽經來。醫以百解散發之。汗出浹背。殊不解。每經郡邑。治法一

同。發汗極多。遂至於此。羅詳其說。謂平昔膏粱積熱於內。已燥津液。又兼發汗過多。津液重竭。因轉屬陽明。故大

便難也。急以大承氣下之。手足冷大便閉宜先下。得更衣。再用黃連解毒湯。病減大半。復與黃連犀角湯。數日而安。

鳴腹痛。四肢逆冷。汗自出。口鼻氣亦冷。六脈如蛛絲。時發昏憤。溫救何疑衆醫議之。以葱熨臍下。又以四逆湯五兩。生薑二十片。連鬚葱白九莖。水三升。煮至一升。去渣涼服。至夜半。氣溫身熱。思粥飲。至天明而愈。玉機真藏論云。脈細皮寒。氣少泄利。飲食不入。此謂五虛死。漿粥入胃。則虛者活。信哉。

一人年五十餘。中氣本弱。至元庚辰。六月中病傷寒。八九日。醫者見其熱甚。以涼劑下之。又食梨三四枚。痛傷

脾胃。四肢冷。時昏憤。羅診之。其脈動而中止。有時自還。乃結脈。舊刻也。心亦悸動。吃噎不絕。色變青黃。精神減少。

目不欲開。石山以目閉而嘔不言爲脾傷。踈臥惡人語。少陰症。以炙甘草湯治之。大便瀉而目閉踈臥手足冷炙甘草湯。成無已云。補可去弱。人參大棗之甘。

以補不足之氣。桂枝生薑之辛。以益正氣。五臟痿弱。榮衛涸流。溼劑所以潤之。故用麻仁阿膠麥門冬地黃之甘。

潤經益血。復脈通心是也。加桂枝人參。急扶正氣。生地黃減半。恐傷陽氣。到一兩劑服之。不效。羅再思脈病對。莫

非藥陳腐而不效乎。再於市鋪選膏氣味厚者。再煎服之。其病減半。再服而愈。瑋按辨藥亦要著。凡藥昆蟲草木。生之有地。

根葉花實。採之有時。失其地。性味少異。失其時。氣味不全。又況新陳不同。精粗不等。倘不擇用。用之不效。醫之過

也。內經云。司歲備物。氣味之專精也。修合之際。宜加意焉。根按醫學綱目是東垣案。

真定府趙吉夫。年三旬餘。至元夏間。因勞役。飲食失節。傷損脾胃。時發煩躁而渴。又食冷物過度。遂病身體困

倦。頭痛四肢逆冷。斷不在臂膝。嘔吐而心下痞。此厥冷乃熱深厥亦深何也。以有頭痛可辨若厥陰頭痛當吐痰沫不。醫者不審。見其四

肢冷。嘔吐心下痞。乃用桂末三錢匕。熱酒調服。仍以綿衣覆之。作陰毒傷寒治之。汗大出。汗後卽添口乾。舌澀。眼

白。睛紅。項強硬。肢體不柔和。小便淋赤。大便祕澀。循衣摸牀。如發狂狀。問之。則言語錯亂。視其舌。則赤而欲裂。朝

輕暮劇。凡七八日。家人輩自謂危殆。羅診脈七八至。知其熱證也。遂用大承氣湯。苦辛大寒之劑。一兩作一服。服

之利下三行。折其勝勢。翌日。以黃連解毒湯。大苦寒之劑二兩。使徐徐服之。以去其熱。三日後。病十減五六。更與

白虎加人參湯。約半觔服之。瀉熱補氣。前證皆退。戒以慎起居。節飲食。月餘漸平復。內經曰。用藥無失天時。無逆氣宜。無翼其勝。無贊其復。是謂至治。又云。必先歲氣。無伐天和。當暑氣方盛之時。聖人以寒涼藥。急救腎水之原。補肺金之不足。雖有客寒傷人。仲景用麻黃湯。內加黃芩。知母石膏之類。恐發黃發斑。又有桂枝湯之戒。今醫用桂末。熱酒調服。此逆仲景之治法。其誤甚矣。

省掾曹德裕男婦。二月初。病傷寒八九日。請羅治之。脈得沉細而微。虛四肢逆冷。自利腹痛。太目不欲開。石山以

啞為兩手常抱腋下。昏嗜臥。口舌乾燥。亦手足冷目不欲開口乾乃曰。前醫留白虎加人參湯一貼。可服否。羅曰。白虎

雖云治口燥舌乾。若執此一句。亦未然。今此證不可用白虎者有三。傷寒論云。立夏以前。處暑以後。不可妄用。一

也。太陽證無汗而渴者。不可用。二也。況病人陰症悉具。其時春氣尙寒。不可用。三也。仲景云。下利清穀。急當救裏。

宜四逆湯。遂以四逆湯五兩。加人參一兩。生薑十餘片。連鬚葱白九莖。水五大盞。同煎至三盞。去渣分三服。一日

服之。至夜利止。手足溫。翌日大汗而解。繼以理中湯數服而愈。孫真人習業篇云。凡欲為太醫。必須諳甲乙素問。

黃帝鍼經。明堂流注。十二經。三部九候。本草藥性。仲景叔和。並須精熟。如此方為太醫。不爾。猶無目夜遊。動致顛

隕。執方用藥者可鑒哉。

呂滄洲治一人。病傷寒十餘日。身熱而人靜。兩手脈盡伏。似陰俚醫以為死也。弗與藥。呂診之。三部舉按皆無

其舌胎滑。而兩頰赤如火。似戴語言不亂。辨此症全在十餘日若是陰症過因告之曰。此子必大發。赤瘧周身如錦文。夫

脈血之波瀾也。今血為邪熱所搏。淖而為瘧。外見於皮膚。呼吸之氣。無形可依。猶溝隧之無水。雖有風不能成波

瀾。瘧消則脈出矣。及揭其衾而赤瘧爛然。即用白虎加人參湯。化其瘧。脈乃復常。繼投承氣下之愈。

一人傷寒旬日。辨症全在旬日邪入於陽明。俚醫以津液外出。為脈虛自汗。進元武湯以實之。遂致神昏如熟睡。

呂切其脈。皆伏不見。而肌熱灼指。肌熱灼有少陰反發熱之辨况又脈伏耶然此症何以斷為實熱日全在旬日告其家曰。此必

榮血致痺而脈伏。非陽病見陰脈比也。脈伏不見若是陰寒手足斷無不見。厥冷之理不見。厥逆是實熱可知。處及小腹果見赤痺。臍下石堅且拒痛。爲作化痺湯半劑。繼進韓氏生地黄湯逐其血。是夕下黑矢若干枚。即痺消脈出。後三日又腹痛。遂用桃核承氣以攻之。所下如前。乃愈。

一婦傷寒。乃陰間陽。面赤。足踈而下痢。躁擾不得眠。論者有主寒主溫之不一。不能決。呂以紫雪匱理中九進。徐以冰漬甘草乾薑湯飲之。愈。且告之曰。下痢足踈。四逆證也。苟用常法。則上焦之熱彌甚。今以紫雪折之。徐引甘辛以溫裏。此熱因寒用也。衆皆歎服。

浙東憲使曲出。道過鄞。病臥涵虛驛。召呂往視。呂察色切脈。則面戴陽。氣口皆長而弦。蓋傷寒三陽合病也。以方涉海爲風濤所驚。遂血菹而神懾。爲熱所搏。遂吐血一升許。且脇痛。煩渴。譫語。少陽陽明症。適是年歲運。左尺當不應。其輔行京醫。以爲腎已絕。泣告其左右曰。監司脈病皆逆。不祿在旦夕。家人皆惶惑無措。呂曰。此天和脈。無憂也。爲投小柴胡湯。減葶。加生地黃。半劑後。俟其胃實。以承氣下之。得利愈。

副樞張息軒病傷寒。踈月。既下而內熱不已。所謂過經不解。脇及小腹偏左滿。肌肉色不變。醫以爲風矢所中。膏其手摩之。浹四旬所。其毒循宗筋。流入於辜丸。赤腫若匏子。瘍醫刺潰之。而左脇腫痛如故。有形可象。來召呂診。呂以關及尺中。皆數滑而且乳。因告之曰。脈數不時。則生惡瘡。關內逢乳。則內癰作。季脇之腫。癰作膿也。經曰。癰疽治之不得法。頃時回死。下之慎勿晚。乃用保生膏作丸。衣之以乳香。而用硝黃作湯以下之。下膿如糜。可五升許。明日再圍。下餘膿。立瘥。

丹溪治一人。舊有下疳瘡。忽頭疼發熱自汗。衆作傷寒治。反劇。脈弦甚七至。重則濇。丹溪曰。此病在厥陰。肝與證不對。以小柴胡加草龍膽胡黃連熱服四貼而安。

施宗一患傷寒。連飲水大碗十數碗。小柴胡加花粉乾葛。

吳支七患傷寒。發熱如火。口乾要飲水。小柴胡去半夏。加乾葛花粉黃芩。

梁本一患傷寒。胸脇疼。小柴胡加木通。枳殼薤白。苡仁本草除筋 骨邪入作疼香附芍藥。

黃進年五十六歲。好飲酒。患傷寒。發熱口乾。似火燒。補中益氣湯內。加雞梔子八分。甘蔗汁二合。芍藥地黃汁

當歸川芎各一錢。服之愈。

李謹三。年三十四歲。患傷寒發熱。身如蒙刺痛。諸痛皆屬肝木 以血藥主之四物加生地紅花各八分。人參白朮黃芪。

馬敬一患傷寒。發熱身癢。癢如蟲行皮中 以久虛無汗故也小柴胡內加紫背浮萍川芎當歸牡丹皮白芍熟地黃。

吳亮年六十三歲。患傷寒。發熱頭痛。泄瀉一日一夜。二三十度。五苓散加白朮神麴芍藥砂仁各一錢。服之愈。

作瀉症而兼治虛

朱寬年四十二歲。患傷寒。肚腹疼痛。發熱如火。人參養胃湯內加柴胡煨薑乾薑服之愈。

姜連一患傷寒腰疼。左腳似冰。小柴胡湯。加五味子十二粒。黃柏杜仲牛膝。

唐敬三患傷寒。發熱心疼。人參養胃湯。加知母砂仁草豆蔻各一錢。人參養胃湯溫補中配消運之藥

邵璠一患傷寒。發熱。胸疼痛如刀刺。牛表牛裏小腸經也。小柴胡加木通前胡燈心。小腸為手太陽用小柴胡亦因牛表牛裏耶疑刊誤○小腸當改少腸

劉光澤年七十一歲。患傷寒。頭疼發熱。四肢冷如冰。局方不換金正氣散。加五味子黃芪人參白朮當歸身。

顧曾八年五十二歲。患傷寒偏枯。四肢不隨。手足攣拳。濟生方加虎骨酒石斛石榴葉防風虎脛骨當歸茵芋

葉杜仲牛膝芎藭苦參金毛狗脊蒼朮木通。

羅光遠年六十三歲。患傷寒發熱。四肢不遂。補中益氣湯而愈。

周本道年三十七歲。患傷寒。頭痛略惡寒。小柴胡湯加人參白朮川芎當歸白芷。

浦海二患傷寒頭痛。人參養胃湯而愈。

張民一患傷寒。發熱頭疼。四肢骨痛。人參養胃湯加枳殼桔梗。

邱本三患傷寒發熱。四肢倦怠。補中益氣湯。加柴胡黃芩。

林信一患傷寒發熱。補中益氣湯而愈。

曹九三患傷寒。腰肚疼痛。人參養胃湯。加杜仲薑汁。服之愈。

吳中六患傷寒。雙腳攣拳。寸步難行。補中益氣湯。加黃柏知母。服之而愈。

胡文亮年三十五歲。好男色。患傷寒。發熱。四肢無力。兩膀酸疼。小柴胡加四物湯。加人參白朮。服之愈。

言秉安年五十歲。患傷寒。發熱。四肢厥冷。補中益氣湯。加五味子木香麥冬丁香。七枚

孔士能患傷寒。發熱。四肢無力。腰疼。小柴胡加白朮黃芪五味子天花粉乾葛。

曹江患傷寒。發熱。氣喘咳嗽。有痰。參蘇飲。減去紫蘇。加麥冬天冬貝母款花白朮各等分。

江亮年三十六歲。患傷寒。咳嗽。夜發晝可。作陰虛治之。補中益氣湯。加天冬麥冬當歸身。五味子十五粒。貝母。

許紀年三十九歲。患傷寒。發熱。狂言譫語。小柴胡湯。加黃連人參白朮。生甘草。作虛熱治

高遠年六十一歲。患傷寒。發熱。腹痛。腹痛因邪氣與正氣相持則腹痛陽邪痛其痛不常以辛溫之劑和之陰寒痛其痛無休止時宜熱劑救之人參養胃湯。加木香白芍藥服

之愈。

方述年四十九歲。患傷寒。胸熱。口乾。大便泄瀉數十次。五苓散加白朮神麩炒白芍麥冬乾葛五味子。服之愈。

與吳亮案同方

毛能三患傷寒。足冷到膝。補中益氣湯。加五味子。人參一錢五分。而愈。

項太一年二十九歲。患傷寒。頭痛發熱。脇疼。四肢疼痛。胸脇不止。小柴胡湯。加羌活桔梗香附枳殼愈。

許祖一年十一歲。患傷寒。頭疼發熱。自汗。連腰痛。小柴胡湯。加枳殼。白朮。香附。木通。

高陽三年四十五歲。患傷寒。脇痛。膀疼。香蘇飲。加人參柴胡桔梗香附黃本。

按上三十餘證。皆是內傷挾外感者。可見東南溫暖之方。正傷寒百無一二。所以傷寒屬內傷者十居九。於此可見。

滑伯仁治一婦。暑月身冷。身不自汗。口乾。煩躁。欲臥泥水中。伯仁診其脈。浮而數。沉之豁然虛散。身冷脈當沉微。今浮而數。沉取散當

溫救所謂捨時從症曰。素問云。脈至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此爲陰盛隔陽。得之飲食生冷。坐臥風露。煎真武湯冷飲之。一

進汗止。再進煩躁去。三進平復如初。

一人病傷寒。他醫皆以爲瘧證。當進附子。持論未決。伯仁切其脈。兩手沉實而滑。四末覺微清。以燈燭之。徧體

皆赤瘧。舌上胎黑。而燥如芒刺。身大熱。胎黑不可惡爲實燥如芒刺則可惡矣身大熱爲關鍵神恍惚。多譫妄語。滑曰。此始以表不得解。邪氣

入裏。裏熱極甚。若投附必死。乃以小柴胡劑。益以知母石膏飲之。終夕三進。次日以大承氣湯下之。調理兼旬乃安。

一人病惡寒發熱。頭體微痛。苦嘔。下泄。五日矣。其親亦知醫。以小柴胡湯治之。不解。招滑診視。脈弦而遲。曰是

在陰。當溫之。爲製真武湯。其親爭之。強以人參竹葉湯進。進則泄甚。脈且陷弱。始亟以前劑服之。連進四五劑乃

效。

一人病惡寒戰慄。持捉不定。兩手背冷。汗浸淫。雖厚衣熾火不能解。攣寧滑。卽與真武湯。凡用附六枚。一日病

者忽出。人怪之。病者曰。吾不惡寒。卽無事矣。或以問滑。滑曰。其脈兩手皆沉微。餘無表裏證。此蓋體虛受寒。亡陽

之極也。初皮表氣隧爲寒邪壅遏。陽不得伸而然也。是故血隧熱壅。須用硝黃。氣隧寒壅。須用桂附。陰陽之用不

同者。有形無形之異也。

潘子庸得感冒證。已汗而愈。數日復大發熱。惡寒。頭痛。眩暈嘔吐。卻食煩懣。咳而多汗。攣寧滑診之。脈兩手三

三

部皆浮而緊。曰在仲景法。勞復證。浮以汗解。沉以下解。今脈浮緊。且證在表。當汗。衆以虛憊難之。且圖溫補。滑曰。法當如是。爲作麻黃葛根湯。三進更汗。旋調數日乃愈。

一人冒雪進涼食。病內外傷。惡寒頭疼。腹心痛而嘔。兩感診之脈沉且緊。時伏而不見。脈死曰。在法下利清穀。當急

救裏。清便自調。當急救表。今所患內傷冷飲食。外受寒沴。清便自調。急救表裏。以桂枝湯力微。遂爲變法。與四逆

湯服之。晬時服附子一兩。明日則脈在肌肉。唯緊自若。外證已去。內傷獨存。乃以丸藥下去宿食。諸緊爲寒。緊自若寒未去也。烏得用

丸藥下法○以理中丸下方安。後調中氣數日即安。

一人七月內病發熱。或令其服小柴胡湯。必二十六劑乃安。如其言服之。未盡二劑。則升發太過。多汗亡陽。惡

寒甚。肉瞶筋惕。乃請滑診視。脈細欲無。卽以真武湯。進七八服。稍有緒。更服附子七八枚。乃愈。

謹曰。汗多亡陽。則內益虛。惡寒甚而肉瞶筋惕者。裏虛甚而陽未復也。故宜真武湯。多服附子而效。

一人病傷寒。經汗下。病去而人虛。背獨惡寒。脈細如線。湯熨不應。滑乃以理中湯劑。加薑桂蒼附。大作服。外以

萹撥良薑吳檄桂椒諸品。大辛熱爲末。和薑糊爲膏。厚敷滿背。以紙覆之。稍乾卽易。如是半月。竟平復不寒矣。此

治法之變者也。

一人病傷寒後。勞復發熱。自汗。經七日。或以爲病後虛勞。將復補之。滑曰不然。勞復爲病。脈浮。以汗解。奚補爲。

以小柴胡湯。小柴胡湯三進。再汗而安。琇按與前潘子庸症同是復感第有微甚之分前曰大熱脈浮緊此曰發熱脈浮故前用麻黃葛根此用小柴胡皆三進而愈

王海藏治趙宗顏。因下之太過。生黃脈沉細遲無力。次第用藥。至茵陳附子湯大效。按海藏次第用藥者。謂先

投韓氏茵陳茯苓湯。次投茵陳橘皮湯。次投茵陳附子湯也。

趙秀才因下之早。黃病。脈寸微尺弱。身冷。次第用藥。用茵陳四逆湯。大效。

一人患傷寒。得汗數日。忽身熱自汗。脈弦數。心不得寧。真勞復也。琇按此亦復症以脈弦數及心不寧故用補脾湯佐小柴胡與後症犯房勞及前二症俱不同許診之。

曰。勞心之所致。神之所舍。未復其初。而又勞傷其神。榮衛失度。當補其子。益其脾。解其勞。庶幾得愈。授以補脾湯。佐以小柴胡湯解之。或者難曰。虛則補其母。今補其子。何也。許曰。子不知虛勞之異乎。難經曰。虛則補其母。實則瀉其子。此虛當補母。人所共知也。千金曰。心勞甚者。補脾氣以益之。脾王則感之於心矣。歸脾湯之學此勞則當補其

子。人所未聞也。蓋母生我者也。子繼我而助我者也。方治其虛。則補其生我者。與錦囊所謂本骸得氣。遺體受蔭同義。方治其勞。則補其助我者。與荀子所謂未有子富而父貧同義。此治虛與勞所以異也。本事方〇煖按此案原本誤王

一男子病太陽證。尺寸脈俱浮數。按之無力。王見其內陰虛。與神尤加乾薑湯愈。後再病。王視之。見神不舒。垂頭不欲語。疑其有房過。問之。犯房過乎。必頭重目眩。曰然。與大建中三四服。外陽內收。脈反沉小。始見陰候。又與

已寒。加芍藥茴香等丸五六服。三日內。約服六七百丸。脈復生。又用大建中接之。大汗作而解。仍以前解

陶尚文治一人傷寒。四五日。吐血不止。醫以犀角地黃湯等治而反劇。陶切其脈。浮緊而數。若不汗出。邪何由解。遂用麻黃湯一服。汗出而愈。養葵先生用之而效。以見血即汗。汗即血之理。

或問曰。仲景言衄家不可汗。亡血家不可發汗。而此用麻黃湯何也。瓘曰。久衄之家。亡血已多。故不可汗。今緣當汗不汗。熱毒蘊結而成吐血。當分其津液乃愈。故仲景又曰。傷寒脈浮緊。不發汗。因致衄血者。麻黃湯主之。蓋發其汗。則熱越而出。血自止也。

孫兆治東華門竇大郎患傷寒。經十餘日。口燥舌乾而渴。心中疼。自利清水。衆醫皆相守。但調理耳。汗下皆所不敢。竇氏親故相謂曰。傷寒邪氣。害人性命甚速。安可以不次之疾。投不明之醫乎。召孫至。曰。明日即已不可下。今日正當下。遂投小承氣湯。遂大便通。得睡。明日平復。衆人皆曰。此證因何下之而愈。孫曰。讀書不精。徒有書爾。口燥舌乾而渴。豈非少陰證耶。少陰證固不可下。豈不聞少陰一證。自利清水。心下痛。下之而愈。少陰急下有三條仲景之書。明有是說也。衆皆欽服。

一人患傷寒五六日頭汗出陽虛自頸以下無汗不在黃例手足冷心下痞悶大便祕結或者見四肢冷又汗出

似陰滿悶以爲陰證許診其脈沉而緊曰此證誠可疑然大便秘結非虛結也安得多陰脈雖沉緊爲少陰證多是

自利未有祕結者此辨此正半在裏半在表投小柴胡得愈脈沉緊陰脈也四肢冷汗出陰症也只一大便仲景稱傷寒五

六日頭汗出微惡寒手足冷心下滿口不欲食大便硬脈細小者此謂陰微結必有表惡復有裏脈沉亦在裏也

汗出爲陽微假令純陰結不得復有外證無惡悉入在裏此謂半在裏半在外也脈雖沉緊不得爲少陰病所以

然者陰不得有汗今頭汗出故知非少陰也頭汗出爲陽微結尚在半表半裏非少陰症可與小柴胡湯設不了了者得屎

而解此疾證後同故得屎而解也或難曰仲景云脈陰陽俱緊反汗出者亡陽也此屬少陰不得有汗何也此難

今頭汗出者故知非少陰何以頭汗出便知非少陰證若見汗出亡陽亦爲陰孫曰此一段正是仲景議論處意謂四

肢冷脈沉緊腹滿全似少陰然大便鞭頭汗出不得爲少陰切記蓋頭者三陰同聚若三陰至胸而還有頭汗出

自是陽虛故曰汗出爲陽微是陰不得有汗也若少陰頭有汗則死矣厥逆自利頭汗證故仲景平脈法云心者火

也明少陰則無頭汗者可治有汗者死心爲手少陰腎爲足少陰相與爲上下惟以意逆者得之此案當

一道士患傷寒發熱汗出多驚悸目眩身戰掉欲倒地衆醫有欲發汗者有作風治有用冷藥解者病皆不除

召孫至曰太陽經病得汗早欲解不解者因太陽經欲解復作汗腎氣不足汗不來所以心悸目眩身戰遂作真

武湯服之三服微汗自出遂解蓋真武湯附子白朮和其腎氣腎氣得行故汗得來也若但責太陽者唯能乾涸

血液耳仲景云尺脈不足榮氣不足不可以汗以此知腎氣怯則難得汗也明矣

工部郎中鄭君患傷寒胸腹滿面色黃如金諸翰林醫官商議略不定皆曰胸滿可下然脈浮虛召孫至曰諸

公雖疑不用下藥鄭之福也下之必死某有一二服藥服之必瘥遂下小陷胸湯尋利其病良愈明日面色改白

語曰孫尙藥乃孫真人後身耶

或問曰。傷寒至於發黃。病亦甚矣。小陷胸湯。何效速也。璣曰。溼熱甚者。則發黃。內熱已甚。復被火者。亦發黃也。邪風被火熱。兩陽相薰灼。其身必發黃。此太陽標與少陽經所傳者。正在心下。故胸滿結之淺也。是為小結胸。且脈浮陽脈也。虛陽在上不可下。宜小陷胸湯和之。黃連栝藶。苦寒而瀉熱散結。半夏辛溫。又以之結。璣按結字

上嘗有散字而燥溼理逆。病雖甚而結之淺。故以緩輕之劑除之。

張致和治一人。病陰證傷寒。先因感寒溼。既而發熱不食。數日後。不省人事。語多錯亂。神思昏迷。面青齒露。人謂其必死。張診之。兩手脈沉細。先以小柴胡湯與之。繼以四君子湯加炮附子數片。煎成藥。置盆中。以水制其熱性。少時令溫與服。其脈漸回。神思亦爽。更用藥調理而愈。

一人傷寒壞證垂死。手足俱冷。氣息將絕。口張不能言。致和以人參一兩。去蘆。加附子一錢。於石銚內煎至一碗。以新汲水浸之。若冰冷。一服而盡。少頃。病人汗從鼻梁尖上涓涓如水。此其驗也。蓋鼻梁上應脾。若鼻端有汗者可救。以土在身中周遍故也。近陸同婦產後。患疫證。二十餘日。氣虛脈弱。即同壞證。亦以此湯治之。遂愈。世謂傷寒汗吐下三法差謬。名曰壞證。孫真人云。人參湯。須得長流水煎服。若用井水。則不驗。蓋長流水取其性之通達耳。

蔣仲賓治一人病傷寒期月。體兢兢而振。齒相擊不能成語。大虛症醫環視束手。仲賓後至。診之曰。急取羊肉來。

衆醫哈曰。傷寒大忌羊肉。仲賓曰。諸君毋嘵嘵。以羊肉飭許熟之。取中大臠。別用水煮。良久。取汁一升。與病人服。須臾戰止。汗大出而愈。王止仲文集

平江張省幹病傷寒。眼赤。舌縮。唇口破裂。氣喘失音。大便自利。協熱勢甚危篤。諸醫皆欲先止其瀉。適秀州醫僧寶鑑過蘇。張延視診脈。乃投以茵陳五苓散。白虎湯而愈。諸醫問故。僧曰。仲景云。五臟實者死。今大腸通。更止之。死可立待。五苓以導其小便。白虎以導其邪氣。此醫家之通曉也。何難之有。雲麓漫鈔

成州團練使張子剛

名銳

以醫知名居於鄭州刑部尙書慕容彥逢爲起居舍人母夫人病召銳於鄭至則死矣

時方六月暑將就木張欲入視彥逢不忍意其欲求錢乃曰道路之費當悉奉償實不煩入張曰傷寒法有死一晝夜復生者何惜一視之彥逢不得已自延入悲哭不止張揭面帛注視呼件匠語之曰若嘗見夏月死者面色赤乎曰無然則汗不出而蹶爾不死也幸無亟斂趨出取藥命以水二升煮其半灌病者戒曰善守之至夜半大瀉則活矣銳舍於外館至夜半時守病者覺有聲勃勃然遺屎已滿蓆出穢惡物斗餘一家大喜遽敲門呼張張曰吾今體倦莫能起然亦不必起明日方可進藥也天且明出門若將便旋然徑命駕歸鄭彥逢詣其室但留平胃散一貼而已其母服之數日良愈蓋張以彥逢有求錢之疑故不告而去紹興中流落入蜀王稚叔問之曰公之術古所謂十全者幾是歟曰未也僅能七八爾吾長子病診脈察色皆爲熱極命煮承氣湯欲飲之將飲復疑至於再三將遂飲如有掣吾肘者姑持盃以待兒忽發顫悸覆綿衾至四五始稍定汗出如洗明日而脫然使吾藥入口則死矣安得爲造妙世之庸醫學方書未知萬一自以爲足吁可悲哉夷堅志

給事毛宏病傷寒汗已不解醫與之補劑補旬日病大作盜汗唇裂召祝診視祝曰傷寒無補法此餘熱不解與芩連山梔石膏之劑一服卽愈

虞恆德治一人三月間得傷寒證惡寒發熱小便淋澀大便不行初病時莖中出小精血片如棗核大由是衆醫皆謂房事所致遂作虛證治而用補中益氣等藥七八日後熱愈甚用補而熱愈甚當思轉矣大渴引飲胃中滿悶語言錯亂召虞診視六脈俱數甚右三部長而沉滑左手略平亦沉實而長虞曰此大實大滿證屬陽明經宜大承氣湯衆皆驚愕虞強作大劑連進二服大瀉後熱退氣和而愈十日後因食鴨肉太多致復熱來問虞教用鴨肉燒灰存性生韭汁調下六七錢下黑糞一碗許而安

一人四月間得傷寒證惡寒太陽經發大熱而渴陽明舌上白胎三日前身脊太陽百節俱痛至第四月惟脇痛而嘔

少自利。三陽合病皆自下利。六日來請虞治。診其脈。左右手皆弦長而沉實。弦長沉實之脈。且數甚。虞曰。此本三陽合病。今太陽已罷。

而少陽與陽明仍在。與小柴胡合黃連解毒。服三服。脇痛嘔逆皆除。惟熱猶甚。九日後。漸加氣築。痰響聲如拽鋸。

出大汗。退後而身復熱。愈甚。熱復愈甚。脈不變。大故爲實症。此際宜法節菴治法。法當死。視其面上有紅色。紅色而足不冷。面色赤亦屬陽氣拂鬱在表。潔淨而無賊邪之

氣。言語清亮。間有譫語。而不甚含糊。虞故不辭去。而復與治。用涼膈散倍大黃。服二服。視其所下。仍如前。自利清

水。其痰氣亦不息。與大承氣湯。合黃連解毒湯。二服。其所下亦如前。虞曰。此蓋熱結不開。而燥屎不來耳。此純清水方可斷燥

屎然前云舌白胎亦須細審。○白胎爲痰。想九日痰喘身熱愈甚。此時舌胎亦黃。後以二方相間。日三四服。每藥又各服至五貼。始得結屎如肥皂子。大者十數

枚。痰氣漸平。熱漸減。至十五日。熱退氣和而愈。

或問曰。傷寒論謂下後不可再下。連日用此峻劑而獲安者。何也。曰。燥屎未下而脈尙實。胡爲不可再下。是

故爲醫者不可膠柱而調瑟也。

衍義一僧因傷寒發汗不徹。有留熱。身面皆黃。多熱。期年不愈。醫作食黃治之。治不對。病不去。問之。食不減。尋與此藥服五日。病減三分之一。十日。減三分之二。二十日。病悉去。方用山茵蘆。山梔子。各三分。秦艽。升麻。各四錢。末之。每用三錢。水四合。煎及二合。食後溫服。以知爲度。

朱肱。吳興人。尤深於傷寒。在南陽。太守盛次仲疾作。召肱視之。曰。小柴胡湯證也。請併進三服。至晚。覺胸滿。又

視之。問所服藥安在。取視。乃小柴胡散也。肱曰。古人製咬咀。劉如麻豆大。煮清汁飲之。名曰湯。所以入經絡。攻病

取快。今乃爲散。滯在膈上。所以胸滿而病自如也。因旋製自煮以進。兩服遂安。夷堅志

臨安民有因患傷寒而舌出過寸。無能治者。但以筆管通粥飲入口。每日坐於門。一道人見之。咨嗟曰。吾能療

此。頃刻間耳。奈藥不可得。何。家人聞而請曰。苟有錢可得。當竭力訪之。不肯告而去。明日又言之。至於旬時。會中

貴人罷直歸。下馬觀病者。道人適至。其言如初。中貴問所須。乃梅花冰片也。笑曰。此不難置。卽遣僕馳取以付之。

袁州天慶觀主首王自正。病傷寒旬餘。四肢乍冷乍熱。旬餘而四肢乍冷乍熱。深頭重氣塞。熱症○頭重亦有唇寒面

青。似寒累日不能食。勢甚危。袁唯一醫徐生能治此疾。診之曰。脈極虛。是爲陰證。必服桂枝湯乃可。徐留藥而歸。未

及煮。若有語之曰。當服竹葉石膏湯。王回顧不見。寮中但有一老道士。適入市。只小童在。呼問之曰。恰何人至此。

曰。無人。自正惑之。急遣邀徐醫還視。曰。或教我服此如何。徐曰。寒燠如冰炭。君之疾狀已危。果餌前藥。立見委頓。

他日殺人之謗。非吾所能任也。自爲煮桂枝湯一碗。曰。姑飲之。正使不對病。猶未至傷生。萬一發躁狂眩。旋用師

所言。未爲晚。方語次。復聞耳傍人云。何故不肯服竹葉石膏湯。自正益悚。俟徐去。卽買見成藥兩貼。付童使煎。又

聞所告如初。於是斷然曰。神明三告我。殆是賜以更生。安得不敬聽。卽盡其半。先時頭不得舉。若戴物千觔。倏爾

輕清。唇亦漸煖。咽膈通暢。無所礙。悉服之。少頃。汗出如洗。徑就睡。及平旦。脫然如常。自正爲人謹飭。常茹素。爲人

祈禱盡誠。故爲神所佑如此。庚志

程元章。婺源游汀人。與妻皆嗜食鼈。婢梅香主炮飪。每滋味不適口。必撻之。嘗得一大者。長尺許。方操刀欲屠。

觀其伸縮顛悸。爲之不忍。指而曰。我尋常烹製少失。必遭笞杖責罰。今放汝不殺。亦不過痛打一頓。遂解縛置於

舍後汗池中。池廣二丈。水常不竭。程夫婦以鼈肥大。且滿意厭飫。旣失之。怒甚。杖婢數十。經二年。婢患熱疾。發狂

奔躁。不納粥飲。體熱昏憤。蓋陽證也。家人謂不可療。昇入池上茅亭。以待絕命。明日。天未曉。聞有扣宅後扉者。謂

爲鬼物。叱之。婢曰。我是梅香。病已無事。乞令歸家。啓門信然。驚問其故。對曰。半夜後。髻髻見一黑物。將溼泥草。徧

覆我身上。環繞三四十匝。便覺心下開豁。四肢清涼。全無所苦。始知獨在亭子內。程氏未以爲然。迨暮。復使往。效

昨夕偃臥。而密伺察之。見巨鼈自池出。銜水藻浮萍。遮覆其體。程不省所以。婢詳道本末云。乃涸池取得之。鼈比

昔其大加倍。尾後穿竅尙存。於是送諸深溪。程追悔前過。不復食此。鄉人相傳以爲戒。邑醫虞仲和親見其事。爲

予引霖夢弼言。熱證之極。猝未可解者。汲新井水浸衣裳。互熨之爲妙。不可謂水族細微。亦能知此。蓋陰陽所招云。類編

一人秋間得傷寒證。已經汗下不愈。延至月餘。耳聾。食入卽吐。藥下亦吐。此誤藥已多。脾胃受傷。故食藥不納也。又類百合病。乃以陳皮白朮各三錢。百合二錢。乾薑一錢五分。煎飲之。一服卽能食不吐。旣而因頓食過度。復傷夜不能寐。以消導諸藥投之愈。

一婦人病傷寒。十五日不更衣。腹脹。脈沉弱。乃以當歸九錢。枳殼桃仁加酒大黃五六分。婦人以血爲主。加枳殼寬大腸。桃仁以通幽門。服。脹稍減。一日夜連續進四貼。再以蜜棗導之。下黑糞塊三四十枚而愈。

葛可久治一士人得傷寒疾。不得汗。比葛往視。則發狂。循河而走。如遇此症。當思陰竭發躁。葛就摔置水中。使禁不得出。良久出之。裹以重繭。得汗解。

壺仙翁治歙人吳銑。六月病傷寒。七日不解。他醫投以補劑。熱益甚。不出一夜。死矣。銑之親戚交游。乃以問翁。翁曰。晚矣。將奈何。試入探其舌。雖黑不硬。黑舌有毒者居多。用豬尿治之已見奇驗。兩頰雖腫。而咽尙通。則可療也。乃入探視。如翁言。亟

往見翁。拜謁於前。曰。銑今日之命。危於累卵。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捐異路。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相與噓唏流涕。悲不能自止。翁曰。人之傷於寒也。四日太陰受之。太陰脈布胃中。絡於噎。故腹滿而噎乾。五日少陰受之。少陰脈貫腎。絡於肺。繫舌本。故口燥舌乾而渴。今舌黑不硬。頰腫而噎尙通。則是經未絕而可活也。於是診其脈。且應。則爲之火劑逐熱。一飲汗盡。再飲熱去。三飲病已。衆皆以爲神。

黃十六病傷寒。發狂譫語。歌笑不倫。手足厥逆。熱深厥亦深。身冷而掌有汗。診其脈。兩手沉滑而有力。翁曰。陽勝拒陰。火極而復。反兼勝己之化。亢則害。承乃制也。熱勝血菀。故發狂而譫語。火性炎上。故歌笑不倫。陽極則反。故身冷厥逆。洩其血則火除。抑其陽則神寧。乃用桃仁承氣湯。下血數升。益以黃連竹瀝石膏之劑。大汗而解。

郭雍治一人盛年恃健不善養。因極飲冷酒。食肉外有所感。初得疾。即便身涼自利。手足厥。額上冷汗不止。遍身痛。呻吟不絕。偃臥不能轉側。心神俱無昏憤。不恍惚。請醫視之。治不力。言曰。此證甚重。而病人甚靜。靜字細玩殊不昏憤。身重寒不能起。自汗自利四肢厥。此陰證無疑也。又遍身痛。不知處所。出則身如被杖。陰毒證也。當急治之。醫言繆悠。不可聽。郭令服四逆湯。灸關元及三陰交。未知。加服九鍊金液丹。一味硫黃利厥汗證皆少止。稍緩藥艾。則諸證復出。再急灸治。如此進退者三。凡三日兩夜。灸千餘壯。服金液丹亦千餘粒。四逆湯一二斗。方能住灸湯藥。陽氣雖復。而汗不出。證復如太陽病。證復如太陽當以附子理中湯加石膏。彼名醫雜著治法。未敢服藥。未敢服藥穩以待汗。二三日。復大煩躁。飲水次則譫語。斑出。熱甚。三日後始煩渴見瘧熱甚當細審瘧之爲陽爲陰而用藥。無可奈何。復與調胃承氣湯。得利。大汗而解。陰陽反覆。有如此者。前言煩躁不可投涼藥。此則可下證具。非止小煩躁而已。故不同也。

一人年踰五十。五月間。因房後入水。得傷寒證。誤過服熱藥。汗出如油。喘聲如雷。晝夜不寐。凡數日。或時驚悸發狂。汗出喘而不寐。果是元虛欲脫之象。不能數日之後。反見驚悸發狂之症也。口中氣自外出。諸醫莫措手。郭診之曰。六脈雖沉無力。然晝夜不得安臥。人倦則脈無力耳。細察之。尚有胃氣不瀉。直格云脈浮洪而見汗如油氣喘者。死今脈沉而不瀉。所以可救。可治也。夫陽動陰靜。觀其不得安臥。氣自外出。乃陽證也。又誤服熱藥。宜用黃連解毒湯。衆皆危之。一服尙未效。或以爲宜用大青龍湯。郭曰。此積熱之久。病邪未退。藥力未至也。再服。病減半。喘定汗止而愈。

一人年二十三。稟氣素弱。二月間。因食豚肉數片。兼感冒不安。是夜自利腹痛。煩躁不眠。太陰症次日。嘔惡不食。連自利二次。午間。請郭往視之。左三部沉而帶數。三五不調。右寸關舉按皆無。尺沉微。兩手頭面皆冷。舌有白胎。嘔惡不止。身體重。頰赤。頰赤是戴陽齒露。不食。仍作瀉。以附子理中湯。人參用四錢。白朮二錢。乾薑甘草各一錢。陳皮八分。生薑汁二匙。灌下。少頃脈之。右寸關隱隱而出。諸症稍定。次日脈近和。頰尙赤。乃以四君加陳皮黃芩。二劑而愈。

江篁南治一從叔。房後感寒。脈沉而遲。小腹大痛。予以高良薑二錢。薑製厚朴官桂半之。作一服煎。投之即愈。一姪婦夏月得傷寒症。頭痛惡寒。身熱。心腹脹。氣上壅。渴甚。食少。背項拘急。唇口乾燥。乃以柴胡石膏湯。枳實散。二方合與服之。一服而愈。

一壯年七月間傷寒。人迎脈緊急。惡寒。肢節痛。指甲青。乃以九味羌活湯。去生地黃芩。加薑棗葱白。此方可商症見指甲青理宜溫散。一服未解。兼腹疼飽悶。再與全方。一服外症悉解。然腹痛膈痞未除。蓋五日矣。乃以小柴胡去參芩半棗。加芍藥牡蠣瓜。亦不應。其人曰。予乃夏間食牛肉頗多。想是食積宿而然。江曰。乃表邪傳至胸中。未入於腑。證雖滿悶。尚為在表。乃以小柴胡對小陷胸。加枳實桔梗。大黃一錢。同煎服之。更衣一度即愈。

一人年四十餘。春初。因房後傷寒。身熱惡寒。頭痛。太陰腹脇痛。少陽自飲胡椒湯取汗。汗出熱不退。熱不退宜細審三日後。江診其脈。浮而洪大。虞案亦自利清水。但脈弦長沉實。且下利清水。虛咳嗽。乃以葛根湯。麻黃桂枝減半。加白朮五味子。得微汗。次早。脈稍平。身涼痛減。但瀉不甚止。頭疼嗽未減。乃以白朮。陳皮。五味。川芎。茯苓。乾薑。甘草。薑棗。一服而愈。既而勞復。感寒兼怒。熱復作。脇復痛甚。目不欲開。兼之咯痰如桃花膿。瑋按此實胡椒薑桂之誤。仲景論曰。嘔家有癰膿者。不可治。嘔膿盡自愈。惟治其勞復。小柴胡去參棗。加五味。脇痛減半。但嗽出尚有膿。大小溲如猪血水。口渴甚。夜睡譫語。小柴胡去參半棗。加胡黃連。胡連治傷寒咳嗽。天花粉。茯苓。五味子。出入加減而安。羅治兩案俱目不欲開。一投炙甘草湯。一投四逆湯。俱用輕重溫補之劑。而此案目不欲開。又用小柴胡。信哉。傷寒要見

症也。東垣治大頭天行症。亦目不開。當治毒而愈。○瑋按此乃目胞腫不能開。非不欲開也。

一婦人患發熱。胸中閉塞。骨節煩疼。一醫作停食。投小沉香煎一服。大便利下三十餘行。隨致困篤。熱煩愈甚。不省人事。又更醫診。見脈煩熱。此句有誤投四苓飲。亦不效。病勢危急。又來招診視。得兩寸口脈沉微而伏。大便利下三十餘行而煩熱愈甚。溫補何疑。況脈沉微而伏耶。外證唇口喎斜。足趾微冷。面色赤。似而煩熱。神昏不食。即與奪命散。按奪命散沒藥血竭生地丹皮乾荷藥乃行瘀之方。恐非是。又奪命散乃一礫石。至夜半。胸間得少汗。藥雖見效。人猶未甦。復診。其脈如故。江謂此證。始初感寒合和解。而反用丸藥下之。太

一婦人患發熱。胸中閉塞。骨節煩疼。一醫作停食。投小沉香煎一服。大便利下三十餘行。隨致困篤。熱煩愈甚。不省人事。又更醫診。見脈煩熱。此句有誤投四苓飲。亦不效。病勢危急。又來招診視。得兩寸口脈沉微而伏。大便利下三十餘行而煩熱愈甚。溫補何疑。況脈沉微而伏耶。外證唇口喎斜。足趾微冷。面色赤。似而煩熱。神昏不食。即與奪命散。按奪命散沒藥血竭生地丹皮乾荷藥乃行瘀之方。恐非是。又奪命散乃一礫石。至夜半。胸間得少汗。藥雖見效。人猶未甦。復診。其脈如故。江謂此證。始初感寒合和解。而反用丸藥下之。太

過。遂成陰證似陽。投以通脈四逆湯。加人參。四服熱漸退。脈稍起。再作四逆加蔥白湯八服。人始平復。調理半月而愈。

江應宿治休寧潘桂。年六十餘。客淳安。患傷寒。亟買舟歸。已十日不更衣。身熱如火。目不識人。譫語煩躁。揭衣露體。知惡熱也。小便祕澀。腹脹。脈沉滑疾。與大柴胡湯。腹中轉矢氣。小便通。再與桃仁承氣湯。大下黑糞。熱退身涼而愈。

都事靳相莊患傷寒。十餘日。身熱無汗。怫鬱不得臥。非躁非煩。非寒非痛。時發一聲。如歎息之狀。醫者不知何證。迎子診視曰。懊懣怫鬱證也。投以梔子豉湯一劑。十減二三。再以大柴胡湯。下燥屎。怫鬱除而安臥。調理數日而起。

友人王曉同寓雲中。一僕十九歲。患傷寒發熱。飲食下咽。少頃盡吐。喜飲涼水。入咽亦吐。號叫不定。脈洪大浮滑。此水逆證。投五苓散而愈。知此治法

率口何姓者。在濟患傷寒後食肉復。醫與利藥下之。下後身熱耳聾。口乾不渴。喜漱水。不欲嚥。是熱在經。熱在經妙斷予視之曰。此誤下亡陰。猶有表證。與小柴胡去半夏。加天花粉山梔麥冬五味歸芍生地。極一服減半。四劑良愈。

宿按。醫之學。傷寒爲難。以其邪氣自表入裏。六經傳變。六日。三陰三陽之氣皆和。邪氣自衰。七日當已。七日不已。謂之過經。再傳在表者。可汗而已。在裏者。可泄而已。此大法也。若夫陽盛陰虛。汗之則死。下之則愈。陽虛陰盛。汗之則愈。下之則死。生死在於反掌之間。若醫者體認不真。陰陽差互。以寒爲熱。以實爲虛。毫釐有差。千里之謬。輕者困篤。重者必死矣。昔張長沙氏著論。實爲百代醫方之祖。舉世宗之。誠是也。但其方法。唯宜用於冬月。即時發病正傷寒。其餘至春變癘。至夏變熱。又當依溫熱病例。清涼和解。從乎中治。況江以南溫煖之方。

正傷寒病百無一二。所以傷寒屬內傷者十居八九。丹溪主乎溫散。有卒中天地之寒氣。有口傷生冷之物。皆以補養兼發散之法。實本內經。成敗倚伏。生於動。動而不已。則變作。及風雨寒暑。不得虛邪。不能獨傷人之旨也。蓋凡外感寒者。皆先因動作煩勞不已。而內傷體虛。然後外邪得入。故一家之中。有病有不病者。由體虛則邪入。而體不虛則邪無路入而不病也。是故傷寒爲病。屬內傷者十居八九。即百十三方中用人參者居多世人皆謂傷寒無補法。但見發熱。不分虛實。一例汗下。而致天橫者。滔滔皆是也。夫邪之所湊。其氣必虛。其法補養兼發散。宜用補中益氣湯爲主。隨所見證加減。氣虛熱甚者。少加附子。以行參芪之功。東垣內外傷辨甚詳。世之病此者爲多。但有挾痰挾外邪者。鬱熱於內而發者。皆以補元氣爲主。看所挾而兼用藥。寒多者補散。加薑附。熱多者加苓柏。痰積者加消導。雜合病當雜合治。不必先治感冒。譬如惡寒發熱。得之感冒。明是外合之邪。已得浮數之脈。而氣口又緊盛。明爲食所傷。病者又倦怠。脈重按俱有餘意。而胸膈痞滿。牽引兩脇。其脈輕取似乎弦。此又平時多怒。肝邪之所爲也。細取左尺大而沉弱之體。此又平時房勞之過也。治法宜感冒一節可緩。須視其形色。強弱厚薄。且與補中化食行滯。中氣一回。傷滯稍行。津液自和。通體得汗。外感之邪自解。醫者若不審求。只顧表散外邪。又不究兼見之邪脈。亦不窮問所得之病因與性情。執著巧施雜合治法。將見正氣日虛。邪滯不出。皆拙工之過也。

瘟疫

靖康二年春。京師大疫。有異人書一方於齋舍。凡因疫發腫者。服之無不效。其方黑豆二合。炒令香熟。甘草二寸。炙黃。以水二盞煎其半。時時呷之。解毒方庚志

成化二十一年。新野疫癘大作。死者無虛日。鄰人樊滋夫婦。臥牀數日矣。余自學來。聞其家人如殺羊聲。不暇

去衣巾急往視之。見數人用緜被覆其婦牀下。致火一盆。令出汗。其婦面赤聲啞。幾絕。余叱曰：急放手。不然死矣。衆猶不從。乃強拽去被。其婦躍起。倚壁坐。口不能言。問曰：飲涼水否。頷之。與水一碗。一飲而盡。始能言。又索水。仍與之。飲畢。汗出如洗。明日愈。或問其故。曰：彼發熱數日。且不飲食。腸中枯涸矣。以火蒸之。速死而已。何得有汗。今因其熱極。投之以水。所謂水火既濟也。得無汗乎。觀以火然枯鼎。雖赤而氣不升。注之以水。則氣自來矣。遇此等證者。不可不知。錄

虞恆德治一婦。年二十九。三月間。患瘟疫證。病三日。經水適來。發熱愈甚。至七八日。病劇。胸中氣築作痛。莫能臥。衆醫技窮。入夜迎翁治。病者以棉花袋盛。托背而坐於牀。令婢磨胸不息。六脈俱微。數極而無倫次。又若蝦遊狀。翁問曰：恐下早成結胸耳。主人曰：未也。翁曰：三日而經水行。致中氣虛。與下同。乃用黃龍湯。人參大黃枳實厚朴甘草四物湯。芎歸芍地小陷胸湯。川連枳實薤仁共爲一劑。加薑棗煎服。主人曰：此藥何名。虞曰：三合湯也。一服而諸症悉減。遂能臥。再服熱退而病全安愈。又因食粥太多。而病復熱。又作內傷處治。而用補中益氣湯。出入加減。調理而愈。

汪石山治一人。年弱冠。房勞後。忽灑灑惡寒。自汗發熱。頭背胃脘皆痛。唇赤舌強。嘔吐。眼胞青色。風醫投補中

益氣。不遠於病午後謔語惡熱。表未除小便秘。初日脈皆細弱而數。次日脈則浮弦而數。醫以手按臍下痛。議欲下之。豈

下遣書來問。汪曰：此疫也。斷之曰疫兼兩感。內傷重。外感輕耳。臍下痛者。腎水虧也。妙按痛爲實而斷若用利藥。是殺

之也。古人云：疫有補。有降。有散。茲宜合補降二法以治。用清暑益氣湯。除蒼朮。嫌燥澤瀉。嫌利五味。嫌斂加生地。補腎黃芩石

膏。除惡熱服十餘貼而安。諱語

陳斗崑。句曲人也。父病疫。藥罔效。精誠禱天。一夕夢老叟。書授蚯蚓水。愈汝父。既覺。莫辨爲何物。廣咨博訪。知爲蚯蚓也。搗水飲。疾愈。人咸以爲孝感所致。

江應宿治陳氏子。年十七歲。患疫。大渴大熱。頭痛如破。泄瀉頻數。六脈洪大。與三黃石膏湯。日進三服。石膏加

至一兩。三日而愈。

何氏僕患天行時疫。目不識人。狂言妄語。投以地漿童子小便。浸白頭頸蚯蚓。搗細。新汲井花水。瀝下清汁。任服一二碗。卽知人。三日愈。

萬歷十六年。南都大疫。死者甚衆。余寓雞鳴僧舍。主僧患疫十餘日。更數醫。皆云。禁飲食。雖米飲不容下咽。病者飢甚。哀苦索食。余曰。奪食則愈。雖有是說。此指內傷飲食者言耳。諺云。餓不死。傷寒。乃邪熱不殺穀。雖不能食。亦不致死。經云。安穀則生。況病挾內傷不足之證。禁食不與。是虛其虛。安得不死。強與稀粥。但不使充量。進補中益氣湯而愈。若此類者甚衆。余未嘗禁飲食。而活者不少。每見都城諸公。但說風寒二字。不辨有無內傷虛實。一例禁絕飲食。有二十餘日。邪氣已盡。米飲尚不容入口。而餓死者何限。表而出之。以爲習俗之戒。

宿按經云。冬不藏精者。春必病癘。是以多感於房勞辛苦之人。安樂者未之有也。一皆觸冒四時不正之氣。而爲病焉。大則流行天下。次則一鄉。次則一家。悉由氣運鬱發。有勝有伏。遷正退位之所致也。視斯疾者。其可不推運氣而治之乎。仲景無治法。後人用敗毒散。治甚得理。切不可作傷寒正治。而大汗大下。但當從乎中。而用少陽陽明二藥。加減和治。殊爲切當。

大頭天行

泰和二年四月。民多疫癘。初覺憎寒壯熱。體重。次傳頭面腫盛。目不能開。上喘。咽喉不利。症凶舌乾口燥。俗云

大頭傷寒。諸藥雜治。莫能愈。漸至危篤。東垣曰。身半已上。天之氣也。邪熱客於心肺之間。上攻頭面而爲腫耳。乃

以芩連各半兩。酒炒。人參陳皮甘草元參各二錢。連翹板藍根敗毒行癘馬勃鼠黏子各一錢。白殭蠶炒升麻各七分。

柴胡五分。桔梗三分。配方之妙非後賢所能擬議爲細末。半用湯調。時時服之。心脾爲近小製則服服盡良愈。活者甚衆。

時人皆曰天方。謂天仙所製也。或加防風川芎薄荷歸身細切五錢。水煎。時時稍熱服之。如大便燥結。加酒蒸大黃一二錢。以利之。腫勢甚者。砭鍼刺之。

羅謙甫治中書右丞姚公茂。六旬有七。宿有時毒。至元戊辰春。因酒再發。頭面耳腫而疼。耳前後腫尤甚。胸中煩悶。咽隘不利。身半以下皆寒。足脛尤甚。熱壅於上由是以牀相接作炕。身半以上臥於牀。身半以下臥於炕。飲食減少。精神困倦而體痛。命羅治之。診得脈浮數。按之弦細。上熱下寒明矣。若以虛治則誤內經云。熱勝則腫。又曰。春氣者病

在頭。難經云。畜則腫熱。砭射之也。蓋取其易散故也。急則治標遂於腫上約五十餘刺。其血紫黑如露珠之狀。頃時腫痛消散。治上熱又於氣海中大艾炷灸百壯。灸法佳乃助下焦陽虛。退其陰寒。次於三里二穴。各灸三七壯。治足胻冷。亦

引導熱氣下行故也。治下寒遂處一方。名曰既濟解毒湯。以熱者寒之。然病有高下。治有遠近。無越其制度。以黃芩黃連。苦寒酒製炒。亦爲引用。以瀉其上熱。以爲君。桔梗。甘草。辛甘溫上升。佐諸苦藥。以治其熱。柴胡。升麻。苦平味

之薄者。陰中之陽。散發上熱。以爲臣。連翹。苦辛平。以散結消癰。當歸。辛溫。和血止痛。酒煨大黃。苦寒。引苦性上行。至巔。驅熱而下。以爲使。投劑之後。腫消痛減。大便利。再服減大黃。慎言語。節飲食。不旬日。良愈。

橘泉翁治一人。病頭面項喉俱腫。大惡寒。醫疑有異瘡。翁曰。非也。此所謂時毒似傷寒者。丹溪曰。五日不治。殺人。急和敗毒散。加連翹。牛蒡子。大黃下之。三日愈。

薛己治少宰李蒲汀。誤服發散之藥。耗損元氣。患處不消。體倦惡寒。食少口乾。薛用補中益氣。加桔梗。用托裏消毒散。而全愈。

秋官陳同野。元氣素弱。脈細微而伏。用參朮芎歸陳皮柴胡升麻炙草。以升舉陽氣。用牛蒡元參連翹桔梗。以

解熱毒。二劑。腫頓消。而脈亦復矣。設或脈微細而屬純陰。或腫而屬純陽。藥之鮮有不誤者。一婦人潰後。腫赤不消。食少體倦。膿清色白。此乃脾肺虛也。先用六君。加桔梗芎歸。後用補中益氣。加桔梗而

斂。

一婦人表散過度。腫硬不食。脈浮大。按之微短。薛辭不治。後果斃。

江寧南治給事中游讓溪。嘉靖壬子正月。忽感大頭風症。始自頸腫。時師以爲外感而誤表之。繼以爲內傷而誤補之。面發赤。三陽俱腫。頭頂如裂。身多汗。寐則譫語。繇延三日。喘咳勢急。其親汪子際。以竹茹橘皮湯。繼以川芎茶調散。合白虎湯。去人參。服一劑而減。次日用前方。去寒峻藥。至晚漸定。耳輪發水泡數個。餘腫漸消。獨耳後及左頰久不散。又次日。以當歸六黃湯爲主。加散毒之藥。延及二旬。頂巔有塊如雞子大。突起未平。及面頰餘腫未消。時時頭疼。大便稀溏。時二月中旬。江至。診得左脈浮小而駛。右浮大近快。有勃勃之勢。江按脈症。當從火治。以生黃芪八分。白朮薏苡各一錢半。茯苓片苓各八分。生甘草三分。煎加重便服。次日脈稍平。然兩頰尚赤。早間或覺頭痛。蓋餘火未全殺也。黃芪加作一錢二分。薏苡加作二錢。頂塊漸消。以後加生芪二錢。更飲菜豆湯童溲五劑而愈。

宿按陽明邪熱兼少陽相火爲病。視其病勢在何部。隨經處治當緩。勿令重劑過其病所。陽明爲邪。首大腫。少陽爲邪。出於耳前後。予每治此症。初用涼膈散。繼以消毒飲。無不立愈。

沙

瑋按原本誤解內經解作爲沙證標題云解作今訂正之

沙病

瑋按張景岳說采葉氏錄驗方本文祇沙病二字江氏誤標沙症爲解作送妄改藥方原文云俗名發沙之症以附會之今據醫說訂正

江南舊無。今東西皆有之。原其證。醫家不載。大凡才

覺寒慄似傷寒。而狀似瘧。但覺頭痛。渾身壯熱。手足厥冷。鄉落多用艾灸。以得沙爲良。有因灸膿血迸流。移時而死。誠可憐也。有雍承節印行此方云。初得病。以飲艾湯試吐。卽是其證。急以五月蠶退紙一片。碎剪安枕中。以撲蓋密。以湯泡半碗許。仍以紙封撲縫。勿令透氣。良久。乘熱飲之。就臥。以厚衣被蓋之。令汗透便愈。如此豈不勝

於火艾枉殘害人命。敬之信之。葉氏錄驗方○琇按此條原刻俱改削葉氏原文今依醫說訂正

與魏玉橫論解脩書

杭世駿

解脩二字。不見他書。解卽脩。脩音亦。倦而支節不能振聳。憊而精氣不能檢攝。筋不束骨。脈不從理。解脩脩。不可指名。非百病中有此一症也。內經言此者。凡五。平人氣象論云。尺脈緩濇謂之解脩。王氏注。憊不可名。傳困弱也。玉機真象論云。各脈太過。則令人解脩。此從脈起見也。刺瘡論云。足少陽之瘡。令人身體解脩。寒不甚。熱不甚。惡見人。見人心惕惕然。熱多汗出甚。此從瘡起見也。刺要論云。刺骨無傷髓。髓傷則銷鑠。脂酸體解脩。然不去矣。四時刺逆從論云。夏刺經脈。白氣乃竭。令人解脩。此從刺而究其極也。要皆從四末以起見。如經所言墮怠小變其辭。而意較微渺爾。後世傳注有與經發明者。又有二風論云。使人快慄而不能食。名曰寒熱快慄。全元起本作失味。皇甫謐甲乙經作解脩。則快慄卽解脩之解也。至真要大論云。發不遠熱。無犯溫涼。王氏注。不發汗以奪盛陽。則熱內淫於四支。而爲解脩。不可名也。粗工呼爲鬼氣要病。久久不已。則骨熱髓涸。齒乾乃爲骨熱病。此又究極解脩之流弊。所謂救病於已形也。篁南江氏輯名醫類案。引葉氏錄驗方。以爲俗名發痧之證。於瘟疫大頭天行之後。另列一門。武斷極矣。發痧余嘗有此病。發必神思躁擾。少腹痛。靈素未嘗言及。特小小患苦耳。與解脩之義。毫不干涉。篁南父子負盛名。而內經不讀。庸醫祖述其說。轉以欺世。事無害而理則大繆矣。足下續案已成。刪去此門。庶爲穩愜。毋令人有誤解內經之誚。曩言或可采也。

一瘰婦身肥。常患發痧之證。每用苧麻刮之卽愈。輒與輒發。不出二三日。醫用四物等治。反加鼻衄。江以香附。撫芎。黃芩。梔子等開鬱降火清熱之劑與之。數服而愈。不復舉。

內傷

琇按七情之病皆爲內傷茲第以飲食勞倦當之故所列多龐雜

淳于意治齊丞相舍人奴。從朝入宮。臣意見之食閨門外。望其色有病氣。臣意即告宦者平。平好爲脈。學臣意所。臣意即示之舍人奴病。告之曰。此傷脾氣也。當至春。膈塞不通。不能食飲。法至夏泄血死。琇按脾不統血。肝不藏血。宦者平即往告相曰。君之舍人奴有病。病重。死期有日。相君曰。卿何以知之。曰。君朝時入宮。君之舍人奴盡食閨門外。平與倉公立。即示平曰。病如是者死。相即召舍人奴而謂之曰。公奴有病否。舍人曰。奴無病。身無痛者。至春果病。至四月。泄血死。所以知奴病者。脾氣周乘五藏。傷部而交。故傷脾之色也。望之殺然黃。土察之如死青之茲。木衆醫不知。以爲大蟲。不知傷脾。所以至春死病者。胃氣黃。黃者土氣。土不勝木。故至春死。所以至夏死者。脈法曰。病重而脈順清者。曰內關。內關之病。人不知其所痛。心急然無苦。若加以一病。死中春。一愈順。及一時。其所以四月死者。診其人時愈順。愈順者。人尙肥也。奴之病。得之流汗數出。灸於火而以出見大風也。

齊中郎破石病。臣意診其脈。告曰。肺傷不治。當後十日丁亥洩血死。即後十一日。洩血而死。破石之病。得之墮馬僵石上。琇按跌撲傷肺。肺嬌藏也。而主氣。凡受刑甚者。肺葉亦損。所以知破石之病者。切其脈。得肺陰氣。其來散。數道至而不一也。色又乘之。白。天

所以知其墮馬者。切之得番陰脈。番陰脈入虛裏。乘肺脈。肺脈散者。固色變也。乘之。所以不中期死者。師言曰。病者安穀。即過期。不安穀。則不及期。其人嗜黍。黍主肺。故過期。所以洩血者。診脈法曰。病養喜陰處者。順死。喜養陽處者。逆死。其人喜自靜。不躁。又久安坐。伏几而寐。故血下泄。王石章之死。後所以見血者。以喜居陰處。

姚僧坦治梁元帝。患心腹病。諸醫皆請用平藥。僧坦曰。脈洪而實。此有宿食。非用大黃。必無瘥理。元帝從之。果下宿食愈。

沈繹字誠莊。吳郡人。好學篤行。洪武中。其外舅陳翁。謫戍蘭州。無子。遂被逮。補軍伍。時肅王疾劇。或稱誠莊善醫。王召令診視。問平日所嗜。知爲乳酪。用濃茶飲數盃而愈。謂人曰。茶能蕩滌膈中之膩也。王神其術。奏授本府良醫。

羅謙甫治一人年六十有五。至元戊寅夏。日因勞役。飲食不節。又傷冷飲。得疾。醫者皆以爲四時證。治之不愈。

逮十日。羅往治之。診視曰。右手三部脈沉細而微。太陰證也。左手三部脈微浮而弦。虛陽在表也。大抵陰多而陽少。今所苦身體沉重。滯四肢逆冷。寒自利清穀。引衣蓋覆。氣難布息。懶言語。此脾受寒溼。中氣不足故也。仲景言

下利清穀。急當救裏。宜四逆湯溫之。內經復有用熱遠熱之戒。口乾。但欲嗽水不欲嚥。早辰身涼而肌生粟。午後

煩躁不欲去衣。昏昏睡而面赤隱隱。紅斑見於皮膚。此表實裏虛故也。亦有見斑爲陰盛於內。逼陽於外者。許學士之治侯輔病是也。內虛則外證隨

時而變。羅治中風案。以爲病邪入於經。則動無常處。症互相出。見此案。見斑則曰內虛。外症隨時而變。詳內外之證。乃飲食勞倦。寒傷於脾胃。非四時之證明矣。治病必察

其下。博按內經云。治病必察其下。謂察其時下之宜也。舊刻以下文有標本字。遂改下爲本。誤矣。今適當大暑之時。而得內寒之證。以標本論之。時標也。病本也。用寒藥

則順時而違本。用熱藥則從本而逆時。此乃寒熱俱傷。必當從乎中治。中治者。溫之是也。寒溼之症。又見紅斑。看他從乎中治。溫以散之。妙亦見看捨時從症。而用薑附當因病之輕重。緩急而緩急之不得執成見於我也。遂以錢氏白朮散。加升麻。就本方加乾葛甘草解其

凝。少加白朮茯苓。以除溼而利小便。人參藿香木香和脾胃。進飲食。咬咀。每服一兩。煎服。再服。凝退而利止。身溫

而神出。次服異功散。治中湯。辛溫之劑。一二服。五日得平。止藥。主人曰。病雖少愈。勿藥可乎。羅曰。藥攻邪也。內經

曰。治病以平爲期。邪氣既去。強之以藥。變證隨起。不若以飲食調養。待其真氣來復。此不藥而藥。不治而治之理

存焉。從之。旬日良愈。

博兒赤馬刺。年三十餘。因獵得兔。以火炙食頗多。抵暮至營。極困倦。渴飲潼乳斗餘。是夜。腹脹如鼓。疼痛悶亂。

臥起不安。欲吐不吐。欲瀉不瀉。此症不發熱。無外感。手足無所措。舉家驚惶。羅診其脈。氣口大二倍於人迎。乃應食傷太陰經

之候也。右手關脈。又且有力。蓋燒肉乾燥。因而多食。則致渴飲。乾肉得潼乳之溼。是以滂滿於腸胃。乃非峻急之

劑。則不能去。遂以備急丸五粒。覺腹中轉矢氣。欲利不利。復投備急丸五粒。又與無憂散五錢。須臾大吐。又利十

餘行。皆物與清水相合而下。約二斗餘。腹中空快。氣漸調。至平旦。以薄粥飲少少與之。三日後。再以參朮等藥。調

內傷

四七

其中氣七日而愈。此所謂飲食自倍。腸胃乃傷者也。

一婦人三十餘歲。憂思不已。飲食失節。脾胃有傷。面色黎黑。不澤。環唇尤甚。心懸如飢狀。

腎虛

又不欲食。氣短而

促。大抵心肺在上。行榮衛而光澤於外。宜顯而不藏。腎肝在下。養筋骨而強於內。當隱而不見。脾胃在中。主傳化

精微。以灌四傍。沖和而不息。其氣一傷。則四臟失所。憂思不已。氣結而不行。飲食失節。氣耗而不足。使陰氣上溢

於陽中。故黑色見於面。

色黑非癥血

又經云。脾氣通於口。其華在唇。今水反侮土。故黑色見於唇。此陰陽相反。病之逆

也。上古天眞論云。陽明脈衰於上面始焦。故知陽之氣不足。非助陽明生發之劑。則無以復其色。

博按原刻脫十四字

故用

沖和順氣湯。

作潯熱鬱火治用升陽之劑妙

以葛根一錢五分。升麻防風各一錢。白芷一錢。黃芪八分。人參七分。甘草四分。芍藥蒼

朮各三分。以薑棗煎。

配方法可師之法

已午前服。取天氣上升之時。使人之陽氣易達也。數服而愈。此陰出乘陽治法也。

鑑寶

太常少卿劉叔謙之內李氏。中統三年春。欲歸寧不得。又因勞役。四肢困倦。躁熱惡寒。時作疼痛。不欲食。食即

嘔吐。氣弱短促。怠惰嗜臥。醫作傷寒治之。解表發汗。次日傳變。又以大小柴胡之類治之。至十餘日後。病愈劇。主

家云。前藥無效。莫非他病否。醫曰。此傷寒六經傳變。至再經傳盡。當自得汗而愈。翌日。見爪甲微青黑色。足脛至

腰如冰冷。目上視而靦。不轉睛。咽噎不利。小腹冷氣上衝心而痛。嘔吐不止。氣息欲絕。

溫救何疑

羅診其脈。沉細而微。

不見傷寒之證。

無六經證

此乃中氣不足。妄將傷寒治之。發表攻裏。中氣愈損。壞證明矣。乃以辛熱之藥。附子炮去皮

臍。乾薑炮。各五錢。草豆蔻。炙甘草。各三錢。益智仁。白芍藥。丁香。藿香。白朮。各二錢。人參。陳皮。吳茱萸。各一錢半。當

歸一錢。名曰溫中益氣湯。咬咀一兩。作一服。至夜藥熟而不能進。續續灌下一口。飲至半夜。稍有呻吟之聲。身體

漸溫。忽索粥飲。至旦。食粥兩次。又煎一服投之。至日高衆醫皆至。診之曰。脈生證回矣。越三日不更衣。或欲以脾

約丸潤之。羅曰。前證用大辛熱之劑。陽生證回。今若以大黃之劑下之。恐寒不協。轉生他證。衆以爲不然。遂用脾

約丸二十九。至夜下利兩行。翌日面色微青。精神困弱。嘔吐復作。羅再以辛熱前藥。溫之而愈。內經曰。寒淫於內。治以辛熱。佐以苦甘溫。附子乾薑大辛熱。助陽退陰。故以爲君。丁香藿香豆蔻益智茱萸辛熱。溫中止吐。用以爲臣。人參當歸白朮陳皮白芍炙甘草苦甘溫。補中益氣。和血脈協力。用以爲佐使也。

真定路總管劉仲美。年踰六旬。宿有脾胃虛寒之證。至元辛巳閏八月初。天氣陰寒。因官事勞役。渴而飲冷。夜半自利兩行。平旦羅往診視。其脈弦細而微。四肢冷。手足心寒。唇舌皆有褐色。青腹中微痛。氣短。不思飲食。羅曰。內經云。色青者。肝也。肝屬木。唇者。脾也。脾屬土。木來剋土。故青色見於唇也。舌者心之宮。水挾木勢。制火凌脾。故色青見於舌也。難經云。見肝之病。則知肝當傳之脾。故先實脾土。今脾已受肝之邪矣。潔古先師云。假令五臟勝。各刑己勝。補不勝而瀉其勝。重實其不勝。微瀉其勝。而以黃芪建中湯。加芍藥附子主之。且芍藥味酸。瀉其肝木。微瀉其勝。黃芪甘草甘溫。補其脾土。是重實其不勝。桂附辛熱。瀉其寒水。又助陽退陰。飴糖甘溫。補脾之不足。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生薑大棗辛甘大溫。生發脾胃升騰之氣。行其榮衛。又能緩其急。每服一兩。依法水煎服。再服而愈。

史丞相年近七旬。至元丁卯秋間。因內傷自利數行。覺肢體沉重。不思飲食。嗜臥懶言語。舌不知味。腹痛頭亦痛。而惡心。醫以通聖散大劑服之。覆以厚衣。遂大汗出。前證不除。反增劇。易數醫。四月餘不愈。病已羅診視。得六脈沉細而微弦。不欲食。食卽嘔吐。中氣不調。滯於升降。口舌乾燥。頭目昏眩。肢體倦怠。足脘冷。臥不欲起。素不飲酒。肢體本瘦。又因內傷自利。復汗。是重竭津液。脾胃愈虛。不能滋榮周身百脈。故使然也。非甘辛大溫之劑。則不能溫養其氣。經云。脾欲緩。急食甘以緩之。又脾不足者。以甘補之。黃芪人參之甘。補脾緩中。故以爲君。形不足者。溫之以氣。當歸辛溫。和血潤燥。木香辛溫。升降滯氣。生薑益智草豆蔻仁。辛甘大熱。以蕩中寒。理其正氣。白朮炙甘草陳皮甘苦溫。乃厚腸胃。麥蘖麴寬腸胃。而和中。神麴辛熱導滯消食。爲佐使也。名曰參朮調中湯。咬咀一兩。

薑三片煎服之。嘔吐止。飲食進。越三日。前證悉去。左右曰。前證雖去。九日不更衣。如何。羅曰。丞相年高氣弱。既利且汗。脾胃不足。陽氣虧損。津液不潤也。豈敢以寒涼有毒之劑下之。仲景曰。大發汗後。小便數。大便堅。不可用承氣湯。如此雖內結。宜以蜜煎導之。須臾去燥屎二十餘塊。遂覺腹中空快。上下氣調。又以前藥服之。喜飲食。但有所傷。則橘皮枳朮丸消導之。月餘乃平復。丞相曰。病去矣。當服何藥。防其復來。羅曰。但慎言語。節飲食。不可再藥。許學士治一男子。素嗜酒。因暴風寒。衣薄。遂覺倦怠。不思飲食。半月。至睡後添發熱。遍身疹如被杖。微惡寒。天明脈之。六脈浮大。按之豁豁然。左爲甚。許作極虛受風寒治之。人參爲君。黃芪白朮當歸身爲臣。蒼朮甘草陳皮通草乾葛爲佐使。大劑與之。至五貼後。遍身汗如雨。凡三易被。得睡。覺來諸證悉平。

滑伯仁治一人。病怔忡。善忘。口澹。舌燥。多汗。四肢疲軟。發熱。小便白而濁。衆醫以內傷不足。擬進茸附。伯仁診其脈。虛大而數。曰。是由思慮過度。厥陽之火爲患耳。夫君火以名。相火以位。相火代君火行事者也。相火一擾。能爲百病。況厥陽乎。百端之起。皆自心生。越人云。憂愁思慮。則傷心。其人平生志大心高。所謀不遂。抑鬱積久。致內傷也。然抱薪救火。望安奚能。遂命服補中益氣湯。硃砂安神丸。空心則進小坎離丸。月餘而安。

丹溪治一人。臘月因齋素。中飢而胃寒。作勞。遂發熱。頭疼。與小柴胡湯。自汗。神昏。視聽不能。脈大如指。脈大如指。脈大似有力。熱不退。冬月而發熱。頭痛自汗。乃太陽中風。宜桂枝湯。不可用小柴胡。脈大如指。視聽不能。能內傷重而外感輕。求其脈大如指。不能視聽之。故恐爲小柴胡。涼劑激之。而然。與參朮黃芪熟附炙甘草作大劑服之。一日汗少。二日熱減。能視聽。初用藥至四日。前藥中加蒼朮與二貼。再得汗。熱除。乃去蒼朮附子。作小劑。服三日而安。

一少年九月間。發熱頭疼。妄語大渴。醫與小柴胡十餘貼。熱愈甚。九月發熱。頭痛在太陽症。如何就渴。又非傳邪。合病焉。有妄語如是。內傷若用小柴胡。是殺之也。朱視其形肥。面帶白。稍露筋骨。脈弦大而數。左爲甚。遂作虛證治之。以蒼朮爲君。法妙。茯苓芍藥爲臣。黃芪爲佐。附子一片爲使。與二貼而證不減。或謂不當用附子。曰。虛甚。誤投寒藥。人肥而脈左大於右。事急矣。非附子則參芪焉能

一少年因勞倦。大熱而渴。恣飲泉水。次日熱退。言視謬妄。自言腹脹。不能轉側。不食。戰掉。脈濇而大。右爲甚。灸氣海三十壯。用白朮黃芪各二錢。熟附五分。與十貼。不效。又增發熱而渴。但少進稀粥。丹溪曰。此氣欲利而血未應也。於前藥去附。加酒當歸以和血。有熱。加參一錢半。與三十貼而安。

一肥白人。年壯。因勞倦成病。秋間大發熱。已服柴胡等藥七八貼矣。兩手脈洪數而實。觀之形色。知其脈本不實。以服涼藥所致。因與溫補藥。黃芪附子湯冷飲二貼。困睡微汗而解。脈亦稍軟。繼以黃芪朮湯。脈漸斂小而愈。是肥白人虛勞。多氣虛也。

一老人飢寒作勞。患頭疼。惡寒發熱。表邪骨節疼。無汗。妄語時作時止。前證俱屬表邪。但時作時止。虛症可知。況一起妄語。又非陽明在腑內傷可知。自服參蘇

飲取汗。汗大出而熱不退。至第四日。診其脈洪數。而左甚。此因飢而胃虛。加以作勞。陽明雖受寒氣。不可攻擊。當

大補其虛。俟胃氣充實。必自汗而解。以參芪歸朮陳皮炙甘草。每貼加附子一片。一晝夜盡五貼。至第五日口稍

乾。言有次。諸症雖解。熱尙未退。乃去附。加芍藥。又兩日。漸思食。精爽。間與肉羹。又三日。汗自出。熱退。仍以汗解。脈雖不

散。洪數尙存。朱謂此脈洪當作大論。大則爲虛。年高而誤汗。此後必有虛證見。又與前藥。至次日。自言病以來。不更衣

凡十三日矣。今穀道虛坐。逆痛。努責如痢狀。不堪。自欲用大黃巴豆等劑。朱曰。大便非實閉。乃氣因誤汗。虛不得

充腹。無力可努。認症精確。仍用前補藥。間以肉汁粥。及瑣陽粥。與之一日半。濃煎椒葱湯浸下體。外治法亦佳。方下大軟便塊

不結五六枚。診其脈。仍未斂。此氣血仍未復。論脈妙。又與前藥。兩日。小便不通。小腹滿悶。頗苦。但仰臥。則點滴而出。朱

曰。補藥未至。目光如電。於前藥倍加參芪。兩日。小便利。又服補藥半月而安。

治盧兄汗後再發熱。妄語。治呂仲汗後熱不退。妄語。治陶明節熱退後目不識人。言語謬誤。皆用參芪歸朮等

補劑而愈。信哉。謬語多屬虛也。

項彥章治一人病發熱惡風而自汗氣奄奄弗屬諸醫作傷寒治發表退熱而益增項診陰陽俱沉細陰且微

數論症宜桂枝湯然脈當浮緩

處以補中益氣之劑醫止之曰表有邪而以參芪補之邪得補而愈盛必死此藥矣項

曰脈沉裏病也微數者五性之火內扇也氣不屬者中氣虛也是名內傷經曰損者溫之飲以前藥而驗

虞恆德治一人年三十因勞倦傷食致腹痛脹面黃十日後求診得右手氣口脈洪盛而滑右關浮診虛大而滑重按則沉實左寸關亦弦滑而無力兩尺皆虛而伏虞曰此中氣不足脾氣弱而不磨當補瀉兼施而治初與補中益氣湯二服次日與枳實導滯丸八十九大便去二次次日又與補中益氣湯如此補一日瀉一日二十日服補藥十貼導滯丸千數腹脹退而安

一人年四十五正月間路途跋涉勞倦發熱身體略痛而頭不痛自以爲外感而用九味羌活湯三貼汗出熱不退前後又服小柴胡湯五六貼熱愈甚經八日召虞診視至臥榻前見煎成湯飲一盞在案問之乃大承氣湯將欲飲切其脈右三部浮洪略弦而無力左三部略小而亦浮軟不足虞曰汝幾自殺此內傷虛症服此藥大下必死伊曰我平生元氣頗實素無虛損證明是外感無疑也虞曰將欲作陽明內實治而下之歟脈既不沉實又無目疼鼻乾潮熱譫語等證將欲作太陽表實治而汗之歟脈雖浮洪而且虛又無頭痛脊強等證今經八日不應仍在表汝欲作何經而治之乎精切伊則唯唯不語以補中益氣湯加附子大劑與之是夜連進二服天明往診脈略平和伊言尙未服仍謂前效欲易外感退熱之藥虞曰前藥再飲二服不效當罪我又如前二服脈證俱減半伊始曰我幾誤矣去附子再煎二服與之熱退氣和而愈但體猶困倦如前服前藥二十餘貼始得強健復元而安

一人三十餘九月間因勞倦發熱醫作外感治用小柴胡黃連解毒白虎等湯反加痰氣上壅狂言不識人目赤上視身熱如火衆醫技窮八日後虞診六脈數疾七八至右三部豁大無力左略弦而芤虛症無疑虞曰此病先因

中氣不足。又內傷寒涼之物。致內虛發熱。因與苦寒藥太多。爲陰盛隔陽之證。幸元氣稍充。未死耳。以補中益氣。加熟附二錢。乾薑一錢。又加大棗生薑煎服。衆醫笑曰。此促其死也。黃昏時服一劑。痰氣遂平而熟寐。伊父曰。自病不寐。今安臥。鼾聲如平時。至夜半方醒。始識人。而諸病皆減。又如前再與一劑。至天明得微汗。氣和而愈。

劉宗序治一婦。六月間勞倦中暑。其兄仰同知。喜看方書。爲用六和湯。香薷飲之類。反加虛火上升。面赤身熱。後邀劉診視。六脈疾數。三部豁大而無力。劉曰。此病先因中氣不足。內傷瓜果生物。致內虛發熱。非六和香薷所能治。況夏月伏陰在內。重寒相合。所以夏月多此等症此爲陰盛隔陽之症。急用補中益氣湯。加附子三錢。乾薑一錢。同煎。置水中浸冷服之。其夜得熟睡。至天明微汗而愈。仰謝曰。伏陰之說。旣聞命矣。但不省以藥冰之何也。劉曰。此卽內經熱因寒用。寒因熱用之義。仰歎服。

張養正治蘇州開教諭遊羸疾。吳醫治之。率用三白湯。無奇效。張至診治。亦用三白湯。家人曰。前藥用之多矣。張正色曰。子勿曉曉。吾用湯使不同。遂投熟附二三片煎。俾服之。卽瘥。

薛已治一儒者。素勤苦。惡風寒。表鼻流清涕。表寒嘔。虛噴嚏。表薛曰。此脾肺氣虛不能實腠理。彼不信。服祛風之藥。肢體麻倦。虛痰涎自出。寒殊類中風。薛曰。此因風劑耗散元氣。陰火乘其土位。遂以補中益氣。加麥冬五味治之而愈。

秀才劉允功。形體魁偉。不慎酒色。因勞怒頭暈仆地。痰涎上湧。寒手足麻痺。麻屬氣血虛口乾引飲。六脈洪數而虛。乃腎經虧損。不能納氣歸源而頭暈。不能攝水歸源而爲痰。陽氣虛熱而麻痺。虛火上炎而作渴。辨症精確用補中益氣。合六味丸料治之而愈。其後或勞役。或入房。其病卽作。用前藥隨愈。

秀才陳時用。素勤勞。因怒。口斜痰盛。脈滑數而虛。此勞傷中氣。怒動肝火。用補中益氣。加山梔茯苓半夏桔梗。數劑而愈。

錦衣楊永興。形體肥厚。筋骨軟痛。痰盛作渴。喜飲冷水。或用愈風湯。天麻丸等藥。痰熱益甚。服牛黃清心丸。更加肢體麻痺。薛以爲脾腎俱虛。用補中益氣湯。加減八味丸。三月餘而痊。已後連生七子。壽踰七旬。外科精要云。凡人久服加減八味丸。必肥健而多子。信哉。考按此說不可爲訓。

一婦年七十五。遍身作痛。不發熱而痛久。虛無汗。屬火。筋骨尤甚。不能伸屈。口乾目赤。火。頭暈痰壅。胸膈不利。小便短赤。夜間殊甚。遍身作痒如蟲行。身痒陰虛。有四肢。用六味丸料。加山樞柴胡治之。諸證悉愈。

一產婦筋攣臂軟。肌肉掣動。亡陽。此氣血俱虛而有熱。當參別症合斷。用十全大補湯而痊。其後因怒而復作。用加味逍遙散而愈。

一產婦兩手麻木。服愈風丹。天麻丸。遍身皆麻。神思倦怠。晡熱作渴。自汗盜汗。此氣血俱虛。用十全大補。加炮薑數劑。諸症悉退。卻去炮薑。又數服而愈。但有內熱。用加味逍遙散數劑而痊。

高光祿脾胃素虛。因飲食勞倦。腹痛胸痞。誤用大黃等藥下之。譫語煩躁。頭痛喘汗。吐瀉頻頻。時或昏憤。脈大無倫次。用六君加炮薑。四劑而安。但倦怠少食。口乾發熱。六脈浮數。脈浮數又非表邪元氣虛也。欲用瀉火之藥。薛曰。不時發熱。是無火也。脈浮大。是血虛也。脈虛浮。是氣虛也。此因胃虛。五藏虧損。虛症發見。內虛則外症隨時而變。服補胃之劑。諸症悉退。

徐大尹因飲食失宜。日晡發熱。口乾體倦。小便赤澀。兩腿酸痛。薛用補中益氣湯治之。彼知醫。自用四物黃柏知母之劑。反頭眩目赤。耳鳴唇燥。寒熱痰湧。大便熱痛。小便赤澀。又用四物芩連枳實之類。胸膈痞滿。飲食少思。汗出如水。再用二陳芩連黃柏知母麥冬五味。言語譫妄。兩手舉拂。屢治反甚。復求。用參芪各五錢。歸朮各三錢。遠志茯神酸棗仁炙甘草各一錢。服之。熟睡良久。四劑稍安。又用八珍湯調服而愈。夫陰虛乃脾虛也。脾爲至陰。

因脾虛而致前證。蓋脾稟於胃。故用甘溫之劑。以生發胃中元氣而除大熱。胡乃反用苦寒。復傷脾血耶。若前證果屬腎經陰虛。亦因腎經陽虛不能生陰耳。經云。無陽則陰無以生。無陰則陽無以化。無陰則陽無以化不宜六味滋腎丸。妙回也。醫家誤食軍人以此。

丸。妙回也。醫家誤食軍人以此。

又云。虛則補其母。當用補中益氣。六味地黃丸。不以補其母。尤不宜用苦寒之藥。世以脾虛。脾虛則不可用知柏。輒用黃柏知母之類。反傷胃中生氣。害人多矣。大凡足三陰虛。多因飲食勞役。以致腎不能生肝。肝不能生火而害脾。土不能滋化。但補脾土。則金旺水生。木得平而自相生矣。

一男子每遇勞役。食少胸痞。發熱頭痛。吐痰作渴。脈浮大。薛曰。此脾胃血虛病也。脾屬土。為至陰而生血。故曰陰虛。彼不信。服二陳黃連枳實厚朴之類。諸症益甚。又服四物黃柏知母麥冬。更腹痛作嘔。脈洪數而無倫次。薛先用六君加炮薑。痛嘔漸愈。又用補中益氣全痊。

劉秀才勞役失宜。飲食失節。肢體倦怠。發熱作渴。初起何。明是表症。須辨內傷外感之頭痛惡寒。不明此理。徒用溫補。死先生言下矣。惡寒。誤用人參敗毒散。痰喘昏憤。揚手擲足。胸間發癢如蚊所啣。羅謙甫案亦見紅瘰從乎中治。許學士案亦見紅瘰為陰盛於內。逼陽於外。薛用補中益氣。加薑桂麥冬五味。補之而愈。

一儒者素勤苦。因飲食失節。大便下血。或赤或黯。半載之後。非便血。則盜汗。非惡寒。則發熱。血汗二藥。用之無效。六脈浮大。心脾則瀉。此思傷心脾。不能攝血歸源。然血即汗。汗即血。其色赤黯。便血盜汗。皆火之升降微甚耳。惡寒發熱。氣血俱虛也。乃午前用補中益氣。以補脾肺之源。舉下陷之氣。午後用歸脾。加麥冬五味。以補心脾之血。收耗散之液。不兩月而諸症悉愈。

一男子發熱煩渴。時或頭痛。此頭痛為內傷。服發散藥。反加喘急。腹痛。其汗如水。晝夜譫語。此勞傷元氣。誤汗所致。其腹必喜手按。詢之果然。遂與十全大補。加附子一錢。服之熟睡。喚而不醒。舉家驚惶。及覺。諸症頓退。屬內真寒而外假熱。故肚腹喜煖。口畏冷物。此乃形氣病氣俱不足。法當純補元氣為善。

一男子飲食勞倦而發寒熱。右手麻木。虛或誤以為疔毒。敷服皆寒涼敗毒。腫脹重墜。面色痿黃。肢體倦怠。六脈浮大。按之如無。此脾胃氣虛也。詢之。果是銷銀匠。因熱手入水。梅銀寒凝隧道。前藥益傷元氣。故耳。遂用補中

益氣及溫和之藥煎湯漬手而愈。

一儒者脩左足傷其大指甲少許不見血不作痛形體如故後因飲食勞倦足重墜微腫痛或晝睡或夜寐其足如故誤服敗毒之劑寒熱腫痛蓋脾起於足大指此是脾氣虛弱下陷用十全大補湯而愈。

譚侍御但頭痛卽吐清水不拘冬夏喫薑便止已三年矣薛作中氣虛寒用六君加歸芪木香炮薑而瘥。

一儒者四時喜極熱飲食或吞酸噯腐或大便不實足指縫溼痒此脾氣虛寒下陷用六君加薑桂治之而愈稍失調舊患復作前藥加附子錢許數劑不再舉。

一男子形體倦怠飲食適可足指縫溼痒行坐久則重墜此中氣虛而下陷用補中益氣加茯苓半夏而愈。

一男子食少胸滿手足逆冷飲食畏寒發熱吐痰時欲作嘔自用清氣化痰及二陳枳實之類胸腹膨脹嘔吐痰食小便淋漓又用四苓連柏知母車前小溲不利諸病益甚薛曰此脾氣虛寒無火之症故食入不消而反出遂用八味丸補火以生土用補中益氣加薑桂培養中宮生發陽氣尋愈。

一男子每勞肢體時痛諸痛皆屬肝木○痛亦有屬邪火者但此爲虛火宜甘溫足矣不得重用辛熱或用清痰理氣之劑不勞常痛加以導溼臂痛漫腫形體倦怠內熱盜汗脈浮大按之微細此陽氣虛寒用補中益氣加附子一錢人參五錢腫痛全愈又以十全大補

百餘劑而安共服人參十三斤薑附各斤餘瑋按嘗見病非薑附所宜醫以重劑人參入之多不爲患參能驅駕薑附信哉

一婦年四十餘七月間患脾虛中滿痰嗽發熱又因溼麪冷茶吞酸吐嘔絕食誤服芩連青皮等藥益加寒熱口乾流涎不收且作渴聞食則嘔胃數日矣薛視之曰脾主涎此脾虛不能約制故涎自出也欲用人參安胃散

惑於衆論以爲胃經實火宿食治之病日增劇忽思冬瓜食少許頓發嘔吐酸水不止仍服前藥病益甚復邀薛視之則神脫脈絕瀕死矣惟目精尙動此際斷要溫補薛曰寒淫於內治以辛熱然藥莫能進矣急用鹽艾附子炒熱熨

臍腹以散寒回陽又以口氣接其口氣以附子作餅熱貼臍間一時許神氣少甦以參朮附子爲末更以陳皮煎

膏爲丸。如粟米大。入五七粒。隨津液嚥下。卽不嘔。二日後。加至十餘粒。諸病少退。甘涎不止。五日後。漸服煎劑。一二匙。胃氣少回。乃思粥飲。繼投參朮等藥。去附子妙溫補中氣。五十餘劑而愈。以上五條。乃脾胃虛寒。陽氣脫陷也。

汪石山治一人。年逾五十。過勞怠倦。煩悶惡食。不爽。汪診之。脈浮小濡緩。曰。此勞倦傷脾也。冬春宜做補中益氣湯例。夏秋宜做清暑益氣湯例。依法受方。服之良愈。

一人年三十餘。嘗因冒寒發熱。醫用發表不愈。繼用小柴胡熱熾汗多。遂昏昏憤憤。不知身之所在。臥則如雲之停空。行則如風之飄毛。虛極又兼消穀善飢。夢遺諸症。汪觀其形色類肥者。曰。此內火燔灼而然。虛極矣。切其脈皆浮洪如指。曰。脈經云。脈不爲汗衰者死。在法不治。所幸者脈雖大。按之不鼓。形雖長。而色尙蒼。可救也。醫以外感治之。所謂虛其虛。誤矣。經云。邪氣乘虛而入。宜以內傷爲重。遂以參朮歸朮大劑。少加桂附。服十餘貼。病減十之二三。再除桂附。加芍藥黃芩。服十餘貼。病者始知身臥於牀。足履於地。自喜曰。可不死矣。服久果起。

一人年逾五十。患眩暈洩瀉。體倦夢遺。心跳通夜不寐。易感風寒。諸藥俱不中病。汪診之。脈皆浮大。或小弱無常。曰。虛之故也。丹溪云。肥人氣虛。宜用參朮。又云。黑人氣實。不宜用之。果從形歟。抑從色歟。汪熟思之。色雖黑而氣虛。當從形治。遂以參朮爲君。白朮茯苓木通爲臣。梔子酸棗仁麥冬爲佐。陳皮神麩爲使。煎服。晨吞六味地黃丸。夜服安神丸。逾年病安。

程篁墩先生。形色清癯。肌膚細白。年四十餘。患眩暈。四肢倦怠。夜寐心悸。言亂。或用加減四物湯。甘寒以理血。或用神聖復氣湯。辛熱以理氣。又或作痰火治。或作溼熱治。俱不效。汪診之。脈皆沉細不利。心部散濇。曰。此陰脈也。脾與心必憂思所傷。宜做歸脾湯例。加以散鬱行溼之藥。此症若不散鬱行溼。卽投歸脾亦不效。服數貼。病果向安。一夕因懊惱忽變。急請診視。脈三五不調。或數或止。先生以爲怪脈。汪曰。此促脈也。促脈或痰或氣滯。無足慮。曰。何爲而脈變若此。曰。此必

怒激其火然也。以淡酒調木香調氣散一匕服之。其脈卽如常。

一人形長而瘦。色白而脆。年三十餘。得奇疾。遍身淫淫。循行如蟲。或從左腳腿起。漸次而上至頭。復下於右腳。自覺蟲行有聲之狀。是陽虛。召醫診視。多不識其爲何病。汪往診其脈。浮小而濡。按之不足。兼察形視色。知其爲虛證矣。傷寒論云。身如蟲行。汗多亡陽也。遂做此例。而用補中益氣湯。多加參芪。以酒炒黃柏五分佐之。服至三十貼。遂愈。

一人形長蒼紫。素善食。喜啖肉。年近六十。時六月傷飢。又被雨溼。既而過食冷物。腹中疼脹。嘔吐。次年至期。前病復作。醫作傷食。或作冷氣。率用香燥消導之藥。時作時止。第三年十月。病又作。食則胃脘勵痛。近來忽吐瘀血。如指者三四條。大便溏瀉。亦皆穢污。又常屢被盜驚。今猶臥則驚寤。汪診左脈沉弱。右脈浮虛。但覺頗弦。次早復診。左脈濡小無力。右脈虛豁。脈之不常虛之過也。令人參二錢。白朮錢半。茯神當歸生地黃芪酸棗仁各一錢。石菖蒲五分。山梔子七分。五貼。覺力健而食進。尙噁氣失氣未除。飲食少味。令人參加作三錢。白朮加作二錢。服愈。

一人年十九。形瘦。面色黃白。三月間。微覺身熱。五月間。因勞傷於酒肉。遂大熱膈悶。夢遺盜汗。午後熱甚。或作食積。或作陰虛。或作痰火。治皆不應。汪診之。午間脈皆洪滑。汪曰。食飽之餘。脈不定也。來早再診。脈皆收斂而弱。右脈尤弱。遂以人參三錢。黃芪錢半。白朮麥冬各一錢。黃柏知母山查子各七分。枳實甘草各五分。煎服。熱減汗除。五服。惟夢遺。一月或二次三次。令服固精丸五六兩。仍令節食。守淡味。病愈。後又覺熱。前方減甘草加石膏一錢半。牡丹皮八分。

一婦蒼白不肥不瘦。年逾五十。病舌尖痛。虛火。三年纔勞。喉中熱痛。虛火。或額前一掌痛。早起頭暈。飲食無味。胸膈痞悶。醫用消導清熱之藥。不效。汪診右脈。濡散無力而緩。左脈比右頗勝。亦近無力。十五年前。哭子過甚。遂作憂思傷脾。哭泣傷氣。從東垣勞倦傷脾之例。用參芪各錢半。白朮芍藥天麻各一錢。川芎元參各七分。甘草枳實各五分。黃柏陳皮各六分。煎服愈。

一兒年十餘。色白神怯。七月間發熱連日。父令就學。內外俱勞。循至熱熾頭痛。正合補中益氣湯症。失此不治。以致吐瀉食少。其父知醫。乃進理中湯。吐瀉少止。漸次眼合。咽啞不言。昏昧不省人事。粥飲有礙。手常搵住陰囊。虛爲灸百會尾軀。不應。其父來問。汪曰。兒本氣怯。又兼暑月過勞。經曰。勞則氣耗。又曰。勞倦傷脾。卽此觀之。傷脾之病也。身熱者。經曰。陽氣者。煩勞則張。蓋謂氣本陽和。或煩勞則陽和之氣變爲邪熱矣。頭痛者。經曰。諸陽皆會於頭。今陽氣亢極。則邪熱薰蒸於頭而作痛也。吐瀉者。脾胃之清氣不升。濁氣不降也。目閉者。蓋諸脈皆屬於目。而眼眶又脾所主。脾傷不能營養諸脈。故眼閉而不開也。咽啞者。蓋脾之絡連舌本。散舌下。脾傷則絡失養。不能言也。目閉而啞俱爲脾傷妙 經曰。脾胃者。水穀之海。五藏皆稟氣於脾。脾虛則五藏皆失所養。故肺之咽噎爲之不利。而食難咽。故心之神明爲之昏瞽。而不知人。常欲手搵陰囊者。蓋無病之人。陰升陽降。一有所傷。則升者降。降者升。經曰。陰陽反作是也。是以陰升者降。從其類而入厥陰之囊。因陰多陽少。故手欲搵之也。此皆脾胃之病。妙經謂土極似木。亢則害。承乃制也。症似風木。乃變象耳。不治脾胃之土。而治肝木之風。欲求活難矣。且用參芪尤各三錢。熟附一錢。煎至熟。用匙灌半酒杯。候看何如。服後病無進退。連服二三日。神稍清。目稍開。始有生意。食仍難嚥。汪診之。脈皆浮緩不及四至。汪曰。藥病相宜。再可減去附子。病一轉卽去附子妙。因時令在七月也。 服之。漸漸稍甦。初醫或作風熱施治。而用荊防芩連蠶蝎之類。或作驚痰。而用牛黃硃砂輕粉等藥。此皆損胃之劑。豈可投之。兒今得生幸耳。實賴其父之知醫也。或曰。經云無伐天和。其症又無四肢厥冷。時當酷暑而用附子何也。此一辯不可少 汪曰。參芪無附子。無速效。而經亦曰。假者反之。正如冬月而用承氣之類。此亦捨時從症之意也。

程明佑治閔德病。頭痛。身熱。煩懣。他醫汗之。熱益甚。脈不爲汗衰。乃曰。此陰陽交而魂魄離也。程曰非也。病得之內傷。飲食宿滯泄之可愈。已泄之而安。

吳菱山治一人患內傷。鬱痰氣虛。諸醫皆作有餘之氣。遂用四七分氣消導之劑服之。氣升似火。又以梔子芩

柏寒涼之劑服之。其患增劇。四體瘦削。早晨氣潮。若火焚狀。用涼藥而愈甚陰覆乎陽也宜升陽散鬱補胃吳診其脈。浮大無力。知氣虛而清氣下陷故也。法宜甘溫退熱。遂以補中益氣湯。倍加參芪服之。其熱漸平。飲食倍進。次以蠲飲枳朮丸。服十日。條然利出。鬱痰升許。先補胃後治痰因脈浮大無力之故然後用六味丸。入紫河車一具。調理月餘而瘳。

一男子患內傷。微熱咳嗽。其人素欠保養。不忌葷酒。日久則臥牀矣。吳診之。兩手脈弦。以參蘇飲二貼。頭目稍清。餘熱未退。次以滋陰降火湯。未獲全效。病家易醫治之。醫曰。此傷寒誤於藥也。當得大汗而愈。遂以葱白散大發其汗。其脈愈浮。其熱愈熾。日晡陽虛頭痛。此後再汗為誤醫尚以風邪未解。仍以清肌解散之藥。虛益甚矣。復請吳診。脈之弦大虛芤。改革男子則亡汗失精矣。與補中益氣湯。數服而安。次以人參養榮湯五十貼。其患遂愈。

江篁南治程鉅患肌熱多汗。時昏暈不醒。目時上竄。氣短氣逆。虛舌上白胎。腹中常鳴。粒米不入。診其脈。兩手脈皆浮大。大則為虛而駛帶弦。告之曰。虛損內傷症也。病雖劇。不死。蓋得之驚恐過勞。又兼使內過食。傷中之過耳。其家曰。信然。鉅自楚歸。江中遇盜。躍入中流。幾死。浮水至岸。衣盡濡。赤身奔馳。風露侵襲。抵家。兼有房勞。飲食過度。醫用消導劑過多。故至此。江曰。經云。汗出而脈尚躁疾者死。目直視者死。在法不治。然察脈尚有神。可救也。按此

本內傷外感之症。今外邪已去。內傷飲食亦消導無餘。惟驚惕房勞失調補。故氣虛而汗。又溼熱生痰。中氣虛。挾痰。故時時暈厥也。法宜補中清痰。因其苦於暈厥。以參芪歸朮麥冬陳皮五味柴胡甘草一劑投之。暈厥止。但覺

氣愈逆。咽膈不利。何不用理中湯配二陳竹瀝厚朴杏子歸芍乃以甘桔湯加貝母煎飲之。咽膈即舒。次日。前方除五味歸。加貝母元參。暈厥復作。乃以人參二錢。陳皮少許。煎湯。調人乳飲之。覺安。連進數劑。是夜加竹瀝薑汁。即能食粥三次。但覺上焦

作疼。又次日。苦多汗。以人參黃芪為君。酸棗仁浮麥陳皮貝母為臣。牡蠣麻黃根為佐。桂枝木香少許為使。是夜稍安。脈亦收斂而小。繼以補中益氣安神之劑。出入加減。兩月而愈。

陳球。七月間行舟。遇風濤驚恐。又因事惱怒。內傷病胸膈痞滿。食少。又澡浴冒風。外發熱。小溲紅。八月初間。醫用

柴苓湯。痞滿益甚。又加自汗。一醫用清暑益氣湯。除人參黃芪。服之稍寬。此方用得當然汗益多。汗多則熱退小便黃。小便紅變黃亦佳

江診視。左脈浮之不應。沉取豁然虛。右寸來促。關損小而駛。兩尺沉而無力。先以香附湯吞大安丸。繼以參朮補

脾爲君。酸棗仁斂汗爲臣。枳實以泄肝。芍藥引金泄木。當歸和血潤燥。陳皮厚朴以理氣寬脹。川芎山梔香附以

散鬱。茯苓以利水。一劑汗減四之三。胸膈寬。食倍進。夜臥安。次早略覺腹脹。嘔吐清痰。遂寬。再與二服。前方加半

夏生薑。出入加減。數日而愈。

吳氏子年三十餘。病發熱。醫用藥汗之不效。又投五積散。其熱益甚。兼汗多足冷。似溼溫症但脈不同身熱不壯不同

江診其脈。告曰。此內傷外感也。用參芪歸朮以補裏。防風羌活以解其表。加山查以消導之一服病減半。所以知

吳子病者。六脈皆洪大搏指。洪大搏指作虛而受風寒氣口大於人迎一倍也。既而更醫。熱復作。且頭疼口乾。鼻衄譫語。昏睡。江

曰。此汗多亡陽也。投柴胡桂枝湯。熱復作症見頭痛口乾鼻衄譫語乃陽明在經投柴胡桂枝湯妙不得認鼻衄爲熱以血爲紅汗也後以生脈飲合柴葛解肌加入生地黃芩白芍可法和其榮衛。諸症減

半。惟口乾不除。乃以麥冬生地陳皮生甘草茯苓神人參柴胡白芍乾葛五味黃芩。一服食進。諸症皆除。所以知之

者。診其脈。兩手皆洪盛。按之勃勃然也。

程氏子年二十餘。稟弱。又使內勞役過度。兼有憂恐之事。忽患手足戰搖不定。甚至反張。汗出如雨。常昏暈不

知人。一日二十餘度。二十餘度虛極又吃忒。飲食難進。面色黎黑。一醫作中風治。證益劇。半更時。江至。兩手戰搖。不能診

候。捉執猶不定。略診之。弦大搏擊。似肝藏脈似真藏之脈。乃以大劑參芪。加白朮陳皮大附子天麻麻黃根之類。一日

夜服人參二兩。汗少止。昏暈稍疎。諸症稍減。連服補劑三日。四體戰始定。脈可按。病雖少回。而虛未復。江乃言歸

戒以確守前方多服。庶幾可愈。數日來迎。書云。舊症將復舉之狀。詢之。乃減參芪大半。江至。則復作如舊。乃仍前

倍加參芪大劑補之。乃定。服人參三四觔而愈。

孫秀才患症。耳聾。少煩躁。少煩躁合身熱譫語明醫曰。此傷寒少陽症也。服小柴胡不效。更醫。投白虎湯。亦不減。又兼

唇乾齒燥。舌乾倦甚。神思憤憤。且治後事矣。江曰。此內傷症也。以生脈湯加陳皮甘草一服。舌稍津潤。耳稍聞。神思略回。繼加白朮柴胡等藥出入而愈。所以知之者。切其脈帶結而無力也。此症身無汗非風溫但見症如此而以生脈散治之為脈結而無力結為痼癢種鬱加減藥似

商可

族弟因過飲夢遺。失蓋感寒。病頭痛發熱。醫用十神湯。發汗不出。繼投生料五積散。雜治不效。予視其面赤身

熱。頭疼肢節痛。陽縮氣喘。促危急。囑後事。江曰。此內傷外感證也。以參朮補中。羌防葛薑葱解表。大附子少許。縮

以回陽。薄暮一服。半更時大汗熱退。製附朮和腎氣故得汗而解即熟睡。二鼓寤而索粥。曉更衣二度。自覺清爽。仍有頭眩口

乾燥。以四君加歸芎五味陳皮乾葛藿香等。出入增減。數服而愈。所以知之者。切其脈兩手皆沉微。而右浮滑。按瑋

兩字皆字糊塗內傷重而外感輕也。

江南仲治徐丹成發熱。四肢熱如火。左脇一點疼痛。肝傷難當。五日不更衣。小溲赤澀。醫作傷寒治。服發散藥不

效。無六經見症妄行散劑易醫作疝治。投青皮枳殼茴香等藥。病增劇。江診左脈弦數。重按無力。右脈弦滑。氣口緊實。倍於人

迎。此非傷寒症。乃內傷。必醉飽強力。氣竭肝傷病也。經云。損其肝者緩其中。問其由。乃中途覆舟。盡力救貨。時冬

寒忍飢。行五十里。遇族人縱飲青樓。遂得此症。正合經云。必數醉若飽以入房。氣聚於脾中。不得散。脾主四肢故熱如火酒氣

與穀氣相薄。熱盛於中。故熱遍於身。內熱而溺赤也。酒氣盛而慄悍。腎氣日衰。陽氣獨勝。故手足為之熱也。用參

朮枸杞。左脇一點痛乃傷肝也。用枸杞以補肝妙。炙草甘溫緩中。神麴枳殼朮蜜白芥。化食行滯。佐枳殼白芥尤佳。可法可法。一服病減。再服熱退。用六味

丸以補肝腎之虧損。兼旬而愈。

黃氏子年十六歲。九月間患瘧。五六發。即以常山飲截之。遂止。數日後。夜半因驚恐出汗。遂發熱不止。無惡寒症醫

仍作瘧治。不效。或者認作傷寒。投以消導之劑。增劇。日稍輕。夜熱尤重。已經八日矣。召仲視之。診得六脈浮大無

經八日在何經而認作傷寒耶。其傷寒也。以日較夜重之。射以補中益氣湯八貼不效。復請他醫作內傷。飲食外感風寒用解表消導二劑益加大熱。如炙如火。昏憤。目不識人。言語謬妄。耳聾無聞。復召仲。仲曰。此內傷不足之症無疑。前藥雖未獲效。精神漸覺清爽。早間熱亦稍輕。長熱不退。方是傷寒。原因瘧後脾氣大虛。加之寒涼消導之劑。復傷元氣。藥力未至。仍用前方。人參加作三錢。黃芪四錢。炮薑肉桂各三分。熟附五分。投桂附大見神力。與二貼。熱減半。耳微聞。言有次。減去桂附。大劑參芪。十餘劑。小便頻。再加益智仁五分而愈。

命門火衰

薛立齋治廷評張汝言。胸膈作痞。飲食難化。服枳朮丸。久而形體消瘦。發熱口乾。脈浮大而微。用補中益氣。加薑桂。諸症悉退。惟見脾胃虛寒。遂用八味丸。補命門火。不月而飲食進。三月而形充。此症若不用前丸。多變腹脹喘促。腿足浮腫。小便淋瀝等症。急用濟生加減腎氣丸。亦有得生者。

一儒者。雖盛暑。喜燃火。四肢常欲沸湯漬之。面赤吐痰。一似實火。吐甚。宿食亦出。惟食椒薑等方快。薛曰。食入反出。乃脾胃虛寒。用八味丸。十全大補。加炮薑。漸愈。不月平復。此症無汗後滑案。爲暑邪宜參看。

一婦飲食少。非大便不實。必吞酸噯腐。或用二陳黃連。更加內熱作嘔。薛曰。東垣有云。邪熱不殺穀。此脾胃虛弱。未傳寒中。以六君加炮薑木香數劑。胃氣漸復。飲食漸進。又以補中益氣。加炮薑木香茯苓數劑全愈。後怒。飲食頓少。元氣頓怯。更加發熱。脈洪大而虛。兩尺如無。益氣湯八味丸。兩月餘。諸症悉退。愈。以上三症乃久病。故如此治而愈。

一人因失足。劃然有聲。坐立久。則左足麻木。雖夏月。足寒如冰。嘉靖己亥夏月。因醉。睡覺而飲水。復睡。遂覺右腹痞結。以手摩之。瀝漉有聲。熱摩則氣泄而上。每每加劇。飲食稍多。則作痛泄。醫令服枳朮丸。不效。甲辰歲。薛診之曰。此非脾胃病。乃命門火衰。不能生土。虛寒使之然也。若專主脾胃。誤矣。服八味丸而安。此案可法。

羅工部仲夏。腹惡寒而外惡熱。鼻吸氣而腹覺冷。體畏風而惡寒。脈大而虛微。每次進熱粥。許必兼食生薑湯。甌餘。若粥離火食之。腹內卽冷。薛曰。熱之不熱。是無火也。當用八味丸。壯火之源。以消陰翳。彼不信。乃服四物元參之類而效。

陳工部發熱有痰。服二陳黃連枳殼之類。病益甚。冬月薛診之。左尺微細。右關浮大。重按微弱。曰。此命門火衰。不能生土而脾病。當補火以生土。或可愈也。不悟。仍服前藥。脾土愈弱。次年春。病篤。復邀薛治。右寸脈平脫。此脾土不能生金。生氣絕於內矣。薛不治。曰。經云。虛則補母。實則瀉其子。凡病在子。當補其母。況病在母。而屬不足。反瀉其子。不死何俟。

蔣州判形體魁偉。中滿吐痰。勞則頭暈。所服皆清痰理氣。薛曰。中滿者。脾氣虧損也。痰盛者。脾氣不能運也。頭暈者。脾氣不能升也。指麻者。脾氣不能周也。遂以補中益氣。加茯苓半夏以補脾土。用八味丸以補土母而愈。後用乾坤生意方云。凡人手指麻軟。三年後有中風之疾。可預服搜風天麻二丸以防之。乃朝夕服。以致大便不禁。飲食不進而歿。愚謂預防之理。當養氣血。節飲食。戒七情。遠房幃。可也。若服前丸。適所以招風取中也。

江應宿治朱秀才母。年四十三歲。寡居。患惡寒頭疼。內傷惡心嘔吐。寒痰多汗易感風寒。虛表診其脈。兩尺沉細無力。乃命門火衰。人肥而多鬱。脾肺虛寒。治以人參白朮柴胡半夏陳皮香附青皮枳實乾薑紫蘇。四君加疎肝散鬱溫中之品亦可法劑。痰清惡寒少止。繼以八味丸全愈。

暑

羅謙甫治蒙古百戶。因食酒肉。飲潼乳。得霍亂吐瀉症。從朝至午。精神昏憤。已困。急來告羅。視之。脈皆浮數。按之無力。所傷之物已出矣。卽以新汲水半碗。調桂苓白朮散。徐徐服之。稍得安靜。又於牆陰掘地約二尺許。貯以

散時時服。良愈。或曰。用地漿者何也。坤屬地。地屬陰。土平曰靜順。感至陰之氣。又於牆陰貯新汲水。以取重陰之氣也。陰中之陰。能瀉陽中之陽。霍亂因暑熱內傷所得。故用地漿之意也。

提舉父年近八十。六月中暑毒。霍亂吐瀉。昏冒終日。不省人事。時夜參半。請羅視之。脈七八至。洪大有力。暑脈

常作虛論頭熱如火。足冷如冰。半身不遂。牙關緊急。蓋年高氣弱。當暑氣極盛。陽明得令之際。況因動而得之。中暑明矣。非甘辛大寒之劑。不能瀉其暑熱。墜浮溜之火安神明也。遂以甘露散。甘辛大寒。瀉熱補氣。加茯苓以分陰陽。

約一兩。水調灌之。漸漸省事。諸證悉去。慎言語。節飲食。三日。以參朮調中湯。以意增減旋服。理正氣。逾十日平復。

一倉官季夏時。病胸項多汗。胸項多汗。先傷暑。兩足逆。謔語。醫者不曉。雜治經旬。羅診之。關前濡。關後急。當作溼溫治。

蓋先受暑。後受溼。暑溼相搏。是名溼溫。先以白虎加人參湯。次以白虎加蒼朮湯。頭痛漸退。足冷頭痛並見當知此是溼溫症。足漸

溫。汗漸止。三日愈。此名賊邪。誤用藥。有死之理。心病中暑為正邪。中溼得之。從所不勝者為賊邪。今心受暑而溼

邪勝之。水剋火。從所不勝是也。五邪之中最逆也。經曰。溼溫之脈。陽濡而弱。陰小而急。濡弱見陽部。溼氣搏暑也。

小急見於陰部。暑氣蒸溼也。細心精別。暑溼相搏。名曰溼溫。是謂賊邪也。總宜白虎合五苓為佳。羅亦素有停飲之疾。每至暑月。兩

足熱。熱未常乾。服此藥二三服。即愈。

滑伯仁治一人。病自汗如雨。至赤身熱。口燥心煩。盛暑中。宜帷幕周密。自以至虛亡陽。服朮附數劑。脈虛而洪

數。舌上胎黃。脈虛身熱胎黃自汗口燥心煩亦難別陰陽。但汗如雨而不畏寒暑可知若陰有汗則死。伯仁曰。前藥誤矣。輕病重治。醫者死之。素問云。必先歲氣。毋伐天和。尤附其可輕用。以犯時令。又云。脈虛身熱。得之傷暑。暑家本多汗。加之剛劑。脈洪數而汗甚。乃令撒幔開窗。少

頃。漸覺清爽。以黃連人參白虎。三進而汗止大半。諸症亦減。兼以既濟湯。渴用冰水調天水散。七日而愈。

孫兆治一人。自汗。陽微厥故自汗陰微厥不得復有外症。兩足逆冷。至膝下。似陰。腹滿。腹滿故先傷溼。不省人事。孫診六脈小弱而急。問其所服

藥取視皆陰病藥也。孫曰：此非受病重藥能重病耳。遂用五苓散、白虎湯十餘貼。病少甦。再服全愈。或問治法。孫曰：病人傷暑也。始則陽微厥。而脈小無力。醫謂陰病。遂誤藥。其病愈厥。用五苓散大利小便。則腹減。白虎解利邪熱。則病愈。凡陰病脛冷。則臂亦冷。渠今脛冷臂不冷。則非下厥上行。所以知是陽微厥也。辨妙

此症乃先傷溼。後傷暑。爲溼溫之症也。

丹溪治一人。夏大發熱。譫語。肢體莫舉。喜冷飲。脈洪大。虛而數。以黃芪茯苓濃煎如膏。用涼水調服。三四次後。昏臥如死。氣息如常。次日方醒而愈。

一人夏發大熱。大汗。惡寒戰慄。不自禁持。且煩渴。此暑病也。脈虛微細弱而數。其人好賭。致勞而虛。以人參竹葉作湯。調辰砂四苓散。八貼而安。惡寒戰慄亦有屬暑者。但此脈不沉與少陰反發熱不同。煩渴與少陰引水自救不。同。少陰戰慄惡寒無汗者。多少陰引水自救。自利人靜而不煩者。多然。陰脈俱沉。

項彥章治一人病甚。諸醫皆以爲瘵。盡愕束手。項診之。脈細數而且實。細數者暑也。暑傷氣宜虛。今不虛而反實。乃熱傷血。藥爲之也。家問死期。曰：何得死。爲作白虎湯飲之。卽瘥。

吳茱山治一婦。冬月偶感冒。灑灑惡寒。翁翁發熱。惡食乾嘔。大便欲去不去。諸醫皆以虛弱痰飲治之。以二陳補心等藥。服不效。延及半月。吳診其脈虛而無力。類乎傷暑。衆不然之。究問其病因。其婦曰：因天寒。換著綿衣。取綿套一牀。蓋之。須臾煩渴。寒熱嘔吐。綿延至今耳。吳曰：誠哉傷暑也。蓋綿套曬之盛暑。夾熱收入筒中。必有暑氣。尙未開泄。今人體虛。得之易入。故病如是。其婦曰然。遂製黃連香薷飲。連進二服而愈。

逢年歲熱甚。凡道路城市。昏仆而死者。此皆虛人勞人。或飢飽失節。或素有疾。一爲暑氣所中。不得泄。卽關竅。皆窒。非暑氣使然。氣閉塞而死也。古方治暑無他。但用辛甘發散。疏導心氣。與水流行。則無害矣。宜藿香湯調益元散崇寧乙

酉。吳爲書局時。一馬夫馳馬出局下。忽仆地絕。誘按此由動而得之。是爲中暈。急以五苓大順散灌之。皆不驗。已踰時。同舍王相。使取大蒜辛一握。道上熱土。補雜研爛。以新水甘和之。濾去渣。決其齒灌之。少頃卽甦。至暮。此僕爲吳御馬而歸。乃

吳親驗之出石林老人避暑錄。

陳斗富治倫司成。舟中遇昏暈不知人。自汗癱瘓。醫以爲中風。陳曰。人迎脈過盛。病因飲後便涼。痰火妄動。非中風也。以清暑益氣湯一劑而愈。

汪希說治一壯男子。形色蒼黑。暑月客遊。舟回患嘔噦。顛倒不得眠。粒米不入六日矣。脈沉細虛豁。諸醫雜投蒼香柴苓等藥。不效。危殆。汪曰。此中暑也。進人參白虎湯。人參五錢服下。嘔噦即止。鼾睡。五鼓方醒。索粥。連進二三服。乃減參稍輕。調理數劑而愈。

汪石山治一人。年三十餘。形瘦弱。忽病上吐下瀉。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若是中寒該發熱厥冷不見厥冷故從暑治自分死矣。汪診脈八至而數。曰。當夏而得是脈。暑邪深入也。吐瀉不納水穀。邪氣自甚也。宜以暑治。遂以人參白虎湯進半杯。良久。復進一杯。覺稍安。三服後。減去石膏。知母。以人參漸次加作四五錢。黃柏陳皮麥冬等。隨所兼病而佐使。一月後平復。

一人瘦長而脆。暑月過勞。飢飲燒酒。遂病熱汗。昏憒語亂。汪視之。脈皆浮小而緩。按之虛豁。曰。此暑傷心。勞傷脾也。蓋心藏神。脾藏意。二藏被傷。宜有此症。法宜清暑以安心。益脾以寧志意。遂用八物加麥冬山梔子陳皮。煎服十餘貼而愈。

江篁南曰。夏月熱倒人。昏迷悶亂。急扶在陰涼。切不可與冷飲。當以布巾衣物等蘸熱湯覆臍下。及氣海間。續續以湯淋布巾上。令撒臍腹。但煖則漸醒也。如倉卒無湯處。掬道上熱土於臍端。以多爲佳。冷則頻換也。後與解暑毒。若纔熱倒。便與冷飲。或冷水淋之。即死。又一法。道途無湯處。即掬熱土於臍上。仍撥開作窩子。令衆人溺於中。以代熱湯。亦可取效。解暑用白虎湯。竹葉石膏湯之類。凡覺中暑。急嚼生薑一大塊。冷水送下。如不

能嚼。即用水研灌之立醒。路途倉卒無水。渴甚。急嚼生葱二寸許。和津同嚥。可抵飲水二升。

江應宿治岳母年六十餘。六月中旬。勞倦中暑。身熱如火。口渴飲冷。頭痛如破。脈虛豁。二三至一止。投人參白虎湯。日進三服。渴止熱退。頭痛。用白蘿蔔汁。吹入鼻中。良愈。

溼

寒溼之邪身黃而不熱體重而不濕

許學士治一人。病身體痛而黃。喘滿頭痛。自能飲食。裏無病大小便如常。脈大而虛。鼻塞且煩。許曰。非溼熱宿穀

相搏。此乃頭中寒溼也。不可行茵陳五苓散。仲景云。溼家病。身疼痛。發熱面黃而喘。頭痛鼻塞而煩。其脈大自能飲食。腹中和無病。病在頭中寒溼。故鼻塞。納藥鼻中則愈。仲景無方。見外臺刪繁證云。治天行熱病。蓋通貫臟腑。沉鼓骨髓之間。或爲黃疸。宜瓜蒂散。瓜蒂一味爲末些少。搖鼻內出黃水即愈。

一羅謙甫治征南元帥忒木兒。年近七十。秋間征南。過揚州。時仲冬。病自利完穀不化。臍腹冷痛。足脛寒。以手搔

之。不知痛痒。常燒石以溫之。亦不得煖。診之脈沉細而微。蓋高年氣弱。深入敵境。軍事煩冗。朝暮形寒。飲食失節。

多飲乳酪。履卑溼。陽不外固。由是清溼襲虛。病起於下。故腑寒而逆。內經曰。感於寒則受病。微則爲咳。盛則爲泄。

爲痛。此寒溼相合而爲病也。法當急退寒溼之邪。峻補其陽。非灸病不已。先以大艾壯於氣海灸百壯。補下焦陽

虛。次灸三里各三七壯。治腑寒而逆。且接引陽氣。下又灸三陰交。散足受寒溼之邪。遂處方云。寒溼所勝。治以辛

熱。溼淫於外。平以苦熱。以苦發之。以附子大辛熱。助陽退陰。溫經散寒。故以爲君。乾薑官桂。大熱。辛甘。亦除寒溼。

白朮半夏。苦辛溫。燥脾溼。故以爲臣。人參草豆蔻甘草。大溫中益氣。生原本誤乾薑大辛溫。能散清溼之邪。葱白辛溫。

能通上焦陽氣。故以爲佐。又云。補下治下制以急。急則氣味厚。故作大劑服之。不數服。瀉止痛減。足胫漸溫。調其

花。或時鼻衄。糞後去紅或黑。午後至晚。胸膈煩熱。眉心時痛。好睡。醒來口舌乾苦。盜汗夢遺。脚冷。手及臀尖生膿

泡瘡。此症有屬肝脾鬱結者以加味歸脾治之同四七湯醫以四物湯涼血劑投之不效。羅診之。左脈小弱而數。右脈散弱而數。俱近六至。虛熱之病

曰。症脈皆屬陰虛。作陰虛治之不效。何也。此必脾虛溼鬱爲熱而然也。今用滋陰降火。反滋溼而生熱。病何由安。

宜用參芪甘溫之劑。補脾去溼可焉。問曰。丹溪論瘦黑者。鼻衄者。脈數者。參芪當禁。羅曰。醫貴知變。不可執泥。脈

經云。數脈所主。其邪爲熱。其症爲虛。能食能睡非虛而兼鬱耶鬱則致火用藥之妙亦神矣哉遂以人參二錢。黃芪一錢半。白朮麻黃根生地茯苓

麥冬各一錢。歸身川芎各八分。黃芩七分。麥芽厚朴黃柏五味加澤瀉柴胡青皮山梔子各七分。甘草五分。服十

餘貼。胸腹腰臍。生小疥而愈。

春夏之交。人病如傷寒。其人汗自出。肢體重痛。轉側難。小便不利。此名風溼。非傷寒也。小便不利非表症傷寒可知仲景傷寒第七症用桂枝

加附子湯治冬月正傷寒此春夏之交宜五苓散陰雨之後。卑溼或引飲過多。多有此症。但多服五苓散。小便通利。溼去則愈。切忌轉瀉發汗。

小誤必不可救。初虞世云。醫者不識。作傷風治之。發汗死。下之死。己未京師大疫。正爲此。羅得其說。救人甚多。大

抵五苓散能分水去溼耳。胸中有停飲及小兒吐哕欲作癩。五苓散最妙。節菴云肢體腫不能轉側額上微汗惡寒不欲去衣大便難小便利熱至日晡而劇宜羌活沖和散

解肌咽渴小便不利五苓散

中山王知府次子。年十三歲。六月中旬。暴雨方過。地水泛溢。因而戲水。衣服盡溼。母責之。至晚。覺精神昏憤。怠

惰嗜臥。次日。病頭痛身熱。腿脚沉重。非溼而何一女醫用和解散發之。閉戶塞牖。覆以重衾。以致苦熱不勝。遂發狂言。

欲去其衾而不得去。是夜汗至四更。汗溼透其衾。明日。循衣撮空。又以承氣湯下之。下後語言漸不出。四肢不

能收持。有時項強。手足癱瘓。搯急而攣。目左視而白睛多。口唇肌肉蠕動。飲食減少。形體羸瘦。羅視之。具說前由

詳之。蓋傷溼而失於過汗也。且人之元氣。起於臍下。腎間動氣週於身。通行百脈。今盛暑之時。大發其汗。汗多則

亡陽。百脈行澀。故三焦之氣。不能上榮心肺。上氣不足。心火旺而肺氣燥。况因驚恐內畜。經曰。恐則氣下。陽主聲。陽既

亡而聲不出也。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又曰。奪血無汗。奪汗無血。今發汗過多。氣血俱衰。筋無所養。其病爲

瘳。則項強手足癱瘓。搯急而擊。目通於肝。肝者筋之合也。筋既燥而無潤。故目左視而白睛多。肌肉者脾也。脾熱

則肌肉蠕動。故口唇蠕動。有時而作。有誤爲筋惕肉瞤而用溫者。壅厚千里之別。經云。肉痿者。得之溼地也。脾熱者。肌肉不仁。發爲肉痿。痿

者痿弱無力運。久爲不仁。陽主於動。今氣欲竭。熱留於脾。故四肢不用。此傷溼過汗。而成壞證也。當治時熱。益水

原。救其逆。補上升生發之氣。鍼經曰。上氣不足。推而揚之。此之謂也。以人參益氣湯治之。補中益氣湯加白芍黃柏經曰。熱淫所

勝。治以甘寒。以酸收之。人參黃芪之甘溫。補其不足之氣。而緩其急。搯。故以爲君。腎惡燥。急食辛以潤之。生甘草

甘微寒。黃柏苦辛寒。以救腎水而生津液。故以爲臣。當歸辛溫。和血脈。陳皮苦辛。白朮苦甘。炙草甘溫。益脾胃。進

飲食。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白芍之酸微寒。以收耗散之氣。而補肺金。故以爲佐。升麻柴胡。苦平上升。生發不足

之氣。故以爲使。乃從陰引陽之謂也。名曰人參益氣湯。水二盞半。先浸兩時辰。煎至一盞。熱服。早食後。午食前。各

一服。投之三日。語聲漸出。少能行步。四肢柔和。飲食漸進。至秋而愈。

丹溪治一人患溼氣。背如負二百觔重。以茯苓。白朮。乾薑。桂心。澤瀉。豬苓。酒芩。木通。蒼朮。服愈。

一少年素溼熱。又新婚而勞倦。胸膈不快。覺有冷飲。脈濇大。因多服辛溫大散藥。血氣俱衰。以蒼朮。白朮。半夏

陳皮各五錢。白芍六錢。龜板七錢半。柏皮甘草各一錢半。黃芩三錢。宿砂一錢。炊餅丸。服愈。

一人因溼氣。兩脇疼痛。腰脚亦痛。白濁溼溼湯。加參朮木通澤瀉防己甘草蒼朮蒼耳黃柏知母牡蠣龜板川

歸白芍地黃等分。煎服愈。

一人溼氣。腰似折。膊似冰。以除溼湯加附子。平胃散配附子妙半夏厚朴蒼朮木香陳皮茯苓牛膝杜仲酒芩豬苓澤瀉

黃柏知母等分煎服愈。

一人酒氣二膀痛小便不利當歸拈痛湯加滑石木通燈心豬苓澤瀉

一女子十七八歲髮盡脫飲食起居如常脈微弦而瀉輕重皆同此厚味成熱溼痰在膈間復因多食梅酸味以致溼熱之痰隨上升之氣至於頭薰蒸髮根之血漸成枯槁遂一時脫落宜補血升散之藥用防風通聖散去硝惟大黃三度酒製炒兼以四物湯酒製合作小劑煎以灰湯入水頻與之兩月餘診其脈溼熱漸解乃停藥淡味調養二年髮長如初。琇按此案重見眉髮自落門

江篁南自治一少年夏月因以冷水浸兩足跟又坐溼地患足跟腫痛不能移步困臥數月教以乾土坡一塊挖一凹如足跟大炭火燒紅去火用醋一碗沃之任其滲乾乃以足跟臨土坡初略懸高薰之漸漸近之其下體骨節皆酸快不可言且有微汗連換土磚薰三四日而愈

江應宿治嘉興錢舉人每逢陰雨則腰膝沉重如帶千錢不能步履人肥而脈沉緩此溼病也投茯苓滲瀉丸二陳加蒼朮羌活黃芩而愈

消渴

莫君錫不知何許人大業中爲太醫丞煬帝晚年沉迷酒色方士進大丹帝服之蕩思不可制日夕御女數十人入夏帝煩躁日引飲數百盃而渴不止君錫奏曰心脈煩盛真元大虛多飲則大疾生焉因進劑治之仍乞進冰盤於前俾上日夕朝望之亦解煩躁之一術也

方勺博按元本誤張杲

治提點鑄錢朝奉郎黃沔久病渴極疲瘁方每見必勸服八味丸初不甚信後累治不痊護服數

兩遂安或問渴而以八味丸治之何也對曰漢武帝渴張仲景爲處此方琇按仲景乃建安時人方謂其治漢武不知何本趙養葵亦仍其誤蓋渴多是腎之真水不足致然若其勢未至於消但進此劑殊佳且藥性溫平無害也泊宅編

李東垣治順德安撫張耘夫。年四十餘。病消渴。舌上赤裂。飲水無度。小便數多。李曰。消之爲病。燥熱之氣勝也。內經云。熱淫所勝。佐以甘苦。以甘瀉之。熱則傷氣。氣傷則無潤。折熱補氣。非甘寒之劑不能。故以人參石膏各二錢半。甘草生炙各一錢。甘寒爲君。啓元子云。滋水之源。以鎮陽光。故以黃連三分。酒黃蘗知母山梔各二錢。苦寒瀉熱。補水爲臣。以當歸麥冬白葵蘭香各五分。連翹杏仁白芷各一錢。全蝎一個。甘辛寒和血潤燥爲佐。以升麻二錢。柴胡三分。藿香二分。反佐以取之。桔梗三錢爲舟楫。使浮而不下也。名之曰生津甘露飲子。爲末。湯浸蒸餅和成劑。捻作餅子。曬半乾。杵篩如米大。食後。每服二錢抄在掌內以舌舐之。隨津嚥下。或曰湯少許送下亦可。此治製之緩也。治之旬日良愈。古人消渴。多傳瘡瘍。以成不救之疾。此既效。亦不傳瘡瘍。以壽考終。後以此方治消渴諸症皆驗。衛生寶鑑

蜀醫張肱。治眉山有揭穎臣者。長七尺。健飲啖。倜儻人也。忽得消渴疾。日飲水數斗。食常倍而數溺。消渴藥服之逾年。病日甚。自度必死。張診脈。笑曰。君幾誤死矣。取麝香當門子。以酒濡之。作十餘丸。取枳椇子爲湯飲之。遂愈。問其故。張曰。消渴消中。皆脾衰而腎敗。土不勝水。腎液不上。乃成此疾。今診穎臣脾脈熱極。而腎不衰。當由酒與果實過度。虛熱在脾。故飲食兼人而多飲。飲水既多。不得不多溺也。非消渴也。麝能敗酒。瓜果近輒不給。而枳椇卽木蜜。亦能消酒毒。屋外有此木。屋中釀酒不熟。以其木爲屋。其下釀無味。故以二物爲藥。以去酒果之毒也。

滑伯仁治一人。患消渴。衆醫以爲腎虛水渴。津不能上升。合附子大丸服之。既服。渴甚。舊有目疾。兼作。其人素豐肥。因是頓瘦損。倉惶請滑視之。曰。陰陽之道。相爲損益。水不足則濟之以水。未聞水不足而以火濟之。不焦則枯。乃令屏去前藥。更寒劑下之。蕩去火毒。繼以苦寒清潤之劑。竟月平復。

一士人患消渴。服銀柴胡一味。愈渴。熱甚。加黃連同煎。服後。服大補陰丸。不渴體健。

一仕人患消渴。醫者斷其逾月死。棄官而歸。中途一醫者。令急遣人致北梨二擔。食盡則瘥。仕者如其言。才渴卽啖梨。未及五六十枚而病愈。

汪石山治一婦。年逾三十。常患消渴。善飢脚弱。冬亦不寒。陰虛小便白濁。浮於上者如油。脈皆細弱而緩。右脈尤弱。曰此脾瘴也。宜用甘溫助脾。甘寒潤燥。方用參芪各錢半。麥冬白朮各一錢。白芍天花粉各八分。黃柏知母各七分煎服。病除。

治商山一人消渴。用丹溪法。繅絲湯飲之而愈。此物屬火有陰之用。能瀉膀胱中相火。引氣上潮於口。

火熱

琇按是案所列亦屬雜

子和曰。一人素飲酒成病。一醫用酒癥丸熱服後。目覩天地。但見紅色。遂成龍火。卒不能救。

一僧三陽蓄熱。常居靜室。不敢見明。明則頭痛如錐。每置冰於頂上。不能解其熱。諸醫莫辨。用吐汗下三法治之。又以涼藥清鎮之而愈。

東垣治參政年近七十。春間病面顏鬱赤。若飲酒狀。痰稠黏。時眩暈。如在風雲中。又加目視不明。李診兩寸洪大。尺弦細無力。此上熱下寒明矣。欲藥之寒涼。爲高年氣弱不任。記先師所論。凡治上焦。譬猶鳥集高巔。射而取之。卽以三稜針於巔前眉際。疾刺二十餘。出紫黑血約二合。許時。覺頭目清利。諸苦皆去。自後不復作。

丹溪治一婦。患心中如火。一燒便入小腸。急去小便。大便隨時亦出。如此三年。求治。脈滑數。此相火送入小腸。經以四物加炒連柏小茴香木通佐使四貼而安。

一人因酒肉發熱。用青黛瓜萋仁薑汁。日飲數匙。三日愈。

一人虛損。身如麻木。脚底如火。以柴胡牛蒡子川歸白芍參朮黃芪升麻防風羌活荊芥牛膝。四十貼而愈。

一人每晨飲燒酒數杯後。終日飲常酒。至五六月大發熱。醫用冰攤心腹。消復增之。內飲以藥。三日乃愈。

一人年二十。四月間。病發熱。脈浮沉皆有不足意。其間得洪數一種。隨熱進退不時。知非傷寒。因問必是飲酒過量。酒毒在內。今爲房勞。氣血虛乏而病作耶。曰正月間。每晨飲燒酒。喫犬肉。近一月矣。遂得病情。用補氣血藥。加乾葛以解酒毒。服一貼。微汗。懈怠。熱如故。因思是病。氣與血皆虛。不禁葛根之散。必得枸距子。方可解也。偶有一小枝在書冊中。加前藥內。煎服而愈。

一婦年四十。外則覺冷。內則覺熱。身疼頭痛。倦怠。脈虛。微瀉。以川芎芍藥柴胡各五分。羌活炒柏炙草各三分。南星一錢。薑二片服。

一婦年五十餘。滿身骨節痛。半日以後發熱。至半夜時却退。乃以白朮一錢半。蒼朮陳皮各一錢。炒柏五分。羌活木通通草各三分。

一人因寒月涉水。又勞苦於久瘧。乍安之餘。腿腰痛。漸漸渾身痛。脇痛。發熱。脈瀉。此勞倦乏力也。以黃芪五錢。白朮蒼朮陳皮各一錢。人參炒柏各五分。木通三分。炙甘草二分。煎下龍蒼丸。

一婦人午後發熱。遍身痛。血少。月經黑色。熱大便閉。以芍藥五錢。黃芪蒼朮各三錢。炒柏木通各二錢。瑋按此案宜入

經水 以上四方。補兼發散。隨所見脈證加減。皆正治法也。

一婦年近二十。發熱。閉目則熱甚。渴思水解。脈瀉而濁溷。此食痰也。以乾葛。白朮。陳皮。片苓。木通。桔梗。黃連。甘

草。下保和丸二十粒。瑋按宜入痰門

一男子因恐發熱。心下不安。以南星茯苓各五錢。朱砂二錢。分作六貼。再用人參當歸柴胡各三錢。黃芩川芎木通各二錢。甘草五分。紅花少許。分四貼。水煎。取金銀器同煎。熱調服。

以上二法。補兼發散。隨所見脈證。加食積痰藥也。

子和治一人。常病目。每服補肝散。以致睛脹。但見窗欄橫排。幾至喪明。令涌泄五七次。繼服涼藥。方愈。考按宜入目門

橘泉翁治武靖侯夫人。病週身百節痛。又胸腹脹。目閉逆冷。手指甲青黑色。此症總不見身熱醫以傷寒主之。七日而昏

沉。皆以爲弗救。翁曰。此得之大怒。火起於肝。肝主筋。氣盛則爲火矣。又有痰相搏。故指甲青黑色。不得以指甲青黑斷爲寒須合症脈

而與柴胡枳殼芍藥芩連瀉三焦火。明日而省。久之愈。

一人年十八。病眩暈狂亂。此非傷寒狂醫以爲中風。已而四肢厥冷。欲自投水中。欲投水中若不細審竟以爲陰竭發躁矣醫曰。是當用烏附

庶足以回陽。翁曰。此心脾火盛。陽明內實。用熱藥則不治。強以瀉火解毒之劑。三服愈。

虞恒德治一婦。年四十餘。夜間發熱。早晨退。五心煩熱。無休止時。半年後。虞診六脈皆數。伏而且牢。浮取全不

應。與東垣升陽散火湯。妙切記此法今人則竟滋陰降火矣四服。熱減大半。胸中覺清快勝前。再與二貼。熱悉退。後以四物加知母黃

柏。少佐以炒乾薑。服二十餘貼愈。

傅愛川治一人。脈弦細而沉。天明時發寒熱。至晚二腿汗出。手心熱甚。則胸滿拘急。大便實而能食。似勞怯。詢

之。因怒而得。用大柴胡湯。但胸背拘急。不能除。後用二陳治痰加羌活防風紅花黃芩。煎服愈。

韓飛霞治一都司。頭重。眼昏。耳聾。牙痛。便脚如不著地。醫不識爲何疾。一日梳洗畢。腹痛。少間。手足俱不能舉。

韓曰。此火證也。蓋素勞心勞形所致。因檢玉機微義示之。期辛散之劑十貼。恐有消渴痿痺瘡瘍之患。乃屏諍諱。

靜臥。果十劑。耳如人呼。體蟻虱發痒。成疔瘡。然後頭脚始知著落。亟入山靜養之。偶以事觸怒。火一發。遂渴如欲

狂者。一日瓜梨泉水無計。韓曰。此非草木之藥可扶矣。遍求人乳日進十盞。旬餘渴減。又偶以事怒。手足不舉。如

一軟物。臥四日。乃服乳無算而瘥。脈之心經瀉。曰瘡作矣。幸不生大毒。患馬眼膿疥。八越月乃止。能行步登山。再

以駐顏小丹助之。遂復如初。

玉仲陽治一婦。壯年每患頭痛腹痛。十指痠痛。心志紛紜。鼻息粗甚。其脈甚大。蓋欲近男子不可得也。俗謂之花風。王以涼膈散。青木香圓。互換疎導三五次。更服三黃丸。瀉三焦之火。數日而愈。曾有火旺遺精者。亦用前丸散而愈。

倪仲賢治陳上林實。以勞役得熱疾。日出氣暄則熱。夜及涼雨則否。暄盛則增劇。稍晦則甦。如是者二年。倪曰。此七情內傷脾胃。陰熾而陽鬱耳。以東垣飲食勞倦法治之。其熱旋已。

壺仙翁治文學張徵伯。病風熱不解。時瘟疫大行。他醫診其脈。兩手俱伏。曰。此陽證見陰。不治。欲用陽毒升麻湯。升提之。翁曰。此風熱之極。火盛則伏。非時疫也。升之則死矣。卒投連翹涼膈之劑。一服而解。

薛已治大尹沈用之。不時發熱。日飲冰水數碗。寒藥二劑。熱渴益甚。形體日瘦。尺脈洪大而數。時或無力。王太僕曰。熱之不熱。責其無火。寒之不寒。責其無水。又云。倏熱往來。是無火也。時作時止。是無水也。法當補腎。用加減八味丸。不月而愈。

一人年七十九。仲冬。將出少妾。入房。致頭痛發熱。似傷寒太陽然。以後見症當細別。眩暈喘急。痰涎壅盛。小便頻數。口乾引飲。遍

舌生刺。縮斂如荔枝。然下唇黑裂。面目俱赤。煩躁不寐。或時喉間如烟火上衝。急飲涼茶少解。已濱於死。脈洪大無倫。且有方。見症俱似實火。脈且有力。亦似實。但洪大。無倫四字。虛症可知。臨症焉可不細心耶。捫其身烙手。此腎經虛火游行於外。投以十全大補。加山茱萸澤

瀉丹皮山藥麥門冬五味附子一鍾。熱寢良久。脈症各減三四。再以八味丸服之。諸症悉退。後畏冷物而愈。此家當求

其故所謂脈異經也

一人年六十一。痢後入房。精滑自遺。二日方止。又房勞感寒。怒氣遂發寒熱。右脇痛連心胸。腹痞。自汗盜汗如

雨。四肢厥冷。睡中驚悸。或覺上升如浮。或覺下陷如墮。遂致廢寢。或用補藥二劑。益甚。脈浮大洪數。按之微細。此

屬無火虛熱。急與十全大補。加山藥山萸丹皮附子一劑。諸症頓愈。用補劑益甚者。必得溫醫而愈。臨症者不可不細心。

生刺。兩唇燥裂。

假熱症

遍身發熱。或時身如芒刺。而無定處。兩足心如火烙。以冰折之作痛。

寒

脈洪而無倫。此腎陰

虛陽。無所附而發於外。非火也。

果真火症焉能作痛況脈洪無倫耶

蓋大熱而甚。寒之不寒。是無水也。當峻補其陰。遂以加減八味丸

料一觔。內肉桂一兩。以水頓煎六碗。冰水浸冷與飲。半晌。已用大半。睡覺而食溫粥一碗。復睡至晚。乃以前藥溫

飲一碗。乃睡至曉。食熱粥二碗。諸症悉退。翌日。畏寒足冷至膝。諸症仍至。或以爲傷寒。薛曰。非也。大寒而甚。熱之

不熱。是無火也。陽氣亦虛矣。急以八味一劑服之。稍緩。四劑。諸症復退。大便至十三日不通。以豬膽導之。諸症復

作。急用十全大補方應。

舉人陳履賢。色慾過度。孟冬發熱無時。飲水不絕。遺精不止。小便淋瀝。或用四物芩連之類。前症益甚。更加痰

涎上湧。口舌生瘡。服二陳黃柏知母之類。胸膈不利。飲食少思。更加枳殼香附。肚腹作脹。大便不實。脈浮大。按之

微細。令朝用四君子。佐以熟地當歸。夕用加減八味丸。更以附子。唾津調搽湧泉穴。漸愈。後用十全大補湯。其大

便不通。小腹作脹。此直腸乾澀。令豬膽通之。形體殊倦。痰熱頓增。急用獨參湯而安。再用前藥而愈。但勞發熱無

時。其脈浮洪。薛謂其當慎起居。否則難治。彼以爲迂。至次年夏復作。乃服四物黃柏知母而效。

汪石山治一人。年三十餘。忽病渴熱。昏悶。面赤。倦怠。汪診之。脈皆浮緩而弱。兩尺尤甚。曰。此得之色慾。藥宜溫

熱。其人曰。先生之言誠然也。但病熱如此。復加熱藥。惑矣。汪曰。寒極生熱。此證是也。腎虛寒者。本病也。熱甚者。虛

象也。譬如雷火。雨驟而火愈熾。日出火斯滅矣。遂以附子理中湯。煎熟冷服三貼。熱渴減半。再服清暑益氣湯。十

貼而安。

一人年踰三十。神色怯弱。七月患熱淋。諸藥不效。至十一月。行房方愈。正月復作。亦行房而愈。三月。傷寒咳嗽

有痰。兼事煩惱。延至十月少愈。後復作。服蘆吸散而愈。但身熱不解。因服小便。腹內膨脹。小腹作痛。後又因晚臥。

左脇有氣觸上。痛不能睡。飲食減半。四肢無力。食則腹脹痛。或瀉。兼胸膈飽悶。脾胃虛。口舌乾燥。夜臥盜汗。從腰已

下常冷。久坐腰痛脚軟。手心常熱。診左手心脈浮數而滑。腎肝二脈沉弱頗緩。右手肺脈虛浮而駛。脾脈偏弦而

駛。命門散弱而駛。次日再診。心肝二脈細軟。稍不見駛矣。腎脈過於弱。肺脈浮軟。亦不見駛。脾脈頗軟。命門過浮

略堅。脈淋症。汪曰。膀胱者。津液之府。氣化出焉。淋者。由氣餒不能運化。故津液鬱結爲熱。而然也。房後而愈者。鬱結

流利而熱自解矣。三月天日和煦。何得傷寒。多由肺氣不足。莫能護衛皮毛。故爲風邪所襲。鬱熱而動其肺。以致

痰嗽也。始受熱中。得蘆吸散而愈者。以辛溫豁散痰與熱也。嗽止身熱不退者。由嗽久肺虛。虛則脾弱。子盜母氣而母亦虛。脾肺之

氣不能榮養皮毛。故熱作也。諱得分明。經曰。形寒飲冷則傷肺。又曰。脾胃喜溫而惡寒。今服小使之寒涼。寧不愈傷其

脾肺邪。是以腹脹作痛。脇氣觸上。或瀉或汗。種種諸病。皆由損其脾肺也。未傳寒中。時或變易不常者。亦由氣血兩虛。

虛而爲盈。難乎有常矣。遂用參芪各二錢。茯苓白朮一錢。歸身牛膝七分。厚朴陳皮木香甘草各五分。薄桂三分。

煎服二十餘貼。諸證悉退。後因解頭勞倦。諸證復作。汪診脈與前頗同。但不數不駛耳。脈不見駛所以補而兼溫。仍用參芪各三

錢。麥冬歸身厚朴枳實甘草黃芪等劑愈。博按此案原刻略有脫誤

江篁南治一婦。年五十餘。因經行。遇事惱怒。又哭泣失飢。因而作戰。行步乏力。自汗。醫用六君子。加歸芪芍香

附六七貼。覺飽悶。加枳殼。汗止復作。身熱。乃以參芪歸朮茯苓陳皮香附白芍柴胡麥冬薑棗二貼。不效。改用歸

芍參柴苓陳香附知母地骨乾葛石膏薄荷一服。牙痛止。身微汗。熱稍退。既而夜深。身熱復作。次早。診得右脈浮

數。近大。散亂無次。渾渾如湧泉。左沉小而駛。亦散亂無倫。症見頭汗作疼。肌熱。腹中覺飢。然惡心。食不下。以小柴

胡加川芎藿香扁豆桔梗陳皮香附一劑。遍身微汗。二三次。肌熱內熱減半。嘔惡喉疼皆愈。食增。蓋邪搏諸陽。津

液上湊。則汗見於頭。乃邪氣在半表半裏也。藥合症。故效速耳。但云上齶腫辣。食飲不便。蓋上齶屬督脈。陽脈之

海也。以參朮歸芍茯苓陳皮香附黃芩麥冬蓮實二劑而安。博按此案未善

丹溪治一室女。因事忤意。鬱結在脾。半年不食。但日食熟菱米棗數枚。遇喜。食饅頭彈子大。深惡粥飯。朱意脾氣實非枳實不能散。以溫膽湯去竹茹。與數十貼而安。

一少婦年十九。因大不如意事。遂致膈滿不食。累月。體甚不能起坐。已脾午心間發熱面赤。酉腎戌心退。夜小便

數而點滴。脈沉濡而短小。沉為氣滯。濡為血瘀。短小為虛。重取皆有。經水極少。此氣不遂而鬱於胃口。有瘀血而虛。中宮卻因食鬱

而生痰。遂補瀉兼施。以參朮各二錢。茯苓一錢。紅花一豆大。帶白陳皮一錢。濃煎。食前熱飲之。少頃藥行。與粥半

匙。少頃。與神佑丸。減輕粉牽牛。減輕粉牽牛。即小胃丹。細丸如芝麻大。津液嚥下十五丸。晝夜二藥。各進四服。至次日。食稍進。

第三日。熱退面不赤。七日而愈。

一女許嫁後。夫經商二年不歸。因不食。困臥如癡。無他病。多向裏牀睡。朱診之。肝脈弦出寸口。曰。此思想氣結也。藥難獨治。得喜可解。不然。令其怒。脾主思。過思則脾氣結而不食。怒屬肝木。木能剋土。怒則氣升發。而衝開脾氣矣。令激之大怒而哭。至三時許。令慰解之。與藥一服。即索粥食矣。朱曰。思氣雖解。必得喜。則庶不再結。乃詐以夫有書。旦夕且歸。後三月。夫果歸而愈。

孫景祥治李長沙學士。年三十九。時患脾病。其症能食而不能化。因節不多食。漸節漸寡。幾至廢食。氣漸藹。形日就憊。醫咸謂療也。以藥補之。病彌劇。時歲暮。醫曰。吾技窮矣。若春木旺。則脾必傷重。會孫來視。曰。及春而解。因怪問之。孫曰。病在心火。必左寸洪數之脈。故得木而解。彼謂脾病者。不揣其本故也。公得非有憂鬱之事乎。曰。噫。是也。蓋是時。喪妻亡弟。悲愴過傷。積久成病。非惟醫莫之識。而自亦忘之矣。於是盡棄舊藥。悉聽孫言。三日而一藥。不過四五劑。及春果愈。李因歎曰。醫不識病。而欲拯人之危。難矣哉。世之狗名遺實。以軀命托之庸人之手。往往而是。向

不遇孫。不當補而補。至於羸憊而莫悟也。鏡堂文集

州監軍病悲思。郝允告其子曰。法當得悸即愈。時通守李宋卿御史。嚴甚。監軍向所憚也。允與子請於宋卿。一

造問。責其過失。監軍惶怖汗出。疾乃已。邵氏聞見錄

虞恆德治一人。年三十歲。三月間。房事後。乘馬渡河。遇深淵沉沒。幸馬健無事。連溼衣行十五里。抵家。次日。憎

寒壯熱。肢節煩疼。似瘡非瘡之狀。醫作虛症治。用補氣血藥。服月餘不效。更醫作療治。用四物。加知母黃柏地骨

皮之類。及大補陰丸。倍加紫河車。服至九月。反加滿悶不食。僱乳媪。日止飲乳汁四五盃。粒米不入。虞診視。六脈

皆洪緩。重按若牢。右手爲甚。虞作溼鬱治。用平胃散。倍蒼朮。加半夏茯苓白朮川芎香附木通砂仁防風羌活。加

薑煎服。黃昏服一貼。一更時又服一貼。至半夜。遍身發紅。丹如癩疹。溼鬱而爲熱。病邪纒透。片時遂沒而大汗。索粥。與稀粥二

碗。由是諸病皆減。能食。仍與前方服三貼。後以茯苓溼溼湯。倍加白朮。服二十貼而安。瑋按此案宜入溼門

括蒼吳球治一宦者。年七十。少年患虛損。素好服補劑。一日事不遂意。頭目眩暈。精神短少。請醫調治。遂以前

症告之。謂常服人參養榮。補中益氣等湯。每貼用人參三五錢。其效甚速。若小可服之。茶湯耳。醫者不察。遂以前

方。倍以人參熟地。弗效。都以爲年高。氣血兩虛。當合固本丸。與湯丸并進。可以速效。服之數服。筋脈反加以氣急。

吳診其脈。大力薄。問有病情。因得之曰。先生歸休意切。當道欲留。豈無抑鬱而致者乎。況公有年。氣之所鬱。醫者

不審同病異名。同脈異經。二句之說。概行補藥。所以病日加也。病者歎曰。斯言深中。予病遂用四七湯數服。稍寬。

氣血和平。浹旬而愈。

程仁甫治一婦。年二十餘。秋生一子。次年春夏經行二次。既而不月。自以爲姪。至六七月。漸漸內熱口渴。八月。

大熱大渴。程未診視。爲用補血安胎之劑。不效。自秋徂冬。連經數醫。症漸重。次年二月復診。六脈沉數。浮取不應。

形瘦憔悴。煩熱不休。日夜手握鐵器。或浸冷水中。一日用茶二十餘碗。體倦食少。惡心。吐出如豆沫狀。胸滯不快。

經閉不行。程思前症。皆火鬱於內。不能發泄。故熱渴也。經曰。火鬱發之。是其治也。用升陽散火湯四劑。熱去其半。心胸舒暢。繼用參芪甘歸芍地知膏味麥門葛陳。生津止渴。氣滯加青皮。乾嘔。少加藿香。出入服至五十餘劑。更以人參固本丸。對坎離丸。每料加鹿角膠三兩。五味桃仁各一兩。紅花七錢。以爲生血之引用也。服二月餘。熱退。口渴十去七八。口沫清。丸藥數料。三年後。經行有孕。

錢漸川。幼攻文。勤苦久之。抱鬱成疾。上焦苦咽閉。中焦苦膈噎。煩悶。下焦苦遺濁。極而嘔血。幾殆。醫罔效。顧愛杏分治之。上焦用藥清火解毒。食飽服。中焦用藥開鬱除煩。食後服。下焦用藥升降水火。空心服。品不過三四劑。不過五六病若失。

頤養

張本斯五湖漫聞云。余嘗於都太僕坐上。見張翁一百十三歲。普福寺見王瀛洲一百三十歲。毛間翁一百三歲。楊南峯八十九歲。沈石田八十四歲。吳白樓八十五歲。毛礪菴八十二歲。諸公至老。精敏不衰。升降如儀。問之。皆不飲酒。若文衡翁。施東岡。葉如巖。耄動靜與壯年不異。亦不飲酒。此見酒之不可以沉湎也。

人生類以眠臥爲晏息。飲食爲頤養。不知睡臥最不可嗜。禪家以爲六慾之首。嗜臥則損神氣。飲食不可過多。多能抑塞陽氣。不能上升。將以養生。實以殘生也。君子夙興夜寐。常使清明在躬。淡餐少食。常使腸胃清虛。則神氣周流。陰陽得位。此最養生之大要。推蓬
寤語

孔子曰。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己自取也。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逸勞過度者。疾苦殺之。家語
莊子曰。夫畏途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智乎。故人之所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戒者。過也。

柳公度年八十九。或問之曰。吾不以脾胃煖冷物。熟生物。不以元氣佐喜怒。氣海常溫耳。唐書

醫戒

進士王日休勸醫云。醫者當自念云。人身疾苦。與我無異。凡來請召。急去無遲。或止求藥。宜卽發付。勿問貴賤。勿擇貧富。專以救人爲心。以結人緣。以積己福。冥冥中自有祐之者。若乘人之急。切意求財。用心不仁。冥冥中自有禍之者。吾鄉張彥明善醫。僧道貧士。軍兵官員。及凡貧者求醫。皆不受錢。或反以錢米與之。人若來召。雖至貧亦去。富者以錢求藥。不問錢多寡。必多與藥。期於必效。未嘗萌再攜錢來求藥之心。病若危篤。知不可救。亦多與好藥。以慰其心。終不肯受錢。予與處甚久。詳知其人。爲醫而口終不言錢。可謂醫人中第一等人矣。一日城中火災。周迴蕪盡。烟燄中獨存其居。一歲牛災尤甚。而其莊上獨全。此神明祐助之明效也。其子讀書。後乃預魁薦。孫有二三。龐厚俊爽。亦天道福善之信然也。使其孜孜以錢物爲心。失此數者。所得不足以償所失矣。同門之人。可不鑒哉。若常如是存心。迴向淨土。必上品生。若因人疾苦。而告以淨土。則易生信心。使復發大願。以廣其傳。以贖宿譴。以期痊愈。必遂所願。若天年或盡。亦可乘此願力。往生淨土。常如是以化人。非徒身後上品化生。現世則人必尊敬。而福報亦無窮矣。

痰

羅謙甫治楊大叅七旬餘。宿有風痰。春間忽病。頭旋眼黑。目不見物。心神煩亂。兀兀欲吐不吐。心中如懊懣狀。頭徧痛。微腫而赤色。腮頰亦赤色。足脘冷。此足冷因痰火上升羅曰。此少壯時好飲酒。久積溼熱於內。風痰內作。上熱下寒。陰陽不得交通。否之象也。經云治熱以寒。雖良工不能廢其繩墨。而更其道也。然而病有遠近。治有重輕。參政年高

氣弱。上熱雖盛。豈敢用寒涼之劑。損其脾胃。經云。熱則砭之。以三稜針約二十餘處。刺出紫血。如露珠之狀。少刻頭目清利。諸症悉減。遂處一方。天麻爲君。柴胡黃芩黃連俱酒製爲臣。以治上熱。陳皮辛溫。炙甘草甘溫。補中益氣爲佐。生薑半夏辛溫。治風痰。茯苓甘平利水。導溼熱引而下行。故以爲使。立法可法服數服。邪氣平而愈。此案與東垣治火條中案相同。

滄州翁治一人。病寓湖心僧舍。以求治。翁至。其人方飯。坐甫定。卽擣爐中灰雜飯猛噉。且喃喃罵人。命左右掖之。切其脈。三部皆弦直上下行。而左寸口尤浮滑。蓋風留心胞症也。法當湧其痰而凝其神。旣湧出痰沫四五升。卽熟睡。竟日乃寤。寤則病盡去。徐以治神之劑調之。神完如初。

丹溪治一室女。素強健。六月發煩悶。困憊不食。時欲入井。脈沉細數弱。口漸渴。醫作暑病治。不效。又加嘔而瘦。手心熱。喜在暗處。脈漸伏而妄語。悲脈作暑治亦不謬但喜在暗處云云明屬風痰朱製局方妙香丸。妙香丸方。巴豆。冰片。麝。牛黃。辰砂。膩粉。金箔。黃蠟。蜜丸。如芡實

大。井水下一丸。半日大便。藥已出矣。病不減。遂以麝香水洗藥以針穿三孔。涼水吞半日。下稠痰數升。得睡漸愈。因記金匱云。昔肥而今瘦者痰也。

一人患痰。血滯不行。胸中有飲。服韭汁三四盞。胸中煩躁不寧。無效。以瓜蒌仁一錢。半夏二錢。貝母三錢。爲末。炊餅丸麻子大。薑湯送下。卽抑痰丸。

一人遍身俱是塊。塊卽痰也。二陳加白芥薑炒黃連煎服。

一人年五十。形肥味厚。且多憂怒。脈常沉瀟。自春來得痰氣病。醫認爲虛寒。率與燥熱香竄之劑。至四月間。兩足弱。氣上衝。飲食減。朱視之曰。此熱而脾虛。痿厥之症作矣。形肥而脈沉。未是死症。但藥邪太盛。當此火旺。實難求生。且與竹瀝下白朮膏。盡二斤。氣降食進。一月後。仍大汗而死。此案又見第八卷痿症門

一婦年五十餘。素多怒。因食燒酒。次早面浮。絕不思食。痰身倦怠。脈沉瀟。獨左豁大。朱作體虛有痰。氣爲痰所

隔。不得降。當補虛利痰藥爲主。

煎六君吞滾痰丸

每早以二陳加參朮大劑與一貼。後探令吐出藥。辰時與索矩三和湯。三

倍加白朮。至睡後。以神祐丸七粒。撓其痰。神祐丸不知滾痰丸佳。如此一月而安。

虞恆德治一婦。四月間。因多食青梅。得痰飲病。日間胸膈中大痛如刀錐。至晚胸中痛止。而膝髀大痛。蓋痰飲

隨氣升降故也。一醫作胃寒治。

胃寒之脈宜見沉遲或緊今見洪數而滑非寒可知

用乾薑良薑官桂烏附丁沉輩。及煮胡椒粥。與病日劇。加

之口渴。小水淋瀝。虞診其六脈洪數而滑。作清痰處治。令其亟煮竹瀝。服三日。口不渴。小水亦不淋瀝。但胸中與

膝互痛如舊。用蘿蔔子汁。研與半碗。吐痰半升。至夜痛尤甚而厥。正所謂引動其猖狂之勢耳。粗工至此束手無策矣。次日用

參蘆一兩。逆流水煎服。不吐。又次日。苦參煎湯服。亦不吐。又與附子尖。桔梗蘆。皆不吐。一日侵晨。梨蘆末一錢。麝

香少許。酸漿水調與。始得大吐。至次日天明。吐方定。前後得痰。及稠飲一小桶。其痛如脫。調理而安。

一東南朝貴。素畏熱藥。病痰。輒云火痰。茹芩連。一日冬雪寒冽。眩嘔以死。韓飛霞以黑附子一片。砒一分。舂入

薑汁。劫之大吐。又服煖藥而愈。此蓋地氣束人。豈可拘執自誤。況痰生於溼。溼生於寒乎。吐寒痰之法

會稽徐彥純治一人。病痰數年不愈。診其脈。左手微細。右手滑大。微細爲寒。滑大爲燥。以瓜蒂散湧其寒痰數

升。汗出如沃。次以導水丸。禹功散。去腸中燥垢亦數升。人半愈。後以淡劑流溼降火開胃口。不越月而瘥。吐下兼行

盛文紀以醫名吳中。有訓導病頭疼發熱惡寒。初作外感治。或以風治。見熱則退熱。痛則止痛。或又以氣虛治。

由是病劇。人事不省。飲食已絕。危。盛診視曰。君幾誤死。法當先去其滯。遂用二陳湯加大黃六七錢。令守者曰。急

煎俾服。至夜分。左眼若動。肝氣乃舒。大泄。則有可生之機矣。至夜半時。腹中有聲。左眼果開。遺穢物斗許。中有堅

硬如卵之狀。竹刀剖視。卽痰裹麪食也。此症斷之痰裹食非明眼不能。既而氣舒結散。津液流通。卽索食矣。衆醫問故。盛曰。訓導公

北人也。久居於吳。飲酒食麪。皆能助溼。溼能傷脾。脾土一虧。百病交作。有是病。服是藥。更何疑焉。衆醫咸服。

黃師文治一婦人。臥病垂三年。狀若勞瘵。諸醫以虛損治。不瘥。黃視之曰。此食陰物時。或遭驚也。問之。婦方自

省悟曰。曩者食水糲時。忽人報其夫墜水。由此一驚。病延至今不能愈。黃以青木香丸。兼以利藥一貼與之。須臾下一塊。扶之。乃痰裹一水糲耳。當時被驚。快快在下而不自覺也。自後安康無恙。

小兒醫陳日新。形體尪羸。嘗日病熱。至暮尤甚。醫以陰虛治。或以癆瘵治。在苒半載。病勢轉危。日新謂其父曰。欲得大黃通利大腸。爲之一快。雖死無憾。其父從之。遂以導痰湯入硝黃煎服。自辰至申。下結糞一塊。如核桃許。扶開視之。乃上元看燈時所食粉餌。因痰裹在外不能化。由是致熱。日漸銷鑠耳。向使日新不自知醫。則終爲泉下人矣。誰謂劉張之法。無補於世哉。

錢中立治周訓導。年五十時。患痰火之症。外貌雖羸。稟氣則厚。性不喜飲。醫視脈孟浪。指爲虛火。用補中益氣湯。加參朮各五錢。病者服藥踰時。反致氣喘上升。喘息幾殆。錢視曰。此實火也。宜瀉不宜補。痰氣得補。火邪愈熾。豈不危殆。先用二陳湯探吐出痰碗許。其夜安寢。平明仍用二陳去半夏。加朴硝大黃。下結糞無數。其熱始退。更用調理藥。旬日始安。吁。不識病機。妄施補瀉。鮮有不敗事者。

豐城尹莫強中。凡食已輒胸滿不下。多方治之不效。偶家人輩合橘紅湯。取嘗之。似有味。因連日飲之。一日坐廳事。方操筆。覺胸中有物墜下。大驚。目瞪汗如雨。急扶歸。須臾腹疼。下數塊如鐵彈子。不可聞。自此胸次廓然。蓋脾之冷積也。其方橘皮去穰。取紅一片。甘草鹽各四兩。水五碗。慢火煮乾。焙搗爲末。點服。夫莫病經年。藥餌多矣。不知功乃在一橘皮。世之所忽。豈可不察哉。又古方以橘皮四兩。水五碗。慢火煮乾。焙搗爲末。點服。名曰二賢散。以治痰特驗。泊宅編

吳菱山治一男子瘦弱。因臥卑溼之地。遂得溢飲之證。頭目眩暈。羞日光。寒熱時作。痰能作寒熱驚然四肢歷節疼痛。四肢

歷節疼痛乃濕飲流注關節。合羅案四肢病看之方妙處以大羌活湯。大羌活湯。獨活。升麻。靈仙。防風。蒼朮。當歸。甘草。澤瀉。茯苓。醫作風治。或作虛治。將及半年。俱不效。吳診脈

曰。寸口脈沉而滑。兩尺弦。此溢飲溼痰也。但汗吐之。諸醫以病者虛羸。當用補法。謂汗吐必死。吳曰。此溢飲。當發

其汗遂以控涎丸一服。(控涎丸方) 川烏 製半夏 蠶蠶 全蝎 甘遂 麩粉 生薑汁打糊爲丸 硃砂爲衣 薑湯下 卻用爆乾綿子一斗燃之。以被圍之。勿令氣泄。令患人坐薰良久。倏然吐岷黑痰升許。大汗如雨。痛止身輕。其病遂愈。

一婦素有心脾氣痛。好燒酒。患舉。則四肢厥冷。每用諸香附子薑桂之屬。隨服隨止。一日前患復作。遂以前藥

服之。不安。仍飲燒酒二盞。酒下。腹脇脹滿。坐臥不得。下木香檳榔丸一百丸。大便通後。痛稍可。頃間下墜愈痛。向

夜延吳診視。脈數而有力。知前香燥太過。酒毒因利而發。即以黃連解毒湯。入木香少許。二服而安。琇按此條不當入痰案

王中陽治江東富商。自奉頗厚。忽患疾。心驚。如畏人捕之。聞脂粉氣。即便遺泄。晝夜坐臥。常欲人擁護。方安。甫

交睫。即陽氣不固。遍身紅暈紫斑。兩腿連足淫溼損爛。臙下不絕。飲食倍常。酬應不倦。非虛可知 累醫不效。王診得六

脈俱長。三部九候。往來有力。兩手寸尺特盛。至數遲數不愆。卒難斷證。因問之。商曰。某但覺虛弱無力。多驚悸。及

苦於下元不固。兩腿風瘡。侍奉皆賴婦人而又多慾。不能自禁。奈何治之。王曰。時醫必作三種病治。一者治驚悸。

二者治虛脫。三者治風瘡。以余觀之。只服滾痰丸。然後調理。滿座愕然。王曰。此係太過之脈。心腎不交。斷症 妙 商曰。

然則腿腳爲風癩乎。王曰。非也。水火亢行。心不攝血。運於下不能上升。凝於肌膚。日久溼爛。與火炎水濫。神情不

寧。精元頻泄者。不同標異也。予欲逐去痰毒。然後調理。遂與滾痰丸二次。三日後。脈候稍平。再令服之。商曰。某浙

產也。家人慮吾體虛。每求補劑。王曰。君連年醫藥不效。反增劇者。不識虛實。認似爲真故也。再令服三次。越五日。

其脈和。已不言及驚悸之苦。但求遺泄之藥。王用豁痰湯。本方加茯苓。煎服月餘。諸症悉減。精爽能步。只求治腿

瘡。更令服豁痰藥數劑。用嬰幼門泥金膏。以新汲水濃調。厚敷兩腿。乾則易之。經一時洗去。則熱氣已衰。皮肉寬

皺。然後用杖毒活血之劑治之。方出衛生寶鑑痰症 門泥金膏亦出此書

一貴婦忽心腹冷痛。遂吐出宿汁不已。又吐清涎如雞蛋清之狀。一嘔一二升許。少頃復嘔。諸藥不納。嚙唾亦

不能順下。虞恒德治產後吐案 合看吐同症不同 已經三日。但聰明不味。三日之後聰明 不寐非虛可知 囑後事。將就木。王診六脈。弦細而長。虛症無長脈 令服

滾痰丸三十九。並不轉逆。須臾坐寐移時。索粥食之。次日再進三十九。更服局方茯苓半夏湯。次日服小兒方白朮散四五日。飲食如常而愈。

一人素清癯骨立。苦滿腹冷痛。呻吟之聲。撼屋振床。嘔吐清汁如雞蛋清。諸醫不效。令服滾痰丸三十粒。卽寧睡。更不嘔逆。復診其脈。雖熟寐中。亦甚弦數。睡醒仍更呻吟。再投五十九。其痛休作數四。但不甚大嘔。節續如廁。略有大便。如水浸豬肉。亦如赤白滯下。小溲少許。皆如丹粉和膠膩不多。餘皆是藥汁。迫暮大嘔。如雞蛋清水二升。藥丸皆如茶腳褐色。仍如前粒粒分曉。痛乃定。熟睡。次日留豁痰湯數貼。令其服罷。仍服白朮散而愈。

燕人楊姓者。久患冷氣。滿腹上攻下注。大痛不堪。任通陣壅上。卽吐冷涎半升而止。已見痰症每日一作。飲食不進。

遂成骨立。醫用溫補不效。視其脈六脈弦長勁急。兩畔別有細脈。沸然而作。狀如爛綿。不問患者所苦何症。但以

脈言之。弦長勁急則有一胸膈臭痰在內。患者曰然。衆醫皆作冷氣。因補治下元。日久並無少效。某自覺胸中痞悶。但

不會北方醫。今聞此說。令我大快。遂投滾痰丸五十九。臨睡服之。臨睡服藥方得力半夜後吐黑綠冷涎敗水無數。次早大便略通。已見敗痰。更求今晚之藥。再付七十九。其病如脫。再進一次。令服局方橘皮半夏湯。四君子湯而愈。

李媪年八十餘。臥病日久。心煩喜怒改常。胸閉不能進食。迷悶展轉不安。並無寒熱別證。病無寒熱而胸迷悶痰也令親人求

治。王曰。彼疾久治不瘥。吾除滾痰丸之外。無法可施。況其年高不食。豈其宜乎。吾固知其可服。但不可多。試以十

丸投之。一服。遂敗痰三五片。如水浸阿膠。頓覺安好。再與三十九作三服卽安。更製龍腦膏一料。令其每夜噙睡。

無恙五載而終。

一富翁素強健。忽病喘滿。不咳不吐痰。病日久。腿腳陰囊盡水腫。合治江東商案看之知腿脚陰囊水腫乃痰使之倚臥肩息困極。王曰。非

水症也。但胸膈有敗痰。宜服滾痰丸。患者曰。非四五人扶持。莫能登溷。遂已之。至於針刺放水。備嘗諸苦。年餘漸

瘥。忽吐臭痰。患人撫床大聲曰。果中前言。吾不智。以致久患。今則痰敗。必成肺癰。急請王來。遂製龍腦膏一劑。服

瘥。忽吐臭痰。患人撫床大聲曰。果中前言。吾不智。以致久患。今則痰敗。必成肺癰。急請王來。遂製龍腦膏一劑。服

未盡而愈。方出養生主論

一婦嬌弱豐頤。不顯言何證。求王診視。六脈疾數勁急。上大下小。三焦部分搏指之甚。王曰。那得許多熱來。其夫笑曰。此言與老醫之言。何其相背太甚。老醫曰。那得許多冷來。故服藥衣食。並是辛熱。過暖之事。疑其症益加。今當從先生之言。請爲治之。問其見證。曰。上壅痰盛。胸閉脇痛。頭不能舉。口苦舌乾。精神煩亂。夢寐恍惚。兩頰結核。飲食不美。於是令服滾痰丸八十九。隨時清利相繼三次。服之五七日。一次服九十九。至百丸。每夜噙龍腦膏。然病勢日久。兼聞稟賦夙異。遂令服黃連解毒丸。一年方愈。方出養生主論

汪沈治淮陰楊姓者。患脾虛而痰盛。因服硝黃過多。致脾胃益憊。疲倦不能下榻。數月危甚。汪診之。以導痰湯加入參白朮服之漸愈。

薛已治一儒者。背腫一塊。按之則軟。軟則非毒肉色如故。飲食如常。勞則吐痰體倦。此脾虛而痰滯。用補中益氣。加

茯苓半夏。少加羌活。加羌活散鬱妙外用陰陽散以薑汁調搽而消。後因勞頭暈。作嘔。仍以前藥去羌活。加蔓荊子而愈。

關老梁厚齋。氣短有痰。小便赤澀。腎虛可知足跟作痛。尺脈浮大。按之則澀。此腎虛而痰飲也。用四物送六味丸。不

月而康。仲景云。氣虛有飲。用腎氣丸補而逐之。誠開後學之矇瞶。濟無窮之天枉。腎氣丸卽六味丸。

孟都憲患氣短痰暈。服辛香之劑。痰盛遺尿。腎虛兩尺浮大。按之如無。前案尺按之澀此按之如無皆主補腎乃腎虛不能納氣歸源。香

燥致甚耳。用八味丸料。三劑而愈。

孫都憲形體豐厚。勞神善怒。面帶陽色。口渴吐痰。或頭目眩暈。或熱從腹起。俱似火症烏知爲虛耶左三部洪而有力。右三

部洪而無力。乃足三陰虧損。用補中益氣。加麥門五味。及加減八味丸而愈。

立齋兄體貌豐偉。吐痰甚多。脈洪有力。殊不耐勞。遇風頭暈欲仆。脈症似實火但不耐勞爲虛症又遇風則暈仆若果實熱斷無此症口舌破裂。或至赤

爛。誤食薑蒜少許。口瘡益甚。服八味丸。及補中益氣湯。加附子錢許。卽愈。停藥月餘。諸症復作。以補中益氣。加麥

門五味兼服而愈。

笑哭不常

琇按素問神有餘則笑不休神不足則悲其有痰者亦因乎火也

張子和路逢一婦人。喜笑不休。半年矣。諸醫治之術窮。張曰。此易治耳。以食鹽二兩成塊。燒令通紅。放冷研細。以河水一大碗。煎三五沸。溫分三服。須臾探吐出痰半斗。次服大劑黃連解毒湯。不數日而笑止。

倪維德治一婦病氣厥。笑哭不常。人以爲鬼祟所憑。倪診脈俱沉。胃脘必有積。有所積。必作疼。遂以二陳湯導之。吐痰升許而愈。此蓋積痰類祟也。

一妓患心疾。狂歌痛哭。裸裎妄詈。問之。則瞪視默默。脈沉堅而結。曰。得之憂憤沉鬱。食與痰交積胸中。涌之。皆積痰裹血。後與大劑清上膈。數日如故。

臨淄人自謂無病。忽覺神思有異。晚歌笑不節。沈宗常曰。此陰火乘肝晚動。陰火乘脾見於書陰火乘肝見此案宜以柔劑少加利

之良愈。四物加大黃瀉青丸

一婦無故悲泣不止。或謂之有祟。祈禳請禱備至不應。金匱有一症云。婦人藏燥。喜悲哀傷欲哭。象如神靈所作。數欠伸者。甘麥大棗湯主之。其方甘草三兩。小麥一升。大棗十枚。水六升。煮取三升。分溫三服。亦補脾氣。十四貼而愈。

悲屬肺。經云。在藏爲肺。在志爲悲。又云。精氣并于肺則悲。是也。此方補脾。蓋虛則補母之義也。

厥

琇按素問陽氣衰于下則爲寒厥陰氣衰于下則爲熱厥又三陽三陰皆有厥症

淳于意治故濟北王阿母。自言足熱而逆。臣意告曰。熱厥也。琇按素問熱厥爲酒與穀氣相薄卽刺其足心各三所。按之無出血。

病旋已。病得之飲酒大醉。此記

子和治西華季政之病寒厥。其妻病熱厥。前後十餘年。其妻服逍遙散十餘劑。不效。二人脈皆浮大而無力。政之曰。吾手足之寒。時時漬以熱湯。寒不能止。吾婦手足之熱。終日沃以冷水而不能已。何也。子和曰。寒熱之厥也。此皆得之貪飲食。縱嗜慾。遂出內經厥論證之。政之喜曰。內經真聖書也。十餘年之疑。今而釋然。縱不服藥。愈過半矣。子和曰。熱厥者。寒在上也。寒厥者。熱在上也。寒在上者。以溫劑補肺金。熱在上者。以涼劑清心火。分處二藥。令服之。不旬日。二人皆愈矣。熱用溫劑。寒用涼劑。治法之變。無踰此。

一少婦氣實多怒。事不如意。忽大叫而欲厥。蓋痰閉於上。火起於下而上衝。滑伯仁乃用香附五錢。生甘草三錢。川芎七錢。童便薑汁炒。煎服。又用青黛。人中白。香附丸。服稍愈。後用吐法乃安。再用導痰湯。加薑汁黃連香附生薑。下龍會丸安。

呂元膺治一僧病厥。已三日不知人。切其脈。右寸口之陽。弦而遲。少陰之脈。左尺緊而勁。不滿四十動而止。此寒邪乘於腎肝所致。法當以辛甘復其陽。爲作湯三升頓服。遂起對客如不病。然一藏已絕。去此若干日。當復病即死。果驗。

丹溪治一婦病不知人。稍蘇。卽號叫數四而復昏。朱診之。肝脈弦數而且滑。曰。此怒心所爲。蓋得之怒而強酒也。詰之以不得於夫。每夜必引滿自酌解其懷。朱治以流痰降火之劑。而加香附。以散肝分之鬱。立愈。

一人平生腳自踝以下常覺熱。冬不加綿於上。常自言我資稟壯。不怕冷。朱曰。此足三陰虛。宜斷欲事。以補養陰血。庶幾可免。彼笑而不答。年方十七。痿半年而死。

劉錫鎮襄陽日。寵妾病傷寒暴亡。衆醫云。脈絕不可治。或言市上賣藥許道人有奇術。可用召之。曰。是寒厥爾。不死也。乃請健卒三十人。作速掘坑。熾炭百斤。雜薪燒之。俟極熱。施薦覆坑。昇病人臥其上。蓋以氈褥。少頃。氣騰

上如蒸炊。遍體流汗。衣被透溼。已而頓蘇。如取藥數種。調治即日愈。夷堅志

陳斗崑治一婦人病厥逆。脈伏。一日夜不甦。藥不能進。陳視之曰。可活也。鍼取手足陽明。手陽明大腸合谷穴。足陽明胃厲兌穴。氣

少回。灸百會穴。迺醒。初大泣。既而曰。我被數人各執凶器。逐潛入櫃中。聞小兒啼。百計不能出。又聞擊櫃者。隙見

微明。俄覺火燃其蓋。遂躍出。其擊櫃者針也。燃櫃蓋者灸也。

郝允治二里婦。一夜中。口噤如死狀。允曰。血脈滯也。不用藥。聞雞聲自愈。一行蹠蹠輒踣。允曰。脈厥也。當活筋。

以藥熨之。自快。皆驗。

游以春治一嫠婦。年三十餘。忽午後吐酸水一二碗許。至未時。心前作痛。至申痛甚。暈去不省人事。至戌方甦。

如故。每日如此。醫治期年不愈。游至用二陳下氣之劑。不效。熟思其故。忽記鍼經有云。未申時氣行膀胱。想有瘀

血滯於此經。致然。遂用歸尾紅花各三錢。乾漆五錢。煎服。痛止。吐定。暈亦不舉。次日復進一貼。前症俱愈。第三日。

前方加大黃桃仁飲之。小便去凝血三四碗而痊。

江篁南治一婦。忽如人將冷水潑之。則手足厥冷。不知人。少頃發熱。則漸省。一日二三次。虛何疑江診六脈俱微。

若有若無。欲絕非絕。此氣虛極之症也。用人參三錢。陳皮一錢。枳殼二分。人參漸加。服參六兩而愈。

一人臥奄然死去。腹中走氣如雷。名曰屍厥。用硫黃一兩。焰硝五錢。研細分三服。好酒煎。覺煙起即止。溫灌之。

片响再服。遂醒。

江應宿治弟婦年二十五。寡居。因事忤意。忿怒。腹脹如鼓。嘔曠大叫而厥。少頃復甦。晝夜扶立。不能坐臥。醫莫

能療。將就木。宿適從外歸。聞喊聲。問其狀。知痰涎閉塞。火氣衝逆。而發厥耳。急煎薑湯磨紫金錠一匕而愈。後旬

日。遇事忤意。激怒復舉。製平胃加薑炒黃連半夏香附米為丸。服半料。不復舉矣。合滑伯仁案同看

瘧

瘧按瘧乃瘧之譌。有汗為柔瘧。無汗為剛瘧。○瘧癘去聲。惡也。瘧擊上聲。風強病。

丹溪治一少年。痘瘡醫謝後。忽口噤不開。四肢強直不能屈。時遠臍腹痛一陣。則冷汗如雨。痛定汗止。時作時止。脈極弦緊而急。如真弦狀。遠臍痛似實時作時止。止為虛諸緊為寒。知其極勤苦。因勞倦傷血。瘡後血愈虛。風寒乘虛而入。當用辛溫養血。辛涼散風。芍藥當歸為君。川芎青皮釣鈎藤為臣。白朮甘草陳皮為佐。桂枝木香黃連為使。更加紅花少許。煎服十二貼而安。妙方使尤佳。

子和治一婦。年三十。病風搐目眩。角弓反張。數日不食。諸醫作驚風暗風風癘。治之以南星雄黃天麻烏附。不效。子和曰。諸風掉眩皆屬肝木。曲直搖動。風之用也。陽主動。陰主靜。由火盛制金。金衰不能平木。肝木茂而自病故也。琇按此論深得瘧病肯綮。先涌風涎二三升。次以寒劑下十餘行。治以流痰降火。又以銖針刺百會穴。出血二盃。立愈。博按此案舊刻脫誤。

虞恆德治一婦。年三十餘。身材小瑣。形瘦弱。月經後。忽一日發瘧。口噤。手足攣縮。角弓反張。虞知其去血過多。風邪乘虛而入。用四物湯。加防風羌活荊芥。少加附子行經。二貼病減半。六貼全安。

瞑目不食

琇按土敗木賊之病

四明僧奉真。良醫也。天章閣待制許元。為江淮發運使。奏課於京師。方欲入對。而其子病亟。瞑而不食。懼懼欲逾宿矣。使奉真視之。曰。脾已絕。不可治。死在明日。元曰。觀其疾勢。固知其不可救。今方有事。須陞對。能延數日之期否。奉真曰。如此自可。諸藏皆已衰。唯肝臟獨過。脾為肝所勝。其氣先絕。一臟絕則死。若急瀉肝氣。令肝氣衰。則脾少緩。可延三日。過此無術也。乃投藥。至晚。能張目。精神稍復。啜粥。明日漸蘇。而能食。元甚喜。奉真笑曰。此不足喜。肝氣暫舒耳。無能為也。後三日果卒。筆談

人漸縮小

呂縉叔以制誥知穎州。忽得疾。身軀日漸縮小。臨終僅如嬰兒。古無此疾。終無人識。

正德初。楚人姓潘行三者。身甚肥壯。卒之日。縮如嬰兒。人皆莫知其由。後詢之。平生服硫。以致如此。始信呂縉叔之事不妄。

大歷中。元察爲邛州刺史。而州城將有魏淑者。膚體洪壯。年方四十。親老妻少。而忽中異疾。無所酸苦。但飲食日損。身體日銷耳。醫生術士。拱手無措。寒暑未周。卽如嬰孩焉。不復能行坐語言。其母與妻。更相提抱。遇淑之生。日。家人召僧致齋。其妻乃以斂股挾之以哺。須臾能盡一小甌。自是日加所食。身亦漸長。不半歲。乃復如初。察則受與故職。馳驅氣力。且無少異。後十餘年。捍蠻戰死于陳。集異記

人暴長大

皇甫及者。其父爲太原少尹。甚鍾愛之。及生如常兒。至咸通壬辰歲。年十四矣。忽感異疾。非有切肌徹骨之苦。但暴長耳。逾時而身越七尺。帶兼數圍。長啜大嚼。復三倍於昔矣。明年秋。無疾而逝。三水小牘

人化爲水

歛客經潛山。見蛇腹脹甚。嚙一草。以腹磨。頃之脹消。蛇去。客念此草必消脹毒。取置篋中。夜宿旅邸。鄰房有過客。爲腹脹所苦。客取藥就釜煎一杯飲之。頃間。其人血肉俱化爲水。獨遺骸骨。急挈裝而逃。至明。主人不測何爲。及潔釜炊飯。則釜遍體成金。乃密瘞其骸。旣久。客至語其事。春渚紀聞

卒死

劉太丞。毘陵人。有鄰家朱三者。只有一子。年三十餘。忽然卒死。脈全無。請太丞治之。取齊州半夏細末一大豆許。納鼻中。良久。身微煖。氣更甦。迺遍無事。此必痰厥一時人問卒死太丞單方半夏。如何活得死人。答曰。此南嶽魏夫人

方。外臺祕要

神方救五絕病。一曰自縊死氣絕。二曰牆壁屋崩壓死氣絕。三曰溺水死氣絕。四曰鬼魘死氣絕。五曰產乳死氣絕。並能救之。問葛生何授得此神術。能活人命。生曰。我因入山採藥。遇白衣人問曰。汝非葛醫生乎。我乃半夏之精。汝遇人有五絕之病。用我救治即活。但我作細末令乾。吹入鼻中。即復生矣。

鳳綱漢陽人。常採百草花。水漬之。瓮盛泥封。自正月始。迄九月末。又取瓮埋之百日。煎丸之。卒死者。以藥丸納口中。水下之。立活。時人稱為神仙云。外傳

消瘴

琇按經曰心移寒于肺肺消飲一澗二死不治又曰心移熱于肺傳為膏消又曰瘴成爲消中又有脾瘴膽瘴

齊章武里曹山跗病。淳于意診其脈曰。肺消瘴也。加以寒熱。即告其人曰。死不治。適其共養。此不當醫治。法曰。後三日而當狂。妄起行欲走。後五日死。即如期死。山跗病。得之盛怒。而以接內。所以知山跗之病者。意切其脈。肺氣熱也。脈法曰。不平不鼓。形弊。此五藏高之遠數以經病也。琇按肺爲華蓋藏位最高故切之時。不平而代。不平者。血不居其處。

琇按盛怒接內則肝傷而不能藏血

代者。時參擊並至。乍躁乍大也。此兩絡脈絕。氣按肝腎無氣故脈代故死不治。所以加寒熱者。言其人尸奪。尸

奪者形弊。形弊者。不當關灸砭石。及飲毒藥也。意未往診時。齊太醫先診山跗病。灸其足少陽脈口。而飲之半夏

丸。琇按誤以寒熱屬少陽

病者即泄注。腹中虛。又灸其少陰脈。琇按損肝之母是壞肝剛絕深。如是重損病者氣。以故加寒熱。所以

後三日而當狂者。肝一絡連屬結絕乳下陽明。故絡絕開陽明脈。陽明脈傷。即當狂走。琇按熱入陽明則發狂狀如傷寒又血并于陰陰氣并于陽故爲驚

狂。後五日死者。肝與心相去五分。故五日盡。盡則死矣。

陳斗崑治一人。當心一塊如盤。不腫不疼。但晝夜若火燎。近二年。形瘦色黃。醫以爲勞瘵。爲溼痰。治皆弗效。陳診之曰。左關脈如轉豆。按左關脈動仍是肝火。經曰陽動。則病消瘴熱中。以清靈丹十餘服。心間團團汗澀然。又進近百服。一夕心如醉。大汗而愈。

脈經曰。五藏脈小。皆爲消瘴者。消穀善飢也。與此不同。

痺

考按經文論痺甚詳。後人昧于病情。故略而不舉。

齊王黃姬兄黃長卿家有酒召客。召淳于意。諸客坐。未上食。意望見王后弟宋建。告曰。君有病。往四五日。君腰脇痛。不可俛仰。又不得小便。不亟治。病卽入濡腎。及其未舍五臟。急治之。方今客腎濡。此所謂腎痺也。宋建曰。然。建故有腰痛。往四五日天雨。黃氏諸情。見建家京下方石。卽弄之。建亦欲效之。效之不能起。卽復置之。暮腰脊痛。不得溺。至今不愈。考按腎爲作強之官。強力傷之。藏病及府。膀胱失氣化之。權故不得洩。建病得之好持重。所以知建病者。意見其色。太陽膀胱色乾。腎部上。及界腰以下者。枯四分所。故以往四五日。知其發也。意卽爲柔湯使服之。十八日所而病愈。史記

古者患胸痺者。心中急痛。錐刺不得。蜀醫爲胸府有惡血故也。遂生韭數觔。搗汁令服之。卽果吐出胸中惡血。遂瘥。又蕭炳謂小兒初生。與韭汁灌之。吐出惡血。長則無病。驗非能歸心氣。而去包中惡氣。治胸中也。名醫錄

欬嗽

考按五藏六府皆有欬症。各不同。大抵藏病不已。乃移于府。素問五氣所病。以肺爲欬者。肺爲金。邪中之則有聲。又曰秋傷于溼。冬生欬嗽。

衍義云。有人患氣嗽。將期年。或教以橘紅生薑。焙乾神曲等分爲末。糊丸如梧桐子大。食後臨臥以米飲送下。三十九。兼舊患膀胱氣。緣服此皆愈。

孫兆治一人。病吐痰。頃刻升餘。喘咳不定。而色鬱黯。精神不快。兆告曰。肺中有痰。胸膈不利。當服仲景葶藶大

棗湯。

有中補

一服訖。已覺胸中快利。略無痰唾矣。

錢仲陽治一人病咳。面色青而黧。氣哽哽。乙曰。肝乘肺。此逆候也。若秋得之可治。今春不可治。其人祈哀。強與藥。明日。吾藥再瀉肝而少卻。三補肺而益虛。又加唇白。法當三日死。今尙能粥。當過期。至五日而絕。

滑伯仁治一婦妊五月。病嗽。痰氣逆。惡寒。咽膈不利。不嗜食者。浹旬。伯仁診其脈浮弦。形體清羸。曰。此上受風寒也。越人云。形寒飲冷則傷肺。投以溫劑與之。致津液。開腠理。散風寒。而嗽自安矣。

張子和治常仲明病寒熱往來。時咳一二聲。面黃無力。懶思飲食。夜寢多汗。日漸瘦削。諸醫作虛損治之。用二十四味燒肝散。鹿茸牛膝補養二年。口中痰出。下部轉虛。戴人斷之曰。上實也。先以涌劑吐痰二三升。次以柴胡飲子。(柴胡飲子) 人參 大黃 黃芩 炙草 歸身 白芍 生薑 柴胡降火益水。一月餘復舊。此二陽病也。內經云。二陽之病發心脾。不得隱曲。心受之則血不流。故女子不月。脾受之則味不化。故男子少精。此二證名異而實同。仲明之病。乃脾受之。味不化也。

一男子年二十餘。病勞嗽數年。其聲欲出不出。戴人曰。曾服藥否。其人曰。家貧。未嘗服藥。戴人曰。年壯不妄服藥者。易治。先以苦劑涌之。次以舟車瀉川丸大下之。更服重劑。瘥。

一田夫病勞嗽。一涌一泄。已減大半。次服人參補肺湯。臨臥。更服檳榔丸以進食。

一男子五十餘。病傷寒咳嗽。喉中聲如鼾。與獨參湯一服而輕。再服而鼾聲除。至三四服。咳嗽亦漸退。凡服參三劑而愈。

梅師治久患嘔呷咳嗽。喉中作聲不得眠。取白前搗爲末。溫酒調服二錢。衍義云白前 保定肺氣

一婦人患肺熱久嗽。身如炙。肌瘦將成肺勞。以枇杷葉。木通。款花。紫苑。杏仁。桑白皮。等分。大黃減半。各如常製治訖。同爲末。蜜丸如櫻桃大。食後。臨臥。含化一丸。未終劑而愈。

丹溪治一人年五十餘。患咳嗽。惡風寒。胸痞滿。口稍乾。心微痛。脈浮緊而數。左大於右。蓋表盛裏虛。問其素嗜

酒肉有積。後因接內涉寒。冒雨忍飢。繼以飽食酒肉而病。先以人參四錢。麻黃連根節一錢半。與二三貼。嗽止寒除。改用厚朴枳實青陳皮瓜萆半夏爲丸。與二十貼。參湯送下。痞除。看他用藥先後輕重之法

一人患乾咳嗽。聲啞。用人參橘紅各一錢半。白朮二錢。半夏曲一錢。茯苓桑白皮天冬各七分。甘草青皮各三分。五貼後。去青皮加五味二十粒。知母地骨皮瓜萆仁桔梗各五分。作一貼。入薑煎。再加黃芩五分。仍與四物入童便竹瀝薑汁并炒黃柏。二藥晝夜間服。兩月。聲出而愈。先以六君子加天冬桑皮青皮後配入養陰清火潤肺之品妙

一壯年因勞倦不得睡。患嗽痰如黃白膿。聲不出。時春寒。醫與小青龍四貼。喉中有血絲腥氣逆上。兩日後。覺血腥漸多。有血一線。自口右邊出。一茶頃遂止。晝夜十餘次。脈弦大散弱。左大爲甚。此勞倦感寒。強以辛甘燥熱之劑。動其血。不治。恐成肺痿。以參芪歸朮芍陳草帶節麻黃煎熟。入藕汁服之。二日而嗽止。乃去麻黃。又與四貼而血除。但脈散未收。食少倦甚。前藥除藕汁。加黃芩砂仁半夏。半月而愈。

一人痰嗽。脇下痛。先以白芥子薑汁竹瀝瓜萆桔梗連翹風化硝薑蜜丸。噙化。茶清下。

仇山村少時嘗苦嗽。百藥不瘳。有越州學錄者。教其取桑條向南嫩者。不拘多少。每條約寸許。用二十一枝。納於沙石鍋中。用水五碗。煎至一碗。遇渴飲之。服一月而愈。仇遠稗史

一人嗽。但用香櫟去核。薄片。以酒煮熟。用蜜拌勻。睡起服。

一人事佛甚謹。適苦嗽。踰月。夜夢老僧呼謂之曰。汝嗽。只是感寒。吾有方授汝。但用生薑一物。切作薄片。焙乾爲末。糯米糊丸。芥子大。空心米飲下三十九丸。覺如其言。數服而愈。竊

張致和治沈方伯良臣患痰嗽。晝夜不能安寢。屢易醫。或曰風。曰火。曰熱。曰氣。曰溼。湯藥雜投。形羸食減。幾至危殆。其子求治。張診脈沉而濡。溼痰生寒。復用寒涼。脾家所苦。宜用理中湯加附子。誰謂痰症無用附子之法。此土生金之法。其夜遂得

貼枕。徐進調理之劑。果安。或曰。痰症用附子何也。殊不知痰多者。戴元禮常用附子療治之。出證治要訣。

汪石山治一婦年三十。因夫買妾。過於憂鬱。患咳嗽。甚則吐食。嘔血。兼發熱。惡寒。自汗。醫用葛氏保和湯。不效。汪診其脈。皆浮濡而弱。按之無力。晨則近數。午後則緩。午後則緩故可治。曰。此憂思傷脾病也。脾傷則氣結。而肺失所養。故嗽。遂用麥門冬片芩以清肺。陳皮香附以散鬱。人參黃芪芍藥甘草以安脾。歸身阿膠以和血。數服。病少寬。後每貼漸加參至五六錢。月餘而愈。

一人年二十餘。病咳嗽。嘔血。盜汗。或腸鳴作泄。午後發熱。此弱症也。汪切脈細數。無復倫次。因語之曰。難經云七傳者。逆經傳也。初因腎水涸竭。是腎病矣。腎邪傳之於心。故發熱而夜重。心邪傳之於肺。故咳嗽而汗泄。肺邪傳之於肝。故脇痛而氣壅。肝邪傳於脾。故腸鳴而作泄。脾邪復傳之於腎。而腎不能再受邪矣。今病兼此數者。死不出旬日之外矣。果如期而逝。

一人形長。色蒼瘦。年逾四十。每遇秋涼。病咳嗽。氣喘不能臥。春暖即安。病此十餘年矣。醫用紫蘇薄荷荊芥麻黃等以發表。用桑白皮石膏滑石半夏以疏內。暫雖輕快。不久復作。汪診之。脈頗洪滑。此內有鬱熱也。秋涼則皮膚緻密。內熱不能發泄。故病作矣。內熱者。病本也。今不治其本。乃用發表。徒虛其外。愈不能當風寒。疏內。徒耗其津。愈增鬱熱之勢。遂以三補丸。加大黃酒炒三次。貝母瓜蒌丸服。仍令每年立秋以前。服滾痰丸三五十粒。病漸向安。

一婦年逾五十。其形色脆弱。每遇秋冬。痰嗽氣喘。自汗體倦。臥不安席。或嘔惡心。汪診之。脈皆浮緩而濡。曰。此表虛不禦風寒。激內之鬱熱而然。表虛人皆知之內有鬱熱知之者鮮矣。遂用參芪各三錢。麥冬白朮各一錢。黃芩歸身陳皮各七分。

甘草五味各五分。煎服十餘貼而安。每年冬寒。病發即進此藥。次年秋間。滯下腹痛後重。脈皆濡細。稍滑。汪曰。此內之鬱熱欲下也。體雖素弱。經云有故無損。遂以小承氣湯。利兩三行。腹痛稍除。後重未退。再以補中益氣湯加枳殼黃芩芍藥煎服。先攻後補而氣清。仍用醋澆熱磚。布裹坐之而愈。是年遇寒。嗽喘亦不作矣。

一婦產後咳嗽痰多。晝輕夜重。不能安寢。飲食無味。或時自汗。醫用人參清肺湯。嗽愈甚。汪診之。脈浮濡近駛。曰。此肺熱也。令服保和湯。五貼而愈。

一婦懷妊七月。嗽喘不能伏枕。兩臀坐久。皮皆潰爛。醫用蘇子降氣湯。三拗湯。參蘇飲。俱罔效。汪診之。右脈浮濡近駛。按之無力。左脈稍和。曰。此肺虛也。宜用補法。遂以人參錢半。白朮麥冬各一錢。茯苓八分。歸身阿膠黃芩各七分。陳皮五味甘草各五分。煎服六七貼而愈。

一童子八歲。傷寒咳嗽。痰少面赤。日夜不休。醫以參蘇飲。數日嗽甚。汪診之。脈洪近駛。曰。熱傷肺也。令煎葛氏保和湯。病如失。保和湯方。知母。貝母。天冬。麥冬。款冬。花粉。米仁。杏仁。五
味。甘草。兜鈴。紫苑。百合。桔梗。阿膠。歸身。生地。紫蘇。薄荷。

一婦年三十。質脆弱。產後咳嗽痰臭。或作肺癰治。愈劇。延及兩腳漸腫至膝。大便溏。小腹脹痛。午後發熱。面紅氣促。不能向右臥。此弱症脈一
數便不治。汪診脈虛小而數。曰。凡咳嗽左右向不得眠者。上氣促下瀉泄者。發熱不為瀉減者。皆病之反也。按此皆原於脾。經曰。脾主諸臭。入肺醒臭。入心焦臭。入肝腐臭。自入為穢臭。蓋脾不能運行其溼。

溼鬱為熱。釀成痰而臭矣。經曰。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脾虛則肺金失養。氣劣行遲。壅遏道路。故咳嗽氣促。不能右臥也。脾虛必奪母氣以自養。故心虛發熱而見於午也。脾主溼。溼勝則內滲於腸胃為瀉泄。外滲於皮膚為浮腫。辨症
精確。令用參芪甘草補脾為君。白朮茯苓溼溼為臣。麥冬保肺氣。酸棗仁以安心神為佐。陳皮前胡以消痰下

氣為使。用東壁土以受陽光最多。用之以為引用。蓋土能解諸臭。用以補土。亦易為力矣。此取錢氏黃土湯之義也。服一貼。前症略減。病者喜甚。汪曰。未也。數服後。無反復。方是佳兆。否則所謂過時失治。後發寒熱。真陽脫矣。泄而腳腫。脾氣絕矣。何能收效。

一婦人患症同前。醫作肺癰治。而用百合煎湯煮粥食。反劇。汪診其脈。細弱而緩。緩則
可治。治以參芪甘溫等劑。不

數服而愈。此由治之早也。

一人年十九。面白質弱。因勞思夢遺。遂吐血碗許。自是微咳倦弱。後身忽大熱。出疹。疹愈。

鬱熱發疹故愈

陰囊痒甚。

搓擦水流。敷以壁土。囊腫如盞大。遂去土。以五倍塗少蜜。炙爲末。敷之遂愈。因感風寒。其嗽尤甚。繼以左右脇痛。汪診脈虛而數。見其畏風寒。嘔惡倦動。糞溏氣促。曰此金極似火也。夫心屬火而藏神。腎屬水而藏志。二經俱屬少陰。而上下相通。今勞思則神不寧而夢。志不寧而遺。遺則水不升而心火獨亢也。肝屬木而藏血。其象震。震爲雷。心火既亢。則同類相應。引動龍雷之火。載血而越出於上竅矣。肝脈環繞陰器。亦因火擾而痛痒腫脹也。火勝金。故肺經虛而乾咳。皮毛爲之合。亦爲火鬱而發疹。大腸爲之府。故亦傳導失宜而糞溏。然金虛不能平木。故木火愈旺而凌脾。脾虛則嘔惡而食減。經曰。壯火食氣。脾肺之氣爲壯火所食。故倦於動作而易感風寒也。經言兩脇者。陰陽往來之道路也。爲火阻礙則氣不利而痛矣。然火有虛有實。有似火而實非火。故經言有者求之。無者求之。虛者責之。實者責之。此治火之大法也。前症之火皆虛。非水溼之可折伏。惟甘溫之劑可以祛除。譬之龍雷之火。日出則自潛伏矣。若用苦寒降火。正如雨驟雷烈而火愈熾矣。世醫治火。不惟不求之有無虛實。專泥咳嗽吐血。皆屬陰虛。誤服參芪。不救之語。概用滋陰等劑。況此服滋陰已百餘貼。而病反增劇。豈可仍以陰虛治之耶。且經言形寒飲冷則傷肺。又謂脾胃喜溫而惡寒。今用甘溫健其脾。則肺金不虛而咳嗽氣促自愈。肝木有制而脇痛吐血自除。虛妄之火亦自熄矣。遂以參芪各四錢。神曲山查各七分。白朮麥冬貝母各一錢。甘草五分。炒乾薑四分。配黑薑妙煎服十餘貼。脈數減。嗽少除。精神稍健。但後又適新婚。不免耗損真陰。將何以制其虛妄之火耶。蓋效屬肺金。數脈屬火。欬而脈數。火尅金也。冬月水旺而見數脈。亦違時也。大凡病見數脈。多難治療。病久脈數。尤非所宜。故爲之深慮耳。論弱症之案未有如此篇精切詳明者當熟讀而綱領之隨症自有得心應手之快

薛已治大參李北泉時吐痰涎。內熱作渴。肢體倦怠。勞而足熱。用清氣化痰益甚。薛曰。此腎水泛而爲痰。法當補腎。不信。更進滾痰丸一服。吐瀉不止。飲食不入。頭暈眼閉。始信薛言。用六君子湯數劑。胃氣漸復。卻用六味丸。

月餘諸症悉愈。

地官李北川。每勞欬嗽。薛用補中益氣湯即愈。一日復作。自用參蘇飲益甚。更服人參敗毒散。項強口噤。腰背反張。薛曰。此誤汗亡津液而變瘥矣。仍以前湯加附子一錢。四劑而愈。

司廳陳國華。素陰虛。患欬嗽。以自知醫。用發表化痰之藥。不應。用清熱化痰等藥。症愈甚。薛曰。此脾肺虛也。不信。用牛黃清心丸。更加胸腹作脹。飲食少思。足三陰虛症悉見。朝用六君。加桔梗升麻麥冬五味。補脾土以生肺金。夕用八味丸。補命門火以生脾土。諸症悉愈。經云。不能治其虛。安問其餘。此脾土虛不能生肺金而金病。復用前藥而反瀉其火。吾不得而知也。

中書鮑希伏。素陰虛。患咳嗽。服清氣化痰丸。及二陳芩連之類。痰益甚。更用四物黃柏知母元參之類。腹脹咽啞。右關脈浮弦。左尺脈洪大。薛曰。脾土既不能生肺金。陰火又從而剋之。當滋化源。朝用補中益氣。加山萸麥冬五味。夕用六味丸。加五味。三月餘。喜其慎疾得愈。

武選汪用之。飲食起居失宜。咳嗽吐痰。用化痰發散之藥。時仲夏。脈洪數而無力。脈數不時則生惡瘡。關內達芤則內癰作。胸滿面赤。吐痰腥臭。汗出不止。薛曰。水泛爲痰之證。而用前劑。是謂重亡津液。得非肺癰乎。不信。仍服前藥。翌日。果吐膿。脈數左三右寸爲甚。始信。用桔梗湯一劑。膿數頓止。再劑全止。面色頓白。仍以憂惶。薛曰。此症面白脈濇。不治自愈。白肺色也。濇肺脈也。色脈得令故愈。又用前藥一劑。佐以六味丸治之而愈。

儒者張克明。咳嗽。用二陳芩連枳殼。胸滿氣喘。侵晨吐痰。加蘇子杏仁。口出痰涎。口乾作渴。薛曰。侵晨吐痰。脾虛不能消化飲食。胸滿氣喘。脾虛不能生肺金。涎沫自出。脾虛不能收攝。口乾作渴。脾虛不能生津液。遂用六君加炮薑肉果。溫補脾胃。更用八味丸。以補土母而愈。

上舍史瞻之。每至春欬嗽。用參蘇飲。加芩連桑杏乃愈。一日復發。用前藥益甚。加喉痞。少陰之脈循喉嚨。就治。左尺洪數

而無力。薛曰。此腎經陰火刑剋肺金。當滋化源。遂以六味丸料。加麥冬五味炒山梔及補中益氣湯而愈。

一男子夏月咳嗽吐痰。用胃火藥不應。薛以爲火乘肺金。用麥門冬湯而愈。後因勞役復嗽。用補中益氣加桔梗山梔片芩麥冬五味而愈。但口乾體倦。小便赤澇。日用生脈散而愈。

韓飛霞旅寓北方。夏秋久雨。天行咳嗽頭痛。用益元散。葱薑湯調服。應手取效。日發數十觔。此蓋甲巳土運溼令。痰壅肺氣上竅。但瀉膀胱下竅而已。不在咳嗽例也。

江篁南治一少年患咳嗽潮熱。診之曰。病得之好內。飲以四物減芎。加麥冬紫苑阿膠地骨皮。嗽熱良已。既而不謹。復作。他醫以寒涼之劑投之。胸痞滿。食減。下泄。江以甘溫助其中氣。病旋已。所以知病得之好內者。切其脈。芤而駛。真陰損。熱內生也。後緩而弱。脾重傷於苦寒也。

江應宿奉叔父方伯之滇南。抵任月餘。叔父患痰嗽氣喘。不能伏枕。腰痛。大便祕。小溲淋瀝。胸膈痞悶。嘔吐清水。召官醫十餘曹治之罔效。素有痰火哮喘病。每遇天寒。或飲食起居失宜。卽舉發。動經旬餘。不藥亦愈。本欲不服藥。則痞悶。二便脹急難當。命宿診之。六脈緩弱無力。右爲甚。緩爲脾脈虛而協溼故宜利小便而投四苓二陳卽告之曰。叔父非往昔痰火。

此屬內傷。蓋因科場選士勞倦。傷脾。兼以長途雨露受溼。溼傷脾。脾氣虛。則肺金失養。清濁相干。陰陽反作。經曰。濁氣在上。則生臌脹。故痞滿而嘔清水。宜分利陰陽。不得專執升清之說滲溼利水。因喘而痞宜利小便進四苓散加陳皮半夏竹茹。一劑而大小便通利。嘔水亦止。是夜伏枕安臥。次早換六君子加當歸阿膠牛膝麥冬五味。諸症悉除。但覺倦怠。時

吐稠濁痰一二口。痰滯肺上竅宜瀉下竅膀胱再單用六君倍加參朮。少佐貝母升麻麥冬五味。補脾土調理。叔父笑曰。汝十年之後。當以醫顯。吾幾違首邱之願。遂上疏棄官而歸。途中日進前藥一服。共服參觔餘。抵家。平復如初。

喘

琇按素問云。肺病者喘咳逆氣。腎病者喘咳蓋肺腎爲子母之藏。又肺主出氣。腎主納氣也。

洪邁曰子淳熙丁未四月有痰疾因晚對上宣諭使以胡桃肉三顆生薑三月臣臣月之三日自能三日

又再嚼桃薑如前數。且飲湯勿行動。即就枕。既還玉堂。如恩指敬服。且而嗽止。痰不復作。輯之事亦類此云。己志

信州老兵女。三歲。因食鹽蝦過多。胸喘之疾。乳食不進。貧無可召醫治。一道人過門。見病女喘不止。教使取甜

瓜蒂七枚。研為粗末。用冷水半茶盞許。調澄。取清汁呷一小呷。如其言。纔飲竟。即吐痰涎。若膠黏狀。胸次既寬。胸

喘亦定。少日再作。又服之。隨手愈。凡三進藥。病根如掃。此藥味極苦。難吞嚥。謂之曰甜瓜蒂苦。誠然。編類

羅謙甫治一貴婦。年踰五十。身體肥盛。當八月中。霖雨時行。外傷因過飲酒及渣乳。內傷腹脹喘滿。聲聞舍外。其

重不得安臥。大小便瀯滯。氣壅于上。氣口脈大兩倍於人迎。關脈沉緩而有力。溼羅思霖雨之溼。飲食之熱。溼熱太盛。上

攻於肺。神氣躁亂。故為喘滿。邪氣盛則實。實者宜下之。為製平氣散。加白牽牛二兩。半生半熟。青皮三錢。檳榔三

錢。陳皮五錢。大黃七錢。利大便而小便亦通內經曰。肺苦氣上逆。急食苦以泄之。故以白牽牛苦寒瀉氣分。溼熱上攻喘滿。故

以為君。陳皮苦溫。體輕浮。理肺氣。青皮苦辛平。散肺中滯氣。為臣。檳榔辛溫。性沉重。下痰降氣。大黃苦寒。蕩滌滿

實。故以為使。使亦有重於臣耶再商之為細末。每服三錢。煎生薑湯調下。無時。一服減半。再服喘愈。仍有胸膈不利。煩熱口乾。時

時欬嗽。再與加減瀉白散。以桑白皮一兩。地骨皮知母陳皮青皮桔梗各五錢。黃芩炙甘草各三錢。劉如麻豆大。

每服五錢。水煎服。數劑良愈。華佗有云。盛則為喘。減則為枯。活人書云。發喘者。氣有餘也。盛而為喘者。非肺氣盛

也。喘為氣有餘者。亦非肺氣有餘也。氣盛當認作氣虛。有餘當認作不足。肺氣果盛。又為有餘。當清肅下行。而不

喘。以其火入於肺。衰與不足而為喘焉。故言盛者。非肺氣盛也。言肺中之火盛也。言有餘者。非言肺氣有餘也。言

肺中之火有餘也。故瀉肺以苦寒之劑。非瀉肺也。瀉肺中之火。實補肺也。用者不可不知。

一人六旬餘。素有喘症。或唾血痰。平居時則不喘。稍行動則氣喘促。今人此症頗多急以黃柏知母滋腎丸。空心服七

喘

洪輯居溧陽西寺。事觀音甚謹。幼子佛護三歲。病痰喘。醫不能治。凡五晝夜不乳食。五晝夜不乳食。乳虛可知。症危。輯憂惶禱於觀音。至中夜。妻夢一婦人自後門入。告曰。何不服人參胡桃湯。覺而語輯。輯灑然悟曰。是兒必活。此蓋大士垂救爾。急取新羅人參寸許。胡桃一枚。不暇剝治。煎成湯。灌兒。一覘殼許。喘卽定。再進。遂得醒。明日以湯剝去胡桃皮。取淨肉入藥與服。喘復作。乃只如昨夕法治之。信宿而瘳。此藥不載方書。蓋人參定喘。而帶皮胡桃則斂肺也。

丹溪治一人貧勞。秋深渾身熱。手足疼如蝦。晝輕夜重。服風藥愈痛。氣藥不效。脈瀉而數。瀉爲少血爲。數則爲熱。右甚於左。

飲食如常。形瘦。蓋大痛而瘦。非病也。用蒼朮酒黃柏各一錢半。生附一片。生甘草三分。麻黃五分。研桃仁九箇。煎入薑汁。令辣。熱服。一起仍用溫散溼熱。非溫散不行故耳。四貼。去附子。加牛膝一錢。八貼後氣喘痛略減。意其血虛。因多服麻黃。陽虛

被發動而上奔。當補血鎮墜。以酸收之。以四物倍川芎芍藥。加入人參二錢。五味十二粒。與二貼。喘定。三日後脈減大半。瀉如舊。仍痛。以四物加牛膝參朮桃仁陳皮甘草檳榔生薑五十貼而安。後因負重。復痛食少。前藥加黃芪三分。二貼而愈。

一人五七月間。喘不得臥。主於肺。麻黃石膏各二錢。柴胡桑白皮各一錢。甘草五分。黃芩一錢半。服之一汗而愈。後以五味甘草桑白皮人參黃芩遂安。

一人痰多喘嗽。用白朮半夏附蒼朮各一兩。黃芩杏仁各半兩。薑汁糊丸服。

一婦人六十八歲。惡寒發熱。自四月來。久病。得痰嗽。眠臥不得。食少。心膈痛。口乾。其嗽五更煩甚。以白朮三錢。芍

藥二錢半。炒枳殼麻黃各二錢。片苓一錢半。桔梗蘇梗葉各一錢。木通五分。炙甘草些少。五味二十粒。入竹瀝。

一人日病喘不得臥。肺脈沉而瀉。此外有風涼溼氣。邊內熱不得舒。以黃芩陳皮木通各錢半。麻黃蘇葉桂枝

各一錢。黃連乾生薑各五分。薑連並用妙。甘草些少。

人體虛感寒。發喘難臥。以蒼朮白朮麻黃防風炒片苓各五分。半夏枳殼各一錢。桂枝木通炙甘草各三分。

薑二片同煎。研杏仁五枚。此方半夏爲君。兼解表。三方前一方爲熱多而設。後一方爲寒多而設也。

浦江吳輝妻。孕時足腫。七月初旬。產後二日洗浴。卽氣喘。但坐不得臥者五箇月。產後元虛氣喘。豈能至五月耶。惡寒。得暖稍寬。

兩關脈動。尺寸皆虛無。百藥不效。朱以牡丹皮。桃仁。桂枝。茯苓。乾薑。枳實。厚朴。桑皮。紫蘇。五味。瓜蒌。實煎湯服之。

一服卽寬。二三服得臥。其病如失。蓋作汚血感寒治之也。

滑伯仁治一人。肺氣焦滿。病得之多慾善飲。且殫營慮。中積痰涎。外受風邪。發則喘喝。痰咳不自安。爲製清肺

泄滿降火潤燥苦辛之劑。遂安。

沈宗常治廬陵人。脹而喘。三日食不下咽矣。視脈無他。問何食飲。對以近食羊脂。沈曰。得之矣。脂冷則凝。溫熨

之所及也。溫之得利而愈。

天台李翰林。有莫生患喘疾。求醫。李云。莫生病日久。我當治之。乃取青橘皮一片。展開。入江子。江子卽巴豆也。一箇。以

麻線繫定。火上燒煙盡。存性。爲末。生薑汁。酒一鍾。呷服之。到口便定。實神方也。

程明祐治張丙。患中滿氣喘。衆醫投分心氣飲。舟車丸。喘益甚。一醫曰。過在氣虛。以參芪補之。喘急頻死。程診

之曰。病得痰滯。經絡藏腑。否塞生脹。脹投滾痰丸。初服腹雷鳴。再服下如雞卵者五六枚。三服喘定。氣平。繼以參

苓平胃散。出入三十日復故。所以知丙得之痰滯經絡者。切其脈沉而滑。痰候也。

虞恆德治一羽士。年五十餘。素有喘病。九月間。得發熱惡寒證。喘甚。脈洪盛而似實。此洪盛脈。恐爲涼藥所激而然。一醫作傷寒

治。而用小柴胡湯。加枳殼。陳皮等藥。六日後。欲行大承氣。一醫曰。此傷食也。宜用枳實導滯丸。爭論不決。虞視之。

二醫皆曰。脈實氣盛。當瀉。虞曰。此火盛之脈。非真實也。觀其短氣。不足以息。當作虛治。金匱云。病人無寒熱而短氣。不足以息者。實也。此以虛治。當以意逆。

不可徒執古人之法也。何而用補中益氣湯。加麥冬。五味。入附子三分。煎服。二貼。脈收斂。四貼而病減輕。六貼全安。

汪古朴治一婦。形肥而長。面色紫淡。產後病喘不能臥。消穀善飢。汗出如洗。婁全善云。產後喘極危多死也。而況汗出如洗乎。其得生處全在消穀善飢。汪

診視曰。此陰虛陽亢。當合東垣丹溪兩法治之。遂以升陽滋陰之劑。旬餘而愈。

汪石山治一人。體肥色白。年近六十。痰喘聲如曳鋸。夜不能臥。汪診之。脈浮洪。六七至。中或有一結。曰喘病脈洪。可治也。脈結者。痰礙經隧耳。宜用生脈湯。加竹瀝服之。至十餘貼。稍定。患者嫌遲。更醫服三拗湯。猶以爲遲。益以五拗湯。危矣。於是復以前方。服至三四十貼。病果如失。

一人年踰六十。病氣喘。汪診之。脈皆縈縈如蛛絲。曰病不出是夜矣。果如期而逝。

一中年男子。久喘。每發時。不食數日。聲撼四鄰。百治不效。脈寸沉伏。關滑。遂於未發時。用人參白朮當歸地黃薑汁製之。瓜蒌實陳皮茯苓黃芩黃連乾薑些少。煎湯下青礞石丸。將發時。先用神效沉香丸下之。次於前藥中加杏仁枳實蘇葉。倍瓜蒌實煎服。一月後。症減十分之八。後遂守此方漸安。後凡治數人。以此法加減之。皆效。

一婦人年五十餘。素有嗽病。忽一日大喘。痰出如泉。身汗如油。脈浮而洪。全似命絕之狀。令速用麥冬四錢。人參二錢。五味錢半。煎服一貼。喘定汗止三貼後。痰亦漸少。再於前方加瓜蒌實錢半。白朮當歸芍藥黃芩各一錢半。服二十餘貼而安。此生脈散之功也。

平江沈伯寧家。豐好內。厚味。每年到四九月內。必發氣喘。擡肩吐痰。脈沉澀而細數。諸醫用平肺之藥。數年不愈。如此者六七年。用人參生地黃膏。和當歸牛膝肉蓯蓉枸杞子五味知母黃柏天麥二冬元參。末丸如梧子大。每空心吞百丸。以救腎虛。又用阿魏黃連山查沉香牛黃辰砂膽星陳皮神曲。糊丸梧子大。臨臥薑湯送三四十丸。以治厚味。服訖。復用瓊玉膏二劑而安。

江汝潔治一老婦。病虛弱氣喘。左身半自頭面以下至足。發熱自汗。單衣被不能耐。右身半自頭面以下至足。厚衣被不能溫。如此三年矣。醫藥不效。江診其六脈。舉之俱微而略弦。按之略洪而無力。二關脈略勝於二寸。經曰。微則爲虛。又曰。諸弦爲飲。又曰。洪爲陽爲熱。又曰。無力爲虛。據此則知風邪入脾。表裏陰陽氣血俱虛之候作。

也。經曰治病必求其本。今受風邪。乃木來侵土。又風自太陽而入脾。先當於太陽疎泄以固表。次當養脾而祛木。俾脾無賊邪之患。則血氣漸盛。而左熱右寒之疾可除也。以石膏款花蕊各三錢。官桂甘草半之。研爲細末。以管吸入喉中。濃茶送下三四分。嗽喘卽止。次日用滋補之劑。白朮二錢半。白芍香附各一錢半。黃芪陳皮各一錢。甘草三分。水煎服。後除芍藥加人參三錢。數服而愈。

江應宿治朱萬里子。年十七歲。因服砒毒。雜進解毒藥。併多服泥水。大吐後發喘。擡肩竦體。手足爪甲黑色。氣不相續。頻死復甦。飲食難進。六晝夜不得眠。時六月中旬。邀宿診視。脈促而面赤。曰胃火衝逆。用葱煮麻黃五聖湯。一匕而愈。所謂火鬱發之也。

瘧

琇按經曰夏傷于暑秋必瘧。瘧然必因風溼之邪而發。

羅謙甫治一人。年踰四十。七月間。勞役過飲。午後發熱而渴。冰水不能解。早晨稍輕。服藥不效。羅診其脈弦數。金匱云。瘧脈自弦。弦數多熱。瘧論曰。瘧瘧脈數。素有熱氣盛於身。厥逆上衝。中氣實而不外泄。因有所用力。腠理開。風寒舍於皮膚之內。分肉之間而發。發則陽氣盛而不衰。則病矣。其氣不及於寒。故但熱不寒者。邪氣內藏於裏。而外舍於分肉之間。令人消燦肌肉。故名曰瘧瘧。月令云。孟秋行夏令。民多瘧瘧。動而得之。名曰中暍。以白虎湯加梔子治之。其人遠行勞役。暑氣有傷。酒熱相搏。午後時助。故大熱而渴。如在飢中。先以柴胡飲子一兩下之。後以白虎加梔子湯。每服一兩。數服而愈。

滑伯仁治一人。病瘧瘵損。饘粥難下咽。六十餘日。殆甚。脈數。兩關尤弦。疾久體瘠而神完。曰是積熱居脾。且滯於飲食。法當下。藥再進。疾去其半。復投甘露飲柴胡白虎等劑。決旬而愈。

一婦人瘧。寒熱涌嘔。中滿而痛。下利不食。年五十餘。殊困頓。醫藥不效。伯仁診其脈沉而遲。曰是積暑與食伏

痰在中。當下之。

癰表利裏並發論正治則先表後裏甚則攻裏今以瀉之脈斷爲積暑與食伏痰非明眼不能亦治法之變

或曰。人疲倦若是。且下利不食。烏可下。方擬進參附。

或曰云云世醫俱是

滑曰。脈雖沉遲。按之有力。雖利而後重下迫。不下則積不能去。病必不已。乃以消滯丸藥。微得

通利。即少快。明日即加數服之。宿積腸垢盡去。向午即思食。旋以薑橘參苓淡滲和平飲子調之。旬餘乃復。

毛宗甫事母葉夫人極孝。母年六十餘。病疴旬餘。憂甚。每夕禱於北辰。拜且泣。妹立母傍。恍惚聞有告曰。何不
服五苓散。持一貼付之。啓視皆紅色。妹曰。尋常此藥不如是。安可服。俄若夢覺。以語兄。兩醫云。此病蓋蘊熱所致。
當加硃砂於五苓散中。以應神言。纔服罷。疴不復作。

有宗室以恩添差通判常州。郡守不甚加禮。遂苦疴疾。久而弗愈。族人士遽爲鈐轄。素善醫。往問。正話間。疴作
而顛。撼掖不醒。盡室駭懼。遽云。無傷也。是心中抑鬱。陰陽交戰。至於損厥。正四將軍飲子證也。先令灼艾。灸至四
百壯。了無蘇意。於是急製藥。以一附子。火炮去皮臍。四分之一。訶子四箇。炮去核。陳皮四箇。全者。洗淨不去白。甘
草四兩。炙。各自切碎。爲四服。水二盞。薑棗各七。煎去五之三。持飲病者。初一杯。灌之不納。至再。稍若吞嚥。三則倏
起坐。四服盡。頓愈。更不復作。一時救急如此。此病疴臨發日。逐杯併服。無不神效。編類

丹溪治一貴人。年近六十。形壯。色蒼。味厚。春得疴瘧。用劫藥。屢止屢作。綿延至冬。來求治。知其痰少。惟胃氣未
完。天寒欠汗。非補不可。以一味白朮末之。粥丸。空腹熱湯下二百丸。盡二觔。大汗而愈。如此者多。但略有加減耳。

一人形色俱實。患疴瘧而且痢。自恃強健能食。但苦汗出。朱曰。瘧非汗不愈。可慮能食耳。此非痢也。胃熱善消。
脾病不化。食積與病勢甚矣。宜謹節以養胃氣。省出入以避風寒。俟汗出透而安。不從所言。尋卒。

一婦病瘧。三日一發。食少。經不行。已三月。脈無。時冬寒。議作虛寒治。以四物湯加附茱萸。神曲丸服。疑誤。再診。
見其梳洗言動如常。知果誤也。三陰瘧亦有實者醫經不行。非無血。爲痰礙。脈無。非血氣衰。乃積痰生熱。結伏其脈

而不見耳。當作溼熱治。與三花神佑丸。旬日後。食進脈出。帶微弦。朱謂胃氣既全。不用藥。瘧當自愈。而經行也。令

其淡滋味果應。

一少婦身小味厚。瘧瘧月餘。問曰。發於申酉。問曰瘧疾頭痛身熱。口乾寒多。喜飲極熱辣湯。脈伏。面色慘晦。作實熱痰治之。脈伏喜熱湯無不作虛。寒治此案治法可法。以十棗湯為末。粥九黍米大。服十粒。津噓。日三次。令淡飲食。半月後。大汗而愈。

一人性急。好酒色。味厚。適多憂怒。患久瘧。忽一日大發熱。大便所下臭積。大孔極陷。此大虛也。脈弦大而浮。發熱臭積脈弦大浮皆實也。而作極虛治真妙不可言。須看浮字。○久瘧之後。又無新客感。而大發熱。非虛而何。遂以瓦磨如錢圓。燒紅。投重便中。急取起。令乾。以紙裹於痛處。恐外寒乘虛而入也。以參歸陳皮煎湯服。淡味半月而安。

一婦久痢。因哭子變瘧。醫與四獸飲之類。一日五六作。汗如雨不止。凡兩月。朱診之。脈微數。食少疲甚。蓋痢後無陰。悲哀傷氣。又進溼熱之藥。助起旺火。正氣愈虛。汗既大出。無邪可治。陰虛陽散。死在旦夕。豈小劑之所能補。遂用參朮各二兩。白芍一兩。黃芪半兩。炙甘草二錢。作大服。濃煎一鍾。日服三四次。兩日寒熱止而愈。

一壯男子。因勞役發嗽。得瘧瘧。又服發散藥。三發後變為發熱。舌短語言不正。痰吼有聲。脈洪數似滑。洪數似滑之脈。兼之發熱。似乎表裏未清。而用獨參湯。須看他服發散藥之後之變症耳。先用獨參湯。加竹瀝二蛤殼。後吐膠痰三塊。舌本正而言可辨。症未退。後用人參黃芪湯。服半月。諸症皆退。粥食調養。二月。方能起立而愈。

一老人瘧嗽半年。兩尺脈數而有力度。色稍枯。蓋服四獸飲等劑。中焦溼熱下流。伏結於腎。以致腎火上連於肺。瘧嗽俱作。參朮芩連升麻柴胡調中一二日。與黃柏丸。作虛而協熱治兩日。夜夢交通而不泄。此腎熱欲解。故從前陰精竅而走散。無憂也。次日瘧嗽皆止。

一富家子。年壯。病瘧。自卯足寒。至酉分方熱。至寅初乃休。一日一夜。止甦一時。因思必為接內感寒所致。問云。九月暴寒。夜半有盜。急起不著中衣。當時足冷。十日後瘧作。蓋足陽明與衝脈合宗筋會於氣街。入房太甚。則足陽明與衝脈之氣。皆奪於所用。其寒乘虛而入。舍於二經。二經過脛會足跗上。於是二經之陽氣益損。不能滲榮。

瘧

其經絡。故病作卒不得休。因用參朮大補附子行經。加散寒以取汗。數日不汗。病如前。因思足跗道遠。藥力難及。再以蒼朮川芎桃枝煎湯。盛以高桶。扶坐浸足至膝。外治取汗法亦佳食頃。以前所服藥飲之。汗出通身而愈。

一人年三十餘。久瘧虛甚。盜汗得嗽。嗽來便熱。夜甚。以甘草些少。白朮二錢半。防風一錢。人參黃芪黃連各五分。乾薑二分。數服而愈。

二婦人同病瘧。一者面光澤。乃溼在氣分。非汗不解。兩發汗出而愈。一者面赤黑色。乃暑傷血分。瘧赤黑面色爲暑用四物加辛苦寒之劑。二日發唇瘡而愈。臨病處治。其可執一乎。

虞恆德治二男子。年皆踰四十五。各得瘧瘧三年矣。俱發於寅申巳亥日。一人晝發於巳而退於申。一人夜發於亥而退於寅。虞曰。晝發者。乃陰中之陽病。宜補氣解表。與小柴胡湯。倍加柴胡人參。加白朮川芎葛根陳皮青皮蒼朮。夜發者爲陰中之陰病。宜補血疎肝。用小柴胡合四物加青皮。各與十貼。教其加薑棗煎。於未發前二時服。每日一貼。服至八貼。同日得大汗而愈。

胡仲禮者。真州人也。國初以醫名。能精其術。遂大聞於時。尤妙太素脈。有病瘧者。久莫能止。求視其脈。曰。此瘧母也。須百劑方愈。病者歸。服藥至半。意憚之。中止而病未瘳。他日以問醫孫姓者。脈之。曰。此須五十劑乃可。如言而病已。蓋孫其壻。卽傳業於仲禮者。其精如此。

孫琳治張知閣久病瘧。遇熱作時如火。年餘骨立。醫以爲虛。投之茸附。熱愈甚。招孫診視。投小柴胡湯三貼。服之熱減十九。又一服脫然。孫曰。是名勞瘧。熱從髓出。又加剛劑。剝損氣血。安得不瘦。蓋熱不一。有去皮膚中熱者。有去臟腑中熱者。若髓熱。非柴胡不可。北方銀州柴胡。只須一服。南方力減。故三服乃效。今卻可進滋補藥矣。薛已治一婦人。久瘧。形體怯弱。內熱晡熱。自汗盜汗。飲食少思。月事不行。服通經丸。虛症悉具。此因虛而致瘧。因瘧而致經閉。用補中益氣湯。及六味丸。各百餘劑。瘧愈而經行矣。

一婦人久瘡。瘡作則經不行。形虛脈大。頭痛懶食。大便泄瀉。小便淋漓。口乾唇裂。內熱腹膨。皆元氣下陷。相火合病。壯火食氣用補中益氣湯治之。尋愈。惟不時頭痛。乃加蔓荊子而痛止。又兼用六味丸而經行。

一婦人瘡久。兼之帶下。發後口乾倦甚。薛用七味白朮散。加麥冬五味。作大劑與之。恣飲。再發稍可。乃用補中益氣。加茯苓半夏。十餘劑而愈。凡截瘡。薛常以參朮各一兩。生薑四兩。煨熟。煎服即愈。或以大劑補中益氣加煨薑。其功尤捷。

一產婦患瘡。發熱作渴。胸膈脹滿。遍身作痛。三日不食。嘔酸噯氣。此是飲食所傷。脾胃不能消化。用六君加神曲山查四劑。而不作酸。乃去神曲山查。又數劑而飲食進。其大便不通。至三十五日。計飲食七十餘碗。腹始悶。令用豬膽汁導而通之。其糞且甚燥。瑋按得非燥藥過劑耶○婦人令用導法頗不雅潤以下之頗爲簡易

一產婦患瘡。久不愈。百病蜂起。其脈或洪大。或微細。或弦緊。或沉伏。難以名狀。用六君子加炮薑二十餘劑。脈症稍得。又用參朮煎膏。佐以歸脾湯。百餘劑而瘡。

冬官朱省菴。停食感寒而患瘡。自用清脾截瘡二藥。食後腹脹。時或作痛。服二陳黃連枳實之類。小腹重墜。腿足浮腫。加白朮山查。吐食未化。薛曰。食後脹痛。乃脾虛不能尅化也。小腹重墜。乃脾虛不能升舉也。腿足浮腫。乃脾虛不能運行也。吐食不消。乃脾胃虛寒無火也。治以補中益氣。加吳茱萸炮薑木香肉桂。一劑。諸症頓退。飲食頓加。不數劑而瘡。

一儒者秋患寒熱。至春未愈。久病屬虛胸痞。腹脹。用人參二兩。生薑二兩。煨熟煎服。寒熱即止。更以調中益氣。加半夏茯苓炮薑數劑。元氣頓復。後任縣尹。每飲食勞倦。疾作。服前藥即愈。

一上舍每至夏秋。非停食作瀉。必瘡痢霍亂。遇勞吐痰。頭眩體倦。發熱惡寒。用四物二陳苓連枳實山梔之類。患瘡。服止截之藥。前症益甚。時或遍身如芒刺然。時身如芒刺虛而協溼以茯苓半夏以滲之薛以補中益氣。加茯苓半夏。內參芪各三錢。

歸尤各二錢。十餘劑少愈。若間斷其藥。諸病仍至。連服三十餘劑全愈。又服還少丹半載。形體充實。

汪石山治老人。年近七旬。形色蒼白。勞倦病瘧。瘧止。胸膈痞悶。惡心痰多。不思飲食。懶倦口苦。頭痛。夜夢紛紜。兩腿時瘡。脈皆浮濡無力。且過於緩。醫書云。脈緩無力者。氣虛也。又云。勞則氣耗。又云。勞倦傷脾。脾傷不能運化。精微以養心。故心神爲之不寧。宜做歸脾湯例治之。人參二錢。麥冬白朮各一錢。歸身酸棗仁茯苓各八分。黃芩陳皮各六分。枳實甘草各五分。川芎七分。煎服二貼。夜臥頗安。但覺後欲吐。或則吞酸吐痰。減去枳實。加山查七分。吳茱萸二分。服之。仍用參朮歸芎山梔山查丸服而愈。博按此案原刻謾誤

一人年踰四十。形瘦。色紫淡。素勞傷脾。令常服參苓。原刻誤白朮散獲安。住藥一年。復勞。飲冷酒不爽。是夜頭又

被溼。遂致身冷不安。早起面目俱黃。醫用零筋草根。酒煎服之。吐瀉大作。又加薑煎。則心熱膈壅。不進飲食。大便祕結。瘧作。胸膈痞塞。粥飲不入。食湯則嘔。氣嘔逆。吐涎。意向甚惡。汪診左脈浮瀼。原刻瀼無力。肝脈頗弦。右肺部濡散。脾部浮微。二部脈皆有似無。或呼吸相引。又覺應指。曰此脾虛之極也。初因勞熱。飲冷。頭又被溼。內熱因鬱。故發爲黃。若用檓藥。以泄上焦溼熱。則黃自退。乃用草藥酒煎。溼熱雖行。而脾氣存也。幾希。且勿治瘧。當補脾爲急。用人參五錢。橘紅一錢。時時煎湯呷之。令其且暮食粥。以養胃氣。彼如所言。旬餘乃愈。

一人年踰四十。不肥不瘦。形色蒼白。季秋久瘧。醫用丹劑一丸止之。嘔吐不休。粒米不入。大便或瀉。面赤。妄語。身熱。汪診脈皆浮而欲絕。仲景云。陽病得陰脈者死。今面赤身熱。妄語。其證屬陽。而脈微欲絕。則陰脈矣。此一危也。經曰。得穀者昌。失穀者亡。今粒米不入。此二危也。又曰。泄而熱不去者死。今數泄瀉。而面赤身熱不除。此三危也。以理論之。法在不治。古人云。治而不愈者有矣。未有不治而愈者也。令人參五錢。白朮二錢。炒米。原刻御米一錢。橘紅。原刻陳皮八分。煎服至四貼。始漸有生意。

一人年近三十。形瘦淡紫。八月間病瘧。汪診之。左脈頗和而駛。右脈弱而無力。令用清暑益氣湯。加減服之。覺

胸膈痞悶。遂畏人參。更醫作瘧治。而瘧或進或退。服截藥病稍增。延至十月。復請汪診。脈皆浮小而濡。帶數。右手則尤近不足。曰。正氣久虛。邪留不出。瘧尙不止也。宜用十全大補湯。減桂。加茯苓。倍參。服之漸愈。

一人年踰三十。形瘦色蒼。八月間病瘧。或用截藥。或用符水。延纏不愈。胸膈痞滿。飲食少進。大腸痔血。小便短赤。瘧發於夜。寒少熱多。自汗。汪診左脈濡小而緩。右脈濡弱無力。曰。此久瘧傷脾也。用人參二錢。白朮歸身茯苓各一錢。芍藥八分。黃芩七分。枳實五分。陳皮六分。甘草四分。煎服。後因痔血未止。吞槐角丸而血愈多。仍服前方而血減矣。

一婦面色淡紫。年踰四十。九月病瘧。夜發渴多汗。嘔吐粒食不進數日。汪診脈皆浮濡而緩。按之無力。遂用人參五錢。橘紅八分。甘草七分。白朮一錢。煎服十餘貼。瘧止食進。漸有生意。但大便二十日不通。再診。右脈浮小無力。左脈沉弱無力。前方加歸身一錢。大麻仁錢半。如舊煎服。病除。

一婦年逾三十。瘦長淡紫。六月產。八月瘧。瘧止。胸膈痞悶。纔勞喘咳血。身熱腳冷。汪診左脈濡緩。原本誤弱右肺部頗洪。關尺二部亦弱。以生地黃。白芍。麥門冬。白朮。各一錢。阿膠。歸身。牡丹皮。各七分。人參八分。陳皮五分。煎服一貼。再令熱服。瀉止膈快。但盜汗而腳軟。前方加黃芪錢半。黃柏七分。依前煎服愈。

一人年三十。形色蒼白。因勞感熱。九月盡病瘧。頭痛口渴。嘔吐。胸膈痞塞。不進飲食。自汗倦怠。熱多寒少。醫用截藥。病增。飲水卽吐。汪診。脈皆浮大。而濡。頗弦。曰。此勞倦傷脾。熱傷氣之瘧也。令人參三錢。黃芪錢半。白朮麥冬各一錢。枳實五分。山查七分。歸身黃柏知母各七分。乾薑甘草各三分。石翁用藥妙在佐使得宜後學須做此例煎服三貼。病減。復勞病作。前方人參。加作四錢。服之而安。

一人年三十九。久瘧。醫用補中益氣湯。或止或作。延及半年。因解髮結。勞傷咳嗽。醫以前方加半夏五味。遂致喉痛聲啞。夜不能寢。請汪視之。右脈浮濡。左脈小弱。曰。經云陰火之動。發爲喉痺是也。此必色慾不謹。久服參芪。

徒增肺中伏火耳。令以甘桔湯加鼠黏子、蜜炙黃柏煎服二貼。喉痛除而聲出。繼服保和湯五貼而安。

一人年三十餘。形瘦淡紫。素勞久瘧。三日一發於夜。三陰嘔吐。熱多寒少。不進飲食。小便頻數。氣喘咳嗽。日夜

打坐。不能伏枕幾月矣。頭身骨節皆痛。數月不能伏枕。虛也。然真正虛脫。不能待幾月之喘嗽。而況兼症有頭身骨節痛耶。此爲虛中有實。醫作瘧治。病甚。衆皆危之。脈皆浮

虛緩弱。而不甚大。若脈洪大當作極虛治。汪以參朮加陳皮黃柏枳實知母麥冬北五味煎服三貼。病退。越二日復病。令用四

物加童便服之。則嗽除喘止。始能就臥。再用八物湯。除茯苓加枳實香附。又用枳朮丸。加入參砂仁歸身黃芩。吞

服調理。熱來常服童便。半年而安。加減法妙

一婦。形色脆白。年五十餘。憂勞。六月背瘡。艾灸百餘壯。瘡散病瘧。身熱自汗。口渴頭暈。嘔吐泄瀉。不進飲食。寒

少熱多。自用清暑益氣湯。病甚。汪診左脈浮微。似有似無。右脈浮小。按之不足。曰病雖屬瘧。當作虛治。依方而用

清暑益氣湯。固與病宜。但邪重劑輕。病不去耳。令以參朮加作五錢。芪三錢。茯苓一錢。陳皮七分。甘草五分。煎服

病退。

一人因冒風病瘧。熱多寒少。頭痛倦怠。食少自汗。已服參蘇飲一貼。汪診之。脈皆浮虛近駛。曰此虛瘧也。非參

蘇飲所宜。以參芪歸朮等藥煎服五六貼而愈。且諭之曰。元氣素虛。不宜發散。凡遇一切外感。必須以補元氣爲

主。少加發散之藥以佐之。庶爲允當。

一婦常患咳嗽。加以瘧疾。因左脇有塊。瘧止有孕。嗽尙不寧。喉乾痰少。時或嘔吐。出頑痰鍾許方止。夜亦如是。

常覺熱盛。胸膈壅滿。背心亦脹。常要打摩。姪已六月。夜半如廁。身忽寒戰。厚覆少頃乃愈。越兩日。夜半又發寒熱

如瘧。肢節痛。上身微汗。口中覺吐冷氣。胸喉如有物礙。心前虛腫。按之卽痛。頭痛氣喘。坐臥不寧。醫作傷寒發散。

又作痰症。而用二陳。不效。汪往視之。脈皆濡而近滑。曰胃虛血熱也。此症亦虛中有實。但斷以血熱辨在何處。想因頭痛四肢痛心前按之痛耶。先以四君子

湯加黃芩枳殼麥冬煎服二三貼。以保胃氣。繼以四物加檳榔枳殼麻仁大黃三服下之。非明眼知何敢下。遂滯下後重。虛

坐努責怠倦不食。時或昏悶亂叫。食則脹不食。則飢四肢痛。腳腫。誤下之過汪曰。胃虛非湯藥所宜。合枳朮丸。加人參當歸黃芩服。月餘。諸症悉除。胎亦無損。

一人形瘦色脆。年近三十。四月間腹痛。惟覺氣轉左邊。五日而止。次年四月亦然。八月病瘡。間日一發。寒少熱多。十餘日止。第三年四月八月。如舊腹痛瘡作。四年五年四月八月亦然。但瘡作腹痛。瘡止痛止。旬餘瘡除。又瀉痢十餘日。瀉止瘡又作。但不腹痛。五日瘡瘥。仲冬感寒。頭痛發熱。腹及右脇脹痛。氣喘漉瀉。內黑外紅。日夜五六次。內熱不減。飲食難進。醫用三乙承氣湯二貼。繼用木香枳朮丸。諸症稍定。午後發熱愈熾。遇食愈脹。得瀉略寬。陰火乘脾頭痛不減。請汪診視。脈皆浮濡近駛。目氣屬陽當升。虛則下陷矣。又屢服消剋攻下之劑。所謂虛其虛也。安得不脹而頻瀉乎。經云。下者舉之。其治此病之謂歟。或曰。脹滿者。氣有餘也。積塊者。氣固結也。經云。結者散之。有餘者損之。今有餘而補。固結而益。何也。此一辨不可少汪曰。人身之氣。猶天之風。風性剛勁。揚砂走石。孰能禦之。孟子曰。至大至剛是也。餒則爲物障蔽。反以爲病。若能補養。以復其剛大之性。則衝突排蕩。又何脹滿不散。積塊不行。經曰。壯者氣行則愈。怯者著而成病是也。蓋氣之強壯者。則流動充滿。或有積滯。亦被衝突而行散。何病之有。氣之怯弱。則力小遲鈍。一有積滯。不免因循承襲。積著成病。法當升陽益胃。遂以參朮白朮散煎升麻湯。妙神效調服月餘。仍令丸服一料而愈。

一人形瘦色脆。年三十餘。八月因勞病瘡。寒少熱多。自汗體倦。頭痛胸痞。略咳而渴。惡食。大便或祕或漉。發於寅申巳亥夜。醫議欲從丹溪用血藥引出陽分之例治之。汪診其脈。濡弱。近駛稍弦。曰。察形觀色。參脈。乃屬氣血兩虛。瘡已深入厥陰矣。專用血藥。不免損胃。又損肺也。淹延歲月。久瘡成勞。何也。自汗嗽渴。而蒼朮白朮。豈宜例用。惡食胸痞。而血藥豈能獨理。古人用藥立例。指引迷途耳。因例達變。在後人推廣之也。遂以補中益氣湯加川芎黃柏枳實神曲麥門冬。倍用參朮朮。煎服三十餘貼。諸症稍除。瘡猶未止。乃語之曰。今當冬氣沉潛。瘡氣亦因

之以沉潛。難使浮達。況汗孔亦因以閉塞。經曰。瘧以汗解。當此閉藏之時。安得達天時以汗之乎。且以參朮枳實陳皮歸身黃芩丸服。胃氣既壯。來年二月。瘧當隨其春氣而發泄矣。果如期而安。

一人年三十。形色頗實。初因舟行。過勞受熱。咳嗽不已。續又病瘧。素有熱淋。服藥或作或輟。汪診之。脈皆濡弱近緩。左尺略駛。曰。此熱傷氣也。肺爲氣主。氣傷。肺亦傷矣。故發咳嗽。其瘧亦因熱而作。令人參錢半。白朮麥冬茯苓各一錢。歸身知母各七分。青皮黃柏甘草各五分。煎服而安。九月。復舟行過勞傷熱。其瘧復作。或一日一發。或二日三日一發。或連發二日。無期而發。虛可知。醫治不效。仍用前方煎服而安。

一人年三十一。六月中。因勞取涼。夢遺。遂覺惡寒。連日慘慘不爽。三日後。頭痛躁悶。須看三日後三字少陰亦有頭痛分別陰陽在此。家人

診之。驚曰。脈絕矣。議作陰症。欲進附子湯。未決。請汪治。曰。陰症無頭痛。今病如是。恐風暑乘虛入於陰分。故脈伏耳。非絕脈也。若進附子湯。是以火濟火。安能復生。姑待以觀其變。然後議藥。次日未末申初。果病寒少熱多。頭痛躁渴痞悶嘔食。自汗。大便或瀉或結。脈皆濡小而駛。脾部兼弦。此非尋常祛瘧燥烈劑所能治。遂用清暑益氣湯。減蒼朮升麻。加柴胡知母厚朴川芎。以人參加作二錢。黃芪錢半。白朮當歸各一錢。煎服二十餘貼而愈。

祁邑二尹。北人也。形長魁偉。年逾四十。六月舟中受熱。病瘧。寒少熱多。頭痛躁渴汗多。醫用七寶飲治之。不愈。汪診其脈。浮濡而駛。略弦。曰。此暑瘧也。以白虎湯。加人參三錢。煎服十餘貼而瘧止。

程侍御。形色清脆。年四十餘。素善飲。病熱頭痛。惡食泄瀉。小便短少。午後惡寒發熱。醫用二陳平胃五苓共一服。治不退。反增腰腹拘急。汪診視。脈皆濡弱。頗弦而駛。曰。耗血傷胃。惟酒爲甚。復加以時熱。外傷其氣。內外兩傷。法當從補。若用草果檳榔常山半夏燥烈之劑。譬之抱薪救火。寧不益其病耶。遂以人參二錢。黃芪錢半。以益皮毛。不令汗泄。白朮茯苓石膏麥冬各一錢。以導溼熱。不使傷胃。知母青皮神曲黃芩歸身川芎柴胡各七分。以消積滯。而和表裏。少加甘草三分。煎服十餘貼瘧止。後以參苓白朮散常服收功。

一、年三十餘。八月因勞病瘧。請汪診視。脈皆六至。而數無力。曰：古人云：形瘦色黑者。氣實血虛也。又云：脈數無力者。血虛也。間日發於午後。亦血分病也。以色脈論之。當從血治。但今汗多。乃陽虛。表失所衛。消穀善飢。乃胃虛。火乘其土。皆陽虛也。仲景法有憑證不憑脈者。茲當憑證。作陽虛治。以參芪各三錢。白朮白芍麥門冬各一錢。歸身生地甘草各七分。黃柏知母陳皮各五分。煎服二十餘貼。若用尋常驅瘧劫劑。寧免後艱。博按舊刻此案脫二句

石山翁年逾六十。形質近弱。八九月酷熱。時往來休歛。外有藥劑之勞。內有病者之憂。內外弗寧。晝夜不靜。至十月初旬。瘧作三日。午後一發。寒熱不甚。喜熱惡寒。寒去熱來。則覺爽矣。口乾微渴。臨發昏倦嗜臥。左脈沉小而數。右脈浮滯無力。亦近於數。獨脾部弦而頗洪。瘧去。則脈皆大小浮沉相等。惟覺緩弱而已。初服補中益氣湯。十餘貼。病無加減。夜苦盜汗。繼服當歸六黃湯。先補氣血黃芪每貼四錢。五貼汗止。瘧如舊。再服白虎湯。後清暑邪人參四錢。石膏三錢。知母一錢。甘草六分。米一撮。煎服十餘貼而愈。

一人瘦長脆白。年三十餘。久瘧後。盜汗自汗過多。加以傷食。吐瀉大作。吐止而瀉。四日不住。筋惕肉瞤。驚悸夢遺。小便不禁。汪診脈皆緩弱。右則略弦而濇。曰：此下多亡陰。汗多亡陽。氣血虛也。遂以參芪爲君。白朮爲臣。山梔麥冬牡蠣爲佐。酸棗歸身山查爲使。加以薄桂。煎服旬餘。諸症稍退。半年之間。常覺臍下內熱一團。烘烘不散。時或夢遺。一醫議作熱鬱。固欲下之。汪曰：此非有餘之熱。乃陰虛主內熱耳。若欲下之。是殺之耳。宜以前方加黃柏。熱當自退。果驗。

一人年十七八時。因讀書。忍飢感寒得瘧。延纏三年。瘧愈。寒氣臍左觸痛。熱熨而散。仍或發或止。後因新娶往縣。復受飢寒。似病傷寒。吐二日夜不止。卽服理中湯。補中益氣湯。固本丸。補陰丸。豬肚丸。其吐或作或止。飲食少進。續後受饑勞。倦食則飽。飽則餒。子至午前睡。安略爽。食稍進。午後氣升。便覺脹悶。胸膈漉漉水響。四肢微厥。吐水或酸或苦。亦有間日吐者。大便燥結。小便赤短。身體瘦弱。不能起止。汪曰：雖不見脈見證。必是稟賦素弱。不耐饑寒。

宜作飲食勞倦爲主。而感冒一節。且置諸度外。夫氣升脹悶觸痛者。脾虛不能健運。以致氣鬱而然。胸膈漉漉水聲。謂之留飲。乃用獨參湯。補養其氣血。加薑以安其嘔吐。黃柏以降其逆氣。初服三貼。臍左痛除。吐止。將人參加作一兩。吐又復作。此由補塞太過。而無行散佐使故也。人參減作七錢。附五分。炮薑七分。半夏八分。蒼朮厚朴各七分。茯苓一錢。服至二十餘貼。吐止食進。餘病皆減。頗喜肉味。以手揉其肚。尙有水聲汨汨。微感寒。腹中氣猶微動。或時鼻衄數點。近來忽瀉二日而自止。纔住前藥。又覺不爽。前方加黃芪四錢。山梔七分。減黃柏如舊煎服。或曰吐水或酸。或苦。大便閉燥。小便赤短。諸醫皆以爲熱。凡病晝輕夜重。諸書皆爲血病。今用薑附者何也。蓋吐水酸苦。由脾虛不能行溼。溼鬱爲熱。而水作酸苦也。薑附性熱辛散。溼逢熱則收。鬱逢熱則散。溼收鬱散。酸苦自除。大便燥結者。由吐多而亡津液也。小便短少者。由氣虛不能運化也。故用人參以養血氣。則血潤燥除。氣運溺通矣。若用苦寒之藥。則苦傷血。寒傷氣。反增其病矣。日輕夜重爲血病者。道其常也。此則不然。雖似血病。實氣病也。醫作血病。而用固本補陰等藥。反不解。非血病可知。所以日輕夜重。日則陽得其位而氣旺。故病減。夜則陽失其位而氣衰。故病重。經曰至於所生而持。自得其位而起是也。故病則有常有變。而醫不可不達其變也。病將愈。猶或鼻衄數點者。此浮溜之火也。加山梔氣味薄者。以潛伏之。久當自愈。後聞食母猪肉。前病復作。汪曰。臟腑習熟於藥。病亦見化於藥。再無如之何矣。此案宜熟玩

一人年踰四十。形肥色蒼。因勞後入房。感風。夜半瘧作。自汗。寒少熱多。一日一作。醫用清脾。小柴胡。四獸等劑。不效。漸至二日。或三日一發。三陰瘧汪診左脈浮洪虛豁而數。右脈虛小散數。頭眩耳鳴。四肢懶倦。手足麻。大便溏。

左脇瘧母。時或夢遺。虛無疑矣發則嘔吐多痰。或辰或午。發至酉戌乃退。每至三十日。連發二次。子時發至黎明。其發

微。辰時發至酉戌。其發如常。乃用參芪歸朮知母麥冬厚朴陳皮大劑與之。初服一劑。痞塊反高。小腹脹痛。汪曰。

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再當服之。此一轉非認症真不能數貼後。脈覺稍靜不數。病者曰。脈平而病不減。何也。汪曰。瘧邪已

深。非數劑之藥。旦夕之功。所能愈。當久服。待春分陽氣發揚。方得全愈。苟惑人言。不惟瘡不能止。或癆或鼓。難免後憂。夫瘡因感風暑寒水而作也。經曰。皮膚之外。腸胃之內。氣血之所舍也。氣屬陽。風暑陽邪。而中於氣。血屬陰。寒水陰邪。而中於血。先中陽邪。後中陰邪。則先寒後熱。先中陰邪。後中陽邪。則先熱後寒。陽邪多。則熱多。渴。面有汗。陰邪多。則寒多。而汗少。氣血受邪。而居於其舍。悍衛之氣。運行不息。不受邪也。日行陽二十五度。夜行陰二十五度。每一刻。則周身一度。行與邪遇。則邪壅遏其道路。故與相搏而瘡作也。搏則一勝一負。負則不與之搏。而悍衛無礙。故瘡止矣。可知久病後發寒熱忽然無故而止。當思元氣脫盡連寒熱不能作耳。夫邪之盛衰。因氣血之盛衰。氣血盛。邪亦盛。氣血衰。邪亦衰。久則氣血衰。或靜養二三日。氣血復盛。而邪亦盛。悍衛行與之遇。又復相抗而瘡。每三十日。連發二次者。蓋二十八九三十日晦日也。陰極陽生之時。夜半微陽始生。而力尙弱。故瘡發亦輕。辰則陽旺矣。故瘡亦重。此瘡所感陽邪居多。故隨陽氣盛衰而爲之輕重。其三日一發。非入於藏也。由氣血盛衰而然。非若傷寒之傳經也。或曰。邪氣既因氣血而盛衰。今補其氣血。未免邪亦盛矣。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氣血未補。終未至於強健。強健。邪無容留矣。經曰。邪正不兩立是也。

俞子容治嶺南一大商病瘡。胸中痞悶煩躁。昏不知人。願得涼藥清利上膈。其症上熱下寒。脈沉而微。以生薑附子作湯浸冷。俾服。溫躡時甦醒。自言胸膈疎爽。然不知實用附子也。初瘡用附子。人所未知。若庸工見其胸中痞悶。投以涼藥下之。十無一生。然此法惟山嵐瘴氣所致。下體虛冷之人宜施。若暑瘡痰瘡。則別處治可也。

江篁南治曹氏子。年二十餘。客歸跋涉勞倦。兼受熱。飲涼水。患瘡。每日午。先寒後熱。多汗。一醫爲用清脾湯。繼用斬鬼丹。吐涎益甚。後二日。嘔吐不止。乃用人參養胃湯二貼。嘔吐如故。兼痰中有血。六月中旬。江視之。脈虛豁。以二陳湯加白芍白朮扁豆人參枳實山查黃連藿香薑棗出入加減。八劑愈。

一人瘡疾。更三醫不可。後一醫。投薑附湯。可而復作。每至午前大寒。寒時面青。手指趾甲俱青。

指曰稱寒者多然有一症與痰相傳

亦青黑色可與大熱案確泉翁治法參看

異狀戰慄。寒後復熱。得汗只涼。瘦削危甚。不可言。江診六部脈沉細。先投溫脾湯。繼進鐵煎散。三盞。五更下鶴頂丹。至次日午前。以理中湯下黑錫丹一服。如此三日而愈。此乃寒症之藥也。

一人瘡後。先寒後熱。醫用清脾湯。又服截瘡丹。遂發惡心。吐而復瀉。理中湯之用因此次日鼻衄兩三碗。但多煩熱。求

治。加以小柴胡加半夏柴胡之類四服。解其榮中之熱。次投鐵煎散以祛瘡之邪。午前將末。理中湯入黃丹。冷水調下黑錫丹。和中壓痰鎮下。理妙瘡即不來矣。此乃熱因寒用。寒因熱用之意。

江應宿治李祠部。真陽傷寒變瘡。大渴大熱。煩躁引飲。都城醫投六君加青皮厚朴檳榔草果。十餘日不效。召予診視。六脈洪數微弦。與小柴胡去半夏。加白虎湯。一劑而渴止。再劑熱退而愈。予時有儀揚之行。李問已後當服何藥。予曰。公勞傷心脾。將至但恐寤而不寐。宜歸脾湯調理。後果煩躁不寐。遣幼官往儀召予至。則諸醫衆論紛紜。將欲下。予止之曰。胃不和。則臥不安。豈可妄下。其家人囂囂以下爲是。竟投下藥。予固辭不復往。綿延三月餘弗瘳。遂養病歸籍。多方調理而後愈。此蓋輕病重治。皆醫之過也。

阮上舍患瘡已經三年。或三日一發。或五七日一發。發於午後未申時。諸寒熱無期唯瘡有期背心隱隱寒起戰慄。兩膝齊

冷至足。一二刻寒退熱作。煩渴引飲。屢治或暫止。或半月一月又復作。右脇下一塊如杯。行步稍遠。即覺微痛。乘馬勞頓。亦作痛。九月初。診得弦數之脈。投柴胡桑白皮各五錢。鼈甲醋炙二錢。作一服。加煨薑水煎服。即止。更與四君加柴胡鼈甲調理。月餘。間與瘡母丸。不復舉矣。

夫久瘡。乃屬元氣虛寒。蓋氣虛則寒。血虛則熱。胃虛則惡寒。脾虛則發熱。陰火下流。則寒熱交作。或吐涎不食。泄瀉腹痛。手足逆冷。寒戰如慄。若誤投以清脾截瘡等耗氣血藥。多致綿延不休。若兼停食。宜用六君枳實厚朴。若食已消而不愈。用六君子湯。若內傷外感。用藿香正氣散。若內傷多而外感少。用人參養胃湯。若勞傷元氣兼外感。用補中益氣加川芎。若勞傷元氣兼停食。補中益氣加神曲陳皮。若氣惱兼食。用六君加香附山

梔。若嘔酸或食後口酸。當節飲食。病作時。大熱躁渴。以薑湯乘熱飲之。此截瘧之良法也。每見發時。飲啖生冷物者。病或少愈。多致脾虛胃損。往往不治。大抵內傷飲食者。必惡食。外感風寒者。不惡食。審係勞傷元氣。雖有百症。但用補中益氣湯。其病自愈。其屬外感者。主以補養。佐以解散。其邪自退。若外邪既退。即補中益氣以實其表。若邪去不實其表。或過發表。虧損脾胃。皆致綿延難治。凡此不問陰陽日夜所發。皆宜補中益氣湯。此不截之截也。夫人以脾胃爲主。未有脾胃實而患瘧痢者。若專主發散攻裏。降火導痰。是治其末而忘其本。以前乃治瘧之大略。如不應。當分六經表裏而治之。

夫瘧三日一發。丹溪以發日之辰。分屬三陰。而藥無三陰之別。總用撫芎當歸紅花蒼朮黃柏等藥。掣起陽分。瘧入陰分。由陽虛陷入也。惟宜陽分助氣之藥。加血藥引入陰分。亦可掣起。專用血藥。祇恐邪愈下陷。何以能掣起哉。

霍亂

琇按謂其病狀揮霍悶亂爲邪正交爭之病夏秋多有

江篁南治從叔於七月間得霍亂症。吐瀉轉筋。足冷。多汗。囊縮。一醫以傷寒治之。增劇。江診之。左右寸關皆伏不應。吐瀉脈伏無礙尺部極微。口渴。欲飲冷水。是冷囊縮似屬厥陰口渴亦似少陰引水自救何以辨之曰直中陰經無有上吐轉筋多汗症若少陰頭有汗則死矣乃以五苓散與之。覺稍定。向

午猶渴。以五苓加麥冬五味子滑石投之。

足冷囊縮似宜急溫然口渴飲冷又當清既非傷寒故如此治○五苓妙加藥尤妙

更以黃連香薷飲冷進一服。次早脈

稍出。按之無根。人脫形。且吃忒。手足厥冷。

即當溫

飲食不入。入則吐。大便稍不禁。爲灸丹田八九壯。囊縮稍舒。手足

稍溫。繼以理中湯二三服。渴猶甚。咽疼熱不解。時或昏沉。乃以竹葉石膏湯投之而愈。

用藥圓轉當熟玩之所謂見病治病

江應宿治一婦人。六月中旬。病霍亂。吐瀉轉筋。一醫投藿香正氣散。加煩躁面赤。揭衣臥地。予診視。脈虛無力。身熱引飲。此得之傷暑。宜辛甘大寒之劑。瀉其火熱。以五苓散加滑石膏。吐瀉定。再與桂苓甘露飲而愈。

凡治霍亂

俱要辛熱
寒涼並用

一僕夫燕京人。縱酒飲食無節。病霍亂吐瀉轉筋煩渴。幾殆。時六七月。淋雨晝夜飲簪溜水數升而愈。千金方云。輕者水瀉。此偶合古方。予目擊其事。後路途中及六合縣。見一人服新汲井花水飲之。良愈。

一人病霍亂。欲吐不吐。欲瀉不瀉。心腹絞痛。脈之沉伏如無。此乾霍亂也。急令鹽湯探吐。宿食痰涎碗許。遂瀉。非吐瀉則死。並針刺手足眉心。出血為度。與六和湯而愈。

瀉

琇按內傷外感俱能作瀉。惟虛寒者可溫補。餘則隨症施治。不可執一。

東垣治一人。一日大便三四次。澹而不多。瀉。胃有時作瀉。腹中鳴。小便黃。以黃芪柴胡歸身益智陳皮各三分。升麻六分。炙甘草二錢。先生得手處在此。紅花少許。紅花少用入心養血。補火以生土。引經妙。作一服。名曰黃芪補胃湯。水二盞。煎一盞。稍熱。食前服之。

一人五更初曉時。必溏泄一次。此名腎泄。以五味子二兩。吳萸半兩。即二神丸。用細粒綠色者。二味炒香熟為度。細末之。每服二錢。陳米飲下。數服而愈。內經曰。腎者胃之關也。關門不利。故聚水而生病也。

東垣云。予病脾胃久衰。視聽半失。此陰盛乘陽。加之氣短。精神不足。此由弦脈令虛。多言之過。陽氣衰弱。不能舒伸。伏匿於陰中耳。又值淫雨陰寒。時人多病泄利。此溼多成五泄故也。一日體重。肢痛。大便泄。并下者三。而小便祕瀉。思其治法。按經云。大小便不利。無問標本。先分利之。又云。治溼不利小便。非其治也。皆當利其小便。必用淡味滲泄之劑利之。是其法也。噫。聖人之法。雖布在方冊。其不盡者。可以意求耳。今客邪寒溼之淫。從外而入。裏以暴加之。若從已上法度。用淡滲之劑。病雖即已。是降之又降。是益其陰。而重竭其陽。則陽氣愈削。而精神愈短矣。是陰重強。陽重衰。反助其邪也。故必用升陽風藥。以羌活獨活柴胡升麻各一錢。防風根半錢。炙甘草半錢。煎

稍熱服。大法云。寒溼之勝。助風以平之。又曰。下者舉之。得陽氣升騰而去矣。又云。客者除之。是因曲而爲之直也。夫聖人之法。可以類推。舉一而知百也。若不達升降浮沉之理。而概施治。其愈者幸也。爲後學廣開方便之門

子和治一人。瀉利不止如傾。衆以爲寒。治近二十載。非虛寒可知脈之兩寸皆滑。子和不以爲寒。所以寒者水也。以茶調散。湧寒水五七升。又以無憂散。瀉水數十行。當有所去下乃愈次以淡劑利水道。後愈。此通因通用法也。

一僧藏腑不調。三年不愈。此洞瀉也。以謀慮不決而致。肝主謀慮。甚則乘脾。脾溼下行。乃上涌痰半盆。又以舟車丸。濬川散下數行。仍使澡浴出汗。自是日勝一日。又常以胃風湯。白朮散調之。

郝允治夏英公病泄。太醫皆爲中虛。郝曰。風客於胃則泄。名殆藁本湯證也。夏駭曰。吾服金石等藥無數。泄不止。其敢飲藁本乎。郝強進之。泄止。邵氏聞見錄

丹溪治一老人。右手風擊多年。積痰見症九月內患泄瀉。百藥不效。右手脈浮大洪數。此太陰經有積痰。肺氣壅遏。不能下降。大腸虛而作瀉。當治上焦。治上焦妙用蘿蔔子搗和漿水蜜探之。而吐大塊膠痰碗許。隨安。

一富兒面黃。善啖易飢。非肉不食。泄瀉一月。脈大。以爲溼熱。當脾困而食少。今反形健而多食不渴。此必疳蟲也。驗其大便果有虻。令其治蟲而愈。至次年夏初復瀉。不痛而口乾。朱曰。昔治蟲而不治疳。故也。以去疳熱之藥。白朮湯下。三日而愈。後用白朮爲君。芍藥爲臣。川芎陳皮黃連胡黃連入蘆薈爲丸。白朮湯下。禁肉與甜瓜。防其再舉。

一老人味厚傷脾。常脾泄。芍藥酒炒一兩。白朮炒二兩。神曲一兩。山查一兩五錢。黃芩五錢炒。半夏一兩湯泡爲末。荷葉飯丸。

一老人稟厚形瘦。夏末患泄瀉。至秋深治不愈。神不悴。溺澀少。不赤。脈澀頗弦。膈微悶。食減。前案因手風擊見浮大洪數之脈以吐而愈瀉因悟曰。必多年沉積。滯在腸胃。詢之。嗜鯉魚。三年無一日缺。朱曰。此痰積在肺。肺爲大腸之

此案脈澀頗弦因膈微悶而用吐可見不懸在脈

藏宜大腸之不固也。當澄其源而流自清。以茱萸陳皮青葱麗首根生薑濃煎。和砂糖飲一碗。探吐痰半升如膠。利減半。次早又飲之。又吐半升。利止。與平胃散加白朮黃連。調理旬日而安。

一人性狡躁。素患下疳瘡。或作或止。夏初患自利。膈微悶。醫與理中湯。悶厥而甦。脈濡。重取略弦而數。朱曰。此下疳之深重者。與當歸龍會丸去麝。四貼而利減。又與小柴胡去半夏。加黃連白芍川芎生薑。數貼而愈。脈與前案同瀉

弦僅多數耳外症膈微悶亦同而治法各別宜細玩之

一人暴氣脫而虛。頓渴不知人。口眼俱閉。呼吸甚微。殆欲死。急灸氣海。飲人參膏十餘觔而愈。煇按此案疑誤入此

呂滄洲治一人病下利完穀。衆醫咸謂洞泄寒中。日服四逆理中等彌劇。診其脈。兩尺寸俱弦長。右關浮於左

關一倍。脾入逆肝其目外皆如草滋。脈浮色青非風而何蓋知肝風傳脾。因成殮泄。非藏寒所致。飲以小續命湯。減麻黃。加白朮三

五升。痢止。續命非止痢藥。飲不終劑而痢止者。以從本治故也。

一夫人病殮泄彌年。醫以休息利治之。苦堅辛燥之劑。弗效。時秋半。脈雙弦而浮。浮弦為風曰。夫人之病。蓋病驚風。

非飲食勞倦所致也。肝主驚。故虛風自甚。因乘脾而成泄。今金氣正隆。尙爾。至明春。病將益加。法當平木之太過。

扶土之不及。而泄自止。夫人曰。儂寓南閩時。平章燕公。以銅符密授。因失。心懼。由是疾作。公言信然。以黃犢牛肝

和以攻風健脾之劑。服之。踰月泄止。

滑伯仁治一人。暑月患中滿泄瀉。小便赤。四肢疲困不欲舉。自汗微熱。口渴。且素羸瘠。衆醫以虛勞。將峻補之。伯仁診視。六脈虛微。曰。此東垣所謂夏月中暑。飲食勞倦。法宜服清暑益氣湯。投三劑而病如失。

項彥章治南臺治書郭公久患泄瀉。惡寒。見風輒仆。日臥密室。以氈蒙其首。熾炭助之。出語呼呶如嬰兒。諸醫作沉寒痼冷治。屢進丹附不時驗。項診其脈。告曰。此脾伏火邪。溼熱下流。非寒也。法當升陽散火以逐其溼熱。乃

煮升麻澤瀉柴胡羌活等劑。而繼以神芎丸。郭曰。予苦久泄。今復利之。恐非治也。項曰。公之六脈。浮濡而弱。且微

數濡者溼也。數者脾有伏火也。病由溼熱。而且加之以熱劑。非苦寒逐之不可。法曰。通因通用。吾有所試矣。頃之利如木屑者三四出。卽去氈及炭。病旋已。

黃子厚治一富翁。病泄瀉彌年。禮致子厚。診療浹旬不效。子厚曰。予未得其說。求歸。一日讀易至乾卦天行健。朱子有曰。天之氣運行不息。故閣得地在中間。如人弄碗珠。只運動不住。故在空中不墜。少息則墜矣。因悟向者富翁之病。乃氣不能舉。爲下脫也。又作字。持水滴吸水。初以大指按滴上竅。則水滿筒。放之。則水下溜無餘。乃豁然悟曰。吾能治翁症矣。卽往。至則爲治艾灸百會穴。督脈穴。未三四十壯而泄瀉止矣。法妙

虞恆德治一人泄瀉。日夜無度。諸藥不效。偶得一方。用針沙地龍猪苓三味。共爲細末。生葱搗汁。調方匕貼臍上。小便長而瀉止。

一人吐瀉三日。垂死。爲灸天樞胃穴氣海任穴二穴。立止。

石山治一人。於幼時誤服毒藥。泄痢後。復傷食。腹痛大泄不止。今雖能飲食。不作肌膚。每至六七月。遇服毒之時。痛泄復作。善飢多食。胸膈似冷。夜間發熱。嗜臥懶語。聞淫慾言。盜汗陽舉。心動驚悸。喉中有痰。小便不利。大便或結或溏。過食。則嘔吐瀉泄。脈皆濡弱而緩。右脈略大。尤覺弱。次日左脈三五不調。或一二至緩。三五至駛。右脈如舊緩弱。左脈不調者。此必淫欲動其精也。右脈尤弱者。由於毒藥損其脾也。理宜固腎養脾。遂以人參錢半。白朮茯苓芍藥黃芪麥冬各一錢。歸身澤瀉各八分。黃柏知母山查各七分。煎服旬餘而安。博按此案舊刻微誤

一人年五十餘。形色蒼白。五月間與人爭辨。冒雨。勞役受飢。且有內事。夜半忽病。發熱惡食。上吐下瀉。昏悶煩躁。頭身俱痛。此症頭身俱痛症之不可恃也如是夫。因自發汗。汗遂不止。遣書云。脈皆洪數。汪曰。脈果洪數。乃危症矣。蓋吐瀉內虛。汗

多表虛。兼之脈不爲汗衰。亦不爲瀉減。在法不治。但古人云。治而不活者有矣。未有不治而活者。令人參五錢。以救裏。黃芪五錢。以救表。白朮三錢。乾薑七分。甘草五分。以和中安胃。白茯苓一錢。陳皮七分。以清神理氣。用理中湯

水煎。不時溫服。一酒杯。看其病勢如何。服至六七貼。則見紅斑。

吐瀉之後見斑

而四肢尤甚。面赤。身及四肢脹悶。告急於

汪。汪曰。斑症自吐瀉者多吉。謂邪從上下出也。但傷寒發斑。胃熱所致。今此發斑由胃虛。而無根失守之火。遊行

妙斷宜詳味之

於外也。可補而不可瀉。可溫而不可涼。若用化斑湯升麻元參之類。則死生反掌矣。仍令守前方。服十餘

貼。諸症悉減。斑則成瘡。肢腫亦消而愈。

博按此案舊刻脫誤

一孩孟秋泄瀉。晝夜十數度。醫用五苓散。香薷飲。胃苓湯。加肉蔻。罔效。汪曰。此兒形色嬌嫩。外邪易入。且精神

倦怠。明是胃氣不足。而爲暑熱所中。胃虛挾暑。安能分別水穀。今專治暑而不補胃。則胃愈虛。邪亦著而不出。經

曰。壯者氣行則愈。怯者著而成病是也。令濃煎人參湯飲之。初服三四匙。精神稍回。再服半盞。泄瀉稍減。由是繼

服數次。乳進而病愈。

虞雍公并甫。紹興間。自渠州守召至行在。憩北郭外接待院。因道中冒暑。得泄痢連月。重九夢至一處。類神仙

居。一人被服如仙官。延之坐。視壁間有韻語藥方一紙。讀之數遍。其詞曰。暑毒在脾。溼氣連腳。不瀉則痢。不痢則

瘡。獨煉雄黃。蒸餅和藥。甘草作湯。服之安樂。別作治療。醫家大錯。

用之已見奇驗

夢回尙能記。卽錄之。蓋治暑泄方也。如

方服遂愈。

乾道中江西有一士人赴調都下遊西湖。民間一女子。明豔動人。求之於其父母。重幣不納。歸家不復相聞。又

五年赴調尋舊遊。茫無所覩。悵然空還。忽遇女子於中途。呼揖問訊。甚喜。扣其徙舍之由。女曰。我久適人。夫坐庫

事繫獄未解。子能過我茶否。士欣然並行。過旅館。女曰。此可棲止。無庸至吾家。留半歲。將欲挾以偕逝。女始斂衽

曰。向自君去。憶念之苦。感疾而亡。今非人也。無由陪後乘。但陰氣侵君深。當暴瀉。宜服平胃散。補安精血。士聞語。

驚惋曰。藥味皆平。何得功效。女曰。中用蒼朮。去邪氣。乃爲上品。

夷堅志

有人每日早起。須大瀉一行。或時腹痛或不痛。空心服熱藥亦無效。後一智者察之。令於晚食前。更進熱藥。遂

安如此常服竟無恙。蓋暖藥雖平且空服至晚藥力已過一夜陰氣何以敵之於晚間再進熱藥則一夜暖藥在腹。遂可以勝陰氣。凡治冷疾。皆如此例。

有人久患泄瀉。以暖藥補脾。及分利小水。百法治之不愈。醫診之。心脈獨弱。以益心氣藥補脾藥服之。遂愈。蓋心火也。脾土也。火生土。脾之旺。賴火之燥。此少火生氣之說心氣不足。則火不燥。脾土受溼。故令泄瀉。今益心補脾。而又能去溼。豈有不效者。

有人患泄瀉。作冷。作積。作心氣不足治之。及服硫黃附子甚多。皆不效。因服火欵丸而愈。此腸胃有風冷也。胃風湯兼服暖藥亦佳。

有人患脾泄。諸治不瘥。服太山老李炙肝散而愈。乃白芷升白朮升白芍升桔梗四味也。肝

歐陽文忠公常患暴下。國醫不能愈。夫人云。市人有此藥。三文一貼。甚效。公曰。吾輩藏府。與市人不同。不可服。

夫人使以國醫藥雜進之。一服而愈。召賣者厚遺之。求其方。但用車前子一味爲末。米飲下二錢匕云。此藥利水道。不動真氣。水道利。清濁分。穀臟自止矣。良方

一男子夜數如廁。或教以生薑一兩碎之。半夏湯洗。與大棗各三十枚。水一升。磁瓶中慢火燒爲熟水。時時呷之。數日便愈。蓋半夏今人惟知去痰。但不言益脾。蓋能分水故也。脾惡溼。溼則濡而困。困則不能制水。經曰。溼勝則瀉是也。

程明祐治一人下泄勺水。粒米不納。服湯藥卽嘔。程診之曰。病得之飲酒。脾惡溼。湯藥滋溼矣。以參苓白朮和粳米爲糕。食之病旋已。所以知其人溼。得之飲酒過多。切其脈。濡緩而弱。脾傷於溼也。

薛立齋治進士劉華甫。停食腹痛。泄黃吐痰。服二陳山梔黃連枳實之類。其症益甚。左關弦緊。諸緊爲寒右關弦長。

乃肝木剋脾土。用六君加木香治之而愈。若食已消而泄未已。宜用異功散以補脾胃。如不應。用補中益氣。升發

陽氣。凡泄利色黃。脾土虧損。真氣下陷。必用前湯加木香豆蔻溫補。如不應。當補其母。宜八味丸。

光祿柴黼菴善飲。泄瀉腹脹。吐痰作嘔。口乾。此脾胃之氣虛。先用六君加神曲。痰嘔已止。再用補中益氣。加茯苓半夏。瀉脹亦愈。此症若溼熱壅滯。當用葛花解醒湯。分消其溼。溼既去而瀉未已。須用六君加神曲。實脾土。化酒積。然雖因酒而作實。緣脾土虛弱。不可專主溼熱。

錢可久素善飲。面赤痰盛。大便不實。此腸胃溼痰壅滯。用二陳苓連山梔子枳實乾葛澤瀉升麻一劑。吐痰甚多。大便始實。此後日以黃連三錢。泡湯飲之而安。但如此稟厚不多耳。

薛已治一儒者善飲。便滑溺瀉。食減胸滿。腿足漸腫。症屬脾胃虛寒。用加減金匱腎氣丸。食進腫消。更用八味丸。胃強脾健而愈。

一羽士停食泄瀉。自用四苓黃連枳實麩蘖益甚。薛曰。此脾腎泄也。當用六君加薑桂送四神丸。不信。又用沉香化氣丸一服。臥牀不食。咳則糞出。幾至危殆。終踐薛言愈。蓋化氣之劑。峻厲猛烈。無經不傷。無臟不損。豈宜輕服。

一人年六十。面帶赤色。吐痰口乾。或時作瀉。春就診。謂薛曰。僕之症。或以爲脾經溼熱。痰火作瀉。率用二陳黃連枳實神曲麥芽白朮柴胡之類。不應。何也。薛脈之。左關弦緊。腎水不能生肝木也。右關弦大。肝木乘脾土也。此乃脾腎虧損。不能生剋制化。當滋化源。不信。薛謂其甥朱太守陽山曰。令舅不久。當殞於痢。次年夏。果患痢而歿。

長洲朱紹患肝木剋脾土。面赤生風。大臟燥結。炎火衝上。久之。遂致臟毒。下血腸鳴。澆瀉腹脹。喘急。馴至絕穀。瀕殆。諸醫方以枳實黃連之劑投之。輾轉增劇。薛診之曰。此脾腎兩虛。內真寒而外虛熱。法當溫補。遂以人參白朮爲君。山藥黃芪肉果薑附爲臣。茱萸骨脂五味歸苓爲佐。治十劑。俾以次服。諸醫皆曰。此火病也。以火濟火可

疾發。又惑於衆論。幾至不救。

羅山人治王厚宇一婢。年三十餘。長夏患泄瀉。身涼。四肢厥冷。晝夜數次。皆完穀不化。清水如注。飲食下咽。卽泄出不變。已經六七日。一醫用藥不效。謂腸直。症在不治。請羅視之。六脈沉伏。無力而澀。乃脾虛受溼。爲肝木所乘。乃五泄之一。非怪證也。法當健脾疎風燥溼。升提其下陷之氣。以五苓散加蒼朮羌活防風炮薑半夏厚朴芍藥。加藥一服。十去七八。再以二陳加二朮砂仁白芍厚朴麩蘖。調理數劑而安。

程仁甫治一婦人七十歲。清閒厚味。六月患吐瀉腹痛。口渴倦怠。三日夜不止。先醫用藿香正氣散不效。程診六脈滑數不勻。曰。暑令西照。受熱明矣。吐瀉三日夜。脾胃傷矣。用六君去甘草。加麥芽山查薑連藿香烏梅煎熟。徐徐服之。再用香連丸。頓止。

江篁南治一人。病瀉困倦。胸滿脹。江切其脈。告曰。此寒涼傷脾胃也。以四君加陳皮香附山查枳實薑棗蓮實。數劑而安。病者曰。某嘗夏秋患滯下。已而作瀉腹痛。醫以茱萸補骨脂作丸。服三四兩。不效。更醫以三黃丸。服過五兩。食減。又更一醫。以菊花苓連等藥投之。一日作七八度。遂病如是。所以知其人脾胃傷者。六脈浮大而右關尤甚也。論脈妙

江應宿治余氏僕。年十七歲。五月初。患泄瀉。至六月。骨瘦如柴。粒米不入者五日矣。將就木。診其脈。沉細濡弱。而緩。告其主曰。溼傷脾病也。用五苓散。加參朮各三錢。不終劑而索粥。三劑而愈。

黃水部新陽公。患脾腎泄。十餘年。五鼓初必腹痛。數如廁。至辰刻共四度。已午腹微痛而泄。凡七八度。日以爲常。食少。倦怠嗜臥。診得右關滑數。左尺微弦無力。此腎虛而脾中有積熱病也。投黃連枳朮丸。腹痛除。漸至天明而起。更與四神丸八味丸。滋其化源。半年。飲食倍進。而泄愈矣。

痢

秀按經名腸澼又名滯下亦內傷外感兼有之候

唐貞觀中。張寶藏爲金吾長上。嘗因下直歸櫟陽。路逢少年畋獵。割鮮野食。倚樹歎曰。張寶藏身年七十。未嘗得一食酒肉如此者。可悲哉。傍有僧指曰。六十日內。官登三品。何足歎也。言訖不見。寶藏異之。卽時還京師。太宗苦氣痢。諸治不效。卽下詔問殿庭左右。有能治者重賞之。寶藏曾困其疾。卽具疏以乳煎葦撥方。上服之立瘥。宣下宰臣與五品官。魏徵難之。逾月不進擬。上疾復發。問左右曰。吾前飲乳煎葦撥有功。復命進之。一啜又平。因思曰。嘗令進方人五品官。不見除授何也。徵懼曰。奉詔之際。未知文武二吏。上怒曰。治得宰相不妨。已授三品官。我天子也。豈不及汝耶。乃厲聲曰。與三品文官。授鴻臚寺卿。時正六十日矣。其方每服用牛乳半升。葦撥三錢匕。同煎減半。空腹頓服。獨異志

東垣治一老僕而塵脫色。神氣特弱。病脫肛日久。服藥未效。復下赤白膿痢。作裏急後重。白多赤少。不任其苦。求治曰。此非肉食膏粱。必多蔬食。或飲食不節。天氣雖寒。衣蓋猶薄。不禁而腸頭脫下者寒也。真氣不禁。形質不收。乃血滑脫也。此乃寒滑氣泄不固。故形質下脫也。妙當以澁去其脫。而除其滑。微醋之味固氣上收。以大熱之劑而除寒水。陽以補氣之藥升陽益氣。用御米殼去蒂萼。蜜炒。橘皮。已上各五分。乾薑炮六分。訶子煨去核七分。爲細末。都作一服。水二盞。煎減半。空心熱服。從來病無止法此案當玩神色及日久未效句可悟醫理之無方體也

一人腸澼下血。另作一派。其血啣出有力而遠射。四散如篩。春中血下行。腹中大作痛。乃陽明氣衝。熱毒所作也。當升陽去溼熱。和血脈。以陳皮二分。熱地歸身蒼朮秦芫桂各三分。生地丹皮生甘草各五分。升麻七分。炙甘草黃芪各一錢。白芍一錢五分。名曰升陽去熱和血湯。作一服。水四盞。煎至一盞。空心稍熱服。

一人腸澼下血。色紫黑。腹中痛。腹皮惡寒。右關弦。按之無力。而喜熱物熨之。內寒明矣。以肉桂一分。桂枝四分。

丹皮柴葛根益智仁半夏各五分。歸身炙甘草黃芪升麻各一錢。白芍一錢半。乾薑少許。名曰益智和中湯。都作一服。水三盞。煎至一盞。溫服。

一人太陰陽明腹痛。大便常泄。若不泄。卽祕而難。見在後傳作溼熱毒。下鮮紅血。腹中微痛。脇下急縮。脈緩而洪弦。中之下得之。按之空虛。以蘇木一分。藁本益智各二分。熟地炙甘草三分。當歸身四分。升麻柴胡各五分。名曰和中益胃湯。作一服。空心溫服。

一人因傷冷飯。水泄。一夜十數行。變作白痢。次日其痢赤白。腹中疝痛。減食。熱躁。四肢沉困無力。以生黃芩三分。當歸身四分。肉桂炙甘草各五分。猪苓茯苓各六分。澤瀉一錢。白芍一錢半。蒼朮生薑升麻柴胡各二錢。分作二服。食前稍熱服。

海藏治楊師。三朝三大醉。至醒發大渴。飲冷水三巨杯。次又飲冷茶三碗。後病便鮮血。四次約一盆。先以吳茱萸丸。翌日。又與平胃五苓各半散。三服血止。復變白痢。又與神應丸四服。白痢乃止。其安如初。或曰。何爲不用黃連之類以解毒。所用者溫熱之劑。海藏曰。若用寒涼。其疾大變難療。寒毒內傷。復用寒藥。非其治也。況血爲寒所凝。浸入腸間而便下。得溫乃行。所以用溫熱。其血自止。經曰。治病必求其本。此之謂也。胃旣溫。其血不凝而自行。各守其鄉也。

衍義云。有一男子。暑月患血痢。醫妄以涼藥逆治。專用黃連阿膠木香治之。此藥始感便治。則可。今病久腸虛。理不可服。踰旬幾至委頓。故曰理當別藥。知是論之誠在醫之通變矣。循經則萬無一失。引此爲例。餘皆倣此。暑月久血痢。不用黃連。陰在內也。

宋孝宗嘗患痢。衆醫不效。德壽憂之。過青宮。偶見小藥肆。遣使問其能治痢否。對曰。專科。遂宣之。請得病之由。語以食湖蟹多。故致此疾。遂令診脈。曰。此冷痢也。遂進一方。用蓮藕一味。不拘多少。取新採者爲佳。細搗取汁。以

熱酒調服。搗時用金杵臼。酒調服數次而愈。德壽大喜。就以金杵臼賜之。仍命擢醫官。人呼爲金杵臼嚴防禦家。
云。仇遠
稗史

參政陸公容嘗於客座。聞一醫者云。酒不宜冷飲。陸頗訝之。謂其未知丹溪之論而云然耳。二三年後。秋間。陸偶得痢疾。延此醫治之。云公得非多飲冷酒乎。陸以實告。謂信丹溪之論。暑月常飲冷醇酒。醫云。丹溪但知熱酒之爲害。而不知冷酒之爲害尤甚也。服藥數劑而止。

羅謙甫治廉臺王千戶年四十五。領兵鎮漣水。此地卑溼。因勞役過度。飲食失節。至秋深。瘡痢並作。月餘不愈。飲食全減。形羸瘦。仲冬與疾歸。羅診脈弦細而微。如蛛絲。身體沉重。溼也手足寒逆。寒也時復麻痺。虛也皮膚疥疥。如癩風之狀。無力以動。心腹痞滿。嘔逆不止。皆寒溼爲病久淹。斷之寒溼妙宜細玩之真氣衰弱。形氣不足。病氣亦不足。鍼經云。陰

陽皆不足也。鍼所不爲。灸之所宜。內經曰。損者益之。勞者溫之。十劑云。補可去弱。先以理中湯加附子。溫養脾胃。散寒溼。澁可去脫。養臟湯加附子。固腸胃。止瀉痢。仍灸諸穴以併除之。經云。府會太倉。卽中脘也。先灸五七壯。以溫養脾胃之氣。進美飲食。次灸氣海百壯。生發元氣。滋榮百脈。充實肌肉。腹灸足三里。胃之合也。三七壯。引陽氣下交陰分。亦助胃氣。後灸陽輔。足少陽膽穴二七壯。接續陽氣。令足脛溫煖。散清溼之邪。迨月餘。病氣去。神完如初。

有人患痢。赤白兼下。或純白純赤。百藥不愈者。病久服藥已多。治痢多用毒藥攻擊。致臟氣不和。所以難愈。史載之用輕清和氣藥與之。遂愈。屢試有驗。病久百藥不愈所以清補取效者初起則又當別論其方用罌粟殼蜜炙。人參白朮茯苓甘草炙黃芪等分爲細末二錢。水一盞。生薑棗烏梅半箇。煎八分。溫不拘時。

憲宗賜馬總治瀉痢腹痛方。以生薑和皮切碎。如粟米大。用一大盞。并芽茶相等煎服之。元祐二年。文潞公得此疾。百藥不效。用此方而愈。

一人患痢後甚逼迫。正合承氣症。朱曰。氣口脈虛。形雖實而面黃稍白。必平昔過飽胃傷。遂與參朮陳皮芍藥等補藥十餘貼。三日後。胃氣稍完。與承氣湯二貼而安。若不先補。雖愈未免瘦憊。

一人患痢。善食易飢。朱曰。當調補自養。豈可恣味戕賊。令用熟蘿蔔喫粥。調理而安。

一人患痢久不愈。脈沉細弦促。右爲甚。日夜數十行。下清涕有紫黑血絲。食少。朱曰。此瘀血痢也。凡飽食後疾走。或極力叫號。毆跌。多受疼痛。大怒不泄。補塞太過。火酒火肉。皆致此病。此人以非罪受責故也。乃以乳香沒藥桃仁滑石。佐以木香檳榔神曲糊丸。米飲下百丸。再服大下穢物如爛魚腸二三升愈。此方每用之。不加大黃。則難下。

一老人面白。脈弦數。獨胃脈沉滑。因飲白酒作痢。下淡水。膿血。腹痛。小便不利。裏急後重。參朮爲君。甘草滑石檳榔木香蒼朮爲佐使。煎湯下保和丸三十粒。次日前症俱減。獨小便未利。以益元散服之而愈。

一人飲水過多。腹脹瀉痢帶白。用蒼朮白朮厚朴茯苓滑石煎湯。下保和丸。

一人年踰五十。夏間患痢。腹微痛。所下褐色。後重頻併。食減。或微熱。脈弦而澀。似數。且稍長。喜不浮大。兩手相等。神氣大減。朱曰。此憂慮所致。心血虧。脾氣弱耳。以參朮爲君。歸身陳皮爲臣。川芎白芍炒茯苓爲佐使。時墮熱甚。少加黃連。二日而安。

一壯年奉養厚。夏秋患痢。腹大痛。或令單煮乾薑。與一貼痛定。屢痛屢服之而定。八日。服乾薑三觔。左脈弦而稍大似數。右脈弦而大稍減。亦似數。重取似緊。朱曰。必醉飽後食寒涼太多。當作虛寒治之。因服乾薑多。以四物去地黃。加參朮陳皮酒紅花。茯苓桃仁。煎入薑汁飲之。一月而安。

一婦年近四十。秋初尙熱。患痢。腹隱痛。夜重於日。全不得臥。虛食減。口乾不飲。已服靈砂二貼矣。兩手脈皆瀉。且不勻。憊甚。飲食全減。用四物湯。倍加白朮爲君。陳皮佐之。十貼愈。以上三症。乃大虛寒者。若因其逼迫而用峻

劑豈不誤哉。

一人年五十。質弱多怒。暑月。因怒後患痢。口渴自飲蜜水。病緩數日後。脈稍大不數。令以參朮湯調益元散飲之。痢減。數日後倦甚。發欬逆。知其久下陰虛。令守前藥。痢尚未止。以煉蜜與之。衆欲用薑附。朱謂陰虛。服之必死。待前藥力到自愈。又四日欬逆止。痢除。

滑伯仁治二婢子七八月間。同患滯下。診視一婢脈鼓急。大熱喘悶。曰。此婢不可療。一婢脈洪大而虛軟。微熱。熱雖微亦當解表且小便利。滑曰。此婢可治。卽下之。已而調以苦堅之劑。果一死一愈。

一婦盛暑患洞泄。厥逆惡寒。胃脘當心而痛。自腹引脇。轉爲滯下。嘔噦不食。人以中暑霍亂療之益劇。摠寧生論其脈三部俱微短沉弱。不應呼吸。曰。此陰寒極矣。不亟溫之。則無生理。內經雖曰。用熱遠熱。又曰。有假其氣。則無禁也。於是以薑附溫劑。三四進。間以丹藥。脈稍有力。厥逆漸退。更服薑附七日。諸症悉去。遂以丸藥除其滯下。而臟腑自安矣。

劉宗序治一富人年三十。時七月間患血痢。日夜百餘度。日夜百餘度即當溫補肚腹中疴痛。醫悉用芩連阿膠粟殼之劑。

皆不效。反增劇。劉脈之曰。脾胃受傷。苦用寒涼。病安得愈。投以四君子湯加乾薑附子。其夕病減半。旬日而愈。或問其故。劉曰。病者夏月食冰水瓜果太多。致令脾胃傷冷。血不行於四肢八脈。滲入腸胃間而下。吾所用附子乾薑補中有發。散其所傷冷毒。故得愈也。王汝言雜著有云。芩連芍藥爲痢疾必用之品。豈其然乎。此脾胃傷冷致痢。禁用寒涼也。

傅滋治一人年近四十。患下血。或以痔治。百方不效。詢之。因厚味所致。因悟此必食積也。遂以保和丸加白朮服之。加白朮卽大安丸漸愈。後又治數人皆驗。

有人日飲酒。遂成酒痢。骨立不食。但飲酒一二盞。痢作幾年矣。因與香茸丸一兩服遂止。蓋麝能治酒毒也。

壺仙翁治四川高太守命婦。病滯下。腹痛腰脹。召翁診其脈曰。此氣血滯鬱而然。當調經和氣。經調氣和。則痢自止。所以知其病者。切其脈沉而滯。循其尺。尺濇。沉滯則氣不和。濇則精血傷。病得積菀而強食。故氣血俱傷。乃投以四物五苓木香。痛少止。倍當歸。經通而滯下已。

虞恆德治一人年五十。夏秋間得痢疾月餘。服藥而少愈。穢積已盡。但糟粕不實。晝夜如廁六七次。兼脫肛不安。又半月。諸藥不效。虞以祖方用池塘中鼈一箇。如法修事。多用生薑米糲作羹。入砂糖一小塊。不用鹽醬。熟煮喫一二碗。三日不登廁。大腸自此實矣。肛門亦收而不脫。蓋此症緣脾土受虛。致肺與大腸俱失化源之所滋養。故大腸不行收令也。此母令子虛耳。鼈乃介蟲。屬金有土。性溫。能補脾肺。又況肺惡寒。先得芩連等寒涼之味已多。今用生薑之辛以補肺金。用砂糖之甘以補脾土。肺氣既實。其大腸亦隨而實。故得以行收令也。

一婦病滯下。晝夜五十餘起。後重下迫。且姪九月。衆醫率爲清暑散滯。痛苦尤甚。滑診之曰。須下去滯。衆以姪難之。滑曰。經云。有故無損。亦無損也。動則正產。乃以消滯導氣丸藥進之。得順利。再進滯去。繼以清暑利溲苦堅之劑。病愈而孕果不動。足月乃產。

徐可豫治會稽老饒。積病寒疾。十七日變滯下。一晝夜百餘度。他醫視疾曰。元氣脫矣。已而徐切脈告曰。頃吾於西門視一劇證。其脈與公等。然公七日當起。彼不出三日當殂。遂投劑。至期果獲平復。而越三日者殂矣。

汪石山治一婦病痢瘦弱。久伏枕。粥食入胃。卽腹痛嘔吐。必吐盡所食乃止。由是粒食不下咽者四十餘日。醫皆危之。汪診曰。病與脈應。無慮也。不勞以藥。惟宜飼以米飲。使胃常得穀氣。白露節後。症當獲安。如期果愈。

一婦人年踰五十。病痢半載餘。醫用四物涼血之劑。及香連丸愈增。胃脘腹中痛甚。裏急後重。下痢頻。併噎氣亦或欬嗽。遍身煩熱。汪診之。脈皆細弱而數。曰。此腸胃下久而虛也。醫用寒涼。愈助降下之令。病何由安。經云。下者舉之。虛者補之。以參朮爲君。茯苓芍藥爲臣。陳皮升麻爲佐。甘草爲使。研末。研末妙胃虛非煎劑所宜每服二錢。清米飲調下。

一日二次或三次乃安。

一人八月患滯下。醫用調胃承氣。大承氣湯下之。不利。汪視之。面色痿黃。食少無味。大便不通。惟後重甚痛。脈皆細弱近滑。細弱為氣。滑為氣滯。右脈覺弱。汪曰。此氣滯。非血滯也。醫用硝黃利血。宜其氣滯於下而愈不通矣。遂令吞黃

連。清熱。阿膠。養血。凡再用蓮子升麻。提氣。白芍黃芩枳殼。行滯。歸身煎服而安。後用白朮人參各二兩。白芍陳皮山查各一兩。

為末粥丸。常服調理。

石山兄年踰六十。蒼古素健。九月患滯下。自用利藥三貼。病減。延至十月。後重未除。滯下未止。診之。脈皆濡散。頗緩。初用人參二錢。歸身升麻白芍桃仁黃芪各一錢。檳榔五分。煎服。後重已除。再減桃仁檳榔。加白朮錢半。滯下亦定。惟糞門深入寸許。近後尾閭穴傍。內生一核如梅。頗覺脹痛不爽。汪曰。此因努責氣血下滯於此。耐煩數日。膿潰自安。果如所言。後服槐角丸。痔通如故。仍用人參三錢。歸身升麻等劑而愈。

一人病滯下。腹痛後重。日夜四五十行。診之。脈皆濡弱近駛。駛為血熱。曰。此熱傷血也。以四物加檳榔大黃下之。五行。腹痛稍減。後重不除。仍用前方除大黃。服十餘貼。繼吞香連丸獲安。

吳菱山治一婦。長夏患痢。痛而急迫。其下黃黑色。諸醫以薑苓湯。倍用枳殼黃連。其患愈劇。吳診其脈。兩尺緊。諸緊而瀉。瀉為血少。知寒傷榮也。問其病由。乃行經之時。因渴飲冷水一碗。遂得此症。蓋血被冷水所凝。瘀血歸於大腸。熱氣所以墜下。故用桃仁承氣湯。內加馬鞭草元胡索。何以不。一服。次早下黑血升許。痛止臟清。次用調脾活血

之劑。其患遂痊。此蓋經凝作痢。不可不察也。此案奇有下痢色如紫者。

俞子容治王一山年六十餘。因多食蟹。蓄毒在藏。秋患大便膿血。日夜三四十度。醫率用止血之劑不效。延及半載。氣血漸弱。飲食漸減。肌肉漸瘦。服熱藥則腹愈痛。血愈下。服涼藥則瀉注。諸醫技窮。如遇此症溫涼不效當思調元化毒。俞治之。遂用人參一兩。椿白皮五錢。甘草一錢半。一服病減十之五。二服飲食如常。脈息平和矣。

薛已治一婦人。五月患痢。日夜無度。虛小腹墜痛。發熱惡寒。用六君子湯送香連丸。二服漸愈。仍以前湯送四神丸。四服全愈。至七月中。怠惰嗜臥。四肢不收。體重節痛。口舌乾燥。飲食無味。大便不實。小便頻數。灑淅惡寒。悽慘不樂。此脾肺之虛。而陽氣寒不伸也。用升陽益胃湯而痊。

少宗伯顧東江。停食患痢。腹痛下墜。或用疏導之劑。兩足腫脹。飲食少。體倦。煩熱作渴。脈洪數。按之微細。以六君加薑桂各二錢。吳萸五味各一錢。煎熟冷服之。睡覺而諸症頓退。再劑全退。此假熱而治之以假寒也。

太常邊華泉公。嘔吐不食。腹痛後重。自用大黃等藥一劑。腹痛益甚。自汗發熱。昏憤。脈大。虛用參朮各一兩。炙甘草炮薑各三錢。升麻一錢。一服而甦。又用補中益氣加炮薑二劑而愈。

廷評曲汝爲。食後入房。翌午腹痛。去後似痢非痢。次日下皆膿血。煩熱作渴。神思昏倦。用四神丸。一服頓減。又用八味丸料。加五味吳萸骨脂肉蔻。二劑全愈。非痢必大小便牽痛如無大小便牽痛初起豈有投四神丸之理此案不過指學者之迷耳因例變通在乎人之神明不然是死於立齋先生言下矣

通判汪天錫。年六十餘。患痢。腹痛後重。熱渴引冷。飲食不進。用芍藥湯內加大黃一兩。四劑稍應。仍用前藥。大黃減半。數劑而愈。此等元氣百無一二。此說在膏粱自奉者則然非可以概天下之病也

一老人素以酒乳同飲。去後似痢非痢。胸膈不寬。用痰痢等藥不效。薛思本草云。酒不與乳同飲。爲得酸則凝結。得苦則行散。乃以茶茗爲丸。時用清茶送三五十九。不數服而瘥。

一老婦食後因怒患痢。裏急後重。屬脾氣下陷。與大劑六君。加附子肉蔻煨木香各一錢。吳茱萸五分。骨脂五味各一錢五分。二劑諸症悉退。惟小腹脹悶。此肝氣滯於脾也。與調中益氣。加附子木香五分。四劑而愈。後口內覺鹹。此腎水泛。與六味地黃丸。二劑頓愈。此等治法何由真知其屬脾氣下陷不明言所以然之故實足以誤後學

薛母年八十。仲夏患痢。腹痛作嘔。不食。熱渴引湯。手按腹痛稍止。脈鼓指。即鼓指已屬虛況八十之老人耶而有力。真氣虛而邪氣實也。急用人參五錢。白朮茯苓各三錢。陳皮升麻附子炙甘草各一錢。服之睡覺索食。脈症頓退。再劑而安。此

取症不欲脈也。凡暴病毋論其脈。當從其症。亦有暴病當從脈者。石閣老太夫人。其年歲脈症皆同。彼乃專治其病。遂致不起。

方蔭山治一小兒。八歲患滯下。每夜百度。食入即吐。乃以熟麵作果。分作二片。以一片中空之。用木鼈子三箇。

去殼。搗如泥。加麝香三厘。填入果心。貼臍上。外以帕繫定。用熱鞋熨之。噤口痢外治神方。待腹中作響。喉中知有香氣。即思

食能進。是夜痢減大半。二三日漸愈。後以此法治噤口痢多驗。

江篁南治吳元靜。患痢腹痛。用煎藥下二次。又用巴豆九更下二次。即覺怕風不安。下後非又感冒也。然何以怕風曰

怕風雖然藥中必配解表之品。五日後診之。脈左三部俱弦。右關浮弱而瀉。證見惡風自汗。肢節痛。似表裏急後重。用參芪歸朮枳

殼。檳榔砂仁。山查。陳皮。防風。甘草。扁豆。神曲。苳連。木香。加薑一片。一服遂不畏風。汗止。腹疼頓除。後重亦減。二服

而愈。

江應宿治許翰林穎陽公令叔。年六十三歲。患血痢。三越月。四肢面目浮腫。血水淡如莧菜汁。漏下不知。諸藥

不效。粒米不進者五日。診其脈沉細代絕。沉細代絕豈有不用溫補之理。即告之曰。六脈代絕而少陰脈久久如蛛絲至者。胃中有

寒溼也。寒溼傷脾。脾虛則不能攝血。歸源而下行。胃寒則不能食也。投人參白朮各二錢為君。茯苓澤瀉木瓜各

八分為臣。以補脾滲溼。當歸五分和血。炮薑附子為佐。散寒溼。甘草升麻舉下陷之元氣。一匕而飲食進。再飲而

血減。用樗根白皮人參等分為丸。每空心滾水送三五十九。三服而愈。

嘔吐

秀按經曰諸逆衝上皆屬于火症用燥熱極宜詳慎

錢仲陽治王子病嘔泄。他醫以剛劑。加喘焉。乙曰。是本中熱脾且傷。燥之將不得前渡。與之石膏湯。王不信。謝

去。信宿寢劇。竟如言而效。

滑伯仁治一婦病反胃。每隔夜食飲。至明日中晨皆出。不消化。他醫悉試以暖胃之藥。罔效。滑視脈在肌肉下。

沉卽且甚微而弱。竊揆衆醫用藥。於病無遠。何至罔效。心歎然未決。一日讀東垣書。謂吐證有三。氣積寒也。上焦吐者。從於氣。中焦吐者。從於積。下焦從於寒。脈沉而遲。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小溲利。大便祕。爲下焦吐也。法當通其祕。溫其寒。復以中焦藥和之。滑得此說。遂復往視。但大便不祕。專治下焦散寒。以吳萸茴香爲君。丁桂半夏爲佐。服至二三十劑。而飲食晏如。所謂寒淫所勝。平以辛熱是也。

丹溪治一人年五十餘。因溼氣。嘔吐酸水如醋。素飲酒。以二陳湯。加白朮蒼朮砂仁藿香黃連。二貼而安。

一少年好酒。每早嘔吐。以瓜萋貝母梔子炒石膏煨香附南星神曲炒山查一兩。枳實薑黃蘿蔔子連翹石釀半兩。升麻二錢半。神曲糊丸服。

項彥章治建康萬夫長廉君病。醫投薑桂。愈甚。診其脈。告曰。此得之酒。病當曠作聲。食入卽出。而後溲不利。此病格廉曰。然。予生平所嗜燒酒。乃進葛花解醒。加黃芩飲三升。所勢減。衆醫以藥性過寒。交沮之。項以論不協。辭去。歎曰。實實而虛虛。過二月。當入鬼錄矣。果驗。所以知廉病者。切其脈細數而且滑。數爲熱。滑爲嘔。爲胃有物。酒性大毒大熱。而反以熱劑加之。是以火濟火也。且溲祕爲陽結。今反治。故二月死也。

史載之治朱思古。眉州人。年三十歲。得疾。不能食。聞葷腥卽嘔。惟用大鑊旋煮湯。沃淡飯數數食之。醫莫能治。史曰。俗輩不讀醫經。而妄欲療人之疾。可歎也。君之疾。正在素問經中。名曰食挂。凡人之肺。六葉舒張而蓋。下覆於脾。子母氣和則進食。一或有戾。則肺不能舒。脾爲之敝。故不嗜食。遂授一方。清氣潤肺爲治。服之三日。病者鼻聞肉味覺香。取啖之甚美。此事宋人載於傳記。余考之岐黃書。皆無食挂之說。或記者假托耳。或史公大言以欺世歟。皆未可知也。

虞恆德治一婦年將三十。產後。因食傷。致胃虛不納穀。四十餘日矣。聞穀氣則惡心而嘔。聞藥氣亦嘔。求治。虞曰。藥不能入口。又將何法以治之乎。懇求不已。遂用人參白朮茯苓各一錢。甘草二分。陳皮藿香砂仁各五分。炒

神曲一錢。十年以上陳倉米一合。順流水二大盞。煎沸泡伏龍肝研細攪渾放澄清。取一盞加薑棗同煎。煎藥至七分。稍冷服。看他用藥輕重之法此藥遂納而不吐。別以陳倉米煎湯。時時嚙之。日進前藥二三服。漸能喫粥而安。後以此法。

治十數人悉驗。

汪石山治一人年三十。形瘦淡紫。纔覺氣壅。腹痛背脹則吐。腹中氣塊翻動。嘈雜數日。乃吐黑水一盃。益而作

酸氣。吐後噎氣。飲食不進。過一二日方食。大便二三日不通。小便一日一次。常時難向右臥。此症不同午後怕食。食

則反飽脹痛。行立坐臥不安。日輕夜重。二年後。汪診之。脈皆浮弦細弱。曰此脾虛也。脾失健運。故氣鬱而脹痛。吐

黑水者。蓋因土虛不能制水。故膀胱之邪乘虛而侮其脾土。經曰。以不勝侮其所勝是也。酸者。木之所司。脾土既

虛。水挾木勢而凌之焉。醫作痰治。而用二陳剛劑。則脾血愈虛。又作血治。而用四物柔劑。則是以滯益滯。又作熱

治。而用黃連解毒。則過於苦寒。又作氣治。而用丁沉香。則過於香燥。俱不中病。辨駁精切詳明遂以人參三錢。黃芪一

錢半。歸身一錢。香附陳皮神曲各七分。黃芩甘草各五分。吳萸三分。煎服。旬餘。又犯油膩。病作如前而尤重。仍以

前方。加減。或湯或丸散。服至半年而愈。

薛已治大司馬王浚川。嘔吐宿滯。臍腹痛甚。手足俱冷。脈微細。用附子理中丸。一服愈甚。脈浮大。按之而細。用

參附湯。一劑而愈。用而愈甚復投而愈始信藥力有輕重耳今人用而不愈即不肯再投矣欲其疾之廖也難哉

趙吏部文卿。患嘔吐不止。吐出皆酸味。氣口脈大於人迎二三倍。速薛投劑。薛曰。此食鬱在上。宜吐。不須用藥。

乃候其吐清水無酸氣。寸脈漸減。尺脈漸復。翌早吐止。至午。脈俱平復。不藥自愈。

一儒者場屋不利。胸膈膨悶。飲食無味。服枳朮丸。不時作嘔。用二陳黃連枳實。痰湧氣促。加紫蘇枳殼。喘嗽腹

脹。加厚朴腹皮。小便利。加檳榔蓬朮。泄瀉腹痛。悉屬虛寒。用六君加薑桂二劑。不應。更加附子一錢。二劑稍退。

數劑十愈六七。乃以八味丸全愈。博按此案舊刻脫誤

一上舍嘔吐痰涎。發熱作渴。胸膈痞滿。或用清氣化痰降火。前症益甚。痰涎自出。薛曰。嘔吐痰涎。胃氣虛寒。發熱作渴。胃不生津。胸膈痞滿。脾氣虛弱。須用參芪歸朮之類。溫補脾胃。生發陽氣。諸病自退。渠不信。仍服前藥。虛症悉至。復請治。薛曰。飲食不入。吃逆不絕。泄瀉腹痛。手足逆冷。是謂五虛。煩熱作渴。虛陽越於外也。脈洪大。脈欲絕也。死期迫矣。或曰。若然。殞於日乎。夜乎。薛曰。脈洪大。殞於晝。果然。

薛母太宜人年六十有五。春三月。飲食後。偶聞外言忤意。嘔吐酸水。內熱作渴。飲食不進。惟飲冷水。氣口脈大。無倫。面色青赤。此胃中溼熱鬱火。投之以藥。入口輒吐。第三日吐酸物。第七日吐酸黃水。十一日吐苦水。脈益洪大。仍喜冷水。此症得生以有鬱火耳故喜冷水以黃連煎湯。冷飲少許。至二十日。加白朮茯苓。至二十五日。加陳皮。三十七日。加當歸炙甘草。至六十日。始進清米飲半盞。漸進薄粥。調理得愈。

一婦人吞酸噯腐。嘔吐痰涎。面色純白。或用二陳黃連枳實之類。加發熱作渴。肚腹脹滿。薛曰。此脾胃虛損。末傳寒中。不信。乃作火治。肢體腫脹如蠱。以六君加附子木香治之。胃氣漸醒。飲食漸進。虛火歸經。又以補中益氣。加炮薑木香茯苓半夏兼服全愈。

一婦人久患心腹疼痛。每作。必胸滿嘔吐。厥逆。面赤。唇麻。咽乾。舌燥。寒熱不時。而脈洪大。此症與脈自當作虛治衆以痰火治之。屢止屢作。迨至春。發熱頻甚。用藥反劇。有欲用參朮等劑。或疑痛無補法。薛診而歎曰。此寒涼損真之故。內真寒而外假熱也。且脈息弦洪。有怪狀。乃脾氣虧損。肝脈乘之而然。惟當溫補其胃。遂與補中益氣。加半夏茯苓。吳茱木香。一服而效。

一婦人年三十餘。忽不進飲食。日飲清茶三五碗。并少用水果。三年矣。經水過期而少。薛以爲脾氣鬱結。用歸脾加吳茱。不數劑而飲食如常。若人脾腎虛而不飲食。當以四神丸治之。

一婦人年踰二十。不進飲食二年矣。日飲清茶果品之類。面部微黃。浮腫。形體如常。仍能履步。但體倦怠。肝脾

二脈弦浮。按之微。而結滯。薛用六君子加木香。吳萸。下痰積甚多。用六君子而見痰積甚多得生在此飲食頓進。形體始瘦。臥牀月餘。仍服六君之類而安。煨按以上二案但云不進飲食並無嘔吐之症何以入此

一人粥食湯藥皆吐不停。灸手間使手間使穴手厥陰穴也在掌後三寸○用同身寸法三十壯。若四肢厥。脈沉絕不至者。灸之便通。此起死之法。千金方

江篁南治一婦人患嘔吐。粒米不入者六日矣。兼頭眩。胸膈如束而不紓。診其脈。沉弦而駛。且無力。王中陽治吐痰丸因脈長此脈無力作虛而協痰症不同脈亦不同此屬中氣虛挾痰鬱耳。以人參三錢。陳皮川歸各一錢。加烏藥炒。人乳竹瀝薑汁。一服膈紓。如解其束。二服吐止能食。十劑而安。

江應宿治一婦人。年近四十。小產後。嘔吐不食。發寒熱。他醫作瘧治。反增劇。宿診之。脈浮數。按之無力。此虛症。虞恒德案亦產後症無寒熱亦作虛治投六君加薑汁炒山梔。煎調木香散。嘔吐止。熱不退。用當歸養血丸。補中益氣而愈。

噎膈

齊王中子諸嬰兒小子病。召臣意診。切其脈。告曰。氣膈病。病使人煩懣。食不下。時嘔沫。病得之少憂。數忤。忤音疑也反食飲。意即爲之作下氣湯以飲之。一日氣下。二日能食。三日即病愈。所以知小子之病者。診其脈。心氣也。濁躁而經也。此絡陽病也。脈法曰。脈來數。病去難。而不一者。病主在心。周身熱。脈盛者爲重陽。重陽者。湯。湯音唐邊也心主。故煩懣食不下。則絡脈有過。絡脈有過則血上出。血上出者死。此悲心所生也。病得之憂也。脈法妙○史記

華佗道見一人病噎。嗜食而不得下。家人車載。欲往就醫。佗聞其呻吟。駐馬往語之曰。向來道傍有賣餅者。蒜齏大酢。從取三升飲之。病當自瘥。即如佗言。立吐蛇一條。懸之車邊。欲造佗。佗尚未還。佗家小兒戲門前。迎見。自相謂曰。客車傍有物。必是逢我翁也。疾者前入見佗壁北。懸此蛇以十數。佗傳

吳廷紹爲太醫令。烈祖因食飴。喉中噎。國醫皆莫能愈。廷紹尙未知名。獨謂當進楮實湯。一服疾失去。羣醫默識之。他日取用皆不驗。或扣之。答曰。噎因甘起。故以楮實湯治之。南唐書

一村夫因食新筍羹。噎納間。忽爲一噎。延及一年。百藥不效。王中陽乃以葶撥麥芽炒。青皮去穢。人參苦梗柴胡白蔻南木香高良薑半夏。共爲末。每服一錢。水煎熱服。次日病家來報曰。病者昨已病極。自己津唾。亦嚙不下。服藥幸納之。胸中沸然作聲。覺有生意。敢求前劑。況數日不食。特遊氣未盡。擬待就木。今得此藥。可謂還魂散也。王遂令其搗碎米煮粥。將熱卽入藥。再煎一沸令啜之。一吸而盡。連服數劑。得回生。因名曰還魂散。後以之治七情致病。吐逆不定。面黑目黃。日漸瘦損。傳爲噎症者多驗。但忌油膩魚腥粘滑等物。

外臺載昔幼年經患此病。每食餅及羹粥等。須臾吐出。正觀中。許奉御兄弟。及柴蔣等。時稱名醫。奉勅令治。窮其術不能療。漸至羸憊。危在旦夕。忽一衛士云。服驢溺極驗。黃暉服牛尿效亦同且服二合。後食惟吐一半。晡時又服二合。人定時食粥。吐卽定。迄至次日午時。奏之大內。五六人患翻胃。同服一時俱瘥。此溺稍有毒。服時不可過多。盛取及熱服二合。病深七日以來。服之良驗。本事方

孫道祕傳翻胃方。州幹轄苦此病。危甚。孫爲診之。數服愈。其法用一附子去其蓋。剉中使淨。納丁香四十九粒。復以蓋覆之。線縛定。著實銀石器中。浸以生薑自然汁。及蓋而止。慢火煮乾。細末一錢匕。糝舌上。漱津下。若煩渴。則徐食糜粥。忌油膩生冷。累試累驗。類編

廣五行記治噎疾。永徽中。絳州有僧。病噎數年。臨死遺言。令破喉視之。得一物。似魚而有兩頭。遍體悉是肉鱗。致鉢中跳躍不止。以諸味投鉢中。須臾化爲水。時寺中刈藍作靛。試取少靛置鉢中。此蟲遠鉢畏避。須臾化爲水。是人以靛治噎疾。多效。良方

丹溪治一少年。食後必吐出數口。卻不盡出。膈上時作聲。面色如平人。病不在脾胃。而在膈間。其得病之由。乃

因大怒未止。輒食麵。故有此症。想其怒甚。則死血菀於上。積在膈間。礙氣升降。津液因聚爲痰。爲飲。與血相搏而動。故作聲也。用二陳加香韭汁蘿蔔子。二日以瓜蒂散敗醬吐之。再一日又吐。痰中見血一盞。次日復吐。見血一鍾而愈。

一中年婦人中脘作痛。食已乃吐。面紫霜色。兩關脈瀯。乃血病也。因跌仆後。中脘卽痛。投以生新血。推陳血之劑。吐血片碗許而愈。

一中年婦人反胃。以四物湯加帶白陳皮。留尖桃仁。去皮生甘草。酒紅花。濃煎入驢尿。以防生蟲。與數十貼而安。

一人勤勞而有艾妻。且喜酒。病反胃半年。脈瀯不勻。重取大而無力。便燥。面白形瘦。精血耗故也。取新溫牛乳細飲之。每次盡一杯。晝夜五七次。漸至八九次。半月便潤。月餘而安。然或口乾。蓋酒毒未解。間飲以甘蔗汁少許。一云。先與六君子湯。加附子大黃。甘蔗汁飲之。便潤。乃以牛乳飲之。二月而安。

一人年四十。病反胃。二月不喜飲食。或不吐。或吐涎裹食出。得吐則快。脈瀯重取弦大。因多服金石房中藥所致。時秋熱。以竹瀝御米。御米卽粳粟米治反胃爲粥。二三啜而止。頻與之遂不吐。後天氣稍涼。以流水煮粥。少入竹瀝與之。間與四物加陳皮益其血。月餘而安。

一人咽膈間。常覺物閉悶。飲食妨礙。脈瀯稍沉。形色如常。以飲熱酒所致。遂用生韭汁。每服半盞。日三服。至二劑而愈。

一人不能頓食。喜頻食。一日忽咽膈壅塞。大便燥結。脈瀯似真藏脈。喜其形瘦而色紫黑。病見乎冬。卻有生意。以四物湯加白朮陳皮濃煎。入桃仁十二粒研。再沸飲之。更多食諸般血以助藥力。三十貼而知。至五十貼而便潤。七十貼而食進。百貼而愈。

一人食必屈曲下膈。梗澁微痛。脈右甚濇而關沉。左卻和。此汚血在胃脘之口。氣因鬱而爲痰。必食物所致。詢其去臘日。飲剝酒三盞。遂以生韭汁半盞。冷飲細呷之。盡二觔而愈。已上三人。皆滯血致病。而脈濇應之。乃噎膈之漸也。

一人止能喫稀粥一匙。即可下膈。若雜喫一菜。則連粥俱吐。起居如常。用涼膈散加桔梗服。

虞恆德治一人。年五十餘。夏秋間得噎症。胃脘痛食不下。或食下良久復出。大便燥結。人黑瘦甚。右關前脈。弦滑而洪。關後略沉小。左三部俱沉弦。尺帶芤。此中氣不足。木來侮土。上焦溼熱。鬱結成痰。下焦血少。故大便秘結。陰火上衝吸門。故食不下。用四物以生血。四君以補氣。二陳以祛痰。三合成劑。加薑炒黃連枳實括蕪仁。六君四物湯。合小陷胸少加砂仁。又間服潤腸丸。或服丹溪墜痰丸。半年。服前藥百貼而全愈。

一婦年近五十。身材略瘦小。勤於女工。得膈噎症半年矣。飲食絕不進。而大便結燥不行者十數日。小腹隱隱然疼痛。六脈皆沉伏。以生桃仁七箇。令細嚼。杵生韭汁一盞。送下。作血瘀治片時許。病者云。胸中略見寬舒。以四物六錢。加括蕪仁一錢。桃仁泥半錢。酒蒸大黃一錢。酒紅花一分。煎成正藥一盞。取新溫羊乳汁一盞。合而服之。半日後。下宿糞若干。明日腹中痛止。漸可進稀粥而少安。後以四物出入加減。合羊乳汁。服五六十貼而安。

古朴治一人患噎。人咸意其不起。古朴視。以此正合丹溪胃口乾槁之論。五膈寬中平胃散。病在不治。若能滋陰養血。補脾開胃。加之竹瀝以清痰。人乳以潤燥。庶或可生。其家依法治之而愈。

汪石山治一人。形瘦而蒼。年踰五十。診其脈。皆弦濇而緩。尺脈浮而無根。曰。尺脈當沉反浮。所主腎水有虧。其餘脈皆弦濇而緩者。弦脈屬木。濇爲血少。緩脾脈也。以脈論之。此係血液枯槁。而有肝木凌脾。非膈則噎也。問之。胸膈微有礙。曰。不久膈病成矣。病成。非藥可濟。後果病膈而卒。

一人瘦長而色青。性剛急。年三十餘。病反胃。每食入良久復出。又嘔又噦。但不吐耳。或作氣治而用了香藿香。

或作痰治而用半夏南星。或作寒治而用薑附。俱罔效。汪脈之。皆緩弱稍弦。曰。非氣非痰。亦非寒也。乃肝凌脾之病。經云。能合色脈。可以萬全。君面青性急。肝木盛也。脈緩而弱。脾土虛也。遂用四君子湯。加陳皮神曲。少佐薑炒黃連以泄氣逆。月餘愈。

一人年踰六十。形色紫。平素過勞好飲。病膈。食至膈不下。則就化為濃痰吐出。食肉過宿吐出。尚不化也。初臥則氣壅不安。稍久則定。醫用五膈寬中散。丁沉透膈湯。或用四物加寒涼之劑。或用二陳加耗散之劑。罔效。汪診之。脈皆浮洪弦虛。曰。此大虛症也。醫見此脈。以為熱症而用涼藥。則愈助其陰而傷其陽。若以為痰為氣。而用二陳香燥之劑。則益耗其氣而傷其胃。是以病益甚也。況此病得之酒與勞。酒性酷烈。耗血耗氣。莫此為甚。又加以勞傷其胃。且年踰六十。血氣已衰。脈見浮洪弦虛。非吉兆也。宜以人參三錢。白朮歸身麥冬各一錢。白芍八分。黃連三分。乾薑四分。黃芩五分。陳皮七分。香附六分。煎服五貼。脈斂而膈頗寬。飲食亦進矣。

吳菱山治一婦人患宿痰嘔吐。作噎膈治。以陳皮海粉枳實白朮香附半夏麩愈。後以清氣化痰丸常服。其患不復舉矣。

江應宿治一老婦近七旬。患噎膈。胃脘乾燥。屬血虛有熱。投五汁湯。二十餘日而愈。其方蘆根汁。藕汁。甘蔗汁。牛羊乳。生薑汁少許。餘各半盞。重湯煮溫。不拘時。徐徐服。

欬逆

欬逆連屬不絕。俗謂之呃。或是也。噦者即乾嘔也。胃氣逆為乾嘔。呃。逆是肺病。○戴復菴云。傷寒發呃。或有熱症。雜病發呃。本屬虛寒。

壺仙翁治鄉進士許崇志。病餒逆。醫以雄黃煙燻其鼻。倏然目暗。症熱劇甚。召翁診之。曰。此得怒氣傷肝。肝氣上逆而餒。木挾相火直衝清道經云。木鬱達之。即投以湧劑。更為之疎肝平氣。數服而愈。所以知崇志病者。切其脈。左關沉而弦。右寸微而數。沉弦為鬱。微數為熱。鬱不行。故病餒逆。此怒氣所生也。丹溪曰。諸逆衝上。皆屬于火。然亦有數者不同。或痰或食或汗吐下後。或中氣大虛。或陽明失下。或痢後胃虛。

陰火上衝清道宜
細閱準繩治法

有病霍亂吐痢垂困。忽發欬逆。半月間遂至危殆。一醫云。凡傷寒及久病得欬逆。皆惡候。投藥不效者灸之。愈遂令灸之。火至肌欬逆隨定。元豐中壺爲鄜延經略使。有幕官張平序病傷寒。已困。欬逆甚。氣已不屬。忽記灸法。試令灸之。未食頃遂瘥。其法乳下一指許。足陽明乳根穴正與乳相直骨間陷中。婦人卽屈乳頭度之。乳頭齊處是穴。艾炷如小豆大。灸三壯。男左女右。只一處。火到肌卽瘥。若不瘥。則多不救矣。灸法

丹溪治一老人。素厚味。有久喘病。作止不常。新秋患痢。食大減。數日欬逆作。脈豁大。痢見呃逆從補況脈大耶仲景云大則爲虛以其形瘦可治。用參朮湯。下大補丸以補血。至七日而安。

一女子年踰笄。性躁味厚。暑月因大怒而欬逆。怒見呃逆治痰從吐每作一聲。則舉身跳動。神昏。凡三五息一作。脈不可診視。其形氣實。以人參蘆二兩煎飲。大吐頑痰數碗。大汗昏睡一日而安。

虞恆德治一人。病傷寒陽明內實。醫以補藥治之。而成發欬逆。十日後。召虞診其脈。長而實大。與大承氣湯大下之。熱退而欬亦止。傷寒陽明內實失下

一人得傷寒症。七日熱退而欬。連聲不絕。舉家徬徨。召虞診其脈。皆沉細無力。人倦甚。以補中益氣湯作大劑。加炮薑附子一錢。一日三貼。兼與灸氣海任穴乳根胃穴三處。當日欬止。脈亦充而平安。虛胃

呂元膺治一人病嘔十餘日。諸醫以附子丁香等劑療之。益甚。切其脈。陽明大而長。右口之陽數而躁。因告之曰。君之嘔卽古之欬逆。由胃熱而致。或者失察。反助其熱。誤矣。飲以竹茹湯。未終劑。嘔止。胃火

寶鑑治一人中氣本弱。病傷寒八九日。醫見其熱甚。以涼藥下之。又食梨三枚。痛傷脾胃。四肢冷。時發昏憤。脈動而中止。有時自還。乃結脈也。心亦悸動。欬逆不絕。丹溪云此症唯傷寒痢疾胃氣虛衰爲至重色變青黃。精神減少。目不欲開。蹠足惡人

語。以炙甘草生薑桂枝人參生地阿膠麥門冬麻仁大棗。水煎再服而愈。傷寒下後

吞酸吐酸

琇按酸乃肝味是症多由肝經火鬱如食物過鬱蒸則易酸也

丹溪治一人。因心痛久。服熱藥多。兼患吞酸。以二陳湯。加芩連白朮桃仁郁李仁澤瀉服之。累湧出酸苦黑水。如爛木耳者。服久。心痛既愈。酸仍頻作。有酸塊自胸膈間築上咽喉甚惡。以黃連濃煎冷。俟酸塊欲上。與數滴飲之。半日許。下數次而愈。乃罷藥。淡粥調之。一月。時已交春。節旬餘。中脘處微脹急。而帶青。氣急喘促。時天尚寒。蓋脾土久病衰弱。木氣行令。此肝凌脾也。急以索矩六和湯與之。四日而安。

薛已治一儒者。面色痿黃。胸膈不利。吞酸噯腐。恪服理氣化痰之藥。大便不實。食少體倦。此脾胃虛寒。用六君加炮薑木香漸愈。更兼用四神丸而元氣復。此症若中氣虛弱者。用人參理中湯。或補中益氣。加木香乾薑。不應送左金丸。或越鞠丸。若中氣虛寒。必加附子。或附子理中湯。無有不愈。

一上舍飲食失宜。胸腹膨脹。噯氣吞酸。以自知醫。用二陳枳實黃連蒼朮柏皮之類。前症益甚。更加足指腫痛。指縫出水。薛用補中益氣。加茯苓半夏。治之而愈。若腿足浮腫。或焮腫。寒熱嘔吐。亦用前藥。

痞滿

琇按案中與後腫脹亦無甚區別

東垣治一貴婦。八月中。先因勞役飲食失節。加之憂思。病結痞。心腹脹滿。且食則不能暮食。兩脇刺痛。琇按兩脇刺痛終是

木氣乘土診其脈。弦而細。至夜。濁陰之氣當降而不降。臏脹尤甚。大抵陽主運化。飲食勞倦。琇按先生平生只主此四字損傷脾胃。陽

氣不能運化精微。聚而不散。故為脹滿。先灸中脘。乃胃之募穴。引胃中生發之氣上行陽道。又以木香順氣湯助之。使濁陰之氣自此而降矣。

滑伯仁治一人病肺氣焦滿。視之曰病得之多慾善飲。且殫營慮。中積痰涎。外受風邪。發為喘喝痰咳。不能自

安。爲製清肺泄瀉。降火潤燥。苦辛等劑而愈。

一人苦胸中痞滿。憤憤若怔忡狀。頭目昏痛。欲吐不吐。忽忽善忘。時一臂偏痺。脈之。關已上溜而滑。按之沉而有力。曰積飲滯痰。橫於胸膈。蓋得之厚味醇酒。肥膩炙博。蓄熱而生溼。溼聚而痰涎宿飲皆上甚也。王冰云。上甚不已。吐而奪之。治法宜吐。候春日開明。如法治之。以物探吐。喉中須臾。大吐異色頑痰如膠飴者三四升。一二日更吐之。三四次。則胸中洞爽矣。

羅謙甫治真定趙客。六月間乘困傷溼麵。心下痞滿。躁熱時作。臥不安。宿於寺中。僧以大毒熱藥數十丸。下十餘行。痞稍減。越日困睡。爲盜劫其貲。心動。遂躁熱而渴。飲水一大甌。是夜。臍腹脹痛。僧再以前藥復下十餘行。病加困篤。四肢無力。躁熱身不停。喜冷水。米穀不化。痢下如爛魚腸腦。赤水相雜。全不思食。強食則嘔。痞甚於前。噫氣不絕。足脘冷。小腹不任其痛。羅診脈。浮數八九至。按之空虛。曰。予迺流尋源。蓋暑熱已傷正氣。以有毒大熱之劑下之。一下之後。其所傷之物。已去而無餘矣。遺巴豆之氣。流毒於腸胃間。使嘔逆而不能食。胃氣轉傷而然。及下膿血無度。大肉脫下。皮毛枯槁。脾氣弱而衰矣。舌上赤澀。口燥咽乾。津液不足。下多亡陰之所致也。陰既已亡。心火獨旺。故心胸躁熱。煩亂不安。經曰。獨陽不生。獨陰不長。夭之由也。遂辭去。易一醫。不審脈究原。惟見痞滿。卽以枳殼丸下之。病添喘滿。利下不禁而死。金匱云。不當下而強下之。令人開腸洞泄。便溺不禁而死。此之謂也。

虞恆德治一人年三十餘。身材肥盛。夏秋間。因官差勞役。至冬。得痞滿症。兩脇氣攻胸中。飽悶不能臥。欲成脹滿症。歷數醫。皆與疎通耗散之藥。不效。十一月初旬。虞診兩手關前皆浮洪而弦濇。兩關後脈皆沉伏。此膈上有稠痰。脾土之氣敦阜。肝木鬱而不伸。當用吐法。木鬱達之之理也。奈值冬月降沉之令。未可行此法。且與豁痰疎肝氣。瀉脾胃敦阜之氣。用平胃散加半夏青皮茯苓川芎草龍膽香附砂仁柴胡黃連瓜蒌仁等藥。病退十之三。四。待次年二月初旬。爲行倒倉法安。

石山治一人年踰三十。病中滿。朝寬暮急。屢醫不效。汪診視脈浮小而弦。按之無力。曰。此病宜補。人參二錢。白朮茯苓各一錢。黃芩木通歸尾川芎各八分。梔子陳皮各七分。厚朴五分。煎服。且喻之曰。初服略脹。久則寬矣。彼疑氣無補法。汪曰。此俗論也。氣虛不補。則失其健順之常。痞滿無從消矣。經曰。塞因塞用。正治此病之法也。服之果愈。

一人長瘦體弱。病左腹痞滿。穀氣偏行於右。不能左達。飲食減。大便滯。汪診其脈。浮緩而弱。不任尋按。曰。此土虛木實也。用人參補脾。枳實泄肝。佐以芍藥。引金泄木。輔以當歸。和血潤燥。加厚朴陳皮以寬脹。兼川芎山梔以散鬱。服十餘貼稍寬。因糞結。思飲人乳。汪曰。恐大便滑耳。果然。遂停乳。仍服前藥。每貼加人參四五錢。後思香燥物。曰。脾病氣結。香燥無忌也。琇按香燥無忌。與前潤燥矛盾。每日因食燥樞。琇按樞。何嘗燥。一二十枚。炙蒸餅十數片。以助藥力。年餘而安。

項彥章治一人病胸膈壅滿。甚篤。昏不知人。醫者人人異見。項以杏仁薏苡之劑。灌之立甦。繼以升麻黃芪桔梗消其脹。服之踰月瘳。所以知其病者。以陽脈浮滑。陰脈不足也。浮爲風。滑爲血聚。始由風傷肺。故結聚客於肺陰。脈之不足。則過於宣逐也。諸氣本乎肺。肺氣治。則出入易。菟陳除。故行其肺氣而病自己。

江汝潔治程秋山。夏末因腹內有滯氣。醫用硝黃之類下之。遂成脹滿之症。江診其脈。右關舉按弦緩無力。餘脈弦緩。按之大而無力。經曰。諸弦爲飲。爲勞爲怒。又曰。緩而無力爲氣虛。又曰。大而無力爲血虛。又曰。脹滿者浮大則吉。據脈論症。則知弦爲木。緩爲土。木來侵土。熱脹無疑也。且此時太陰溼土主令。少陽相火加臨。溼熱太盛。疾漸加劇。急宜戒怒。卻厚味。斷妄想。待至五氣陽明燥金主令。客氣燥金加臨。疾漸減可治。須大補脾土。兼滋肺金。更宜補中行溼。以薏苡三錢。白朮蓮肉各二錢。人參茯苓山藥各一錢。赤豆一錢半。水煎熱服。一服。是夜能轉動。次早卽視見臍。二服脹消大半。

州守王用之先因肚腹膨脹。飲食少思。服二陳枳實之類。小便不利。大便不實。咳痰腹脹。用淡滲破氣之劑。手

足俱冷此足三陰虛寒之症。用金匱腎氣丸。不月而康。

一男子胸膈痞悶。專服破氣之藥。薛曰。此血虛病也。血生於脾土。若服前藥。脾氣弱而血愈虛矣。不信。用內傷藥吐血而斃。

腫脹

琇按靈樞十二經皆有脹病

丹溪治一人嗜酒。病瘡半年。患脹滿。脈弦而濇。重取則大。手足瘦。腹狀如蜘蛛。以參朮爲君。當歸芍藥川芎爲臣。黃連陳皮茯苓厚朴爲佐。生甘草些少。日三次飲之。嚴守戒忌。一月後汗而瘡愈。又半月。小便長而脹退。

一人年四十餘。嗜酒。大便時見血。春患脹。色黑而腹大。形如鬼狀。脈濇而數。重似弦而弱。以四物加芩連木通白朮陳皮厚朴生甘草作湯服之。近一月而安。

一人因久病心痛咽酸。治愈後至春。中脘微脹。面青氣喘。意謂久病衰弱。木氣凌脾。以索矩三和湯而安。琇按此案與吞酸首條之尾同

一女子稟厚。患胸腹脹滿。自用下藥。利十數行。脹滿如故。脈皆大。按則散而無力。朱曰。此表證反攻裏。當死。賴質厚。時又在室。可救。但壽損矣。以四物湯加參朮帶白陳皮炙甘草煎服。至半月後尙未退。自用蘿蔔種煎浴二度。又虛其表。稍增。事急矣。前方去芍藥地黃。加黃芪。倍白朮。大劑濃煎飲之。又以參朮爲丸吞之。十日後。如初病時。又食難化而自利。以參朮爲君。稍加陳皮爲佐。又與肉豆蔻訶子爲臣。山查爲使。粥丸吞之。四五十貼而安。

一人因久瘡腹脹。脈微弦。重取濇。皆無力。與三和湯。三倍朮。入薑汁。數貼而瘡愈。小便利。腹稍減。隨又小便短。此血氣兩虛。於前方入人參牛膝歸身尾。大劑百貼而安。

俞仁叔年五十。患鼓脹。自製禹餘糧丸服之。診其脈弦濇而數。曰。此丸新製。煨煉之火邪尙存。溫熱之藥太多。

宜有加減。不可徒執其方。琇按據脈乃陰虛內熱而爲脹服燥石以死與中熱門內倉公論齊王侍醫正同俞歎曰。今人不及古人。此方不可加減。服之一月。口

鼻見血而死。琇按可爲泥古之鑒

項彥章治一女。腹痛脹如鼓。四體骨立。衆醫或以爲娠爲蟲爲瘵也。診其脈告曰。此氣薄血室。其父曰。服芎歸輩積歲月。非血藥乎。曰。失於順氣也。夫氣道也。血水也。氣一息不運。則血一息不行。經曰。氣血同出而異名。故治血必先順氣。脾經隧得通。而後血可行。乃以蘇合香丸投之。三日而腰作痛。曰。血欲行矣。急治芒硝大黃峻逐之。下污血纍纍如瓜者可數十枚而愈。其六脈弦滑而且數。弦爲氣結。滑爲血聚。實邪也。故氣行而大下之。又一女病。名同而診異。項曰。此不治。法當數月死。向者鍾女脈滑爲實邪。今脈虛。元氣奪矣。又一女子病亦同。而六脈獨弦。項曰。真藏脈見。法當踰月死。後皆如之。

茶商李富人。也。啖馬肉過多。腹脹。醫以大黃巴豆治之。增劇。項診之。寸口脈促而兩尺將絕。項曰。胸有新邪。故脈促。宜引之上達。今反奪之。誤矣。急飲以湧劑。且置李中坐。使人環旋。頃吐宿肉。琇按吐法奇仍進神芎丸。大下之。病去。

徐希古治游擊將軍楊洪疾於口外。蠱滿喘甚。方春木令王。土受伐。金不能制。當補中氣。毋事疏利。議不與衆合。藥至百五十餘貼。乃效。遂漸平復。

徐可豫治郭推府腹脹。體弱瘠。足不任身。徐診脈曰。病始弗劇。殆醫過耳。病由怒傷肝。肝傷在法當補。補而元氣完。邪必自潰。醫不知此。泄以苦寒劑。下虛不收。濁氣干上。故愈泄。病愈熾。猶幸脈未至脫。非緩以旬月不能也。既投藥。漸平復。

虞恆德治一族兄。素能飲酒。年五十。得腫脹病。通身水腫。腹脹尤甚。小便澁而不利。大便滑泄。召虞治。虞曰。若戒酒色鹽醬。此病可保無危。不然。去生漸遠。兄曰。自今日戒起。予以丹溪之法。而以參朮爲君。加利水道。制肝木。

兄水中之魚也。鹿可無水。魚亦可以無水乎。三人遂痛飲沉醉而止。次日病復作如前。復求治。虞曰。不可爲矣。挨過一月而逝。

一人得腫脹病。亦令戒前四事。用前法。服藥五十貼而愈。頗安。五年。一日歎曰。人生不食鹽醬。與死等爾。遂開鹽。十數日後。舊病大作。再求治。不許。又欲行倒倉法。虞曰。脾虛之甚。此法不可行於今日矣。踰月。膨脹而死。虞用丹溪之法。治腫脹愈者多矣。不能盡述。特書此二人不守禁忌者。以爲後人病此者之元龜。

傅滋治一人能大滄。食肉必泄。忽頭腫。目不可開。膈如築。足麻至膝。惡風。陰器挺長。脈左沉。重取不應。右短小。

卻和滑。令單煮白朮湯。空心服。探吐之。

琇按陽明風熱症也。以盛于上故宜吐之。

後以白朮二錢。麻黃川芎各五分。防風三分。作湯下保

和丸五十九。吐中得汗。上截居多。腫退眼開。氣順食進。以前方去麻黃防風。加白朮三錢。木通甘草各五分。下保和丸五十九。五日而安。

一婦素多怒。因食燒肉。面腫不食。身倦。脈沉濡。左豁大。此體虛。有痰所隔。不得下降。當補虛利痰爲主。每早以

二陳加參朮大劑與之。探出藥。

琇按亦用吐法。

辰時後。用三和湯。三倍朮。睡後。以神祐丸七九撓其痰。一月而安。

象山縣村民有患水腫者。咸以爲祟。訊之卜者。卜者授以此方良效。用田螺大蒜車前草和研爲膏。作大餅覆

於臍上。水從便旋而出。數日頓愈。

琇按此方又治大小便不通見淋閉門。

一人客游維揚。患腹脹。百藥無效。反加胃嘔。食減。疝羸。有一澤醫。自謂能治此疾。躬煎藥餌以進。服之便覺爽快。熟寐踰時。溲溺滿器。腫脹漸消。食知其味矣。因訪其方。曰。客富商也。酒色過度。夏多食冰浸瓜果。取涼太過。脾氣受寒。故有此證。醫復用寒涼重傷胃氣。是失其本也。安能去病。吾以丁香木香官桂健脾和胃。肺氣下行。由是病除。無他術也。若澤醫亦可謂有識鑿矣。

一人病氣壅。四肢不浮。惟腹膨脹大。戴原禮所謂蜘蛛病是也。進泄水之劑。病轉劇。時值炎暑。或進以清暑益氣。當煎藥時。偶墮蜘蛛腐熟其中。童子懼責。潛去蜘蛛。尋以藥進。病者鼻聞藥香。一啜而盡。少間腹中作聲。反覆不能安枕。家人疑藥之誤用然也。既而洩溺斗許。腹脹如削。康健若平日矣。此偶中者。故志之。續醫說

汪石山治一人年踰四十。春間患脹。醫用胃苓湯。及雄黃傳貼法不效。汪診視。脈皆緩弱無力。曰。此氣虛中滿也。曾通利否。曰。已下五六次矣。曰。病屬氣虛。醫顧下之。下多亡陰。是謂誅罰無過也。故脈緩。知其氣虛。重按則無。知其陰亡。陽虛陰亡。藥難倚仗。八月水土敗時。實可慮也。病者曰。不與藥。病不起耶。嘗聞脹病臍突不治。肚上青筋不治。予病今無是二者。可慮謂何。汪曰。然。但久傷於藥。故且停服。言歸如期而歿。榜按病不可治則勿與藥。醫者宜知之。

一婦形弱瘦小。脈細濡近駛。又一婦身中材頗肥。脈緩弱無力。俱病鼓脹。大如箕。垂如囊。立則垂墜。遮攔兩腿。有礙步履。汪視之曰。腹皮寬縵。已定。非藥可斂也。惟宜安心寡慾。以保命耳。後皆因產而卒。或曰。病患鼓脹。有孕謂何。汪曰。氣病而血未病也。產則血亦病。陰陽兩虛。安得不亡。又一婦瘦長蒼白。年五十餘。鼓脹如前。頗能行立。不耐久遠。越十餘年無恙。恐由寡居。血無所損。故能久延。

一婦年踰四十。瘦長善飲。診之脈皆洪滑。曰。可治。脈訣云。腹脹浮大。是出厄也。得溼熱太重。宜遠酒色。可保終吉。遂以香連丸。令日吞三次。每服七八十九。月餘良愈。

一人年三十餘。酒色不謹。腹脹如鼓。醫用平胃散。廣茂潰堅湯。罔效。汪診脈皆浮濡近駛。曰。此溼熱甚也。痛遠酒色。庶或可生。渠謂甚畏煎藥。汪曰。丸藥亦可。遂以枳朮丸加厚朴黃連當歸人參荷葉燒飯丸服。一月果安。越三月餘不謹。復診之。曰。無能為矣。臍突長二尺餘。逾月而卒。夫臍突寸餘者有矣。長餘二尺者。亦事之異。故志之。

一人年三十餘。病水腫。面光如胞。腹大如箕。腳腫如槌。飲食減少。汪診之。脈浮緩而濡。兩尺尤弱。曰。此得之酒

病也。水極者本病也。似土者虛象也。今用通利滲泄而治其虛象。則下多亡陰。滲泄耗腎。是愈傷其本病而增土溼之勢矣。豈知亢則害。承乃制之旨乎。遂令空腹服六味地黃丸。再以四物湯加黃柏木通厚朴陳皮參朮煎服十餘貼。腫遂減半。三十貼而愈。

江篁南治一富婦。因夫久外不歸。胸膈作脹。飲食難化。腹大如娠。青筋露。年五十四。天癸未絕。大便常去紅。六脈俱沉小而駛。兩寸無力。與二朮參苓陳皮山查薏苡厚朴木香煎服七劑。腹覺寬舒。繼以補中除溼。開鬱利水。出入調理。兩月而愈。

乙巳初夏。家君因久喘嗽。痰中見血。忽小溲短少。小腹作脹。皮膚浮腫。思經云。肺潮百脈。通調水道。下輸膀胱。又云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是小溲之行。由於肺氣之降下而輸化也。今肺受邪而上喘。則失降下之令。故小溲漸短。以致水溢皮膚而生腫滿。此則喘爲本而腫爲標。治當清金降氣爲主。而行水次之。以白朮麥冬陳皮枳殼蘇子茯苓黃芩桔梗猪苓澤瀉桑皮蘇梗出入數服而安。

予次兒素食少。五月間因多食楊梅。至六月。遍身面目浮腫。腹亦膨脹。用蒼白二朮土炒爲君。木通赤茯苓澤瀉爲臣。半夏陳皮大腹皮桑白皮白芍桔梗爲佐。蘇梗厚朴草果爲使。加薑水煎。一日二服。其渣汁加水煎第二次。每日用紫蘇忍冬藤蘿蔔種煎水浴一次。服四日。腫脹消十之八。乃用參苓白朮散。以生紫蘇煎湯調。日服二次。小水黃。加木通煎湯煎藥六貼。去紫蘇。加木瓜滑石。最後加連翹梔子。八貼全愈。

癥瘕

齊中尉潘滿如。病少腹痛。臣意診其脈。曰遺積瘕也。臣意卽謂齊太僕臣饒。內史臣繇。曰。中尉不復自止於內。

則三十日死。後二十餘日澀血死。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潘滿如病者。臣意切其脈。深小弱。其卒然合。合也是脾氣也。右脈口氣至緊小。見瘕氣也。以次相乘。故三十日死。三陰俱搏者如法。不俱搏者。決在急期。一搏一代者近也。故其三陰搏。澀血如前止。史記

臨苗女子薄吾病甚。衆醫皆以爲寒熱篤。當死不治。臣意診其脈曰。螻瘕。螻瘕爲病。腹大。上膚黃粗。循之戚戚然。臣意飲以芫花一撮。卽出螻可數升。病已。三十日如故。病螻得之於寒溼。寒溼氣宛篤不發。化爲蟲。臣意所以知薄吾病者。切其脈。循其尺。其尺索刺粗。而毛美奉髮。是蟲氣也。其色澤者。中藏無邪氣及重病。史記○博按此案重見諸蟲門

隋有患者。嘗飢而吞食。則下至胸。便卽吐出。醫作噎疾。膈氣翻胃。三候治之。無驗。有老醫任度視之曰。非三疾。蓋因食蛇肉不消而致。但揣心腹上有蛇形也。病者曰。素有大風。常求蛇肉食。風稍愈。復患此疾矣。遂以芒硝大黃合而治之。微泄利則愈。乃知蛇瘕也。名醫錄

乾德中江浙間有慎道恭。肌瘦如勞。唯好食米。闕之。則口中清水出。情似憂思。食米頓便如常。衆醫莫辨。後遇蜀僧道廣。以雞屎及白米各半合。共炒爲末。以水一盞調頓服。良久。病者吐出如米形。遂瘥。病原謂米瘕是也。

徐文伯善醫術。宋明帝宮人患腰痛牽心。發則氣絕。衆醫以爲肉瘕。文伯視之曰。此髮瘕也。以油灌之。卽吐物如髮。稍引之。長三尺。頭已成蛇。能動。懸柱上。水瀝盡。唯餘一髮而已。遂愈。

唐書曰。甄權弟立言。善醫。時有尼明律。年六十餘。患心腹膨脹。身體羸瘦。已經二年。立言診其脈曰。腹內有蟲。當是誤食髮爲之耳。因令服雄黃。須臾。吐一蛇如小手指。唯無眼。燒之。猶有髮氣。其疾乃愈。太平御覽

異苑曰。章安有人。元嘉中噉鴨肉。乃成瘕病。胸滿面赤。不得飲食。醫令服秫米。須臾煩悶。吐一鴨雛。身喙翅皆已成就。唯左脚故綴昔所食肉。遂瘥。太平御覽

志怪曰。有人得瘕病。腹晝夜切痛。臨終。救其子曰。吾氣絕後。可剖視之。其子不忍違言。剖之得一銅酒鎗。容數

合許。華佗聞其病而解之。便出巾櫛中藥以投。卽消成酒焉。博按母論事涉怪誕不足徵信世安有剖父腹以驗病之理此案可刪

景陳弟長子拱。年七歲時。脇間忽生腫毒。隱隱見皮裏一物。頗肖鼈形。微覺動轉。其掣痛不堪。德興古城村外有老醫見之。使買鮮蝦爲羹以食。咸疑以爲瘡毒所忌之味。醫竟令食之。下腹未久。痛卽止。喜曰。此真鼈癥也。吾求其所好。以嘗試之爾。乃製一藥如療脾胃者。而碾附子末二錢投之。數服而消。明年病復作。但如前補治。遂絕

根。類編

昔有人共奴俱患鼈癥。奴前死。遂破其腹。得白鼈。仍故活。有人乘白馬來看鼈。白馬遂尿。隨落鼈上。卽縮頭。尋以馬尿灌之。卽化爲水。其主曰。吾將瘥矣。卽服之。遂愈。續搜神記

昔人患癥瘕死。遺言令開腹取之。得病塊乾硬如石。文理有五色。人謂異物。竊取削成刀柄。後因以刀刈三稜柄消成水。乃知此藥可療癥瘕也。本草

一人患蛇瘕。常飢食之卽吐。乃蛇精及液沾菜上。人誤食之。腹內成蛇。或食蛇亦有此症。用赤頭蜈蚣一條。炙爲末。分二服。酒下。

一人患鼈瘕。痛有來止。或食鼈卽痛。用雞屎一升。炒黃。投酒中浸一宿。焙爲末。原浸酒調下。

一人好飲酒。每飲四五升。方快意。乃誤吞髮入胃。血裹化爲蟲也。用雄黃五錢。水調服。

石藏用蜀人。良醫也。名盛著。一士人嘗因承簷溜盪手。覺爲物觸入指爪中。初若絲髮然。旣數日。稍長如線。伸縮不能如常。始悟其爲龍伏藏也。乃扣治療之方於石。石曰。此方書所不載也。當以意去之。歸可末蜚蠊塗指。庶不深入胸膜。冀他日免震厄之患。士人如其言。後因迅雷。見火光遍身。士人懼。急以鍼穴指。果見一物自鍼穴躍出。不能災。

桓宣武有一督將。因時行病後虛熱。便能飲複茗。必一斛二斗乃飽。裁減升合。便以爲大不足。後有客造之。更

進五升。乃大吐一物出。如升大。有口。形質縮皺。狀似牛肚。客乃令置之盆中。以斛二斗復茗澆之。此物噲之都盡而止。覺小脹。又增五升。便悉渾然。從口中湧出。既吐此物。遂瘥。或問之。此何病。答曰。此病名斛茗瘥。續搜神記

齊諧記云。江夏安陸縣。隆安中。有人姓郭名坦。得天行病後。遂大善食。一日消斗米。家貧不能給。行乞於市。一

日大飢。不可忍。入家後門有三畦薤。因竊啗之。盡兩畦。便大悶極。臥地。須臾大吐。吐一物如龍。因出地漸小。主人

持飯出食之。不復食。因撮飯著所吐物之上。即消而成水。此病尋瘥。東坡物類相感志

永徽中崔爽者。每食生魚三斗乃足。一日飢。作鱸未成。忍飢不禁。遂吐一物如蝦蟆。自此不復能食鱸矣。宣室志

有黃門奉使交廣回。周願謂曰。此人腹中有蛟龍。上驚問黃門曰。卿有疾否。曰。臣馳馬大庾嶺時。大熱。困且渴。

遂飲水。覺腹中堅痞如石。周以硝石及雄黃煮服之。立吐一物長數寸。大如指。鱗甲具。投之水中。俄頃長數尺。復

以苦酒沃之。如故。以器覆之。明日已生一龍矣。上甚驚訝。明皇雜錄

褚澄治李道念有冷疾。元本誤痰五年。衆醫不瘥。澄為診脈。謂曰。汝病非冷非熱。當是食白瀟雞子過多所致。令取

蒜一升煮服之。始一服。吐一物如升。涎裏之動。開看是雞雛。羽翅爪距具足。能行走。澄曰。此未盡。更服所餘藥。又

吐得如向者有十三頭。而病都瘥。南史

證治要訣云。一人病癥瘕腹脹。純用三稜莪朮。以酒煨服。下一物如黑魚狀而愈。或加入香附子。用水煎。多服

取效。

一人自幼好酒。片時無酒。叫呼不絕。全不進食。日漸羸瘦。或執其手縛柱上。將酒與看而不與飲。即吐一物如

豬肝入酒內。其人自此遂惡酒。

潘環。字溫叟。名醫也。虞部員外郎張咸之妻。孕五歲。南陵尉富昌齡妻孕二歲。團練使劉彝孫妾孕十有四月。皆未育。溫叟視之。曰疾也。凡醫妄以為有孕爾。於是作劑飲之。虞部妻墮肉塊百餘。有眉目狀。昌齡妻夢二童子。

色漆黑。倉卒怖悸疾去。彝孫妾墮大蛇。猶蜿蜒不死。三婦皆無恙。夷堅志○瑋按此案重見第十一卷娠症門

鎮陽有士人嗜酒。日嘗數斗。至午夜飲興一發。則不可遏。一夕大醉。嘔出一物。如舌視無痕竅。至欲飲時。眼徧其上。蠱然而起。家人沃之以酒。立盡。至常日所飲之數而止。遂投之猛火。急爆裂爲十數片。士人由是惡酒。

汾州王氏得病。右脇有聲如蝦蟆。常欲手按之。不則有聲。聲相接。羣醫莫能辨。指留陽山人趙巒診之。趙曰。此因驚氣入於臟腑。不治而成疾。故常作聲。王氏曰。因邊水行次。有大蝦蟆。躍高數尺。轟作一聲。忽驚叫。便覺右脇牽痛。自後作聲。尚似蝦蟆也。久未瘥。巒乃診王氏脈。右關脈伏結。積病也。故正作積病治。用六神丹。泄下青涎類蝦蟆之衣。遂瘥。名醫錄

昔有患者。飲食如故。發則如癩。面色青黃。小腹脹滿。狀如妊孕。醫診其脈與證皆異。而難明主療。忽有一山叟曰。聞開皇六年。灞橋有患此病。蓋因三月八日。邊水食芹菜得之。有識者曰。此蛟龍病也。爲龍游於芹菜之上。不幸食之而病也。遂以寒食餠每劑五合。服之數劑。吐出一物。形雖小而狀似蛟龍。且有兩頭。獲愈。

句容縣佐史。能啖鱸至數十斤。恆食不飽。縣令聞其善啖。乃出百斤。史快食至盡。因覺氣悶。久之。吐一物狀如麻鞋底。令命洗出安鱸所。鱸悉成水。醫莫能名之。令小吏持往揚州賣之。冀有識者。誠之。若有買者。但高舉其價。看至幾錢。有胡求買。增價至三百貫文。胡輒還之。初無酬酢。人謂胡曰。是句容縣令家物。問此是何物。胡云。是銷魚之精。亦能銷腹中塊病。人患者。以一斤如指端。繩繫之。置病所。其塊卽銷。我本國太子少患此病。王求愈病者。賞之千金。君若見賣。當獲大利。令竟賣半與之。廣異記

和州劉錄事者。大歷中罷官。居和州旁縣。食兼數人。尤能食鱸。嘗言鱸味未嘗果腹。邑客乃網魚百餘斤。會於野庭。觀其下筯。劉初食鱸數碟。忽似小哽。因設出一骨珠子。大如豆。乃置於茶甌中。以碟覆之。食未半。怪覆甌碟傾側。舉視之。向骨珠子已長數寸如人狀。座客共觀之。隨視而長。頃刻長及人。遂掉劉。因相毆流血。良久各散走。

一循廳之西。一轉廳之左。俱及後門。相觸翕成一人。乃劉也。神已癡矣。半日方能語。訪其所以。皆不省之。劉自是惡鱸。西陽雜俎

戴人治王宰妻病。胸膈不利。用痰藥一湧。而出雪白蟲一條。長五六寸。有口鼻牙齒。走於涎中。病者忿而斷之。中有白髮一莖。按永徽中破一物。其狀如魚。卽所謂生瘕也。

嘉靖中。長洲鄒表妻。患小腹下左生一塊。形如梅李。久之吐出。始則腐潰若米糲之狀。中則若蜆肉之狀。以指撚開。則有長髮數條在其內。名醫竟不能治。遂至不起。夫蛇髮等瘕。往往載於方書。或偶因食物相感。假血而成。理或有之。不可指爲妄誕也。

山東民間婦人。一臂有物。隱然膚中。屈佶如蛟龍狀。婦喜以臂浸盆中。一日雷電交作。自牖出臂。果一龍擘雲而去。霏雪錄

積塊

羅謙甫治眞定王用之。年二十九歲。病積。臍左連脇如覆杯。腹脹如鼓。多青絡脈。喘不能臥。時值暑雨。加之自利完穀。日晡潮熱。夜有盜汗。以危急求治。羅視之。脈得浮數。按之有無力。謂病家曰。凡治積。非有毒之劑攻之則不可。今脈虛弱如此。豈敢以常法治之。遂投分滲益胃之劑。數服而清便自調。繼以升降陰陽。進食和氣。而腹大減。胃氣稍平。間以削之。月餘良愈。先師嘗曰。潔古有云。養正積自除。譬之滿座皆君子。縱有小人。自無所容。今令眞氣實。胃氣強。積自除矣。潔古之言。豈欺我哉。內經云。大積大聚。衰其大半而止。滿實中有積氣。大毒之劑。尚不可過。況虛中有積者乎。此亦治積之一端也。邪正虛實。宜精密焉。

丹溪治一婦。性急多勞。斷經一月。小腹有塊。偏左如掌大。塊起卽痛盛。腹漸腫脹。夜發熱。食減。其脈冬間得虛

微短瀉左尤甚。初與白朮一斤。和白陳皮半斤。作二十貼煎服。以三聖膏貼塊上。經宿塊軟。再宿。則塊近下一寸。旬日食進。痛熱減半。又與前藥一料。加木通三兩。每貼加桃仁九個。而愈。

一人年六十。素好酒。因暑。忽足冷過膝。上腕有塊如拳。引脇痛。不可眠。食減不渴。已服生料五積散三貼。脈沉瀉數小。而右甚。便赤。用大承氣湯。大黃減半而熟炒。加黃連芍藥川芎乾葛甘草作湯。以括婁仁半夏黃連貝母爲丸。吞之。至二十貼。足冷退。塊減半。遂止藥。半月而愈。

一婦因經水過多。每服瀉藥。致氣痛。胸腹有塊十三枚。遇夜痛甚。脈瀉而弱。此因澀藥致敗血不行。用蜀葵根煎湯。再煎參朮青皮陳皮甘草梢牛膝。入元明粉少許。研桃仁。調熱服。二貼。連下塊二枚。以其病久血耗。不敢頓下。乃去葵根元明粉服之。塊漸消而愈。

一婦形瘦色嫩。味厚。幼時以火烘溼鞋。溼氣上襲。致吐清水吞酸。服丁香熱藥。時作時止。至是心疼。有痞塊。略吐食。脈皆微弦。重似瀉。輕稍和。與左金丸二十四粒。薑湯下。三十餘次。食不進。朱曰。結已開矣。且止藥。或思飲。少與熱水。間與青六丸。脈弦漸添。困臥著牀。近四旬。與人參酒芍藥湯。引金瀉木。漸思食。苦大便秘。以生芍藥陳皮桃仁人參爲丸。與之。蜜導便通。食進。半月而安。

一婦因哭子後胸痞。有塊如杯。食減。面淡黃黧黑。憊甚。脈弦細虛瀉。日晡發寒熱。知其勢危。補瀉兼用。以補中益氣湯隨時令加減。與東垣痞氣丸相間服之。食前用湯。食後用丸。必湯多於丸也。一月寒熱退。食稍進。仍服前藥二月後。忽夜大寒熱。至天明始退。其塊如失。至晚手足下半節皆腫。遂停藥數日。忽夜手足腫如失。天明塊復有而小一暈。以二陳湯。加白朮桔梗枳實。服半月而安。次年生子。

一婦年四十餘。面白形瘦。性急。因忤意。乳房下帖肋骨間結一塊。漸長掩心。微痛。膈悶。食減。口苦。脈微短瀉。知其經亦不行。思其舉動如常。尙有胃氣。以琥珀膏貼塊。以參朮芍歸。佐以氣藥。二百餘貼。并吞潤下丸。脈瀉減。漸

充。經行紫色。用前湯丸。加醋炒三稜。佐以抑青丸。塊消一大半。食進。朱令其止藥。待來春木旺區處。次夏。塊復作大於舊。脈平和。略弦。自言食飽後。則塊微痛悶。食行却自平。知其因事激也。以前補藥加炒芩。佐以木通生薑。去三稜。吞潤下丸。外貼琥珀膏。半月。經行而塊散。此是肺金爲火所鑠。木邪勝土。土不能運。清濁相干。舊塊輪郭尚在。因氣血未盡復。濁氣稍留。舊塊復起也。補其正氣。使肺不受邪。木氣平而土氣正。濁氣行而塊散矣。

一婢色紫稍肥。性沉多憂。年四十。經不行三月矣。小腹當中有一氣塊。初如粟。漸如盞。脈濇。重取却有。按之痛甚。捫之高半寸。與千金硝石丸四五次。忽乳頭黑且汁。恐孕也。朱曰。濇脈無孕。又與三五貼。脈稍虛豁。知藥竣矣。令止前藥。與四物湯。倍加白朮。佐以陳皮。三十貼。俟脈完。再與硝石丸數次。塊消一暈。止藥又半月。經行痛甚。下黑血半升。內有如椒核者數十粒。已消一半。累求藥不與。待其自消。瑋按即大積大聚。其大半而止之義。至經行三次。每下小黑塊。

乃盡消。凡攻擊之藥。有病卽病受之。邪輕則胃受傷矣。夫胃氣清純中和者也。惟與五穀肉菜果相宜。藥石皆偏勝之氣。雖參芪性亦偏。況攻擊者乎。此婦胃氣弱。血亦少。若待塊盡而却藥。則胃氣之存者幾希矣。

一人作勞飲酒。醉臥膈痛。飢而過飽。遂成左脇痛。一塊如掌。按之甚痛。倦怠不食。脈細濇沉弱。不數。此陰滯於陽也。以韭汁桃仁七枚。服三次。塊如失。痛在小腹。塊如雞卵。以童便研桃仁十餘粒。又以韭餅置痛處熨之。半日前後。大便通而安。

一人茶癖。用石膏黃芩升麻爲末。砂糖水調服愈。

一人愛飲茶。用白朮石膏片芩芍藥薄荷膽星爲末。砂糖調膏。津液化下。

一人年近三十。舊因飽食牛肉豆腐。患嘔吐。卽次飲食不節。左脇下生塊。漸大如掌。痛發則見。痛止則伏。其人

性急。脈弦數。塊上不可按。按之愈痛。時吐酸苦水。或作腎氣治。朱曰非也。此足太陰有食積與溼痰。遂投燒荔枝

核二枚。炒山梔五枚。去皮。炒枳核十五枚。去殼。山查九枚。炒茱萸九枚。人參一錢。細研。取急流水一盞煎沸。入生

薑汁令熟食。前通酒熱服。與六貼吐。二貼服。四貼與此藥。且止其痛。却與消塊藥。用半夏末六錢。皂角六個。黃連半兩。炒。石礬二錢。另研。右以皂角水煮取汁。拌半夏末曬乾。同爲末。以糖球膏爲丸。胡椒大。每服百丸。薑湯下。數日愈。

一人正月發痧。因此有塊在臍邊。或舉發。起則痛。伏則不痛。有時自隱痛。自灸臍中。脈甚弦。右手伏。重按則略數。此蘊熱因春欲汗解。而氣弱不能自發爲汗。復鬱。又因食不節。熱挾食。所以成塊。宜以保和丸二十。溫中丸二十。抑青丸二十。白朮木通三稜湯下之。

一婦死血食積。痰飲成塊。在脇。動作雷鳴。嘈雜眩暈。身熱。時作時止。以台芎山梔炒三稜莪朮並醋煮。桃仁去皮尖。青皮麥皮麪各五錢。黃連一兩。半用吳萸炒。半用益智炒。去萸益不用山查香附各一兩。蘿蔔子一兩半。炊餅丸服。

一婦血塊如盤。有孕難服峻藥。以香附四兩。醋煮桃仁一兩。去皮尖海石二兩。醋煮白朮一兩。補神麩糊丸

劉仲安治真定總兵董公之孫。年二十餘。病癰積。左脇下硬如覆手。肚大青筋。發熱肌熱。咳嗽自汗。日晡尤甚。牙疳臭惡。宣露出血。四肢困倦。飲食減少。病甚危。劉先以沉香二錢。海金砂。輕粉各一錢。牽牛末一兩。爲末。研獨頭蒜如泥。丸如桐子大。名曰沉香海金砂丸。每服五十九丸。煎燈草湯送下。下穢物兩三行。次日。以陳皮蘿蔔子炒各半兩。木香胡椒草豆蔻去皮青皮各三錢。蝟梢去毒。二錢半。爲末。糊丸。梧子大。每服米飲下三十九丸。名曰塌氣丸。服之十日。復以沉香海金砂丸再利之。又令服塌氣丸。如此互換。服至月餘。其癰減半。百日良愈。

御醫盛啓東。永樂中。東宮妃張氏。十月經不通。衆醫以爲胎。而脹。一日。上謂曰。東妃有病。往視之。東宮以上命醫也。導之惟謹。既診。出復命。使具病狀。晚若何。早若何。一如見。妃聞之曰。朝廷有此名醫。不早令視我。何也。出而疏方。皆破血之劑。東宮視之。大怒曰。好御醫。早晚當誕皇孫。乃爲此方。何也。遂不用。數日。病益劇。乃復診之。曰。再

後三日。臣不敢藥矣。仍疏前方。乃鎖之禁中。家人惶怖。或曰死矣。或曰將籍沒家矣。既三日。紅棍前呼。賞賜甚盛。

蓋妃服藥下血數斗。疾遂平。既而上亦賜之曰。非謝醫。乃壓驚也。文恪公筆記

屯田郎中張譔妻。年四十餘。而天癸不至。潘溫叟察其脈。曰。明年血潰乃死。既而果然。能改齋漫錄○磅按此條重見經水門

一兵官食粉多成積。師以積氣丸杏仁相半。細研爲丸。五丸。熱水下。數服愈。今廚家索粉與掉粉。不得近杏仁。近之則爛可徵也。

虛損

羅謙甫治建康道按察副使奧屯周卿子。年二十有三。至元戊寅春間。病發熱。肌肉消瘦。四肢困倦。嗜臥盜汗。大便溏。多腸鳴。不思飲食。舌不知味。懶言。時來時去。約半載餘。羅診脈浮數。按而無力。正應脈浮歌云。臟中積冷。榮中熱。欲得生津要補虛。先灸中腕。乃胃之紀也。使引清氣上行。肥腠理。又灸氣海。乃生發元氣。滋榮百脈。長養肌肉。又灸三里。乃胃之合穴。亦助胃氣。撤上熱。使下於陰分。以甘寒之劑瀉熱火。佐以甘溫養其中氣。又食粳米羊肉之類。固其胃氣。戒以慎言語。節飲食。懲忿窒慾。病氣日減。數月。氣得平復。逮二年。肥甚倍常。或曰。世醫治虛勞病。多用苦寒之劑。君用甘寒之劑。羊肉助發熱。人皆忌之。今食之而效。何也。羅曰。內經云。火位之主。其瀉以甘。藏氣法時論云。心苦緩。急食酸以收之。以甘瀉之。瀉熱補氣。非甘寒不可。若以苦寒瀉其土。使脾土愈虛。火邪愈甚。又云。形不足者。溫之以氣。精不足者。補之以味。勞者溫之。損者益之。補可去弱。人參羊肉之類是已。先師亦曰。人參能補氣虛。羊肉能補血虛之病。食羊肉。胡以疑爲。或者曰。潔古之學。有自來矣。

丹溪治一人。體長。露筋骨。體虛而勞。頭痛楚。自意不瘳。脈弦大。兼數。尋以人參白朮爲君。川芎陳皮爲佐。服至五月餘。未瘳。以藥力未至耳。自欲加黃芪。朱弗許。翌日。頭痛頓愈。但脈微盛。又膈滿不饑而腹脹。審知其背加黃

理亦無礙。第先生素重
養陰。此案何以獨否。

一老人頭目昏眩而重。手足無力。吐痰相續。脈左散大而緩。右緩大不及左。重按皆無力。飲食略減而微渴。大便四日始一行。醫投風藥。朱曰。若是。至春必死。此大虛症。宜大補之。以參芪歸芍白朮陳皮濃煎。下連柏丸三十粒。服一年後。精力如丁年。連柏丸。薑汁炒。薑糊爲丸。冬加乾薑少許。

一人肥大蒼厚。因厚味致消渴。以投寒涼藥愈後。以黃雌雞滋補。食至千數。患膈滿嘔吐。醫投丁沉附子之劑。百貼而愈。值大熱中。惡風怕地氣。乃堆糠鋪簾蔽風而處。動止呼吸言語皆不能。脈四至。浮大而虛。此內有溼痰。以多飲燥熱藥。故成氣散血耗。當夏令。法當死。賴色蒼厚。胃氣攸在。以參朮芪熬膏。煎淡五味子湯。以竹瀝調服。三月。諸症悉除。令其絕肉味。月餘平復。因多啖雞卵。患胸腹膨脹。自用二陳湯。加香附子白豆蔻。其滿頓除。乃令絕肉味。勿藥自安。

虞恆德治一人。年五十餘。體略瘦。十年前。得內傷挾外感證。一醫用發表疎利之劑。十日餘。熱退而虛未復。胸中痞滿。氣促眩暈。召虞。治以補中益氣湯。間與東垣消痞丸。陳皮枳實白朮丸等藥。調理而安。但病根未盡。除而住藥。故眩暈或時舉。不甚重。至次年。因跋涉勞苦。又兼色慾之過。眩暈大作。歷數醫。皆與防風荆芥南星半夏蒼朮去風散溼消痰之劑。病彌篤。一日厥十數次。片時復甦。凡轉側卽厥。不知人事。舉家惶惑。召虞治。診其六脈皆浮洪而濡。虞曰。此氣血大虛之症。幸脈不數而身無大熱不死。但恐病愈後。尙有數年不能下榻。病者曰。苟得寓世。臥所甘心。投大補氣血藥。倍人參黃芪。或加附子引經。合大劑。一日三貼。又煎人參膏。及作紫河車丸補陰丸之類。間服。調理二月。服煎藥二百餘貼。丸藥三五料。用人參五六斤。其厥不見。飲食如故。但未能下榻耳。次年。聞王布政汝言往京師。道經蘭溪。以舟載候。就診。王公曰。此症陰虛。風痰上壅。因誤多服參芪。故病久不愈。建方。以

天麻菊花荆芥川芎等清土之藥。瑋按方仍大錯亦未收效。止藥後越五六年方起。而步履如初。不思昔日病劇而藉參

芪等藥之功。遂以王公之語咎虞爲誤矣。瑋按不峻養營未嘗非誤

東陽治一人發大汗。戰慄。鼓掉。片時許。發躁熱。身如火焚。又片時許。出大汗如雨。身若冰冷。就發寒戰如前。寒後又熱。熱後復汗。三病繼作。晝夜不息。庠生盧明夫。與作瘡症治。不效。召虞診。右手陽脈數而浮洪無力。陰脈略沉小而虛。左三部比右差小亦浮軟。虞曰。此陽虛症也。用補中益氣湯。倍參芪。減升柴一半。加尿浸生附子一錢半。炒黃柏三分。乾薑薄桂各五分。大棗一枚。同煎服。一服病減三之一。二服減半。四服寒熱止。而身尙有微汗。減去桂附乾薑一半。服二貼。全愈。

薛已治州守王用之。先因肚腹膨脹。飲食少思。服二陳枳實之類。小便不利。大便不實。咳嗽腹脹。用淡滲破氣之劑。手足俱冷。此足三陰虛寒之症也。用金匱腎氣丸。不月而康。

一富商飲食起居失宜。大便乾結。常服潤腸等丸。後胸腹不利。飲食不甘。口乾體倦。發熱吐痰。服二陳黃連之類。前證益甚。小便滴瀝。大便泄瀉。腹脹少食。服五苓薏麥之類。小便不通。體腫喘嗽。用金匱腎氣丸。補中益氣湯而愈。

一男素不善調攝。唾痰口乾。飲食不美。服化痰行氣之劑。胸滿腹脹。痰涎愈甚。服導痰理脾之劑。肚腹膨脹。二便不利。服分氣利水之劑。腹大脇痛。不能睡臥。服破血消導之劑。兩足皆腫。脈浮大不及於寸口。朝用金匱加減腎氣丸。夕用補中益氣湯。煎送前丸。月餘。諸症漸退。飲食漸進。再用八味丸。補中湯。月餘。自能轉側。又兩月而能步履。却服大補湯。還少丹。又半載而康。後稍失調理。其腹仍脹。服前藥即愈。

瑋按閱此及前案世之庸醫一何夥耶一逆再逆甚至三四其去死也幾希矣求治者可

嗽煩躁引飲。小水不利。大肉盡去。勢將危殆。薛診脈洪大無倫。按之如無。此虛熱無火。法當壯火之源。以生脾土。與金匱腎氣丸料。服之。頓覺小水潰決如泉。俾日服前丸。及大補湯而愈。三四年間無恙。一日因哀悲動中。前證復作。體如焚燎。口肉盡腐。胸腹脹滿。食不下咽者四日。投以八味二服。神思清爽。服金匱腎氣丸料。加參芪歸朮。未竟而胸次漸舒。陡然思食。不三日而病去五六矣。嗣後日用前二丸間服。躡月而起。至秋深。復患痢。又服金匱腎氣丸。加參芪歸朮黃連吳萸木香。痢遂止。但覺後重。又用補中益氣。加木香黃連吳萸五味。數劑而全愈。

汪石山治一人。年踰七十。忽病瞽昧。但其目系漸急。即合眼昏懵。如瞌睡者。頭面有所觸皆不避。少頃而甦。問之。曰不知也。一日或發二三次。醫作風治。病轉劇。汪診其脈。結止。甦則脈如常。但浮虛耳。曰此虛病也。蓋病發而脈結者。血少氣劣耳。甦則氣血流通。心志皆得所養。故脈又如常也。遂以大補湯去桂。加麥冬陳皮而安。三子俱庠生。時欲應試而懼。汪曰。三年之內。可保無恙。越此。非予所知。果驗。

一婦年踰三十。形色脆白。久病虛弱。汪診治十餘年。不能盡去其疾。病按純是營氣大損上盛下虛水乾木燥之一日復病。恐仗參芪水草雖百年猶未能盡去其疾。診之。左則似有似無。右則浮濡無力。汪曰。疇昔左脈不若是。今條反常。深為可懼。越三日診之。兩手脈皆浮濡。惟右則略近於駛而已。乃知脈之昨今異狀者。由虛然也。近患頭眩眼昏。四肢無力。兩膝更弱。或時氣上衝胸。哽於喉中。不得動靜。則昏懵口噤。不省人事。內熱口渴。鼻塞食減。經水漸少。汪用參三錢。歸身白朮麥門冬各一錢。黃芪錢半。黃柏七分。枳實五分。甘草四分。煎服。若缺藥日久。前病復作。服之仍安。

一人年踰三十。質弱而色蒼。初覺右耳時或冷氣。呵呵如箭出。越兩月餘。左耳氣出如右。病按腎水虛也。早有塊攢熱。病按臥則火聚於上也。飯後。聲啞稍開。攢熱暫息。病按起則火下降也。少間攢熱復爾。或嗽惡酸水。小溲頻赤。大溲澆泄。雖睡熟。亦被嗽而寤。噦惡二三聲。胸腹作脹。頭腦昏痛不堪。時或熱發。渾身疼痛。天明前症少息。惟攢熱弗休。且近來午後。背甚覺寒。兩腿麻冷。病按交陰分火上升也。用參二錢半。茯苓麥冬白朮各一錢。黃連甘草枳實各五分。貝母歸身各

一錢。白芍八分。煎服尋愈。

一人年逾三十。神色清減。初以傷寒過汗。嗣後兩足時冷。身多惡寒。食則易飢。日見消瘦。頻頻夢遺。筋骨疼痛。久伏枕榻。醫用滋陰降火。罔效。汪視左脈浮虛而緩。右則浮弦而緩。此陽虛耳。病者曰。易飢。善食。夢遺。似屬陰虛。若作陽虛而用參芪。恐益予病。汪曰。古人謂脈數而無力者。陰虛也。脈緩而無力者。陽虛也。今脈浮虛弦緩。則爲陽虛可知。以症論之。病屬陰虛。陰虛則熱發。午後屬陰。則午後當遍身熱發。惡寒。揭胸露手。蒸蒸熱悶煩躁矣。茲患是症俱無。何以認爲陰虛。夫陽虛則惡寒惡風。雖天暖日融。猶畏出門庭。今患兩足時冷。身多惡寒。皆陽虛之驗。又汗多亡陽。非陽虛而何。食則易飢者。非陰虛火動也。蓋脾胃以氣爲主。屬陽。脾胃之陽已虛。又瀉以苦寒屬陰之藥。故陽愈虛而內空竭。須假穀氣以扶助之。是以易飢而欲食。雖食亦不生肌肉也。經曰。飲食自倍。腸胃乃傷。又曰。飲食不爲肌膚。其此之謂歟。夢遺亦非特陰虛。經曰。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今陽既虛。則陽之精氣不能養神。心以藏神。神失所養。飄蕩飛揚而多夢。陽之柔氣不能養筋。肝主筋以藏魂。筋失所養。則渾身筋骨。因以疼痛。魂亦不藏。故夢寐弗寧。安得而不遺乎。經曰。氣固形實。陽虛則不能固。而精門失守。此遺之所以頻而不禁也。經曰。腎者。胃之關也。今若助陽。以使其固。養胃以守其關。何慮遺之不止。乃以參芪各二錢。白朮一錢。甘草五分。枳實香附山查韭子各五分。煎服。半載。隨時令寒暄升降。而易其佐使調理。乃安。

舊刻脫誤

仁和縣一吏。早衰病瘠。齒脫不已。從貨藥道人得一單方。獨碾生硫黃爲細末。實豬臟中。水煮臙爛。碾細。宿蒸餅九。大如梧桐子。隨意服。兩月後。飲啖倍常。步履健。年踰九十。略無老態。執役如初。因從邑宰入村。醉食牛血。遂

洞下數十行。所泄若金水。嗣是尪悴。不日尋卒。李巨源得其事於臨安人。內醫官管範。嘗與王樞使言之。王謂惟

聞豬脂肪能制硫黃。茲用臟。尤爲有理。類編○瑋按石藥多燥烈陰虛內熱人服之必貽大患慎之

江篁南治一婦。以惱怒。患痰嗽。潮熱。自汗。肌體瘦損。屢藥罔效。脈渾渾如泉湧。右寸散亂。數而且緊。以參芪歸

朮茯苓陳皮甘草白芍半夏麩香附圓眼肉四貼。自汗十愈八九。起立覺有力。痰嗽減半。惟口內乾熱。前方半夏換貝母。出入調理。尋愈。

江應宿治周三者。祁門人也。年近三十。潮熱。咳嗽。咽啞。診之。六脈弦數。周故以酒豪。先年因醉後嘔血。是年又復嘔血數升。遂咳不止。百治不應。肌食遞減。煩躁喘滿。予與四物換生地。加貝母丹皮阿膠麥冬五味煎服。加生蔗汁一小酒杯。薑汁少許。嗽漸止。食少。再加白朮茯苓人參。食漸進。夜噙太平丸。晨服六味丸。加枸杞人參麥冬五味爲丸。兩月嗽止。半年肥白如初。

勞瘵

葛洪曰。鬼疰者。是五尸之一。疰又挾諸鬼邪爲害。其病變動。有三十六種。至九十九種。大略使人寒熱淋瀝。沉沉默默。不的知所苦。無處不惡。累年積月。漸就沉滯。以至又傳傍人。乃至滅門。覺如是候者。急取獼肝一具。陰乾杵末。服方寸匕。日三。未愈。再作。肘後云。此方神良。宣和間。天慶觀一法師。行考召。極精嚴。時一婦人投狀。述患人爲祟所附。須臾召至。附語云。非我爲禍。別是一鬼。亦因病人命衰爲祟耳。渠今已成形。在患人肺爲蟲。食其肺系。故令吐血聲嘶。師掠之。此蟲還有畏忌否。久而無語。再掠之。良久云。容某說。惟畏獼爪屑爲末。以酒服之。則去。患家如其言而得愈。此予所目見也。究其患亦相似。獼爪者。殆獼肝之類歟。本事方

一婦染瘵疾。屢劇。偶趙道人過門。見而言曰。汝有瘵疾。不治謂何。答曰。醫藥罔效耳。趙曰。吾得一法。治此甚易。當以癸亥夜二更。六神皆聚之時。解去下體衣服。於腰上兩傍微陷處。鍼灸家謂之腰眼。直身平立。用筆點定。然後上牀合面而臥。每灼小艾炷七壯。勞蟲或吐出。或瀉下。卽時平安。斷根不發。更不傳染。如其言獲全。類編

袁州寄居武節郎李應。本相州法司。嘗以吏役。事韓似夫樞密。兵火後。忽於宜春見之。云從岳侯軍得官。今開

居於此。從容問其家事。潸然淚下。曰。某先有男女三人。長子因買宅。入久空無人所居之室。忽覺心動。背寒凜凜。遂成勞瘵之疾。垂殆。傳於次女。長子既歿。女病尋亟。繼又傳於第三子。同一證候。應大恐。卽禱於城隍神。每日設麪飯。以齋雲水。冀遇異人。數日。因往市中開元寺門前。有一人衣俗士服。自稱貧道。踵足而呼曰。團練。聞宅上苦傳尸勞。貧道有一藥方奉傳。同入寺中。問其姓名。不答。授云云。應卽取筆書之。道人言欲過湖南。應留之飯。辭。贈之錢。不受。臨歧。又言此藥以天靈蓋虎糞內骨爲主。切須仔細尋覓。青蛇腦如無亦可。服藥前一日。須盛享城隍神。求爲陰助。應以其事頗異。如其言。治藥既成。設五神位。具飲饌十品。以享城隍。又別列酒食。以犒飲陰兵。仍於其家設使者一位於病榻之前。服藥食頃。臙腑大下。得蟲七枚。色如紅燻肉。腹白長約一寸。闊七八分。前銳後方。腹下近前有一口。身之四周有足若魚骨。細如針。尖而曲。已死。試取火焚之。以鐵火筴割刺不能入。病勢頓減。後又服一劑。得小蟲四枚。自是遂安。今已十年。肌體悅澤。不復有疾。道人後竟不來。其藥用天靈蓋三錢。酥炙黃色爲末。秤虎糞內骨一錢。人骨爲上。獸骨次之。殺虎大腸內取者亦可用。同青蛇腦小豆許。或菘豆許。同酥塗炙。色轉爲度。無蛇腦。只酥炙亦得。鼈甲極大者。醋炙黃色爲末。一兩。九肋者尤妙。安息香半兩。桃仁一分。去皮尖研。以上爲末。絹篩過。檳榔一分。別爲細末。麝香一錢。別研。青蒿取近梢者四寸。細剉六兩。鼓三百粒。葱根二十一個。拍破。東引桃李柳桑枝各七莖。粗如筍頭大。各長七寸。細剉。楓葉二十一片。如無亦得。童便半升。先將青蒿桃李柳桑枝楓葉葱鼓以官省升量。水三升。煎至半升許。去滓。入安息香。天靈蓋。虎糞內骨。鼈甲。桃仁。與童便同煎。取汁去滓。有四五合。將檳榔麝香同研。均調作一服。早晨溫服。以被蓋出汗。恐汗內有細蟲。以帛拭之。卽焚此帛。相次須瀉。必有蟲下。如未死。以大火焚之。並棄長流水內。所用藥切不得令病人知。日後亦然。十餘日後。氣體復元。再進一服。依前焚棄。至無蟲而止。此藥如病者未亟。可以取安。如已亟。俟其垂死。則令次已傳染者服之。先病者雖不可救。後來斷不傳染。韓樞密孫盧帥亞卿傳。

丹溪治一人久嗽吐紅發熱消瘦衆以爲瘵百方不應朱視之脈弦數日輕夜重用倒倉法而愈次年生子越州鏡湖邵氏女年十八染瘵疾累年刺灸無不求治醫莫效漁人趙十煮鰻羹與食食覺內熱病尋愈今醫家所用鰻魚煎乃此意也

有人得勞疾相因染死者數人取病者納棺中釘之棄於水永絕傳染之患流之金山有人異之引岸開視見一女子猶活因取置漁舍多得鰻魚食之病愈遂爲漁人之妻焉稽神錄

一人勞傷而得瘵疾漸見瘦瘠用重便二盞無灰酒一盞以新磁餅貯之納全豬腰子一對於內密封泥日晚以慢火養熟至中夜止五更初更以火溫之發瓶飲酒食腰子一月而愈後以此治數人皆驗此蓋以血養血全勝金石草木之藥也瑣碎錄

一女子十餘歲因發熱咳嗽喘急小便少後來成腫疾用利水藥得愈然虛羸之甚遂用黃芪建中湯日一月餘遂愈蓋人稟受不同虛勞小便白濁陰臟人服橘皮煎黃芪建中湯獲愈者甚衆至於陽臟人不可用暖藥雖建中湯不甚熱然有肉桂服之稍多亦反爲害要之用藥當量其所稟審其冷熱而不可一概用也醫餘瑣按此金科

玉律凡治病皆當取法不特虛勞一症也陸州楊寺丞有女事鄭迪功苦有骨蒸內熱之病時發外寒寒過內熱附骨蒸盛之時四肢微瘦足跣踵其病在臟腑中衆醫不瘥適處州吳醫只單石膏散服後體微涼如故其方出外臺祕要只用石膏研細十分似麪以新汲水和服方寸匕取身無熱爲度名醫錄

無錫游氏子少年耽於酒色旋得疾久而弗愈勢危甚忽語其家人曰常見兩女子服飾華麗其長才三四寸每緣吾足而行冉冉在腰而沒家人以爲祟一日名醫自遠而至家人扣之醫曰此腎神也腎氣絕則神不守舍故病者見之癸志

勞瘵

一人患勞瘵二年。一日無肉味。腹痛不可忍。其家恐傳染。置於空室。待自終。三日無肉食。或惠雞子。病人自煎食將熟。忽打噴嚏。有紅線二尺許。自鼻入。銚遂以碗覆煎死之。自此遂安。

汪石山治一人。年逾三十。形瘦色脆。過於房勞。病怠惰嗜臥。食後腹痛。多痰。覺自胃中而上。又吐酸水。肺氣不清。聲音不亮。已數更醫。或用補陰消導等劑。汪診之。脈皆細滯無力。約有七至。問曰。熱乎。曰不覺。曰嗽乎。夜間數聲而已。曰大便何如。近來帶溏。糞門傍生一瘡。今已潰膿。未收口耳。曰最苦者何。夜臥不安。四肢無力而已。汪曰。脈病不應。夫脈數主熱。今覺不熱。乃內蒸骨髓。或正氣已竭。無復能作熱歟。據證似難起矣。何以故。虛勞糞門生瘡。必成瘦瘠。脈不數者。尙不可爲。況脈數乎。蓋肺爲吸門。司上。大腸爲肛門。司下。肺與大腸。腑臟相通。況肺爲氣主。陽氣當升。虛則下陷。所謂物極則反也。今病內熱燔灼。肺氣久傷。故下陷肛門。而生瘡瘻。肺傷極矣。非藥能濟。月餘尋卒。琇按余嘗治二人。一少年一老者。皆勞嗽失音。已數月。余投以集熱膏。加減至數十劑。皆下發痔而愈。或問其故。曰無他。臟病移腑。則輕耳。然與石翁所論不同。

江少微治邑人方信川子。年三十餘。因勞役失飢。得潮熱疾。六脈弦數。宛然類瘵疾。但日出氣暄則熱。天色陰雨夜涼則否。暄盛則增劇。稍晦則熱減。已踰二年。江曰。此內傷脾胃。陰熾而陽鬱耳。以補中益氣湯。加丹皮。地骨。嗽喘。更加阿膠。麥冬。五味子。而愈。

宿按。勞瘵乃精竭血虛。火盛無水之症。脈多弦數。潮熱咳嗽。咯血。若肉脫脈細數者不治。經云。心本熱。虛則寒。腎本寒。虛則熱。又云。心虛則熱。腎虛則寒。當分別陰陽虛實。心腎虛而寒者。是氣血正虛。以其稟賦中和之人。暴傷以致耗散真氣。故必近於寒。宜溫補以復元氣。心腎虛而熱者。是氣血之偏虛也。以其天稟性熱。血少之人。貪酒好色。腎水不升。心火不降。火與元氣不兩立。一勝則一負。故致於熱也。苟非滋陰養血。涼肝補腎。則陽愈亢而成勞。極偏虛之症矣。或有挾外感邪熱。致燦陰血枯涸者。固不可用參芪甘溫之藥。若產後血虛。及勞心用力失血。飲食失調。暴傷血虛之症。非血虛本病。亦正虛之類也。又兼溫補其氣。陽虛者。挾寒之症。陰虛

者。挾熱之候。內傷者。暴損元氣。虛損者。累傷氣血。積損成勞。病已極矣。雖良工鮮能善其後矣。

汗

東垣治一人。二月。天氣陰雨寒溼。又因飲食失節。勞役所傷。病解之後。汗出不止。沾濡數日。惡寒。重添厚衣。心胸間時煩熱。頭目昏瞶上壅。食少減。此乃胃中陰火熾盛。與外天雨之溼氣。峻然二氣相合。溼熱大作。汗出不休。兼見風邪以助東方甲乙。以風藥去其溼。甘寒瀉其熱。羌活勝溼湯。以炙甘草。生芩。酒芩。人參。羌活。防風。藁本。獨活。細辛。蔓荊子。川芎。各三分。黃芪。生甘草。升麻。柴胡。各半錢。薄荷一分。作一服水煎。

一人別處均無汗。獨心孔一片有汗。思慮多則汗亦多。病在用心。名曰心汗。宜養心血。以艾煎湯。調茯苓末服之。

劉全備治一男子。驚恐自汗。曾服麻黃根。黃芪。牡蠣等藥。不效。用白芷一兩。辰砂半兩。爲細末。每服二錢。酒調下。因其不能飲。用茯神麥冬調下而愈。蓋此藥能斂心液故也。

虞恆德治一人。得內傷虛症發熱。自汗如雨不止。服補中益氣湯十數貼。不效。虞以前方加減。每貼用蜜製黃芪一錢半。人參一錢。白朮。甘草。陳皮各七分。當歸。白芍各一錢。升麻。柴胡各一分。加桂枝三分。麻黃根七分。浮小麥一撮。炮附子三分。三貼而汗止。熱亦退尋安。

嚴州山寺。有旦過僧。形體羸瘦。飲食甚少。夜臥遍身出汗。迨旦。衾衣皆溼透。如此二十年。無復可療。惟待斃耳。監寺僧曰。吾有藥絕驗。爲汝治之。三日。宿疾頓愈。遂併以方授之。乃桑葉一味。乘露採摘。烘焙乾爲末。二錢。空腹溫米飲調。或值桑落。用乾者。但力不及新耳。按本草亦載桑葉止汗。其說可證。辛志

一人血氣衰弱。羸瘦。大汗如雨不止。諸醫弗效。以十全大補湯。倍加參芪。以童便製。過附子。一劑卽效。數劑全

愈。
鑑醫

不汗

晉書曰。張苗雅好醫術。善消息診處。陳廩邱得病。連服藥發汗。汗不出。衆醫云。發汗不出者死。自思可蒸之。如中風發溫氣於外。迎之必得汗也。復以問苗云。曾有人疲極汗出。臥簾中冷。得病苦增寒。諸醫與散四日。發其汗者八次。汗不出。乃燒地布桃葉於上蒸之。即得大汗。便於被下。傳粉粉身。極燥乃起。即愈。廩邱如其言。果瘥。

便濁 附便數

丹溪治張子元。氣血兩虛。有痰。痛風時作。陰火間起。小便白濁。或赤帶下。用青黛蛤粉樗皮滑石乾薑炒黃柏炒爲末。神糲糊丸。仍用燥藥。

一人便濁半年。或時夢遺。形瘦。作心虛治。以珍珠粉丸。合定志丸服效。

一婦年近六十。形肥味厚。中焦不清。積爲濁氣。流入膀胱。下注白濁。濁氣卽是溼痰。用二陳湯。加升麻柴胡蒼朮白朮四貼。濁減半。覺胸滿。因升麻柴胡升動胃氣。痰阻滿悶。用二陳。加炒麩白朮以泄其滿。素無痰者。升動不悶。兼以青黛樗皮蛤粉黃柏炒乾薑滑石爲末。炒神糲糊丸服之。

一人便濁而精不禁。用倒倉法。有效。

一婦人上有頭風鼻涕。下有白帶。用南星蒼朮酒芩辛荑川芎炒黃柏滑石半夏牡蠣粉。

東垣治一婦人。帶漏久矣。諸藥不效。診得心胞尺脈微。其白帶下流不止。崩中者。始病血崩。久則血少。復亡其陽。故白濁之物下流不止。如本經血海將枯。津液復亡。枯乾不能滋養筋骨。以本部行經益津液。以辛熱之氣味。

補其陽道。生其血脈。以苦寒之藥。泄其肺而救上熱傷氣。以人參白葵花四分。橘皮五分。生黃芩細研。郁李仁去皮尖研。炙甘草柴胡各一錢。乾薑細末二錢。除黃芩外。水煎將熟。入芩熱服。愈。

呂滄洲治一婦。年盛嗜酒。且善食。忽疾作。肌肉頓消骨立。診其脈。則二手三部皆洪數。而左口尤躁疾。曰。此三陽病。由一水不能勝五火。乃移熱於小腸。不癢則淋。其人曰。前洩如脂者已數日。語未竟。趨入臥內。澹。及索其溺器以視。則如飴釜置烈火。湧沸不少休。呂以虎杖滑石石膏黃柏之劑清之。痛稍却。而湧沸猶爾也。繼以龍腦神砂末。蘸之以棹柿。食方寸匕。沸輒止。

南安太守松江張汝弼。曾患渴疾白濁。久服補腎藥。皆不效。一日遇一道人。俾服酒蒸黃連丸。其疾頓瘳。其製法以宣黃連一斤。去鬚。煮酒浸一宿。置甑上。累蒸至黑。取出曬乾。爲細末。蜜丸桐子大。日午臨臥。酒吞三十九。臟毒下血者亦治。

汪石山治一人。年踰三十。季夏日午。房後多汗。晚浴。又近女色。因患白濁。醫用胃苓湯。加右眼作痛。用四物湯入三黃。服之睡醒。口益加苦。又加左膝腫痛。仲冬不藥。濁止。漸次延至背痛。不能轉側。日輕夜重。噓則如繩束縛。腰脇痛楚不堪。呵氣亦應背痛。或時夢遺。次年正月。汪診之。脈皆緩弱無力。左脈緩而略滑。曰。此脾腎病也。夫緩脾脈也。緩弱無力。脾虛可知。左脈滑者。血熱也。遂以人參黃芪各二錢。茯苓白朮博按汪案原無白朮歸身麥冬各一錢。牛膝神曲陳皮黃柏各七分。甘草五味各五分。煎服三十餘劑。仍以龜板參芪黃柏各二兩。熟地山茱萸枸杞博按汪案原無枸杞杜仲歸茯苓各一兩。丸服尋愈。博按此案舊刻脫二十一字

一男小便日數十次。如稠米泔。色亦白。神思恍惚。瘦悴食減。以女勞得之。服桑螵蛸散。未終劑。尋愈。安神魂。定心志。治健忘。小便數。補心氣。其方螵蛸遠志菖蒲龍骨人參茯苓神當歸龜甲醋各一兩。爲末。每服二錢。夜臥人參

湯調。本草衍義

一人腠氣不足。小便頻數。日夜百餘次。用益智仁天台烏藥大如臂者等分。俱爲末藥。酒煮山藥。打糊爲丸。如梧桐子大。名之曰縮泉丸。臥時用鹽酒下五七十丸。

薛已治大司徒許函谷在南銀臺時。因勞發熱。小便自遺。或時不利。薛作肝火。陰挺不能約制。午前用補中益氣。加山藥黃柏知母。午後服地黃丸。月餘。諸症悉退。此症設服燥劑而頻數。或不利。用四物麥冬五味甘草。若數而黃。用四物加山茱萸黃柏知母五味麥冬。若肺虛而短少。用補中益氣加山藥麥冬。若陰挺痿痺而頻數。用地黃丸。若熱結膀胱而不利。用五淋散。若脾肺燥不能化生。用黃芩清肺飲。若膀胱陰虛。陽無以生而淋瀝。用滋腎丸。博按此段原刻脫去二十四字若膀胱陽虛。陰無以化而淋瀝。用六味丸。若轉筋小便不通。或喘急欲死。不問男女孕婦。急用八味丸。緩則不救。若老人陰痿思色。精不出而內敗。小便道瀉痛如淋。用加減八味丸料。加車前牛膝。若老人精已竭而復耗之。大小便道牽痛。愈痛愈欲便。愈便則愈痛。亦治以前藥。不應。急加附子。若喘嗽吐痰。腿足冷腫。腰骨大痛。面目浮腫。太陽作痛。亦治以前藥。若痛愈而小便仍瀉。宜用加減八味丸。以緩治之可也。

司徒邊華泉。小便頻數。瀉滯短赤。口乾吐痰。此腎經陽虛熱燥。陰無以化。用六味滋腎二丸而愈。
司馬李梧山。莖中作痛。小便如淋。口乾吐痰。此思色精降而內敗。用補中益氣。六味地黃。尋愈。

考功楊朴菴。口舌乾燥。小便頻數。此膀胱陽燥陰虛。先用滋腎丸以補陰。而小便之頻數愈。再用補中益氣六味地黃。以補肺腎而安。若汗多而小便短少。或體不禁寒。乃脾肺氣虛也。博按此案舊刻脫誤

商主客素膏梁。小便赤數。口乾作渴。吐痰稠黏。右寸關數而有力。此脾肺積熱遺於膀胱。用黃芩清肺飲。調理脾肺。用滋腎六味二丸。滋補腎水。尋愈。

一儒者發熱無時。舊刻脫無時二字飲水不絕。每如廁。小便瀉痛。大便牽痛。此精竭復耗所致。用六味丸。加五味。及補中益氣。且其自守謹篤。尋愈。若肢體畏寒。喜熱飲食。用八味丸。

大尹廳榮甫。尾閭痒而小便赤澇。左尺脈洪數。屬腎經虛熱。法當滋補。渠不然其言。乃服黃柏知母等藥。年許。高骨腫痛。小便淋瀝。肺腎二脈洪數無倫。薛曰。子母俱敗。鮮克濟矣。已而果卒。

一男子左尺瀉結。右寸洪數。薛曰。此誠可慮。蓋肺金不能生腎水。故爾。果至季冬。莖道澇痛如淋。愈痛愈欲便。愈便則愈痛而歿。

遺精

丹溪治一人。虛損盜汗。遺精白濁。用四物加參朮黃芪。知母黃柏牡蠣牛膝杜仲五味。煎服尋愈。

一人虛損。小便中常出精血。以四物加山梔參朮麥冬黃柏木通車前子茯苓。

一人年六十五。精滑常流。以黃柏知母蛤粉山藥牡蠣飯丸。梧桐子大。鹽湯下八十九。

一人潮熱精滑。八物加黃柏知母牡蠣蛤粉。

東垣治一人。年三十餘。病脚膝痿弱。臍下尻臀皆冷。陰汗臊臭。精滑不固。羣醫治以茸熱之藥罔效。李脈之。沉數有力。曰。此因醇酒膏粱。滋火於內。逼陰於外。復投熱藥。反瀉其陰。而補其陽。真所謂實虛虛也。以滋腎丸黃柏知母酒洗各一兩。肉桂五分。丸梧桐子大。湯下百丸。大苦寒之劑。製之以急。寒因熱用。引入下焦。適其病所。以瀉命門相火。再服而愈。

虞恆德治一人。病遺精潮熱。臥榻三月矣。虞脈之。左右寸關皆浮虛無力。兩尺洪大而軟。投補中益氣。加熟地。知母黃柏地骨皮。煎下珍珠粉丸。外做小篋籠一個。以籠陰莖。勿使搭肉。服藥三十餘貼。尋愈。

丹溪治一人。年二十餘。夜讀至四五鼓。猶未就枕。故臥莖一有所著。精隨而遺。不著則否。飲食減而倦怠。少氣。夫何故。蓋用心過甚。二火俱起。夜弗就枕。血不歸肝。則腎水有虧。火乘陰虛。入客下焦。鼓其精房。則精不得聚藏。

而走失矣。因玉莖著物。猶厥氣客之。故作接內之夢。於是上則補心安神。中則調理脾胃。提掣其陰。下則益津。生陰固陽。不三月而疾如失。

一老人年六十歲。患瘧而嗽。多服四獸飲。積成溼熱。乘於下焦。已岌岌乎殆矣。朱診之。尺數而有有力。與補中益氣。加涼劑。三日。與黃柏丸及早。尺數頓減。詢其有夜夢否。曰。有之。幸不泄爾。是蓋老年精衰。因無以泄。爲大熱結於精房。得泄火益陰之藥。其火散走於陰器之竅。疾可瘳矣。再服二日。又夢。其瘳嗽全愈。

一人每夜有夢。朱連診二日。觀其動止。頭不仰舉。但俯視不正。必陰邪相著。叩之。不言其狀。詢其僕。乃言至廟見侍女。以手撫摩久之。不三日而寢疾。令法師入廟毀其像。小腹中泥土皆溼。其疾隨瘳。此則鬼魅相感耳。

一男子至夜。脊心熱而夢遺。用珍珠粉丸。豬苓丸。遺止。終服紫雪。脊熱畢除。

一男子脈洪。腰熱遺精。用沉香和中丸下之。導赤散瀉其火而愈。乃知身熱而遺者。熱遺也。

按沉香和中丸。卽王仲陽之滾痰丸。

丹溪壯年有夢遺症。每四十五日必一遺。秀按必遇立春春分及立夏夏至等節累用鳳髓丹。河間祕真丸。效雖少見。而遺終不除。

改用遠志菖蒲韭子桑螵蛸益智酸棗仁牡蠣龍骨鎖陽等爲丸。服之尋愈。

一男子丁年夢遺。羣醫以珍珠粉丸罔效。亦以遠志菖蒲等劑投之。應手而愈。

一壯男子。夢遺白濁。少腹有氣衝上。每日腰熱。叩作酉涼。每腰熱作則手足冷。前陰無氣來耕。腰熱退。則前陰氣耕。手足溫。又且多下氣。暮多噫時振。隔一旬二旬必遺。脈且弦搏而大。午洪大。秀按水火爲病知其有鬱滯也。先用沉香和中丸。大下之。次用加減八物湯下滋腎丸百粒。若稍與蛤粉等瀉藥。則遺與濁滋甚。或一夜二遺。遂改用導赤散大劑並湯服之。遺濁皆止。

有二中年男子。皆夢遺。醫或與瀉藥。反甚。連遺數夜。乃先與神芎丸大下之。繼製豬苓丸服之。皆得痊。

一武官便濁。精滑不禁。百藥罔效。用倒倉法而愈。於此見夢遺屬鬱滯者多矣。

吳球治一男子。因病後用心過度。遂成夢遺之患。多痰瘦削。羣醫以清心蓮子飲。久服無效。吳診脈緊瀉。知冷藥利水之劑太過。致使腎冷精遺。而腎氣獨降。故病益劇。乃以升提之法。升坎水以濟離火。降陽氣而養血滋陰。次用鹿角膠人乳填補精血。不踰月而愈。

木瀆吳姓者。病精滑。百藥勿療。或授以一術。但以脇腹縮尾閭。閉光眼目。頭若石壓之狀。卽引氣自背後直入泥丸。而後嚙歸丹田。不計遍數。行住坐臥皆爲之。仍服保真丸。及半載。顏色悅澤。病不復作矣。此術亦可以療頭風。席上輔談

盛啓東永樂戊子夏。治郁文質遺精。形體羸弱。兼痰嗽交作。日夕不能休。羣醫治之。轉劇。盛視之曰。此陽脫也。急治則生。緩則死。非大料重劑則不能瘳。於是附子天雄。佐以參苓白朮。日加數服。夜則減半。自秋徂冬。所服附子約百餘枚。厥疾乃瘳。

有人夢遺精。初有所見。後來雖夢無所感。日夜常常走漏。作心氣不足。服補心藥罔效。作腎氣虛治。亦罔效。醫問患者。覺腦冷否。應之曰。只爲腦冷。服驅寒散遂安。蓋腦者諸陽之會。髓之海。腦冷則髓不固。是以遺漏也。宜先去腦中風冷。腦氣沖和。兼服益心腎藥。無不瘳者。餘醫

王中陽治一石工。丁年。忽病頭目不利。肩背拘急。合目卽便泄精。四肢沉困。不欲執作。夢寐不寧。每作虛治。罔效。王治之。使其翹足而坐。則其股足隨氣跳躍。如脈六動。其脈亦過位。長實有力。遂用涼膈散。青木香丸。互換。疎導三五次。更服三黃丸。數日尋愈。

汪石山治一人。年四十餘。洩精久之。神不守舍。夢亂心跳。用清心蓮子飲。罔效。取袖珍方治小便出髓條藥服之。又服小免絲子丸。又服四物。加黃柏。亦罔效。汪診之。一日聞其脈或浮濡而駛。或沉弱而緩。曰。脈之不常。虛之

故也。其症初因腎水有虧。以致心火亢極。乘金木寡於胃而侮其脾。此心脾腎三經之病也。理宜補脾爲主。兼之滋腎養心。病可療也。方用人參爲君。白朮扶神。麥冬酸棗仁。山梔子。生甘草爲佐。蓮肉。山查。黃柏。陳皮爲使。其他牡蠣。龍骨。川芎。白芍。熟地之類。隨其變症而出入之。且曰。必待人參加至五錢病脫。其人未信。服二十餘日。人參每服三錢。洩精減半矣。又月餘。人參加至五錢。尋愈。

江篁南治一壯年。患遺精。醫用滋陰降火劑。罔效。一醫用牡蠣龍骨等止澁藥。其精愈洩。又服芩連蘘山梔等藥。百五十餘貼。兼服小便二百餘碗。又或作痰火治。或作溼熱治。俱罔效。蓋經年餘矣。二月間請江診視。左脈浮濡無力。右寸浮散近駛。兩尺尤弱。不任尋按。其人頭暈。筋骨痠疼。腰痛畏風。小便黃。腹中時鳴。以熟地黃遠志爲君。當歸身。桑螵蛸。人參爲臣。石蓮子。肉白茯苓爲佐。石菖蒲。甘草爲使。十餘貼後精固。惟筋骨猶痠。小便猶黃。腹或至晚猶鳴。煎劑再加黃柏。兼服補陰丸。加人參。鹿茸。兔絲子。桑螵蛸。茯苓神之類。兩月而愈。

夫夢遺有三。有因用心積熱而泄。有因多服門冬。茯苓。神車。前知母。黃柏。冷利之劑。而流泄者。有久遺。玉門不閉。腎氣獨降而泄者。治法。積熱者清心降火。冷利者溫補下元。腎氣獨降者。升提腎水。使水火自交。而坎離之位定矣。

山陰戴文訓。少年患夢遺。服固精丸而愈。用狗頭骨一個。煨存性。用秬米飯爲丸。如梧桐子大。硃砂金箔爲衣。每服五六十九。

麻木

東垣治一婦麻木。六脈中俱得弦洪緩相合。按之無力。弦在其上。是風熱下陷入陰中。陽道不行。其證閉目。則渾身麻木。晝減夜甚。覺而目開。則麻木漸退。久則止。懼而不睡。身體重。時有痰嗽。覺胸中常是有痰而不利。時煩

躁氣短促而喘。肌膚充盛。飲食大小便如常。惟畏麻木不敢合眼爲最苦。觀其色脈形病相應而不逆。經曰陽病瞑目而動輕。陰病閉目而靜重。又云諸病皆屬於目。靈樞曰開目則陽道行。陽氣遍布週身。閉目則陽道閉而不行。如晝夜之分。知其陽衰而陰旺也。且麻木爲風。皆以爲然。細校之。則有區別耳。久坐而起。亦有麻木。喻如繩縛之人。釋之覺麻作。良久自已。以此驗之。非有風邪。乃氣不行也。不須治風。當補肺中之氣。則麻木自去矣。如經脈中陰火乘其陽分。火動於中而麻木。當兼去其陰火。則愈矣。時痰嗽者。秋涼在外。溼在上而作也。宜以溫劑實其皮毛。身重脈緩者。溼氣伏匿而作也。時見躁作。當升陽助氣。益血。微瀉陰火。去溼。通行經脈。調其陰陽。則已。非臟腑之本有邪也。遂以補氣升陽和中湯主之。黃芪五錢。人參三錢。炙甘草四錢。陳皮二錢。當歸身二錢。生草根一錢。去腎熱。佛耳草四錢。白芍三錢。草豆蔻一錢半。益陽退寒黃柏一錢。酒洗除溼瀉火。白朮二錢。蒼朮錢半。除熱調中。白茯苓一錢。除溼導火。澤瀉一錢。用同升麻一錢。行陽明經。柴胡一錢。右咬咀。每服三錢。水二大盞。煎至一盞。去渣。稍熱服。早飯後午飯前服之。至八貼而愈。

一人年七旬。病體熱麻。股膝無力。飲食有汗。妄喜笑。善飢。痰涎不利。舌強難言。聲啞不鳴。身重如山。李診脈。左手洪大而有力量。是邪熱客於經絡之中也。二臂外有數癩。問其故。對以燃香所致。李曰。君病皆由此也。夫人之十二經。灌溉週身。終而復始。蓋手之三陽。從手表上行於頭。加以火邪。陽併於陽。勢甚熾焉。故邪熱妄行。流散於周身而爲熱麻。鍼經曰。胃中有熱則蟲動。蟲動則胃緩。胃緩則廉泉開。故涎下。熱傷元氣而沉重無力。飲食入胃。慄悍之氣。不循常度。故多汗。心火盛。則妄喜笑。脾胃熱。則消穀善飢。肺經衰。則聲啞不鳴。仲景云。微數之脈。慎不可灸。焦枯傷筋。血難復也。君奉養以膏粱之味。無故而加以火毒。熱傷於經絡。而致此病明矣。內經曰。熱淫所勝。治以苦寒。佐以苦甘。以甘瀉之。以酸收之。當以黃柏知母之苦寒爲君。以瀉火邪。壯筋骨。又腎欲堅。急食苦以堅之。黃芪生甘草之甘寒。瀉熱補表。五味子酸。止汗。補肺氣之不足。以爲臣。炙甘草當歸之甘辛。和血潤燥。柴胡升麻

之苦平。行少陽陽明二經。自地升天。以苦發之者也。以爲佐。博按元方尚有蒼朮藥本二味咬咀同煎。取清汁服之。又繆刺四肢。以瀉諸陽之本。使十二經絡相接而泄火邪。不旬日而愈。遂命其方曰清陽補氣湯。煖按右二案較原刻加詳

一人五月間。兩手指麻木。怠惰嗜臥。此熱傷元氣也。以補中益氣湯。減白朮陳皮川歸。加白芍五味。遂安。

一人四肢麻木。乃氣虛也。四君子加天麻麥冬黃芪川歸大劑服之愈。

一人年四十餘。面目十指俱麻木。乃氣虛也。以補中益氣。加木香附子麥冬羌活防風烏藥服之愈。

羅謙甫治中書左丞張仲謙。年三十餘。正月在大都患風證。半身麻木。一醫欲汗之。羅曰。治風當通因通用。法當汗。但此地此時。雖交春令。寒氣猶存。汗之則虛其表。必有惡風寒之證。張欲速瘥。遂汗之。覺體輕快而喜。數日復作。謂羅曰。果如君言。官事煩劇。不敢出門。如之何。羅曰。仲景云。大法夏宜汗。陽氣在外故也。今時陽氣尙弱。初出於地。汗之則使氣亟奪。衛氣失守。不能肥實腠理。表上無陽。見風必大惡矣。內經曰。陽氣者。衛外而爲固也。又云。陽氣者。若天與日。失其所。則折壽而不彰。當汗之時。猶有過汗之戒。況不當汗而汗者乎。遂以黃芪建中湯加白朮服之。滋養脾胃。生發榮衛之氣。又以溫粉撲其皮膚。待春氣盛。表氣漸實。卽愈矣。內經曰。化不可伐。時不可違。此之謂也。

吳菱山治一婦。夏月取風涼。夜多失蓋。因得冷風入骨。兩足麻木。疼痛不已。服祛風止痛藥。不效。與大防風湯數服。其疾漸瘳。仍以烏頭粥服三晨而愈。

薛已治大尹劉孟春。素有痰。兩臂頓麻。兩目流泪。服祛風化痰藥。痰愈甚。臂反痛不能伸。手指俱攣。誘按火極似風祛之而愈

煽火盛生痰化之而轉劇勢所必然薛曰。麻屬氣虛。因前藥而復傷。肝火盛而筋攣耳。況風自火出。當補脾肺。滋腎水。則風自息。熱自退。痰自清。遂用六味地黃丸。補中益氣湯。不三月而愈。

汪石山治一婦。或時遍身麻痺。則憊不省人事。良久乃甦。醫作風治。用烏藥順氣散。又用小續命湯。病益甚。汪

診之脈皆浮濡緩弱。曰：此氣虛也。麻者，氣餒行遲，不能接續也。如人久坐膝屈，氣道不利，故伸足起立而麻者是也。心之所養者血，所藏者神，氣運不到，血亦罕來，由心失所養而昏懵也。用參芪各二錢，歸身茯苓麥冬各一錢，黃芩陳皮各七分，甘草五分，煎服而愈。

江應宿治一人，年踰六十，患十指麻木不仁，二年矣。醫作痰治，風治，罔效。一日因憂思鬱怒，臥牀月餘，目不交睫，飲食減少，腹中如束縛不安，宿診之。六脈沉細無力，此大虛證也。投八味丸，令空心服，日則服歸脾湯，倍加參芪，二三服，而諸症漸減，睡臥安寧，月餘，服過煎藥三十餘貼，丸藥六七兩而愈。十指亦不復麻木矣。但行走乏力，如在砂中。予曰：病雖愈，而元氣尚未復，當服參苓白朮散與前丸，惑於人言，用理中丸。一日因大怒，病復作。一醫投附子理中湯，煩躁，身熱如火，不旬日而歿。或曰：此病先因附子而愈，後因附子而亡，何也？予曰：余乃壯火之源，以生脾土，故效。彼用之不當，孤陽飛越而亡。琇按此症古人雖有氣虛則麻，血虛則木之分，然屬肝腎為病者，十居八九，嘗見服祛風逐痰而斃者，固多服陽剛燥劑而斃者，亦復不少，蓋麻木即中風之漸，薛已謂風由火出。

一言蔽之矣，臨症者從此體會庶幾活人。

寒中

羅謙甫治真定府武德卿，年四十六歲，因憂思勞役，飲食失宜，病四肢體冷，口鼻氣亦冷，額上冷汗出，時發昏憤。六脈如蛛絲。一作風證，欲以宣風散下。羅因思錢氏小兒論制宣風散，謂小兒內傷脾胃，或吐或瀉，久則風邪陷入胃中，而作飧泄，散中有結，恐傳慢驚，以宣風散去風邪。內經云：久風為飧泄，正此謂也。今形證乃陰盛陽虛，苦寒之劑，非所宜也。內經云：陰氣有餘，則多汗身寒。又云：陰盛身寒，汗出身常清，數慄而寒，寒而厥。又云：陰盛生內寒。岐伯曰：厥氣上逆，寒氣即於胸中而不瀉，不瀉則溫氣去，寒獨留。故寒中。東垣解云：此脾胃不足，勞役形體中焦營氣受病，未傳寒中，惟宜補陽，遂以理中湯，加黑附子，每服五錢，多用葱白，煎羊肉湯，取清汁一大盞，調服。

之。至夕。四肢漸溫。汗出少。夜深再服。翌日精神出。六脈生。數服而愈。

郝允診太常博士楊日宣病寒。允曰診君之脈。首震而尾息。尾震而首息。在法爲魚游蝦戲。不可治。不數日死。徵廟常苦脾疾。國醫藥罔效。召楊介診視。訖進藥。上問何藥。介對曰。大理中丸。上曰。朕服之屢矣。不驗。介曰。臣所進湯藥。佐使不同。陛下之疾。以食冰太過得之。今臣以冰煎此藥。欲已受病之源。果二服而愈。

惡寒

丹溪治一壯年。惡寒多服附子。病甚。脈弦而似緩。以江茶入薑汁。香油些少。吐痰一升。減綿衣大半。又與防風通聖散。去麻黃。大黃。芒硝。加地黃。當歸。百貼而安。知其燥熱已多。血傷亦深。須淡食以養胃。內觀以養神。則水可升。火可降。必多服補血涼血藥。乃可。否則內外不靜。腎水不生。附毒必發。彼以爲迂。果疽發背死。

一老婦形肥肌厚。夏惡寒戰慄。喜啖熱御綿。多汗。已服附子三十餘。渾身痒甚。脈沉澹。重取稍大。知其熱甚而血虛也。以四物湯去芎。倍地黃。加白朮。黃芪。炒黃柏。生甘草。人參。每貼二兩重。方與一貼。腹大泄。目無視。口無言。知其病熱深而藥無反佐之過也。以前藥熱炒。蓋借火力爲嚮導。與一貼。利止。四貼。精神回。十貼全愈。

一女子惡寒。用苦參一錢。赤小豆一錢。韭水探吐。後用川芎。蒼朮。南星。黃芩。酒糊丸服。

一人形瘦色黑。素多酒不困。年半百。有別館。一日大惡寒發戰。自言渴。却不飲。脈大而弱。右關稍實。略數。重取則澹。此酒熱內鬱。不得外泄。由表熱而下虛也。黃芪二兩。乾葛一兩。煎飲之。大汗而愈。

一婦人年五十餘。形瘦面黑。喜熱惡寒。六月。兩手脈沉而澹。重取似數。三黃丸下以薑湯。每三十粒。三十次微汗而安。

一人年十七。家貧多勞。十一月。病惡寒而吐血。兩三日。六脈緊澹。一月後。食減中痞。醫投溫膽湯。枳殼湯。三日

後發熱口乾不渴有痰曰此感寒也詢之八日前曾於霜中渡水三四次心下有悲泣事腹亦飢遂以小建中湯去芍藥加桔梗陳皮半夏四貼而愈。

一人嗜酒因暴風寒衣薄遂覺倦怠不思食者半月且發狂身如被杖微惡寒診其脈皆浮大按之豁豁然左爲甚朱作極虛受風寒治之以人參爲君黃芪當歸白朮爲臣蒼朮甘草陳皮通草葛根爲佐使大劑與之一日後遍身汗出如雨凡三易被得睡覺來諸症悉除。瑋按與前案俱感寒表症

祝仲寧治一貴婦病惡寒日夜以重裘覆其首起躍入沸湯中不覺醫以爲寒甚祝持之曰此痰火上騰所謂陽極似陰者非下之火不殺下經宿而撤裘呼水飲之旬日氣平乃愈。

滑伯仁治一人七月病發熱或令服小柴胡湯升發太過多汗亡陽惡寒甚筋惕肉瞤視其脈微欲絕以真武湯七八服稍愈服附子八枚而痊。

吳茱山治一婦患筋骨肢節疼痛及身背頭痛兩尺脈弦憎寒如瘧每以散風止痛罔效後以四物入羌活防風秦朮官桂數服而愈。

直閣將軍房伯玉患冷疾夏日常複衣張嗣伯爲診之曰卿伏熱應須以水發之非冬月不可至十一月寒甚令二人夾捉伯玉解衣坐石上取冷水從頭澆之彭彭有氣俄而起伯玉曰熱不可忍乞冷飲嗣伯以水與之一飲一斗遂瘥。

一婦人長病經年世謂寒熱注病者冬十一月中華佗令坐石槽中平旦用寒水汲灌云當滿百始七八灌會戰欲死灌者懼欲止佗令滿數將至八十灌熱氣乃蒸出囂囂高二三尺滿百灌佗乃使燃火温牀厚覆良久汗洽出著粉汗燥便愈。三國志

夏文莊公性豪侈稟賦異人纔睡則冷如僵一如逝者既覺須令人温之良久方能動人有見其陸行兩重相

並載一物巍然。問之乃綿帳也。以數十斤綿爲之。常服仙茅鍾乳硫黃。不可勝紀。晨朝每服鍾乳粥。有小吏竊之。疽發不可救。談筆

吳篁池治一人。年三十餘。產後患虛症。惡寒。瑋按必誤服陽藥所致口不能言。手足不能動。飲食頗進。大小溲如常。多汗。治

用參芪大劑。加桂枝。每劑或一錢二錢三錢。量病勢輕重出入。服藥一年半。時值暑月。惡風寒愈甚。御綿複衣。口已能言。手足能動。但惡風寒不去。乃令人強扶出風涼處坐。用涼水強浸手足。口含冷水。初甚怯。良久能耐覺安。漸至煖。至熱。熱漸甚。乞冷飲。乃以涼水頓飲之。複衣頓除。如常而愈。

按經曰惡寒戰慄。皆屬於熱。又曰禁慄如喪神守。皆屬於火。原病式曰。病熱甚而反覺自冷。此爲病熱。實非寒也。丹溪曰。古人遇戰慄之症。有以大承氣湯下燥糞而愈者。惡寒戰慄。明是熱症。但虛實有別。觀數說而惡寒。治法可想矣。

惡熱

李東垣治一人。目赤。煩渴。引飲。脈七八至。按之則散。此無根之脈。用薑附。加人參服之愈。

玉田隱者。治一人。得熱病。雖祁寒。亦以水精浸水。輪取握手中。衆以爲熱。曰。此寒極似熱。非真熱也。治以附子愈。

按以上治例。皆陰陽幽顯之奧。水火徵兆之微。學者深求內經之旨。則造化之理。可得而明矣。

熱氣病

齊中御府長信病。淳于意入診其脈。告曰。熱病氣。瑋按舊刻誤氣病也。然暑汗。脈少衰。不死。曰。此病得之當浴流水而寒

甚。已則熱信曰唯然。往冬時。爲王使於楚。至莒縣陽周水。而莒橋梁頗壞。信則擊車轅。未欲渡也。馬驚即墮。信身入水中。幾死。吏卽來救。信出之水中。衣盡濡。有間而身寒。已熱如火。至今不可以見寒。意卽爲之液湯火齊。逐熱一飲汗盡。再飲熱去。三飲病已。卽使服藥。出入二十日。身無病者。所以知信之病者。切其脈時。并陰。脈法曰。熱病陰陽交者死。切之不交。并陰。并陰者。脈順清而愈。其熱雖未盡。猶活也。腎氣有時間濁。在太陰脈口而希。是水氣也。腎固主水。故以此知之。失治一時。卽轉爲寒熱。史記

沈宗常治孔侍郎。當晨。體如燔。絕飲食。醫益以爲熱。常獨謂寒。寧可泄以暑藥。佐之溫。以益脾。愈。

首風 附頭暈頭痛

當川王病。召臣意診脈曰。蹶上爲重。頭痛身熱。使人煩懣。臣意卽以寒水拊其頭。刺足陽明脈。左右各三所。病旋已。病得之沐髮未乾而臥。診如前。所以蹶。頭熱至肩。史記○又見尸蹶門

魏王操苦頭風。作輒心亂目眩。華佗針膈。膈上隨手而愈。魏志

有人每頭眩。則頭不得舉。目不能視。積年。華佗悉解其衣。且倒懸。頭去地者三寸。以濡布拭體。令周匝。視諸脈盡出五色。仍命其徒。以鉞刀決脈。五色盡。視赤血出。乃下膏摩。被覆汗出。周匝。以葶藶散飲之。旋愈。三國志

一人稚年氣弱。於氣海三里穴時灸之。及老成。熱厥頭痛。雖嚴冬。喜朔風吹之。其患輒止。少處煖。及近煙火。其痛輒作。此灸之過也。東垣治以清上瀉火湯。尋愈。

一婦人疇昔有脾胃之症。煩躁間顯。胸膈不利。而大便秘結。時冬初。外出晚歸。爲寒氣拂鬱。悶亂大作。此火不得伸故也。醫漫投疏風丸。大便秘行而其患猶爾。繼疑藥力微。益以七八十九。下兩行。而其患猶爾。且加吐逆。食不能停。痰甚稠黏。而湧吐不已。眼黑頭旋。心惡煩悶。氣促。上喘無力。心神顛亂。兀兀不休。口不欲言。目不欲開。如坐

風雲中。虛頭痛難堪。身若山重。瀝四肢厥冷。寒寢不能安。夫前證胃氣已損。復兩下之。則重虛其胃。而痰厥頭痛作矣。以白朮半夏天麻湯。方載丹溪

近代曹州觀察判官申光遜。言家本桂林。有官人孫仲敷寓居於桂。交廣人也。申往謁之。延於臥內。冠簪相見。曰。非慵於巾櫛也。蓋患腦痛爾。卽命醇酒升餘。以辛辣物。泊胡椒乾薑等屑。僅半杯。以溫酒調。又於枕函中取一黑漆筩。如今之笙項。安於鼻竅吸之。至盡。方就枕有汗出表。其疾立愈。蓋鼻飲蠻獠之類也。玉堂閒話

羅謙甫治栢參謀。年踰六旬。春患頭痛。晝夜不得休息。詢其由。云近在燕京。初患頭昏悶微痛。醫作傷寒解之。汗後其痛彌篤。再汗之。不堪其痛矣。虛遂歸。每過郡邑。必求治療。醫藥大都相近。至今痛不能臥。且惡風寒。而不喜飲食。羅診之。六脈弦細而微。氣短促。懶言語。內經云。春氣者。病在頭。年高氣弱。清氣不能上升。頭面。故昏悶爾。且此症本無表邪。汗之過多。則清陽之氣。愈受虧損。不能上榮。亦不得外固。所以頭痛楚而惡風寒。氣短弱而憎飲食。以黃芪錢半。人參一錢。炙甘草七分。白朮陳皮當歸白芍各五分。升麻柴胡各三分。細辛蔓荊子川芎各二分。名之曰順氣和中湯。食後進之。一飲而病減。再飲而病卻。定方君臣佐使之妙可以類推

呂元膺診一貴者。兩寸俱浮弦。夫浮爲風。弦爲痛。且兩寸屬上部。告之曰。明公他無所苦。首風乃故病也。蓋得之沐而中風。當發先一日則劇。劇必吐而後已。渠曰然。余少年喜沐。每迎風以晞髮。故頭痛之疾。因之而起。誠如公言。乃製龍腦芎犀丸遂瘳。

戴人治一婦頭偏痛。五七年。大洩燥結。雙目赤腫。眩暈。實凡療頭風之藥。靡所不試。且頭受針灸無數。戴人診之。急數而有力。風熱之甚也。此頭角痛。是三焦相火之經。乃陽燥金勝也。燥金勝乘肝。則肝氣鬱。肝氣鬱。則氣血壅。氣血壅。則上下不通。故燥結於中。尋至失明。以大承氣湯投之。入河水煎二兩。加芒硝一兩。頓使飲三五服。下泄如湯。且二十餘行。次服七宣丸。神功丸。以潤之。菠薐葵菜豬羊血以滑之。三劑外。目豁首輕。燥澤結釋而愈。按

此所以治之症既已多年不解豈非風溼熱三氣鬱滯膠固而然耶故其所施之法雖峻而於中病之情則得也
祝仲寧治耿祭酒病頭暈翕翕發熱浙浙惡寒醫以爲感冒投辛甘發汗之劑汗出不已腹滿作渴讖語發癡
醫繼以爲暑所中祝曰此非一時寒暑可致乃積溼熱在足陽明太陰經故疹乃見投以除溼熱補脾胃瀉陰火
之劑尋愈。

秦鳴鶴侍醫也高宗苦風眩頭重目不能視召鳴鶴診之鶴曰風毒上攻若刺頭出少血卽愈矣實太后自簾
中怒曰此賊可斬天子頭上豈試出血處耶上曰醫之議病理也不加罪且吾頭重悶甚苦不堪出血未必不佳
命刺之鳴鶴刺百會及腦戶出血腦戶禁刺非明眼明手不能上曰吾眼明矣言未竟后自簾中稱謝曰此天賜我師也賜以緡
寶。

裕陵傳王荆公偏頭痛禁中祕方用生菜菹汁一蜺殼仰臥注鼻中左痛則注之右右痛則注之左或注之左
右皆可數十年患皆二注而愈荆公云曾愈數人矣。

俞子容治一婦人年踰五旬病頭痛歷歲浸久虛有治以風者有治以痰者皆罔效脈之左沉寸沈遲而芤曰
此氣血俱虛也用當歸二兩附子三錢一飲報效再飲其病如失。

薛已治尙寶劉毅齋怒則太陽作痛虛用小柴胡加荅荻山梔以清肝火更用六味以生腎水更不復作。
一人舊服芎藭醫鄭叔能見謂之曰芎藭不可久服多令人暴亡後其人無疾而卒又一婦以腦風而久服芎

藭其死亦如之張杲云此二事皆渠所目擊者筆談
潔古治一人病頭痛舊矣發則面頰青黃厥暈眩目慵張而口懶言似虛體沉重太且兀兀欲吐此厥陰肝太陰

脾合病名曰風痰頭痛痰以局方玉壺丸治之更灸俠溪穴足少陽尋愈。
子和治一僧頭熱而痛且畏明以布圍其巔上置冰於其中日數易之此三陽畜熱故也熱乃灼炭火於煖室。

出汗涌吐。三法併行。七日而瘥。

一婦人患偏頭痛。一邊鼻塞。不聞香臭。常流清涕。或作臭氣一陣。治頭痛之藥。靡所不試。罔效。人莫識其病。有以爲腦癱者。一醫云。但服局方芎犀丸。不數十服。忽作噎涕。突然出一錠稠膿。疾愈。

一人患頭風。自頤下左右。有如兩蚯蚓徐行入耳。復從耳左右分上頂。左過右。右過左。頂上起疙瘡二塊。如豬腰然。前後腦如鼓聲。瑟瑟然。冷痛甚。須重綿帕包裹。疼甚。四肢俱不爲用。冷痛疼甚。四肢不爲用。似乎虛寒。症不知屬平實。毒須細心臨症。醫效罔奏。

後得一方。用四物各一錢。皂角刺一錢。草薺四兩。豬肉四兩。作一服。水六碗。煎四碗。去渣。其藥汁併肉。作三四次服。服至二十劑。減十之三。四十劑。減十之六。百劑乃安。愚詳此證。非頭風也。其人曾患黧瘡。頭塊墳起。皆輕粉結毒。故草薺爲君。用草薺非熱證。本草不知其妙。四物養血。皂角刺爲引。用多服取效也。

江篁南治從婦年四十。冬月產後。以傷寒發熱自汗。兩太陽痛。上連於腦。徹痛甚。日夕呻吟。不得安寢。以補中益氣湯加蔓荊子川芎當歸細辛少許。一服痛減。再服乃安。

翟文炳治陸母年七十。頭響耳鳴。頂疼目眩。面麻腮腫。齒蘇唇燥。口苦舌強。咽腫氣促。心驚膽怯。胸滿痰滯。脇腫腰痛。足軟膝疼。已二年矣。近一月來。至不得眠。惟人扶而坐。稍稍欹臥。卽垂絕。翟診視。知氣挾肝火而然。先與抑青丸一服。卽時熟睡。醒後諸症如失。仍服補中益氣調理而痊。

程文彬治一婦人患頭風。雖盛暑。必以帕蒙其首。稍止。略見風寒。痛不可忍。百藥不效。蓋因腦受風寒。氣血兩虛。氣不能升。故藥不效。令病人口含冷水。仰臥以生薑自然汁少許灌入鼻中。其痛立止。妙法遂與防風羌活藁本

川芎甘草數服而愈。

江少微每治火症頭痛。用白蘿蔔心自然汁。王荆公法吹入鼻中卽止。有兼眼目不明者。加雄黃細末調勻。如左患

滴右耳。右患滴左耳。又有頭風兼眉骨痛者。用活龜一個。用新瓦二片。置龜於中。四圍鹽泥固濟。烈火煨出青煙

爲度。待冷去腸殼。用四足併腹肉。入小口餅封固。如遇此症。先吹蘿蔔汁。次以龜末吹入鼻。卽愈。方又予每勞役失飢。則額頭痛。用補中益氣湯。立愈。

心脾痛

卽胃脘痛。○琇按是症多有肝木挾火上乘于胃時師不察。類以香燥投之。暫愈復作。致成關格。勞瘵者多矣。

東垣治一婦人。重娠六個月。冬至因慟哭。口吸風寒。忽病心痛不可忍。渾身冷氣欲絕。曰此乃客寒犯胃。故胃脘當心而痛。急與草豆蔻半夏乾生薑炙甘草益智仁之類。或曰半夏有小毒。重娠服之。可乎。曰乃有故而用也。岐伯曰。有故無損。故無損也。服之愈。

羅謙甫治江淮漕運使崔君長子。年二十五。體豐肥。奉養膏粱。時有熱證。友人勸食寒涼物。因服寒藥。至元庚辰秋。病瘥久不除。醫投以砒霜等藥。新汲水送下。禁食熱物。瘥病不除。反加吐利。脾胃復傷。中氣愈虛。腹痛腸鳴。時復胃脘當心而痛。屢易醫罔效。至冬還家。百療不瘥。延至四月間。瘥病久因勞役煩惱。前症大作。羅診之。脈弦細而微。弦主痛微細則爲虛寒手足稍冷。面色青黃而不澤。情思不樂。惡煩冗。食少。微飽則心下痞悶。嘔吐酸水。發作疼痛。冷汗時出。氣促悶亂不安。須人頰相抵而坐。少時易之。內經云。中氣不足。溲爲之變。腸爲之苦鳴。下氣不足。則爲痿厥。

心惡。又曰寒氣客於腸胃之間。則卒然而痛。得炆則已。炆者熱也。非甘辛大熱之劑。則不能愈。乃製扶陽助胃湯。方以炮乾薑錢半。人參豆蔻仁炙甘草官桂白芍各一錢。陳皮白朮吳茱萸各五分。黑附子炮去皮二錢。益智仁五分。作一服。水三盞。薑三片。棗二枚。食前溫服。三服。大勢皆去。痛減過半。至秋。先灸中脘三七壯。以助胃氣。次灸氣海百餘壯。生發元氣。滋榮百脈。以還少丹服之。則善飲食。添肌肉。潤皮膚。明年春。灸三里二七壯。乃胃之合穴也。亦助胃氣。又引氣下行。春以芳香助脾。復以育氣湯。加白檀香平治之。戒以懲忿窒慾。慎言節食。一年而平復。滑伯仁治一婦人。盛暑洞泄。裏厥逆惡寒。表胃脘當心而痛。自腹引脇。轉爲滯下。嘔噦不食。醫以中暑霍亂療。

之益劇。脈三部俱微短沉弱。不應呼吸。曰。此陰寒極矣。不亟溫之。則無生理。舍時從症內經雖曰用熱遠熱。又曰有假其氣。則無禁也。於是以薑附溫劑三四進。間以丹藥。脈稍有力。厥逆漸退。更服薑附七日。衆症悉去。遂以丸藥除其滯下而安。先固其原乃攻其邪

丹溪治一人。以酒飲牛乳。患心疼。年久。飲食無礙。非大虛寒雖盛暑飲食身無汗。身無汗而大便或秘結非寒可知醫多以丁附治之。羸

弱食減。每痛以物拄之。脈遲弱弦而濇。遲弱似虛寒。弦主痛。濇屬血虛。若但主脈而不合症。則用丁附矣。大便或秘結。或泄。飲又苦吞酸。時七月。以二陳

湯加芩連白朮桃仁郁李仁澤瀉。每日服之。屢涌出黑水。若爛木耳者。服至二百餘貼。脈濇漸退。至數漸添。純弦

而漸充滿。時冬煖。意其欲汗。而血氣未充。以參芪歸芍陳皮半夏甘草服之。痛緩。每旦夕一二作。乃與麻黃蒼朮

芎歸甘草等藥。纔下咽。忽暈厥。須臾而甦。大汗痛止。從盛暑身無汗。用藥仍以汗解奇。○用藥次第之妙。不可不知。

許文懿公因飲食作痰。成心脾疼。後觸冒風雪。腿骨痛。醫以黃牙歲丹烏附等藥。治十餘年。艾灸萬計。又冒寒

而病加。胯難開合。脾疼時胯痛稍止。胯痛則脾疼止。初因中脘有食積痰飲。續冒寒溼。抑遏經絡。氣血不行。津液

不通。痰飲注入骨節。往來如潮。湧上則為脾疼。降下則為胯痛。辨症精確在此須湧泄之時秋深。而以甘遂末一錢。入豬

腰子內煨食之。煨腎散方連泄七行。次早足便能步。下之見效後嘔吐大作。不食煩躁。氣弱不語。似乎虛金匱云。病人無寒熱。而

短氣不足以息者。實也。此一轉難極。非細心審症不能。其病多年鬱結。一旦泄之。徒引動其猖狂之勢。無他制禦之藥故也。仍以吐

劑達其上焦。次第治及中下二焦。連日用瓜蒂藜蘆苦參。俱吐不透。而嘔躁愈甚。乃用附子尖三枚。和漿水與蜜

飲之。方大吐膏痰一大桶。以朴硝滑石黃芩石膏連翹等一斤。濃煎置井中。極冷飲之。四日服四斤。此等用藥非神明不能。後

腹微滿。二洩。用涼藥而二洩。俗醫看飲至脈則云元氣脫矣。歎至屬積滯者有之。但有時候。脈歇至於卯酉時。夫卯酉為手足陽明之應。手陽明大腸在卯。足少陰腎在酉。此乃胃胃乃腎之關與大腸有積

滯未盡。當速瀉之。飲至屬積滯者有之。但有時候。羣醫惑阻。乃作紫雪。二日服至五兩。神思稍安。腹亦減。安後又小洩

閉痛。飲以蘿蔔子汁半盃。得吐立通。又小腹滿痛。不可捫摸。實症神思不佳。以大黃牽牛等分。水丸服至三百九。下

如爛魚腸二升許。神思稍安。診其脈不歇。又大漉漉痛。小腹滿悶。又與前丸百粒。腹大絞痛。腰膂重。眼火出。不言語。瀉下穢物。如柏油條一尺許。肛開如火。以水沃之。自病半月。不食不語。至此方啜稀粥。始有生意。數日平安。自嘔吐至安日。脈皆平常。弦大。次年行倒倉法。全愈。合痰症虞恒德案看方妙

一童子久瘡。方愈十日。而心脾疼。六脈伏。痛稍減時。氣口緊盛。氣口緊盛傷于食餘皆弦實而細。意其宿食詢之。果傷

冷油麪食。以小胃丹。久瘡之後元氣已虛小胃丹太峻津嚥十餘粒。禁飲食。三日凡與小胃丹十二次。痛止。後與穀太早。忽大痛連

脇。乃禁食。亦不與藥。蓋宿食已消。新穀與餘積相併而痛。若再藥攻。必傷胃氣。所以不與藥。又斷食三日。至夜。心

膈索食。先以白朮黃連陳皮爲丸。熱湯下八九十九。以止其膈。此非飢也。乃餘飲未了。因氣而動。遂成膈雜耳。若

與食必復痛。詢其纔飢。必繼以膈間滿悶。今雖未甚快。然常思食。又與前丸子。一日夕不飢而昏睡。後少與稀粥。

減平日之半。兩日嗣後禁其雜食。半月而安。

一婦因久積憂患後。心痛食減。羸瘦。渴不能飲。氣心與頭更換而痛。不寐。大漉燥結。與四物湯加陳皮甘草百

餘貼。亦穢朱曰。此肺久爲火所鬱。病久屬鬱火氣不得行。血亦蓄塞。遂成污濁。氣壅則頭痛。血不流則心痛。通一病

也。治肺當自愈。遂效。東垣清空膏例。以黃芩細切酒浸透。炒赤色爲細末。以熱白湯調下。頭稍汗。十餘貼。汗漸通

身而愈。以汗解奇因其膝下無汗。瘦弱脈滿。小漉數。大漉澁。當補血以防後患。以四物湯加陳皮甘草桃仁酒芩服之。

一婦春末。心脾疼。自言腹脹滿。手足寒過肘膝。須臾裏火烘。胸畏熱。喜掀露風涼。亦屬鬱火脈沉細澁。稍重則絕。輕

似弦而短。渴喜熱飲。血分不食。以草豆蔻辛溫丸。三倍加黃連苦寒滑石神朮爲丸。白朮爲君。茯苓爲佐。陳皮爲使。作湯

下百丸。服至二斤而愈。

一老人心腹大痛。昏厥。脈洪大不食。不勝一味攻擊之藥。用四君。加川歸沉香麻黃服愈。

虞恆德治一男子年三十五。胃脘作痛久矣。人形黃瘦。食少。胸中常若食飽。求治。與胡椒枳朮丸。不效。而日漸

大痛。叫號聲徹四鄰。自分死矣。與桃仁承氣湯。若非大痛叫號承氣斷不可用此症亦急則治標之故作大劑與之。連二服。大下瘀血四五碗許。

困倦不能言者三日。教以少食稀粥。漸次將理而安。癆按癆血不下定成血膈幸其人尚少壯可用承氣否則以四物入桃仁紅花五靈脂歸尾酒大黃韭汁為安

福唐梁緝。心脾疼痛。數年不愈。服藥無效。或教事佛。久之。夢神告曰。與汝良劑。名一服飲。可取高良薑。逐香附

子。散等分。如本條修製細末。二錢。溫陳米飲送下。空心服為佳。不煩再服。已而果驗。後常以濟人。皆效。類編百一

選方云。二味須各炒。然後合和。同炒即不驗。

張思順。盛夏調官都城。苦熱。食冰雪過多。又飲木瓜漿。積冷於中。遂感脾疼之疾。藥不釋口。殊無退證。累歲日

齋。一道人。適一道人曰。但取漢椒二十一粒。浸於漿水盃中。一宿漉出。還以水漿吞之。引經佐使妙用可以觸類若是而已。張如

所戒。明日椒才下腹。即脫然更不復作。

崔元亮。海上方。治一切心疼。無問久新。以生地黃一味。隨人所食多少。搗取汁搜麩。作餅。或合冷淘。冷淘即角子類

食之。良久當利下蟲長一尺許。頭似壁宮。壁宮即守宮後不復患。

劉禹錫傳信方。貞元十年。通事舍人崔抗。女患心疼。垂氣絕。遂作地黃冷淘食之。便吐一物。可方一寸以來。如

蝦蟆狀。無目足等。微似有口。蓋為此物所食。自此頓愈。麩中忌用鹽。本事方

汪石山治一婦人。年三十餘。性躁多能。素不生育。每啜粥畏飯。時或心痛。春正忽大作。或作氣而用香燥。或作

痰而用二陳。或作火而用寒涼。癆按治法俱左因糞結。進潤腸丸。遂泄不禁。前許文懿公案進涼瀉藥而便反秘此進潤腸丸而瀉不禁虛實可知矣小便不得獨行。又

發寒熱。熱則欬痰不止。寒則戰慄鼓頷。肌肉瘦削。皮膚枯燥。月水不通。食少惡心。或煩躁而渴。或昏昏嗜臥。或小

腹脹痛。諸治罔效。汪診右脈浮大弦數。非外感而脈浮大虛無疑但宜黃耆建中湯不宜分利或配入升麻柴胡青皮神樞左脈稍斂而數。熱來。左右脈皆大而數。

博按舊刻脫此句寒來。脈皆沉微。似有似無。經言脈浮為虛。脈大必病進。丹溪謂脈大如葱管者。大虛也。經又謂弦脈屬木。

見於右手。肝木乘脾土也。又以數脈所主為熱。其症為虛。左脈稍斂者。血分病輕也。今患素畏飯者。是胃氣本弱。

矣。心痛卽胃脘痛。由脾虛不運。故胃脘之陽不降。博按蓋刻此句誤鬱滯而作痛也。瀉泄不禁。小便不得獨行者。蓋陽主固。

且經言膀胱者。津液之府。氣化則能出矣。今陽虛不固於內。故頻泄也。膀胱氣虛不化。故小便不得獨行也。又寒

熱互發者。蓋氣少不能運行。而滯於血分。故發熱。血少不得流利。而滯於氣分。故發寒。仲景曰。陽入於陰則熱。陰

入於陽則寒。是也。寒則戰慄鼓頷者。陰邪入於陽明也。熱則欬嗽不已者。陽邪入於陰分也。此則陰陽兩虛。故相

交併而然也。肌肉瘦削者。蓋脾主身之肌肉。脾虛食少。故瘦削也。皮膚枯燥者。經曰。脾主於胃。行其津液。脾虛不

能運行津液。灌溉於肌表。故枯燥也。月水不通者。經曰。二陽之病發心脾。男子少精。女子不月。二陽手足陽明。腸

與胃也。陽明虛。則心脾皆失所養。而血不生。故不月也。食少惡心。躁渴嗜臥。皆脾胃所生之症也。小腹脹痛者。乃

陽虛下陷使然也。經曰。陽病極而下是也。乃用人參五錢。黃芪四錢。白朮三錢。爲君。升麻八分。茯苓一錢。豬苓澤

瀉各七分。爲臣。蒼朮五分。香附七分。爲佐。歸身七分。麥冬一錢。爲使。煎服三貼。不效。此案不效之故當細心參閱王海藏

走治法三條及甘露散爲迫一醫曰。此病不先驅邪。一主於補。所謂閉門留賊。一曰。此屬陰虛火動。今不滋陰降火。而

徒補氣。將見氣愈盛。火愈熾矣。其夫告汪曰。每日扶之。似身漸重。皮枯黑燥。恐不濟矣。汪曰。仲景有曰。泄利不止。

五藏之陰虛于內。寒熱互發。六府之陽虛于外。是則內外兩虛。在法不治。所恃者年尙壯。能受補而已。然補藥無

速效。今服藥不滿四五劑。奈何遽責以效乎。因令勉服前藥六七貼。寒已除。但熱不減。汗出不至足。令壺盛熱水

蒸其足。汗亦過于委中矣。續後前症漸減。始有生意。追思醫謂不先去邪者。因其寒熱往來也。然去邪不過汗吐

下三法。今病自汗。吐痰。泄利。三者備矣。再有何法之可施乎。且病有實邪。有虛邪。虛可補而實可瀉。今病屬虛。而

以實邪治之。所謂虛虛之禍也。一謂當滋陰降火。因其月事不通。病發於夜也。且服降火藥。遂小腹脹而大便泄。

是不宜於此矣。殊不知滋陰降火。皆甘寒苦瀉之劑。今病食少泄利。明是脾虛。且脾胃喜溫而惡寒。今泥於是。寧

不愈傷其胃而益其泄乎。吁。危哉。故不得不辨。博按此案

舊刻脫談

江汝潔治會中夫人病心氣痛甚劇。醫治不效。江視其症。乃心脾疼也。夫心主血。脾裏血。二經陰血虛。生內熱耳。以阿膠一錢五分。滋二經之虛。白螺螭殼火煨一錢五分。以瀉二經之火。二味爲末。好酒調服一二盞。卽愈。匡掌科夫人年三十餘。病胃脘連胸脇痛。日輕夜甚。兩寸關弦滑有力。醫皆以積滯凝寒。用發散及攻下之劑不效。繼用鐵刷散。四磨飲。等方。並莫應。及用湯水。皆吐而不納。經日不食。痛益甚。非痰一醫謂五靈脂沒藥。素用有效。試用酒調。病者到口便吐。隨吐出綠痰兩碗許。痛卽止。納飲食。此蓋痰在膈上。攻下之不去。必得吐法而後

愈。

江篁南治一婦。患心脾疼。弱甚。醫以沉香木香磨服之。其痛益增。且心前橫痛。又兼小腹痛甚。其夫灼艾灸之。痛亦不減。江以桃仁承氣湯去芒硝投之。一服而愈。

江應宿治中年男子。患心脾痛。積十年所。時發。則連日呻吟。減食。遍試諸方。罔效。診之六脈弦數。弦數爲火鬱予曰。此火鬱耳。投薑汁炒黃連。山梔瀉火。爲君。川芎香附開鬱。陳皮枳殼順氣爲臣。反佐以炮薑從治。反佐妙一服而愈。

再與平胃散。加薑炒黃連。山梔。神糶糊丸。一料刈其根。不復舉矣。

子長子年三十二歲。素飲食無節。性懶於動作。丙戌秋。從子自燕都抵家。舟行飽餐。多晝寢。有時背脹。腹微痛。初冬。過蘇州夜赴酒筵。後脫衣用力。次早。遂覺喉口有敗卵臭。厭厭成疾。瘦減。日吐酸水。背脹腹痛。一日。忽大痛垂死。欲人擊打。又炒熱鹽熨之。稍寬快。頃刻吐紫黑血二碗許。連日不食。食入卽吐。痛止卽能食。生機在此食飽又復痛。諸藥不應。遞發遞愈。六脈弦而搏指。此食傷太陰。脾虛氣滯。與香砂橘半枳朮丸。灸中脘夾臍膏肓。禁飽食。兩月而愈。

腹痛

華佗治一人病腹中攻痛十餘日。鬢髮墮落。佗曰。是脾半腐。可剝腹治也。使飲藥令臥。破腹就視。脾果半腐壞。以刀斷之。割去惡肉。以膏傅之。卽瘥。獨異志

元豐中。丞相王郇公。小腹痛不止。太醫攻治皆不效。凡藥至熱如附子硫黃五夜。又丸之類。用之亦不瘥。駙馬張都尉。令取婦人油頭髮燒如灰。細研篩過。溫酒調二錢。此治陰虛卽時痛止。良方

羅謙甫治真定一士人。年三十餘。肌體本弱。左脇下有積氣。不敢食冷物。覺寒則痛。或嘔吐清水。眩暈欲倒。目不敢開。惡人煩冗。靜臥一二日。及服辛熱之劑。則病退。延至初秋。因勞役及食冷物。其病大作。腹痛不止。冷汗自出。四肢厥冷。口鼻氣亦冷。面色青黃不澤。全不得臥。扶几而坐。又兼咳嗽。咽膈不利。與藥則吐。不得入口。無如奈何。遂以熟艾半斤。白紙一張。舖於腹上。紙上攤艾令勻。又以葱蔥數枝。批作兩片。置艾上。數重。再以白紙覆之。以慢火熨斗熨之。冷則易之。外治法妙覺腹中熱。腹皮暖不禁。以絛三禱多縫帶繫之。待冷方解。初熨時。得暖則痛減。大暖則痛止。至夜得睡。翌日。再與對症藥服之。良愈。內經云寒氣客於小腸募原之間絡血之中血泣而不得注於大經血氣稽留不得行故宿昔而成積也又寒氣客於腸胃厥逆上出故痛而嘔也諸寒在內作痛

得吳則痛立止

李子豫治豫州刺史許永之弟。患心腹痛。十餘年。殆死。忽一日夜間。聞屏風後有鬼。謂腹中鬼曰。明日李子豫從此過。以赤丸殺汝。汝其死矣。腹中鬼曰。吾不畏之。於是使人候子豫。豫果至。未入門。患者聞腹中有呻吟聲。及子豫入視。鬼病也。遂以八毒赤丸與服。方見鬼須臾腹中雷鳴彭轉。大下數行遂愈。今八毒丸方是也。續搜神記

虞恆德治一婦年五十餘。小腹有塊作痛。二月餘。一醫作死血治。與四物加桃仁等藥。不效。又以五靈脂玄胡索乳香沒藥三稜莪朮等丸服。又不效。其六脈沉伏。兩尺脈絕無。予曰。乃結糞在下焦作痛耳。非死血也。可見死血脈必短澀斷爲結糞亦奇。用金城稻糞。燒灰淋濃汁一盞服之。過一時許。與枳實導滯丸一百粒催之。下黑糞如梅核者碗許。痛遂止。後以生血潤腸之藥十數貼。調理平安。

一男子壯年。寒月入水網魚。飢甚。遇涼粥食之。腹大痛。二晝夜不止。醫與大黃丸不通。與大承氣湯。下糞水而痛愈甚。診其六脈。沉伏而實。面青黑色。青黑爲寒。得溫卽行。虞曰。此大寒症。及下焦有燥屎作痛。先與丁附治中湯一貼。又與灸氣海穴。二十一壯。痛減半。繼以巴豆。巴豆行寒積。沉香木香作丸。如菉豆大。生薑汁送下五粒。下五七次而愈。

丹溪治一老人。腹痛不禁下者。用川芎蒼朮香附白芷乾薑茯苓滑石等劑而愈。

一人於六月投淵取魚。至秋深雨涼。半夜小腹痛甚。大汗。脈沉弦細實。重取如循刀責責然。與大承氣湯加桂二服。微利痛止。仍連日於申酉時。中西爲足。太陽少陰。復痛堅硬不可近。每與前藥。得微利。痛暫止。於前藥加桃仁泥。下紫黑血升餘。痛亦止。脈雖稍減。而責責然猶在。又以前藥加川附子下大便五行。亦得溫。卽行。有紫黑血如破絮者二升而愈。又傷食。於酉時復痛。在臍腹間。脈和。與小建中湯一服而愈。

一少年自小面微黃。夏間腹大痛。醫與小建中湯。加丁香。三貼不效。加嘔吐清汁。又與十八味丁沉透膈湯二貼。食全不進。困臥。痛無休止。如此者五六日。不可按。又與阿魏丸百粒。夜發熱不得寐。口卻不渴。脈左三部沉弦而數實。關尤甚。右沉滑數實。遂與大柴胡加甘草四貼下之。痛嘔雖減。食未進。與小柴胡去參芩。加芍藥陳皮黃連甘草。二十貼而愈。加減法妙。

一婦年四十。患腹隱痛。常燒磚瓦熨之。而胸畏火氣。六脈和。皆微弦。苦夜不得寐。悲憂一年。衆作心病治。遂覺氣復自下衝上。病雖久形不瘦。此肝受病也。脾主肌肉病。在肝不瘦。與防風通聖散吐之。時春寒加桂。木得桂而和。入薑汁調之。日三四次。夏稍熱。與當歸龍膽丸。間與枳朮丸。一月而安。

一人中脘作疼。食已。口吐血。紫霜色。二關脈瀉。乃血病也。跌仆而致。治以生新去陳之劑。吐出片血碗許而安。

吳茱山治一婦。患臍下虛冷腹痛。用川芎歸身炙芍炒延胡丁皮乾薑服之效。

張至和吳郡人精於醫嘗治人腹疾爲庸醫誤用熱藥張知不可療辭之其人別延周濟廣不再藥而愈乃遣從者市看羞故令迂路經張門張問之曰吾主疾愈置以謝周某者張笑曰亟回家此當大便下膿若恐不及見矣果然。

程明佑治王汝恭夜御內詰旦煎寒腹痛醫投五積散熱甚又投十神湯小柴胡遂贖程教以飲水一醫曰病得之入房內有伏陰復投以水必死及一飲腹不痛再飲至一斗病已非神明者不能治法不可爲訓所以知汝恭當飲水而解者切其脈陽盛格陰熱入厥陰也。

汪石山治一人年五十餘形瘦而黑理疏而澁忽腹痛午後愈甚醫曰此氣痛也治以快氣之藥痛益加又曰午後血行於陰分加痛者血滯於陰也以四物加乳沒服之亦不減汪診之脈浮細而結或五七至一止或十四五至一止經論止脈漸退者生漸進者死今止脈頻則反輕疏則反重與脈經實相矛盾汪熟思少頃曰得之矣

止脈疏而痛甚者以熱動而脈速爲病脈屬邪盛頻而反輕者以熱退而脈遲故耳爲本脈屬元虛病屬陰虛火動無疑熱動脈速非速而止不覺耳熱退脈遲而止脈愈覺頻耳前爲邪盛之脈後爲元虛之脈且察其病起於勞欲勞則傷心而火動欲則傷腎而水虧以參芍補脾爲君熟地

歸身滋腎爲臣黃栢知母麥冬清心爲佐山查陳皮行滯爲使入乳童便出入加減惟人參加至四五錢遇痛進之則愈或曰諸痛與瘦黑人及陰虛火動參芪在所當禁今用之顧效謂何曰藥無常性以血藥引之則從血以氣藥引之則從氣佐之以熱則熱佐之以寒則寒在人善用之耳況人參不特補氣亦能補血故曰氣血弱當從長沙而用人參是也東垣治中湯人參同乾薑用亦謂裏虛則痛補不足也所謂諸痛藥用參芪者以暴病形實者言耳若年高氣血衰弱不用補法氣何由行痛何由止經曰壯者氣行則愈是也

一人體弱色脆常病腹痛惡寒發熱嘔泄踈臥時或吐蟲至三五日或十數日而止或用丁沉作氣治或用薑附作寒治或用剉剋作積治或用燥烈作痰治俱不效診其脈皆濡小近駛數曰察色診脈觀形乃氣虛兼鬱熱

也。遂用參芪歸朮川芎茯苓甘草香附陳皮黃芩芍藥服之而安。或曰：諸痛不可用參芪，并酸寒之劑。今犯之何也？曰：病久屬鬱，鬱則生熱。又氣屬陽，為表之衛，氣虛則表失所衛，而賊邪易入。外感激其內鬱，故痛大作。今用甘溫以固表，則外邪莫襲，酸寒以清內，則鬱熱日消。病由是愈。博按此案原刻脫誤

一人面色蒼白，年四十六，素好酒色，犬肉三月間，因酒兼有房事，遂病左腹痛甚，後延右腹，續延小腹，以及滿腹皆痛，日夜叫號，足不能伸，臥不能仰，汗出食阻。此案終無身熱表症自用備急丸，利二三行而隨止，痛仍不減。醫見利之痛不止，決疑虛

症，汪診其脈，皆細駛，右脈頗大於左，獨脾脈弦而且滑，扶起診之，右脈亦皆細數，恐傷酒肉，用二陳加芩查麴蘖，進之不效，再用小承氣湯，仍不利，蜜棗導之，仍不利，乃以大承氣湯，利二三行，痛減未除。凡此治法皆急則治標，不然痛安能減令其

住藥，只煎山查湯飲之。次日，煩躁嘔惡，渴飲涼水，則覺惡止爽快，詰朝診脈，皆隱而不見。見此症總屬痛傷元氣脈亦不見四肢逆冷，煩躁不寧，時復汗出，舉家驚愕，疑是房後陰症，擬進附子理中湯。汪曰：此治內寒逆冷也。活人書云：四逆無脈，當察症之寒熱。今觀所患，多屬於熱，況昨日脈皆細數，面色近赤，又兼酒後而病，六脈雖絕，蓋由壯火食氣也。四

肢者，諸陽之末，氣被壯火所食，不能營於四肢，故脈絕而逆冷也。此類傷暑之症，正合仲景所謂熱厥者多，寒厥者少，急用大承氣湯下之之類。向雖下以大承氣，其熱尚未盡，難以四逆湯症與比。今用附子熱藥，寧不助火添

病耶？如不得已，可用通脈四逆湯，尚庶幾焉。以其內有重便豬膽汁，監制附毒，不得以肆其虐也。連進二服，脈仍不應，逆冷不回，渴飲煩躁，小便不通，糞溏反頻，腹或時痛，更進人參白虎湯二貼。白虎湯如何敢用躁渴如舊，更用參朮各

三錢，茯苓麥冬車前各一錢，五味當歸各五分，煎一貼，脈漸見如蛛絲。汪曰：有生意矣。仲景論絕脈服藥微續者，生脈暴出者死，是也。左手足亦略近和，不致冰人，右手足逆冷如舊，但口尚渴，便尚溏，一日夜約十餘度，小便不

通。汪曰：渴而小便不利者，當利其小便。此非傷寒發熱以痛為準，以渴為憑，故曰利其小便，便倘傷寒發熱而用此案為法，何異驚人說夢遂以天水散冷水調服三四劑，不

應。再以四苓散，加車前山梔煎服二貼，小便頗通，但去大便而小便亦去，不得獨利。汪曰：小便未利，煩渴未除，蓋

由內熱耗其津液也。大便尚溏者。亦由內熱損其陽氣。陽氣不固而然也。遂用參朮各三錢。茯苓錢半。白芍車前門冬各一錢。山梔七分。五味五分。連進數服。至第九日。逆冷回。脈復見。諸症稍減。漸向安。琇按是症外無寒熱因利而渴而厥而躁汗遂乃寒熱雜進幸而不死必其人元氣素強否則參苓麥味緩不及矣

一婦人年近五十。病腹痛。初從右手指冷起。漸上至頭。頭如冷水澆灌。而腹大痛。則遍身大熱。熱退則痛止。石非

翁不能講明此症或過食或不食皆痛。每常或一年一發。近來二三日一發。遠不過六七日。醫用四物加柴胡香附。不應。更醫用四君木香檳榔。亦不應。又用二陳加紫蘇豆蔻。又用七氣湯等劑。皆不應。汪診脈。皆微弱似有似無。或一二至一止。或三五至一止。乃陽氣大虛也。惡脈斷症獨參五錢。陳皮七分。煎服十數貼而愈。夫四肢者諸陽之末。頭者諸

陽之會。經曰陽虛則惡寒。又曰一勝則一負。陽虛陰往乘之則發寒。陰虛陽往乘之則發熱。今指稍逆冷。上至於頭。則陽負陰勝可知矣。陽負則不能健運而痛大作。痛作而復熱者。物極則反也。及其陰陽氣衰。兩不相爭。則熱歇痛亦息矣。况脾胃多氣多血經也。氣能生血。氣不足。則血亦不足。仲景曰。血虛氣弱。以人參補之。故用獨參湯服。而數年之痛遂愈矣。

江篁南治一婦。年四十餘。常患腹疼。先從心前痛小腹。既而腰俞盡痛。兼吐清水。或吐食。每吐而後愈。合眼則覺麻木。食入反出是無火也合眼麻木陽虛而氣不行也其經水將行之前。腰腹作痛。行或帶紫凝結。赤帶兼有白帶或一月再至。虛初用二陳

合四物。除地黃。加烏藥香附三服。不驗。乃投東垣當歸附子湯。四服稍愈。遂加分兩。作丸服之。當歸附子湯治臍下冷痛赤白帶下當歸二分炒鹽三分蠟梢升麻各五分甘草六分柴胡六分黃柏少許附子一錢乾薑六分

中氣虧損心腹作痛

薛已治唐儀部胸內作痛。月餘。腹亦痛。左關弦長。右關弦緊。此脾虛肝邪所乘。以補中益氣湯。加半夏木香。二

劑而愈。又用六君子湯二劑而安。此面色黃中見青。

李儀部常患腹痛。以補中益氣加山梔即愈。一日因怒。肚腹作痛。胸脇作脹。嘔吐不食。肝脈弦緊。此脾氣虛弱。肝火所乘。仍用前湯。吞左金丸一服而愈。此面色黃中見青兼赤。

太守朱陽山。因怒。腹痛作瀉。或兩脇作脹。或胸乳作痛。或寒熱往來。或小便不利。飲食不入。嘔吐痰涎。神思不清。此肝木乘脾土。用小柴胡。加山梔子。炮薑。茯苓。陳皮。製黃連。黃連吳茱萸等分用熱水拌溼漚二三日同炒焦取連用一劑即愈。

陽山之內。素善怒。胸膈不利。吐痰甚多。吞酸噯腐。飲食少思。手足發熱。十餘年矣。所服非芩連枳實。即檳蘇厚朴。左關弦洪。右關弦數。此屬肝火血燥。木乘土位。朝用六味丸以滋養肝木。夕用六君加當歸芍藥。以調補脾土。

不月而愈。癸卯夏。患背疽。症屬虛寒。用大溫補之藥而愈。乙巳夏。因大怒。吞酸噯腐。胸腹脹滿。或用二陳石膏治之。吐涎如湧。肌熱如灼。旬日。將用滾痰丸下之。脈洪大。按之如無。舊刻說無力薛曰。此脾胃舊刻改中氣虧損而發熱。脾弱而涎泛出也。用六君加薑桂。一鍾。即睡覺而諸症如失。又數劑而康。

儒者沈尼文。內停飲食。外感風寒。頭痛發熱。惡心腹痛。薛用人參養胃。加芎芷麴蘖香附桔梗。一劑而愈。次日仍作腹痛。以手重按。痛即止。此客寒乘虛而作也。乃以香砂舊刻說香附六君子。加木香炮薑服之。睡覺痛減六七。去

二香再服。飲食少進。加黃芪當歸。少佐升麻而愈。

徐道夫母。病胃脘當心痛劇。右寸關俱無。舊刻改作不應指左雖有。微而似絕。手足厥冷。痛甚而伏者手足冷者未可盡為虛症病勢危篤。察其色。眼胞上下青黯。眼胞色青乃肝木乘脾此脾虛肝木所勝。用參朮茯苓陳皮甘草。補其中氣。木香和胃氣。以行肝氣。吳萸

散脾胃之寒。止心腹之痛。急與一劑。俟滾先服。煎熟再進。諸病悉愈。向使泥其痛無補法。而反用攻伐之劑。禍不旋踵矣。

一婦人懷抱鬱結。不時心腹作痛。年餘不愈。諸藥不應。用歸脾加炒山梔而愈。

腹鳴

陳子直主簿妻有異疾。每腹脹。則腹中有聲如擊鼓。遠聞於外。行人過者。皆疑其作樂。腹脹消。則鼓聲亦止。一月一作。經十餘醫。皆莫能明其疾。

一婦人有孕。腹內鐘鳴。醫莫能治。偶一士人攜一方書。其間有一方能治此。用鼠窟前春土。研羅爲末。每服二錢。麝香湯調。其疾立愈。

腰痛

淳于意治濟北王侍者韓女病。腰背痛。寒熱。衆醫皆以爲寒熱也。臣意診脈曰。內寒。月事不下也。卽窺以藥。旋下病已。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所以知韓女之病者。診其脈時。切之。腎脈也。澹而不屬。秀按氣滯血不流。而脈澹是爲鬱病。澹而不屬者。其來難堅。故日月不下。肝脈弦出左口。故曰欲男子不可得也。秀按脈訣所謂溢上魚際。唯師尼室女。婆婦有之。然今人無論男婦多有此脈。○此案又見經水門。

郝允治殿中丞姚程。腰脊痛。不可俛仰。郝曰。穀濁氣也。當食發怒。四肢受病。傳于大小絡中。痛而無傷。法不當用藥。以藥攻之。則益痛。須一年能偃仰。二年能坐。三年則愈矣。果然。

東垣治一人。露宿寒溼之地。腰痛不能轉側。脇搐急。作痛月餘。腰痛論云。皆足太陽膀胱足少陰腎血絡有凝血。痛間有一二證。屬少陽膽經。外絡脈病。皆去血絡之凝。乃愈。經云。冬三月禁針。只宜服藥通其經絡。破血絡中敗血。以漢防己。防風各三分。炒麩獨活膽各五分。川芎柴胡膽肉桂腎當歸炙草蒼朮各一錢。羌活膀胱錢半。桃仁五粒。作一服酒煎服愈。配方精妙。後學當觸類而長之。

韓恣治一人。患腰疼痛。以胡桃仁佐破故紙。用鹽水糊丸服之愈。

丹溪治徐質夫年六十餘。因墜馬腰疼。不可轉側。六脈散大。重取則弦。小而長稍堅。朱以為惡血。雖有。未可驅逐。且以補接為先。遂令煎蘇木人參黃芪川芎當歸陳皮甘草。服至半月後。散大漸斂。食亦進。遂與熟大黃湯。調下自然銅等藥。一月而安。

王紹顏信效方云。頃年得腰膝痛不可忍。醫以腎風攻刺諸藥不效。見傳相方有此驗。立製一劑神效。方以海桐皮二兩。牛膝一兩。羌活地骨皮五加皮薏苡仁各一兩。甘草五錢。生地十兩。右淨洗焙乾細剉。生地黃以蘆刀子切。用綿一兩。都包裹入無灰酒二斗浸。冬二七日。夏七日。候熟。空心飲一杯。或控乾焙末蜜丸亦可。

戊戌秋淮南大水。城下浸灌者連月。王忽臟腑不調。腹中如水吼。數日。調治得愈。自此腰痛不可屈折。雖沐亦相妨。徧藥不效。凡三月。此必水氣陰盛。腎經感此而得。乃灸腎俞三七壯。服鹿茸丸而愈。醫學綱目

脇痛

丹溪治一人年三十六。虛損瘦甚。右脇下疼。四肢軟弱。二陳湯加白芥子。枳實。薑炒黃連。竹瀝。八十貼安。治虛人有

痰此方可法

項彥章治一人病脇痛。衆醫以為癰。投諸香薷桂之屬益甚。項診之曰。此腎邪也。法當先溫利而後竭之。以神保丸下黑洩。痛止即令更服神芎丸。或疑其太過。項曰。向用神保丸。以腎邪透膜。非全竭不能引導。然巴豆性熱。非得芒硝大黃蕩滌之。後遇熱。必再作。乃大泄滯數出。病已。所以知之者。以陽脈弦。陰脈微瀼。弦者。痛也。瀼者。腎邪有餘也。腎邪上薄於脇。不能下。且腎惡燥。今以燥熱發之。非得利不愈。經曰。痛隨利減。殆謂此也。琇按虛人恐不勝此

虞恆德治一人年四十餘。因騎馬跌撲。次年左脇脹痛。醫與小柴胡湯。加草龍膽青皮等藥。不效。診其脈。左手寸尺皆弦數而瀼。關脈孔而急數。右三部唯數而虛。虞曰。明是死血症。脈瀼為血少又云失血之後脈必見芤又曰關內逢芤則內癰作論脈固屬血病然斷之曰死血亦因跌撲脇

腹痛 用抵當丸一劑。下黑血二升許。後以四物湯加減調理而安。

橘泉治一老八十餘。左脇大痛。腫起如覆盃。手不可近。實症醫以為滯冷。投香桂薑黃推氣之劑。小腹急。脹痛益甚。翁曰。此內有伏熱。瘀血在脾中耳。經所謂有形之腫也。有形之腫宜以削之。然痛隨利減。與承氣湯。加當歸芍藥柴胡黃連黃芩下之。得黑瘀血二升。立愈。

張戴人治一人病危篤。張往視之。其人曰。我別無病。三年前當隆暑時。出村塾。有以煮酒饋予者。適村落無湯

器。冷飲數升。便覺左脇下悶。漸作痛。結硬如石。至今不散。鍼灸磨藥。殊無寸效。戴人診之。兩手俱沉。實而有力。先以獨聖散吐之。一涌二三升。氣味如酒。其痛即止。後服和脾安胃之劑而愈。儒門事親

張文仲則天初為侍御醫。特進蘇良嗣。因拜跪便絕倒。文仲候之曰。此因憂憤。邪氣激也。若痛衝脇。則劇難。自晨至食時。即苦衝脇絞痛。文仲曰。若入心。即不可療。俄而心痛。日吁而卒。

薛已治一婦人脇下腫痛。色赤寒熱。用小柴胡加芍藥山梔川芎。以清肝火而愈。但經行之後。患處仍痛。用八珍湯以補氣血而安。若因肝膽二經。血燥所致。當用小柴胡加山梔膽草芎歸主之。久而脾胃虛弱。補中益氣為主。若兼氣鬱傷脾。間以歸脾湯。朝寒暮熱。飲食少思。須以逍遙散為主。

庠生馬伯進之母。左胛連脇作痛。背胛上脊骨連側脇是。小腸與膽連脇是肝脾。似瘡毒狀。薛曰。此鬱怒傷肝脾。與六君加桔梗枳殼柴胡升麻。彼另用瘡藥。其痛甚。乃請治。其脈右關弦長。按之軟弱。左關弦洪。按之瀼瀼。果肝脾之疾。飲食之毒。七情之火也。仍用煎藥。加以大補之劑。脈症悉退。再加芎歸全愈。

一人年近六十。素鬱怒。脾胃不健。服香燥行氣。飲食少思。兩脇脹悶。服行氣破血。飲食不入。右脇脹痛。丹溪云右脇脹痛。脇悉屬痰瘀血。喜用手按。彼疑為膈氣。痰飲內傷。薛曰。乃肝木剋脾土。而脾土不能生肺金也。若內有瘀血。雖單衣亦不敢著肉。妙別。用滋化源之藥四貼。諸症頓退。彼以為愈。薛曰。火令在邇。當健脾土以保肺金。彼不信。後復作。另用痰火

之劑。益甚。求治。左關右寸滑數。此肺內潰矣。仍不信。乃服前藥。吐穢膿而死。

一婦人飲食後。因怒患瘧。嘔吐。用藿香正氣散。二劑而愈。後復怒。吐痰甚多。狂言熱熾。胸脇脹痛。手按少止。脈洪大無倫。無倫爲虛接之微細。此屬肝脾二經血虛。以加味逍遙散加熟地川芎二劑。脈症頓退。再用十全大補而安。

此症若用疏通之劑。是犯虛虛之戒矣。

一男子房勞兼怒。風府脹悶。兩脇脹痛。薛作色慾損腎。怒氣傷肝。用六味地黃丸料。加柴胡當歸。一劑而愈。

秀按此法移治腹痛門中石山治一人面色蒼白之症宜收捷效

石山治一人客維揚。病脇痛。醫以爲虛。用人參羊肉補之。其痛愈甚。一醫投龍會丸。痛減。汪診弦濡而弱。曰。脾胃爲痛所傷。尙未復。遂以橘皮枳朮丸。加黃連當歸。服之而安。越五年。腹脇復痛。彼思頗類前病。欲服龍會丸。未決。汪診之。脈皆濡弱而緩。曰。前病屬實。今病屬虛。非前藥可治也。以人參爲君。芎歸芍藥爲臣。香附陳皮爲佐。甘草山梔爲使。煎服十餘貼。痛止食進。

黟縣縣丞。年踰五十。京回。兩脇肋痛。

肋與脅不同

醫用小柴胡湯。痛止。續後痛作。前方不效。汪診之。脈皆弦細而濡。

按之不足。曰。此心肺爲酒所傷。脾腎爲色所損。兩脇脹痛。相火亢極。肝亦自焚。經曰。五藏已虛。六府已竭。九候雖調者死。此病之謂歟。尋卒。

休寧金上舍環海自述云。曾因送殯。忍飢過勞。患腰肋連脇腫痛。不能轉側。醫治不效。有一儒者診視。曰。此肝火也。投龍膽瀉肝湯。當歸龍會丸而愈。

膝腫

徐可豫治吳興沈仲剛內子。膝腫痛。右先劇。以熱熨。則攻左。熨左攻右。俱熨則腹雷鳴上胸。已而背悉若受萬

篋者。獨元首弗及。發則面黛色。脈罔辨。昏作且輟。日尪弱甚。醫望色輒卻。謂弗救。徐視脈。竟曰。是溼淫所中。繼復驚傷膽。疾雖劇。可治。卽令以帛纏胸。少選。探咽喉間。湧青白涎沫幾斗許。湧定。徐曰。今茲疾發至腹。則弗上面。面弗青矣。至昏。膝痛仍加熨。鳴果弗及胸止。三鼓已定。皆如徐言。越三昏不復作。遂痊。痰隨氣升降作痛所以一吐而愈

鶴膝風

州守張天澤。左膝腫痛。胸膈痞滿。飲食少思。時作嘔。頭眩。痰壅。日晡殊倦。用葱熨法。及六君加炮薑。諸症頓退。飲食稍進。用補中益氣加蔓荊子。頭目清爽。肢體康健。間與大防風湯十餘劑。補中益氣三十餘劑而消。
一婦人發熱口乾。月經不調。半載後。肢體倦怠。二膝腫痛。作足三陰血虛火燥治之。用六味地黃丸。兩月餘。形體漸健。飲食漸進。膝腫漸消。半載而痊。

腳氣附腫痛

有人病兩腳臂。不能行舉。詣佗。佗望見云。已飽針灸服藥矣。不須復看脈。便使解衣。點背數十處。相去或一寸。或五分。縱邪不相當。言灸此各十壯。灸瘡愈卽行。後灸處夾脊一寸上下行。端直均調。如引繩也。漢書華佗傳

徐之才治一人患腳跟腫痛。諸醫莫能識。徐曰。蛤精疾也。由乘舟入海。垂腳水中。疾者曰。實曾如此。之才爲剖得蛤子二。大如榆莢。太原故事

有范光祿得腳腫不能飲食。忽有一人不通名。徑入齋中。謂曰。佛使我來理君疾也。光祿廢衣示之。因以刀針腫上。倏忽間。頓針兩腳及膀胱百餘下。出黃膿水三升許而去。至明。並無針傷。而患漸愈。齊諧錄

王蕤守會稽。童貫時方用事。貫苦腳氣。或云楊梅仁可療是疾。蕤哀五十石獻之。後擢待制。揮塵錄

道士王裕曰。有忽患腳心。如中箭。發歇不時。此腎之風毒。瀉腎愈。瀉肝即瀉腎

董守約苦腳氣攻注。或教之槌數螺。傅兩股上。便覺冷氣趨下至足。踰時而安。寒涼法類編

唐柳柳州纂救三死方。元和仲春。得乾腳氣。腳氣有乾溼之分夜半痞絕。左脇有塊大如石。且死。因大寒不知人。三日。家

人號哭。滎陽鄭洵美傳杉木湯。服半食頃。大下三次。氣通塊散。用杉木節一大升。橘葉一升。無葉以皮代。大腹橫

榔七箇。合而碎之。童便三大升。共煮一升半。分二服。若一服得快利。停後服。此乃死病。會有救者。乃得不死。本事方

董系治安國軍節度使程道濟。患腰腳疼痛。將二年。服湯藥。皆薑附硫黃燥熱之藥。中脘臍下。艾炷十數。無效。

愈覺膝寒胃冷。少力多睡。食少神減。羣醫曰。腎部虛寒。非熱藥不能療。反自體究。亦覺惡寒喜煖。但知此議為是。

因諮於董。董曰。腎經積熱。血氣不通故也。程不甚見信。試用通經涼藥。但見臟腑滑利。伏困愈甚。藥而不服。人情大抵

然後因陳五行造化勝負之理。方始不疑。再用辛甘寒藥。瀉十二經之積熱。日三四服。通利十餘行。數十日後。覺

痛減。飲食有味。精力爽健。非昔之比。心神喜悅。服藥不輟。迺遇覺熱。自後服餌。皆用寒涼。數年之間。疾去熱除。神

清體健。寒涼法

蔡元長知開封。正據案治事。忽如有蟲自足心行至腰間。即墜筆暈絕。久之方甦。據屬云。此病非俞山人不能

療。趣使召之。俞曰。此真腳氣也。法當灸風市。風市在奇肱經絡在膝上七寸外側兩筋間為灸一壯。蔡晏然復常。明日。病如初。再召俞。曰。除

病根。非千艾不可。從其言。灸五百壯。自此遂愈。

仲兄文安公守姑蘇。以鑾輿巡幸。虛府舍。暫徙吳縣。縣治卑溼。旋感足痺。痛掣不堪。服藥弗效。乃用所聞灼風

市肩髃。大腸穴二穴同曲池三穴。終身不復作。

僧普清苦此二十年。每發率兩月。用此灸三七壯。即時痛止。其他驗者益衆。夷堅志

一人患腳轉筋。時發不可忍。灸腳踝上一壯。內筋急灸內。外筋急灸外。

覺不痛。及筋寬而不急。乃問舛人袋中何物。應曰。宣木瓜。自此腳氣頓愈。名醫錄

衍義治一人嗜酒。後患腳氣甚危。乃以巴戟半兩。糯米同炒。米微轉色。去米。大黃一兩剉炒。同爲末。煉蜜爲丸。

溫水送下五七十九。仍禁酒。遂愈。溫利法

東垣治一朝貴。年近四十。身體充肥。腳氣始發。頭面渾身支節微腫。皆赤色。足脛赤腫。痛不可忍。手近皮膚。其痛轉甚。起而復臥。臥而復起。日夕苦楚。春間。李爲治之。其人以北土高寒。故多飲酒。積久傷脾。不能運化。飲食下流之所致。投以當歸拈痛湯一兩二錢。其痛減半。再服。腫悉除。只有右手指末微赤腫。以三稜針刺指甲甲端。多出黑血。赤腫全去。數日後。因飲食溼麪。肢體覺痛。再以枳實五分。大黃酒煨三錢。當歸身一錢。羌活錢半。名曰枳實大黃湯。只作一服。水二盞。煎一盞。溫服。空心食前。利下兩行。痛止。夫腳氣。水溼之爲也。麪滋其溼。血壅而不行。故支節煩痛。經云。風能勝溼。羌活辛溫。透關節去溼。故以爲主。血留而不行則痛。當歸之辛溫。散壅止痛。枳實之苦寒。治痞消食。故以爲臣。大黃苦寒。以導麪之溼熱。併治諸老血留結。取其峻快。故以爲便也。下汗法

丹溪治一婦足腫。用生地黃栢蒼朮

二妙可法

南星紅花牛膝龍膽草川芎治之。

清法

一人兩足痿重。不任行動。發則腫痛。一日在不發中。診脈三部皆大搏手。如葱管無力。身半已上肥盛。蓋其膏梁妾御。嗜欲無窮。精血不足。溼熱太盛。因用益精血於其下。清溼熱於其上。二方與之。誰謂丹溪法無補于世哉或言腳氣無補法。故不肯服。三月後痛作。一醫用南方法治。汗不效。一醫用北法治之。下卽死於溺器上。吁。業岐黃者。虛實之辨。蓋可以忽乎哉。補法

項彥章治一人足病。發則兩足如柱。潰黃水踰月乃已。已輒發。六脈沉緩。腳氣不得疑脈之沉緩爲虛寒沉爲裏有溼。緩爲厥爲風。此風溼毒。俗名溼腳氣是也。神芎丸竭之。繼用舟車神佑丸。下濁水數十出而愈。下法

一婦脚底如錐刺痛。或附腫。足腕亦痛而腫。大便泄滑裏急。此血少。又下焦血分受溼氣為病。健步丸主之。以生地一兩半。歸尾白芍陳皮蒼朮各一兩。牛膝茱萸條芩各半兩。大腹子三錢。桂枝二錢為丸。每服百丸。以白朮通草煎湯。食前下之。溫法○瑋按此丹溪案大腹子原刻誤大附子

戴人治一人病腰脚大不伸。偃僂蹇蹇而行。已數年矣。服藥無功。止藥卻愈。因秋暮涉水。病復作。醫用四斤丸。其父求治於戴。戴曰。近日服何藥。曰四斤丸。曰目昏赤未。其父驚曰。目正暴發。戴曰。宜速來。否則失明矣。既來。目腫無所見。戴人先令湧之。藥下。忽走三十行。兩目頓明。再湧泄。能認字。調一月。令服當歸丸。健步而行。吐法

子和治息帥腰股沉痛。行步坐馬皆不便。或作脚氣寒溼治之。或作虛損治之。烏附乳沒。活血壯筋骨之藥。無不用之。至兩月餘。目赤上熱。大小便俱瀉。腰股之病如故。診其兩手脈皆沉遲。若據脈經則沉遲為寒。今以涼瀉而愈。故脈必當合症而斷。沉者在裏也。宜瀉之。以舟車丸濬川散各一服。去積水二十餘行。至早晨嚙白粥一二頓與之。即能矍鑠矣。下法

魏德新因赴冬選。犯寒而行。真元氣衰。加之坐臥冷溼。食飲失節。以冬遇此。遂作骨痺。骨屬腎。腰之高骨。壞而不用。兩膀似折。面黑如炭。面黑為溼氣上侵前後腫痛。痿厥嗜臥。徧問諸醫。皆作腎虛治之。乃先以玲瓏竈熨蒸數日。次以苦劑上湧寒痰二三升。汗下兼用虛上實明見矣。次以淡劑。使白朮除脾溼。茯苓養腎水。官桂伐風木。然後溫補寒氣偏勝。則加薑附。否則不加。又刺腎俞。膀胱穴太谿。腎穴二穴。二日一刺。前後一月半。平復如初。法

毗陵有馬姓。鬻酒為業者。患腎臟風。忽一足發腫如瓠。自腰以下鉅細通為一律。痛不可忍。欲轉側。兩人扶方可動。或者欲以鉞刀決之。張曰。未可。此腎臟風攻注脚膝也。乃以連珠甘遂一兩。木鱉子二箇。一雄一雌為末。積豬腰子二箇批開。藥末一錢糝勻。溼紙裹數重。慢火煨熟放溫。煨腎散加水煎五更初細嚼。米飲下。積水多則利多。少則少也。宜軟飯將息。若病患一腳。切看左右。如左脚用左邊腰子。右脚用右邊腰子。藥末只一錢。辰已間下膿如水。晶者數升。即時痛止。一月後。尚拄拐而行。再以赤烏散令塗貼其膝。方愈。十年相見。行步自若。

商州有人重病。足不履地者數十年。良醫殫技。莫能治。所親置之道傍。以求救者。遇一新羅僧。見之謂曰。此疾一藥可救。但不知此土有否。因爲之入山採取。乃葳靈仙也。靈仙能通使服之。數日能步履。其後山人遂傳其事。海

上方著其法云。探之陰乾月餘。搗末酒和服二錢匕。利空心服之。如人本性殺藥。可加及六七錢匕。利過兩行則

減之。病除乃停服。其性甚善。不觸諸藥。但惡茶及麪湯。以甘草梔子代飲可也

羅治中書粘合公。年四旬。體幹魁梧。春間從征至揚州。偶腳氣忽作。遍身肢體微腫。其痛手不能近。足脛尤甚。

履不任穿。跌以騎馬。控兩蹬。而以竹器盛之。困急。東垣曰。內經有云。飲發於中。附腫於上。理妙又云。諸痛爲實。血實

者宜決之。以三稜針數刺其腫上。血突出高二尺餘。漸漸如線流於地。約半升許。其色紫黑。頃時腫消痛減。以當

歸拈痛湯一兩半服之。夜得睡。明日再服而愈。針法

孫少府治韓彥正暴得疾。手足不舉。諸醫皆以爲風。鍼手足。亦不去痛。孫曰。此腳氣也。用檳榔末三錢。生薑三

片。乾紫蘇葉七片。陳皮三錢。水一大盞。煎七分熱服。數服而愈。清

薛已治一婦人。腿患筋攣骨痛。諸藥不應。脈緊。用大防風湯二劑。大防風湯八珍加附子頓退。又二劑而安。羌防牛膝杜仲黃芪

江應宿治一婢。春初患腳氣。腰腳亦腫。墳起疼痛。難於步履。予曰。此因飲食傷脾。不能運化。溼熱下注之所致

也。利水行溼。消導食滯。用平胃散。加茯苓澤瀉薏苡木瓜山查麥芽神麩二劑。腰腳消而能步。再以木通白朮湯。

送保和丸而愈。

予友人余近峰。買秣陵。年五十餘。患腳痛。臥不能起。年餘。脛與腿肉俱消。邑醫徐古塘昔患痺疾。治愈。求其成

方。初用當歸拈痛湯二服。效。次用十全大補湯。加枸杞子。防己。牛膝。草薢。朝用六味地黃丸。加虎脛骨。牛膝。川草

薢。鹿角膠。服三年。矍鑠如初。徐書云。久久服之。自獲大益。幸勿責效於旦夕。信然。

宿曰。今人謂之腳氣者。黃帝所爲緩風溼痺也。千金云。頑弱名緩風。疼痛爲溼痺。大抵腳氣無補法。乃風毒

在內。不可攻。故當先瀉之。皆溼熱之爲也。

腳發

薛已治閣老靳介菴。腳指縫作痒。出水。腫焮脚面。敷止痒之藥不應。服除溼之藥益甚。薛診之曰。陰虛溼熱下注也。用六味地黄。補中益氣而愈。

大參李北溪。足赤腫作痛。先用隔蒜灸。飲活命散一劑。痛頓止。灸處出水。赤腫頓消。次用托裏消毒散四劑。灸處出膿而愈。

一儒者脚踝腫硬色白。兩月餘矣。用大防風湯。及十全大補。兼服而消。後場屋不利。飲食勞倦。症復作。盜汗內熱。飲食不化。便滑肌瘦。復加頭暈。或頭痛痰湧。此腎不納氣。用八味丸益氣湯。百餘劑而安。

一男子脚心發熱。作渴引飲。或用四物芩連黃栢知母之類。腹痛作嘔。煩熱大渴。此脾胃復傷。先用六君炮薑。數劑而脾胃醒。再用補中益氣。加茯苓半夏而脾胃健。乃以加減八味丸。兼服半載而愈。

一儒者脚心發熱。作痒搔搔。滾水浸漬而出水。肌體骨立。作渴吐痰。用益氣湯六味丸。年餘。元氣復而諸症愈。

孫琳治一少年。娶妻不久。得軟脚病。疼特甚。醫以爲脚氣。孫聞之曰。吾不必診視。但用杜仲一味。寸斷片析。每一兩。用半酒半水。合一大盞煮六分。頻服之。三日能行。又三日而愈。孫曰。第宅寢處高明。衣履燥潔。無受溼之理。乃新婚縱慾致然。杜仲專治腰膝以酒行之。則奏效易矣。

諸氣

子和治一婦人。勞苦太過。大便結燥。咳逆上氣。時喝喝然有音。唾嘔鮮血。以苦劑解毒湯。加木香漢防己煎服。時時啜之。復以木香檳榔丸。泄其逆氣。一月而安。今人見嘔鮮血以滋陰降火爲主。稱曰弱症焉。知爲氣病乎。故曰風寒燥火六氣皆令人吐血。

莊先生治喜樂之極而病者。莊切其脈。爲之失聲。伴曰。吾取藥去數日。更不來。病者悲泣。辭其親友。曰。吾不久矣。莊知其將愈。慰之。詰其故。莊引素問曰。懼勝喜。可謂得元關者。

石山治一婦瘦弱。年四十餘。患走氣遍身疼痛。或背脹痛。或兩脇插痛。或一月二三發。發則嘔盡所食。方快。飲食不進。久伏牀枕。醫作氣治。用流氣飲。或作痰治。用丁藿二陳。病甚。汪診之。脈皆細微而數。右脈尤弱。曰。此恐孀

居憂思傷脾而氣鬱也。理以補脾散鬱。鬱則致火鬱則痛久則虛誰曰諸痛無補法哉以人參三錢。香附黃連甘草砂仁各五分。黃芪二錢。歸

身錢半。川芎八分。乾薑四分。煎服十餘貼。脈之數而弱者。稍緩而健。諸痛亦減。仍服前方。再用參芪川芎香附山

梔甘草。以神麩糊丸。服之病除。擬按石山醫案黃連元作黃芩未知孰是

蕭司訓年踰五十。形肥色紫。病氣從臍下衝逆而上。腎睡臥不安。飲食少。精神倦。汪診之。脈皆浮濡而緩。曰。氣

虛也。問曰。丹溪云。氣從臍下起者。陰火也。何謂氣虛。陰火與元氣不兩立汪曰。難執定論。丹溪又云。肥人氣虛。脈緩亦氣虛。今

據形與脈。當作氣虛論治。遂以參芪爲君。白朮白芍爲臣。歸身熟地爲佐。黃栢甘陳爲使。煎服十餘貼。稍安。彼以

胸膈不利。陳皮加作七分。氣衝上。考按陳皮加至七分便復氣衝上細玩之可知用藥之道仍守前方。月餘而愈。

一人遍身皮底。渾渾如波浪聲。痒不可忍。抓之。血出不止。名氣奔。用人參苦杏仁。杜牛膝青鹽細辛各一兩。水二碗。

煎取清汁。飲之而愈。

疝癰

齊郎中令循病。衆醫皆以爲癰。人中而刺之。臣意診之曰。湧疝也。令人不得前後洩。循曰。不得前後洩三日矣。

臣意飲以火齊湯。即黃連解毒湯一飲得前洩。再飲大洩。三飲而疾愈。病得之內。所以知循病者。切其脈時。右口氣急。寸口口脈無五藏氣。右口脈大而數。數者中下熱而湧。左爲下。右爲上。皆無五藏應。故曰湧疝。中熱。故溺赤也。史記

齊北宮司空命婦出於病。衆醫皆以爲風入中。病主在肺。刺其足少陽脈。臣意診其脈曰。病氣疝客於膀胱。難於前後洩。而溺赤。病見寒氣則遺溺。使人腹腫。出於病。得之欲溺不得。因以接內。所以知出於病者。切其脈大而實。其來難。是厥陰之動也。脈來難者。疝氣之客於膀胱也。腹之所以腫者。言厥陰之絡結小腹也。厥陰有過。則脈結動。動則腹腫。臣意即灸其足厥陰之脈。宜灸急脈左右各一所。卽不遺溺而洩清。小腹痛止。卽更爲火齊湯以飲之。

三日而疝氣散卽愈。史記

安陵阪里公乘項處病。臣意診脈曰。牡疝。牡疝在膈下。上連肺。病得之內。臣意謂之。慎毋爲勞力事。爲勞力事。則必嘔血死。處後蹴踔。要蹶寒。汗出多。卽嘔血。臣意復診之曰。當旦日日夕死。卽死。病得之內。所以知項處病者。切其脈得番陽。番陽入虛裏處。旦日死。一番一絡者。牡疝也。史記

索隱曰。脈病之名曰番陽者。以言陽脈之翻入虛裏也。

羅謙甫治火兒赤憐歹。久患疝氣。復因秋間飢飽勞役。過飲潼乳。所發甚於初。面色青黃不澤。臍腹陣痛。搗撮不可忍。腰曲不能伸。熱物熨之稍緩。脈得沉小而急。難經有云。任之爲病。男子內結七疝。皆積寒於大腸間所致也。非大熱之劑則不能愈。遂製沉香桂附丸。以沉香附子川烏炮去皮臍。炮薑良薑茴香炒官桂吳萸湯浸去苦。各一兩。醋丸如桐子大。每服五十九。至七八十九。空心食前熱米飲湯送下。日二服。忌冷物。間服天台烏藥散。以烏藥木香茴香炒良薑炒青皮各五錢。檳榔二箇。川棟十箇。巴豆七十粒。微打破。同川棟用麩炒。候麩黑色。去麩爲末。每服一錢。溫酒調下。痛甚者。炒生薑熱酒調下。服此二藥。旬日良愈。溫法

趙運使夫人年近六十。三月間病臍腹冷痛。相引脇下。痛不可忍。反復悶亂。不得安臥。乃先灸中庭穴。任穴在臍

中下寸六分陷者中任脈氣所發灸五壯或二七三七壯次以當歸四逆湯以當歸尾七分炮附子官桂茴香柴胡各五分芍藥四分茯苓元胡川楝子酒煮各三分澤瀉三分水煎溫服數服而愈。

許學士治歙縣尉宋荀甫。膀胱氣作痛不可忍。醫以剛劑與之。痛益甚。澁溺不通。三日許視其脈。曰。投熱藥太過。適有五苓散。一分爲三。易其名。用連鬚葱一莖。茴香及鹽少許。水一盞半。煎七分。連服之。中夜下小便。如黑汁。一二升。劑下寬得睡。明日脈已平。續用礪砂丸。數日愈。蓋是疾本因虛得。不宜驟進補藥。邪之所湊。其氣必虛。留而不去。其病則實。妙故先滌所蓄之邪。然後補之。清法○本秘方

滑伯仁治一婦病寒爲疝。自臍下上至心皆脹滿攻痛。而脇疼尤甚。此等痛切記作疝治嘔吐煩懣。不進飲食。脈兩手沉結不調。此由寒在下焦。宜亟攻其下。毋攻其上。爲灸章門氣海中脘。服玄胡桂椒。佐以藿木諸香。茯苓青皮等。十日一服。溫利丸藥。聚而散之也。果效。

一老人病臍腹疝痛。醫爲溫中散寒。卒無驗。診之。脈兩尺搏堅而沉。曰。此大寒由外入也。寒喜中下。故爲疝。治宜在下。加沉降之劑。引入下焦。數服尋愈。

一人病疝氣。發則臍下築築。漸上至心下。嘔湧痛懣。手足青色。喉中淫淫而痒。眉本疼癢。目不欲視。頭不欲舉。神昏昏欲睡而不寐。惡食氣。舉丸控引。小便數而短。年未三十。庭脊若衰老人。劣劣不自持。診其脈。沉弦而澀。曰。是得之憂鬱憤怒。內寒溼風雨乘之。外爲肝疝也。屬在厥陰。故當脈所過處皆病焉。厥陰肝也。張從正云。諸疝皆屬肝。肝欲散。急以辛散之。遂以吳萸佐以薑桂。辛散及治氣引經藥。兼製茴棟。原刻誤回陳等丸。每十日一溫利之。三月而愈。

丹溪云。予舊有甘橘積。後因山行飢甚。遇橘芋食之。橘同舊積。芋復滯氣。卽時右丸腫大。寒熱。先服平胃散一二貼。次早神思清。氣至下焦。嘔逆覺積動。吐之復吐。後和胃氣疏通經絡而愈。

一人虛損潮熱。腎偏墜。小腸氣。四物加小茴香。吳萸。胡蘆巴各五分。枳子。青皮。山查。漸愈。

一人病後飲水。病左丸痛甚。灸大敦。以摩腰膏摩囊上。上抵橫骨。腎穴。灸溫帛覆之。痛卽止。一宿。腫亦消。

汪石山治一人年二十餘。因水中久立。過勞病疝痛。痛時腹中有磊塊。起落如滾浪。其痛尤甚。診之。脈皆細弦。

而緩。按之似瀉。曰此血病也。考之方書。疝有七。皆不宜下。所治多是溫散之藥。以氣言也。茲宜變法治之。石翁妙處在變法

乃用小承氣加桃仁下之。其痛如失。三日復作。比前加甚。脈之輕則弦大。重則散瀉。思之莫得其說。問曾食何物。

曰。食雞蛋二枚而已。曰已得之矣。令以指探吐。出令盡而痛解矣。下法

一小兒八歲癩疝。陰囊腫脹。核有大小。汪令燒荔枝核灰。茴香炒爲末。等分。食遠。溫酒調服二錢。不過三服。

一兒六歲陰囊脹大如盞。莖皮光腫如泡。一醫爲之滲溼行氣。不效。汪診視。脈皆濡緩。曰脈緩無力者。氣虛也。

痛脈皆弦。不弦宜補。經曰。膀胱者。津液之府。氣化則能出焉。氣虛不足。無能運化而使之出矣。宜升陽補氣可也。遂以人參黃

芪。白朮。茯苓。牛膝。升麻。陳皮。甘草。梢煎服一二貼。囊皺腫消。三貼全愈。補法

程比部羅雲公乃郎。年十五歲。疝痛。何醫官按以蕃葱散四服而愈。此童幼之年。從積治。積

羅山人年四旬。居憂怫鬱。致胸膈凝聚。月餘。流於肋下。漸下墜入陰囊。不時作痛。謾試諸方。二年餘不效。偶檢

奇效良方。聚香飲子。一匕而豁然如失。此七情所傷。從氣治。氣

祠部黃新陽公。夙有脾泄。便血。腳痛。六脈滑數。曾用酒煮黃連爲君。佐以參朮等。而泄血止。越年餘。患狐疝。晝

出囊中。夜臥入腹。不時疼痛。吳心所投以虎潛丸。還少丹而愈。此始爲熱中。久爲寒中。藥物寒熱迥別而俱效。久

病從虛治也。虛

江少微自患狐疝。用八味地黃丸而痛止。繼服打老兒丸而愈。時年五十餘。此衰弱之軀。正氣旺而邪無所容

矣。

不寐

許叔微治四明董生者。患神氣不寧。臥則魂飛揚。身雖在牀。而神魂離體。驚悸多歷。通宵不寐。更數醫莫效。羅診視之。問曰。醫作何病治之。董曰。衆皆以爲心病。許曰。以脈言之。肝經受邪。非心也。肝經因虛。邪氣襲之。肝藏魂者也。遊魂爲變。平人肝不受邪。臥則魂歸於肝。神靜而得寐。今肝有邪。魂不得歸。是以臥則飛揚。若離體也。肝主怒。故小怒則劇。論症精確董生欣然曰。前此未之聞也。雖未服藥。似覺沉痾去體矣。願求藥以治之。許曰。公且持此說。與衆醫議所治之方。而徐質之。閱旬日復至云。醫徧考古今方書。無與對病者。許乃爲處二方。服一月而病悉除。方以眞珠母爲君。龍齒佐之。方內以人參爲臣方妙眞珠母入肝爲第一。龍齒與肝同類故也。龍齒虎睛。今人例以爲鎮心藥。殊不知龍齒安魂。虎睛定魄。各言其類也。東方蒼龍木也。屬肝而藏魂。西方白虎金也。屬肺而藏魄。龍能變化。故魂遊而不定。虎能專靜。故魄止而能守。許謂治魄不寧者。宜以虎睛。治魂飛揚者。宜以龍齒。萬物有成理而不失。亦在夫人達之而已。

一人忽覺自形作兩。並臥。不別眞假。不語。問亦無對。乃離魂也。用硃砂人參茯苓濃煎服。眞者氣爽。假者即化。

一老人患虛煩不得睡。大便不通。常有一道熱氣。自臍下衝上心。隨即昏亂欲絕。醫一月不愈。用大黃通利大便。幾致殞殆。羅診之。六脈沉緩。遂投竹茹溫膽湯。十一職取決於膽也自午服一盞。熱氣至心下。而不至心上。晡時一盞。熱

氣至臍下。而不至臍上。戊初又一盞。熱氣不復上升矣。次日早間。以檳榔疏氣。瑋按四字可商之藥調之。大府遂通而愈。

此症虛而協熱者居多。因大便不通。熱氣衝上。而用宣通之藥。斷不可況沉緩之脈。見乎沉爲裏病。緩則爲虛。溫膽外宜養陰。潤下爲是。

呂滄洲治一人病無睡。睡則心悸神懼。如處孤壘。而四面受敵。達旦。目眈眈無所見。耳聾聾無所聞。雖堅臥密

室。睫未嘗交也。諸醫罔效。呂切其脈。左關之陽浮而虛。察其色。少陽之支。外溢於目眦。足厥陰手少陽手太陽三經之支結目外眦。即告之曰。此得之膽虛而風。諸公獨治其心而不祛其膽之風。非法也。因投禁方烏梅湯。抱膽丸。日再服。遂熟睡。比寤。病如失。

汪石山治一女。年十五。病心悸。常若有人捕之。欲避而無所。其母抱之于懷。數婢護之於外。猶恐恐然不能安寐。醫者以爲病心。用安神丸。鎮心丸。四物湯。不效。汪診之。脈皆細弱而緩。曰。此膽病也。用溫膽湯服之而安。

多夢

錢丕少卿忽夜多惡夢。但就枕便成。輒通夕不止。後因赴官經漢上。與鄧州推官胡用之遇。同宿驛中。言近多夢。慮非吉。胡曰。昔嘗如此。懼甚。有道士教戴丹砂。初任辰州推官。求得靈砂雙箭鏃者。戴之不涉旬驗。四五年不復有夢。至今祕惜。因解髻中一絳紗囊遺之。卽夕無夢。神魂安靜。真誥及他道書。多載丹砂辟惡。信然。編類

宿述。夢者因也。晝之所思。夜之所夢。至人無夢。以其恬澹虛無。少思寡慮。何夢之有。

消中

羅謙甫治韓子玉父年踰六旬。病消渴。至冬添躁熱。須裸袒以冰水噴胸腋乃快。日食肉麪數四。頃時卽飢。如此月餘。羅診得脈沉細而疾。羅以死決之。子玉兄弟跪泣曰。病固危篤。君盡心救之。則死而無恨。羅曰。夫消之爲病。其名不一。曰食飮。曰消中。曰宣疾。此膏粱之所致也。陽明化燥火。津液不能停。自汗。小便數。故飲一溲二。胃熱則消穀善飢。能食而瘦。王叔和云。多食亦飢虛是也。此病仲景所謂春夏劇。秋冬瘥。時制故也。令尊今當瘥之時。

且人之身。元氣爲主。天令爲客。此天令大寒。尙不能制其熱。何藥能及。內經主勝逆。客勝從。正以此也。切按見勝起
設從君治療。徒勞而已。固辭而歸。遂易醫與灸。數日而卒。語宜熟玩之

吳茱山治一老人。年踰七十。素有痰火。過思鬱結。因得消中之患。晝夜飲食無度。時時常進則可。若少頃缺食。則不安。每服寒涼俱罔效。人皆以年老患消中危之。吳診其脈。左寸關弦。右寸關弦滑。尺浮。大府燥結。吳疑之。此大腸移熱於胃。胃火內消。故善食而不發渴也。斷曰。消中善食而飢。肉削消。脈虛無力者不治。此痰火內消。肌色如故。依法治之可生也。妙斷○能合色脈可遂用白虎湯倍入石膏服之。胃火漸平。飲食漸減。次以坎離丸養血。四物湯調理二月而安。以萬全斯言誠然

江汝潔治介塘程澹。六脈舉指俱弦長。重指俱大而略實。二尺盛於寸關。脈者沉細必死經曰。弦者陽也。長者陽也。實大皆陽也。又曰。下堅上虛病在脾。則知陽勝而陰虛。足陽明胃太陰脾俱有火邪。是以土得火則燥。虧生發之源。失轉運之機。上焦不行。下脘不通。濁氣下流。肌肉銷灼。日久失療。漸成下消之候。良醫弗爲也。治須滋足陽明太陰之營氣。兼發散土中之火邪。俾得以行乾健之運。則陰陽升降。氣血調和也。以甘草六分。白芍二錢。人參三錢。補脾升麻乾葛各一錢半。散陰水煎服。數劑而安。

諸蟲

太倉公治一女。病甚。衆醫皆以爲寒熱篤。當死不治。公診其脈曰。螻瘻。螻瘻爲病。腹大。上膚黃羸。循之戚戚然。公飲以芫華一撮。卽出螻可數升。病已。三十日如故。病螻得之於寒溼。寒溼氣宛篤不發。化爲蟲。公所以知其病者。切其脈。循其尺。索刺蟲而毛美奉髮。是蟲氣也。其色澤者中藏無邪氣。及重病。史記○博按此案已見第五卷癩癧門
華佗治一人。忽患胸中煩懣。面赤不食。診之曰。君胃中有蟲。欲成內疽。腥物所爲也。卽作湯二升。再服。須臾吐

出蟲三升許。頭赤而動。半身猶是生魚膾。所苦遂愈。

唐張鷟朝野僉載云。洛州有士人。患應聲。語卽喉中應之。以問良醫張文仲。張經夜思之。乃得一法。卽取本草令讀之。皆應。至其所畏者。卽無聲。仲乃錄取藥。合和爲丸。服之應時而止。

永州通判廳軍員毛景得奇疾。每語。喉中必有物作聲相應。有道人教令誦本草藥名。至藍而默然。遂取藍捩汁飲之。少頃。吐出肉塊長二寸餘。人形悉具。劉襄子思爲永倅。景正被疾踰年。親見其愈。泊宅編

許叔微精於醫。云五臟蟲皆上行。唯有肺蟲下行。最難治。當用獼爪爲末調藥。初四初六日治之。此二日肺蟲上行。

金州防禦使崔堯封。有甥李言吉。左目上瞼。忽生一小瘡。漸大如鴨卵。其根如弦。恆偃其目不能開。堯封飲之令大醉。遂與割去。瘡旣破。中有黃雀飛鳴而去。聞奇錄

一婦人忽生蟲一對。於地能行。長寸餘。自後月生一對。醫以苦參加打蟲藥爲丸服之。又生一對。埋於土中。過數月發而視之。暴大如拳。名子母蟲。從此絕根。

青陽夏戚宗陽家素業醫。任江陰訓導。有生員之父患腹脹。求其診視。乃曰。脈洪而大。溼熱生蟲之象。况飲食如常。非水腫蠱脹之證。以石榴皮椿樹東行根。加檳榔三味。各五錢。長流水煎。空心頓服之。少頃腹作大痛。瀉下

長蟲一丈許。遂愈。客座新聞

吳菱山治一婦產後惡露欠通。寒熱時作。小腹結成一塊。形大如杯。抽刺疼痛。用聚寶丹。蟠葱等藥。俱不效。一日吳診其脈。洪而緊。以琥珀膏貼患處。二日後。其塊漸軟。其痛如常。倏然陰戶中覺如蟲行動狀。少頃小溲。出蟲三條。形長寸許。身紅頭紫有嘴。出此之後。其痛漸緩。過後二次。仍出四條。蟲狀如前。痛止身安。諸患皆愈。因意病

容。所以因而出也。

陸顛。吳郡人。自幼嗜麪食。食愈多而質愈瘦。胡人以藥吐一蟲。長二寸許。色青。狀如蛙。此名消麪蟲。實天下之奇寶也。其說甚異。不具述。淵

虞花溪治一婦人患屍蟲。用花椒二分。苦楝根一分。九服。其蟲盡從大便泄出。

一人患腦痛爲蟲所食。或教以桃葉枕一夕。蟲自鼻出。形如鷹嘴。莫能識其名。遊齊

間覽

一人在烟家過飲。醉甚。送宿花軒。夜半酒渴。欲水不得。遂口吸石槽中水。碗許。天明視之。槽中俱是小紅蟲。心陡然而驚。鬱鬱不散。心中如有蛆物。胃脘便覺閉塞。日想月疑。漸成痿隔。遍醫不愈。吳球往視之。知其病生於疑也。用結線紅色者分開。翦斷如蛆狀。用巴豆二粒。同飯搗爛。入紅線丸十數丸。令病人暗室內服之。置宿盆內放水。須臾欲瀉。令病人坐盆。瀉出前物。蕩漾如蛆。然後開窗。令親視之。其病從此解。調理半月而愈。

從政郎陳樸。富沙人。母高氏。年六十餘。得飢疾。每作時。如蟲齧心。卽急索食。食罷乃解。如是三四年。畜一貓。極愛之。常置於傍。一日命取鹿脯。自嚼而啖貓。至於再。覺一物上觸喉間。引手探得之。如拇指大。墜於地。頭尖匾。類塌沙魚。身如蝦殼。長八寸。漸大。侷兩指。其中盈實。剖之。腸肚亦與魚同。有八子胎生。蠕蠕若小鰍。人莫識其爲何物。蓋開脯香而出。高氏疾卽愈。編類

趙子山寓居邵武軍天王寺。苦寸白蟲爲撓。醫者戒云。是疾當止酒。而以素所耽嗜。欲罷不能。一夕醉於外舍。歸已夜半。口乾咽燥。倉卒無湯飲。適廊廡間有甕水。月映瑩然可掬。卽酌而飲之。其甘如飴。連飲數酌。乃就寢。迨曉。蟲出盈席。覺心腹頓寬。宿疾遂愈。驗其所由。蓋寺僕日織草屨。浸紅藤根水也。庚志

蔡定夫戡之子康積。苦寸白爲孽。醫者使之碾檳榔細末。取石榴東引根。煎湯調服之。先炙肥猪肉一大瓣。寘口中。嚙咀其津膏而勿食。云此蟲惟月三日以前。其頭向上。可用藥攻打。餘日卽頭同下。縱藥之無益。肺蟲初四日初六日上行

寸白蟲推初
三日上行

蟲聞肉香。嘔啖之意。故空羣爭赴之。覺胸中如萬箭攻攢。是其候也。然後飲前藥。蔡如其戒。不兩刻。腹中雷鳴。急奔廁。蟲下如傾。命僕以杖撥之。皆聯屬成串。幾長數丈。尙蠕蠕能動。舉而棄之溪流。宿患頓愈。故廣其

傳以濟人云。庚志

一人因灼艾訖。火痂便落。瘡內鮮血片片如蝴蝶樣。騰空飛去。痛不可忍。此是血肉俱熱。用大黃芒硝等分爲末。水調下。微利卽愈。

一人有蟲如蟹走於皮下。作聲如兒啼。爲筋肉之化。用雷丸雄黃等分爲末。糝猪肉上。炙肉食之卽愈。

一人臨臥。忽渾身虱出約五升。血肉俱壞。而舌尖血出不止。用鹽醋湯飲下。數次卽愈。

一人大腸內蟲出不斷。斷之復生。行坐不得。鶴虱末調服五錢自愈。

一人腹中如鐵石。臍中水出。旋變作蟲行之狀。遶身作痒。痛不可忍。扒掃不盡。濃煎蒼朮浴之。又以蒼朮麝香水調服之。

楊勛中年得奇疾。每發言。腹中有小聲效之。數年間其聲浸大。有道士見而驚曰。此應聲蟲也。久不治。延及妻子。宜讀本草。遇蟲不應者。當取服之。勛如言。讀至雷丸。蟲忽無聲。乃頓服數粒。遂愈。正敏後至長沙。遇一丐者。亦有是疾。環而觀之者甚衆。因教使服雷丸。丐者謝曰。某貧無他技。所以求衣食於人者。唯藉此耳。

一人頭皮內。時有蛆行。以刀切破。用絲瓜葉擠汁搽之。蛆出盡絕根。

汪石山治一婦。每臨經時。腰腹脹痛。玉戶淫淫蟲出。如鼠粘子狀。綠色者數十枚。後經水隨至。其夫問故。汪曰。厥陰風木生蟲。婦人血海屬於厥陰。此必風木自甚。兼脾胃溼熱而然也。正如春夏之交。木甚溼熱之時。而生諸蟲是也。宜清厥陰溼熱。卽令以酒煮黃連爲君。白朮香附爲臣。研末粥丸。空腹吞之。月餘經至。無蟲且姪矣。

休寧西山金舉人。嘗語人曰。予嘗病小腹甚痛。百藥不應。一醫爲灸關元十餘壯。小腹痛百藥不效宜灸次日莖中淫淫而

痒。視之如蟲出四五分。急用鐵鉗扯出。蟲長五六寸。連日蟲出如此者七。痛不復作。初甚驚恐。後則視以為常。皆用手扯。此亦偶見也。仲景云。火力雖微。內攻有力。蟲為火力所逼。勢不能容。故從溺孔出也。其人善飲。御內。膀胱不無溼熱。遇有留血瘀濁。則附形蒸鬱為蟲矣。經云溼熱生蟲。有是理也。故癩蟲寸白蟲。皆由內溼熱蒸鬱而生。非自外至者也。正如春夏之交。溼熱蒸鬱而諸蟲生焉。是矣。此亦奇病。因記之。

無錫一人。遍身膚肉有紅蟲如線。長二三寸。時或遊動。瞭瞭可見。痒不可勝。醫莫能治。一日偶思食水蛙。蛙至。蟲遂不見。乃市蛙為脯。旦晚食之。月餘。其蟲自消。五湖漫聞

哮喘

江少微治小兒鹽哮喘。聲如曳鋸。以江西淡豆豉一兩。白砒一錢。研細。拌入精豬肉四兩。內以泥固濟。炭火煨出青烟為度。研細。和淡豉搗勻。為丸如黍米大。每服二三十丸。滾白水送下。此方甚佳。即紫金丹。忌大葷鹽醬。一月而愈。

一貴公子患鹽哮喘。年方九齡。每以風寒即發。投以噙丸藥餅。夜臥醒放舌上。任其自化。下隨效。方用苦葶藶五錢。隔紙炒。茯苓五錢。花粉麻黃杏仁款花葶桑白皮蜜貝母去心各三錢。五味子二錢。罌粟殼蜜一錢五分。右為細末。烏

梅肉三錢。棗肉三錢。煮爛如泥。搗和前末為餅。每重一分半。服末半料。永不復發。須忌大葷一兩月。

一小兒鹽哮喘。用海螵蛸刮屑研細末。以白糖蘸喫愈。

一富兒厚味發哮喘。以蘿蔔子淘淨蒸熟晒乾為末。薑汁蒸餅為丸。即清金丹。每服三十九。津嚥下。

遍身痛

周離亭治一人遍身疼。每作殆不可忍。都下醫。或云中風。或云中溼。或云腳氣。治俱不效。周曰。此血氣凝滯也。

沉思良久。爲製一散。服之甚驗。方以延胡索當歸桂等分。依常法治之爲末。疾作時。溫酒調下三四錢。隨人酒量頻進之。以止爲度。蓋延胡索活血化氣第一品也。其後趙待制靈。導引失節。肢體拘攣。數服而愈。泊宅編

江應宿治休寧程君膏長子十八歲。遍身疼痛。腳膝腫大。體熱面赤。此風溼相搏也。與當歸拈痛湯二三服。熱退而愈。

身癢

意菴治一人。因田間收稻。忽然遍身痒入骨髓。用食鹽九錢。泡湯三碗。每進一碗。探而吐之。如是者三。而痒釋矣。

一小兒遍身作癢。以生薑搗爛以布包擦之而止。

倪仲賢治吳陵盛架閣內子。左右肩背上下患癢。至兩臂。頭面皆然。屢以艾灼癢處。暫止且復作。如是數年。老人切其脈曰。左關浮盛。右口沉實。此酒食滋味所致也。投以清熱化食行滯之劑。其癢遂止。

江汝潔治一婦人。患上身至頭面俱癢。刺痛起塊。衆醫皆謂大風等症。江診得左手三部俱細。右手三部皆微實。大都六脈俱數。經曰。微者爲虛。弱者爲虛。細者氣血俱虛。蓋心主血。肝藏血。乃血虛無疑。腎藏精屬水。其部見微。乃爲水不足。水既不足。相火妄行無制。以致此疾。經曰。諸痛瘡癢。皆屬心火。右手寸脈實。實者陽也。脈經曰。諸陽爲熱。乃熱在肺分。火尅金故也。且肺主皮毛。皮毛之疾。肺氣主之。胸膈及皮毛之疾。爲至高之疾也。右關微爲實。乃火在土分。土得火則燥。肌肉之間。脾氣主之。肌肉及皮毛痛癢。皆火熱在上明矣。右尺微實。火居火位。兩火合明。陽多陰少。治宜補水以制火。養金以伐木。若作風治。未免以火濟火。以燥益燥也。乃以生地黃白芍各一錢。參芪各六分。連翹丹皮各六分。麥冬八分。柏皮防風甘草各四分。五味子九粒。黃連四分。配方之妙。筆難盡述。水煎溫服。查內

加苦參一兩。再煎洗十數劑而安。

一男子每至秋冬。遍身發紅點作癢。此寒氣收斂腠理。陽氣不能發越。焮鬱內作也。宜以人參敗毒散解表。再以補中益氣湯實表而愈。

一女子十二歲。善怒。遍身作癢。用柴胡川芎山梔芍藥以清肝火。以生地當歸黃芩涼肝血。以白朮茯苓甘草健脾土而愈。配方亦妙半載後。遍身起赤痕。或時眩暈。此肝火熾甚。血得熱而妄行。是夜果經至。秀按以上二條俱立齋案

面病 附疥腮

羅謙甫治楊郎中之內年五十餘。體肥盛。春患頭目昏悶。面赤熱多。服清上藥不效。羅診其脈。洪大而有力量。內經云。面熱者足陽明胃病。脈經云。陽明經氣盛有餘。則身已前皆熱。況其人素膏粱。積熱於胃。陽明多血多氣。本實則風熱上行。諸陽皆會於頭。故面熱之病生矣。先以調胃承氣湯七錢。黃連二錢。犀角一錢。疎利三兩行。徹其本熱。次以升麻加黃連湯。去經絡中風熱上行。則標本之病俱退矣。方以升麻葛根各一錢。白芷七分。甘草炙白芍各五分。連芩酒製各四分。川芎生犀末各三分。荆芥穗薄荷葉各二分。右咬咀。水半盞。先浸川芎荆芥穗薄荷作一服。水二盞半。煎至一盞半。入先浸三味同煎。煎法可法至一盞。食後溫服。日三服。忌溼麪五辛之物。

真定府維摩院僧年六十餘。體瘠弱。初冬病頭面不耐寒氣。弱不敢當風行。諸法不效。羅診其脈。弦細而微。且年高。常食素茶果而已。此陽明之經本虛。脈經云。氣不足。則身已前皆寒慄。又加誦經文損氣。由此胃氣虛。經絡之氣亦虛。不能上達頭面。故大惡風寒。先以附子理中丸數服。而溫其中氣。次以升麻湯加附子。行其經絡。方以升麻葛根各一錢。白芷黃芪各七分。甘草炙草豆蔻仁人參各五分。黑附炮七分。益智三分。作一服。連鬚葱白同煎。數服良愈。或曰。升麻湯加黃連治面熱。加附子治面寒。有何依據。答曰。出自仲景云。診楊氏脈。陽明標本俱實。

先攻其裏。後瀉經絡中風熱。故升麻湯加黃連以寒治熱也。尼僧陽明標本俱虛寒。先實其裏。次行經絡。故升麻湯加附子以熱治寒也。仲景羣方之祖。信哉。

有人因灸三里而滿面黑氣。醫皆以爲腎氣浮面。危候也。有人云。腎經有溼氣上蒸於心。心火得溼成烟氣形於面。非臨症過不如此語之妙面屬心。故心腎之氣常相通。如坎之外體卽離。離之外體卽坎。心腎未嘗相離也。耳屬水。其中虛

則有離之象。目屬火。其中滿。則有坎之象。抑可見矣。以去溼藥治之。如五苓散黃芪防己之類皆可用。餘醫

餘杭人和倅將赴官。因蒸降真木犀香。自開甑而仆甑。面上爲熱氣所薰。面卽浮腫。口眼皆爲之閉。更數醫不能治。一醫云。古無此證。以意療之。乃取僧寺久用炊布。燒灰存性。隨傳而消。未半月愈。蓋以炊布受湯上氣多。反用以出湯毒。猶以鹽水取鹹味耳。卽輕粉毒亦以輕粉引之意此心法之巧也。

輿國初有任氏有美色。聘進士王公甫。謂甫不遂寸祿。愁鬱不樂。面色漸黑。自慚而歸母家求治。一道人曰。是可療也。以女真散酒下二錢。日兩服。數日間面變微白。一月如舊。賂得其方。用黃丹紫苑俱等分爲末爾。名醫錄

一人患頭面發熱有光色。他人手近如火炙。用蒜汁半兩。酒調下。吐一物如蛇。遂安。

一人面肉腫如蛇狀。用溼磚上青苔一錢。水調塗。方可立消。

仁宗在東宮時。嘗患疥癩。命道士贊能治療。取赤小豆四十九粒咒之。雜他藥爲末。傳之而愈。中貴任承亮在傍。知然後承亮自患惡瘡濱死。尙書郎傅求授以藥。立愈。問其方。亦小豆也。承亮始悟道士之技。所謂誦咒乃神其術耳。久之沿官過豫章。或苦脇疽。幾達五臟。醫者治之甚捷。承亮曰。君得非用赤小豆耶。醫驚拜曰。某用此活三十餘人。願勿復宣言。周少隱病。宗室彥符傳之曰。善惡諸瘡。無藥可治者皆能治。有僧發背。狀如爛瓜。周鄰家乳婢腹疽。用之皆如神。其法細末水調。傅瘡及四傍亦腫。藥落再傳之。類編

薛立齋治地官陳用之患疥癩。服發散之劑。寒熱已退。腫毒不消。欲作膿也。用託裏消毒散而膿成。又用託裏

散而毒潰但膿清作渴。用八珍加麥門五味。三十餘劑而愈。

上舍盧君患前症。兩尺脈數。症屬腎經不足。誤服消毒之劑。致損元氣而不能愈。用補中益氣。六味丸料而愈。上舍熊君頤後患之。膿水清稀。形體消瘦。遺精盜汗。晡熱口乾。痰氣上湧。久而不愈。脈洪大。按之微細。用加減八味丸料。并十全大補湯。不數劑。諸症悉愈。

一婦人素內熱。因怒耳下至頸腫痛。寒熱。用柴胡山梔散而腫痛消。用加味道遙散而熱退。用八珍湯加丹皮而內熱止。

宋朝類苑載楊岷瘍生於頰。連齒輔車外。腫若覆甌。膿血內潰。痛楚甚。療之百方不差。或語之曰。天官瘍醫中。有名方。何不試用。岷按瘍醫註疏中法製之。用藥注瘡中。少損。朽骨連牙潰出。遂愈。周禮瘍醫掌腫瘍潰瘍折瘍。金瘍之祝藥。剗殺之齊。凡療瘍以五毒攻之。所謂腫者壅腫也。潰者濃血溢也。折者傷損也。金者刃傷也。祝讀如注。以藥傅著之也。剗刮去膿血也。殺去其惡肉也。齊與劑同。五毒五藥之有毒者。石膽一。丹砂二。雄黃三。礬石四。礬石有毒卽升藥。古方礬石礬石混寫。磁石五。用黃墜真五石其中燒之。三日夜。其烟上著以雞羽掃取之。以注瘡。惡肉破骨盡出。黃墜黃瓦器也。此當爲後醫方之祖。焦氏筆乘

瘍醫公孫知叔。記問該博。深明百藥之性。創造五毒之劑。取丹砂養血而益心。雄黃長肉而補脾。礬石理脂膏而助肺。磁石通骨液而壯腎。石膽治筋而滋肝。外療瘡瘍之五症。內應五臟。拘之以黃墜。熟之以火候。藥成傅瘍。無不神效。一人鬚有疽。一夕決潰。勢欲殆。以前藥傅之。應手而差。推錄寤語

一幼女患唇四圍生瘡。黃脂如蠟。用旋覆花燒灰存性。真麻油調搽愈。又一孩滿面生瘡。用蛇退煨存性。香油調搽愈。

耳

橘泉治一人。病頭眩。兩耳鳴如屯萬蜂。中甚痛。心撓亂不自持。醫以爲虛寒。下天雄矣。翁曰。此相火也。而脈帶結。是必服峻劑以劫之。急與降火升陽補陰之劑。脈復病愈。

孫兆殿丞治平中間。有顯官權府尹。忘其名氏。一日坐堂決事。吏人環立。尹耳或聞風雨鼓角聲。顧左右曰。此何州郡也。吏對以天府。尹曰。若然。吾乃病耳。遽召孫公往焉。公診之。與藥治之。翌日病愈。尹召孫問曰。吾所服藥。切類四物飲。孫曰。是也。尹曰。始慮爲大患。服此藥立愈。其故何也。孫曰。心脈太甚。腎脈不能歸耳。以藥涼心經。則腎脈復歸。乃無恙。青箱記

張友夔壯歲常苦兩耳癢。日一作。遇其甚時。殆不可耐。挑剔無所不至。而所患自若也。常以堅竹三寸許截之。拆爲五六片。細刮如洗帚狀。極力撞入耳中。皮破血出。或多至一蜆殼而後止。明日復然。失血既多。爲之困悴。適有河北醫士周敏道至。詢之曰。此腎藏風虛。致浮毒上攻。未易以常法治也。宜買透冰丹服之。勿飲酒啖溼麪蔬菜雜猪之屬。能盡一月爲佳。夔用其戒。數日癢止。而食忌不能久。旣而復作。乃著意痛斷累旬。耳不復癢。類編

薛立齋治文選姚海山耳根赤腫。寒熱作痛。屬三焦風熱。但中氣素虛。以補中益氣。加山梔炒荊芥子而愈。一儒者因怒。耳內作痛。出水。或用祛風之劑。筋攣作痛。肢體如束。此肝火傷血。前藥復損所致。非瘡毒也。用六味料而愈。

一人年二十。耳內出水作痛年餘矣。脈洪數。尺脈爲甚。屬肝腎二經虛熱。用加減地黃丸料一劑而愈。

一男子每交接。耳中作痛。或作癢。或出水。以銀簪探入。甚喜陰涼。此腎經虛火。用加減八味丸而愈。

一婦人因怒發熱。每經行。兩耳出膿。兩太陽作痛。以手按之。痛稍止。怒則胸脇乳房脹痛。或寒熱往來。小溲頻數。或小腹脹悶。皆屬肝火血虛。用加味逍遙散一劑。諸症悉退。以補中益氣加五味而痊。

太卿魏莊渠。癸卯仲冬月。耳內作痛。左尺洪大而濇。薛曰。此腎水枯竭。不能生木。當滋化源爲善。彼不信。仍雜

用補胃之劑。薛曰。不生腎水。必不能起。明春三月召治。則昏憤不語。頤耳之分。已有膿矣。且陰莖縮入腹內。小便無度。固辭不克。用六味丸料一鍾。陰莖舒出。小便十減六七。神思頓醒。薛曰。若急砭膿出。庶延數日。不信。翌日耳膿出而斃。

憲副姜時川。癸卯冬就診。右寸浮數而有痰。口內如有瘡然。薛曰。此胃火傳於肺也。當薄滋味。慎起居。甲辰秋復就診。尺脈洪數而無力。曰。此肺金不能生腎水。無根之火上炎也。宜靜調養。滋化源。彼云。今喉中不時燥痛。肌體不時發熱。果是無根之火無疑矣。退謂人曰。薛謂我病可疑。至乙巳春。復往視之。喉果腫潰。脈愈洪大。又誤以爲瘡毒。投苦寒之劑。遂卒。榜按此案當入咽喉門

一婦人因勞。耳鳴頭痛體倦。此元氣不足。用補中益氣加麥冬五味而痊。三年後得子。因飲食勞倦。前症益甚。月經不行。晡熱內熱。自汗盜汗。用六味地黃丸。補中益氣湯頓愈。前症若因血虛有火。用四物加山梔柴胡不應。八珍加前藥。若氣虛弱。用四君子。若怒耳若聾或鳴者。實也。小柴胡加芎歸山梔。虛用補中益氣加山梔。若午前甚作火治。用小柴胡加炒連炒梔。氣虛用補中益氣。午後甚作血虛。用四物加白朮茯苓。若陰虛火動。或兼痰甚作渴。必用地黃丸以壯水之主。經曰。頭痛耳鳴。九竅不利。腸胃之所生也。脾胃一虛。耳目九竅。皆爲之病。

少宰李蒲汀。耳如蟬鳴。服四物湯。耳鳴益甚。此元氣虧損之症。五更服六味地黃丸。食前服補中益氣頓愈。此症若血虛而有火。用八珍加山梔柴胡。氣虛而有火。用四君加山梔柴胡。若因怒就聾或鳴。實用小柴胡加芎歸山梔。虛用補中益氣加山梔。午前甚用四物加白朮茯苓。久須用補中益氣。午後甚用地黃丸。

少司馬黎仰之。南銀臺時因怒。耳鳴吐痰。作嘔不食。寒熱脇痛。用小柴胡合四物加山梔茯神陳皮而瘥。

石山治一人。年近六十。面色蒼白。病左耳聾三十年矣。近年來或頭左邊及耳皆腫。潰膿。膿從耳出甚多。時或又腫。復膿。今則右耳亦聾。屢服祛風去熱逐痰之藥不效。汪診左手心脈浮小而駛。肝腎沉小而駛。右脈皆虛散。

而數。此恐乘輿遠來。脈未定耳。來早脈皆稍斂。不及五至。非比日前之甚數也。夫頭之左邊及耳前後。皆屬於少陽也。經曰。少陽多氣少血。今用風藥痰藥。類皆燥劑。少血之經。又以燥劑燥之。則血愈虛少矣。血少則滯。滯則壅腫。且血逢冷則凝。今復以寒劑凝之。愈助其壅腫。久則鬱而爲熱。腐肉成膿。從耳中出矣。漸至右耳亦聾者。脈絡相貫。血氣相依。未有血病而氣不病也。是以始則左病。而終至於右亦病矣。況病久血氣已虛。且人年六十。血氣日涸。而又出外勞傷氣血。又多服燥劑。以損其氣血。膿又大泄。已竭其氣血。則虛而又虛可知矣。以理論之。當滋養氣血。氣血健旺。則運行有常。而病自去矣。否則不惟病不除。而腦癰耳疽。抑亦有不免矣。人參二錢。黃芪三錢。歸身白朮生薑各一錢。鼠粘子連翹柴胡陳皮各六分。川芎片苓白芍各七分。甘草五分。煎服數十貼而愈。王萬里時患耳痛。魏文靖公勸服青鹽鹿茸煎雄附爲劑。且言此藥。非謂君虛宜服。曷不觀易之坎爲耳痛。坎水藏在腎。開竅於耳。而水在志爲恐。恐則傷腎。故爲耳痛。氣陽運動爲顯。血陰流行常幽。血在形如水在天地間。故坎爲血卦。是經中已著病症矣。竟餌之而愈。丹鉛續錄

一人耳內生疔。如棗核大。痛不可動。用火酒滴耳內令仰上半時。以箝取出絕根。此名耳痔。

江應宿治上舍孫順吾患耳鳴重聽。人事煩冗。雜治半年不愈。逆予視之。脈數滑。以二陳加瞿麥扁畜木通黃栢。一服知。二服已。

耳暴聾者。用全蝎去毒爲末。酒調滴耳中。聞流水聲即愈。說纂

耳聾用全蝎四十九枚。用生薑厚片如數。鋪鍋內。置蝎於薑上。慢火焙薑片至黃色。蝎熟。去毒併頭足。研爲細末。酒調送下。隨量飲醉爲度。取汗。

許公子延。耳生蝕瘡。用甘蔗煨存性。雞蛋清調擦愈。

鼻

狄梁公性好醫藥。尤妙鍼術。顯慶中。應制入關。路旁大榜云。能療此兒。酬絹千匹。有富室兒。鼻端生贅。如拳石。綴鼻根。蒂如筋。痛楚危亟。公爲腦後下鍼。疣贅應手而落。其父母輦千緡奉酬。公不顧而去。集異記

韓懋治一人。鼻中肉贅。臭不可近。痛不可搖。醫莫能治。韓方以白礬末加礪少許吹其上。頃之化水而消。與勝溼湯加瀉白散。二劑而愈。此厚味壅溼熱。蒸於肺門。如雨霽之地。突生芝菌也。凡治病。只此理耳。

一士人患鼻淵。脈疾而數。此有內熱。遂以黃魚腦。卽石首魚頭中二塊是也取二三十枚。煨過存性爲末。先以一二分吹入鼻中。以五分酒下。不數服而愈。更不復發。

古方鼻淵。卽今之腦漏是也。當別寒熱二症。若涕臭者屬熱。宜用清涼之藥散之。若涕清不臭。覺腥者屬虛寒。宜溫和之劑補之。當審此理。

一人鼻中毛出。晝夜長一二尺。漸漸粗圓如繩。痛不可忍。摘去更生。此因食猪羊血過多而然也。用礪砂乳香飯丸。水下十粒。早晚各一服。病去乃止。

一人鼻腥臭水流。以碗盛而視之。有鐵色蝦魚如米大走躍。捉之卽化爲水。此肉壞矣。食雞魚一日二次。一月而愈。

永貞年東市百姓王布。知書藏錢千萬。商旅多資之。有女年十四五。豔麗聰悟。鼻兩孔各垂息肉如皂莢子。其根細如麻縷。長寸許。觸之痛入心髓。其父破錢數百萬。治之不差。忽一日。有梵僧乞食。因問布。知君女有異疾。可

一見。吾能治之。布大喜。卽見其女。僧乃取藥色正白。吹其鼻中。少頃摘去之。出少黃水。都無所苦。布賞之百金。不受。唯乞息肉。遂珍重而去。勢疾如飛。西陽雜俎

江筮南治一壯年患鼻鼈。胸膈不利。醫用苦寒驅風敗血之劑。服之年餘。其人倦怠甚。目不欲開。江診視。右寸脈浮洪帶結。餘部皆沉細而軟。曰。鼻鼈雖是多酒所傷。然苦寒驅風破血之藥。豈宜常服。經曰。苦傷氣。又曰。苦傷

血。況風藥多燥。燥勝血。服之積久。安得不倦怠耶。且目得血而能視。目不欲開者。血傷。倦怠者。氣傷也。所謂虛其虛誤矣。治宜化滯血。生新血。四物加炒片苓。紅花。茯苓。陳皮。甘草。黃芪。煎服。兼服固本丸。日就強健。鼻鼈亦愈。江應宿治友人王曉。鼻塞氣不通利。濁涕稠黏。屢藥不效。已經三年。宿診視兩寸浮數。曰鬱火病也。患者曰。昔醫皆作腦寒主治。子何懸絕若是耶。經曰。諸氣臞鬱。皆屬於肺。越人云。肺熱甚則出涕。故熱結鬱滯。壅塞而氣不通也。投以升陽散火湯。十數劑。病如失。

程文彬治男子年二十餘。鼻流濁涕。名曰鼻淵。已經三年。治不效。程以辛夷薄荷葉各五錢。蒼耳子二錢半。白芷一兩。爲末。水丸如彈子大。每服二錢。食後葱湯送下。或茶化亦可。藥完愈。

眉

一人眉毛搖動。目瞠不能視。喚之不應。但能飲食。用蒜三兩。取汁。酒調下。卽愈。
一男子眉間一核。初如豆粒。二年漸大如桃。用清肝火。養肝血。益元氣而愈。

眉髮自落

張仲景有奇術。王仲宣年十七時過仲景。景曰。君體有病。宜服五石湯。若不治。年及三十。當眉落。仲宣以爲除遠不治。後至三十。果眉落。其精如此。小

一騎軍一旦得疾。雙眼昏。咫尺不辨人物。眉髮自落。鼻梁崩倒。肌膚有瘡如癬。皆爲惡疾。勢不可救。因爲洋州駱谷子歸寨使。遇一道流。自谷中出。不言姓名。授其方曰。皂角刺一二斤爲灰。蒸晒研爲末。食上濃煎大黃湯。調一錢匕。決旬。鬚髮再生。肌膚悅潤。眼目倍明。得此方後。入山不知所之。感應神仙傳

味地黃丸加五味。眉髮頓生如故。

一男子年二十。巔毛脫盡。先以通聖散宣其風熱。博按原刻脫此句次用六味地黃丸。不數日。髮生寸許。兩月復舊。

吳江史萬湖云。有男女偶合。眉髮脫落。無藥調治。數月後復生。

江應宿見一男子。眉髮脫落。遇方士教服鹿角膠。每日侵晨酒化下一二錢。半年眉髮長。年餘復舊。

鬚髮不白

指揮使姚歡。年八十餘。鬚髮不白。自言年六十歲。患癬疥。周匝頂腫。或教服黃連遂愈。久服。故髮不白。其法以

宜連去鬚。酒浸一宿。焙乾爲末。蜜丸桐子大。日午臨臥。以酒吞二十粒。東坡大 全集

學正程畿齋翁。年八十餘。鬚髮不白。自言三十歲後服六味地黃丸。加生脈散。至今五十餘年無一日缺。是以

精神完固。康健不衰。服此忌蘿蔔大蒜。

抱朴子云。槐子服之補腦。令人髮不白而長生。焦氏 筆乘

庾肩吾常服槐實。年九十餘。目看細書。鬚髮皆黑。梁 書

上舍黃霞壁。傳染鬚方。用五倍子一錢半。入鍋內炒黃烟出將盡起清烟二銅落四分。紅銅清 水淬末食鹽生礬各二分。俱爲

細末。用烏梅三四個。石榴皮許少煎水調如稀糊。磁器盛之。重湯頓稠。先將肥皂洗鬚。拭乾。乘熱塗上。以薄綿紙貼

上。明早。用溫水潤透。洗淨如皮肉黃色。將絹片染油擦去。

目

東垣治一人。因多食猪肉煎餅。同蒜醋食之。後復飲酒大醉。臥於煖炕。翌日。二瞳子散大於黃睛。視物無的。實以小爲大。以短爲長。卒然見非常之處。行步踏空。百治不效。曰。經云。五臟六府之精氣。皆上注於目。而爲之精。精之窠爲眼。骨之精爲瞳子。又云。筋骨氣血之精而爲脈。并爲系。上屬於腦。又瞳子黑眼法於陰。今瞳子散大者。由食辛熱物太甚故也。辛主散。熱則助火。上乘於腦中。其精故散。精散則視物亦散大也。夫精明者。所以視萬物者也。今視物不真。則精衰矣。蓋火之與氣。勢不兩立。經曰。壯火食氣。壯火散氣。手少陰心足厥陰肝所主。風熱連目系。邪之中人。各從其類。故循此道而來攻。頭目腫悶而瞳子散大。皆血虛陰弱故也。當除風熱。涼血益血。以收耗散之氣。則病愈矣。以滋陰地黃丸。經云。熱淫所勝。平以鹹寒。佐以苦甘。以酸收之。以黃連黃芩大苦寒。除邪氣之盛爲君。當歸身辛溫。生熟地黃苦甘寒。養血涼血爲臣。五味酸寒。體輕浮。上收瞳子之散大。人參甘草地骨皮天門冬枳殼苦甘寒。瀉熱補氣爲佐。柴胡引用爲使。忌食辛辣物助火邪。及食寒冷物損胃氣。藥不能上行也。

一人目翳暴生。從下而起。其色綠。腫痛不可忍。曰。翳從下而上。病從陽明來也。綠非五色之正。此腎肺合而爲病。乃以墨調膩粉合之。却與翳色相同。腎肺爲病明矣。乃瀉腎肺之邪。入陽明之藥爲使。既效矣。他日病復作者。三其所從來之經。與翳色各異。因悟曰。諸脈皆屬於目。肺病則目從之。此必經絡未調。故目病未已也。問之果然。治疾遂不作。

一人病翳眼六年。以至遮瞳人。視物不明。有雲氣之狀。因用百點膏而效。東垣十書

一軍官六月患眼疾。於上眼皮上出黑白翳兩個。隱濇難開。兩目緊縮而無疼痛。兩手寸脈細緊。按之洪大無力。知是太陽膀胱爲命門相火煎熬逆行。作寒水翳。及寒膜遮睛。呵欠善悲健忘。噴嚏多淚。時自淚下。面赤而白。能食。不大便。小便數而欠。氣上而喘。用撥雲湯而愈。闕室祕藏

丹溪治一老人目忽盲。他無所苦。以大虛治之。急煎人參膏一斤。服二日。目稍有見。不信。一醫用青礬石藥。朱

一壯年忽早起視物不見。就睡片時。略見而不明。食減倦甚。脈緩大。四至之上。重則散而無力。意其受溼所致。詢之。果臥溼地半月。遂以白朮爲君。黃芪茯苓陳皮爲臣。附子爲使。十餘貼愈。

一人形實好熱酒。忽目盲脈瀼。此熱酒傷胃氣。污濁血死其中而然也。以蘇木作湯。調人參末。服二日。鼻及二掌皆紫黑。朱曰。滯血行矣。以四物加蘇木桃仁紅花陳皮煎。調人參末服。數日而愈。

呂滄洲治一人病二目視物皆倒植。屢治不效。曰。視一物爲二。視直爲曲。古人嘗言之矣。視物倒植。誠所未喻也。願聞其因。彼曰。某嘗大醉。盡吐所飲酒。熟睡達曙。遂病。呂切其脈。左關浮促。餘部皆無恙。卽告之曰。當傷酒大吐時。上焦反覆。致倒其膽府。故視物皆倒植。此不內外因而致內傷者也。法當復吐。以正其膽府。遂授藜蘆瓜蒂爲粗末水煎。俾平旦頓服。湧之。湧畢。視物不倒植。

錢仲陽治一乳婦。因悸而病。旣愈。目張不得瞑。錢曰。煮郁李酒飲之。使醉卽愈。所以然者。目系內連肝膽。恐則氣結。膽衡不下。郁李能去結。隨酒入膽。結去膽下。目能瞑矣。飲之果驗。

石山治一婦。年踰四十。兩眼昏昧。咳嗽頭痛。似鳴而痛。若過飢惡心。醫以眼科治之。病甚。翁診脈皆細弱。脾部尤近弦弱。曰。脾虛也。東垣云。五臟六府皆稟受于脾。上貫於目。脾虛則五藏精氣皆失所司。不能歸明於目。夫邪逢其身之虛。隨眼系入於腦。則腦鳴而頭痛。心者君火也。宜靜。相火代行其令。勞役運動。則妄行。侮其所勝。故咳嗽也。醫不理脾養血。而以苦寒治眼。是謂治標不治本。乃用參芪錢半。麥門冬貝母各一錢。歸身八分。陳皮川芎黃芩各七分。甘草乾菊花各五分。麥芽四分。煎服二貼。諸症悉除。

淮安陳吉老。儒醫也。有富翁子。忽病視正物。皆以爲斜。凡几案書冊之類。排設整齊。必更移令斜。自以爲正。以至書寫尺牘皆然。父母憂之。醫皆不諳其疾。或以吉老告。遂攜子求治。旣診脈後。令其父先歸。留其子設樂開宴。

肝愈盛而加病。何以治之。乃於溫平藥中。倍加肉桂。不得用茶調。恐傷脾也。肉桂殺肝而益脾。故一治兩得之傳。曰。木得桂而死。餘醫

一人患眼疾。每睡起則眼赤腫。良久却愈。百治莫效。師曰。此血熱。非肝病也。臥則血歸於肝。熱血歸肝。故令眼赤腫也。良久却愈者。人臥起血復散於四肢故也。遂用生地黃汁。浸粳米半升。滲乾。曝令透骨乾。三浸三乾。用磁瓶煎湯一升。令沸。下地黃米四五匙。煎成薄粥湯。放溫。食半飽後。飲一二盞。即睡。如此兩日。遂愈。生地黃汁。涼血故也。醫餘

錢鏐老年。一目失明。聞中朝國醫胡姓者善醫。上言求之。晉祖遣醫泛海而往。醫視其目。曰。尙父可無療此。當延五七歲壽。若決膜去內障。卽復舊。但慮損福耳。鏐曰。吾得不爲無目鬼。死於地下足矣。願醫盡其術以療之。醫爲治之。復故。鏐大喜。且賂醫金帛寶帶五萬緡。具舟送歸京師。醫至鏐卒。年八十一矣。劉穎叔異苑

郭太尉眞州人。久患目盲。有白翳膜。遍服藥莫效。有親仲監稅在常州守官。聞張翬龍之名。因薦於太尉。請視之。曰。此眼緣熱藥過多。乃生外障。視物不明。醫者皆以爲肝元損。下虛補其肝腎。眼愈盲。與藥點眼。併服之一月。取翳微消。果一月翳退。雙目如舊。其方只用豬膽。微火銀銚內煎成膏。入冰腦如黍米大。點入眼中。微覺翳輕。後又將豬膽白膜皮曝乾。合作小繩。如釵大小。燒作灰。待冷點翳。甚者亦能治之。名醫錄

潭州宗室趙太尉家乳母。苦爛緣風眼。近二十年。有賣藥老媪過門云。此眼有蟲。其細如絲。色赤而長。久則滋生不已。吾能談笑除之。入山取藥。晚下當爲治療。趙使人陰尾之。見媪沿道掇叢蔓木葉。以手掇碎。入口中咀嚼。而留汁滓於小竹筒內。俄復還。索皂紗蒙乳母眼。取筆畫雙眸於紗上。然後滴藥汁漬眼下緣。轉盼間蟲從紗中出。其數十七。狀如前所云。數日再至。下緣內乾如常人。復用前法滴上緣。又得蟲十數。家人大喜。後傳與醫者上官彥誠。遍呼鄰婦病此者。驗試皆差。其藥乃覆盆子葉一味。著於本草。陳藏器云。治眼暗不見物。冷淚浸淫不止。

及青盲等。取此草日曝乾。搗令極爛。薄綿裹之。以人乳汁浸。如人行八九里久。用點目中。卽仰面臥。不過三四日。視物如少年。但禁酒麪油。蓋治眼妙品也。志

明州定海人徐道亨。父沒。奉母周遊四方。事之盡孝。淳熙中寓泰州。因患赤眼而食蟹。遂成內障。欲進路不能。素解暗誦般若經。出丐市里。所得錢米。持歸養母。凡歷五年。忽夜夢一僧。長眉大鼻。托一鉢。鉢中有水。令掬以洗眼。復告之曰。汝此去當服羊肝丸百日。徐意爲佛羅漢。喜而拜。願乞神方。僧曰。洗淨夜明沙。當歸蟬蛻木賊去節各一兩。共碾爲末。黑羊肝四兩。水煮爛。搗如泥。入前藥拌和丸。桐子大。食後溫熱水下五十九丸。服之百日復舊。與其母還鄉。母亡。棄家入道。說類

福州人病目。兩瞼間赤濕流淚。或痛或痒。晝不能視物。夜不可近燈光。兀兀癡坐。其友趙子春語之曰。是爲爛綠血風。我有藥正治此。名曰二百味花草膏。病者驚曰。用藥品如是。世上方書所未有。豈易遽辦。君直相戲耳。趙曰。我適見有藥。當以與君。明日攜一錢匕至。堅凝成膏。使以匙抄少許入口。一日淚止。二日腫消。三日痛定。豁然而愈。乃往趙致謝。且扣其名物。笑曰。只用羯羊膽。去其中脂而滿填好蜜拌均。蒸之候乾。卽入瓶研細爲膏。以蜂採百花。羊食百草。故隱其名以眩人耳。志

荀牧仲常謂予曰。有人視一物爲兩。醫者卽作肝氣有餘。故見一爲兩。教服補肝藥皆不驗。此何疾也。予曰。孫真人云。目之系。上屬於腦後。出於腦中。邪中於頭。因逢身之虛。其入深。則隨目系入腦。入於腦則轉。轉則目系急。急則目眩以轉。邪中於睛。所中者不相比。則睛散。睛散則歧。故見兩物也。令服驅風入腦藥而愈。本事方

省郎中張子敬年六十七。病眼目昏暗。唇微黑色。皮膚不澤。六脈弦細而無力。一日出示治眼二方。問可服否。羅謙甫曰。此藥皆以黃連大苦之藥爲君。諸風藥爲使。且人年五十。膽汁減而目始不明。內經云。土位之主。其瀉以苦。諸風藥亦皆瀉土。人年七十。脾胃虛而皮肉枯。重瀉其土。使脾胃之氣愈虛。而不能營運榮衛之氣。滋養元

此不治之治也。張以爲然。明年春。除關西路按察使。三年致仕還。精神清勝。脈亦和平。此不妄服寒藥之效也。內經曰。誅伐無過。是謂大惑。豈不信哉。

一人眼赤。鼻張。大喘。渾身出斑。髮如銅鐵絲硬。乃目中熱毒。氣結於下焦。用白礬活石各一兩。水三碗。煎至一碗半。不住口。飲盡乃愈。

一人眼前常見禽蟲飛走。捉之卽無。乃肝膽經爲疾。用酸棗仁羌活元明粉青葙子各一兩。爲末。每水煎至二錢。和渣服。日三服。

一人眼珠垂下至鼻。大便血出。名肝脹。用羌活水煎數服愈。

一人眼內白眥却黑。見物依舊。毛髮直如鐵條。不語如醉。名血漬。用五靈脂。酒調下二錢愈。

一婦人眼中忽有血如射而出。或緣鼻下。但血出多時。卽經不行。乃陰虛相火之病。遂用歸身尾生地黃酒芍。

加柴胡黃栢知母條芩側柏葉木通紅花桃仁。水煎。食前服數劑而愈。瑋按此症由三陰火盛迫血上溢俗名倒經有從咽喉湧出有從牙齦泄出者

薛已治給事張禹功。目赤不明。服祛風散熱藥。反畏明重聽。脈大而虛。此因勞心過度。飲食失節。以補中益氣。

加茯神酸棗仁山藥山茱萸五味。頓愈。又勞役復甚。用十全大補兼以前藥漸愈。却用補中益氣加前藥而痊。東垣云。諸經脈絡。皆走於面而行空竅。其清氣散於目而爲精。走於耳而爲聽。若心煩事冗。飲食失節。脾胃虧損。心火太甚。百脈沸騰。邪害孔竅而失明矣。況脾爲諸陰之首。目爲血脈之宗。脾虛則五藏之精氣皆失其所。若不理脾胃。不養神血。乃治標而不治本也。

一儒者日晡兩目緊澁。不能瞻視。此元氣下陷。用補中益氣。倍加參芪。數劑而愈。

一男子亦患前症。服黃栢知母之類。更加便血。此脾虛不能統血。肝虛不能藏血也。用補中益氣。六味地黃丸。

而愈。

一儒者兩目作痛。服降火祛風之藥。兩目如緋。熱倦殊甚。薛用十全大補湯數劑。諸症悉退。服補中益氣兼六味丸而愈。復因勞役。午後目濇體倦。服十全大補而愈。

一男子年二十。素嗜酒色。兩目赤痛。或作或止。兩尺洪大。按之微弱。薛謂少年得此。目當失明。翌早索途而行。不辨天日。衆皆驚異。與六味地黃丸。加麥冬五味。一劑頓明。

孫真人在廟治衛才人患眼疼。衆醫不能療。或用寒藥。或用補藥。加之藏府不和。上召孫。孫曰。臣非眼科。乞勿全責於臣。降旨有功無過。孫乃診之。肝脈弦滑。非壅熱也。乃年壯血盛。肝血併不通。遂問宮人。月經已三月不通矣。用通經藥。經行而愈。

子和自病目。或腫或翳。羞明隱澁。百餘日不愈。張仲安云。宜刺上星百會攢竹絲空諸穴上血出。及以草莖內兩鼻中出血。約升許。來日愈。

昔有人家一妾。視物如曲弓。視界尺之直。亦如曲鉤。俸醫親見。藥莫能治。

一婦病熱。目視壁上。皆是紅蓮花滿壁。醫用滾痰丸下之愈。

趙卿良醫也。有機警。一少年眼中常見一小鏡子。諸醫不效。趙診之。與少年期。來晨以魚鱸奉候。少年及期赴之。延於內。且令從容。俟客退。方接。俄而設臺子。施一甌芥醋。更無他味。卿亦未出。迨禺中。久候不至。少年饑甚。且聞醋香。不免輕啜之。遂巡又啜之。覺胸中豁然。眼花不見。因竭甌啜之。趙卿方出。少年以啜醋慚謝。卿曰。郎君先因喫鱸太多。芥醋不快。又有魚鱸在胸中。所以眼花。適來所備芥醋。只欲郎君因饑以啜之。果愈此疾。烹鮮之會。乃權詐也。北夢瑣言

管連雲之內。目患沿眶紅爛。數年愈甚。百計治之不能療。爲延吳御醫診之。曰。吾得之矣。爲治大熱之劑。數服。

其病如脫。目復明。問之曰。此不難知也。此女人進涼藥多矣。用大熱劑。則凝血復散。前藥皆得奏功。

昔有人患內障眼。用熟地黃麥門冬車前子三味爲細末。蜜丸如梧桐子大。此方備本草云。三物相雜。治內障

眼有效。東坡仇池記

梅聖俞和吳正仲赤目見寄詩云。暫看朱成碧。難逢扁與和。金篦舊孰在。訶子古方磨。自註云。葛洪治赤目翳

膜方。訶子一枚。以蜜磨注目中。巢氏筆乘

江應宿之內。產後患沿眶紅爛。雜治不效。意是脾經風熱。用槐樹枝八兩。青鹽食鹽各二兩。水飛炒燥。早晨擦

牙洗之而愈。

少參崑石容公爲諸生時。患兩目蒙蒙若霧露。不見物。得歛醫吳生方服之。復明。方用女貞子蜜水酒三停并四

兩。蜜蒙花依上并穀精依上大黃依上各二兩。弱者少減。防風柴胡石決明煨各二兩。荆芥穗一兩。川芎青皮炒黃連

連翹各兩半。家菊花。枸杞子。莞蔚子。各三兩。元參四兩。當歸尾。青箱子。草決明炒各一兩八錢。赤芍一兩二錢。甘

草九錢。細辛四錢。共二十二味。爲細末。水一鍾。化真熊膽。入黑羊膽。鯉魚膽。雄豬膽。老米打糊。丸如黍米大。食後

每服二錢。日三服。忌燒酒大蒜雞鵝。數年之疾。一旦復明。此公居刑部時。曾數與予言之。今貢士霖野雷君錄其

方。且聞服藥屏居寂室。內觀瞑目靜坐。其功尤勝於藥矣。及其歷任中外。潔己操行。不激不隨。不萎不倦。本寂室

中瞑目之力也。

咽喉

張子和治一男子纏喉風腫。表裏皆作。藥不能下。以涼藥灌入鼻中。下十餘行。外以拔毒散傅之。陽起石燒赤。

與伏龍肝等分爲末。新汲水調搽百遍。三日熱始退。腫消。

一貴婦喉痺。蓋龍火也。雖用涼劑。而不可使冷服。爲龍火宜以火逐之人。火者。烹飪之火是也。乃使曝於烈日之中。登於高堂之上。令婢攜火爐坐藥銚於上。使藥管極熱。不至大沸。適口時時呷之。百餘次。龍火自散。此法以熱虛。是不爲熱病扞格故也。

羅謙甫治梁濟民。因膏粱而飲。又勞心過度。肺氣有傷。以致氣腥臭。唾涕稠黏。口舌乾燥。以加減瀉白散主之。難經云。心主五臭。人肺爲腥臭。此其一也。方以桑白皮桔梗各二錢。地骨皮甘草炙一錢半。知母七分。麥門冬黃芩各五分。五味二十粒。煎。食後溫服。忌酒麪辛熱之物。日進二服。衛生寶鑑

開德府一士人攜僕入京。其僕忽患喉風。脹滿氣塞不通。命在須臾。一人云。惟馬行街山水李家善治。卽偕往。李駭曰。證候危甚。猶幸來此。不然難救矣。乃於笥中取一紙撚。著火烟起。吹滅之。令患者張口。刺於喉間。俄出紫血半合。卽時氣寬能言。及啖粥飲。糝藥傳之。立愈。士人神其技。後還鄉。一醫偶傳得此術云。咽喉病發於六府者。如引手可探。及刺破瘀血卽已。若發於五藏。則受毒牢深。手法藥力難到。惟用紙撚爲第一。然不言所以用之之意。後有人拾取其殘者。蓋預以巴豆油塗。故施火卽燃。藉其毒氣。徑到病所。編類

一人患喉腫痛。食不得下。身熱頭痛。大便不通。醫之論紛紛。皆謂熱。當服涼劑。有一善醫云。脈緊數。諸緊爲寒是感寒氣所致。衆醫不從。善醫者曰。我有法。驗得寒熱。浴室中生火。用炒木葱湯沐浴。若是病熱。則此煖處必有汗。而咽喉痛不減。若是感寒。則雖沐浴無汗。患者然之。遂入沐淋洗而無汗。就浴室中服麻黃一服。須臾大汗出。大便通。卽時無事。衆醫欽服。凡辨熱病與感寒皆可用此法。餘醫

羅謙甫治征南元帥不鄰吉歹。年七旬。春間東征。南廻至楚邱。因過飲腹痛。腸鳴自利。日夜約五十餘行。咽噎腫痛。耳前後赤腫。舌本強。涎唾稠黏。欲吐不能出。以手曳之方出。言語艱難。反側悶亂。夜不得臥。羅診得脈浮數。按之沉細而弦。卽謂中丞粘公曰。仲景云。下利清穀。身體疼痛。急當救裏。後清便自調。急當救表。救裏四逆湯。救

表桂枝湯總帥今胃氣不守。下利清穀。腹中疼痛。雖宜急治之。比之噎咽。猶可少緩。公曰。何謂也。答曰。內經云。瘡發於咽。噎。名曰猛疽。此病治遲。則塞咽。咽塞則氣不通。氣不通則半日死。故宜急治。於是遂砭刺腫上。紫黑血出。頃時腫勢大消。遂用桔梗甘草連翹鼠黏酒黃芩升麻防風等分。咬咀。每服約五錢。水煎清。令熱漱。冷吐出之。噤之恐傷脾胃。自利轉甚。再服。涎清。腫散。語聲出。後以神應丸辛熱之劑。以散中寒。解化宿食而燥脾溼。丸者取其不即施行。則不犯其上焦。至其病所而後化。乃治主以緩也。不數服。利止痛定。後胸中閉塞作陣而痛。復思靈樞有云。上焦如霧。宜五穀味薰膚充身澤毛。若霧露之溉。是爲氣也。今公年高氣弱。自利無度。致胃中生發之氣。不能滋養於心肺。故閉塞而痛。經云。上氣不足。推之揚之。脾不足者。以甘補之。再以異功散。甘辛微溫之劑。溫養脾胃。加升麻人參上升以順正氣。不數服而胸中快利痛止。內經云。調氣之方。必別陰陽。內者內治。外者外治。微者調之。其次平之。勝者奪之。隨其攸利。萬舉萬全。又曰。病有遠近。治有緩急。毋越其制度。又曰。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此之謂也。

一人咽喉間生肉。層層相疊。漸漸腫起。有竅出臭氣。用臭橘葉煎服而愈。

一人但飲食。若別有一咽喉。斜過膈下。徑達左脇。而作痞悶。以手按之。則歷歷有聲。以控涎丹十粒服之。少時痞處熱作一聲轉。瀉下痰飲二升。再食正下而達胃矣。

范九思不知何許人也。業醫善針。有人母患喉生蛾。只肯服藥不用針。無可奈何。范曰。我有藥。但用新筆點之。暗藏鉞針在筆內。刺之。蛾破血出。卽愈。可見醫者貴乎有機也。

楊立之自廣府通判歸楚州。喉間生癰。既腫潰而膿血流注。日夕不止。寢食俱廢。醫者束手。適楊吉老赴郡。三子邀之至。熟視良久。曰。不須看脈。已知之矣。然此疾甚異。須先啖生薑片一斤。乃可投藥。否則無法也。語畢卽出。其子有難色。曰。喉口潰膿痛楚。豈能食生薑。立之曰。吉老醫術通神。其言不妄。試取一二片啗我。如不能進。屏去

無害。遂食之。初時殊爲甘香。稍復加益至半斤許。痛處已寬。滿一斤。始覺味辛辣。膿血頓盡。粥食入口。了無滯礙。明日招吉老謝而問之。曰。君官南方。多食鷓鴣。此禽好啖半夏。久而毒發。故以薑制之。今病源已清。無服他藥。類說齊東野語云。辛丑余侍親還自福建。途中有喉閉者。老醫傳一方用鴨嘴膽礬一味。研細醃醋調灌之。藥甫下咽。大吐膠痰卽差。膽礬難得真者。不可不預儲以備急也。

江應宿治一婦喉痺。用祕方。螻蛄窠二十一片。煨存性。枯礬燈草灰等分。以鵝管吹入喉中。卽時消散。用之

一僕人患纏喉風。用祕方。透明雄黃一錢。鬱金一錢。巴豆七粒。三生四熟。去殼。燈燒存性。三物共研細末。每服一分二厘半。用茶清調服愈。

一人喉閉不通。用牙皂白礬黃連等分。置新瓦上焙乾爲末。吹入遂通。

一人喉痺。以鮮射干山豆根等分煎湯。灌入卽愈。

一人懸中下而赤。皆以爲熱。遍試涼藥不效。此中氣虛。用補中益氣而愈。

一人喉風。牙關緊閉。以牙皂五錢。水一碗。煎三分。加好蜜一杯。徐徐灌入鼻中。其痰自出。卽可進藥。

口

一人口内生肉。毳有根。線長五寸餘。吐毳出。方可飲食。以手輕按。痛徹於心。水調生麝香一錢。頻服之。三日根化而愈。

程仁甫治一婦年近四十。信來求藥云。不時懸膠墮下。勞苦卽衄血。或遍身作痛。程雖未診視。按經云。喉舌之疾。皆屬痰火。推察其原。又是陰血不足。不能制上焦虛火。而前症作矣。若能滋下焦陰血。使水升火降。病當不舉。若峻用正治之藥。上焦之火未去。而中寒之疾復生。前病何由得愈。若能依法調治。兼守戒忌。或可痊也。八物湯。

加桔梗陳皮貝母元參喉痛甚。加荊芥薄荷丸藥加減八味丸。加黃稻久服而安。

舌

子和治一婦人木舌脹。其舌滿口。諸藥不效。令以緋針

針小而銳者

砭之。五七度腫減。三日方平。計所出血幾盈斗。

一婦人產子。舌出不能收。醫有周姓者。令以硃砂末傅其舌。仍令作產子狀。以二女掖之。乃於壁外潛累盆盎置危處。墮地作聲。聲聞而舌收矣。

夫舌乃心之苗。此必難產而驚。心火不寧。故舌因用力而出也。今以硃砂鎮其心火。又使倏聞異聲以恐下。經曰。恐則氣下。故以恐勝之也。

王況遊京師。會鹽法忽變。有大賈覩揭示。失驚吐舌。遂不能復入。經旬食不下咽。疴羸日甚。國醫莫能療。其家憂惶。榜於市曰。有治之者。當謝千金。況應其請。見賈之狀。忽發笑不能制。心謂難治。其家怪而詰之。況謬哈之曰。所笑者輦轂之大如此。乃無人治此小疾耳。且曰。試取鍼經來。況謾檢之。偶有穴與其疾似。況曰。爾家當勒狀與我。萬一不能治。則勿尤我。我當針之。可立愈。其家從之。急針舌之底。抽針之際。其人若委頓狀。頃刻舌遂伸縮如平時。自是名動京師。益究心肘後諸書。卒有聞於世。事之偶然有如此。王明清揮麈餘話

一士人沿汴東歸。夜泊村步。其妻熟寐。撼之。問何事。不答。又撼之。妻驚起視之。舌腫已滿口。不能出聲。急訪醫。得一叟負囊而至。用藥糝之。比曉復舊。問之。乃蒲黃一味。須真者佳。本事方

一士人無故舌出血。仍有小穴。醫者不知何疾。偶曰。此名舌衄。炒槐花爲末。糝之而愈。良方

一人舌腫脹。舒出口外。無敢醫者。一村人云。偶有此藥。歸而取至。乃紙捻以燈燒之。取烟薰舌。隨即消縮。問之曰。吾家舊有一牛。舌腫脹出口。人教以草蔴油蘸紙捻燃烟薰之而愈。因以治人亦驗。

一人傷寒舌出寸餘。連日不收。用梅花片腦糝舌上。應手而收。重者用五錢方愈。

薛已治一婦人善怒。舌本強。手臂麻。薛曰。舌本屬土。被木剋制故耳。用六君加柴胡芍藥治之。

一男子舌下牽強。手大指大腸經次指不仁。或大便秘結。或皮膚赤暈。薛曰。大腸之脈散舌下。此大腸血虛風熱。

當用逍遙散加槐角秦芄治之。

牙

太倉公治齊中大夫病齲齒。為灸其左太陽陽明脈。更為苦參湯日漱三升。出入五六日病已。得之風。及臥開

口。食而不漱。史記

東垣治一婦人。年三十。齒痛甚。口吸涼風則暫止。閉口則復作。乃溼熱也。足陽明胃貫於上齒。手陽明大腸貫於

下齒。況陽明多血聚。加以膏粱之味。助其溼熱。故為此病。川黃連梧桐淚苦寒。薄荷荊芥穗辛涼。治溼熱為主。升

麻苦辛。引入陽明為使。牙者骨之餘。以羊鬚骨灰補之。為佐。麝香少許入內為引。用為細末擦之。牙痛方妙痛減半。又

以調胃承氣去硝。加黃連以治其本。二三行而止。其病良愈。不復作。

一人因服補胃熱藥。致上下牙疼痛不可忍。牽引頭腦。滿面發熱。大痛。足陽明之別絡入腦。喜寒惡熱。乃是手

陽明經中熱盛而作也。其齒喜冷惡熱。以清胃散治之而愈。

子和治一人忽患牙痛。曰陽明經熱有餘也。乃付舟車丸七十粒。服畢。過數知交留飲。強飲熱酒數盃。藥為熱

酒所發。盡吐之。吐畢而痛止。三五日又痛。再飲前藥百餘粒。大小數行乃止。

一婦牙痛。治療不差。致口頰皆腫。以金沸草散。大劑煎湯薰漱而愈。綱目

一老人云。祖上多患齒疼脫落。得一奇方。名牢牙散。以槐枝柳枝各取四十根切碎皂角不蛀者鹽四十文重同入磁瓶內。黃泥

固濟。糠火燒一夜。候冷取出。研細。用如常法。甚效。數世用之。齒白齊密。

劉漢卿郎中患牙槽風。久之頷穿。膿血淋漓。醫皆不效。在維揚時。有邱經歷妙於鍼術。爲漢卿鍼委中穴。勝腕及

女膝穴。考無是夕膿血卽止。旬日後頷骨脫去。別生新者。完美如故。又張師道亦患此證。用此法鍼之亦愈。委中穴

在腿腠中。女膝穴在足後跟。考之鍼經無此穴。惜乎後人未知其神且驗也。癸辛雜志

張季明治一人患牙疼。爲灸肩尖。肩尖卽肩髃乃大腸穴微近骨後縫中。小舉臂取之。當骨解陷中。灸五壯卽差。嘗灸數人

皆愈。隨左右所患。無不立驗。灸畢項大痛。良久乃定。永不發。季明曰。予親病齒痛。百方治之不效。用此法遂差。良方

一人牙齒日長。漸漸脹開口。難爲飲食。蓋髓溢所致。只服白朮愈。可見腎虛者不宜服朮。衛生十全方

葉景夏家一妾病齒。遇痛作時。爬牀刮席。叫呼連夕。遂且勺飲不可入口。毒醫藥莫效。經年不差。或授一方。取

附子尖。天雄尖。全蝎七箇。皆生碾碎拌和。以紙撚蘸少許點痛處。隨手卽止。林元禮云。未足爲奇。更有一法。捕蚶

蚶大者一枚。削竹篦子刮其眉。卽有汁黏其上。約所取已甚。則放之。而以汁點痛處。凡疔蝕癰腫。一切齒痛皆效。

藥到痛定。仍不復作。孫憫云。此名蟾酥膏。先以篦掠眉下。汁未出時。當以細杖鞭其背及頭。候作怒鼓脹。則流注

如涌。然後以綿經窒痛處。類編

祁門汪丞相有妾。平日好食動風物。尤嗜蟹。或作蟹羹。恣噉之。一日得風熱之疾。齒間壅一肉出。漸大脹塞。口

不能閉。水漿不入。痛楚待斃而已。有一道人云。能治之。其法用生地黃取汁一碗。猪牙皂角數挺。火上炙令熟。蘸

汁令盡。末之。傅癰肉上。隨卽消縮。不日而愈。後多金賂其方。

洛陽李敏求赴官東吳。其妻病牙疼。每發。呻吟宛轉。至不堪忍。令婢輩以釵按置牙間。少頃。銀色輒變黑。毒氣

所攻。痛楚可知也。沿途醫之罔效。嘉禾僧惠海。爲製一湯服之。半年所苦良已。後食熱麪復作。坐間煮湯以進。一

服而愈。其神速若此。視藥之標題。初不著方名。但云涼血而已。敏求報之重。徐以情叩之。始知爲四物湯。蓋血活

而涼。何由致壅滯以生疾也。

一人忽然氣上喘。不能語言。口中涎流吐逆。齒皆搖動。氣出轉大。即悶絕。名傷寒并熱霍亂。用大黃人參各五

錢。水三盞。煎一盞服。娘按傷寒并熱霍亂何以入齒牙類疑誤

宋英宗書齒藥方。生地黃細辛白藜皂角各一兩。去皮子入瓶中。黃泥固濟。炭五六斤。煨令盡炭。入殭蠶一分。

甘草二錢。為細末。早晚揩齒。併治衄血動搖等疾。雲烟過眼錄

江應宿在燕京。見小兒醫陳吏目患齒痛。臉腮腫起。痛楚難支。聞一匠夫能治蟲牙。試召視之。與五靈脂如米

粒者三顆。令咬在痛齒上。少頃。以溫水漱出。得小白蛀蟲三條。痛止腫消。

瘡

呂元膺治一僧病。診其脈。獨右關浮滑。餘部無恙。曰。右關屬脾。絡胃。挾舌本。蓋風中廉泉。得之醉臥當風而成瘡。聞之而信。乃取荆瀝化至寶丹飲之。翌日遂解語。

一中年男子傷寒身熱。醫與傷寒藥。五七日。變神昏而瘡。遂作本體虛有痰治之人。參半兩。黃芪白朮當歸陳

皮各一錢。煎湯。入竹瀝薑汁飲之。十二日。其舌始能語得一字。又服之半月。舌漸能轉運言語。熱除而痊。蓋足少

陰脈。挾舌本。脾足太陰之脈。運舌本。手少陰別繫舌本。故此三脈虛。則痰涎乘虛。閉塞其脈道。而舌不能轉運言

語也。若此三脈無血。則舌無血營養而瘡。經云。刺足少陰脈。重虛出血。為舌難以言。又言刺舌下中脈太過。血出

不止為瘡。治當以前方加補血藥也。此案不可為訓。既云傷寒七日後變神昏而瘡。恐熱傳少陰。心經即作體虛有痰。亦當配清熱之品。不得純用補劑。并下一條。俱丹溪論案。

一男子五十餘歲。嗜酒。吐血後不食。舌不能言。但渴飲水。熱脈略數。火與歸身芍地各一兩。參朮二兩。陳皮兩

半。甘草二錢。入竹瀝薑汁少許。二十餘貼。能言。若此三脈。風熱中之。則其脈弛縱。故舌亦弛縱。不能轉運而

瘡風寒客之則其脈縮急故舌卷而瘡在中風半身不收求之也。

丹溪治一人遺精。誤服參芪及升浮劑。遂氣壅於上焦而瘡。聲不出。乃用童便浸香附爲末。調服而疎通上焦。以治瘡。又用蛤粉青黛爲君。黃栢知母香附佐之爲丸。而填補下焦以治遺。十餘日良愈。

本草言尿主久嗽失音。故治瘡多用尿白。能降火故也。

一人患卒瘡。杏仁三分。去皮尖熬。別杵桂一分如泥。和取杏核大。綿裹含。細細嚙之。日夜三五次。

孫兆治曹都使新造一宅落成。遷入經半月。飲酒大醉。臥起失音。瘡不能言。召孫視之。曰。因新宅。故得此疾耳。半月當愈。先服補心氣薯蕷丸治溼。用細辛川芎。十日。其疾漸減。二十日全愈。曹既安。見上。問誰醫。曰。孫兆。上乃召問曰。曹何疾也。對曰。凡新宅。壁皆溼。地亦陰多。人乍來。陰氣未散。曹心氣素虛。飲酒至醉。毛竅皆開。陰溼之氣。從而乘心經。心經既虛。而溼又乘之。所以不能語。臣先用薯蕷丸使心氣壯。然後以川芎細辛去溼氣。所以能語也。即仲景法虛者先固其裏後清其表

一男子年近五十。久病痰嗽。忽一日感風寒。食酒肉。遂厥氣走喉。病暴瘡。與灸足陽明胃別豐隆二穴。豐隆穴在胫骨外廉陷中。各三壯。足少陰腎照海穴。照海穴在足心腎穴也。照海神農經云在內踝直下白肉際是穴。各一壯。其聲立出。信哉聖經之言也。仍以黃芩降火爲君。杏仁陳皮桔梗瀉厥氣爲臣。訶子瀉逆甘草和元氣爲佐。服之良愈。

一人驚氣入心絡。瘡不能言。以蜜佗僧即淡底研細。一匕許。茶調服遂愈。有人因伐木山中。爲狼所逐。而得是疾。或授以此方。亦愈。又一軍尉採藤於谷。逢惡蛇而疾。其狀正同。亦用此藥療之而愈。

黃帝問曰。人有重身九月而瘡。此爲何也。岐伯對曰。胞之絡脈絕也。帝曰。何以言之。岐伯曰。胞絡者。繫於腎。少陰之脈貫腎。繫舌本。故不能言也。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無治也。當十月復。

歐陽公與梅聖俞書失音記得一方。將槐花於新瓦上炒熟。瑋按火剉肺金者宜之置懷袖中。隨處送一二粒口中咀嚼之。

使喉中常有氣味。久之聲自通。巢氏筆乘

皮膚皴裂

東垣治一人皮膚皴裂。不任其痛。兩手不能執轅。足不能履地。停轍止宿。因製潤饑膏與之。卽效。方以珠青四兩。白蠟八錢。乳香二錢。於鍍鐱內。先下瀝青。隨手下黃蠟乳香。次入麻油一二匙。俟瀝青鎔開。微微熬動。放大淨水盆於其旁。以攪藥。用鍍鐱滴一二點於水中試之。如硬。入少油。看軟硬合宜。新綿濾於水中。揉扯以白爲度。磁器內盛。或油紙裹。每用。先火上炙裂口子熱。捻合藥。亦火上炙軟。塗裂口上。紙少許貼之。自然合矣。

虞天民治仲兄年四十五歲。平生瘦弱。血少。深秋得燥症。皮膚拆裂。手足枯燥。搔之屑起。血出痛楚。十指中厚皮而莫能搔癢。虞製一方。名生血潤膚飲。用歸芩。生熟地。天麥二門冬。五味。片苓。栝婁仁。桃仁泥酒。紅花。升麻。煎服十數貼。其病如脫。及便燥結。加麻仁郁李仁。此值庚子年。歲金太過。至秋深燥金用事。久晴不雨。乃得此症。按

原刻誤作汪石山案

骨哽

鄱陽汪友良。因食火肉。誤吞一骨如小指大。哽於咽喉間。隱然見於膚革。引手可揣摸。百計不下。凡累日。雖咳嗽亦痛。僅能略通湯飲。舉家憂懼。昏睡中見一人衣朱衣者告曰。欲脫骨硬。惟南礪砂妙。恍惚驚寤。謂非夢也。殆神明陰受以方。欲全其命。索筭得砂一塊。汲水滌洗。取而含化。終食間脫然如失。王志

吳江縣浦村王順。富人也。因食鱈魚被哽。骨橫在胸中。不上不下。痛楚之甚。飲食不得。幾死。忽遇漁人張九言。取橄欖與食。卽軟也。適當春夏之時。無此果。乃取橄欖核搗爲末。以急流水調服之。果安。張九曰。父老傳橄欖木

滁州蔣教授名南金。因食鯉魚玉蟬羹。爲肋骨所哽。凡治哽藥及象角屑。用之皆不效。或令以貫衆不拘多少。濃煎汁一盞半。分三服併進。連服三劑。至夜一咯而出。因戲云。此管仲之力也。

禮部王員外言昔金陵有一士子。爲魚骨哽所苦。不能飲食。忽見賣白錫糖者。因買食之。頓覺無恙。後見孫真人已有此方。見說略。

誤吞金鑽

張成忠漢上人。有女八歲。將母金鑽子一隻剔齒。含口中。不覺嚥下。胸膈痛不可忍。憂惶無措。忽銀匠來見云。某有一藥物可療。歸取藥至。米飲抄下三錢令服。來早大便取下。後問之。乃羊脛炭一物爲末爾。

劉遵道。草窗先生族弟也。有漁人誤吞釣鉤。遵道令鎔蠟爲丸。以線貫下。鉤銳入蠟。卽拽而出。其人德之。日獻魚一尾。至歿乃止。

咸平中。職方魏公在潭州。有數子弟皆幼。因相戲。以一釣竿垂鉤。用棗作餌。登陸釣雞雛。一子學之而誤吞其鉤。至喉中急引。乃鉤以鬚逆不能出。諸醫莫敢措手。魏公大怖。時本郡有一莫都料。性甚巧。魏公召告其故。莫沉思良久。言要得一蠶繭。及大念佛數珠一串。公與之。莫將繭翦如錢大。用手揉四面令軟。以油潤之。仍中通一竅。先穿上鉤線。次穿數珠三五枚。令兒正坐開口。漸添引數珠。俟之到喉。覺至繫鉤處。乃以力向下一推。其釣以下而脫。卽向上急出之。見繭錢向下裹定鉤線鬚而出。並無所損。魏公大喜謝之。且曰。心明者意必大巧。意明者心必善醫。名醫錄

江應宿在維揚治鄉人王姓者。因事犯鹽院。驚懼。自吞黃金一二錢。心中憤憤。無可奈何。少頃已獲正犯。其事

遂平欲求生。遍求醫藥不效。逆予往視之。四肢厥冷。六脈沉伏。計無所出。沉思銀工鎔金必用礪砂。礪能製金。急市礪四錢。爲末粥丸。分二次服下。少頃煎承氣湯利下。礪裏金從大便出而安。凡人溺死者。及服金屑未死者。以鴨血灌之可活。

誤吞水蛭蜈蚣

吳少師在關外。嘗得疾。數月間肌肉消瘦。每飲食下咽。少時腹如萬蟲攢攻。且癢且痛。皆以爲勞瘵也。張銳爲切脈。戒曰。明日早。且忍饑勿啖一物。銳當來爲之計。且而往。天方劇暑。曰。請選健卒趨往十里外。取行路黃土一銀盃。而令廚人旋治麪。停午乃食。纔舉筋。取土適至。於是溫酒二升。投土攪其內。出藥百粒進之。腸胃掣痛。幾不堪任。急登圍。銳密使別坎一穴。便扶吳以行。須臾大下如傾。穢惡斗許。有馬蝗千餘。宛轉盤結。俱已困死。吳亦憊甚。扶藪榻上。移時方餐粥。二日而平。始言去年正以夏夜出師。中途燥渴。命候兵持馬孟挹澗水。甫入口似有物。未暇吐之。則竟入喉矣。自此遂得病。銳曰。蟲入肝脾裏。勢須滋生。常日遇食時。則聚丹田。聞吮啞精血。飽則散處四肢。苟惟知殺之而不能掃盡。故無益也。銳是以請公枵腹以誘之。此蟲喜酒。又久不得土味。乘饑畢集。故一藥能洗空之耳。吳大喜。厚贈金帛以歸。庚志

寧國衛承務者。唯一子。忽得疾羸瘦如削。醫以爲瘵疾。治療無益。醫劉大用問其致疾之因。曰。嘗以六月飲娼家。醉臥桌上。醒渴求水不得。前有菖蒲盆水清潔。舉而飲之。自是疾作。劉默喜。遣僕掘田間淤泥。以水沃濯。取清汁兩碗。置几上。令隨意飲。衛子素厭疾苦。忍穢一飲而盡。俄而腸胃間攻轉攪刺。久之始定。續投宣藥百粒。隨即洞泄下水蛭六十餘條。便覺襟膈豁然。此乃盆中所誤吞也。蛭入腹。藉膏血滋養。蕃育種類。每黏著五藏。牢不可脫。然去污渠已久。思其所嗜。非以此物致之。不能集也。然疴羸別以藥調補。類編

僕覓之。僕夜捫索。見有缸數隻。疑店主以此貯水。遂取一碗飲其主。便覺胸次豁然。再索之。忽覺藏府急。於店傍空地大瀉一二行。平明視之。所瀉乃水蛭無數。繼看夜所飲缸水。乃刈藍作靛者。其病遂愈。方思前時渴飲田水。乃誤吞水蛭在腹。遂成脹痛之疾。乃蛭爲害。今人耘田。爲此蟲所嚙。以靛塗之。無不愈者。

金莊一農夫。夏天晝臥於地。熟寐間。蜈蚣入其口。既寤。喉中介介如梗狀。咯不能出。咽不能下。痛癢不定。甚爲苦楚。一醫用雞卵劈破。入酒調勻頓服。仍以大黃爲末。和香油飲之。頃刻瀉出。蜈蚣尙活。蓋蜈蚣被雞卵拘攣其足。不能舒動。以利藥下之。故從大便而出。雞性好食蜈蚣。亦取相制之意耳。菽園雜記

有村店婦人。因用火筒吹火。不知筒中有蜈蚣藏焉。用以吹火。蜈蚣驚逃。竄入喉中。不覺下胸臆。婦人求救無措。適有過客。教取小豬兒一箇。切斷喉。取血。令婦人頓飲之。須臾。以生油一口灌婦人。遂惡心。其蜈蚣滾在血中吐出。繼與雄黃細研水調服愈。

一人夜醉誤吞水蛭。腹痛黃瘦。不進飲食。用小死魚四箇。豬脂煎鎔攪勻。入巴豆十粒。碎爛和田中乾泥。丸如菘豆大。以田中冷水吞之。一九瀉下爲度。

有人蚰蜒入耳。遇其極時。以醋撞柱。至血流不知。云癢甚不可忍。蚰蜒入耳。往往食髓至盡。又能滋生。凡蟲入耳。用生油灌妙。無骨之蟲見油卽死

一人晝臥。蚰蜒忽入耳。初無所苦。久之覺腦痛。疑其食腦。甚苦之。莫能爲計也。一日將午餉。就案而睡。適有雞肉一盤在旁。夢中忽噴嚏。覺有物出鼻中。視之。乃蚰蜒在雞肉上。自此腦痛不復作。蚰蜒狀類蜈蚣而細。好入人耳。往往食人腦髓。髓盡人斃。北方多有之。菽園雜記

蛇蟲獸咬

臨川有人以弄蛇貨藥爲業。一日爲虻所囓。卽時殞絕。一臂忽大如股。少頃。遍身皮脹作黑黃色。遂死。有道人方旁觀。言曰。此人死矣。我有一藥能療。但恐毒氣益深。或不可治。諸君能相與證明。方敢爲出力。衆咸竦踊觀之。乃求錢二十文以往。才食頃奔而至。命新汲水。解裹中調一升。以杖扶傷者口灌之。藥盡。覺腑中掙掙然。黃水自其口出。臭穢逆人。四肢應手消縮。良久復如故。其人已能起。與未傷時無異。遍拜見者。且鄭重謝道人。道人曰。此藥甚易辦。吾不惜傳諸人。乃香白芷一物也。法當以麥冬湯調服。適事急不暇。姑以水代之。吾今活一人。可行矣。拂袖而去。郭卽州得其方。嘗有鄱陽一卒。夜直更舍。爲蛇齧腹。明旦赤腫欲裂。以此飲之。卽愈。夷堅志

一人被毒蛇傷。良久已昏困。有老僧以酒調藥二錢灌之。遂蘇。及以藥滓塗咬處。良久復灌二錢。其苦皆去。問之。乃五靈脂一兩。雄黃半兩。爲末爾。有中毒者。用之皆驗。本草衍義

徑山寺僧。爲蛇傷足。久之。毒氣蔓延。游僧教以汲淨水洗病脚。搥以軟帛。糝以白芷末。入鴨嘴膽。麝香少許。良久惡水涌出。痛乃止。明日淨洗如初。日日皆然。一月平復。談藏

趙延禧云。遭惡蛇所螫。處貼蛇皮。便於其上灸之。引去毒氣。痛卽止。太平廣記

南海地多蛇。而廣府治尤甚。某侍郎爲帥。聞雄黃能制此毒。乃買數百兩。分貯絹袋囊。挂於寢室四隅。經月餘日。臥榻外常有黑汁。從上滴下。臭且臊。使人窺之。則巨蟒橫其上。死腐矣。於是盡令撤去障蔽。死者長丈許。如柱大。旁又得十數條。皆蟠糾成窠。他屋內所驅放者合數百。自是官舍爲清。類編

浙西軍將張韶。爲蚯蚓所咬。其形如大風。眉鬚皆落。每夕蚯蚓鳴於體。有僧教以濃作鹽湯浸身。數遍差。朝壘

有人被壁鏡毒。幾死。一醫用桑柴灰汁三度沸取。調白礬爲膏。塗瘡口。卽差。兼治蛇毒。太平廣記

張收嘗爲獬犬所傷。醫云宜食蝦蟆鱸。收甚難之。醫含笑先嘗。收因此乃食。瘡卽愈。沈約宋書

彭城夫人夜之廁。蠶螫其手。呻吟無賴。華佗令溫湯漬手。數易湯常令暖。其旦卽愈。太平御覽

蛇入人竅中急以手捻定以刀刮破尾以椒或辛辣物置尾以綿繫之即自出不可拔

一室女近窗作女工忽頭疼痛甚諸藥不效一醫徐察之窗外畜鵝知爲鵝虱飛入耳中咬而痛也以稻稈煎濃汁灌之虱死而出遂不痛

晉州吳權府佃客五月間收麥用騾車搬載一小廝引頭被一騾跑倒又咬破三兩處痛楚不可忍五七日膿水臭惡難近又兼蛆蚊攢攻不能禁無奈臥門外車房中一道人見之曰我有一方可救傳汝脩合如法製服蛆皆化爲水而出蠅亦不敢近又以寒水石爲末傅之旬日良愈僉以爲神其方以蟬退青黛各五錢華陰細辛二錢半蛇退皮一兩燒存性右爲末和勻每服三錢酒調下如騾馬牛畜成瘡用酒調灌之皆效如夏月犬傷及諸般損傷生蛆蟲極盛臭惡不可近皆可用之

江應宿夜被蜈蚣螫其手立腫毒甚偶記一方取生白礬火化滴上痛止腫消

嶠嶺多蜈蚣動長二三尺螫人求死不得然獨畏托胎蟲托胎蟲即蝸牛之脫多延井幹墻壁上蜈蚣雖大偶從

下過托胎蟲必自落於地蜈蚣爲局縮不得行托胎蟲乃徐徐圍繞周匝蜈蚣愈益縮然後登其首陷腦而食之以故人遭蜈蚣害必取托胎蟲涎輒生搗塗焉痛立止鐵圍山叢談

血症

張杲在汝州因出驗尸有保正趙溫不語尸所問之卽云衄血已數斗昏困欲絕張使人扶掖至鼻血如簷滴張謂治血莫如生地黃遣人覓之得十餘斤不暇取汁因使生服漸及三四斤又以其滓塞鼻須臾血定又癸未娣病吐血有醫者教用生地黃自然汁煮服此治熱血妄行日服數升三日而愈有一婢半年不月見釜中餘汁輒飲數盃尋卽通利其效如此

東垣治一貧者。脾胃虛弱。氣促。精神短少。衄血吐血。以麥門冬二分。人參歸身三分。黃芪白芍甘草各一錢。血益五味五枚。作一服。水煎稍熱服。愈。繼而至冬。天寒居密室。臥大熱炕。而吐血數次。再求治。此久虛弱。外有寒形。脫而有火熱在內。上氣不足。陽氣外虛。當補表之陽氣。瀉裏之虛熱。夫冬寒衣薄。是重虛其陽。表有大寒。壅遏裏熱。火邪不得舒伸。故血出於口。憶仲景傷寒有云。太陽傷寒。當以麻黃湯發汗。而不與之。遂成衄。却與麻黃湯立愈。此法相同。遂用之以麻黃桂枝湯。人參益上焦元氣。而實其表。麥門冬保肺氣。各三分。桂枝以補表虛。當歸身和血養血。各五分。麻黃去根節。去外寒。甘草補脾胃之虛。黃芪實表益衛。白芍藥各一錢。五味三枚。安其肺氣。臥時熱服。一服而愈。

丹溪治一婦。貧而性急。忽衄作如注。倦甚。脈浮數。重取大。大為陽。脈亦有大則為虛。非重取而得之也。且其此陽滯於陰。病雖重可治。急以萱草根入薑汁各半飲之。本草云。萱草根同薑汁。服乃大熱。衄血仙方。就以四物湯加香附側柏葉。四服覺渴。仍飲以四物十餘貼而安。

有形之血不能速生。無形之氣所當急固。況症倦甚而衄如注耶。乃先生以為陽滯於陰。不投參朮。而用四物。後學宜細心別焉。

一壯年患嗽而咯血發熱肌瘦。吐血發熱治女人要問經次行否。恐氣升而不降。當閉經水。俞子容治案可法。醫用補藥數年而病甚。脈瀉。此因好色而多怒。

精神耗少。又補塞藥多。榮衛不行。瘀血內積。肺氣壅遏。不能下降。治肺壅。非吐不可。精血耗。非補不可。唯倒倉法。

二者兼備。但使吐多於瀉耳。兼灸肺俞。左二穴。肺俞。膀胱穴。在三椎骨下橫過各一寸半。灸五次而愈。

一人咳嗽吐血。四物加貝母瓜蒌五味桑白皮杏仁款冬花柿霜。今人治血大率如此。

一人年五十。勞嗽吐血。以人參白朮茯苓百合白芍藥紅花細辛。細辛紅花配方甚奇。黃芪半夏桑白皮杏仁甘草阿膠訶

子。青黛瓜蒌海石五味天門冬。

一人近四十。咳嗽吐血。四物換生地。加桑白皮杏仁款冬花五味天門冬桔梗知母貝母黃芩。

一人不效。吐而血見口中。從齒縫舌下來者。藥用滋腎水瀉相火。治之不旬日而愈。後二人證同。俱以此法治。

之效。

一人因憂病欬吐血。面黧黑色。藥之不效。曰。必得喜可解。其兄求一足衣食地處之。於是大喜。即時色退。不藥而瘳。經曰。治病必求其本。又曰。無失氣宜。是知藥之治病。必得其病之氣宜。苟不察其得病之情。雖藥亦不愈也。滑伯仁治一婦體肥而氣盛。自以無子。嘗多服煖宮藥。積久火盛。迫血上行爲衄。衄必數升餘。面赤。脈躁疾。神恍恍如癡。醫者猶以上盛下虛丹劑鎮墜之。伯仁曰。經云。上者下之。今血氣俱盛。溢而上行。法當下導。奈何實實耶。卽與桃仁承氣湯。三四下。積瘀既去。繼服既濟湯。二十劑而愈。

一人病嘔血。或滿杯。或盈盆盎。且二三年。其人平昔嗜市利。不憚作勞。中氣因之侵損。伯仁視之。且先與八寶散。一二日。服黃芩芍藥湯。少有動作。卽進犀角地黃湯。加桃仁大黃湯。稍間。服抑氣寧神散。有痰。用礞石丸。其始脈芤大。後脈漸平。三月而愈。屢效。

一人乘盛暑往途中。吐血數口。亟還則吐甚。胸拒痛。體熱頭眩。病且殆。或以爲勞心焦思所致。與茯苓補心湯。仁至。診其脈洪而滑。曰。是大醉飽。胃血壅遏。爲暑迫血上行。先與犀角地黃湯。繼以桃仁承氣湯。去瘀血宿積。後治暑卽安。

一人病咳血痰。診其脈數而散。體寒熱。仁曰。此二陽病也。在法不治。當以夏月死。果然。

子和治一書生過勞。大便結燥。欬逆上氣。時喝喝然有音。吐衄鮮血。以苦劑解毒湯加木香漢防己煎服。時時斃之。復以味香檳榔丸泄其逆氣。月餘而痊。

呂滄洲治一人病衄。浹旬不止。時天暑脈弱。衆醫以氣虛不統血。老生常談日進芪歸茸附。滋甚。求治。呂至。未食頃。其所衄血已三覆器矣。及切其脈。兩手皆虛芤。右上部滑數而浮躁。脈浮參以時令其鼻赤查而色白。卽告之曰。此得之

酒酒。酒毒暴悍。而風暑乘之。熱蓄於上焦。故血妄行而淖溢。彼曰。某嘗飢走赤日。已而醉酒向風臥。公所診誠是。

爲製地黃汁二升許。補其本兼用防風湯標其飲之卽效。

項彥章治一婦。患衄三年許。醫以血得熱則淖溢。服瀉心涼血之劑。益困。衄纔數滴。輒昏。六脈微弱。寸爲甚。曰：肝藏血而心主之。今寸口脈微。知心虛也。心虛則不能司其血。故逆而妄行。法當養心。仍補脾。實其子。子實則心不虛矣。虛則補母有之。虛而補子之說。今見此案。信哉。醫理無窮。盡無方體也。○故其命方曰歸脾湯。以琥珀諸補心藥。遂安。

許先生論梁寬父病。右脇肺部也。欬而吐血。舉動喘逆者。肺脹也。發熱脈數不能食者。火來刑金。肺與脾俱虛也。脾肺俱虛。而火乘之。其病爲逆。如此者。例不可補瀉。若補金。則慮金與火持。而喘咳益增。瀉火。則慮火不退位。而疔癍反甚。慎知箇中三味。正宜補中益氣湯。先扶元氣。少以治病藥加之。聞已用藥未效。必病勢若逆。而藥力未到也。遠期秋涼。庶可復爾。蓋肺病惡春夏火氣。至秋冬火退。只宜於益氣湯中。隨四時升降寒熱。及見有證。增損服之。或覺氣壅。間與加減枳朮丸。或有飲。間服局方枳朮湯。數月。逆氣少回。逆氣回。則可施治法。但恐今日已至青色。赤及脈弦脈洪。則無及矣。病後不見色脈。不能懸料。以旣愈復發言之。惟宜依准四時用藥。以扶元氣。庶他日旣愈不復發也。其病初感必深。恐當時消導尙未盡。停滯延淹。變生他證。以至於今。宜少加消導藥於益氣湯中。庶可漸取效也。

一人膏梁而飲。至今病衄。醫曰：諸見血者爲熱。以清涼飲子投之。卽止。越數日其疾復作。醫又曰：藥不勝病。故也。遂投黃連解毒湯。或止。或作。易數醫。皆用苦寒之劑。俱欲勝其熱而已。飲食起居。浸不及初。肌寒而時躁。言語無聲。口氣臭穢。似熱似惡如冷風。其衄之餘波。則未絕也。或曰：諸見血者熱衄也。熱而寒之。理也。今不愈而反害之。何耶。內經曰：以平爲期。又言下工。不可不慎也。彼惟知見血爲熱。而以苦寒攻之。抑不知苦瀉土。土脾胃也。脾胃人之所以爲本者。今火爲病而瀉其土。火未嘗除。而土已病矣。土病則胃虛。虛則榮氣不能滋榮百脈。元氣不循天度。氣隨陰化。而無聲肌寒也。噫。粗工嘻嘻。以爲可治。熱病未已。寒病復起。此之謂也。

吳球治一少年。患吐血。來如湧泉。諸藥不效。虛羸瘦削。病危。亟脈之。沉絃細濡。其脈爲順。血積而又來。寒而又積。疑血不歸源故也。嘗聞血導血歸。未試也。遂用病者吐出之血。瓦器盛之。俟凝。入銅鍋炒。血黑色。以紙盛放地上。上火毒。細研爲末。每服五分。麥門冬湯下。進二三服。其血遂止。後頻服茯苓補心湯數十貼。以杜將來。保養半年復舊。

徐德占治一人患衄尤急。灸項後髮際兩筋間宛宛中。三壯立止。蓋血自此入腦。注鼻中。常人以線勒頸後。尙可止衄。此灸宜效。

秀州進士陸迎忽得疾。吐血不止。氣蹙驚顫。狂躁跳躍。雙目直視。至深夜欲拔戶而出。如是兩夕。諸醫盡用古方及單方。極療不瘳。舉家哀禱。事觀音。夢授一方。但服一料。當永除根。用益智一兩。生硃砂二錢。青皮半兩。麝香一錢。爲細末。燈心湯下。治驚狂吐血方莫過於此陸覺取筆記之。服之乃愈。

一人勞瘵吐血。取茜草一斤。秀按後云。茜草狀如茜草則此處當作薊草淨洗碎爲末。入生蜜一斤。和成膏。以陶器盛之。不得犯鐵器。日一蒸一曝。至九日乃止。名曰神傳膏。令病人五更起。面東坐。不得語言。用匙抄藥。如食粥。每服四匙。良久呷稀粟米粥壓之。藥只冷服。粟米飲亦不可太熱。或吐或下。皆無害。凡久病肺損。咯血吐血。一服立愈。

翦草狀如茜草。又如細辛。葵台二州有之。惟葵可用。

饒州市民季七。常苦鼻衄。垂困。醫授以方。取蘿蔔自然汁和無灰酒飲之。則止。醫云。血隨氣運轉。氣有滯逆。所以妄行。蘿蔔最下氣而酒導之。是以一服效。經五日。復如前。僅存喘息。而張思順以明州刊王氏單方。刮人中白置新瓦上。火逼乾。以溫湯調下。卽止。按人中白能去肝火三焦火導膀胱火下行故也且不多用火力則清涼矣今十年不作。張監潤之江口鎮。適延陵鎮官會棠入府。府委至務同視海舶。曾著白茸毛背子。盛服濟潔。正對談之。次。血忽出如傾。變所服爲紅色。駭曰。素有此疾。不過點滴耳。今猛來。可畏。覺頭空空然。張曰。君勿憂。我當爲製一藥。移時而就。持與之。血止不復作。人中白

者。旋盆內積。鹹垢是也。蓋秋石之類。特不多用火力。治藥時。勿令患人知。恐其以爲污穢不肯服。此方可謂奇矣。魏華佗善醫。嘗有郡守病甚。佗過之。郡守令佗診候。佗退謂其子曰。使君病有異於常。積瘀血在腹中。當極怒。嘔血。卽能去疾。不爾無生矣。子能盡言家君平昔之德。吾疏而責之。其子曰。若獲愈。何謂不言。於是具以父從來所乖謬者盡示佗。佗留書責罵之。父大怒。發吏捕佗。佗不至。卽嘔血升餘。其疾乃平。獨異志

蔡子渥傳云。同官無錫監酒趙無疵。其兄岫血甚。已死。入殮。血尙未止。琇按血未止。則生氣猶存。一道人過之。聞其家哭。詢之道云。是曾服丹或燒煉藥。子藥之。當卽活。探囊出藥半錢匕。吹入鼻中。立止。得活。乃梔子燒存性。末之。

一人鼻衄。大出欲絕。取茅花一大把。水兩碗。煎濃汁一碗。分二次服。立止。良方

一人指縫中因搔癢遂成瘡。有一小竅。血濺出不止。用止血藥及血竭之類。亦不效。數日遂死。復有一人於耳後髮際搔癢。亦有小竅出血。與前相似。人無識者。適有道人云。此名髮泉。但用多年糞桶箍曬乾。燒灰敷之。立愈。使前指縫血出遇之。亦可以無死矣。

邵村張教官患衄血多。諸治不效。首垂任流。三晝夜不止。危甚。一道人教用生藕一枝。搗貼顛顛。更以海巴燒存性爲末。鵝管吹入鼻內。二三次卽止。海巴俗名壓驚藥。卽雲南所用肥也。

一人毛竅節次出血。少間不出。卽皮脹如鼓。口鼻眼目俱脹合。名曰脈溢。以生薑汁併水各一二盞服之。愈。人有灸火至五壯。血出一縷。急如溺。手冷欲絕。以酒炒黃芩一二錢。酒下則止。

一婦人三陰交。脾穴無故出血如射。將絕。以手按其竅。縛以布條。昏仆不知人事。以人參一兩。煎灌之。愈。

陳斗嵩治薛上舍高沙人。素無恙。驟吐血半缶。陳診之曰。脈弦急。此薄厥也。病得之大怒。氣逆。陰陽奔併。羣醫不然。檢素問通天論篇示之。乃服飲六鬱而愈。

有患衄出血無已。醫以爲熱。沈宗常投以參附。或驚阻之。沈曰。脈小而少衰。非補之不可。遂愈。

有佐酒女子無苦也。王敏視其色頰而青。曰此火亢金也。不可以夏。果嘔血死。

薛已治一童子年十四。發熱吐血。薛謂宜補中益氣以滋化源。不信。用寒涼降火愈甚。始謂薛曰。童子未室。何腎虛之有。參芪補氣。奚爲用之。薛曰。丹溪云。腎主閉藏。肝主疎泄。二藏俱有相火。而其系上屬於心。心爲君火。爲物所感。則易動心。心動則相火翕然而隨。雖不交會。其精暗耗矣。又精血篇云。男子精未滿而御女。以通其精。則五藏有不滿之處。異日有難狀之疾。遂用補中益氣。及地黃丸而差。

汪石山治一人。形實而黑。病效。痰少聲嘶。間或咯血。診之。右脈大無倫。時復促而中止。左比右略小而軟。亦時中止。曰。此脾肺腎三經之病也。蓋秋陽燥烈。熱則傷肺。加之勞倦傷脾。脾爲肺母。母病而子失其所養。女色傷腎。腎爲肺子。子傷必盜母氣。以自奉。而肺愈虛矣。法當從清暑益氣湯例而增減之。以人參二錢。或三錢。白朮。白芍。麥門冬。茯苓。各一錢。生地。當歸身。各八分。黃柏。知母。陳皮。神曲。各七分。少加甘草五分。煎服。月餘而安。

一人形瘦而蒼。年逾二十。忽病咳嗽咯血。兼吐黑痰。醫用參朮之劑。病愈甚。診之。兩手寸關浮軟。兩尺獨洪而滑。此腎虛火旺而然也。遂以四物湯。加黃柏。知母。白朮。陳皮。麥冬之類。治之月餘。尺脈稍平。腎熱亦減。依前方再加人參一錢。兼服枳朮丸。加人參山梔以助其脾。六味地黃丸加黃柏以滋其腎。半年而愈。

一人形魁偉。色黑善飲。年五十餘。病衄如注。嗽喘不能伏枕。醫以四物湯加麥冬阿膠桑白皮黃柏知母。進之愈甚。診之。脈大如指。脈訣云。鼻衄失血。沉細宜。設見浮大。卽傾危。據此法不救。所幸者色黑耳。脈大非熱。乃肺氣虛也。此金極似火之病。若補其肺氣之虛。則火自退矣。醫用寒涼降火之劑。是不知亢則害承。迺制之旨。遂用人參三錢。黃芪二錢。甘草。白朮。茯苓。陳皮。神曲。麥冬。歸身。甘溫之藥進之。一貼病減。十貼病愈。

一人形近肥而脆。年三十餘。內有寵妻。三月間。因勞感熱。鼻衄久而流涕不休。鼻穢難近。漸至目昏耳重。食少體倦。醫用四物涼血。或用參芪補氣。罔有效者。診之。脈濡而滑。按皆無力。曰。病不起矣。初因水不制火。肺因火擾。

流涕不休。經云。肺熱甚則出涕是也。況金體本燥。津液日泄。則燥者枯矣。久則頭面諸陽之液。因以走泄。經云。枯澁不能流通。逆於肉裏。乃生癰腫是也。月餘而目耳傍果作癰瘡而卒。後見流涕者數人多不救。瑋按是症即鼻淵多龍雷之火上升

於腦臭穢流溢。余以滋水生肝兼養肺金之劑。愈者多矣。惟一入服蒼耳辛夷白芷薄荷等藥。已百餘劑者不救。○此條當入鼻案。

一人年踰四十。面色蒼白。平素內外過勞。或爲食傷。則咯硬。痰而帶血絲。因服寒涼清肺藥。消痰藥。至五六十貼。聲漸不清。而至於啞。夜臥不寐。醒來口苦舌乾。而常白胎。或時喉中閣痛。或胸膈痛。或噎氣。夜食難消。或手靠物。久則麻。常畏寒不怕熱。前有癩疔。後有內痔。遇勞則發。初診左脈沉弱而緩。右脈浮軟無力。續後三五日一診。心肺二脈浮虛。按不應指。或時脾脈輕按閉指。重按不足。又時或駛或緩。或浮或沉。或大或小。變動無常。夫脈不常。血氣虛也。瑋按脈變動無常。爲虛宜記此語。譬之虛僞之人。朝更夕改。全無定准。以脈參證。其虛無疑。虛屬氣虛爲重也。蓋勞則

氣耗而肺傷。肺傷則聲啞。又勞則傷脾。脾傷則食易積。前疔後痔。遇勞而發者。皆因勞耗其氣。氣虛下陷。不能升降故也。且脾喜溫惡寒。而肺亦惡寒。故曰形寒飲冷則傷脾。以已傷之脾肺。復傷於藥之寒涼。則聲安得不啞。舌安得不胎。胎者。仲景謂胃中有寒。丹田有熱也。夜不寐者。由子盜母氣。心虛而神不安也。痰中血絲者。由脾傷不能裹血也。胸痛噎氣者。氣虛不能健運。故鬱於中而噎氣。或滯於上則胸痛也。遂用參芪各四錢。麥冬歸身貝母各一錢。遠志酸棗仁牡丹皮茯苓各八分。石菖蒲甘草各五分。其他山查麥芽杜仲。隨病出入。煎服年餘而復。益以寧志丸藥。前病漸愈矣。且此病屬於燥熱。故白朮尙不敢用。況他燥劑乎。

一人年三十餘。形瘦神瘁。性急作勞。傷於酒色。仲冬吐血二盃。腹脹腸鳴。不喜飲食。醫作陰虛治。不應。明年春。又作食積治。更灸中脘章門。復吐血碗許。灸瘡不潰。令食鮮魚。愈覺不爽。下午微發寒熱。不知饑飽。診之。左手瀟細而弱。右尤覺弱而似弦。曰。此勞倦飲食傷脾也。宜用參芪歸身甘草。甘溫以養脾。生地麥冬山梔。甘寒以涼血。陳皮厚朴辛苦以行滯。隨時暄涼。加減煎服。久久庶或可安。三年病愈。後他往。復縱酒色。遂大吐血頓沒。

飲皆去人參服之。病益劇。診之脈細而數。有五至。汪曰。不可爲也。或曰。四五至平和之脈。何爲不可爲。曰。經云。五臟已衰。六腑已竭。九候雖調。猶死是也。且視形症。皆屬死候。經曰。肉脫熱甚者死。嗽而加汗者死。嗽而下泄上喘者死。嗽而左不得眠。肝脹。右不得眠。肺脹。俱爲死症。今皆犯之。雖飲食不爲肌膚。去死近矣。越五日。果死。凡患虛勞。犯前數症。又或嗽而聲啞。喉痛。不能藥。或嗽而肛門發癢。皆在不救。醫者不可不知。

一人年三十餘。時過於勞。嘔血甚憂。惟診之脈皆緩弱。曰。無慮也。由勞倦傷脾耳。遂用參芪歸朮陳皮甘草麥冬等煎服之。月餘而愈。越十餘年。叫號傷氣。加以過飽。病膈壅悶有痰。間或咯血。噎酸。飲食難化。小便短赤。大便或溏。有時滑泄不止。睡醒口苦。夢多或夢遺。醫用胃苓湯。病甚。汪診脈或前大後小。或駛或緩。或細或大。或弱或弦。並無常度。其細緩弱時常多。曰。五藏皆受氣於脾。脾傷食減。五藏俱無所稟矣。故脈之不常。脾之虛也。藥用補脾。庶幾允當。遂以參朮爲君。茯苓芍藥爲臣。陳皮神麩貝母爲佐。甘草黃柏爲使。服之瀉止食進。後復傷食。前病又作。曰。再用湯藥。腸胃習熟而反見化於藥矣。服之何益。令以參苓白朮散。加肉豆蔻棗湯調下。又復傷食。改用參朮芍苓陳皮砂仁丸服。大便卽瀉。曰。脾虛甚矣。陳皮砂仁尙不能當。況他消導藥乎。惟節飲食以養之。勿藥可也。

一人年五十。形色蒼白。性急。語不合。則叫號氣喊。嘔吐。一日左妳下忽一點痛。後又過勞惱怒。腹中覺有穢氣衝上。卽嗽極吐。亦或乾咳無痰。甚則嘔血。時發如瘡。或以瘡治。或從痰治。皆不效。診之脈皆浮細。略弦而駛。曰。此土虛木旺也。性急多怒。肝火時動。故左妳下痛者。肝氣鬱也。穢氣衝者。肝火凌脾而逆上也。嘔血者。肝被火擾不能藏其血也。咳嗽者。金失所養。又受火剋而然也。嘔吐者。脾虛不能運化。食鬱爲痰也。

衝上皆屬於火實之脾虛疑非是

寒熱者。水火交戰也。茲宜泄肝木之實。補脾土之虛。清肺金之燥。庶幾可安。以青皮山梔各七分。

秀按嘔吐亦屬肝火上逆經曰諸逆

白芍黃芪麥冬各一錢。歸身阿膠各七分。甘草五味各五分。白朮錢半。人參三錢。煎服月餘。諸症悉平。

一人年逾三十。形色清癯。病咳嗽吐痰。或時帶紅。飲食無味。易感風寒。行步喘促。夜夢紛紜。又有癩疔。醫用苓連二陳。或用四物降火。或用清肺。初服俱效。久則不應。診之。脈皆浮濡無力而緩。右手脾部。濡弱頗弦。曰。此脾病也。脾屬土爲肺之母。虛則肺子失養。故發爲咳嗽。又肺主皮毛。失養則皮毛疎豁而風寒易入。又脾爲心之子。子虛則竊母氣以自養。而母亦虛。故夜夢不安。脾屬溼。溼喜下流。故入肝爲癩疔。且癩疔不痛而屬溼。宜用參朮茯苓。補脾爲君。歸身麥冬黃芪。清肺養心爲臣。川芎陳皮山查。散鬱去溼爲佐。煎服效。後以人參四錢。黃芪三錢。白朮錢半。茯苓一錢。桂枝一錢。常服而安。

謝大尹年四十。因房勞病咳血。頭眩脚弱。口氣夢遺。時或如冷水滴於身者數點。診之。脈皆濡緩而弱。右關沉微。按之不應。曰。此氣虛也。彼謂房勞咳血夢遺。皆血病也。右關沉微。亦主血病。且肥人白人。病多氣虛。今我色蒼紫。何謂氣虛。曰。初病傷腎。經云。腎乃胃之關也。關既失守。胃亦傷矣。故氣壅逆。血隨氣逆而咳也。又經云。二陽之病發心脾。男子少精。女子不月。二陽者。腸胃也。腸胃之病。必延及心脾。故夢遺亦有由於胃氣之不固也。左手關部。細而分之。雖屬肝而主血。概而論之。兩寸主上焦而察心肺。兩關主中焦而察脾胃。兩尺主下焦而察肝腎。是左關亦可以察脾胃之病也。古人治病有憑症。有憑形色者。今當憑症憑脈而作氣虛治焉。遂用參芪各三錢。白朮白芍歸身麥冬各一錢。茯神梔子酸棗仁各八分。陳皮甘草各五分。煎服。朝服六味地黃丸。加黃柏椿根皮。夜服安神丸。年餘而安。越十年致政歸。再診之。右手三部。皆隱而不見。身又無病。此亦事之異也。世謂太素脈法。片時診候。能知人終身禍福。豈理也哉。

一人形瘦色悴。年三十餘。因勞咳吐血。或自汗痞滿。每至早晨。嗽甚。吐痰如腐渣乳汁者一二碗。仍復吐盡所食。稍定。醫用參蘇飲。及枳縮二陳湯。彌年弗效。人皆危之。診脈濡弱近駛。曰。此脾虛也。宜用參芪。或曰。久嗽肺有

伏火雜著云。咳血嘔血。肺受火邪。二者禁用參芪。今病犯之。而用禁藥。何耶。曰。此指肺嗽言也。五藏俱有嗽。今此在脾。丹溪曰。脾具坤靜之德。而有乾健之運。脾虛不運。則氣壅逆。肺爲之動而嗽也。故脾所裹之血。胃所藏之食。亦隨氣逆而嘔吐焉。茲用甘溫以補之。則脾復其乾健之運。殆必有壅者通。逆者順。肺寧而嗽止。胃安而嘔除。血和而循經。又何病之不去哉。遂以參芪爲君。白朮茯苓麥冬爲臣。陳皮神曲歸身爲佐。甘草黃芩乾薑爲使。煎服旬日而安。

一人形色頗實。年四十餘。病嗽咯血而喘。不能伏枕。醫用參蘇飲。及清肺飲。皆不效。診之。脈皆浮而近駛。曰。此酒熱傷肺也。令嚼太平丸九六七粒而安。（太平丸方）天冬 麥冬 知母 貝母 杏仁 桔梗 阿膠 生地 熟地 川連 炒蒲黃 京墨 薄荷 蜜 當歸

村莊一婦年五十餘。久嗽咯膿血。日輕夜重。診之。脈皆細濡而滑。曰。此肺痿也。平日所服人參清肺飲。知母茯苓湯等劑。皆犯人參半夏。一助肺中伏火。一燥肺之津液。故病益加。乃以天麥門冬阿膠貝母爲君。知母生地紫苑山梔爲臣。桑白皮馬兜鈴爲佐。款冬花歸身甜葶藶梗甘草爲使。五劑而安。

一人年踰三十。形近肥。色淡紫。冬月感寒咳嗽。痰有血絲。頭眩體倦。醫作傷寒發散不愈。更醫用四物加黃柏知母。益加身熱自汗。胸膈痞悶。大便滑泄。飲食不進。夜不安寢。診之。右脈洪緩無力。左脈緩小而弱。曰。此氣虛也。彼謂痰中有紅。或咯黑痰。皆血病也。古云。黑人氣實。今我形色近黑。何謂氣虛。曰。古人治病有憑色者。有憑脈者。丹溪云。脈緩無力者。氣虛也。今脈皆緩弱。故知爲氣虛矣。氣宜溫補。反用寒涼。陽宜升舉。反用降下。又加以發散。則陽氣之存也。幾希。遂用參芪四錢。茯苓白芍麥冬各一錢。歸身八分。黃芩陳皮神曲各七分。蒼朮甘草各五分。中間雖稍加減。不過行滯散鬱而已。服百劑而安。

一人形色蒼白。年三十餘。咳嗽咯血。聲啞。夜熱。自汗。診之。脈濡細而近駛。曰。此得之色慾也。遂以四物加麥冬紫苑阿膠黃柏知母三十餘貼。諸症悉減。又覺胸腹痞滿。惡心畏食。或時糞溏。診之。脈皆緩弱。無復駛矣。曰。今陰

虛之病已退。再用甘溫養其脾胃。則病根去矣。遂以四君子湯。加神曲陳皮麥冬。服十餘貼而安。

按此與前案症治略同則前之用

四物知柏不應非矣

江汝潔治程石峰乃尊吐血。六脈俱浮大而無力。江曰。浮而無力則爲虛。又經曰。浮而無力爲芤。又曰。大則病進。又曰。血虛脈大如葱管。據此。則知心不主令。相火妄行。以致痰涎上湧。火載血而上行。且歲值厥陰。風木司天。土氣上應。皆在於腎。腎水既虛。相火無制。災生無妄。治當滋血。則心君得以主令。瀉火。則痰涎可以自除。以甘草四分。黃芪三錢。白芍生地黃各一錢。川歸五分。水煎熱服。一二劑而愈。

江篁南治休古林黃上舍。春初。每日子午二時嘔血一甌。已吐九晝夜矣。醫通用寒涼止血之劑。皆弗效。且喘而溺。診之。告曰。此勞倦傷脾。憂慮損心。脾裏血。心主血。脾失健運。心失司主。故血越出於上竅耳。惟宜補中心脾。得所養。血自循經而不妄行也。醫投寒涼。所謂虛其虛誤矣。遂以人參五錢。白芍茯苓各一錢。陳皮甘草各七分。紅花少許。煎加茅根汁服之。至平旦喘定。脈稍緩。更衣只一度。亦稍結。是日血未動。惟嗽未止。前方加紫苑貝母。又次日五更嘔數點。加牡丹皮。寢不安。加酸棗。夜來安靜。血不來。嗽亦不舉。既而加減調理。兩月而安。

予治第五弟患嗽血。初二劑。用知貝母天麥門冬歸芍清肺之劑。夜加脇疼。繼用人參錢半。脇疼減。後加參至二錢。左脈近大而快。右略斂。少帶弦而駛。每嗽則有血。大便溏。一日三更衣。以人參三錢。白朮紫苑各一錢半。茯苓白芍各一錢。甘草九分。牡丹皮八分。加茅根小溲。脈弦快稍減。加黃芪二錢。百部六分。是日嗽止。血漸少。既而血亦止。然便溏。乃倍參芪朮山藥陳皮甘草薏苡白芍等藥。兼與健脾丸而愈。

下血

東垣治一人。宿有陽明血症。因五月大熱。喫杏。腸癖下血。啣遠散漫如篩。腰沉沉然。腹中不和。血色黑紫。病名

溼毒腸癰。陽明少陽經血症也。以芍藥一錢半。升麻羌活黃芪各一錢。生熟地黃獨活牡丹皮甘草炙柴胡防風各五分。歸身葛根各三分。桂少許。作二服。

羅謙甫治真定總管史侯男年四十餘。肢體本瘦弱。於至元辛巳。因收秋租。佃人致酒。味酸不欲飲。勉飲數盃。少時腹痛。次傳泄瀉無度。日十餘行。越旬。便後見血紅紫之類。腸鳴腹痛。醫曰諸見血者爲熱。用芍藥柏皮丸。治之不愈。仍不欲食。食則嘔酸。形體愈瘦。面色青黃不澤。心下痞。惡冷物。口乾。時有煩躁。不得安臥。羅診之。脈弦細而微遲。手足稍冷。內經云。結陰者。便血一升。再結二升。三結三升。又云。邪在五臟。則陰脈不和。而血留之。結陰之病。陰氣內結。不得外行。無所稟滲腸間。故便血也。以蒼朮升麻黑附子炮一錢。地榆七分。陳皮厚朴白朮乾薑白茯苓乾葛各五分。甘草益智仁人參當歸神曲炒白芍藥各三分。右十六味作一服。加薑棗煎。溫服。食前。名曰平胃地榆湯。此藥溫中散寒。除溼和胃。數服。病減大半。仍灸中脘三七壯。乃胃募穴。引胃上升。滋榮百脈。次灸氣海百餘壯。生發元氣。灸則強食生肉。又以還少丹服之。則喜飲食。添肌肉。至春。再灸三里二七壯。壯脾溫胃。生發元氣。此穴乃胃之合穴也。改服芳香之劑。良愈。

丹溪治一人嗜酒。因逃難。下血而痔痛。脈沉瀼。似數。此陽滯於陰也。以鬱金芫荽蒼朮香附白芍藥乾葛炒曲。以生薑半夏湯調服。愈。浮數大孔爲陽滯於陰。沈澁似數亦曰陽滯於陰。但用藥不同。想此血與下血不同。毋混治也。且此數味俱皆升陽之藥。

一老婦性沉多怒。大便下血十餘年。食減形困。心搖動。或如烟薰。早起面微浮。血或暫止。則神思清。忤意則復作。百法不治。脈左浮大虛甚。久取滯瀼而不勻。右沉瀼細弱。寸沉欲絕。肺主諸氣此氣鬱生涎。涎鬱胸中。心氣不升。經脈壅遏不降。心血絕。不能自養故也。非開涎不足以行氣。非氣升則血不歸隧道。以壯脾藥爲君。諸藥佐之。二陳湯。加紅花。升麻。歸身。酒黃連。青皮。貝母。澤瀉。黃芪。酒芍藥。每貼加附子一片。煎服四貼後。血止。去附加乾葛丹皮梔子。而烟薰除。乃去所加藥。再加砂仁炒麩熟地黃木香。倍參芪朮。用藥圓轉服半月愈。

愈。一人虛損。大便下血。每日二三碗。身黃瘦。以四物加藕節汁一合。紅花蒲黃一錢。白芷升麻槐花各五分。服之

虞恆德治一男子。四十餘。素飲酒無度。得大便下血症。一日如廁二三次。每次便血一碗。以四物湯加條芩防

風荊芥白芷槐花等藥。連日服之不效。後用橡斗燒灰二錢七分。調入前藥汁內服之。又灸脊中對臍一穴。血遂

止。灸法妙下血之症切記切記自是不發。

林回甫病小便下血。醫用八正散與服。服後不勝其苦。小腹前陰痛益甚。八正散通利藥服之而前陰痛益甚虛可知一醫俾服四君子

湯。遂稍差。後服兔絲子山藥丸。氣血漸充實而愈。

張太守綱病臟毒。下血十餘載。久服涼劑。殊無寸效。服小免絲子丸。盡藥而痊。不愈責之腎

周輝患大便下血。百藥俱嘗。止而復作。因循十五年。或教以人參平胃散。逐日進一服。至月餘。而十五載之病

瘳。凡血症治用四君子收功斯言厥有旨哉

王庭王府長史也。病大便下血。勢頗危殆。一日昏憤中。聞有人云。服藥誤矣。喫小水好。庭信之。飲小水一碗頓

甦。逐日飲之而愈。

一人患下血。諸治不效。或教以老絲瓜去向裏上筋。烘燥不犯鐵爲末。空心酒下二三匙。連服數朝愈。此方用過效

薛立齋治一儒者。素善飲。不時便血。或在糞前糞後。食少體倦。面色痿黃。此脾氣虛不能統血。以補中益氣加

吳茱萸黃連各三分。神麩一錢五分。四劑而血止。減去神麩茱萸。三十劑而安。

一男子每飲食勞倦便血。飲食無味。體倦口乾。此中氣不足。用六君子湯加芎歸。而脾胃健。又用補中益氣而

便血止。再不復作。

一男子每怒。必便血或吐血。卽服犀角地黃湯之類。薛曰。當調理脾胃。彼不信。仍服之。日加倦怠。面色痿黃。又

用四物芩連丹皮之類。飲食少思。心煩熱渴。吐血如湧。竟至不起。此症久服寒涼損胃。必致誤人。其脾虛不能攝血。不用四君芎歸。補中益氣之類。吾未見其生者。

一婦年六十。素憂怒。胸痞少寐。所食棗栗麪餅少許。略進米飲。則便利腹痛十年矣。復大怒。兩脇中脘。或小腹作痛。痰有血塊。用四君加炒黑山梔茯苓神麪。少佐以吳茱萸十餘劑。及用加味歸脾湯。二十餘劑。諸症漸愈。後因子忤意。忽吐紫血塊碗許。次日復吐鮮血盞許。喘促自汗。胸膈痞悶。湯水不入七日矣。六脈洪大而虛。脾脈弦而實。此肝木乘脾。不能統攝。其血上湧。故其色鮮。非熱毒所蘊。辨症精確以人參一兩。炮黑乾薑一錢。理中湯妙不然。痞悶如何能除。服之卽寐。覺而喘汗稍緩。再劑。熟寐半日。喘汗吐血俱止。若脾胃虛寒。用獨參湯。恐不能消化作飽。或大便不實。故佐以炮薑。

一產婦小便下血。面色青黃。脇脹少食。此肝乘脾土之症。用加味逍遙散。補中益氣湯。數服而愈。後爲懷抱不樂。食少體倦。驚悸無寐。血仍作。用加味歸脾湯。二十餘劑。將愈。惑於衆論。用犀角地黃湯之類。一劑。諸症復作。仍服前藥而愈。

一產婦糞後下血。諸藥不效。飲食少思。肢體倦怠。此中氣虛熱。用補中益氣。加茶炒黃連五分。四劑頓止。但怔忡少寐。盜汗未止。用歸脾湯而愈。

一婦但怒便血。寒熱口苦。或胸脇脹痛。或小腹痞悶。此怒動肝火而侮土。用六君子加柴胡山梔而愈。用補中益氣加味逍遙二藥。乃不復作。

一婦人久下血在糞前。屬脾胃虛寒。元氣下陷。用補中益氣加連炒茱萸一錢。茱萸炒連連炒。茱萸用法妙。數劑稍緩。乃加用生吳茱萸三分。數劑而愈。

一婦人產後便血。口乾飲湯。胸脇膨滿。小腹悶墜。內熱晡熱。飲食不甘。體倦面黃。日晡則赤。灑淅惡寒。此脾肺

虛。先用六君子加炮薑木香。諸症漸愈。用補中益氣。將愈。用歸脾湯全愈。先後用藥可法後飲食失節。勞役兼怒。發熱血崩。夜間熱甚。謔語不絕。此熱入血室。用加味小柴胡二劑而熱退。用補中益氣而血止。用逍遙散歸脾湯調理而安。

江應宿治一友人朱姓者。患便血七年。或在糞前。或在糞後。面色痿黃。百藥不效。每服寒涼。其下愈多。診得六脈濡弱無力。乃中氣虛寒。脾不能攝血歸經。用補中益氣湯。加燈燒落荆芥穗一撮。橡斗灰一錢。炒黑乾薑五分。二劑而血止。單用補中益氣十餘服。不復作矣。

璣按丹溪有曰。精氣血氣。出於穀氣。惟大便下血。當以胃氣收功。厥有旨哉。故薛立齋之諸案。多本諸此。

溺血

薛立齋治一婦人小便血。因怒氣寒熱。或頭痛。或脇脹。用加味逍遙。諸症稍愈。惟頭痛。此陽氣虛。用補中益氣加蔓荊子而痊。後鬱怒。小腹內疔痛。次日尿痛熱甚。仍用前散加龍膽草。并歸脾湯。將愈。因飲食所傷。血仍作。徹夜不寐。怔忡不寧。此脾血尙虛。用前湯而愈。

一婦人尿血。久用寒涼止血藥。面色痿黃。肢體倦怠。飲食不甘。晡熱作渴。三年矣。此前藥復傷脾胃。元氣下陷而不能攝血也。蓋病久鬱結傷脾。用補中益氣以補元氣。用歸脾湯以解脾鬱。使血歸經。更用加味逍遙。以調養肝血。不月。諸症漸愈。三月而痊。

痔

附腸風臟毒

一婦產後痔作瘡。有頭如赤豆大。或下鮮血。或紫血。大便疼。與黑神散。又多食肉太飽。溼熱在大腸所爲。此非

以郁李仁去皮。麻仁槐角各七分。枳殼皂角仁各五錢爲末。蒼朮歸尾生地各三錢。大黃炒一錢。分六劑服。

峽州王及郎中克西路安撫司判官。乘驢入駱谷。及素有痔疾。因此大作。其狀如胡瓜。貫於腸頭。熱如湯灰火。至驛僵仆。主驛吏曰。此病某曾患之。須灸卽差。用柳枝濃煎湯。先洗痔。便以艾炷灸其上。連灸三五壯。忽覺熱氣

一道入腸中。因大轉瀉。鮮血穢物一時出。至痛楚。瀉後失胡瓜所在。乘驢而馳。灸法

陸大參文量。在宣府時患痔疾。甚爲所苦。久不能愈。太監弓勝用苦蘆菜。或鮮或乾。煎湯沸熱爛爲度。和湯置新桶中坐薰之。湯溫卽揉頻洗。湯冷則止。日洗數次。至明日果效。他方不及也。蘆一作莒。一名苦遮菜。徽郡人嘗蔬。性苦寒無毒。其色赤如蕎麥。冬月不凋。月令苦菜秀是也。本草名敗醬。洗法

王渙之知舒州。下血不止。郡人朝議大夫陳宜父。令其四時取其方柏葉。如春取東方之類。燒灰調二錢。服而愈。方亦妙王後官贛上。以治貳車吳令昇亦效。提點司屬官陳逸大夫偶來問疾。吳倅告以用陳公之方而獲安。陳

君盛額曰。先人也。但須用側柏爲佳。道場慧禪師曰。若釋子恐難用此。灼艾最妙。平直量骨脊與臍平處椎上。灸七壯。或年深。更於椎骨兩傍。各一寸。灸如上數。無不除根者。灸法佳。下血不效者宜此

劉向爲嚴椽。患藏毒。凡半月。瘦瘠。自分必死。或教以乾柿燒灰飲下二錢。方可用二三次卽愈。更不復作。本草云。柿治腸癖。解熱毒。消宿血。素問云。腸癖爲痔。

洛陽一女子年十七。耽飲無度。多食魚蟹。蓄毒在藏。日夜二三十次。大便與膿血雜下。大腸與肛門痛不堪任。醫以止血痢藥。不效。又以腸風藥。則益甚。蓋腸風則有血而無膿。如此已半年餘。氣血漸弱。食漸減。肌肉漸消。稍服熱藥。則腹愈痛。血愈下。稍服涼藥。則泄注氣羸。粥食愈減。服溫平藥。則病不知。將期歲。醫告術窮。待斃而已。或教服人參散。病家不敢主。謾試之一服。知二服減。三服膿血皆定。不十服而愈。迺求其方云。治大腸風虛。飲酒過度。挾熱下痢膿血。疼痛多日不差。樗根白皮人參各二兩。爲末。可通治痢疾二錢匕。空心溫酒調下。不飲酒。以溫米飲

下。忌油膩溼麪青菜果子甜物鷄魚蒜等。

薛立齋治王侍御之子患痔。作渴發熱。尺脈洪數。按之無力。薛曰。此肝腎陰精虧損。虛火妄動。當滋化源。彼不信。後吐痰聲嘶。面赤倦疲而歿。

一進士周素有疝痔。勞則小腹上作疝痛。莖出白津。痔則腫痛。若飲食勞倦。則發寒內熱。體倦吐痰。服十全大補。諸症皆愈。猶欲速效。乃易藥攻之。肌體骨立。薛用補中益氣地黃丸。元氣漸復。

一士人患痔。膿血淋漓。口乾作渴。哺熱便血。自汗盜汗。薛曰。此屬腎陰虛也。彼不信。乃服柏知連翹。以致食少瀉嘔。乃先用補中益氣。加茯苓半夏炮乾薑。脾氣漸醒。後用六味丸。與臨臥服。兩月而愈。

一男子誤服寒涼之劑。虛證悉具。每晨去後稀溏。食少體倦。口乾無津液。時覺下墜。此元氣下陷也。用補中益氣湯而下墜斷止。投四神丸而食進便實。用六味丸而津生瘡愈矣。

一膏粱酒色之人。患痔作痛。服寒涼之藥。竟臀腫硬。又加大黃。腹脹頭痛。爲用補中益氣湯升補陽氣。加參苓半夏木香以助行氣。數劑而愈。

陸上舍冬患痔作痛。右寸浮大。肺金生化之源已絕左寸口洪數。心火燎原於天非壯水不可薛曰。冬見夏脈。當壯水之主。以鎮陽光。彼以爲迂。別服芩連之劑。薛謂其姪曰。令舅氏腎水不能生肝木。歿於春。驗矣。今令叔腎水不能制心火。當歿於夏。至

甲辰六月。薛復視之。痰涎上湧。日夜不寐。脈洪大而數。按之無力。左尺全無。足膝肩膊逆冷。薛曰。事急矣。彼云但求少延數日。以待嗣子一見。姑用參芪歸朮炮薑之類。及六味丸料加肉桂。至本月而歿。五行之理信然。

孔華峰治一人患痔。膿血淋漓。用黃連去毛爲細末。蜜調空心服二三錢。立效。

江應宿述予年四十有六。盛夏北上。途中酷暑鞍馬之勞。飲燒酒。食葱蒜。火毒抵燕。患痔如荔枝大。每更衣脫出。移時漸上。後重脹悶。以川連一斤去毛。無灰酒七斤。慢火煮黑。滴稠如蜜。加清酒調服。脫然如失。後二年六月出

寒復患如前。再服黃連煮酒一匕而愈。永不復發。

宿述經云。飲食飽甚。筋脈橫解。腸癖爲痔。多起於房勞心苦。飲食不節。初起則易爲力。久而成漏。宜禁炙燻飽食。或房勞憂怒。內觀自養可也。幸勿妄用穿針挂線爛藥。內病不除。徒傷正氣。致損天命。慎之。

脫肛

東垣治一女子脫肛。用糯米一勺。濃煎飲。去米。候溫。洗肛溫柔。却先以磚一片火燒通紅。用醋沃之。以青布鋪磚上。坐肛於青布上。如熱。則加布令厚。其肛自吸入而愈。方可

一人大腸頭出寸餘。候乾。自退落。又出名截腸病。用芝麻油。器盛坐之。飲大麻子汁。數升愈。

張景周先生守廣信。患脫肛。四旬餘不收。諸治不效。苦甚。有醫士林者。用天花粉一味爲末。以豚脂鴨羽塗上。卽潤澤。如有物抽吸。俄頃收入。求其法。乃出千金方也。方可

薛立齋治舉人余時正。素有痔。每勞役脫肛。腫痛出水。此中氣下陷。用補中益氣。加茯苓芍藥十餘劑。中氣漸復。痔症悉愈。後復脫肛作痛。誤服大黃丸。以致腹鳴惡食。幾殆。薛用前湯。加炮薑酒炒芍藥。諸症悉除。乃去炮薑。加熟地五味。三十餘劑。而脫肛漸上。亦愈。

一男子脾胃素弱。或因房勞。或因勞倦。肛門卽下。腫悶痛甚。用補中益氣。加麥冬五味兼六味丸而愈。

一儒者面白神勞。喜熱極飲。食多必吞酸作瀉。吸氣覺冷。便血盜汗。薛以爲脾胃虛寒。用補中益氣。加炮薑肉桂。五十餘劑。八味丸勛許。諸症悉愈。

腎臟風瘡

薛立齋治欽天薛循齋六十有一兩。臙如癬。搔癢成瘡。膿水淋漓。發熱吐痰。四年矣。用六味丸。四生散而差。年餘復作。延及遍體。日晡益甚。痰渴盜汗。唇舌生瘡。兩目皆赤。此腎經虛火。兼水泛爲痰。用八味加減而愈。三年之後。小便淋漓。莖中瀉痛。此陰痿思色。精不出而內敗。用前丸及補中益氣。加麥冬五味子而痊。

一男子患兩足時熱。脚跟作痛。此是三陰虛證。用加減八味丸。補中益氣。加麥冬五味而愈。琇按此條當入虛損門

按腎風屬腎虛。風邪乘於臙脛。以致皮肌如癬。或漸延上腿。久則延及遍身。外症則搔癢成瘡。膿水淋漓。眼目昏花。內症則口燥舌乾。腰脚倦怠。吐痰發熱。盜汗肌瘦。治法見案中。

臙瘡

鴻臚翟少溪兩臙生瘡。漸至遍身。發熱吐痰。口燥咽乾。盜汗心煩。溺赤足熱。日晡益甚。形體日瘦。此腎經虛火也。用六味丸。不月。諸症悉退。三月。元氣平復。按外臙屬足三陽可治。內臙屬足三陰難治。

一婦人患之。四畔微赤。作痛重墜。膿水淋漓。胸膈不利。飲食少思。內熱口苦。夜間少寐。此屬脾虛鬱傷。用歸脾解鬱結而生脾血。用補中益氣。加茯苓半夏。補脾氣而除熱溼。尋愈。

一婦人臙瘡。久不愈。色赤微熱。日晡焮腫。形體虛弱。飲食少思。勞則喘渴。惡寒發熱。此脾虛下陷。用補中益氣湯而愈。

一人臙瘡三年矣。色黯腫硬。惡寒發熱。飲食少思。形體消瘦。作渴。飲食稍多。或腹脹。或泄瀉。或作嘔。或吞酸。此脾氣虛寒。用補中益氣。加乾薑肉桂。五十餘劑而愈。

一婦人因怒。寒熱頭眩。或耳項胸脇脹痛。或少腹陰道悶墜。或小便頻數下血。此屬肝火血熱。先用小柴胡湯。加炒黑山梔川芎當歸車前。二劑。諸症頓退。又用加味逍遙散。補其陰血而愈。後因飲食勞倦。前症復作。瘡口出

血用補中益氣湯治之而愈。

一婦人患之將兩月。焮赤腫痛。小便頻數。飲食如常。用活命飲二劑。諸症不作。又用八珍湯而愈。

一婦人患之焮痛。惡寒發熱。用檳蘇敗毒散而寒熱退。用仙方活命飲而焮痛止。用補中益氣湯而形氣健。

江應宿治金上舍患兩脇焮赤痛癢。瘡口無數。膿水淋漓。四畔小白黃水泡。如鋪黍狀。上至三里。下至脛。殊苦

汚濁沾裳襪。予得方生所驗之方。用猪板油鎔化一兩。鉛粉黃蠟各五錢。收起。用時攤在油單紙上。少加輕粉掃

面。妙方先以花椒葱水洗淨瘡口。拭乾貼之。外用絹包裹。旬日愈。

予自昔患外臙。腫潰出紫黑血。屢月不愈。瘡口多岐。焮紫痛楚。得族叔授一方。以嫩白松香一兩。乳沒各五分。

同入銅銚鎔化。傾水中候冷。研爲細末。用真麻油調。妙方取箬一片。大如瘡口。用針刺小眼無算。將藥塗箬皮外。隔

箬貼瘡。洗如前法。更用油紙蓋在藥上。以軟帛包裹旬日愈。此方生肌止痛。神良。勿以淺近而忽之。

前陰病

東垣治一人前陰臊臭。又因連日飲酒。腹中不和。求治。曰。夫前陰者。足厥陰肝之脈絡。循陰器出其挺末。凡臭

者。心之所主。散入五方爲五臭。入肝爲臊。當於肝經中瀉行間。行間在足大指次指夾縫中間動脈是治其本。後於心經中瀉少沖。乃

治其標。如惡針。當用藥除之。酒者。氣味俱陽。能生裏之溼熱。是風燥熱。合于下焦爲邪。故經云。下焦如瀆。又云。在

下者引而竭之。酒是溼熱之物。亦宜決前陰以去之。治以龍膽瀉肝湯。又治陰邪熱癢。柴胡梢二錢。澤瀉二錢。車

前子二錢。木通五分。生地黃。當歸梢。龍膽草。各三分。作一服水煎。以美膳壓之。凡下部藥皆宜食前服。壓法不特有桂附爲然也。

丹溪治一人年少。玉莖挺長。腫而癢。皮塌常潤。磨股不能行。二脇氣上衝。先以小柴胡加黃連。大劑行其溼熱。

次又加黃柏。降其逆上之氣。挺腫漸收及半。但莖中有一堅塊未消。遂以青皮爲君。佐以散風之劑。爲末服之外。

以絲瓜汁調五味子末。一作五倍子傅之而愈。外治法佳

滄州治陳樞府內人病。切其脈。左手弦而芤。餘部皆和。卽起密告陳曰。夫人病。當陰中痛而出血。且少陰心對化在玉泉。子腎心或失寧。則玉泉應心痛。痛則動血。而與經水不相關。蓋得之因內。大驚神懾而血菀。陳曰。公誠良醫也。致病一如公言。乃爲製益榮之劑。且納藥幽隱。再劑而愈。

一人色蒼黑。年五十餘。素善飲。忽玉莖堅挺。莫能沾裳。不能屈腰作揖。常以竹篔爲彎弓狀。攔於玉莖之前。但小洩後。卽欲飲酒。否則氣不相接。蓋溼熱流入厥陰經而然也。專治厥陰溼熱而愈。

一寵妾年三十餘。凡交感。則覺陰中隱痛。甚則出血。按其脈。兩尺沉遲而濇。用補血散寒之劑不愈。因思藥與病對。服而不效。恐未適至其所也。偶檢千金方。用蛇牀子散綿裹納其中。二次遂愈。

一人在山亭裸體而臥。其陰莖被飛絲纏繞。陰頭腫欲斷。以威靈仙搗汁入水浸洗而愈。

一人莖頭腫大如升。光如水泡。以二陳加升麻青黛牡蠣。二劑而愈。

一少年新婚欲交媾。女子阻之。乃逆其意。遂陰痿不舉者五七日。以禿筆頭燒灰酒下二錢而起。

一婦產後。因子死。經斷不行者半年。一日少腹忽痛。陰戶內有物如石硬。塞之而痛不禁。衆醫不識。青林曰。此石瘕病也。用四物。加桃仁大黃三稜檳榔元胡索附子澤瀉血竭爲湯。二劑而愈。

一人玉莖硬不痿。精流不歇。時如針刺。捏之則脹。乃爲腎滿漏疾。用韭子破故紙各一兩爲末。每三錢。日三服。卽止。

薛立齋治一婦人。胸膈不利。內熱作渴。飲食不甘。肢體倦怠。陰中悶癢。小便赤澇。此鬱怒所致。用歸脾加山梔芎歸芍藥而愈。但內熱晡熱。用逍遙散。加山梔亦愈。後因勞役發熱。患處腫脹。小便仍澇。用補中益氣。加山梔茯苓丹皮而愈。

一婦人陰中突出如菌。四圍腫痛。小便頻數。內熱晡熱。似癢似痛。此肝脾鬱結之病。蓋肝火溼熱而腫痛脾虛下陷而重墜也。先以補中益氣。加山梔茯苓車前青皮以清肝火。升脾氣。漸愈。更以歸脾湯加山梔茯苓川芎調理。更以生豬脂和黎蘆末塗之而收。外治法妙

一婦人陰中挺出一條。五寸許。悶痛重墜。水出淋漓。小便澹滯。夕與龍膽瀉肝湯。分利溼熱。朝與補中益氣湯。升補脾氣。諸症漸愈。再與歸脾。加山梔茯苓川芎黃柏間服。調理而愈。後因勞役或怒氣。下部溼癢。小水不利。仍用前藥而愈。亦有尺許者。亦有生諸蟲物者。用此法治之。

一婦人腐潰。膿水淋漓。腫痛寒熱。小便赤澹。內熱作渴。肢體倦怠。胸脇不利。飲食少思。三月餘矣。薛以為肝脾虧損。用補中益氣加柴胡升麻茯苓各一錢。炒梔二錢。數劑少愈。又與歸脾加山梔川芎茯苓三十餘劑。諸症悉退。惟內熱尚在。再與逍遙散倍炒梔而愈。

一婦人素性急。陰內或痛。小便赤澹。怒則益甚。或發寒熱。此肝經溼熱所致治以芎歸炒梔柴胡芩朮丹皮澤瀉炒芍車前炒連生甘草。數劑漸愈。乃去黃連澤瀉。數劑而痊。

一婦人素鬱悶。陰內痛癢。不時出水。飲食少思。肢體倦怠。此肝脾氣虛溼熱下注用歸脾。加丹皮。山梔。芍藥。柴胡。生甘草主之愈。

一婦人陰內痛癢。內熱倦怠。飲食少思。此肝脾鬱怒元氣虧損溼熱所致用參芪歸朮陳皮柴胡炒梔車前升麻芍藥丹皮茯苓治之而愈。若陰中有蟲癢痛。亦屬肝木。以桃仁研和。雄黃末納陰中以殺之。仍用清肝解鬱。或以雞肝納之。取蟲之法也。

一婦人每交接。出血作痛發熱。口渴欲嘔。誤服寒涼之藥。前症益甚。不時作嘔。飲食少思。形體日瘦。此症屬肝火而藥復傷脾所致也。先用六君子。加山梔。舊刻脫柴胡。脾胃健而諸症愈。又用加味逍遙散而形氣復。根按此案舊刻稍改

今依
原本

一婦人每交接。則出血作痛。數服皆涼血止痛之劑。不時出血甚多。此肝傷而不能藏血。脾傷而不能攝血也。用補中益氣。濟生歸脾二湯而愈。或用熟艾帛裹入陰中。或用亂髮青皮燒灰敷之。而血自止。若出血過多而見他症。但用前藥調補肝脾。諸症悉愈。

一婦人陰門不閉。腫痛。發熱惡寒。用十全大補加五味。四劑。腫消而斂。若初產腫脹或熾痛而不閉者。當用加味逍遙散。若腫既消而不閉。當用補中益氣湯。切忌寒涼之劑。

一婦人脾胃素弱。兼有肝火。產後陰門腫痛。寒熱作渴。嘔吐不食。數大黃等藥。服驅利之劑。腫及於臀。虛症蜂起。此真氣虛而邪氣盛也。先用六君子以固脾胃。乃以補中益氣以升陽氣。不數劑而全愈。

一產婦患此失治。腫潰不已。形體消瘦。飲食少思。朝寒暮熱。自汗盜汗半年矣。用補中益氣。加茯苓半夏以健脾胃。膿水漸少。飲食漸進。用歸脾湯解脾鬱。五十餘劑。元氣復而愈。

一產婦陰門不閉。小便淋瀝。腹內一塊。攻走脇下。或脹或痛。用加味道遙散。加車前子而愈。

一婦人子宮腫大。二日方入。損落一片。殊類猪肝。已而面黃體倦。飲食無味。內熱晡熱。自汗盜汗。用十全大補。二十餘劑而愈。仍復生育。

薛已曰。余奉侍武廟湯藥。勞役過甚。飲食失節。復兼怒氣。次年春。莖中作癢。時出白津。時或痛甚。急以手緊捻方止。虛此肝脾之氣虛也。服地黃丸。及補中益氣。加黃柏柴胡山梔茯苓木通而愈。丁酉九月。又因勞役。小便淋瀝。莖癢竅痛。仍服前湯。加木通茯苓膽草澤瀉。及地黃丸而愈。

司廳張檢齋陰囊腫痛。時發寒熱。若小腹作痛。則莖出白津。用小柴胡。加山梔膽草茱萸芎歸而愈。

一男子莖中痛。出白津。小便祕。時作癢。用小柴胡加山梔澤瀉炒連木通膽草茯苓二劑頓愈。又兼六味地黃

九而差

一男子陰腫大如升。核痛。醫莫能治。搗馬鞭草塗之而愈。

一小兒陰囊忽虛腫痛。生甘草調地龍糞塗之。

一婦人陰腫堅硬。用枳實八兩。碎炒令熱。故帛裏熨。冷則易之。

痛風

唐甄權治一人患風。手不得引弓。諸醫莫能療。權曰。但將弓箭向塚。一鍼可以射矣。鍼其肩隅一穴。應時愈。貞觀中。權年一百三歲。太宗幸其家。訪以藥性。因授朝散大夫。賜几杖衣服。所著脈經。鍼方。明堂人形圖。各一卷。唐書

書

南史解叔謙。鴈門人。母有風疾。夜於庭中。稽顙祈告。聞空中云。得了公藤治卽瘥。訪醫及本草皆無。至宜都山見一翁伐木。云是丁公藤療風。乃拜泣求得之。及漬酒法。受畢。失翁所在。母疾遂愈。草本

張杲嘗病兩臂痛。服諸藥不效。一醫教取桑枝一小升。細切炒香。以水三大升。煎取二升。一日服盡。無時服。數劑尋愈。本事方

東垣治一人。時冬忽有風氣暴至。六脈弦甚。按之洪大有力。其證手攣急。大便祕澁。面赤熱。此風寒始至於身也。四肢者。脾也。以風寒之邪傷之。則搖而攣痺。乃風淫末疾而寒在外也。此外有寒邪者。內有流飲則腫。今不腫。濕熱乘腸胃。故便祕而赤。內經曰。寒則筋攣。正謂此也。素飲酒。內有實熱。乘於腸胃之間。故大便祕澁而面赤熱。內則手足陽明受邪。外則足太陰脾經受風寒之邪。用桂枝二錢。甘草一錢。以却其寒邪而緩其急縮。黃柏二錢。苦寒滑以瀉實潤燥。急救腎水。升麻葛根各一錢。以升陽氣。行手陽明之經。不令遏絕。桂枝辛熱。入手陽明之經。爲引。用潤燥復以甘草專補脾氣。使不

受風寒之邪而退賊邪。專益肺經也。佐以人參補氣。當歸和血潤燥。作一貼。水煎服。令煖房中。摩搓其手。遂安。

丹溪治一老人。性急作勞。兩腿痛甚。此兼虛證。宜溫補。與四物湯加桃仁陳皮牛膝生甘草。入生薑研潛行散

熱飲。潛行散黃柏酒浸
爲末入湯藥調服三四十貼而安。虛

一婦性急味厚。痛風攣縮數月。此挾痰與氣。當和血疎氣。導痰。以潛行散。入生甘草牛膝炒枳殼。通草。桃仁。薑

汁。煎服半年而安。痰

一少年患血痢。用澁藥取效。致痛風叫號。此惡血入經絡也。血受溼熱。久必凝濁。所下未盡。留滯隧道。所以作

痛。久則必成枯細。與四物湯。加桃仁紅花牛膝黃芩陳皮生甘草煎。入生薑研潛行散。入少酒飲之。數十貼。又刺

委中出黑血三合而安。血瘀

已上三人。正所謂病有數種。而治法少異也。

一人貧勞。秋深渾身發熱。手足皆疹如燬。晝輕夜重。服風藥愈痛。氣藥不效。脈濇而數。右甚於左。飲食如常。形

瘦如削。蓋大痛而瘦。非病致也。用蒼朮酒黃柏各一錢半。生附一片。生甘草三分。麻黃五分。研桃仁九個。煎入薑

汁令辣。熱服四貼。去附加牛膝一錢。八貼後氣喘促不得眠。瑋按症脈俱屬陰
虛一誤豈容再誤痛略減。意其血虛。因多服麻黃。陽虛

被發。動而上奔。當補血鎮墜。以酸收之。遂以四物湯減川芎倍芍藥。加入人參二錢。五味子十二粒。與二貼定。三日

後。數脈減大半。濇如舊。仍痛。以四物加牛膝參朮桃仁陳皮甘草檳榔。生薑三片。五十貼而安。後因負重複痛。再

與前藥。加黃芪三分。又二十貼愈。此案重見
喘症門

一人患背胛縫一線痛起上膂骨。至胸前側脇而止。晝夜不住。脈弦而數。重取左豁大於右。意其背胛小腸經。

胸脇膈經也。必思慮傷心。心臟未病。而小腸腑先病。故痛從背胛起。及慮不能決。乃歸之膈。故痛至胸脇。乃小腸

火乘膽木。子來乘母。是爲實邪。詢之果因謀事不遂而病。用人參四分。木通二分。煎湯使吞龍膽丸數服而愈。

藥。至次年春。痛甚。食減。形瘦。膝腫如椀。脈弦大頗實。寸濇甚。大率皆數。小便數而短。作飲食痰積。在太陰。脾陽明

治之。以酒炒黃蘗一兩。生甘草梢。犀角屑。鹽炒蒼朮。各三錢。川芎二錢。陳皮。牛膝。木通。芍藥。各五錢。遇暄熱。加

黃芩二錢。爲末。每三錢。與薑汁同研細。煎令帶熱。食前服之。日夜四次。半月後。脈減病輕。去犀角。加牛膝。春夏用葉

取汁。龜板歸身尾各五錢。如前服。又半月。腫減食增。不惡寒。惟脚痿軟。去蒼朮黃芩。夏加炒蘗一兩半。餘依本方。秋冬用根

內加牛膝。中年人加生地黃五錢。冬加桂枝。茱萸。病遂愈。仍絕酒肉溼麪胡椒。

一村夫背偃僂。足攣。成廢疾。脈沉弦而濇。以煨腎散。甘遂末一錢入。與之。上吐下瀉。不可輕用。過一月。又行一次。

凡三四貼而愈。

一人因溼氣。右手疼痛攣拳。以二陳加金毛狗脊。杜仲。川芎。升麻。

一人項強。動則微痛。脈弦而數實。右爲甚。作痰熱客太陽經治之。以二陳湯。加酒洗黃芩。羌活。紅花。而愈。

一人溼氣。脚攣拳伸不直。用當歸拈痛湯。加杜仲。黃柏。川芎。白朮。甘草。枳殼。愈。

巢元方治開河都護麻叔謀患風逆。起坐不得。元方視之曰。鼠入膝理。病在胸臆。須用嫩羊肥者。蒸熟。和藥食之。則瘥。叔謀取羊羔殺而取腔。以和藥。藥未盡而病瘥。

盧砥鏡治何侍郎女。適夫。夫早世。女患十指拳攣。掌垂莫舉。膚體瘡瘍。栗栗然。湯劑雜進。飲食頓減。幾半載。盧診之。謂非風也。乃憂愁悲哀所致。病屬內因。於是料內因藥。仍以鹿角膠。輩。多用麝香。熬膏。貼痿垂處。漸得掌能舉。指能伸。病漸近安。經云。神心傷於思慮。則肉脫。意傷於憂怒。則肢廢。魂傷於悲哀。則筋攣。魄傷於喜樂。則

皮槁。志傷於盛怒。則腰脊難。以俛仰也。

薛立齋治一婦人。自汗盜汗。發熱晡熱。體倦少食。月經不調。吐痰甚多。已二年矣。遍身作痛。天陰風雨益甚。用

小續命湯而痛止。

陰熾而腸響耳可見。治病亦先用溫散。

用補中益氣。加味歸脾湯。三十餘劑。諸症悉愈。此皆鬱結傷損。脾不能輸養。

諸藏所致。故用前二湯。專主脾胃。若用寒涼降火。理氣化痰。復傷生氣。多致不起。

一婦人因怒。月經去多。發熱作渴。左目緊小。頭項動掉。四肢抽搐。遍身疼痛。此怒動肝火。肝血虛而內生風。用

加味逍遙加鉤藤數劑。諸症漸愈。又用八珍湯調理而安。

一婦人歷節作痛。發熱作渴。飲食少思。月經過期。諸藥不應。脈洪大。按之微細。用附子八物。四劑而痛止。用加

味逍遙而元氣復。六味丸而月經調。

一婦體胖。素內熱。月經失調。患痛風。下身微腫。痛甚。小便頻數。身重脈緩。症屬風溼。而血虛有熱。先用羌活勝

溼湯。（東垣羌活勝溼湯）羌活。獨活。炙草。蠶本。防風。蔓荊。川芎。蒼朮。黃柏。加製附子二分。行經。四劑腫漸愈。用清燥湯數劑。小便漸清。用加味逍遙十餘劑。內

熱漸愈。為飲食停滯。發熱仍痛。面目浮腫。用六君子加柴胡升麻而愈。又因怒氣。小腹痞悶。寒熱嘔吐。此木侮脾

土。用前藥。加山梔木香而安。惟小腹下墜。似欲去後。此脾氣下陷。用補中益氣而愈。後因勞役怒氣。作嘔吐痰。遍

身腫痛。月經忽來寒熱。用六君子加柴胡山梔以扶元氣。清肝火。腫痛嘔吐悉退。用補中益氣以升陽氣。健營氣。

月經寒熱漸瘥。

一婦人飲食少思。畏見風寒。患痛風。嘔吐寒熱。脈弦緊。諸緊為寒用附子八物。四肢痛愈。用獨活寄生。腰痛亦瘥。惟

兩膝腫痛。用大防風湯而消。用加味歸脾逍遙而元氣復。

古朴翁治一人。病左脚痺痛。醫作風治不愈。翁診之曰。人身之血。猶溪河之水也。細流則阻滯。得冷則凝聚。此

病得於新娶之後。未免血液勞損而凝礙。加以寒月涉水。益其滯安得不痺。滯久不散。鬱而為熱。致成腫毒。若能

預加滋養。庶幾毒潰。可免後患。遂令服四物湯。加牛膝紅花黃柏等四五十貼。其家見病不退。復疑。欲用風藥。翁

曰。補藥無速效。病邪不退。藥力未至也。令守前方。每貼加人參四五錢。痺除而肌亦易長。後覺左脚縮短四五寸。

汪石山治一婦。年踰五十。病左脚膝攣痛。不能履地。夜甚於晝。小腹亦或作痛。診其脈。浮細緩弱。按之無力。尺脈尤盛。虛脈。病屬血衰。遂以四物湯加牛膝紅花黃柏烏藥。連進十餘貼而安。

韓飛霞治一都司。因哭弟成疾。飲食全絕。筋骨百節皮膚。無處不痛。而腰爲甚。一云腎虛宜補。或云風寒宜散。韓曰。此亦危證。其脈瀼。正東垣所謂非十二經中正疾。乃經絡奇邪也。必多憂愁轉抑而成。若痰上。殆矣。補則氣滯。散則氣耗。乃主以清燥湯。瑋按經云悲傷肺故潤之而愈不爾必成痿症。連進三甌。遂困睡。至五鼓無痰。覺少解。脈之減十之三。遂專用清燥湯加減與之。十劑而愈。

痿

東垣治一人。壯年病脚膝痿弱。臍下尻臀皆冷。陰汗臊臭。精滑不固。或以鹿茸丸治。不效。李診之。脈沉數而有。力。卽以滋腎丸治之。以寒因熱用。引入下焦。適其病所。瀉命門相火之勝。再服而愈。

丹溪治一人。形肥味厚。多憂怒。脈常沉瀼。春病痰氣。醫以爲虛寒。用燥熱香竄之藥。至夏足弱氣上衝。食減。朱曰。此熱鬱而脾虛。痿厥之證作矣。韓飛霞以脈瀼而用清燥湯丹溪以脈沉瀼而用滋腎丸。形肥而脈沉。未是死症。但藥邪並火旺。夏難治。且與竹瀝下白朮膏盡二斤。氣降食進。至一月後。仍大汗而死。書此以爲誤藥之戒。此案又見第

滑伯仁治一婦。始病瘧。當夏月。醫以脾寒胃弱。久服桂附等藥。久服則偏勝。後瘧雖退。而積火燔熾。致消穀善饑。日數十飯。猶不足。終日端坐如常人。第目昏不能視。足弱不能履。腰膝因軟。肌肉虛肥。至初冬。伯仁診之。脈洪大而虛濡。曰。此痿症也。長夏過服熱藥所致。蓋夏令溼當權。剛劑太過。火溼俱甚。肺熱葉焦。故兩足痿易而不爲用也。

遂以東垣長夏溼熱成痿之法治之。日食益減。目漸能視。至冬末。忽下榻行步如故。

祝仲寧治一人病脚膝痺痛。醫皆以爲寒溼。率用烏附蛇酒之藥。盛暑猶服綿。如是者三載。其人夢有神人書祝字以示。因請祝。祝診視良久。又檢諸醫案。憮然曰。此溼熱相搏而成。經所謂諸痿生於肺熱者也。卽日褫其綿。取清燥湯飲之。曰此疾已深。又爲熱藥所誤。非百貼不效。蓋服三月餘。病良已。

南昌太守王詔病筋痿。給事中徐峰病氣痿。皆爲醫所誤。祝一以清燥湯起之。

一婦年二十餘。腦生一竅。口中所效膿血。與竅相應而出。此肺痿也。用參芪當歸加退熱排膿之劑而愈。

石山治一人。因久坐腰痛。漸次痛延右脚。及左脚。又延及左右手。不能行動。或作風治而用藥酒。或作血虛而用四物。一嚙卽痛。蓋覆稍熱。及用鍼砭痛甚。煎服熱地黃。或吞虎潛丸。又加右齒及面痛甚。季秋。汪診之。脈濡緩而弱。左脈比右較小。或濇。尺脈尤弱。曰此痿症也。彼謂痿症不當痛。汪曰。諸痿皆起於肺熱。君善飲。則肺熱可知。經云。治痿獨取陽明。陽明者。胃也。胃主四肢。豈特脚耶。痿兼溼重者。則筋緩而痿軟。兼熱多者。則筋急而作痛。因檢橘泉傳示之。始信痿亦有痛。又經云。酒客不喜甘。熱地味甘。而虎潛丸益之以蜜。則甘多助溼而動胃火。故右齒面痛也。遂以人參二錢。黃芪錢半。白朮茯苓生地黃麥門冬各一錢。歸身八分。黃柏知母各七分。甘草四分。煎服五貼。病除。彼遂棄藥。季冬復病。仍服前方而愈。

一人形肥色黑。素畏熱而好飲。年三十餘。忽病自汗如雨。四肢俱痿。且惡寒。小便短赤。大便或溇或結。飲食亦減。醫作風治。用獨活寄生湯。小續命湯。罔效。仲夏。汪視之。脈沉細而數。約有七至。曰此痿症也。丹溪云。斷不可作風治。經云。痿有五。皆起於肺熱。只此一句。便知其治之法矣。經又云。治痿獨取陽明。蓋陽明胃與大腸也。胃屬土。肺屬金。大腸亦屬陽金。金賴土生。土虧金失所養。而不能下生腎水。水涸火盛。肺愈被傷。況胃主四肢。肺主皮毛。今病四肢不舉者。胃土虧也。自汗如雨者。肺金傷也。故治痿之法。獨取陽明。而兼清肺經之熱。正合東垣清燥湯。服百貼果愈。

一老人痿厥累用虎潛丸不愈後於虎潛丸加附子立愈蓋附子有反佐之功也

一人軟風不能行以草烏溫以行白大者去皮臍木鼈攻毒去殼白膠香行五靈脂行各三兩半斑貓攻一個去頭翅

足醋微收煮爲末用黑豆涼血去皮生杵取粉一斤此方治軟風難佳醋糊共搜杵爲丸如雞頭大每服一丸溫酒磨下不十日

立效專治心腎肝三經通小便除淋瀝通榮衛活經絡柔風腳氣爲外因故無內症此方傳自淨因寺聖僧得之兼治筋骨痿但

未曾針傷損者三五服奇效

薛已治其師僉憲高如齋自大同回謂已曰余成風病矣兩腿逸則痿軟而無力勞則作痛如鍼刺脈洪數而

有力已曰此肝腎陰虛火盛而致痿軟無力眞病之形作痛如錐邪火之象也用壯水益腎之劑而愈高曰向寓

宦邸皆以爲風丹溪斷不肯作風治恨無醫藥若服風劑豈不殆哉吾之幸也竊謂前症往往以爲風疾輒用發散而促其危

者多矣

一男子足痿軟日晡熱薛曰此足三陰虛當用六味滋腎二丸補之一婦人腿足無力勞則倦怠薛曰四肢者

土也此屬脾虛當用補中益氣及還少丹主之俱不從其言各執搜風天麻二丸并愈風丹而殞

江寧南治一婦年近四十寡居數年因勞役倦怠忽項強難轉旣而手不能運上頭漸次足疼莫能移步不嗜

食嘔惡微欬稠痰肌體清羸經事不甚愆期屢醫經年不效春初江診之右脈浮濡損小而數或三五不調左稍

大而濇按之無力曰此痿症也經云諸痿起於肺熱又謂治痿獨取陽明蓋肺主氣病則其氣膹鬱至於手足痿

弱不能收持由肺金本燥燥則血液衰少不能營養百骸故也陽明者胃也胃主四肢又五藏六府之海也主潤

宗筋能束骨而利機關也陽明虛則宗筋弛縱故手足痿而不用也秀按此段純錄石山痿兼溼重者則筋緩而痿軟兼熱多

者則筋急而作痛狀與柔風脚氣相類柔風脚氣皆外所因痿則內藏不足之所致也此婦聰慧勤勞孀居多憂

血液虛耗故致此疾耳丹溪云斷不可作風治此正合東垣清燥湯症但脈體甚虛多爲雜治所誤乃以芪參歸

朮茯苓。生地麥冬香附黃柏知母甘草煎服。二十餘日稍愈。間服清燥湯。兩月而安。

江應宿北遊燕。路過山東。孫上舍長子文學病瘵。逆予診視。曰。無能爲矣。經云。大肉已脫。九候雖調。猶死。而況於不調乎。時夏之半。六脈弦數。既泄且痢。脾傳之腎。謂之賊邪侵脾。病已極矣。不出八月。水土俱敗。至期而逝。敢辭。孫曰。內人請脈之。形容豫順。語音清曉。不顯言何證。診畢。孫問何病。予曰。寸關洪數。尺微欲絕。足三陽脈逆而上行。上實下虛。此痿症也。病雖久可治。孫曰。何因而得此。予曰。經云。悲哀太過。則胞絡絕。胞絡絕。則陽氣內動。發則心下崩。數澀血也。大經虛空。發爲肌痺。傳爲脈痿。有所失亡。所求不得。則發肺鳴。鳴則肺熱葉焦。發爲痿躄。此之謂也。孫曰。果因哭子憂傷。兩脚軟弱無力。不能起者。七越歲矣。或以風治而投香燥。或認虛寒而與溫補。殊無寸效。予曰。溼熱成痿。正合東垣清燥湯例。但藥力差緩。難圖速效。以獨味杜仲空心酒水各半煎服。日進清燥湯。下潛行散。兼旬出房門。無何病瘵子死。哀傷復作。

癩

許智藏。梁人也。秦王俊有病。上馳召之。俊夜夢其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今聞許智藏將至。當必相苦。爲之奈何。明夜。俊又夢崔氏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避之。及智藏至。爲俊診脈。曰。疾已入心。卽當發癩。不可救也。果如言。後數日而薨。

丹溪治一婦人。有孕六個月。發癩。手足揚擲。面紫黑。合眼流涎。昏瞶。每甦。醫與鎮靈丹五十貼。時作時止。至產後方自愈。其夫疑丹毒發。求治。脈舉弦。按瀉。至骨。則沉滯數。朱意其癩必於五月復作。應前舊時。至則果作。皆已脾午心時。乃製防風通聖散。減甘草。加桃仁紅花。或服或吐。四五劑漸輕。發疥而愈。

一婦人積怒與酒。病癩。目上視。揚手擲足。筋牽。喉嚨流涎。定則昏昧。腹脹疹衝心。頭至胸大汗。痛與癩間作。晝

夜不息。此肝有怒邪。因血少而氣獨行。脾受刑。肺胃間久有酒痰。爲肝氣所侮。鬱而爲痛。酒性喜動。壯入升陷。入

內則痛。出外則癩。乘其入內之時。用竹瀝薑汁參朮膏等藥甚多。癩痛間作無度。乘痛時灸大敦。肝穴在足大指

間。瀉肝穴在足大指中腕。任脈在臍。次指銳縫間動脈。上四寸。間以陳皮芍藥甘草川芎湯調膏。與竹瀝服之無數。又灸大冲。肝穴在足大指本節後三寸。或云一寸半動脈陷中。

然谷。前大胸下陷中。巨闕。任穴在臍上六寸。及大指半甲肉。鬼哭。且言鬼怪。怒罵巫者。朱曰。邪乘虛而入。理或有之。與前藥佐

以荆瀝除痰。又用秦承祖救鬼法。即鬼哭穴。以兩手大指相並。縛定用大艾炷騎縫灸之。務令兩甲角及甲後肉四處著火。一處不著則不效。哀告我自去。餘症調理而安。

一少年夏間。因羞怒發昏。手搐如狂。時作時止。發則面紫黑。舉丸能動。左右相過。醫與金箔鎮心丸。抱龍丸。妙

香散。定志丸。不效。脈微弦。六至輕重有。斷之曰。此內素有溼熱。因激起厥陰相火。又時令相火。不宜服麝香之藥。

況肝病先當救脾土。諸藥多燥。血壞脾者。遂以黃連爲君。人參爲臣。酒浸芍藥。和白陳皮爲佐。生甘草爲使。生薑

一片。煎服八貼而安。

一女八歲病癩。遇陰雨及驚則作。羊鳴吐涎。知其胎受驚也。但病深不愈。乃以燒丹丸。繼以四物湯。入黃連生

甘草。隨時令加減。且令淡味以助藥力。半年而愈。

汪石山治一人年三十餘。久病癩症。多發於晨盥時。或見如黃狗走前。則昏瞽仆地。手足癱瘓。不省人事。良久

乃甦。或作痰火治。而用芩連二陳湯。或作風痰治。而用全蝎僵蠶壽星丸。或作痰迷心竅。而用金箔鎮心丸。皆不

中病。汪診之。脈皆緩弱。頗弦。曰。此木火乘土之病也。夫早晨陽分。而狗陽物。黃土色。胃屬陽。土虛爲木火所乘矣。

經曰。諸脈皆屬於目。故目擊異物而病作矣。理宜實胃瀉肝。而火自息。本草云。泄其肝者。緩其中。遂以參芪歸朮

陳皮神麴茯苓黃芩麥冬荊芥穗。煎服十餘貼。病減。再服月餘而安。

忠懿王之子有癩疾。忽遇一僧投抱膽丸。空心新汲井花水送。下一丸。令臥定。使勿動覺。如發來。再進一丸。遂

愈。其方水銀二錢。黑鉛一錢五分。先將鉛化開。次下水銀炒成砂子。再下硃砂。細末乳香。各一錢。柳木槌研爲丸。

如雞頭子大。

鬼疰

羅謙甫治入國信副使許可道到雄州。指羅診候。羅診之。脈中乍大乍小。乍長乍短。此乃氣血不勻。邪氣傷正。本官云在路到邯鄲驛中。夜夢一婦人著青衣。不見面目。用手去脇下打了一拳。遂一點痛。往來不止。兼之寒熱而不能食。乃鬼擊也。羅曰。可服八毒赤丸。本官言嘗讀明醫錄中。見李子豫八毒赤丸。爲殺鬼杖子。遂與藥三粒。臨臥服。明旦下清水二斗。立效。又進白海青陳慶玉子。因晝臥於水仙廟中。夢得一餅食之。心懷憂慮。心腹痞滿。飯食減少。約一載餘。漸瘦弱。腹脹如蠱。屢易醫藥。及師巫禱之。皆不效。不得安臥。羅診之。問其病始末。因思之。此疾既非外感風寒。又非內傷生冷。將何據而治。因思李子豫八毒赤丸。頗有相當。遂與五七丸服之。下清黃之涎。斗餘。漸漸氣調。而以別藥理之。數月良愈。此藥有神驗。合時必齋戒沐浴。淨室澄心。修合。方以雄黃。礬石。硃砂。附子。炮。藜蘆。牡丹皮。巴豆各一兩。蜈蚣一條。八味爲末。蜜丸如小豆大。每服五七丸。冷水送下。無時。

潘溫叟治貴江令王霽。夜夢心與婦人腎謳歌脾飲酒。晝不能食。如是三歲。溫叟治之。疾益平。則婦人色益沮。飲酒易怠。而謳歌不樂。久之。遂無所見。溫叟曰。疾雖衰。然未愈也。如夢男子青巾肝白衣肺者。則愈矣。後果夢此能食。能改寒漫錄

韶州南七十里古田有富家婦陳氏。抱異疾。常日無他苦。每遇微風吹拂。則股間一點奇癢。爬搔不定。手已而舉體皆然。逮於發厥。凡三日醒。及坐有聲如欸。其身乍前乍後。若搖兀之狀。率以百數。甫少定。又經日始困臥不知人。累夕愈。至不敢出戶。更十醫不效。醫劉大用視之曰。吾得其證矣。先用藥一服。取數珠一串來。病家莫省其用。乃當婦人搖兀時。記其疏數之節。已覺微減。然後云。是名鬼疰。因入神廟爲邪所憑。致精氣蕩越。法當用死人

枕煎湯飲之。既飲。大瀉數行。宿痾脫然。大用云。枕用畢。當送還原處。如遲留使人顛狂。蓋但借其氣耳。類編

一人被鬼擊。身有青痕。作痛。以金銀花水煎服愈。

邪祟

丹溪治一少年人。暑月因大勞而渴。恣飲梅漿。又連大驚。妄言妄見。病似邪鬼。脈虛弦而帶沉數。數爲有熱。虛弦是驚。又梅漿停鬱中脘。宜補虛清熱。導去痰滯。乃可。遂與參朮陳皮茯苓芩連。並入竹瀝薑汁。旬日未效。乃虛未回。痰未導也。以前藥入荆瀝。又旬日而安。

一人醉飽後。病妄語妄見。家人知其痰所爲也。灌鹽湯一大碗。吐痰一二升。大汗困睡而愈。

一婦暑月赴筵。坐次失序。自愧而成病。言語失倫。脈弦數。法當導痰。清熱補脾。其家不信。用巫治之。旬餘而死。此婦痰熱殆甚。乃以法尺驚其神。使血不寧。法水逆其膚。使汗不得泄。不死何俟。

丹溪治浦江鄭姓者。年二十餘。秋間大發熱。口渴。妄言妄見。病似邪鬼。七八日後。請朱治之。脈之。兩手洪數而實。視其形肥。面赤帶白。却喜露筋。脈本不實。涼藥所致。此因勞倦成病。此傷寒內傷之症與溫補藥自安。曰。柴胡七八貼矣。

以黃芪附子湯冷與之。飲三貼後。困倦鼾睡。微汗而解。脈亦稍軟。繼以黃芪白朮湯。至十日。脈漸收斂而小。又與半月而安。

蔣仲賓江陰人。來吳中。人未知奇。有老兵行泣道上。問之。曰。吾兒爲鬼魅所憑。醫莫能治。今垂篤矣。仲賓往視之。其子方裸體。瞳目大。詬且毆。人不可近。仲賓卽令其家取蚯蚓數十條。搗爛。投水中去泥。以水遙示病者。病者見水。遽起持飲。未盡。帖然安臥。更與藥瀉之而愈。由是名著吳下。

徐之才治武城。酒色過度。恍惚不恆。每病發。自云初見空中有五色物。稍近變成一美女。去地數丈。亭亭而立。

之才云。此色欲多。太虛所致。卽處湯方。服一劑。便覺稍遠。又服。還變成五色物。數劑而愈。

虞恆德治一婦。年近三十。有姿色。得一症。如醉如癡。頰赤面青。略有潮熱。飲食不美。其脈乍疎乍數。而虛。每夜見白衣。少年與睡。一醫與八物湯。服數十貼。不效。虞往診之。見其家有白狗。臥枕戶闕。虞曰。必此所爲。命殺狗。取其心血。及膽汁。丸安神定志之藥。以八物湯吞下。服藥十餘貼。丸藥一料。以安其神。丸藥用遠志石菖蒲川歸黃連茯神硃砂側柏葉草龍膽等藥也。蘇合丸亦佳。

國醫陳易簡。治韓宗武寓洋洲得異疾。與神物遇。頗不省人事。神志恍惚。或食或不食。陳教服蘇合香丸。後數月。所遇者忽不至。

顛狂心疾

開元中有名醫紀朋者。觀人顏色談笑。知病淺深。不待診脈。帝聞之。召於掖庭中。看一宮人。每日晨笑歌。號若狂疾。而足不能履地。朋視之曰。此必因食飽而太竭力。頓仆於地而然。乃飲以雲母湯。令熟寢。覺而失所苦。問之。乃言因太華公主載誕。宮中大陳歌吹。某乃主謳。懼其聲不能清且長。喫菹蹄羹飽。而當筵歌大曲。曲罷。覺胸中甚熱。戲於砌臺上。高而墜下。久而方甦。病狂足不能步也。

羅謙甫治醜斯兀闌病五七日。發狂亂。棄衣而走。呼叫不避親疎。手執潼乳與人飲之。時人皆言風魔了。巫禱不愈。而增劇。羅診之。脈得六至。數日不更衣。渴飲潼乳。羅曰。北地高寒。腠理緻密。少有病傷寒者。然北地比夏初時。乍寒乍熱。因此觸冒寒邪。失於解利。因轉屬陽明症。胃實譫語。又食羊肉以助其熱。兩熱相合。是謂重陽。狂陽勝宜下。急以大承氣湯一兩半。加黃連二錢。水煎服之。是夜下利數行。燥屎二十餘塊。得汗而解。翌日再往視之。身涼脈靜。衆皆喜曰。羅謙甫醫可風魔的也。由此見傷寒非雜病之比。六經不同。傳變亦異。診之而疑。不知病源。

互相侮嫉。吁。嗜利貪名。而恥於學問。

今時醫通病誤人之生。豈鮮淺哉。外感傷寒

許叔微本事方云。軍中有一人犯法。褫衣將受刀。得釋。神失如癡。與驚氣丸一粒。服訖而寢。及覺。病已失矣。江東張提轄妻。因避寇。失心已數年。授以方。隨愈。又黃山沃巡檢妻。狂厥。踰年。更十餘醫不愈。亦授其方。去附子。加鐵粉。不終劑而愈。鐵粉非但化痰鎮守。至如推抑肝邪。特異。若多恚怒。肝邪太盛。鐵粉能制之。素問言陽厥狂怒。治以鐵落。金制木之意也。

鄭子元由翰林補外十餘年矣。不得賜還。嘗佗僚無聊。遂成心疾。每疾作。輒昏瞶如夢。或發譫語。有時不作。無異平時。或曰。真空寺有老僧。不用符藥。能治心疾。往叩之。老僧曰。相公貴恙。起於煩惱。生於妄想。夫妄想之來。其幾有三。或追憶數十年前榮辱恩讎。悲歡離合。及種種閒情。此是過去妄想也。或事到跟前。可以順應。即乃畏首畏尾。三番四復。猶豫不決。此是見在妄想也。或期望日後富貴榮華。皆如所願。或期功成名遂。告老歸田。或期望子孫登榮。以繼書香。與夫不可必成。不可必得之事。此是未來妄想也。三者妄想。忽然而生。忽然而滅。禪家謂之幻心。能昭見其妄。而斬斷念頭。禪家謂之覺心。故曰不患念起。惟患覺遲。此心若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脚。又曰。相公貴恙。亦原於水火不交。何以故。凡溺愛冶容而作色荒。禪家謂之外感之欲。夜深枕上思得冶容。或成宵寐之變。禪家謂之內生之欲。二者之欲。綢繆染著。皆消耗元精。若能離之。則腎水滋生。可以上交於心。至若思索文字。忘其寢食。禪家謂之理障。經綸職業。不告劬勞。禪家謂之事障。二者之障。雖非人欲。亦損性靈。若能遣之。則心火不致上炎。可以下交於腎。故曰塵不相緣。根無所偶。返流全一。六慾不行。又曰。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子元如其言。乃獨處一室。掃空萬緣。靜坐月餘。心疾如失。

滑伯仁治一僧病發狂譫語。視人皆爲鬼。診其脈。纍纍如薏苡子。且喘且搏。曰。此得之陽明胃實。素問云。陽明主肉。其經血氣並盛。甚則棄衣升高。踰垣妄詈。遂以三化湯三四下。復進以火劑。

琇按火劑子和謂乃愈。下是黃連解毒湯法。

滄洲治一人因恐懼遂驚氣入心疾作如心風屢作遂逐奔走不避水火與人語則自賢自貴或泣或笑切其脈上部皆弦滑左部勁於右蓋溢膈中灌心胞因驚而風經五藏耳卽投以湧劑湧痰涎一類器徐以驚氣丸服之盡一劑病瘳。內傷實痰吐法

龐安時治一富家子竊出遊倡鄰有鬪者排動屋壁富人子大驚懼疾走惶惑突入市市方陳刑尸富人子走仆尸上因大恐到家發狂性理遂錯醫巫百方不能已龐爲劑藥求得絞囚繩燒爲灰以調藥一劑而愈。

一人患心疾見物如獅子伊川先生教以手直前捕之見其無物久久自愈。

齊州有人病狂毒歌曰五靈華蓋曉玲瓏天府由成汝府中。一作天府由來是此中惆悵此情一作悶懷言不盡。二九萊菔火吾

宮。又歌曰踏陽春。人間二月雨和塵。陽春踏盡秋風起。腸斷人間白髮人。後遇一道士作法治之乃云夢中見一紅裳少女引入宮殿皆紅紫飾小姑令歌道士曰此正犯大麥毒女則心神小姑脾神也按醫經蘿蔔治麪毒故曰火吾宮卽以藥并蘿蔔食之愈。

王中陽治一婦疑其夫有外好因病失心狂惑晝夜言語相續不絕舉家圍遶捉拿不定王投滾痰丸八十九卽便伴睡是夜不語次夜再進一服前後兩次逐下惡物患人覺知羞赧遂飲食起坐如常五七日能針指終是意不快王慮其復作陰令一人於其前對傍人曰可憐某婦人中暑暴死患者忻然問曰汝何以知之說者曰我適見其夫備後事也患者有喜色由是遂痊王再詢其家人曰患者月水通否其姑曰近來月餘不進飲食瘦損羸劣想不月也如血稍鮮時卽來取藥旣而報曰血間鮮紅矣卽令服婚合門中滋血湯止之再服增損四物湯半月全安更不舉發。內傷實症

汪石山治一人年踰三十形肥色白。肥白多虛酒中爲人所折辱遂病心恙或持刀或踰垣披頭大叫診其脈濡緩而虛按之不足此陽明虛也宜變例以實之。妙庶幾可免先有醫者已用二陳湯加紫蘇枳殼等藥進二三貼矣。

聞汪言。卽厲聲曰。吾治將痊。誰敢奪吾功乎。汪告歸。醫投牛黃清心丸。如彈丸者三枚。初服頗快。再服燥甚。三服狂病倍發。撫膺號曰。吾熱奈何。急呼水救命。家人守醫戒。禁不與。趨樓見神前供水一盆。一呷而盡。猶未快也。復趨廚下。得水一桶。滿意飲之。狂勢減半。其不死幸耳。復請汪治之。以參芪甘草甘溫之藥爲君。麥冬片黃芩甘寒之劑爲臣。青皮疎肝爲佐。竹瀝清痰爲使。芍藥茯苓隨其兼症而加減之。酸棗仁山梔子因其時令而出入。服之月餘。病遂輕。然或目系漸急。卽瞽昧不知人。良久復甦。汪曰無妨。此氣血未復。神志昏亂而然。令其確守前方。夜服安神丸。朝服虎潛丸。年餘。熱寢一月而安。內傷虛

一婦瘦長色蒼。年三十餘。忽病狂言披髮裸形不知羞惡。衆皆爲心風。或欲飲以糞清。或吐以痰藥。汪診其脈浮緩而濡。曰此必忍餓。或勞倦傷胃而然耳。以緩濡之脈斷爲胃虛汪公真開後學無數法門經云。二陽之病發心脾。二陽者。胃與大腸也。忍

餓過勞。胃傷而火動矣。延及心脾。則心所藏之神。脾所藏之意皆爲之擾亂。失其所依歸矣。安得不狂。內傷發狂。陽明虛竭。法當補之。遂用獨參湯。加竹瀝。飲之而愈。內傷氣虛

吳菱山治一女子。瘦弱性急。因思過度。耗傷心血。遂得失志顛疾。或哭或笑。或裸體而走。或閉戶而多言。父母憂疑。諸療罔效。吳診其脈。浮而濡。思慮過傷。神不守舍也。用紫河車二具。漂洗如法。煮爛如猪肚。切片任意啖之。二次卽愈。緩濡則用參浮濡則用河車症同而脈異隨脈用藥神乎技矣後服定志丸一料。日煎補心湯一服。調理百日後。乃畢婚。次年生子。身肥壯。

內傷血虛方印山治休寧泰塘一童子十二歲。患癩症。口渴發熱。不能睡。常赤身行走。命人重手拍擊其兩股。稍拍輕。則不快。時當六月方至。先用白虎湯。不效。繼用抱龍丸。至寶丹。亦不效。渴不止。乃用泉水調牛膽天花粉。加蜜少許。調一大碗。作二次服之。使人以手揉其胸。自上而下。一時許。法妙乃安臥而愈。

張天池治蘇州一人。年近三旬。患狂疾。奔走罵詈。不避親疎。投丸藥七粒。吐黑色痰二三碗。隨定。調理而愈。不

復發。方用生白朮一錢。巴豆霜一錢。硃砂一錢。麪糊為丸。非此種藥則不效每服七八丸。新汲井花水送下。忌大葷油鹽一月。看人虛實大小。以丸數加減用。額病當審外感內傷

怔忡

丹溪治一人。形質俱實。因大恐患。心不自安。如人將捕之。夜臥亦不安。耳後常見火光炎上。食雖進而不知味。口乾而不欲飲。以人參白朮歸身為君。陳皮為佐。少加鹽炒黃蘗元參。煎服半月而安。

一人虛損。心中常有官事不了之狀。以四君子加參朮芪茯苓。多服愈。

滑伯仁治一人病怔忡善忘。口澀。舌燥。多汗。四肢疲軟。發熱。小便白而濁。有形○有衆醫以內傷不足。擬進茸附

等藥未決。脈之虛大而數。數則為火曰。是由思慮過度。厥陰之火為害耳。夫君火以名。相火以位。相火代君火行事者

也。相火一擾。能為百病。百端之起。皆由心生。越人云。憂愁思慮則傷心。其人平生志大心高。所謀不遂。抑鬱積久。

致內傷也。服補中益氣湯。硃砂安神丸。空心進小坎離丸。月餘而安。

一人病胸膈脹痛。心怔忡嘔逆煩懣不食。情思惘惘不暫安。目眈眈無所睹。伯仁視之。六脈皆澁結不調。澁為氣滯

血少結則為痰無復參伍。甚怪之。既徐察之。其人機深。憂思太過。加之脾胃內傷。積為痰涎。鬱於上膈然也。素問曰。思則

氣結。又云。陰氣者。靜則神藏。躁則消亡。飲食自倍。腸胃乃傷。其是之謂乎。為製祛痰順氣服之平。

一人因事恐怖。心常惕惕。如畏人捕之狀。診其脈。豁豁然虛大而浮。體熱多汗。前案亦發熱多汗但前案有形此案無形曰。凡病得之

從高墜下。驚仆擊搏。惡血留滯。皆從中風論。終歸厥陰。此海藏之說也。蓋厥陰多血。其化風木故也。有形當從血

論。無形當從風論。評定今疾是走。無形也。從風家治之。兼化痰散結。佐以鐵粉硃砂丸愈。

吳菱山治一婦。氣盛血少。火旺痰多。因事忤意。得怔忡之患。心惕惕然而驚。時發時止。清晨至晚。如此無度。每

服鎮心金石之藥。愈不安。吳診其脈。左弦而大。知血少火旺。右浮滑不勻。為痰氣盛痰多也。遂以溫膽湯入海粉蘇子數服而安。次以安神丸常服全愈。

淋閉

壺仙翁治瓜州趙按察病腹脹不能食。洩遺血。衆醫以爲熱。下以大黃之劑。神乏氣脫而不能寐。召翁診其脈。告曰。病得之勞傷心血。久則脾胃俱受傷耳。所以知按察之病者。切其脈左寸沉。右寸過左一倍。兩關弦澹。尺反盛。蓋煩勞不勝。則逆鬱而不通。不通則不能升降。而作腹脹。腹脹則不食。肉沸而不下。則關臺閉而洩且不輸。故洩遺血。乃和以八補之劑。兼五鬱之藥。不數日而愈。越三月復作。如前治立除。此案重見第四卷腫脹門

陝人高文病淋一日。口噤厥逆。

見症奇一日之淋而口噤厥逆耶

他醫以爲風。翁曰。誤矣。此熱客膀胱。故難洩耳。投以八正散二

服而洩大行。病且愈。所以知文之病者。診其脈尺沉而大。按之而堅。知病之在下也。膀胱者。津液之府。氣化則能出。此蓋由於熱淋而更接內。故移熱於膀胱而使洩難也。

東垣治一人病小便不利。目睛突出。腹脹如鼓。

非鼓脹因小便不出而脹

膝以上堅硬。皮膚欲裂。飲食且不下。服甘淡滲泄之

藥。皆不效。李曰。疾深矣。非精思不能處。思之半夜。曰。吾得之矣。內經有云。膀胱者。津液之府。必氣化乃能出焉。今服淡滲之藥。而病益甚者。是氣不化也。啓元子云。無陽則陰無以生。無陰則陽無以化。甘淡氣薄。皆陽藥。獨陽無陰。其欲化得乎。明日以滋腎丸羣陰之劑投之。再服而愈。方見丹溪

長安王善支。病小便不通。漸成中滿。腹大。堅硬如石。壅塞之極。腿腳堅脹。裂出黃水。雙睛凸出。晝夜不得眠。飲

食不下。

獨爲

痛苦不可名狀。伊戚趙謙甫詣李求治。視歸。從夜至旦。耿耿不寐。究記素問有云。無陽則陰無以生。

無陰則陽無以化。又云。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此病小便癰閉。是無陰而陽氣不化也。凡利

小便之藥。皆淡味滲泄爲陽。止是氣藥。陽中之陰。非北方寒水陰中之陰所化者也。此乃奉養太過。膏梁積熱。損北方之陰。腎水不足。膀胱腎之室。久而乾涸。小便不化。火又逆上而爲嘔噦。非膈上所生也。獨爲關非格病也。潔古云。熱在下焦。填塞不便。是關格之法。今病者內關外格之病悉具。死在旦夕。但治下焦可愈。隨處以稟北方寒水所化大苦寒之味者。黃栢知母桂爲引用。丸如桐子大。沸湯下二百丸。少時來報。服藥須臾。如刀刺前陰火燒之痛。溺如瀑泉湧出。臥具皆溼。床下成流。顧盼之間。腫脹消散。李驚喜曰。大哉聖人之言。豈可不遍覽而執一者也。其症小便閉塞而不渴。時見躁者是也。凡諸病居下焦。皆不渴也。非先生不能道此語二者之病。一居上焦。在氣分而必渴。一居下焦。在血分而不渴。血中有溼。故不渴也。二者之殊。至易別耳。治下焦

羅謙甫治劉太保淋疾。問曰。近夏月來。同行人多有淋證。氣運使然。抑水土耶。羅曰。此間別無所患。獨公所有之。殆非氣運水土使然。繼問公近來多食何物。曰。宜使賜木瓜百餘對。遂多蜜煎之。每客至。以此待食。日三五次。曰。淋由此也。內經曰。酸多食之。令人癢。凡治小便不利不可用酸奪飲則已。曰。醋味致淋。其理安在。曰。小便主氣。經云。酸入于胃。其氣瀟以收。上之兩焦。弗能出入也。不出則留胃中。胃中和溼。則下注膀胱之胞。胞薄以懦。得酸則縮蹙。約而不通。水道不行。故癰而瀟乃作淋也。果如言而愈。

黃明之六月中小便淋。莖中痛不可忍。相引脇下痛。以川棟子生甘草一錢。元胡索七分。人參五分。茯苓四分。琥珀澤瀉柴胡當歸梢各三分。作一服。名曰參苓琥珀湯。用長流水三盞。煎至一盞。溫服。空心食前大效。此方可法

中書右丞合刺合孫病小便數而少。日夜約至二十餘行。臍腹脹滿。腰腳沉重。不得安臥。至元癸未季春。羅奉旨治之。診視脈得沉緩。時時帶數。常記小便不利者有三。不可一概而論。若津液偏滲於腸胃。大便泄瀉而小便澁少。一也。宜分利而已。若熱搏下焦津液。則熱溼而不行。二也。必滲泄則愈。若脾胃氣澁。不能通利水道。下輸膀胱而化者。三也。可順氣。令施化而出也。分利滲泄順氣三法治之不可不記今右丞平素膏粱。溼熱內蓄。不得施化。膀胱竅澁。是以起

數而見少也。非滲泄分利。則不能快利。遂處一方。名曰茯苓琥珀湯。內經曰。甘緩而熯滲。熱搏津液內蓄。臍腹脹滿。當須緩之泄之。必以甘淡爲主。遂以茯苓爲君。滑石甘寒。滑以利竅。豬苓琥珀之淡。以滲泄而利水道。故用三味爲臣。脾惡溼。溼氣內蓄。則脾氣不治。益脾勝溼。必用甘爲助。故以甘草白朮爲佐。鹹入腎。鹹味下泄爲陰。澤瀉之鹹。以瀉伏水。腎惡燥。急食辛以潤之。津液不行。以辛散之。桂枝味辛。散溼潤燥。此爲因用。故以二物爲使。煎用長流甘瀾水。使下助其腎氣。大作湯劑。令直達于下而急速也。此方尤妙于五苓散五苓散加滑石琥珀君臣佐使用法不同兩服減半。旬日良愈。

丹溪治一老人。因疝疹二十年。多服蒼朮烏附等藥。疝稍愈。又患淋十餘年。其間服硝黃諸淋藥。不效。忽項右邊發一大疽。連及缺盆。不能食。淋痛愈甚。叫號困憊。時當六月。脈短濇。左微似弦。皆前烏附積毒所致。凝積滯血。蓄滿膀胱。脈溢爲敗血。滿爲血虛而斷爲敗血亦合症而行短爲血耗。忍痛傷血。叫號傷氣。知其溺後有如敗膿者。詢之果然。遂先治

淋。令多取土牛膝根莖葉。濃煎湯。并四物湯。大劑。與三日後。痛與敗膿漸減。五七日淋止。瘡勢亦定。蓋四物能生血也。但食少。瘡未收斂。用四物加參芪白朮熬膏。以陳皮半夏砂仁木香煎取清汁。調膏與之。遂漸能食。一月瘡安。先行癰生新後調元補胃行氣開痰故曰非開痰不足以行氣也

一人小便不通。醫用利藥益甚。脈右寸頗弦滑。此積痰在肺。肺爲上焦。膀胱爲下焦。上焦閉則下焦塞。如滴水之器。必上竅通。而後下竅之水出焉。以藥大吐之。病如失。

一婦脾疼後。大小便不通。此痰隔中焦。氣聚下焦。二陳加木通煎服。再一服探吐之。

沈宗常治黎守溺不下。或竄以藥。益閉。常曰。結絡不解。痰成癥法。當吐。果吐而溲如故。

孫琳路鈴本殿前司健兒。善醫。寧宗爲郡王。病淋。日夜凡三百起。國醫罔措。有薦之者。光宗時在東宮。亟召之。至。孫求二十錢買大蒜淡豉蒸餅。三物爛研。合和爲丸。令以溫水下三十九。且曰。今日進三服。病當退三分之一。明日再進如之。三日則病除。已而果然。奏官右列。或問其說。孫曰。小兒何緣有淋。只是水道不通利。蒜豉皆通利。

無他巧也。

滑伯仁治一婦病。艱於小溲。中滿喘渴。一醫投以瞿麥梔荅諸滑利藥。而祕益甚。診其脈。三部皆弦而濡。曰經云。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所謂水出高源者也。膈中之氣不化。則水液不行。病因於氣。徒行

水無益也。法當治上焦。乃製朱雀湯。(朱雀湯) 雄雀肉一隻 赤小豆一合 人參一兩 赤茯苓一兩 大棗肉一兩 小麥一兩 紫石英一兩 紫菀五錢 遠志五錢 丹參五錢 甘草三錢 和勻為粗末。每服三錢。水煎。

食遠溫服。(河間朱雀丸) 伏神二倍以枳桔煎用長流水一飲而溲。再飲氣平。數服病已。東垣案渴此案不渴分在氣在血。合前東垣案看之方知其妙。

一婦年六十餘。病小溲閉。若淋狀。小腹脹。口吻渴。診其脈。沉且澁。曰此病在下焦血分。陰火盛而水不足。法當

治血。血與水同。血有形而氣無形。有形之疾。當以有形法治之。即以東垣滋腎丸服之而愈。兩案一弦而濡一沈而濡以渴者屬氣分不渴者屬

分血

韓悉治一人淋。素不服藥。教以專啖粟米粥。絕他味。旬餘減。月餘痊。

虞恆德治一人年七十。秋間患小便不通。二十餘日。百方不效。後得一方。取地膚草搗自然汁服之。遂通。地膚草單

方葉名 鎮瘳箒 雖至微之物。而有迴生起死之功。故并載之。

吳菱山治一婦患淋瀝。數而疼痛。身煩燥。醫以熱淋治之。用八正散。連子飲。服之愈劇。吳診脈沉數無力。沉數為熱

在血無力為虛在氣總歸虛熱不得用八正散 知氣與火轉鬱於小腸故也。遂與木通。麥稈節。車前子。淡竹葉。麥冬。燈心。甘草梢。大腹皮之類。

服之而安。蓋小腸乃多氣少血之經。今病脈係氣鬱。反用大黃梔荅味厚苦寒之藥。故寒極傷氣。病轉加矣。殊不

知血中有熱者。乃有形之熱為實熱也。氣中有熱。乃無形之熱為虛熱也。同一熱也而分在氣在血中之熱為實氣中之熱為虛大有至理可悟建中老人治痘之法 凡

氣中有熱者。當行清涼薄劑。無不獲效。更分氣血多少之經。須辨溫涼厚薄之味。審察病機。斯無失也。

程沙隨苦血淋。百藥無效。偶閱本草。因見白冬瓜治五淋。於是日煮食之。至七日而愈。

唐與正治吳巡檢病不得前溲。臥則微通。立則不能涓滴。醫遍用通小腸藥不效。唐因問吳常日服何藥。曰常

服黑錫丹問何人結砂。曰自爲之。唐洒然悟曰。是必結砂時鉛不死。硫黃飛去。鉛砂入膀胱。臥則偏重。猶可洩立。則正塞水道。以故不能通。令取金液丹三百粒。分爲十服。煎瞿麥湯下之。膀胱得硫黃。積鉛成灰。從水道下。猶累累如細砂。病遂愈。夷堅志

夫硫黃之化鉛。經方所載。苟不察病源。而以古方從事。未見其可也。

鄞縣尉耿夢得妻。苦砂石淋十三年。每溺時。器中剝剝有聲。痛楚不堪。一醫命採苦杖根。俗呼爲杜牛膝者。淨洗碎之。凡一合。用水五盞。煎耗其四。而留其一。去滓以射。乳香末少許。研調服之。一夕愈。本事方

元戎載一人小溲不通。一切利小溲藥不效。以其服附子太過。消盡肺陰。氣所不化。師用黃連芩解毒而得通。

劉子安病腦疽。服內托散。後泄不止。小便大不通。亦消肺陰之過。諸藥不效。郭子明輩用木通五苓導之。愈。祕。劉用陳皮茯苓甘草之類。肺氣下行遂通。若止用利小便藥。其不知本甚矣。醫壺元戎

王仲陽治一士人弱冠未婚。病遺瀝日久。每作虛寒脫泄治之。益甚。王診得六脈弦數。難記至數。形骨立不能支。王曰。此三焦不利。膀胱蓄熱爲五淋也。患者曰。膏血砂垢。每溺則其痛不可言。乃用局方五淋散。加山梔子。赤芍藥。用木通。瞿麥穗。蚬蛻衣。草滑石末作大劑。入燈心二十莖。煎服。五七日全愈。無奈頻發。既而九日便溲俱不通。祕悶欲死。王卽令用細灰於患人連臍帶丹田。作一泥塘。徑如碗大。下令用一指厚灰。四圍高起。以新汲水調。朴硝一兩餘。令化。漸傾入灰塘中。勿令漫溢。須臾。大小便逆然而出。溺中血條皆如指大。若非熱解氣使。則其如龜竅之小。何由連出三四日惡物。復得回生。再令服黃連解毒丸。前後二三載。不下三四斤矣。至今安然不發。

一男子患淋久。囊大如毬。莖如槌。因服利藥多痛甚。脈微弱如線。以參芪歸朮。加肉桂元胡各一錢。木通山梔。赤芍赤茯苓甘草草梢等藥。一服痛稍減。二服小溲利。四服愈。

程明祐治昌江一人新娶。夏日患淋濁澀痛。投藥清利。遂苦楚眼痛。再服瀉心涼肝。口苦下泄。久之。盜汗潮熱。

程診之。脈緩弱無力。左瀆而微。曰脈之緩而弱。脾虛也。瀆而微者。血不足也。投以益元氣養血之劑。病良已。

薛立齋治大尹劉天錫。內有溼熱。大便滑利。小便瀆滯。服淡滲之劑。愈加滴瀝。小腹腿膝皆腫。兩眼脹痛。此腎經虛熱在下焦。淡滲導損陽氣。陰無以化。遂用地黃滋腎二丸。小便如故。更以補中益氣。加麥冬五味兼服而康。

一儒者失於調養。飲食難化。胸膈不利。或行氣消導藥。咳嗽喘促。服行氣化痰藥。肚腹漸脹。服行氣分利藥。睡臥不能。兩足浮腫。小便不利。大便不實。脈浮大。按之微細。兩寸皆短。此脾腎虧損。朝用補中益氣。加薑附。夕用

金匱腎氣丸。加骨脂肉果各數劑。諸症漸愈。再佐以八味丸。兩月乃能步履。卻服補中八味。半載而康。

博按以上二案舊刻前案

佚其尾後案佚其首并作一案

石山治一人形肥蒼白。年五十餘。病淋。沙石澀痛。醫用五苓。或琥珀八散散之類。病益加。汪診脈皆濡弱而緩近駛。曰此氣血虛也。經曰。膀胱者。津液之府。氣化出焉。今病氣虛。不惟不能運化蒸溽。而亦氣餒不能使之出也。經又云。血主濡之。血少則莖中枯澀。水道不利。安得不淋。醫用通利。血愈燥氣愈傷矣。遂用大補湯加牛膝煎服。月餘病減。仍服八味丸。除附子加黃芪。服半月餘安。

程仁甫治孚潭汪尙新之父。年五十餘。六月間。忽小便不通。更數醫。已五日矣。予診其六脈沉而細。曰夏月伏陰在內。因用冷水涼藥過多。氣不化而愈不通矣。用五苓散。倍加肉桂。桂屬龍火使助其化也外用葱白煎水熱洗。一劑頓通。

江篁南治一人。年三十餘。患淋數年。每飲酒或勞役即發。小溲紅。日夜數十行。點滴頻數且痛。素嗜酸。久藥不效。診左手浮小而快。右沉大近瀆。曰此氣血虛也。經曰。膀胱者。津液之府。氣化出焉。今病氣虛。不惟不能運化蒸溽。而亦氣餒不能使之出也。經又云。血主濡之。血少則莖中枯澀。水道不利。安得不淋。况多服通利。血愈燥。氣愈傷矣。又素嗜酸。酸入于胃。其氣瀆以收。上之兩焦。弗能出入也。不出。則留胃中。胃中和溼。則下注膀胱之胞。胞薄以濡。得酸則縮捲。約而不通。水道不行。故癰而瀆。內經曰。酸多食之。令人癰是也。爲用大補湯加牛膝。煎服數劑。

稍愈。乃製八味丸。除附子加黃芪。更以生甘草川棟子人參玄胡茯苓。相間服而愈。按此全襲石山謙甫兩案爲一。

張文學道卿。傳治血淋方。獨蒜一枚。山梔子七枚。鹽少許。三物共搗如泥。貼患人臍上。所親患血淋二年餘。殊甚。諸醫治之罔效。一日張過視。謾試以前方。即時去紫黑血片碗許。遂愈。

濮陽傳云。有便血淋者。取旱蓮草水煎服。隨愈。

少微述季父守信州時。年五十餘。值憂勞。患身熱作嘔。月餘。脫肉破脛。小便淋瀝。白如膏飴。官醫凌生檢一按。名曰膏淋。用六君加遠志。一服有奇功。果依方一匕而起。

秘結

丹溪治一老人。因內傷挾外感。自誤汗後。以補藥治愈。脈尚洪數。朱謂洪當作大論。年高誤汗後。必有虛症。乃以參朮歸芪陳皮甘草等。自言從病不曾更衣。今虛勞。逆痛不堪。欲用利藥。朱謂非實秘。爲氣因誤汗而虛。不得充腹。無力可努。仍用前藥。間以肉汁粥。鎖陽粥啜之。丹溪本草謂鎖陽味甘可食者。黃芩尤佳。補陰氣治虛。而大便結燥。又謂肉從蓉峻補精血。驟用動大便滑。濃煎葱椒湯浸下體。下軟塊五六枚。脈大未斂。此血氣未復。又與前藥。二日。小便不通。小腹滿悶煩苦。仰臥則點滴而出。朱曰。補藥未至倍參芪。服二日。小便通。至半月愈。虛秘用補法。

一婦產後秘結。脈沉細。服黃栢知母附子愈。

丹溪治其母。年老多痰飲。大便燥結。時以新牛乳猪脂。和糜粥中進之。雖得暫時滑利。終是膩物積多。次年夏時鬱爲黏痰。發爲脇瘡。作楚甚困。苦思而得節養之說。時進參朮等補胃補血之藥。隨天令加減。遂得大府不燥。面色瑩潔。因成一方。用參朮爲君。牛膝芍藥爲臣。陳皮茯苓爲佐。春加川芎。夏加五味黃芩麥冬。冬加當歸身倍生薑。一日一帖。或二帖。小水纔覺短少。便進此藥。小水之長如舊。卽是卻病捷法。

一婦年五十。患小便澁。治以八正散等劑。小腸脹急不通。治裏不效身如芒刺。朱以所感霖淫雨溼邪尚在表。此症脈必浮澁

而不數不然身如芒刺屬溼火居多何以斷之爲溼邪在表耶立齋一案時或身如芒刺亦作溼治因用蒼朮爲君。附子佐之。發表。一服即汗。小便隨通。汗法

一人年八旬。小便短澁。分利太過。致涓滴不出。蓋飲食過傷其胃。氣陷於下焦。用補中益氣湯。一服即通。升法

按此當入淋祕

史載之治蔡元長苦大便秘。國醫用藥。俱不能通利。蓋元長不肯服大黃故也。時史未知名。往謁之。聞者齟齬久之。乃得見。既而診脈。史欲出奇。曰。請求二十文錢。元長問何爲。曰。欲市紫苑耳。史遂以紫苑末之而進。須臾大便遂通。元長驚異問故。曰。大腸肺之傳送。今之祕結無他。以肺氣濁耳。紫苑能清肺氣。是以通也。自是醫名大著。

氣祕用清法
北憲災輿

饒醫熊彥誠。年五十餘。病前後閉。便澀不通。五日。腹脹如鼓。同輩環視。皆不能措力。與西湖妙杲僧慧月善。遣書邀致訣別。月驚馳而往。過釣橋。逢一異客。丰姿瀟灑。揖之曰。方外高士。何子子走趨如此。月曰。一善友久患祕結。勢不可療。急欲往問耳。客曰。此易療也。待奉施一藥。即脫靴入水。探一大螺而出。曰。事濟矣。持抵其家。以鹽半匕。和殼生搗碎。置病者臍下一寸三分。用寬布緊繫之。仍辦觸器。以須其通。熊昏不知人。妻子聚泣。曾未安席。晝然暴下而愈。月歸訪異人。無所見矣。熱祕用清法類編

王克明治胡秉妻。便祕腹脹。號呼踰旬。克明視之。時秉家方會食。王曰。吾愈之使預會。可乎。以半硫丸。碾生薑。調乳香下之。俄起對食如常。冷祕用溫法

虞恆德治一婦。年五十餘。身材瘦小。得大便燥結不通。飲食少進。小腹作痛。虞診之。六脈皆沉伏而結澁。作血虛治。用四物湯加桃仁麻仁煨大黃等藥。數服不通。反加滿悶。與東垣枳實導滯丸。及備急大黃丸等藥。下咽片時即吐出。蓋胃氣虛而不能久留性速之藥耳。遂以備急大黃丸。外以黃蠟包之。又以細針穿一竅。令服三丸。蓋

以蠟置者。制其不犯胃氣。故得出幽門。達大小腸也。明日下燥屎一升許。繼以四物湯加減作湯。使吞潤腸丸。如此調理月餘。得大便如常。飲食進而安。血秘用下法

一男子因出痘。大便閉結不通。兒醫云。便實爲佳兆。自病至痘瘡愈後。不如廁者凡二十五日。肛門連大腸痛甚。叫號聲徹四鄰。用皂角末及蜜煎導法。服以大小承氣湯。及枳實導滯丸。備急丸。皆不效。計無所出。虞曰。此痘瘡餘毒鬱熱。結滯於大小腸之間。而然。以香油一大盞令飲。自朝至暮亦不效。乃令婢者口含香油。以小竹筒一箇。套入肛門。以油吹入。過半時許。病者自云。其油入腸內。如蚯蚓漸漸上行。再過片時許。下黑糞一二升止。困睡而安。祕毒

薛已治一儒者。大便秘結。服搜風順氣丸後。胸膈不利。飲食善消。面戴陽色。左關尺脈洪大而虛。薛曰。此足三陰虛也。彼不信。乃服潤腸丸。大便不實。肢體倦怠。與補中益氣六味地黃丸。月餘而驗。年許而安。若脾肺氣虛者。用補中益氣湯。若脾經鬱結者。用加味歸脾湯。若氣血虛者。用八珍湯。加肉蓯蓉。若脾經津液涸者。用六味丸。若發熱作渴飲冷者。用竹葉黃芩湯。若燥在直腸。用豬膽汁導之。若肝膽邪侮脾者。用小柴胡加山梔郁李枳殼。若膏粱厚味積熱者。用加味清胃散。亦有熱燥。風燥。陽結。陰結者。當審其因而治之。若復傷胃氣。多成敗症。

一老儒素有風熱。飲食如常。大便十七日不通。肚腹不脹。兩尺脈洪大而虛。此陰火內燦津液。用六味丸二十餘劑。至三十二日。始欲去。用豬膽潤而通利如常。

一婦年七十三。痰喘內熱。大便不通。兩月不寐。脈洪大。重按微細。此屬肝肺腎虧損。朝用六味丸。夕用逍遙散。各三十餘劑。計所進飲食百餘碗。腹始痞悶。乃以豬膽汁導而通之。用十全大補調理而安。若間前藥。飲食不進。諸症復作。

一男子年五十餘。因怒少食。大便秘結。胸脇作痛。欲兼服脾約丸。肝脾腎脈浮而瀉。薛曰。

此足三陰精血虧損之症也。東垣先生云。若人胃強。強得脾弱。約束津液。不得四布。但輸膀胱。小便數而大便難者。用脾約丸。若人陰血枯槁。內火燔灼。肺金受邪。土受木傷。脾肺失傳。大便祕而小便數者。用潤腸丸。今滋其化源。則大便自調矣。如法果驗。

一儒者懷抱憂鬱。大便祕結。食少。乃傷脾之變症也。

博按薛氏原本云一儒者懷抱憂鬱。結復因場屋不遂。發熱作渴。胸膈不利。飲食少思。服清熱化痰行氣等劑。前症益甚。肢體倦怠。心脾二脈滯滯。乃

靈結傷脾之變症也。

遂用加味歸脾湯治之。飲食漸進。諸症漸退。但大便尚滯。兩頰赤色。此肝腎虛火內傷陰血。用八珍湯。加

茯苓。麥冬。五味。至三十餘劑。大便自潤。

一男子患症同前。服大黃等藥。泄瀉便血。遍身黑黯。薛視之曰。此陰陽二絡俱傷也。經曰。陽絡傷。則血外溢。陰絡傷。則血內溢。此不治也。已而果然。

職方陳我齋。年踰六旬。先因大便不通。服內疏等劑後。飲食少思。胸腹作脹。兩脇作痛。考按脅痛必由內疏所傷。形體倦怠。兩

尺浮大。左關短瀼。右關弦瀼。尺當沈今浮大。右關當微洪而反。弦瀼左關當弦而反。瀼瀼瀼瀼。時五月。請治。薛曰。此命門火衰。不能生脾土。而肺金又尅

肝木。恐金旺之際。難起矣。果然。

汪石山治一婦。因改醮。乘轎勞倦。加以憂懼。成婚之際。遂病小腹脹痛。大小便祕結不通。醫以硝黃三下之。隨通。隨閉。病增。胸膈胃脘脹痛。自汗食少。汪診之。脈皆濡細近駛。心脈頗大。右脈覺弱。汪曰。此勞倦憂懼傷脾也。蓋脾失健運之職。故氣滯不行。以致祕結。今用硝黃。但利血而不能利氣。遂用人參二錢。歸身錢半。陳皮枳殼黃芩各七分。煎服而愈。

江汝潔治一人。患前後閉三四日。且不能食。甚危急。江視之曰。頭痛耳鳴。九竅不利。腸胃之所生也。經曰。北方黑色。入通于腎。開竅於二陰。藏精於腎。精不足。則二便難。以鎖陽三錢。酒洗焙乾為末。煮粥。強與服之。是晚二便俱利。飲食亦進。

江應宿治從姪婦患祕結。因產後月餘。如廁忽跨痛如閃。大小便不通。已經四五日。雜進通利淡滲之藥。罔效。予適歸。倉惶告急云。前後脹腫。手不敢近。近之則愈痛。雖不見脈。知其形氣病氣俱實。與桃仁承氣湯。加紅花一劑。暴下而愈。

黃疸

琇按是病多謂溼熱蒸鬱脾胃而成。然有肝熱傳膽者。肝熱移脾者。又有燥火便秘宜下者。

東垣治一人。年六十二。素有脾胃虛損病。目疾時作。身面目睛俱黃。小便或黃或白。大便不調。飲食減少。氣短上氣。怠惰嗜臥。四肢不收。至六月中。目疾復作。醫以瀉肝散。下數行。而前疾增劇。李謂大黃牽牛。雖除溼熱而不能走經絡。妙下咽不入肝經。先入胃中。大黃苦寒。重虛其胃。牽牛其味至辛。味辛者爲金用尅肝木則可經曰肺病無多食辛能瀉氣。重虛肺本。嗽大作。蓋標實不去。本虛愈甚。加之適當暑雨之際。素有黃症之人。所以增劇也。此當于脾胃肺之本臟。瀉外經中之溼熱。製清神益氣湯主之。茯苓升麻各二分。澤瀉蒼朮防風各三分。生薑四分。瀉溼熱而補脾胃此藥能走經。除溼熱而不守。故不瀉本臟。經臟二字妙絕當熟玩補肺與脾胃本臟中氣之虛弱。琇按江氏元本止此。今考東垣脾胃論此方凡分作三段。青皮一分。橘皮生甘草白芍藥白朮各二分。人參五分。此藥皆能守本而不走經。不走經者。不滋經絡中邪。守者。能補臟之元氣。黃蘗一分。麥冬二分。人參二分。五味子三分。琇按第二段已用人參五分。此段復用人參二分。似誤。然觀後發明云。此藥去時令浮熱溼蒸。右件到如麻豆大。都作一服。水二盞。煎至一盞。去粗。稍熱空心服。火熾之極。金伏之際。而寒水絕體於此時也。故急救以生脈散。除其溼熱。以惡其太甚。肺欲收。心苦緩。皆酸以收之。心火盛。則甘以瀉之。故人參之甘。佐以五味子之酸。孫思邈云。夏月常服五味子以補五臟氣。是也。麥門冬之微苦寒。能滋水之源於金之位。而清肅肺氣。又能除火刑金之嗽。而歛其痰邪。復微加黃蘗之苦寒。以爲守位。滋水之流。以鎮墜其浮氣。而除兩足之痿弱也。

羅謙甫治兀顏正卿。二月間。因官事勞役。飲食不節。心火乘脾。火生土火甚亦能侮土脾氣虛弱。又以悲怒。氣逆傷肝。心下痞滿。四肢困倦。身體麻木。熱傷氣故麻木次傳身目俱黃。微見青色。顏黑。初起顏黑故可治色黑溼也心神煩亂。怔忡不安。兀兀欲吐。口生惡味。飲食遲化。時下完穀。小便癰閉而赤黑。溼熱故小便秘辰巳脾胃發熱。日暮則止。至四月尤盛。羅診其脈浮而緩。金匱

要略云。寸口脈浮為風。緩為痺。痺非中風。四肢苦煩。脾色必黃。瘕熱已行。跌陽脈緊為傷脾。風寒相搏。食穀則眩。穀氣不消。胃中苦濁。濁氣下流。小便不通。陰被其寒。熱流膀胱。身體盡黃。名曰穀疸。穀疸寒熱不食食則頭眩心胸不安小便難久久發黃此風寒相搏穀氣

不消胃中苦濁小便不通熱流膀胱所致以茵陳葉一錢。茯苓五分。梔子仁。蒼朮去皮。炒白朮。各三錢。生黃芩六分。黃連枳實。豬苓。去皮。澤瀉。陳皮。漢防己。各二分。青皮去白一分。作一服。以長流水三盞。煎至一盞。名曰茯苓梔子茵陳湯。一服減半。二

服良愈。內經云。熱淫於內。治以鹹寒。佐以苦甘。又溼化于火。熱反勝之。治以苦寒。以苦泄之。以梔子茵陳苦寒。能瀉溼熱而退其黃。故以為君。難經云。苦主心下滿。以黃連枳實苦寒。泄心下痞滿。肺主氣。今熱傷其氣。故身體麻木。以黃芩苦寒瀉火補氣。故以為臣。二朮苦甘溫。青皮苦辛溫。能除胃中溼熱。泄其壅滯。養其正氣。漢

防己苦寒。能去十二經留溼。澤瀉鹹平。茯苓豬苓甘平。導膀胱中溼熱。利小便而去癰閉也。

至元丙寅六月。時雨霖霖。人多病溼癰。真定韓君祥。因勞役過度。渴飲涼茶。及食冷物。遂病頭痛。肢節亦疼。身體沉重。胸滿不食。自以為外感內傷。用通聖散二服。添身體困甚。醫以百解散發其汗。汗越四日。以小柴胡湯二

服。復加煩熱躁渴。又六日。以三一承氣湯下之。下躁渴尤甚。又投白虎加人參柴胡飲子之類。清病愈增。又易醫。用黃連解毒湯。硃砂膏至寶丹之類。至十七日後。病勢轉增。傳變身目俱黃。肢體沉重。背惡寒。皮膚冷。心下痞硬。

按之則痛。心下痛按之硬手少陰受寒足少陰血滯按之而痛為實則誤眼溢。眼溢為淫毒不欲開。目睛不了了。懶言語。自汗。小便利。大便秘了。而不了。此痞痛為陰症故小便利大便陰血滯按之而痛為實則誤羅診其脈緊細。寒按之空虛。下焦無陽也兩寸脈短。不及本位。此證得之。因時熱而多飲冷。加以寒涼

寒藥過度。助水乘心。反來侮土。先囚其母。後薄其子。經云。薄所不勝。乘所勝也。時值霖雨。乃寒溼相合。此為陰症

發黃明也。今身自汗小便利而發黃明屬寒溼。羅以茵陳附子乾薑湯主之。茵陳附子乾薑湯

云。寒淫於內。治以甘熱。佐以苦辛。溼淫所勝。平以苦熱。以淡滲之。以苦燥之。附子乾薑。辛甘大熱。散其中寒。故以

為主。半夏草豆蔻辛熱。白朮陳皮苦甘溫。健脾燥溼。故以為臣。生薑辛溫以散之。澤瀉甘平以滲之。枳實苦微寒。

泄其痞滿。茵陳苦微寒。其氣輕浮。佐以薑附。能去膚腠間寒溼而退其黃。故為佐使也。煎服一兩。前症減半。再服

悉去。又與理中湯服之。數日。氣得平復。或者難曰。發黃皆以為熱。今暑隆盛之時。又以熱藥治之而愈。何也。此

少可羅曰。主乎理耳。成無已云。陰症有二。一者始外傷寒邪。陰經受之。或因食冷物。傷太陰經也。一者始得陽症。以

寒治之。寒涼過度。變陽為陰也。今君祥因天令暑熱。冷物傷脾。過服寒涼。陰氣太勝。陽氣欲絕。加以陰成寒溼相

合發而為黃也。仲景所謂當於寒溼中求之。李思順云。解之而寒涼過劑。瀉之而逐寇傷君。正以此耳。聖賢之制

豈敢越哉。或曰。潔古之學。有自來矣。

劉宗厚治趙顯宗病傷寒。至六七日。因服下藥太過。致發黃。其脈沉。細遲無力。皮膚涼。發躁。陰極發躁欲于泥中臥。

喘嘔。小便赤澀。先投茵陳橘皮湯。次第用藥之法喘嘔止。丸服小茵陳湯半劑。脈微出。脈微出者生不欲于泥中臥。次日。又服茵

陳附子湯半劑。四肢發熱。小便二三升。用附子而小便長當日中大汗而愈。似此治愈者。不一一錄。凡傷寒病黃。每遇太陽

或太陰。司天歲。若下之太過。往往變成陰黃。蓋辰戌太陽寒水。司天。水來犯土。丑未太陰溼土。司天。土氣不足。即

脾胃虛弱。亦水來侵犯。多變此證也。

虞恆德治一人。年三十餘。得穀疽症。求治。以胃苓湯去桂。加茵陳數十帖。黃退。自以為安。不服藥。十數日後。至

晚。目盲不見物。虞曰。此名雀目。蓋溼痰盛而肝火有餘也。用積豬肝煮熟。和夜明砂作丸服之。目明如故。來謝。虞

曰。未也。不早服制肝補脾消痰之劑。必成蠱脹。疽成蠱脹伊不信。半月後。腹漸脹痞滿。復求治。仍以胃苓湯倍二朮。加

木通。麥冬煎湯下褪金丸。一月而安。

江篁南治一人。夏月患食疸。面目俱黃如金。頭痛如破。小溲澁難。多汗。用車前草搗汁。調益元散服之。小溲即利。先瀉乃與補中益氣湯一帖。汗少止。後補繼以人參白虎湯。竹葉石膏湯。合服之。頭痛亦止。諸症多平。惟黃未盡退。乃以流氣清熱之劑。治之愈。

猶子三陽患痘症。皮膚目睛皆黃。小溲赤。左脈弦而數。右三部原不應指。今重按之。隱隱然指下。證見午後發熱。溼熱五更方退。兼陰以茵陳五苓散除桂。加當歸梔子黃柏柴胡數服。繼用人參養榮湯。乃八物除芎。加芪陳皮。變瘧

五味薑棗兼人乳童溲。熱退三日。已而復作。間日發於午後。肌熱灼指。脈近弦。乃作瘡治之而愈。後數年復患目睛黃。午飯難化。則小溲黃。以黃芪建中湯除桂。加白朮陳皮茯苓半夏神麩麥芽。薑少許。而退。

竟山汪竟渠之內。年十八。因以冷水洗澡。帶溼臥簟。坐冷石。致腹痛甚。腹痛醫疑經滯。用破血行經之藥。不效。

更醫用附子理中湯加桂。痛稍定。次日躁擾。謔言。不知人。醫以補中加寒涼藥二三服。乃覺身熱。面目發黃。頭暈。小溲黃如金色。溼月事如常。但少耳。所苦午後發熱。咽喉不清。常作聲咳嗽。初秋。江診之。脈左右皆浮大而駛。而右尤躁疾。方以蒼白朮茵陳澤瀉茯苓猪苓柴胡黃蘗梔子薑皮等藥。次日。脈稍平。以陳皮桔梗元參。併前方出入增損。數服而愈。

揚州吳世德。患胸腹作滯。小溲黃澁。目睛黃甚。惡風鼻塞。飲食作惡。暑月。江診左脈沉小而緩。右頗大而弦。脾部帶滑。乃食傷太陰。爲食疸症也。兼風寒外襲。法宜疏利消導。以防風蒼朮茵陳蘇葉陳皮茯苓猪苓澤瀉枳實薑葱煎服。夜來小溲頗長。早因驚悸。出汗一時許。乃用五苓去桂加滑石茵陳。合平胃散。四服。胸膈寬。小溲色漸淡而長。面目皮膚黃漸退。臨臥。喉口作乾。大便燥。口臭。前方減厚朴蒼朮。加白朮。數服而愈。

癍疹

丹溪治一乳孩因胎毒兩腋生癩後腹脹發赤疹如霞片以剪刀草汁調原蠶砂敷之愈
滄洲翁二條滑伯仁一條見傷寒類

完顏小將軍病寒熱間作腕後有癍三五點鼻中微血出兩手脈沉瀉胸膈四肢按之殊無大熱無大熱此內傷

寒也問之因暑臥殿角傷風又渴飲冰酪水此外感者輕內傷者重從內病俱為陰也見癍鼻蛆斷為陰甚妙故先癍衄後顯

內陰寒熱間作脾亦有之非往來少陽之寒熱也與調中湯數服而愈調中湯治內傷外感而發陰癍蒼朮一錢五分陳皮一錢砂仁藿香白芍炙甘草桔梗半夏白芷羌活枳殼各

一錢川芎麻黃桂枝各五分生薑三片水煎服方見玉機微義

江篁南治章祁一人年五十因伐木受溼夏間裁遇熱汗衣則皮膚發紅疹隱隱如布粟狀少取涼汗收則疹

漸沒素有鳴腸之症自患前恙則腸不復鳴矣江曰此症雖有陰陽輕重俱從火化此無根失守之火聚於胸中

上獨熏肺蓋肺主氣主皮毛遇熱汗衣傷之則傳於皮膚而為疹矣取涼汗收而疹沒者火散而疹自退承乃制

之義也腹中鳴乃火擊動其水昔有而今無者火從中達外也若不節食絕慾早拔其根他日恐成癘風也其人

食慾不能節已而果成癘風不治

風痺

唐與正治姪女年數歲得風痺疾先發於臆迺遷延上赤腫痛痒醫以上膈風熱治之亦不遠不效唐診之曰是

肝肺風熱盛極耳以升麻羌活荆芥鼠黏子赤芍藥淡竹葉桔梗乾葛八物治之自下漸退而腫聚於頂其高數

寸雖飲食寢處無妨而疾未去也唐母吳夫人曰此女乳母好飲熱酒至并歡其糟疾殆因是歟唐方悟所以至

頂不消之由思之惟乾葛消酒且能療火毒乃以先方加葛三倍使服之二日腫盡去夷堅志

齊王太后病召臣意入診脈曰風痺客胛注云胛膀胱也言風痺之病客居在膀胱難於大小溲腎主二便與膀胱為表裏溺赤溼生熱臣意飲以火齊湯

卽黃連解毒湯或云川連一味爲火齊湯勝膀胱故曰客也。所以知齊王太后。臣意診其脈。切其太陰之口。部肺溼然風氣也。脈法曰。沉之而大堅。浮之而大緊者。病主在腎。腎切之而相反也。脈大而躁。大者勝膀胱氣也。躁者中有熱而溺赤。部肺史記

四肢病

琇按經曰脾病則四支不用諸案所列類多癩症

華佗別傳曰。瑯琊有女子。右股上有瘡。癢而不痛。愈而復作。佗曰。當得稻糠色犬繫馬頓走出五十里。斷頭向癢。乃從之。須臾有蛇在皮中動。以鐵橫貫引出。長三尺許。七日愈。獨異志

羅謙甫治真定張大年。近三十。素嗜酒。至元辛未夏間。病手指節腫痛。屈伸不利。膝膕亦然。心下痞滿。身體沉重。不欲飲食。食卽欲吐。面色痿黃。精神減少。病近月餘。羅診其脈。沉而緩。緩者脾也。難經云。膺主體重節痛。膺者脾之所主。四肢屬脾。蓋其人素飲酒。加之時助溼氣大勝。流於四肢。故爲腫痛。內經云。諸溼腫滿。皆屬脾土。仲景云。溼流關節。肢體煩痛。此之謂也。宜以大羌活湯主之。內經云。溼淫於內。治以苦溫。以苦發之。以淡滲之。又云。風能勝溼。羌活獨活苦溫透關節而勝溼。故以爲君。升麻苦平。威靈仙防風蒼朮苦辛溫。發之者也。故以爲臣。血壅而不流。則痛。當歸辛溫以散之。甘草甘溫。益氣緩中。澤瀉鹹平。茯苓甘平。導溼而利小便。以淡滲之也。使氣味相合。上下分散其溼也。

一人兩足心凸如腫。硬如釘。脛骨生碎孔流髓。身發寒戰。惟思飲酒。症見寒戰飲酒亦奇此肝腎氣冷熱相吞。用川烏炮爲末。傅之。溫以行之內煎韭菜湯服之愈。行瘀溫散

一人四肢節脫。但有皮連。不能舉動。名曰筋解。症用黃蘆酒浸一宿。焙爲末。酒下二錢。多服而安。

一人手指彎曲。骨節間痛不可忍。漸至斷落。以草麻子去殼二兩。碎者不用。黃連四兩。貯瓶內。水二升浸之。春

夏三日。秋冬五日。每早面東。以此水吞下。葶麻子一粒。漸加至四五粒。微泄無害。忌食動風物。屢效。症奇治亦奇

葛可久治同郡富人女。年可十七八。病四肢痿痺。不能自食。目瞪。衆醫莫能治。葛視之笑曰。此不難治。乃令悉去房中香匱流蘇之屬。發地板掘土爲坎。畀女子其中。扃其扉。戒家人俟其手足動而作聲。當報我。久之手足果動而呼。投藥一丸。明日自坎中出矣。蓋此女平日嗜香。而脾爲香氣所蝕故也。吹劍續錄

趙宜真曰。予一故人。曾患鼓椎風。往來寒熱。數月伏枕。諸藥不能療。最後一醫士診之曰。雖成痼疾。而有客邪。在少陽經未解。若曾服五積散。則誤矣。詢之果然。因投小柴胡湯數服。寒熱頓除。卻用本料追風丸等藥。理其風證而全瘳矣。趙宜真明初人

徐文中以醫名吳中。鎮南王妃臥病不可起。文中入診視。王曰。疾可爲乎。對曰。臣以針石。加於玉體。不痊。其安用臣。遂請妃舉手足。妃謝不能。文中因請診候。按手合谷曲池而針。隨以入。妃不覺知。少選。請舉如前。妃復謝不能。文中曰。針氣已行。請舉玉手。妃不覺爲一舉。請舉足。足舉。王大悅。明日妃起坐。王大設宴賜。聲震廣陵。

一女子十六歲。四腕軟皮處。生惡物如黃豆大。半在肉內。紅紫色。痛甚。諸藥不效。方士教買水銀四兩。以白綿紙二張。揉熟。蘸水銀擦之。三日愈。

一人發寒熱。四肢堅硬如石。擊之有鐘聲。日黃瘦。用茱萸木香等分。水煎一二服愈。

有人患人面瘡。多在股上。其形似人面。有口眼。傅藥上。卽食之。與飲食亦然。一日將貝母末傅。卽密口不受。遂拉之瘡口。數次遂愈。

江左有商人。左膊上有瘡如人面。亦無他苦。商人戲滴酒瘡口中。其面亦赤色。以物食之。亦能食。食多則覺膊內肉脹起。或不食之。則一臂痺。有善醫者。教其歷試諸藥。金石草木之類。悉無所苦。至貝母。其瘡乃聚眉閉口。其人喜曰。此藥可治也。因以小葦筒投其口灌之。數日成痂。遂愈。本事方

薛立齋治一婦人。素清苦。四肢患血風瘡。誤用敗毒寒涼。晡熱內熱。自汗盜汗。月經不行。口乾咽燥。此鬱結傷脾。四肢者。脾主之。用歸脾湯數劑。後兼逍遙散。五十餘劑而愈。

一人手十指斷壞。惟有筋連無節。肉內蟲出如燈心。長數尺。遍身綠毛。名血餘。用茯苓胡黃連煎服愈。作溼熱治兼殺蟲

有人患腳瘡。冬月頓然無事。夏月臭爛。疼痛不可言。一道人視之曰。爾因行草上。惹著蛇交遺瀝。瘡中有蛇兒。

冬伏夏出。故疼痛也。以生蝦蟆搗碎傅之。日三四換。凡三日。有一小蛇自瘡中出。以鐵鉗取之。其病遂愈。據青雜記

一人左手無名指爪角。生一小瘡。初起麻粒大。用小刀挑開瘡頭。血出如溺不止。一日長出肉瘤。如菌裹指。頂

內開一孔。如眼目轉動。此疔毒也。以艾灸四十壯。不知疼痛痒。復烙之。翦去肉瘤。敷拔疔散。外以膏藥貼之。內服

解毒。七日全愈。

一人手足甲忽然長倒生肉刺如錐。食葵菜自愈。

荊州處士侯又元。嘗出郊。廁于荒塚上。及下。跌傷其肘。創甚。行數百步。逢一老人。問何所苦也。又元具言。且見

其肘。老人言。偶有良藥。可封之。十日不開。必愈。如言。及解視。遂落。又元兄弟五六人互病。病必出血。月餘。兄兩臂

忽病瘡。六七處。小者如榆錢。大者如錢。皆成人面。西陽雜俎

程山人孺文。見一人手生丫枝。痛苦無奈。一醫用通草爲末。以雞蛋清調塗上。卽消。

馬嗣明從駕往晉陽。至遼陽山中數處。見榜云。有人家女病。若有能治瘥者。購錢十萬。名醫多至。問病狀。不敢

下手。惟嗣明獨治之。其病由云。曾以手捋一麥稔。卽見一赤物。長三寸似蛇。入其手指中。因驚怖倒地。卽覺手臂

疼腫。漸及半身俱腫。疼不可忍。呻吟晝夜不絕。嗣明爲處方服湯。比嗣明從駕還。女平復。北齊書

正德間神樂觀陸道士生人面瘡。在足外臚。瘡口似唇。而有舌無齒。能言。且索食。但開口時。必大痛垂絕。口閉

復甦。飲之以酒。則四周皆紅。啖以脂膏。亦能消燦。食畢則閉。疹乃稍可。但流膿血不止。每日一度或二度。其發無

常極受苦楚。貝母亦不能療。如是者一年。人問故。答曰。年十七時。夜與本房老僕忿爭。毆之死房。後地曠而風烈。吾師急聚薪焚之。天明無知者。今經十年。瘡自言僕也。忽七日不言。以爲將瘥矣。有兄在牛首寺爲僧。因往訪之。在寺幾半月。忽復言。痛絕尤甚。曰。我纔出數日。汝卽避我。使我尋之苦也。雖然。冤亦解矣。汝明日下山。遇一樵者。可拜求治之。明日果遇樵者。懇焉。樵者厲聲怒曰。業畜。敢言我也。去。半夜療汝。忽不見。恍然回觀。夜夢金甲神人。胸挂赤心忠良四字。謂曰。藥在案上。可煎湯服。以左手持藥。查出水西門外第二十家門首。有婦人潑水者。卽棄于道而返。覺起視案。有物如亂髮而無端者。江云如亂髮者疑是青遂如戒。果見婦人棄之歸。瘡遂愈。自後屢探本婦。竟無他。不知此何故也。見開紀訓

吳江一農夫。兩股赤腫。痛甚。不能坐立。一醫與之剖開。中有小蛤蜊四箇。取出遂愈。五湖漫聞
有人腋下體氣。五更時用精肉二片。以甘遂末一兩拌之。挾腋下至天明。以生甘草一兩煎湯飲之。良久瀉出穢物。須在荒野之處。恐傳他人。依法三五次卽愈。虛弱者間爲之。外用搽藥。枯礬一兩二錢。輕粉五錢。麝香一錢。蜜陀僧二兩。童便一碗浸煨。便盡爲度。各爲細末。津液調傅兩腋下。無輕粉。以海螵蛸代。

癩風

李東垣治一人。病癩風。滿面連鬚極痒。眉毛脫落。須用熱水沃之稍緩。或砭刺亦緩。風論中云。夫癩者。榮衛熱附。其氣不清。故鼻柱壞而色敗。皮膚瘍潰。風寒客於脈而不去。名曰癩風。當刺其腫上。先刺以銳針刺其處。按出惡氣。腫盡乃止。宜蔬食糲飯。用藥當破血去熱。升陽去痒瀉榮。以辛冷散之。甘溫升之。行陽明經。瀉心火。補肺氣。乃治之正也。升麻連翹各六分。蘇木當歸全蝎黃連地龍黃芪各三分。生黃芩四分。甘草五分。人參二分。生地黃四分。桃仁三枚。桔梗五分。麝香少許。胡桐淚一分。蠱蟲去翅足。微炒。水蛭二箇。炒令煙盡。去子粹用石灰炒紫黃色去灰用之。○水蛭慎用製不得法入腹

子生

右剉。除連翹另剉。胡桐淚研。白豆蔻二分爲細末。二味另放。麝蟲水蛭。三味爲細末另放。外都作一服。水。二大盞。酒一匙。入連翹。煎至一盞六分。再入白豆蔻二味。并麝等三味。再煎一二沸。去渣。稍熱。早飯後。午飯前。服。忌酒溼麪生冷硬物。博按此案舊刻脫誤

張子和治一人病癘風。十餘年。曰。足有汗。尙可治。當發汗。其汗當臭。涎當腥。以三聖散吐之。大吐。汗果臭。痰腥如魚涎。次以舟車丸。滌川散。下五七次。數服乃安。

一人病風。爬搔不已。眉毛脫落。刺其面。大出血如墨。刺三次。血變色。每刺。自額至頤。鏹針上下俱刺。間日一次。至二十餘日方已。

呂滄洲治一女子病癘。診其脈。來疾去遲。上虛下實。蓋得之酒醉接內。而風毒乘之。今雖髮禿眉墮。然鼻根幸未陷。肌肉幸未死。遂以防風通聖散。加以下藥。下瘀血數升。及蟲穢青黑等物。并進斬蛇長松等湯丸。復佐以雄黃大楓子油作膏摩之。逾月瘥。

丹溪治一貧婦。寡居病癘。曰。是疾世號難治者。不守禁忌耳。是貧婦而無厚味。寡而無慾。庶幾可療也。卽自具藥治之。後復投四物湯數百劑。遂不發動。

一人面浮油光。微腫色變。眉脫痒。二世癘風。死者三人。與醉仙散出涎水如盆而愈。琇按此趙以德案

一人面腫。色變黑。燥痒。眉髮脫落。手足皮燥。厚拆。痛痒無全膚。有時癢入骨髓。爬至血出。稍止復作。晝夜不眠。

與醉仙丹再造丸二藥而愈。

一婦兩足脛瘡潰。眉落。與再造散一服。愈。年少不能斷慾忌口。一年復發。其前二人不發者。亦非能如法調攝。由病得之未深。鼻柱未壞。瘡未潰腐故耳。故人抱病。不可不早治也。

羅謙甫治段庫使。春初病大風。滿面連頸極癢。眉已脫落。須以熱湯沃之。則稍緩。晝夜數次沃之。或砭刺亦緩。先師曰。脈風者。癘風也。榮衛熱附。其氣不清。故使鼻柱壞。皮膚色敗。大風者。風寒客於脈而不去。治之當刺其腫上。以銳針針其處。按出其惡氣。腫盡乃止。瀉心火。補肺氣。方見東垣治案

釋普明。齊州人。久止靈巖。晚遊五臺。得風疾。眉鬚俱墮。百骸腐潰。哀號苦楚。忽有異人。教服長松。明不知識。復告之云。長松生古松下。取根餌之。皮色如薺苳。長三五寸。味微苦。類人參。清香可愛。無毒。服之益人。兼解諸蟲毒。明採服旬日。毛髮俱生。顏貌如故。今并代間土人。多以長松雜甘草乾山藥爲湯。煎服甚佳。然本草及諸方書皆不載。獨釋慧祥作清涼傳始序之。灑水燕談

泉州有客盧元欽。染大風。惟鼻根未倒。屬端午。官取蚶蛇膽欲進。或言肉可治風。遂取一截蛇肉食之。三五日頓漸可。百日平復。朝野僉載

商州有人患大風。家人患之。山中爲起茅舍。有烏蛇墜酒罌中。病人不知。飲酒漸瘥。罌底見蛇骨。方知其由。一僧得病狀如白癩。卒不成瘡。但每旦取白皮一升許。如蛇蛻。醫者謂多啖炙燔所致。與局方解毒雄黃丸三四服愈。

趙瞿病癩。歷年醫不愈。乃齋糧送棄於山穴中。瞿自怨不幸。吁嗟歎泣。經月。有仙人經穴。見而哀之。具問其詳。瞿知其異人。叩頭自陳乞命。於是仙人取囊中藥賜之。教其服百餘日。瘡愈。顏色悅。肌膚潤。仙人再過視之。瞿謝活命之恩。乞遺其方。仙人曰。此是松脂。彼中極多。汝可煉服之。長服身轉輕。力百倍。登危涉險。終日不困。年百歲齒不墮。髮不白。夜臥常見有光如鏡。抱朴子

高駢鎮維揚之歲。有術士之家。延火燒數千戶。主者錄之。當死。臨刑謂監刑者曰。某之愆。一死何以塞責。然某有薄技。可以傳授一人。俾其救濟後人。死無恨矣。時駢延待方士如饑渴。監刑者卽緩之。馳白於駢。駢召入親問。

之。曰。某無他術。唯善醫大風。駢曰。何以覈之。對曰。但於福田院選一最劇者。可以試之。遂如言。乃置患者於隙室中。飲以乳香酒數升。則懵然無知。以利刀開其腦縫。挑出蟲可盈掬。長僅二寸。然後以膏藥封其瘡口。別與藥服之。而更節其飲食動息之候。旬餘瘡盡愈。纔一月。眉髮已生。肌肉光淨。如不患者。駢禮術士爲上客。玉堂閒話

真臘國人。尋常有病。多入水浸浴。及頻頻洗頭。便自痊可。然多病癩者。比比道途間。土人雖與之同臥同食。亦不校。或謂此中風土有此疾。曾有國主患此疾。故人不之嫌。以愚意觀之。往往好色之餘。便入水澡浴。故成此疾。聞土人色慾纔畢。入水澡洗。其患癩者十死八九。亦有貨藥於市者。與中國不類。不知其爲何物。更有一等師巫之屬。與人行持。尤可笑。說選○江云南人或因縱酒居處卑溼或以蓋酒覆被以蓋身一夜遂成是疾者有之不可不知也

癰腫

汪石山治一人肥短紫淡。年逾三十。因勞感溼。兩腿膝間結核痛甚。醫用蒜片艾灸。又針大敦。肝穴三陰交。脾穴又

以藥水洗之。遂致陰囊腫脹如升。莖皮腫如水泡。復進人參敗毒散。皆不中病。汪診之。脈皆濡緩而弱。略駛。濡緩弱爲陽爲虛駛爲熱宜石山之變例治也○若見弦數大之脈又當別論不可執此一案爲法也曰。此溼氣乘虛而入。鬱而爲熱。成結核也。理宜補中行溼。可免後患。月餘。左

腿內臙。厥陰經分。腫痛如碗。惡寒發熱。復用蒜灸。六日後。腫潰膿出。體倦。頭面大汗。手足麻木。瘡下又腫如碗。寒熱大作。始信。用入參三錢。黃芪三錢。白朮錢半。歸身尾牛膝茯苓各一錢。青皮黃栢各七分。甘草節五分。煎服五六帖。右額羊矢穴分腫痛。長五寸許。亦作寒熱。醫謂補塞太過。欲改前方。彼不信。銳意服前藥月餘。腫皆膿潰。成痂而愈。惟左腳委中。筋急短縮。艱於行步。彼以爲躄。汪曰。膿血去多。筋失所養故也。藥力足日。當不躄矣。果驗。後覺陰囊腫純。他醫加茴香吳茱萸治疝等藥。不效。汪適至彼。令守前方。減去治疝等藥。加升麻一錢。服一二帖。囊卽縮。彼願詳言之。汪曰。經云。營氣不從逆於肉理。乃生癰腫。又云。受如持虛。蓋謂氣餒行遲。血少留滯。則阻逆肉

理乃作癰腫也。久則鬱而爲熱，化肉腐筋而成膿矣。腫在厥陰，雖曰多血，亦難供給。日之所耗，夜之所損，故邪乘虛留結不散。如持虛器而受物也。身之氣血如風與水，風疾水急，則頹波潰隄，莫之能禦。風息水細，則沙障石壅，多所阻礙矣。故今補其氣血，使氣壯而行健，血盛而流通，又何腫之不散。結之不行哉。彼曰理也。

龐贅

狄仁傑，并州太原人。性好醫藥，尤妙鍼術。顯慶中，應制入關，路傍有榜云：有兒鼻端生贅，如拳石，綴鼻根，蒂如筋，痛楚危亟，能療之者，酬千金。狄公爲腦後下鍼，龐贅應手而落。其父母輦千緡爲壽。此條已見前鼻門

薛已治一老儒，眉間患此。二年後，其狀如紫桃，下墜蓋目。按之如水囊，刺出膿血，目即開張。以炒黑膽草、山楂、芎歸、芍藥、柴胡、白朮、茯苓等類而愈。

一婦左項腫如雞卵，不作痛，不變色。勞則發熱，怒則寒熱。經候不調三年矣。用加味逍遙散，加味歸脾湯，間服。以海藻散堅丸，年許而消。

一男子鬱怒房勞，左脇腫贅如赤桃。服流氣化痰之藥，其大愈甚。虛症悉具。此肝腎過虛也。用前藥及地黃丸而消。

儒者朱宏仁，年二十餘，右手背近中指，患龐五枚，中一大者，如黃豆，餘皆如聚黍。拔之如絲，長三四寸許。此血燥筋縮，用清肝益榮湯，五十餘劑而愈。

一婦人左手背并次指，患五六枚，如熟椹。薛曰：此因肝經血熱也。果月經素不及期，當生血涼血爲主。不信，乃用艾灸，手脹發熱，手指皆攣。兩腋項兼胸乳間皆患龐。經行無期。薛用加味逍遙散，加黃連十餘劑，各患漸愈。乃去黃連百餘劑，經行如期。再用地黃丸三料而全消。

有人患此。用蜘蛛絲纏七日消爛屢驗。焦氏筆乘

瘤

臨川有人瘤生頰間。癢不可忍。每以火烘炙。則差止。已而復然。苦甚。一醫告之曰。此真風瘤也。當剖而出之。取油紙圍頂上。然後施砭。瘤方破。小風湧出無數。最後一白一黑兩大風皆如豆殼。中空無血。與頰了不相干。略無癢痕。但瘤所障處正白耳。丁志

浮梁李生。得背癢疾。隱起如覆盆。無所痛苦。惟奇癢不可忍。飲食日減。無能識其為何病。醫秦德立見之曰。此風瘤也。吾能治之。取藥傅其上。又塗一綿帶繞其圍。經夕瘤破。出風斗許。皆蠶蠕能行動。即日體輕。但一竅如箸端不合。時時風湧出不勝計。竟死。唐小說載賈魏公鎮滑臺日。州民病此。魏公云。世間無藥可療。惟千年木梳燒灰及黃龍浴水。乃能治耳。正與此同。

處士蒯亮言其所知。頰角患瘤。醫爲剖之。得一黑石碁子。巨斧擊之不傷缺。復有足脛生瘤者。因至親家爲獮犬所斷。正留其瘤。其中得針百餘枚。皆可用。疾亦愈。稽神錄

薛已治一男子。小腹患此。膿水淋漓。用補中益氣。加麥冬五味以培脾土。六味地黃丸以生腎水。更用蘆薈丸以清肝火而斂。

腫癭

安康伶人刁俊朝。其妻巴嫗。項癭初若雞卵。漸巨如升。積五年。大如數斛之鼎。重不能行。有聲如音樂。積數年。癭外生小穴如針芒者。不知幾千億。每天陰欲雨。則穴中吹白煙霏霏如絲縷。漸高布散。結爲屯雲。雨則立降。其

家少長懼之。咸請遠送巖穴。妻懼送。請決折之。俊朝卽淬利刃將及之。中軒然有聲。遂四分披裂。有一大獠跳躍而去。卽以白絮裹之。瘰疾頓愈。時大定中也。後猶有說。不具論。續元怪錄

汝州人多病頸癭。其地饒風沙。沙入井中。飲其水則生癭。故金房人家井。以錫爲欄。皆以夾錫錢鎮之。或沉錫其中。則飲者免此患。

華亭有一老僧。昔行腳河南管下。寺僧童僕。無一不病癭。時有洛僧共寮。每食取攜行苦脯同餐。經數月。僧頂贅盡消。若未嘗病。寺徒僕歎訶。乃知海崖鹹物。能除是疾。癸志

倪仲賢治顧顯卿妻。年五十餘。患癭。始生如塊。近三年如盆。一首痛楚不可忍。羣醫視之。投藥不效。老人曰。是少陽經爲邪所攻耳。卽投以其藥。服之月餘而愈。

江應宿治一婦人頸癭。知其爲少陽厥陰肝膽。因鬱怒痰氣所成。治以海藻三兩。昆布一兩五錢。海帶一兩。俱水洗淨。半夏製。小松蘿。枯礬。蛤粉。通草。各一兩。龍膽草洗三兩。小麥麵炒去溼四兩。共爲細末。食後用酒調下三錢。去枕睡片時。或臨臥服。以消止藥。不必盡劑。一月愈。

瘡瘍

東垣治一人家貧。形志皆苦。時冬寒。於手陽明大腸經分出癰。第四日忽腫。幼少有癩疔。其臂外皆腫。痛甚。先腫在陽明。脈左右寸皆短。中得之皆弦。按之洪緩有力。此癰得自八風之變。以脈斷之。邪氣在表。然其症大小便如故。飲食如常。腹中知饑。口知味。知不在裏也。不惡風寒。止熱躁。脈不浮。知不在表也。表裏旣和。邪氣在經脈之中也。故凝于經絡。爲瘡癰。出身半已上。故風邪上受之。故知是八風之變爲瘡。止經脈之中也。治其寒邪。調和經脈中血氣。使無凝滯。則已也。炙甘草一分。升麻。桔梗五分。白芷七分。當歸尾生地一錢。生芩一錢五分。連翹一錢。

黃芪二錢。中桂紅花各少許。酒水各半同煎。至稍熱。臨臥服。二服而愈。

呂滄洲治一僧。偶搔臙中疥。忽自出血。汨汨如湧泉。竟日不止。醫治之不效。請呂往視。履時已困極。無氣可語。及持其脈。惟尺部如蛛絲。他部皆無。卽告之曰。夫脈血氣之先也。今血妄溢。故榮氣暴衰。然兩尺尙可按。惟當益榮以瀉其陰火。乃作四神湯。加荆芥穗。防風。不問晨夜併進。明日脈漸出。更服十全大補一劑。遂痊。

一士人於背臀腿節次生疽。用五香連翹湯十宣散而愈。後腳弱懶語。肌上起白屑如虱。脈洪稍鼓。時冬月。朱作極虛處治。令急作參芪歸朮膏。以二陳湯化之。盡藥一斤半。白屑沒大半。呼吸有力。其家嫌效遲。自作風病治之。服青礞石等藥。因致不救。故書以爲戒。

一老婦形實性急。嗜酒。腦生疽。十五日。脈緊急且瀉。用大黃細切。酒炒爲末。以人參酒炒。入薑煎湯。調末一錢服。少時再服。得睡。上身汗出而愈。用大黃人參以汗解奇。此案重見腦頂疽門。

橘泉翁治一人。年八十餘。有瘍發左耳後。寒熱間作。晝夜呼不可忍。瘍醫欲與十宣散補托之。翁曰。此有餘之火。無俟於補。與防風通聖散。加柴胡白芷下之。腫消痛止。

皇祐中學究任道。腿間患一瘡。始發赤腫。復絕便變黑。後穴則有黃水出。四邊浮漿起。累治不瘥。醫王通看之。此瘡狹長。似魚臍下瘡也。遂以大針針四向并中。隨針有紫赤水汁。出如豆汁。言此一因風毒蘊結而成。二因久

坐血氣凝滯而至。三因食肉。有人汗落其間也。道曰。某素好讀書而久坐。此疾數歲前。夏月道中。買豬脯味水飯。疑似人肉。食已後得此疾。通曰。與誤食人汗不遠矣。以一異味散子。用雞子清調傅其瘡。日三易。數日得愈。道堅

求其方。通曰。止用雪元一味。自後累訪名醫。皆莫識雪元爲何物。道因至許鄭間。會醫郝老曰。嘗記聖惠有一方。治此疾。用臘月豬頭燒灰。以雞子清調傅。此方是也。雪元之名。非郝老博學多記。後醫豈不惑耶。名醫錄

南豐市民嚴黃七。兩足生瘡。臭氣潰膿。衆皆驅斥不容迹。出貨角器於村野。而旅舍又不容。至京。潛投宿於五

夫人祠下夜半。遭黃衣吏訶逐曰。何人敢以腐穢脚。觸污此間。謝曰。不幸纏惡疾。無處見容。冒死來此。紛拏次夫入出。抗聲令勿逐。且呼使前曰。吾授汝妙方。用漏籃子一枚。本草又名野蘭生乾爲末。入膩粉少許。井水調塗。當效。嚴拜謝。依而治之。果愈。類編

陳斗崑治金臺僧嗣真。遍體生瘡癩。歲久藥罔效。陳曰。此太陰之經。蘊風邪風化爲蟲病也。初猶未信。翌日。僧持瘡痂數片。內有蟲如虱。泣拜求治。乃教以百部蛇牀子草烏頭練樹葉煎湯一缸。令僧坐湯中浴。一二時。落瘡痂蟲無數。一月凡數浴。僧遍體如白癩風狀而愈。

吳菱山治一男子。年近三十。病後遍發瘡毒。醫以敗毒散久服。其毒遂收。惟有瘡瘍而已。忽一日食羊肉。遂嘔過一夜。滿口發瘡。狀如膿窠。寒熱時作。羸瘦憔悴。諸醫皆曰。早間毒敗不盡故耳。仍行敗毒涼劑。渴熱轉生。越數旬。飲食減少。因請吳治。曰。脈浮無力。此乃虛陽。若用涼劑。不久危矣。遂用附子理中湯服之。少頃。燥煩口開。舉家歸咎於附子。曰。此無妨。彼人虛甚。况熱藥熱服。故燥耳。仍進一服。此理可以貫通服藥之法其症遂安。連進二次。次早口瘡俱收。寒熱已定。病遂愈。此蓋虛陽染患。不可不察也。

趙子固先生母劉氏。年近八十。左足面一瘡。下連大指。上延外踝。以至臙骨。每歲輒數發。發必屢月。昏暮癢甚。爬搔移時。出血如泉。呻吟痛楚。殆不可忍。夜分。卽漸已。明日復然。每一更藥。則瘡轉大而劇。百試不驗。如是二十餘年。淳熙間。趙爲大府丞。一夕。母病大作。相對悲泣無計。困極就睡。夢四神僧。默坐一室。旁有長榻。先生亦坐。因而發歎。一僧問其故。先生答之以實。僧云。可服牛黃金虎丹。又一僧云。硃砂亦可。旣覺。頗驚異。試取藥半粒強服之。良久。腹大痛。舉家且悔。俄而下礪硃物如鐵石者數升。是夕瘡但徹癢。不痛而無血。數日成痂。自此遂愈。硃砂之說。竟不復試。先生因圖僧像如所夢者而記其事。金虎丹方出和濟。本治中風痰涎壅塞。所用牛黃。龍膽。膩粉。金箔之類。皆非老人所宜服。今乃服奇效。意此疾積熱藏府。而發於皮膚。歲久根深。未易蕩滌。故假涼劑以攻之。

不可以常瘡論也。神僧之夢。蓋誠孝感所致。百一選方

有人遍身生熱毒瘡。痛而不癢。手足尤甚。至頸而止。黏著衣被。曉夕不得寐。痛不可忍。有人教以石菖蒲三斗。剉日乾之。春羅爲末。布席上。使患者恣臥其間。仍以衣被覆之。既不黏著。又復得睡。五七日間。其瘡如失。後以此

治患此者。應手效。其石菖蒲。根絡石生者。節密。入藥須此等。本草衍義

有人患遍身風熱細疹。癢痛不可任。連胸脇臍腹。及近陰處皆然。痰涎亦多。夜不得睡。以苦參末一兩。皂角二

兩。水一升。揉攪取汁。銀石器熬成膏。和參末爲丸。梧桐子大。二三丸。溫水下食後。次日便愈。本草衍義

有婦人患臍下腹上。下連二陰。遍滿生溼瘡。如馬爪瘡。他處並無。癢熱而痛。大小便澇。出黃汁。飲食已減。身面

微腫。醫作惡瘡治。用鱧魚松脂黃丹之類。藥塗上。瘡愈熱。痛愈甚。治不對。故如此。問之。此人嗜酒貪啗。喜魚蝦

發風之物。急令用溫水洗。拭去膏藥。尋以馬齒莧四兩。爛研細。入青黛一兩。再研勻。塗瘡上。即時熱減。癢痛皆去。

仍服八正散。日三服。分散客熱。每塗藥得一時久。藥已乾燥。又再塗新溼藥。凡如此二日。減三分之一。五日。減三

分之二。自此二十日愈。或問曰。此瘡何緣至此。曰。中下焦蓄風熱毒氣。若不出。當作腸癰內痔。乃須當禁酒。及發

風物。然不能禁。後果患內痔。本草衍義

一人遍身忽然肉出如錐。癢痛不能飲食。名血癢。用赤皮葱燒灰水淋汁洗。內服淡豆豉湯。數盞而愈。

一人渾身生泡。如甘棠梨。破則出水。內有石一片。如指甲大。其泡復生。抽盡肌肉。不可治矣。急用三稜莪朮各

五兩。爲末。分三帖服。酒調下。

一人頂上生瘡如櫻桃。有五色。瘡破則頂皮斷。逐日飲牛乳自消。

一人患此瘡。腳膝攣痛。有人取蝦蟆。治如食法。令食之。敗毒而攣痛自愈。此亦偶中也。

又一人患此瘡。腳痛而腫。或令採馬鞭草煎湯薰洗。此方湯氣纔到患處。便覺爽快。後溫洗之。痛腫隨減。

一人患此瘡。愈後數年。通身筋骨疼痛。遇一道流問曰。神色憔悴。有病耶。曰。因瘡遍身痛也。道流曰。輕粉毒也。遂示一方。藥味不過數品。但每帖入鉛五錢。打扁。同煎服之。果驗。

薛已治四明屠壽卿。孟夏。當門齒如有所擊。痛不可忍。脈洪大而弦。薛曰。弦洪相搏。欲發瘡毒也。先用清胃散。加白芷。金銀花。連翹一劑。痛即止。至晚鼻上發一瘡。面腫黯痛。更用前藥。加犀角一劑。腫至兩額。口出穢氣。脈益大。惡寒內熱。此毒熾血瘀。藥力不能驟敵。乃數砭患處。出紫血。服犀角解毒之劑。翌日。腫痛尤甚。又砭患處。與唇上并刺口內赤脈。各出毒血。再服前藥。至數劑而愈。若泥冗神。不行砭刺。或全仗藥力。鮮不誤矣。

翰林屠漸山。年逾四十。患溼毒瘡。誤用輕粉之劑。虧損血氣。久不愈。一日將哺。診其肝脈。忽洪數而有力。薛告之曰。何肝脈之如此。侵晨。瘡出紫血三四碗許。體倦自汗。雖甚可畏。所喜血黯而脈靜。此輕粉之熱。血受其毒而妄行。其毒亦得以泄矣。但邪氣去。真氣虛也。當急用獨參湯主之。屠惑於他言。以至邪氣連綿不已。竟不起。

一婦人性躁。寒熱。口苦。脇痛。耳鳴。腹脹。溺瀉。踰年矣。症屬肝火。用四君加柴胡炒山梔炒龍膽。數劑。乃與逍遙散。兼服而瘡愈。又與六味丸。及逍遙散。七十餘劑。諸症悉退。若有愈後身起白屑。搔則肌膚如帛所隔。此氣血虛不能營于腠理。用大補之劑。若有愈後發熱。身起疙瘡癢痛。搔破膿水淋漓。經候不調。此肝火血熱。用四物加柴胡。山梔。白朮。茯苓。丹皮。甘草。此二種亦要知之。

一婦人日哺身癢。月餘口乾。又月餘成瘡。服祛風之劑。膿水淋漓。午前畏寒。午後發熱。殊類風症。薛謂此肝經鬱火。外邪所搏。用補中益氣。肝火未平。參芪宜緩。加山梔鉤藤。又以逍遙散加川芎貝母而愈。

一男子年十六。夏作渴發熱。吐痰唇燥。遍身生疥。兩腿尤多。色黯作癢。日哺愈熾。仲冬腿患瘡。尺脈洪數。薛曰。疥腎疳也。瘡骨疽也。皆腎經虛症。針之膿出。其氣氤氳。薛謂火旺之際。必患瘰癧。遂用六味地黃。十全大補。不二旬。諸症愈。而瘰癧具。仍用前藥而愈。抵冬娶妻。正春。而症復作。父母憂之。俾其外寢。雖其年少。謹疾。亦服地黃丸。

數斤煎藥三百餘劑而愈。

石山治一人色蒼黃瘦。年三十餘。病遍身惡瘡。因服輕粉而腳拘攣。手指節腫。額前神庭下腫如雞卵大。方士

令服孩兒膏。謂能補也。汪診視脈皆濡緩而弱。虛協曰。病已三年。毒已盡矣。但瘡潰膿血過多。以致血液衰少。筋

失所養。故腳爲之拘攣。况手指節間。頭上額前。皆血少運行難到之處。故多滯而成腫。理宜潤經益血。行滯散腫。

今服孩兒猛火炮炙。燥烈殊甚。且向所服輕粉。性亦躁急。丹溪曰。血難成易虧。今外被瘡膿所涸。內被輕粉所熯。

以難成易虧之血。其何以當內外之耗。不惟腫不能消。恐天年亦爲之損也。時正仲夏。乃用十全湯去桂附。加紅

花牛膝黃栢薏苡仁木香火麻仁羌活。煎服百帖。空心常服東垣四神丹加黃栢。又少加蜀椒。以其能采水銀。然

後腳伸能行。指腫亦消。惟額腫傳膏而愈。擬按此案并下案當依石山醫案入楊梅瘡門

一人年三十餘。因患此瘡。服輕粉致右腹脇下常有痞塊。右眼黑珠。時有疔子努出。如雀屎許。間或又消。身有

數瘡未痊。一醫爲治瘡毒而用硝黃。一醫爲治痞塊而用攻剋。一醫爲治眼疔而用寒涼。諸症不減。反加腹痛腸

鳴。大便滑泄。胸膈壅悶。不思飲食。噯氣吐沫。身熱怠倦。夜臥不安。季冬。汪往視。脈皆浮濡近駛。曰。誤於藥也。前藥

多係毒劑。胃中何堪。遂令棄去。更用人參四錢。黃芪二錢。白朮三錢。茯苓炒芍藥各一錢。陳皮神麩升麻各七分。

甘草肉豆蔻各五分。煎服五帖。爲之痛定。減去升麻。又服五帖。膈寬食進。減去豆蔻。再服五帖。諸症皆除。月餘。痞

塊亦散。眼疔亦消。

一婦瘦長面紫。每遇春末夏初。兩腳生瘡。膿泡根紅。艱於行步。經水不調。汪診視。脈皆濡弱而駛。兩尺稍滑。曰

血熱也。醫用燥劑居多。故瘡不瘥。合用東垣四神丹加黃栢。蜜丸服之。瘡不復作。

江寧南治旃田張氏子。年二十餘。因坐臥溼地。遍身發瘡如血風狀。醫與宣熱敗毒祛風之劑過多。瘡雖稍愈。

而氣血侵損多矣。身發寒熱。步履艱難。秋間。輿來就治。脈濡弱不任尋按。疔瘡殊甚。腹內作膨作瀉。午後發寒熱。

至五更汗出而退。初爲滋補氣血。兼扶脾清熱消導。二劑。膨去瀉止。四服。寒熱退。但脾傷氣虛。四肢無力。泄瀉時作。乃以參芪歸朮陳皮枳實黃栢麥冬等藥。出入加減遣歸。二月而愈。因以煮酒水洗手足。致瘡痍復大發。脈浮細而數。初與防風通聖散二服。及與去風溼藥洗之。瘡痍漸瘳。繼與托裏健脾清熱之劑。月餘而安。

淞江一人。生天泡瘡遍體。越數日。每泡中放出石子一箇。隨其泡形。爲之大小。

吳城一人。腰間生一癩。膿中流出虻蟲四條。醫亦甚駭。耳目所未經者。癩後自愈。楓橋瘍醫龔生。目覩人小腹生癩。流出虻蟲二條。俱長六七寸。後亦自愈。五湖漫聞

翻花瘡

薛已治判官張承恩內股患癰。將愈。翻出一肉如菌。薛曰。此屬肝經風熱血燥。當清肝熱。養肝血。彼不信。乃內用降火。外用追蝕。蝕而復翻。翻而復蝕。其肉益大。元氣益虛。始信薛言。治之而痊。

一男背瘡斂如豆許。翻出肉一寸餘。恪用消蝕藥。并繫法。屢去屢大。三寸許矣。用加味逍遙散三十餘劑。外塗藜蘆膏而消。瘡口將斂。乃用八珍散。倍用參芪歸朮峻補而斂。

一婦人素善怒。臂患癰。瘡口出肉長二寸許。用加味逍遙散。藜蘆膏而愈。後因怒。患處脹悶。遍身汗如雨。此肝經風熱。風能散氣而然耳。仍用前散。并八珍湯而愈。

一儒者頂患腫硬。乃用散堅行氣。化痰破血之劑。腫硬愈甚。喘氣發熱。自汗盜汗。形體倦怠。飲食少思。薛曰。此屬足三陰虧損。當滋化源。彼惑衆論。乃用追蝕。患處開翻六寸許。巉巖色赤。日出鮮血。三月餘矣。肝脈弦洪緊實。薛用十全大補湯。加麥冬五味五十餘劑。諸症稍得。血止三四。復因怒飲食頓少。血自湧出。此肝傷不能藏血。脾傷不能攝血。乃用補中益氣爲主。加五味麥冬。飲食漸進。其血頓止。再以六味丸加五味常服。瘡口漸斂。

疔瘡

徐嗣伯嘗聞屋中呻吟。徐曰。此疾甚重。乃往視之。見一老姥稱體痛。而處處有黯黑無數。張還。煮斗餘湯。送令服之。服訖。痛勢愈甚。跳投牀者無數。須臾。所黯處皆拔出釘長寸許。以膏塗瘡口。三日而復。云此名釘疽也。

郭氏治驗云。一婦年近六十。右耳下天窗穴間。小患一疔瘡。其頭黑壓。四邊泡起。黃水時流。渾身麻木。發熱譫語。時時昏沉。六脈浮洪。用烏金散汗之。就以鉞針先刺瘡心。不痛。周遭再刺十餘下。紫黑血出。方知疼痛。就將寸金錠子。絀入瘡內。外用提疔錠子。放於瘡上。膏藥貼護。次日汗後。精神微爽。卻用破棺丹下之。病卽定。其疔潰動。後用守效散貼塗。紅玉錠子絀之。八日。其疔自出矣。茲所謂審脈症汗下之間。治以次第如此。視彼不察脈症。但見發熱譫語。便投涼藥與下。或兼以香竄之藥。遂致誤人者。徑庭矣。

薛已治一婦。左手指患疔。麻癢。寒熱惡心。左半體皆麻。脈數不時見。曰。凡瘡不宜不痛。不可大痛。煩悶者不治。今作麻癢。尤其惡也。用奪命丹二服。不應。又用解毒之劑。麻癢始去。乃作腫痛。薛曰。勢雖危。所喜作痛。但毒氣無從而泄。乃針之。諸症頓退。又用解毒之劑而瘥。

蘇庠盛原博。掌後患疔。紅絲至腕。惡寒發熱。勢屬表症。與奪命丹一服。紅絲頓消。又用和解之劑。大勢已退。彼又服敗毒藥。發渴發熱。紅絲仍見。脈浮大而虛。此氣血受傷而然。以補中益氣湯主之而愈。紅絲再見而用補亦須細審蓋奪命既服。瘡邪已散。而復用敗毒之劑。是誅伐無過。失內經之旨矣。

一儒者患疔。元氣素弱。薛補其氣血。出膿而愈。後因勞役。瘡痕作癢。乃別服敗毒散一劑。以致口噤舌強。手足搗揉。痰涎上湧。自汗不止。虛症悉見此氣血復傷。而復瘳也。用十全大補加附子一錢。灌服而甦。

一男子患疔。服奪命湯。汗不止。瘡不痛。熱不止。便不利。此汗多亡陽。而真氣傷矣。用參芪歸朮芍防五味二劑。

諸症悉退。惟以小便利爲憂。薛曰。汗出不利小便。汗止則陽氣復而自利矣。仍用前藥。去防風。加麥冬。倍用黃芪。當歸四劑而便行。瘡潰而愈。

一老婦。手大指患疔。爲人針破。出鮮血。手背俱腫。半體俱痛。神思昏憤。五日矣。用活命飲二劑。始知痛在手。瘡勢雖惡。元氣復傷。不宜大攻。用大補湯及活命飲各一劑。外用隔蒜灸。喜其手指皆赤腫而出毒水。又各一劑。赤腫漸潰。又用托裏藥而瘡。

表甥居富。右手小指患疔。色紫。或云小瘡。針刺出血。敷以涼藥。掌指腫三四倍。黯而不痛。神思昏憤。煩躁不寧。此真氣虛而邪氣實也。先以奪命丹一服。活命飲二劑。稍可。薛思他往。或遍刺其手。出鮮血碗許。腫延臂腕。焮大如瓠。手指腫數倍。不能潰。薛用大劑參芪歸朮之類。及頻灸遍手。而腫漸消。但大便不實。時常泄氣。以元氣下陷。以補中益氣加骨脂肉蔻吳茱五味。大便實而氣不泄。又日以人參五錢。麥冬三錢。五味二錢。水煎代茶飲之。又用大補藥五十餘劑而漸愈。此症初若不用解毒之劑。後不用大補之藥。欲生也。難矣。

一人年二十。脣患疔四日矣。有紫脈。自瘡延至口內。將及于喉。薛曰。此真氣虛而邪氣實也。若紫脈過喉。則難治矣。須針紫脈。併瘡頭出惡血。以泄其毒則可。乃別用解毒之劑。頭面俱腫。求治甚篤。薛曰。先日之言不誣矣。診其脈洪數。按之如無。口內腫脹。針不能入。爲砭面與脣。出黑血碗許。勢雖少退。略進湯。終至不起。

都憲張恆山。左足指患之。痛不可忍。急隔蒜灸三十餘壯。卽能行步。欲速愈。或用涼藥敷貼。遂致血凝肉死。毒氣復熾。再灸百壯。服活命飲。出紫血。毒纔得解。腳底通潰。腐筋爛肉甚多。將愈。誤用生肌藥。反助其毒。元氣虧損。而不能愈。薛治以托裏藥。喜其稟實客處。三月餘方愈。大凡疔患于肢節。灸法有回生之功。設投以涼劑。收斂腠理。隧道壅塞。邪氣愈甚。多致不起。若毒未盡。驟用生肌。輕者反增潰爛。重者必致危亡。

琇按與熱病新愈驟用溫補之誤同

一男子足指患疔。腫焮痛赤。用隔蒜灸。人參敗毒散。加金銀花白芷大黃二劑。痛止。又用十宣散。加天花粉。金

銀花。去桂數劑而愈。外科樞要有論宜考。

萬歷丁亥金臺有婦人以羊毛遍鬻於市。忽不見。繼而都人身生泡瘤。漸大。痛死者甚衆。瘤中惟有羊毛。道人傳一方。以黑豆蕎麥爲末。塗擦。毛落而愈。名羊毛疔。

背癰疽瘡

宋戶部尚書沈誥爲人仁厚。一兵卒患背疽乞假。親爲合藥治之。時旱蝗。當致齋園邱。猶丁寧料理。藥內用酒。恐市酤不中用。自取酒入藥。服之卽愈。其法用瓜萋子一枚。乳香沒藥各一錢。甘草三錢。用醇酒九盞。臨服嚼沒

藥一塊。飲此酒極妙。葦航紀談

羅謙甫治一人。年踰六旬。冬至後數日。疽發背。五七日。腫勢約七寸許。痛甚。瘍醫曰。膿已成。可開發矣。病者恐不從。三日。醫曰。不開。恐生變症。遂以燔針開之。膿泄痛減。以開遲之故。迨二日。變症果生。覺重如負石。熱如熾火。痛楚倍常。六脈沉數。按之有力。此膏梁積熱之變也。邪氣酷熱。固宜以寒藥治之。時月嚴寒。復有用寒遠寒之戒。乃思內經云。有假者反之。雖違其時。從證可也。琇按脈實症實必用涼解。舍時從症。夫復何疑。急作清涼飲子。加川黃連一兩五錢。作一服服之。利下兩行。痛減七分。翌日復進前藥。其證悉除。月餘平復。

京師人司仲父患背瘡。若負火炭。晝夜呼叫。司仲泣於途。遇道人曰。子何憂之深也。子當求不耕之地。遇野人糞。爲蟲鳥所殘。卽以杖去其糞。取其下土。篩而敷之。乃如其言。用之立愈。父曰。豈以冰著吾背耶。吾五臟俱寒矣。房州虞候張進本。北方人。因送郡守還。逢道人飲之酒。得其治癰疽方。文錄曹子病背瘡。醫不能療。聞進有此方。索之。進元無手訣。但以成藥敷之。旬日而愈。一兒五歲。鬢邊生瘡。繼又發于腦後。症候可憂。亦以敷進。凡所用皆一種。不過三夕。二患皆平。其方但擇阿膠透徹者一兩。水半升。煎令消。然後入虢丹一兩。慢火再熬。數數攪勻。

俟三五沸乃取出。攤令極冷。貯磁餅中。用時以毛掃布瘡四面。而露其口。如瘡未成。則遍塗腫處。良久自消。切勿犯手。更無他法。一切惡瘡皆可敷。不特癰疽也。說類

虞奕侍郎背中發小瘡。不悟。只以藥調補。數日。不疼不癢。又不滋蔓。疑之。呼外醫灸二百壯。已無及。此公平生不服藥。一年來。唯覺時時手脚心熱。疾作。不早治。又誤服補藥。何可久也。蓋發背無補法。諺云。背無好瘡。但發于中正者爲眞發背。泊宅編

揚州名醫楊吉老。其術甚著。有一士人狀若有疾。厭厭不聊。莫能名其爲何苦。往謁之。楊曰。君熱症已極。氣血消鑠且盡。自此三年。當以疽死。不可爲也。士人不樂而退。聞茅山觀中一道士。醫術通神。但不肯以技自名。未必爲人致力。士人心計交切。乃衣童僕之衣。詣山拜之。願執役左右。道士喜。留寘弟子中。誨以誦經。日夕祇事。頗旨如意。經兩月餘。覺其與常隸別。呼叩所從來。始再拜謝過。以實告之。道士笑曰。世豈有醫不得的病。當爲子脈之。又笑曰。汝便可下山。吾亦無藥與汝。但日日買好梨啖一顆。如生梨已盡。則取乾者。泡湯飲之。仍食其滓。此疾自當平。士人歸。謹如其戒。經一歲。復往揚州。楊醫見之。驚其顏貌腴澤。脈息和平。謂之曰。君必遇異人。不然。何以至此。士人以告。楊立具衣冠。焚香望茅山設拜。蓋自咎其術之未至也。編類

程明佑治槐克胡姬。年六十。疽發背。大如孟頭。如蜂窠。嘔逆咽不下。瘍醫藥之。毒雖殺而胃寒泄。程曰。病必分陰陽虛實。胃傷於寒。令人嘔逆。溫補則營衛充而氣血周貫。則毒隨膿出而肌肉漸生。依方投藥四五劑。咽遂下。嘔止。已癰潰。體漸平。

陳斗崑治王主政福建人。臂患一癰。痛甚。發咳逆十餘日。水穀不下。脈伏如絕。醫皆不治。陳視之曰。此寒涼過甚。中氣下陷。以四珍加薑桂。三進而病如失。癰亦漸愈。

丹溪治一人。背癰徑尺。穴深而黑。急作參芪歸朮膏飲之。三日。略以艾芎湯洗之。氣息奄奄。然可飲食。每日作

多肉餛飩大碗與之。盡藥膏五觔。餛飩三十碗。瘡漸合。肉與餛飩補氣之有益者也。

一老人背發疽。徑尺。已與五香十宣散數十帖。嘔逆不睡。素有淋病。急以參芪歸朮膏。以牛膝湯入竹瀝飲之。淋止思食。盡藥四觔。膿自湧出而愈。

一人發背癰疽。得內托十宣多矣。見膿嘔逆發熱。

發熱決非如焮火

又用嘉禾散加丁香。時天熱。脈洪數有力。此潰瘍尤

所忌。然形氣實。只與參膏竹瀝飲之。盡藥十五六觔。竹百餘竿而安。後不戒口味。夏月醉坐水池中。經年餘。左脇旁生軟塊。二年後成疽。自見脈症嘔逆如前。仍服參膏等而安。若與十宣。其能然乎。

一婦因得子遲。服神仙聚寶丹。背生癰甚危。脈散大而濇急。以加減四物湯百餘帖補其陰血。幸其質厚。易于收效。

一人形實色黑。背生紅腫。近髀骨下痛甚。脈浮數而洪緊。正冬月與麻黃桂枝湯。加酒柏生附子瓜蒌子甘草。人參羌活青皮黃芪半夏生薑六帖而消。

一男子年五十餘。形實色黑。背生紅腫。及胛骨下痛甚。脈浮數而洪緊。食亦嘔。

瑋按與前案同。只多此三字。

正冬月與麻黃桂

枝湯。加酒黃柏生附子瓜蒌子甘草節羌活青皮人參黃芩半夏生薑六帖而消。此亦內托之法也。

周評事觀患背癰。瘡口久不合。召瘍醫徐廷禮療治。恆以托裏十宣二散與服。不效。徐謂周曰。更請盛用美來。共事料理則可。否則吾技窮矣。既而盛至。按脈用藥。率與徐類。但多加人參五錢。附子稍行功耳。服後兩足俱煖。

自下而上。謂其子曰。今之藥何神哉。頓覺神爽快。服之旬日。而宿口平復。俞子容曰。國初吾吳中老醫。多見其用

附子往往治病。如庖丁解牛。近醫者多棄而不用。何耶。

近日則以附子為常服之品。所謂過猶不及。

一人患發背。腸胃可窺。百藥不差。一醫教以楸葉膏敷其外。又用雲母膏作小丸子。服盡四兩。不累日雲母透

出膚外。與楸葉膏相黏著。瘡口遂平。功亦奇矣。其方立秋日。太陽未升之時。採楸葉熬為膏。敷瘡瘍。一切惡瘡腫

毒立愈。

按此方簡而神。謂之楸葉膏云。葛常之韻。傷醫罕用何也。語陽秋。

南史曰。薛伯宗善徙癰。公孫太患發背。伯宗爲氣封之。徙置齋前柳樹上。明日而癰消。樹邊倏起一瘤如拳大。稍稍長。二十餘日。瘤大膿潰爛。出黃赤汁升餘。樹爲之痿損。此祝由法。

一方士嘗貨藥淮西。值兵變。竄入深山。遇老姥年二百許歲。自謂金亡避兵來此。元完顏氏之醫姥也。傳以背瘡方。用鮮射干一味。每用三錢研細。溫酒調服。乾者爲末。每服一小錢許。酒下。在上卽微吐。在下卽微利。功效如神。仍用膏藥收口。又傳壽星散。治惡瘡痛莫當者。糝之不痛。不痛者知痛。大天南星一味爲末。養生主論

古朴翁治一人患背癰。有醫者已爲驅熱拔毒。痛腫已熾。告技窮。翁診之曰。此易易耳。無用藥也。遂煎醋一碗。入鹽少許。以紙數重漬塌腫上。再以銅斗盛火熨之。不數易而病如失。

汪石山治一老人患背癰。請汪診視。脈洪緩而濡。癰腫如碗。皮肉不變。按之不甚痛。微發寒熱。乃語之曰。若在髀脾。經絡交錯。皮薄骨高之處則難矣。今腫去胛骨下掌許。乃太陽經分。尙可治。遂用黃芪五錢。當歸羌活甘草節各一錢。先令以被蓋煖。藥熟熱服。令微汗。寢熟。腫消一暈。五服遂安。

薛已治進士張德宏。背疽微腫。微赤。飲食少思。用托裏藥。膿成而潰。再用大補湯之類。肉生而斂。忽寒熱作嘔。患處復腫。其脈浮大。按之若無。形氣殊倦。薛謂之曰。此胃氣虛憊。非瘡毒也。彼云侵晨登廁。觸穢始作。仍用補藥而斂。立齋名重一時。所治俱膏粱富貴之家。故每以溫補取效。若執此法以治背疽。是癡人說夢。

一人大背患疽年餘。瘡口甚小。色黯陷下。形氣怯弱。脈浮緩而濇。此氣血虛寒也。用十全大補。加附子少許。數劑而元氣漸復。卻去附子。又三十餘劑全愈。

一婦年五十餘。四月初。背當心生疽如粟大。三日漸大。根盤五寸許。不腫痛。不寒熱。薛診其脈微而沉。曰。脈病而形不病者。忌也。實則痛。虛則癢。陰症陽症之所由分也。不發不治。潰而不斂亦不治。乃與大補陽氣之劑。色白

而黯。瘡勢如故。至十二日。薛復診其脈沉。瘡勢不起。神疲食減。小便淋瀝。乃與大補氣血。加薑桂二劑。瘡亦不起。十五日。因怒。嘔瀉並作。復大補藥一劑。瘡仍不起。薛留藥二劑而去。病者昏憤不服。或勸之省悟。依方連進七劑。十六日瘡起而潰。色紅而淡。膿亦如之。十九日。薛至。喜曰。瘡已踰險處。但元氣消鑠。尚可憂。連與大補二十餘劑。五月十一日。病者因勞。自汗。口乾。舌強。太陽髮際腦頂俱脹。復延薛至。診之曰。此氣血俱虛。肝膽火上炎。用補中益氣湯。加山梔芍藥頓愈。但內熱少睡。手足發熱。不時霍熱。用逍遙散。加山梔熱退。復用歸脾湯。瘡乃愈。計瘡發及飲。四十二日。

內翰楊皋湖。孟夏患背疽。服剋伐之劑。兼旬。漫腫堅硬。重如負石。隔蒜灸五十餘壯。背遂輕快。先服剋伐又灸則毒盡矣且無壯熱乃以六君子。加砂仁二劑。涎沫湧出。飲食愈少。此脾虛陽氣脫陷。又用溫補。反嘔不食。仍用藥作大劑。加附子薑桂。又不應。遂以參芪各一觔。歸朮陳皮各半觔。附子一兩。煎膏服。三日而盡。流涎頓止。腐肉頓潰。飲食頓進。再用薑桂等藥。托裏健脾。腐脫而瘡愈。此等治法非明眼不能

儒者顧大有年。幾六旬。仲冬。背疽初起。入房。患處黑死五寸許。黯暈尺餘。漫腫堅硬。背如負石。發熱作渴。小便頻數。兩耳重聽。揚手露體。神思昏憤。脈沉而細。右手為甚。以脈為主症 屬假陽症便秘二十七日。計進飲食百餘碗。腹內如常。衆欲通之。薛曰。所喜者此耳。急用大劑六君子。加薑附肉桂。三劑。瘡始焮痛。自後空心用前藥。午後以六味丸料。

加參芪歸朮五劑。復用活命飲二劑。看他先溫補後解毒針出黑血甚多。瘀膿少許。背即輕軟。仍用前藥。便亦通利。薛他往。四日。神思復昏。瘡仍黑陷。飲食不進。皆以為殞。薛以參芪歸朮各一兩。炮附子五錢。薑桂各三錢服之。即索飲食。并鴨子二枚。自後日進前藥二劑。肉腐膿潰而愈。

少參史南湖之內。夏患疽。不起發。脈大而無力。發熱作渴。自汗盜汗。用參芪大補之劑。益加手足逆冷。大便不實。喘促時嘔。脈微細。按之如無。惟太衝不絕。太衝乃肝命在足大指本節後二寸半或一寸半○初大而無力用補而反見虛症并見細脈所謂真虛者投涼解之劑脈必愈大搏指此中玄機識者有識仍以參

實。喘促時嘔。脈微細。按之如無。惟太衝不絕。太衝乃肝命在足大指本節後二寸半或一寸半○初大而無力用補而反見虛症并見細脈所謂真虛者投涼解之劑脈必愈大搏指此中玄機識者有識仍以參

實。喘促時嘔。脈微細。按之如無。惟太衝不絕。太衝乃肝命在足大指本節後二寸半或一寸半○初大而無力用補而反見虛症并見細脈所謂真虛者投涼解之劑脈必愈大搏指此中玄機識者有識仍以參

托裏藥調理兩月而愈。

操江都憲伍松月。背瘡愈後。大熱。誤爲實火。用苦寒藥一鍾。寒熱益甚。欲冷水浴身。脈浮大。按之全無。薛曰。此陽氣虛。浮在肌表。無根之火也。急用六君加附子一劑即愈。

一男子背瘡不斂。焮腫發熱。小便赤澀。口乾體倦。脈洪數而無力。用參芪歸朮熟地黃芩芍陳皮麥冬五味炙草肉桂補元氣。引虛火歸經。脈症益甚。此藥力未能及也。再劑頓退。卻去肉桂。又數劑而愈。此症因前失補元氣故耳。

憲副陳魯山年五旬。居官勤苦。勞傷元氣。先口乾舌燥。後至丙午仲夏。背發疽。漫腫。中央色黯。四畔微赤。微痛。脈舉之浮大。按之微細。左寸短而右寸若無。十餘日。腫未全起。薛曰。此屬病氣元氣虛寒。當捨時從症。朝用參芪蓋桂歸朮陳皮半夏炙草。溫補其陽。夕用加減八味丸。滋其肝腎。各四劑而腐潰。但膿水清稀。盜汗自汗。內熱嘔熱。脈浮而數。用補而見數浮改用八珍湯。復發熱而夜陽舉。此腎虛而火妄動。仍用加減八味丸料。煎服而安。又因怒動肝火。瘡出鮮血二盞許。左關弦數。右關弦弱。此肝木侮脾。致肝不能藏血。脾不能統血也。用十全大補。兼用前藥料各二劑而血止。再用前藥調理而痊。

一人仲夏疽發背。黯腫尺餘。皆有小頭如鋪黍狀。四日矣。此真氣虛而邪氣實也。外用隔蒜灸。內服活命飲二劑。其邪稍退。仍純補其氣。又將生脈散代茶飲。瘡邪大退。薛因他往三日。復視之。飲食不入。中央肉死。大便祕結。小便赤濁。曰。此間斷補藥之過也。蓋中央肉死。毒氣盛而脾氣虛。大便不通。胃氣虛而腸不能送。小便赤濁。脾土虛而火下陷。治亦難矣。急用六君加當歸柴胡升麻。飲食漸進。大便自通。外用烏金膏。塗中央三寸許。四圍紅腫漸消。中央黑腐漸去。乃敷當歸膏。用地黃丸料。與前藥間服。將百劑而愈。

中翰鄭朝用背疽潰。發熱吐痰。飲食無味。肌肉不生。瘡出鮮血。薛曰。此脾氣虧損。不能攝血歸源也。法當補脾。朝用不信。用消毒涼血。加惡寒嘔吐。始悟其言。用六君加炮薑半夏茯苓數劑。諸症悉退矣。又用十全大補。瘡口漸斂。後因飲食稍多。泄瀉成痢。此脾胃虛寒下陷。用補中益氣。送四神丸而痢止。繼以六君子湯而瘡愈。

御醫王介之內。年四十。背疽不起。泄瀉作嘔。食少厥逆。脈息如無。

純是虛寒

屬陽氣虛寒。用大補劑。加附子薑桂

而不應。再加附子二劑。瀉愈甚。更以大附子一枚。薑桂各三錢。參芪歸朮各五錢。作一劑。腹內始熱。嘔瀉乃止。手足漸溫。脈息遂復。更用大補而潰。托裏而斂。十年後。終患脾胃虛寒而歿。

職方王的塘背疽潰後。小便淋瀝。作渴引飲。煩熱不寐。瘡口焮赤如灼。時或小便自遺。遺後不寐自遺難斂亦屬無根之火此腎虛之惡症。用加減八味丸。加麥冬五味。數劑而痊。

太守朱陽山。患背疽。漫腫。色黯。微痛。作渴。瘡頭數十。左尺脈數。按之有力。此腎經之症。先用活命飲二劑以殺其毒。午前以參芪歸朮之類壯胃氣。午後以加減八味丸料固腎氣。喜其未用敗毒之藥。元氣未損。故膿出肉腐而愈。

駕部林汝玉。冬不衣綿。作渴飲冷。每自喜壯實。診其脈。數大無力。薛謂至火令當發毒。不信。三月間。果背熱。便祕。脈溢。用四物加芩連山梔數劑。大便始和。却去芩連。加參朮茯苓二十餘劑。及八味丸半劑許。瑣案此等症必舍六味而用八味其

義何居

渴減六七。背熱亦退。至夜。背發一疽。純用托裏之劑而愈。

封君袁懷雪。背疽發熱作渴。脈數無力。用四物加黃柏知母玄參山梔連翹五味麥冬銀花。脈症漸退。又加白芷參芪。腐肉悉潰。因停藥且勞。熱渴仍作。乃與參芪歸朮炙草山藥山萸茯苓澤瀉肉桂而安。又以六味地黃丸及十全大補而斂。

劑而愈。

一婦人背瘡潰後。吐鮮血三碗許。薛用獨參湯而血止。用四君熟地芎歸瘡愈。此血脫之症。當補其氣。使陽生陰長。若用降火涼血沉陰之劑。則脾胃生氣復傷。不惟血不歸源。而死無疑矣。

都憲周宏崗。在南京刷卷時。背患疽腫而不潰。脈大而浮。此陽氣虛弱。邪氣壅滯。用托裏消毒散。潰而色欠紅活。此氣血俱虛也。用托裏散倍用參芪。反內熱作渴。脈洪大鼓指。潰而脈洪大鼓指。所謂陰盛格陽。用前散加肉桂。脈症頓退。仍用

托裏而愈。若誤爲熱毒而用寒涼。則殆矣。

太僕王的塘。初起大勞。又用十宣散之類。加喘渴內熱。脈大無力。此陽氣自傷。不能升舉。下陷於陰分而爲內熱。以補中益氣。加酒炒芍藥麥冬五味治之而愈。

秋官高竹真之瘡。色黯堅硬。重如負石。神思昏憤。遂以蒜杵爛。置瘡頭。以艾如錢大。灸二十餘壯。竟不知。又以蒜隨攤黯處。以艾鋪蒜上。灸亦不知。乃著肉灸良久。方知。再灸方痛。灸法可師。內用大溫補劑而起。

上舍張克恭。塗貼寒涼。及服敗毒之類。遍身作痛。欲嘔少食。哺熱內熱惡寒。憎寒。薛曰。遍身作痛。榮衛虛而不能營養肉理也。欲嘔少食。脾胃虛寒而不能消化飲食也。內熱哺熱者。陰血內虛。陽氣下陷於血分也。惡寒憎寒。陽氣外虛。不能護衛肌膚腠理也。皆脾胃之氣不足所致。治以補中益氣湯。諸症悉愈。更以十全大補湯。腐肉漸潰。又以六君芎歸。肌肉頓生。

儒者周在魯。懷抱久鬱。背患疽。宛然如一粟。有數頭如黍。五日矣。肝脈弦洪。脾脈浮大。按之微細。以補中益氣加桔梗貝母。少用銀花白芷。二劑。肝脈頓退。脾脈頓復。腫起色淡。乃以活命飲二劑。膿潰腫消。肝脈仍弦。此毒雖去。而胃氣復傷。仍用補中益氣加半夏茯苓而愈。夫脈縱有餘。當認爲不足。此句非先生不能道。亦非先生不能如此用補。故先用前湯。補脾解鬱怒。則脾氣既充。肝脈自退。若不審其因。遽用敗毒以伐肝。非惟無以去毒。而反害之前湯。所用銀花白芷。非

取其治瘡。特解患者之疑耳。

上舍蔡東之。年踰五旬。患背疽。用托裏之藥而潰。但瘡口少許。久不收斂。時值仲冬。兼咳嗽不止。薛曰。瘡口未斂。脾氣虛也。咳嗽不止。肺氣虛也。蓋脾爲母。肺爲子。治法當補其母。一日與蔡同會宴。見其忌食羊肉。因謂羊肉性與人參同功。誤以爲毒可乎。自是更不忌。不旬日而瘡口斂。嗽亦漸愈。嗣後每歲至冬。雖常膳亦不撤。嗽亦不復發矣。

顧色泉老醫。年六十有五。因盛怒。疽發於背。大如盂。四圍色黑。召瘍醫治之。用冷藥敷貼。敷已覺涼。約曰。七八日後。爲用刀去瘀肉。顧俟其去。曰。四圍色黑乃血滯。理妙更加冷藥。非其治也。乃更治熱敷藥。去舊藥敷之。覺甚癢。終夜明日色鮮紅。焮腫亦消。惟中起數十孔如蜂房。一日許又覺惡心作嘔。視一人頭如兩人頭。自診曰。此虛極症也。用參附大劑進二服。視已正矣。不數日竟愈。

一人患腫毒潰後。不時出一細骨。用生桐油調蜜陀僧如膏。絹攤貼妙。

馬嗣明治楊令患背腫。以練石塗之。便差。作練石法。以麤黃石。鵝鴨卵大。猛火燒令赤。內醇醋中自屑。頻燒至石盡。取石屑曝乾。搗下篋。和醋以塗腫上。無不愈。北齊書

山陰余南橋。治上虞葛通議公。年九十餘。患背疽。初進仙方活命飲。穿山甲。蛤粉炒黃甘草節。防風。眞沒藥。赤芍。白芷。各六分當歸尾。乳香。各一錢貝母。花粉。皂刺。各八分金銀花。陳皮。各三錢作一服。酒煎服。繼服蠟礬丸。黃蠟熔化。入細礬末

等分爲丸。百沸湯下八十九。次服忍冬丸。金銀花晒乾一觔。同粉草二兩。共爲細末。無灰酒打糊爲丸。酒下八九十九。日三服。若以金銀花趁濕搗爛。水酒各半熬成膏。丸前末尤效。毒未潰。以麥飯石膏圍之。白麥飯石二兩。

米醋淨洗白斂二兩。鹿角灰四兩三味。各研極細末。用經年米醋。入砂鍋內調勻如稀醬。文武火熬。以槐枝不住手攪起魚眼泡。取出。入大磁餅封固。勿使塵垢。頓井水中一晝夜。先將豬蹄湯洗淨。雄豬後蹄。約二觔半。不用鹽。并

花水瓦罐煨爛其肉取出。著鹽少許。與病者下飯。其湯吹去油。以鵝翎蘸湯洗患處。以振子塗麥飯石膏。但有紅

暈處。盡塗遍。毒既盡。以神異膏貼之。玄參五錢不黃芪三兩杏仁一兩去全蛇脫五錢鹽水男亂髮五錢洗露蜂房一兩有黃

丹五六兩水真麻油一觔。同亂髮入銅銚中。文武火熬。候髮熔盡。以杏仁投入。候黑色。用布濾去渣。再後入玄參黃

芪。慢火熬一二時。取出稍冷。旋入露蜂房蛇脫。將槐枝急攪。卻移火上。慢火熬至紫黃色。用布濾去。復入銚。乘冷

投黃丹。急攪片時。又移火上熬。候油變色。滴水成珠。再熬少時。候將冷。傾入水中。三日。退其火毒。取出置器內封

收。待用。前藥品皆臨時製備。效亦隨手而應。膿乾肉長。百日奏功。其孫太守葛焜刻而傳布。名曰廣仁編。此法千金方亦有本

神綱目言之甚詳有中流一壺鈔本竟挾前人之美爲己有祕本豈非欺人

餘姚史嗣元祖母。年六十餘。三月。背心偏右四五分。生一核如栗大。上一白頭。僅如菘豈。初不爲異。但癢甚。令

婢磨擦。數日。白頭內出膿少許。癢如故。旬日。滿背焮腫。週迴闊尺許。日夜呻吟。背若負石米。非壯婦莫能扶起。迎

外科馬醫視之。云毒已成。非藥所能。必開刀乃可。舉家猶豫不忍。馬曰。譬之救焚。火在屋下。必穴其頂。否則不盡

不止。若復一日。必內潰不可爲矣。不得已從其說。馬舉刀用麻札。露刃止四分。曰。外科不得已用刀針。唯背上不

宜針。緣肉薄。破其膏肓即死矣。刀亦不敢深用。但破其腐肉。舉家懼甚。馬舉刀縱橫審視。各寸許。去腐肉若雞卵

大。膿血逆流。隨以米醋煎滾。用羊毛筆蘸洗之。人人惶懼不忍視。而病者稱快。且云。背上輕若干矣。馬云。毒勢正

甚。瘡口即當合。合則不可再破。即用桃枝竹以瓦鎌去其上青皮。取次層竹衣。揉擦若軟綿。以香油潤濕。塞在瘡

口。朝夕一易之。易時仍以滾醋洗。有腐肉黑色者。用竹枝摘起。剪刀剪去。乃日服十全大補之劑。又十餘日。方見

長肉。嗣元年十四日。侍湯藥。頗得其詳。因述其顛末。以仁後世。恐畏懼刀針而坐視其斃也。

武昌張啓明。述其父治江西商人。背左偏中瘡起。根紅腫。頭白點。癢甚。張取蘄艾隔蒜灸三七壯。愈而不發。此

上策也。

楚夢山沈君回楚。有謝張醫文略曰。予疽發於背。初如粟。漸如盤。先生至。以忍冬草三飲之。調劑活命有散。護心有丸。既潰。洗有法。予獲更生。實先生賜也。與前余南橋治法同。

揮使郭君。爲人魁肥。右背疽發。腐潰瀝體。張用刀割四圍。忽敗肉塊下如拳。既愈。明年左背再發。亦張活之。袁姓者。軀肥胖。疽發於背。止紅暈。遍背硬腫。無白黍米點。肉緊皮厚。若負巨石然。張云。陽中陰症。不可藥。不得已用大針寸許。入皮有聲。不知痛。竟不起。

按素問云。癰疽不得頃時回。言不得治法。則頃刻殞命也。然癰疽之名雖多。而要不出陰陽二證而已。發於陽者爲癰。爲熱爲實。發於陰者爲疽。爲冷爲虛。故陽發則皮薄色赤腫高。多有椒眼而痛。陰發則皮厚色淡腫硬。狀如牛皮而不痛。又有陽中之陰。似熱而非熱。雖腫而實虛。若赤而不燥。欲痛而無膿。既浮而復消。外盛而內腐。陰中之陽。似冷而非冷。不腫而實。微赤而燥。有腫而痛。外雖不盛而內實煩悶。陽中之陰。其人多肥。肉緊而內虛。陰中之陽。其人多瘦。肉緩而內實。而又有陽變爲陰者。涼劑之過也。陰變爲陽者。熱藥之驟也。然陽變陰者。其證多。猶可返於陽。故多生。陰變而陽者。其證少。不復能爲陽矣。故多死。然間有生者。必得明醫調治合法。百中得一耳。癰疽有寒熱虛實。皆由氣鬱而成。當委之明醫。量人虛實。察病冷熱。推其因。究其原。而後治之。則內外相應而無失誤矣。

濮陽傳云。凡患腫毒無名者。用長青草酒煎服。出祖貼患處。屢驗。其草四季長青。似菘菜葉。一名雪裏青。一名葛枝草。

濮陽傳云。有一人患對口瘡甚急。遇方士取鵝子初出時收黃不盡。死在殼內者。用新瓦焙乾爲末。以好酒調服愈。

癰疽

齊王侍醫遂病。自煉五石服之。臣意往過之。遂謂意曰。不肖有病。幸診遂也。臣意即診之。告曰。公病中熱。論曰。中熱不洩者。不可服五石。石之爲藥。精悍。公服之。不得數洩。亟勿服。色將發臃。遂曰。扁鵲曰。陰石以治陰病。陽石以治陽病。夫藥石者。有陰陽水火之劑。故中熱。即爲陰石柔劑治之。中寒。即爲陽石剛劑治之。意曰。公所論遠矣。扁鵲雖言若是。然必審診。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脈。表裏。有餘。不足。順逆之法。參其人動靜與息相應。乃可以論。千古明眼治法無出於此論曰。陽疾處內。陰形應外者。不加悍藥。及鑕石。夫悍藥入中。則邪氣辟矣。而宛氣愈深。診法曰。二陰應外。一陽接內者。不可以剛藥。剛藥入。則動陽。陰病益衰。陽病益著。邪氣流行。爲重困于俞。忿發爲疽。意告之後。百餘日。果爲疽。發乳上。胃入缺盆死。此謂論之大體也。必有經紀。拙工有一不習。文理陰陽失矣。史記○瑋按此案已見中熱門

齊侍御史成。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脈曰。君之病。惡不可言也。即出。獨告成弟昌曰。此病疽也。內發於腸胃之間。後五日當臃腫。後八日。嘔膿死。成之病。得之飲酒且內。成即如期死。所以知成之病者。臣意切其脈得肝氣。肝氣濁而靜。此內關之病也。脈法曰。脈長。胃而弦。肝不得代四時者。其病主在於肝和。即經主病也。代則絡脈有過。經主病和者。其病得之筋髓裏。腎其代絕而脈賁者。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其後五日而臃腫。八日嘔膿死者。切其脈時少陽初代。代者經病。病去過人。人則去絡。脈主病。當其時少陽初關一分。故中熱而膿未發也。及五分。則至少陽之界。肝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也及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至界而臃腫。盡泄而死。熱則上薰陽明。爛流絡。流絡動則脈結發。脈結發則爛解。故絡交。熱氣已上行。至頭而動。故頭痛。史記

唐李勣嘗疾。醫診之云。得鬚灰服之方止。太宗遂自剪鬚燒灰賜服之。復令傅癰瘡。立愈。故白樂天云。剪鬚燒灰賜功臣。

仁宗皇帝賜呂夷簡。古人有語。髭可治疾。今朕剪髭與卿合藥。表朕意也。

一人淵疽之發於肋下。久則一竅有聲。如嬰兒啼。灸陽陵泉二十七壯。聲止而愈。

向友正淳熙中爲江陵支使。攝公安令。癰發於胸臆間。拯療半歲弗愈。嘗浴罷。病甚。委頓而臥。似夢非夢。見一丈夫。微揖而坐。傳藥方與之曰。用沒藥。瓜蒌。乳香。三味。酒煎服之。且言桃源許診知縣。亦有此方。但不用瓜蒌。若用速效。宜服此。向卽如所戒。不終劑而愈。後詣玉泉禱雨。瞻壽亭關王像。蓋所感夢者。因繪事於家。類編

丹溪治一人性急味厚。嘗服熱燥之藥。左脇一點。痛脈之輕弦重。知其痛處有膿。作內疽治。明編與四物湯。加桔梗香附生薑。煎十餘帖。痛微微腫。如指大。令針之。少時。屈身而膿出。與四物調理而安。

薛已治一儒者。患流注。發熱。作渴。頭痛。自汗。脈洪數。按之無力。此氣血虛也。用十全大補。加麥冬五味治之。益甚。仍用前藥。加附子一錢四劑。諸症悉退。却去附子。加肉桂二十劑。氣血漸復。又因勞心。發熱惡寒。飲食減少。此脾胃復傷。元氣下陷。用補中益氣加附子一錢。二劑熱止食進。仍用大補元氣而安。後因考試不利。懷抱不舒。更兼勞役。飲食日少。形氣日衰。吐痰作渴。頭痛惡寒。或熱或止。仍用補中益氣數劑。諸症漸愈。元氣漸復。乃去附子。再加肉桂五分。百餘劑而愈。

東侍御左脇下近腹。肝膽經部分。結一塊。四寸許。漫腫不赤。按之卽痛。薛曰。此當補脾胃。彼謂腫瘍。宜表散。乃服流氣飲。胃氣頓虛。七惡併臻。薛乃用四君加芎歸。酒炒芍藥。薑桂治之。胃氣平而惡症退。乃去乾薑。加黃芪。數劑。瘡亦微痛。又三十餘劑。膿成。針之。用補中益氣。加減八味而愈。蓋肝膽屬木。因腎水虛弱。不能滋生。況肝膽之血原少。豈可復行消散。且腫瘍內外皆壅。宜托裏表散爲主。蓋先於補氣而佐以行散。非專攻之謂也。

一男子元氣素弱。臀腫硬色不變。飲食少。將年餘矣。此氣虛而未能潰也。先用六君爲主。加芎歸芍藥治之。元氣漸復。飲食漸進。患處漸潰。更加黃芪肉桂。并日用葱熨之法。月餘膿熟。針之。以十全大補湯及附子餅灸之而愈。

一男子脇腫一塊。日久不潰。按之微痛。脈微而濡。此形症俱虛。當補不當瀉。乃以人參養榮湯。及艾炒熱熨患

處膿成以火針刺之。更用豆豉餅十全大補湯。百劑而愈。

一婦人左臂患之。年許不潰。堅硬不痛。肉色不變。脈弱少食。月經過期。日晡益熱。勞怒則痛。與參芪歸朮川芎芍藥貝母遠志香附桔梗丹皮甘草。百餘劑而消。

一婦人因怒。脇下腫痛。胸膈不利。脈沉滯。用方脈流氣飲。數劑少愈。以小柴胡對二陳加青皮。桔梗。貝母。數劑頓退。更以小柴胡湯。對四物湯。二十餘劑而瘥。

一婦人因閃肭。肩患腫遍身痛。遂以黑丸子二服而痛止。以方脈流氣飲二劑而腫消。更以二陳對四物。加香附枳殼桔梗而全愈。

汪石山治一司訓。年近六十。長瘦色蒼。赴福建考試回。病背腿癰腫。一腫愈。一腫作。小者如盞。大者如鍾。繼續不已。俗曰流注是也。醫皆欲用十宣散。五香湯。托裏散。汪診之。脈皆滯弱。曰。此非前藥所宜也。夫以血氣既衰之年。冒暑遠涉熱瘴之地。勞傷形。熱傷氣矣。經云。邪之所湊。其氣必虛。理宜滋補。使氣運血行。腫不作矣。遂用大補湯減桂。倍加參芪歸朮。佐以黃柏。黃芩。紅花。服至二三十貼。視腫稍軟者。用砭決去其膿。未成者。果皆消釋。仍服二三十貼。以防後患。

江應宿治刑部正郎昆石容公。肋下近腰軟處患癰腫。外科用消毒藥。既潰月餘。瘡口不斂。肌瘦神悴。診得六脈緩弱無力。乃用補中益氣。人參加作三錢。黃芪五錢。時值七月。少加黃柏以救腎水。麥冬五味以滋養化源。亦可食進而瘡斂。三十餘劑而痊。

腦頂疽

東垣治一人因飲酒太過。脈沉數。腦之下。頂之上。有小瘡。不痛不癢。謂是白瘡。慢不加省。二日後。覺微痛。又二

日。腦頂麻木。腫勢外散。熱毒熾發。又三日。七日痛大作。一醫以五香連翹湯。又一醫云。此疽也。然而不可速療。須

四月可愈。果如二子言。可畏之甚也。乃請東垣視之。談笑如平時。且謂瘡固惡。可無慮耳。且膏梁之變。不當投五

香。疽已七八日。當先用火攻之策。然後用藥。午後用火艾炷如二核許者攻之。至百壯。乃覺痛。次爲處方云。是足

太陽膀胱之經。其病逆。當反治。脈中得弦緊。陰按之洪大。陽中而數。且有有力。必當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其始則

同。其終則異。可使破積。可使潰堅。使氣和則已。必先歲氣。毋伐天和。以時言之。可收不可汗。經病禁下。太陽經法

當結者散之。鹹以溼之。然寒受邪。脈緊而禁針。以諸苦寒爲君。爲用甘寒爲佐。酒熱爲因。用爲使。以辛溫和血。夫辛

以散結爲臣。三辛三甘。益元氣而和血脈。淡滲以燥溼。扶持秋令。以益氣瀉火。以入本經之藥以和血。且爲引用。

既以通經。以爲主用。君用芩連黃柏。君生地黃知母。佐酒製之。本經羌活獨活防風藁本。防己當歸連翹。和血以解

結黃芪人參生甘草。補陳皮。佐蘇木澤瀉。使桔梗。配諸苦寒者三之一。多則滋榮氣補土也。生甘草瀉腎之火。補

下焦元氣。人參陳皮以補胃。蘇木當歸尾去惡血。生地歸身補血。酒製漢防己除膀胱留熱。澤瀉助秋令。去酒之

溼熱。必以桔梗爲舟楫。乃不下沉。此方可通治服後疽當不痛大折。精氣大旺。飲啖進。形體健。投牀大甦。日出乃寤。

以手捫瘡。腫減七八矣。李疑瘡適透喉。遽邀視之。驚喜曰。瘡平矣。不五七日。作痂而愈。

東垣又曰。凡瘡皆陰中之陽。陽中之陰。二證而已。我治此瘡。陽藥七分。陰藥三分。名曰升陽益胃散。勝十宜也。

老人宜之。亦名復煎散。

陳錄判母年七十餘。亦冬至後。腦出疽。形可甌面大。瘍醫診視曰。俟瘡熟。以鍼出膿。因怒答侍妾。瘡輒內陷。回

一韭葉許。面色青黃不澤。四肢逆冷。汗出身清。時復嘔吐。脈極沉細而遲。溫補無疑身不蓋緣衰老之年。嚴寒之時。

病中苦楚。飲食淡薄。已滌肥膿之氣。獨存瘦瘁之形。加之暴怒。精神愈損。故此有寒變也。病與時同。速製五香湯

一劑。加丁香附子各五錢。劑盡。瘍復大發。隨症調治而愈。內經曰。凡治病必察其下。謂察時下之宜也。諸痛瘡瘍。

皆屬心火言其常也。如瘡盛形羸邪高痛下始熱終寒。此反常也。固當察時下之宜而權治。故曰經者常也。法者用也。醫者意也。隨所宜而治之。可收十全之功矣。

石山治一人。形肥色紫。年逾五十。頸項少陽之分。癰腫如碗。診之。脈浮小而滑。曰少陽多氣少血之經。宜補。若用尋常驅熱敗毒之藥。癰潰之後。難免他患。遂煎參芪歸朮膏一二觔。用茶調服無時。蓋茶能引至少陽故也。旬餘癰潰而起。

丹溪治一婦。年將七十。形實。性急。而好酒。腦生疽。纔五日。脈強緊急且濇。用大黃酒煨細切。酒拌炒爲末。又酒拌入參炒入薑煎調一錢重。又兩時再與。得睡而上半身汗。睡覺病已失。此內托之法也。煨按此案已見瘡瘍門

一人患腦疽。面目腫閉。頭焮如斗。此膀胱溼熱所致。以黃連消毒散二劑。次以槐花酒二碗頓退。以指按下。腫卽復起。此膿成也。於頸額肩頰各刺一孔。膿並湧出。口目始開。更以托裏藥加金銀花。連翹。三十劑全愈。正治法

薛已治關老翟石門子。耳中作痛。內服外敷。皆寒涼敗毒。更加項間堅硬。肉色如故。焮連於胸。寒熱欲嘔。飲食少思。薛視之。腫雖堅而脈滑數。此膿內潰也。雖屬手三陽熱毒之症。然其元氣已傷。寒涼凝結。不能外潰。先用六君子湯補中益氣各二劑。調補脾胃。升發陽氣。患處赤軟。針出膿穢甚多。仍服數劑而愈。

一武職河南人。年踰五十。患腦疽內潰。熱渴頭面腫脹如斗。胸背色焮如塗丹。煩熱便秘。此表裏俱實。時雖仲冬。若非苦寒之劑。內疎外泄不救。遂針周頂出膿。及用清涼飲。內加大黃五錢。再用消毒散而愈。正治

一人腦患疽。發熱口渴。醫用苦寒藥。膿水益多。發熱益甚。面目赤色。唇舌燥烈。小便淋痛。晝夜不寐。陰虛死在反掌。請薛治之。乃以加減八味丸料。從治加參芪歸朮麥冬甘草煎服之。熱睡半日。覺來諸症悉退。不數劑而瘡愈。薛曰。病雖愈。當固其本元。彼不經意。且不守禁。次年患中風。後患背疽而歿。

錦衣葉夫人患腦疽。口乾舌燥。內服清熱。外敷寒涼。色黯不焮。胸中氣噎。症屬陽氣虛寒。彼疑素有痰火。不受。

溫補。薛以參芪各五錢。薑桂各二錢。一劑。頓然腫潰。又用大補藥而愈。

一婦冬患腦腫痛。熱渴。用清熱消毒。潰之而愈。次年三月。其舌腫大。徧身發疔。如紫葡萄。不計其數。手足尤多。乃脾胃受毒。各刺出黑血。服奪命丹七粒。出臭汗。瘡熱益甚。便祕二日。與大黃芩連各三錢。升麻。白朮。山梔。薄荷。連翹。各二錢。生草一錢。水煎三五沸服之。大小便出臭血甚多。下體稍退。乃磨入犀角汁再服。舌本及齒縫出臭血。諸毒乃消。更以犀角地黃丸而愈。

一男子素善怒。左項微腫。漸大如升。用地黃補中益氣而愈。

多骨疽

薛已治一男子。年將三十。上腭腫硬。年餘方潰。半載未愈。內熱作渴。肢體消瘦。用補中益氣。六味地黃治之。元氣漸復。出骨一塊。仍服前藥。諸症悉去。瘡口亦斂。

一男子自十四歲。閃足腫痛。服流氣飲。外敷寒涼。腐潰而至十六。瘡口開張。足背漫腫黯。骨黑露出。形體消瘦。盜汗不止。發熱。口一乾燥。天真已喪。用十全大補湯。六味地黃丸。各五十餘劑。元氣漸復。患處漸赤。脫落骨一塊。又各服五十劑愈。

一婦人年二十餘。素清弱。左手背骨漸腫。二年後潰。而膿水清稀。患處色黯。連背發腫。形體愈瘦。內熱晡熱。自汗盜汗。經水兩月一至。朝用歸脾湯。夕用逍遙散。患處并腫背頻用葱熨。兩月。諸症漸愈。瘡出一骨。仍服前藥。又三月前後用三百餘劑。喜主母體恤得愈。

癰癧

薛立齋治閣老楊石齋子。年十七。發熱作渴。日晡頰赤。脈數而虛。用補陰八珍湯五十餘劑。又加參芪歸朮爲主。佐以熟地。白芍。麥冬。五味。膿水稠而肌肉生。更服必效散一劑。癰毒去而斂。

容臺張美之善怒。患之時孟春。或以爲肝經有餘之症。用剋伐之劑。不愈。薛以爲肝血不足。用六味地黃。補中益氣。以滋化源。至季冬而愈。此症果屬肝火風熱。亦因肝血不足。若主伐肝。則脾土先傷。木反剋土。此症或延於脇腋。或患於胸乳。皆肝膽三焦之經也。亦當以前法治之。

一儒者缺盆間結一核。薛謂此肝火。血燥筋攣。法當滋腎水。生肝血。彼反服行氣化痰外敷南星商陸之類。漸如覆碗。仍用前藥。以滋化源。間與蘆薈丸以清肝火。年餘。元氣復而腫消。

一男子頸間結核大潰。年餘不愈。又一男子鬢間一核。初如豆粒。二年漸大如桃。又一婦人左眉及髮際。結核年餘矣。皆與清肝火。養肝血。益元氣。而並愈。此症亦有如升斗者。治以前藥。無不取效。

一婦人瘰癧久不愈。或以木旺之症。用散腫潰堅湯代之。腫硬益甚。薛以爲肝經氣血虧損。當滋化源。用六味地黃丸。補中益氣湯。至春而愈。此症若肝經風火暴病。元氣無虧。宜用前湯。散腫潰堅若風木旺而自病。宜用瀉青丸。

虛者用地黃丸。若水不能生木。亦用此丸。若金來剋木。宜補脾土。生腎水。大凡風木之病。壯脾土。則木自不能剋矣。若用伐肝。則脾胃先傷。而木反剋土矣。

一婦患之。恐不起。致少寐。年餘癰破。膿水淋漓。經水或五十日。或兩月餘一至。誤服通經丸。輾轉無寐。午前惡寒。午後發熱。薛以爲思慮虧損脾血。用歸脾湯作丸。午前以六君送下。午後以逍遙送下。兩月餘得寐。半載後經行如期。年餘瘡愈。

一婦癰潰後發熱。煩燥作渴。脈大而虛。以當歸補血湯。六劑而寒熱退。又以聖愈湯。(聖愈湯) 川芎 歸身 生地 熟地 人參 黃耆 數

劑而痊。更以八珍加貝母遠志。三十餘劑而斂。

一婦人項結核。寒熱頭痛。脇乳脹痛。內熱口苦。小便頻數。症屬肝火血虛。用四物加柴胡山梔膽草妙方而愈。又用加味逍遙散而安。

一婦癩癧後遍身作癢。

諸症爲虛

脈大按而虛。以十全大補加香附治之而愈。大凡潰後。午前癢作氣虛。午後癢作

血虛。若作風症治之。必死。

一婦人項核腫痛。察其氣血俱實。先以必效散一服下之。更以益氣養榮湯補之。三十餘劑而消。常治此症。若必欲出膿。但虛弱者。先用前湯。待其氣血稍充。乃用必效散。去其毒。仍用補藥。無不效。未成膿者。灸肘尖。調經解鬱。及隔蒜灸多日。稍有膿。卽針之。若氣血復而核不消。却服散堅之劑。月經不應。氣血不損。須用必效散。其毒一下。卽多服益氣養榮湯。如不應。亦灸肘尖。如瘡口不斂者。更用豆豉餅琥珀膏。若氣血大虛。或不慎飲食七情者。不治。然此症以氣血爲主。氣血壯實。不用追蝕之劑。亦能自腐。但取去使易於收斂耳。血虛而用追蝕。不惟徒治。適以取敗耳。

江應宿治休寧吳氏子年十七。患癩癧三年矣。瘍醫用爛藥刀斫破取。瘡口甫平。卽復腫。累累如貫珠。遍體瘡疥。兩脇腫核如桃。予診之。微弦而數。卽語之曰。肝腎虛熱。則生癩矣。當從本治內消。可法以柴胡當歸連翹黃芩黃連牛蒡三稜桔梗花粉紅花十餘劑。再與黃連海藻昆布乾葛石膏山梔龍膽連翹花粉爲丸以清其上。更令空心服六味地黃丸以滋化源。二者兼治藥無遺憾未盡一料。癩消瘡愈。不復作矣。

鬢疽

薛立齋治侍御朱南臯患鬢疽。腫痛發熱。日晡尤甚。此肝膽二經血虛火燥。用四物加元麥柴胡桔梗炙草而愈。又因勞役發熱畏寒。作渴。自汗。用參芪歸朮炙草陳皮五味麥冬炮薑而瘥。

州守胡廷器年七十。有少妾。患前症。腫焮作痛。頭目俱脹。此腎水不足。肝膽火盛。血燥。用六味丸料四劑。瘡頭出水而愈。二年後。七情失宜。飲食勞役。仍腫痛。煩熱喘渴。脈洪大而虛。用補中益氣以補脾胃。用六味地黃以補腎肝而愈。如此症而純用滋化源之藥。非先生不能。不如江案之可法也。

附骨疽

東垣治一男子。於左大腿邊近膝股內。出附骨疽。不辨肉色。漫腫。皮澤堅硬。瘡勢甚大。其左腳乃脛之髀上也。更在足厥陰肝經之分。陰包穴。少侵足太陰脾經之分。血海穴。其脈左三部細而弦。按之洪緩。微有力。用生地一錢。黃柏二分。肉桂三分。羌活五分。歸梢八分。土瓜根三分。柴胡梢一錢。連翹一錢。黃芪二錢。作一服。酒一盞。水二盞。煎至一盞。去滓空心熱服。

一老人年七十。因寒溼地氣。得附骨癰於左腿外側。足少陽膽經之分。中瀆穴。微侵足陽明分。陰市穴。闊六七寸。長一小尺。堅硬漫腫。不辨肉色。皮澤深。但行步作痛。以指按至骨。大痛。與藥一貼立止。照前案方。再日柔軟而腫消。與內托

黃芪酒煎湯愈。湯見集成

孫彥和治一人。年踰五旬。季夏初。患右臂膊腫盛。上至肩。下至手。指色變。皮膚涼。六脈沉細而微。此乃脈症俱寒。瘍醫莫辨。孫視之曰。此乃附骨癰。開發已遲。以燔針啓之。膿清稀解。次日肘下再開之。加呃逆不絕。孫與丁香柿蒂散兩服。稍緩。次日呃逆尤甚。自利。臍腹冷痛。腹滿。飲食減少。時發昏憤。於左乳下黑盡處灸二七壯。千金妙法。又處托裏溫中湯。用乾薑附子。木香。沉香。茴香。羌活。等分。咬咀一兩半。欲與服。或者曰。諸痛癢瘡瘍。皆屬心火。又當盛暑之時。用乾薑附子可乎。孫曰。法當如是。內經曰。脈細。皮寒。瀉利。前後飲食不入。此謂五虛。沉呃逆者。胃中虛寒極也。諸痛癢瘡瘍。皆屬心火。是言其常經也。此症內外相反。須當捨時從症。非大方辛熱之劑急治之。則不能

愈。遂投之。諸症悉去。飲食倍進。瘡勢溫。膿色正。復用五香散數劑。月餘平復。吁。守常者衆人之見。知變者智者之事。知常而不知變。奚以爲醫。

南司馬王荆山。腿腫作痛。寒熱發渴。飲食如故。脈洪數而有力。此足三陽經溼熱壅滯。用檳蘇敗毒散一劑而寒熱退。再劑而腫痛消。更用逍遙散而元氣復。兩月後。因怒。腫痛如錐。赤暈散漫。用活命飲二劑而痛緩。又用八珍加柴胡山梔丹皮而痛止。復因勞役。倦怠懶食。腿重頭暈。此脾胃氣虛也。用補中益氣加蔓荊子而安。

一齊梁酒色之人。患四日而入房。兩腎硬腫。二便不通。不可爲實腎開竅於二陰。此屬肝腎虧損。用六味丸料。加車前牛膝而便利。用補中益氣而腫硬消。

一上舍內腫如錐。外色如故。面黃體倦。懶食或嘔。痛傷胃也。用六君湯。以壯脾胃。更以十全大補以助其膿。針之。用前湯倍加參芪芎歸麥冬五味遠志貝母。而瘡斂。

丹溪治一壯年。骯骨疼。以風藥飲酒一年。乃以防風通聖散去硝黃。加生犀角浮萍。與百餘劑。成一疽。近皮革膿出而愈。後五六年。其處再痛。朱曰。舊病作。無能爲矣。蓋發於新娶之後。多得香辣肉味。若能茹淡遠房勞。猶可生也。出膿血四五年。沿及腰背皆空。又三年而死。此純乎病熱者。

二女脾樞穴。無生附骨疽。在外側廉少陽之分。始末悉用五香湯。十宣散。一日惡寒發熱。膈滿。猶大服五香湯。一夕喘死。此升散太多。陰血已絕。孤陽發越於上也。

一少年天寒極勞。骯骨痛。兩月後生疽。深入骨邊。臥二年。取剩骨而安。此寒轉熱者也。

肺癰

丹溪治一少婦。胸膈間潰一竅。膿血與口中所咳。相應而出。以參芪當歸。加退熱排膿等藥而愈。一云此因肺

痿所致

項彥章治一人病胸膈壅滿。昏不知人。項以杏仁薏苡之劑。灌之立甦。繼以升麻黃芪桔梗消其膿。服之踰月。瘳。項所以知其病者。以陽明脈浮滑。陰脈不足也。浮爲風而滑爲血聚。始由風傷肺。故結聚客於肺。陰脈之不足。則過於宣逐也。諸氣本乎肺。肺氣治。則出入易。苑陳除。故行其肺氣而病自已。已見前瘳滿門

石山治一婦。年近三十。形色瘦白。素時或咳嗽一二聲。月水或前或後。夏月取涼遂咳甚。不能伏枕者月餘。嗽痰中或帶血。或兼膿。嗽急則吐食。醫用芩連二陳不效。復用參芪等補藥。病重。汪視左脈浮滑。右脈稍弱而滑。幼傷手腕。掌不能伸。右脈似難憑矣。乃以左脈驗之。恐妊兼肺癰也。遂以清肺泄肺之劑進之。三服而能著枕。痰不吐。膿不咯。惟時或惡阻。汪曰。此妊之常病也。教用薏苡仁。改仁胎前禁用有肺癰亦不禁可見有病病受如此白朮茯苓麥冬黃芩阿膠煎服。病減。月餘復爲診。脈皆稍緩而浮。曰。熱已減矣。但吐紅太多。未免傷胃。教用四君子。加陳皮黃芩枳殼煎服。調理。妊至六月。食雞病作。却雞而愈。至九月。病又復作。聲啞。令服童便獲安。汪曰。產後病除。乃是佳兆。病若復作。非吾所知。月足而產。脾胃病作。加泄。竟不救。

一儒者鼻塞流涕。咳吐膿血。胸膈作脹。先用消風散。亂髮灰。二服而鼻利。又出四君芎歸及桔梗湯而愈。後因赴選勞役。咳嗽吐膿。小便滴瀝。面色黃白。此脾土不能生肺金。肺金不能生腎水。用補中益氣。六味地黃而愈。一儒者素善飲。咳痰項強。皮膚不澤。此肺癰也。蓋肺系於項。故項不能轉側。非風痰而項焉能強斷之肺癰見亦神肺氣虛弱。故皮膚不澤。先用桔梗湯以治肺。後用八珍補肺湯。以補脾土。生肺金而痊。

一男子吐膿血。飲食少思。胸腹脹。脾肺心脈皆洪數。洪數脈不佳此火不能生土。土不能生金。用桔梗湯爲主。佐以補中益氣而愈。

一男子不時咳嗽。作渴自汗。發熱便數。彼特知醫。用清肺降火。理氣滲利之劑。小便不通。而目赤色。唇裂。似痰

壅。肺脾胃三脈浮大。按之而數。此足三陰虧損。不能相生。當滋化源。否則成癰。彼不信。仍用分利之劑。後果患肺癰。始悟其言。用桔梗湯。及滋化源而愈。

一男子面赤吐膿。發熱作渴。煩躁引飲。脈洪數而無倫次。此腎火傷肝。先用加減八味丸加麥冬。法妙大劑一鍾。熱渴頓止。久睡。覺而神爽索食。再劑。諸症又減六七。仍用前藥。更以人參五錢。麥冬二錢五分。五味二錢。水煎代茶。日飲一劑。月餘而安。此症而赤者當補脾腎。面白者當補脾肺。故用此藥。

江應宿治貢士汪賓篁患滯下赤白。月餘。逆予診視。投藥數劑而愈。六脈洪數不減。卽告之曰。公年高。足三陰虛損。不能相生。當滋化源。否則恐生他病。與六味地黃丸。加生脈散。因循半月。未及修製。遂覺右乳傍牽痛。面赤吐痰腥臭。脈洪大浮數。按之無力。予曰。脈數不時見。此肺癰也。次日。吐膿血甚多。投以桔梗湯加羚羊角。未應。再與升麻湯。升麻湯升麻桔梗杏仁地榆赤芍生甘草丹皮黃芩十餘劑。更以前丸滋其化源而愈。

胃癰

薛立齋治一膏粱之人。寒熱作渴。不時咳吐。口內血腥。又五日。吐膿血。皮毛錯縱。用射干湯四劑。膿血已止。但氣壅痰多。以甘桔湯。二三劑而愈。

一男子用射干湯之類乍愈。但氣喘體倦。發熱作渴。小便頻數。用補中益氣。加山藥。山茱萸。麥冬。五味。時仲夏。更以生脈散代茶飲而愈。

一老婦素味厚。吐膿已愈。但小便淋瀝。用補中益氣加麥冬五味。及加減八味丸而愈。膏粱之人。初起清胃散亦可用。

江應宿治上舍汪中宇患喉腫。不進飲食。腹中不飢。但日飲清茶數盞。召予視之。診得氣口緊數。此胃癰也。膿

已成宜引下行。可投以涼膈散稍稍利一二度次早吐膿血再服射干湯一劑即知餓索飲食六劑全愈。

腸癰

丹溪治一女子腹痛。百方不治。脈滑數。時作熱。腹微急。曰痛病脈當沉細。今滑數。此腸癰也。妙以雲母膏一兩雲母膏即陽起石。九梧子大。以牛皮膠溶入酒中。并水下之。餉時服盡。下膿血一盆而愈。

一婦以毒藥去胎後。當臍右結塊。塊痛甚則寒熱。塊與臍高一寸。有形之塊。痛不可按。脈洪數。謂曰此瘀血流溢於腸外盲膜之間。聚結爲癰也。遂用補氣血行結滯排膿之劑。三日。決一鋒針。膿血大出。內如糞狀者臭甚。病婦恐因謂氣血生肌。則內外之竅自合。不旬日而愈。

羽林婦病。醫者脈之。知其腸中有膿。爲下之即愈。蓋寸口脈滑而數。滑則爲實。數則爲熱。滑則爲榮。數則爲衛。脈法衛數下降。榮滑上升。榮衛相干。血爲濁敗。小腹痞堅。小便或澁。或時汗出。或復惡寒。膿已成。設脈遲緊。聚爲瘀血。下之即愈。

滄洲治郡守李母龐。病小腹痛。衆醫皆以爲瘕聚。久藥不效。呂診循其少陰脈。如刀刃之切手。胞門菀而數。知其陰中痛。癰結小腸也。告之曰。太夫人病在幽隱。不敢以聞。幸出侍人語之。乃出老嫗。呂曰。苦小腸癰。以故臍下如瘕聚。今膿已成。痛迫於玉泉。當不得前後洩。洩則痛甚。嫗拜曰。誠如公言。遂用國老甘將軍大黃爲嚮導。麒麟竭琥珀之類攻之。膿自小便潰。應手愈。

虞恆德治一人得潮熱。微似瘧狀。小腹右邊有一塊。大如雞卵作痛。右腳不能伸縮。按俗名瘕脚腸癰。一醫作臍豚氣治。十餘日不驗。虞診其脈。左寸芤而帶瀼。右寸芤而洪實。積血未成膿故寸芤。若膿已成則洪數。兩尺兩關俱洪數。曰。此大小腸之間。欲作癰耳。幸膿未成。猶可治。與五香連翹湯。加減與之。間以蜈蚣炙黃。酒調服之。三日愈。

儒醫李生治一富家婦有疾。診之曰。腸胃間有所苦耶。婦曰。腸中痛不可忍。而大便從小便出。瘻按交腸症亦如此醫皆謂古無此症。不可治。李曰。試爲籌之。若服我之藥。三日當瘳。下小丸子數十粒。煎黃芪湯下之。下膿血數升而愈。其家喜問治法。李曰。始切脈時。覺乳脈見於腸部。脈訣云。寸乳積血在胸中。關內逢乳腸裏癰。此癰在內。所以致然。所服者乃雲母膏爲丸耳。切脈至此。可以言醫矣。王仲言餘話

薛已治一男子。裏急後重。下膿脹痛。用排膿散。蠟礬丸而愈。後因勞。寒熱體倦。用補中益氣而安。

一婦人小腹脹痛。小便如淋。此毒結於內。先以神效瓜萆散二劑。少愈。更以薏苡仁湯而安。

一婦人小腹脹痛而有塊。脈乳而澀。此瘀血爲患。以四物加延胡索紅花桃仁牛膝木香。二劑。血下而愈。

一婦人小腹脹痛。大便祕澀。轉側有水聲。脈洪數。以梅仁湯一劑。下瘀血。諸症悉退。再以薏苡湯二劑而瘳。

一婦人膿成脹痛。小便不利。脈洪數。服太乙膏三錢。下膿甚多。脹痛頓止。以瓜萆散。蠟礬丸。及托裏而安。

一婦人產後惡露不盡。小腹作痛。服瓜子仁湯。下瘀血而瘳。凡瘀血停滯。宜急治之。緩則腐化爲膿。最爲難治。

若流注關節。則爲敗症。

江汝潔治一男子。病小腸癰初起。左小腹近脇。下一塊如掌大。甚疼。江以蜂蜜調大黃末敷於痛處。再以生薑

一大塊。切片置於大黃之上。以火熨之。妙法四五度。痛卽止。逾半月而塊自消。

一人脇破。腸出臭穢。急以香油抹腸送入。卽不出。又以人參枸杞子煎湯淋之。皮自合。喫豬腎粥。十日愈。

江應宿治汪上舍之內。當臍結痛。發熱惡寒。脈洪數。此腸癰也。投以仙方活命飲。五香翹湯。瓜萆散。俱不應。過

七日。小便間有膿血。乃製雲母膏爲丸。十數服而愈。可見藥之對病。其驗如此。

懸癰

餘日後始赤腫如胡桃。遂破。若破。則大小便皆自此去。不治。其藥用橫紋大甘草一兩。截長三寸許。取山澗東流水一大碗。并水河水不可用。以甘草蘸水。文武火慢炙。不可性急。須用三時久。水盡爲度。擘視甘草水中潤爲透。却以無灰酒兩碗煮。俟至一半。作一服。溫飲之。初未便效驗。二十日始消。未破者不破。可保平。雖再進無害。與化守姚康朝。正苦此癰。衆醫拱手。兩服而愈。

薛已治趙州守膿多作痛。五月餘矣。晡熱口乾。盜汗食少。體倦氣短。脈浮數而無力。用補中益氣。加製甘草。五味。麥冬。三十餘劑。食進勢緩。又以六味丸料五十餘劑。膿潰瘡斂。後因怒。作痛少食。脇痛發熱。仍用前湯而安。喜其稟實。慎疾而得愈。

江應宿治族弟應楚。在燕京患懸癰。氣短效逆。面赤。口期期不能成語。素有痔漏。多服寒涼解毒。人傷中氣。脈浮數而無力。用補中益氣。一服而效逆定。數劑而膿血潰。五十餘劑而愈。

便癰

薛立齋治一儒者年二十。左患便癰。用托裏藥。潰而將愈。入房。發熱作痛。右邊亦作。膿水清稀。虛證悉具。脈洪大可畏。用十全大補。加附子一錢。脈症頓退。繼用大補湯三十劑而斂。

一儒者腫痛便澇。用八正散。清肝火。導溼熱。二劑而腫痛愈。再用小柴胡加芎歸澤瀉山梔。二劑。以清肝火。補脾血。而小便利。

一男子腫痛不止。用活命飲一劑而痛止。再劑而腫消。

一男子痛甚發熱。用前飲一劑痛止。再以神效瓜蒌散。加山梔柴胡。二劑而消。

一男子腫而不潰。用參芪歸朮以補托元氣。用白芷皂角刺柴胡甘草。以排膿清肝。數劑而潰。復以八珍加柴胡。補其氣血而愈。

江應宿治一男子患便毒。兩胯間墳起。焮赤大如鵝卵。服敗毒散及消毒利藥不應。過予求治。投以知母貝母各五錢。殭蠶穿山甲俱各炒一錢。大黃三錢。妙方作一服。利下。膿血從大便出。痛腫減半。再劑而已。後治人皆驗。大黃以強弱加減。

下疳瘡

薛立齋治庶吉士劉華甫莖中作痛。或出白津。或小便祕澇。先用小柴胡加山梔澤瀉黃連木通膽草茯苓。二劑。以清肝火導溼熱。諸症漸愈。因勞倦。忽寒熱。用補中益氣湯治之而安。又用六味丸以生肝血。滋腎水。諸症全愈。

一儒者莖中作癢。發熱倦怠。外皮浮腫二年矣。此肝腎陰虛。用八珍。加柴胡山梔。及六味丸而愈。有兼陰毛間生蟲作癢。當以桃仁研爛塗之。

一人因勞而患焮痛。寒熱體倦。頭疼。小便赤澇。用補中益氣加車前山梔而消。

一士人患下疳。寒藥傷胃。腐潰腫痛。日晡熱甚。口乾體倦。食少欲嘔。先用六君加柴胡升麻。脾胃醒而諸症退。更以補中益氣。加炒黑山梔。肝火退而腫痛痊。

肩癰

丹溪治一人肩并後腫痛。身熱且嗽。其腫按之不堅。此乃酒痰流結也。遂用南星半夏瓜蒌葛根芩連竹瀝。作

薛已治一婦臥牀十二年矣。遇回祿。益加憂鬱。甲辰三月。右肩下發一塊。焮腫如甌。中赤外白。用涼藥一劑不解。次用十宣散四劑。(十宣散方) 人參 黃耆 當歸 甘草 桔梗 厚朴 防風 桂加痛。略紅。迎徐醫視之。連投參芪丁桂防風白芷之類。膿潰。徐云無患矣。辭後。眩暈嘔逆。惡寒戰慄。頂陷膿清。其夫檢外科發揮。至發背門云。若初起一頭如黍。不腫不赤。煩躁便秘。四五日間生頭。不計其數。瘡口各含一粟。名曰蓮蓬發云云。始駭爲惡症。治法雖詳。不諳於行。迎薛至診云。辛涼解散。氣血兩虛者忌之。連投參芪歸朮地黃薑附大劑。腫高膿稠。兼絀烏金膏。數日。果腐落筋如脂膜者數觔。仍用前劑。每服人參加至八錢。日進二服。踰二月平復。

乳癰

天寶中有隴西李生。自白衣調選桂州參軍。既至任。以熱病旬餘。覺左乳痛不可忍。及視之。隆若癰腫之狀。卽召醫驗其脈。醫者云。臟腑無他。若臆中有物。以喙攻其乳。乳痛而癰不可爲也。又旬餘病甚。一日癰潰。有一雉自左乳中突而飛出。不知所止。是夕李生卒。宣室志

一婦形脈稍實。性躁。難於後姑。乳生隱核。以本草單味青皮湯。間以加減四物湯。加行經絡之劑。治兩月而安。一後生作勞。風寒夜熱。左乳痛有核如掌。脈細澁而數。此陰滯於陽也。詢之。已得酒。遂以瓜蒌子。石膏。乾葛。明經胃台芎。白芷。蜂房。生薑。同研入酒服之。四貼而安。

時康祖爲廣德宰。事張王甚謹。後授溫倅。左乳生癰。繼又胸臆間結核。大如拳。堅如石。荏苒半載。百療莫效。已而牽掣臂腋。徹於肩。痛楚特甚。亟禱王祠下。夢聞語曰。若要安。但用薑自然汁製香附服之。妙方。覺呼其子。檢本草視之。二物治證相符。訪醫者亦云有理。遂用香附去毛。薑汁浸一宿。爲末二錢。米飲調。才數服。瘡膿流出。腫硬漸

消。自是獲愈。庚志

薛立齋治一儒者兩乳患腫。服連翹飲。加堅硬。食少。內熱。胸脇作痛。日晡頭痛。小便赤澇。此足三陰虛而兼鬱怒。前藥復損脾肺。先用六君加芎歸柴梔。四十餘劑。元氣復而自潰。乃作痛惡寒。此氣血虛也。用十全大補。六味地黃而愈。

封君袁陽涇。左乳內結一核。月餘赤腫。此足三陰虛兼怒氣所致。用八珍加柴梔丹皮四劑。赤腫漸退。內核漸消。又用清肝解鬱湯而愈。時當仲秋。兩目連翹。肝脈微弦。此肝經火盛而風動也。更加龍膽草五分。并六味地黃丸而愈。若用清熱敗毒。化痰行氣。鮮不誤者。

一儒者兩脇作脹。兩乳作痛。服流氣飲。瓜蒌散。半載後左脇下結一塊如核。肉色不變。勞則寒熱。此鬱結氣傷而爲患。虛而未能潰也。八物加柴胡遠志貝母桔梗。月餘色赤。作痛。膿將成矣。又服月餘。針之出膿碗許。頓然作嘔。此胃氣虛而有痰也。令時啗生薑。服六君子湯。嘔止。加肉桂而瘡愈。彼後出宰。每傷勞怒。胸乳仍痛。并發寒熱。服補中益氣加炒山梔愈。

一婦人內熱脇脹。兩乳不時作痛。口內不時辛辣。若臥而起急。則臍下牽痛。此帶脈爲患。用小柴胡加青皮黃連山梔二劑而瘥。

一婦人久鬱。右乳內腫硬。用八珍湯。加遠志貝母柴胡青皮。及隔蒜灸。兼服神效瓜蒌散。兩月餘而消。

一婦人左乳內腫如桃。不痛不赤。發熱漸瘦。用八珍加香附。生薑汁製遠志青皮柴胡。百餘劑。又兼服神效瓜蒌散。

三十餘劑。膿潰而愈。

一婦人稟實性躁。懷抱久鬱。左乳內結一核。按之微痛。以連翹飲子二十餘劑。少退。更以八珍加青皮香附桔梗貝母。二十餘劑而消。

一婦人因怒。左乳作痛。發熱。表散太過。腫熱益甚。用益氣養榮湯。數劑。熱止膿成。不從用針。腫脹熱渴。針膿大泄。仍以前湯。月餘始愈。此症若膿未成未破。有薄皮剝起者。用代針之劑。其膿自出。不若及時用針。不致大潰。若膿血未盡。輒用生肌。反助其邪。慎之。

一婦人膿清腫硬。面黃食少。內熱晡熱。自汗盜汗。月經不行。此肝脾氣血俱虛。用十全大補加遠志。貝母。及補中益氣各三十餘劑。外用葱熨患處。諸症尋愈。

一婦人膿成脹痛。欲針之不從。數日始針。出敗膿三四碗許。虛證蜂起。幾至危殆。用大補兩月餘而安。若元氣虛弱不作膿者。用益氣養榮湯補之。膿成卽針。若腫痛寒熱。怠惰食少。或至夜熱甚。用補中益氣。兼逍遙散。補之爲善。

一產婦因乳少。服藥通之。致乳房腫脹。發熱作渴。以玉露散補之而愈。夫乳汁乃氣血所化。在上爲乳。在下爲經。若衝任之脈盛。脾胃之氣壯。則乳汁多而濃。衰則淡而少。所乳之子亦弱而多病。又有屢產無乳。或大便滯滯。乃亡津液也。當滋化源。

一婦人右乳內結三核。年餘不消。朝寒暮熱。飲食不甘。此乳巖。以益氣養榮湯百餘劑。血氣漸復。更以木香餅熨之。年餘而消。

一婦人年二十有五。素虛弱。多鬱怒。時疫後。脾胃愈虛。飲食愈少。又值氣忿。右乳脇下紅腫。應內作痛。用炒麥麸熨之。腫雖少散。內痛益甚。轉側胸中如物懸墜。遂與加減四物湯。內腫如鵝卵。外大如盤。胸脇背心相應而痛。夜熱勢甚。時治者皆以攻毒爲言。薛云。此病後脾弱。而復怒傷肝。治法惟主於健脾氣。平肝火。則腫自消而病自愈矣。病後治法 惠方以八物。加陳皮黃芪柴胡山梔白芷。服八劑。病減六七。去白芷。加青皮木香桔梗。又六劑而全愈。

若用攻毒之劑。病胡能瘳。

一婦產後忽兩乳細小。下垂過小腹。痛甚。名乳懸。用芎歸各一觔。內用半觔水煎。餘用燒煙薰口鼻。二料乃效。

腹癰

呂滄洲治一小兒十二歲。患內癰。腹脹臍凸而頗銳。醫欲刺臍出膿。其母不許。請呂視之。見一僧擁爐熾炭。燃銅筋一枚。烈火中。瞪目視翁曰。此兒病癰發小腸。苟舍刺臍。無他法。呂諭之曰。臍神闕也。針刺所當禁。矧癰舍於內。惟當以湯丸攻之。苟如爾言。必殺是子矣。僧怒趨而出。呂投透膿散一匕。明日膿自氣合潰。繼以十奇湯。下萬應膏丸而瘳。

薛已治給事錢南郭。腹內患癰。已成而不見。欲用托裏之藥發之。彼用行氣破血。以圖內消。形體甚倦。飲食益少。患處頓陷。色黯堅硬。按之不痛。仍用大補之劑。色赤腫起。膿熱針之。再用托裏腫潰漸愈而消。

一男子腹內作痛。腹外微腫。或欲藥汗之。薛曰。肉色如故。脈數無力。此元氣虛損。毒不能外發。遂與參芪歸朮之類。數劑。漸發於外。又數劑。膿成而欲針之。彼惑於人言。用大黃。白芷。穿山甲之類。引膿從便出。以致水瀉不止。患處平陷。自汗盜汗。熱渴不食。仍用前劑。加半夏陳皮薑桂。四劑。形氣漸復。又數劑。針去其膿。仍用補劑。幸幼未婚。故得痊也。

鴻臚蘇龍溪。小腹內腫脹作痛。大小便秘結作瀉。欲飲冷。脈洪數而實。用黃連解毒散二劑。熱痛頓止。二便調和。用活命飲而愈。

大司馬李梧山。腹痛而勢已成。用活命飲一劑。痛頓退。用托裏消毒散。腫頓起。此膿將成。用托裏散補其元氣。自潰而愈。

錦衣堂劉廷器。仲夏腹患癰潰。而膿水清稀。發熱作渴。腹脹作嘔。飲食不入。諸醫以爲熱毒內攻。皆用芩連大黃之劑。病加劇。邀薛診。投以參芪薑附等藥一劑。嘔止食進而安。再用托裏補劑而瘡愈。

進士邊雲莊。腹痛惡寒。作溼痰食積治之。益甚。脈浮數。薛曰。浮數之脈更惡寒。疽瘡之症也。彼不信。旬餘。復請視之。左尺洪數。知內有膿矣。仍不信。至小腹腫脹。連及兩腎。始悟。薛曰。膿潰腎矣。氣血俱虛。何以收斂。服活命飲一鍾。腎潰一孔。出膿斗許。氣息奄奄。勢誠可畏。用大補藥一劑。神思方醒。每去後。糞從瘡出。且出血甚多。痛不可忍。欲求死而不可得。時小腹間若覺有物上柱。卽發瘻。牙關緊。不省人事。發熱煩躁。脈洪大。舉按皆實。省而診之。脈仍洪大。按之如無。大則爲虛。況出膿之後耶。此氣血虛極。以十全大補內用參芪至四觔餘。加附子二枚而瘻止。又用大補湯五十餘劑而瘡斂。

囊癰

薛已治給事陸貞山。腫赤脹痛。小便澁滯。寒熱作渴。法當清肝火。除溼毒。遂用柴胡炒黑龍膽吳茱炒連當歸銀花角刺赤芍防風木通生草節一劑。腫痛頓退三四。少加防風木通川芎茯苓。作飲。下滋腎丸。熱腫亦退。但內見筋一條不消。此當滋腎水。養肝血。用山茱山藥熟地丹皮澤瀉五味。二劑。其筋消矣。復用補中益氣。加茯苓。送滋腎丸而愈。

朱京兆患囊脹痛。彼以爲疝症。夜診其脈。數而滑。曰。此囊癰也。膿已成。服活命飲一劑。黎明而膿潰。更用補陰托裏而斂。

一儒者考試不利。一夕飲燒酒而入房不遂。至夜半。寒熱煩渴。小便利。翌早。囊腫脹焮痛。與除溼熱清肝火之劑。城暮閉不得歸服。翌早報云。夜來囊悉腐。玉莖下面貼囊者亦腐。如半邊筆帽。仍以前藥加參芪歸朮四劑。

腐肉盡脫。舉丸懸挂。用大補氣血。并塗當歸膏。囊莖悉復而愈。

一男子醉後入房。囊腫大如斗。小腹脹悶。小便淋赤。發熱口渴。痰涎壅盛。命在須臾。此腎水虛弱。陰虧難降。津液濁敗。用六味丸料。加車前牛膝作飲。下滋腎丸。諸症頓退。再加五味麥冬。二劑而愈。

腰疽

僉憲張碧崖腰患疽。醉而入房。脈洪數。兩尺為甚。薛辭不治。將發舟。其子強留。頃間。吐臭血五六碗。此腎經虛火。惡血妄行。必從齒縫出。將合肉桂等補腎制火之藥。各用罐另煎熟聽用。血止。拭齒視之。果然。遂合一鍾冷服之。熱渴頓止。少頃。溫服一鍾。脈息欲脫。氣息奄奄。得藥。則脈少復。良久仍脫。其子疑內有膿。欲針之。薛曰。必無也。乃以鵝翎管紆內。果無。次日脈脫。腳冷至膝。腹內如水。急服六君加薑附始溫。琇按真陰大損之病。呆用燥熱治亦未善。膿始潰。瘡口將完。又患小便祕結。此因愛妾侍疾思色。以致精不出而內敗莖道然也。用加減八味丸料。加參芪白朮一劑。小便雖通。瘡口不斂而沒。

一婦人暴怒。腰腫一塊。胸膈不利。時或氣走作痛。與方脈流氣飲。(方脈流氣飲) 烏藥 茯苓 枳實 桔梗 檳榔 川芎 當歸 白芍

臀癰

薛已治巡撫陳和峰脾胃不健。常服消導之劑。左腿股及臀患腫。薛曰。此脾虛下注。非瘡毒也。當用補中益氣白朮倍之。白朮本草消腫。腹水腫脹滿。彼惑于衆論云。白朮潰膿。仍主散腫消毒。其腫益甚。體益倦。始悔前藥。用白朮一味煎飲而消。蓋白朮腐潰生肌之主藥也。

穀 黃香 防風 陳皮 甘草 木香 大腹 大棗

數劑而止。更以小柴胡對四物加香附貝母。月餘而愈。

紫蘇 檳榔 川芎 當歸 白芍 枳實 桔梗 生薑 半夏 青皮 枳

一儒者左腎患之。數貼涼藥。腫徹內股。服連翹消毒。左體皆痛。用補中益氣以補脾肺。用六味丸加五味以補肝腎。股內消而臀間潰。又用十全大補而瘡口斂。蓋此症原屬足三陰虛弱。三陰者。少陰腎。太陰脾。厥陰肝也。膽者。肝之府。行人身之側故耳。不治本而治末。未見其愈也。

一男子漫腫而色不變。脈滑數而無力。膿將成矣。薛欲托裏而用針。彼畏針而欲內消。乃用攻伐之劑。頓加發熱惡寒。自汗用十全大補湯數劑。腫起色赤。針之。仍以大補而愈。

一人年三十。脈如屋漏。如雀啄。腫硬色夭。膿水清稀。此涼藥復損脾氣。薛用六君子加歸芪附一錢。二劑。腫潰色赤。後數劑附子五分。元氣復而瘡愈。

上舍患痔。外敷寒涼。內服消毒。攻潰於臀。膿水清稀。脈洪大而數寒。熱作渴。薛辭不治。果歿。此三陰虧損之症。

腿癰 附腿腫

薛已治地官李北川腿癰。內外用敗毒寒涼。因痛極。刺出膿瘀。方知爲癰。瘡口開張。肉黯冷陷。外無腫勢。此陽氣虛寒。不能少斂。用豆豉餅。六君加藿香砂仁炮薑。飲食進而患處暖。再以十全大補湯。元氣復而瘡口愈。

一男子腿腫一塊。經年不消。飲食少思。強食作脹。或作瀉。肢體消瘦。兩尺脈微細。此命門火衰。不能生土。以致脾胃虛寒。與八味丸。飲食漸進。腫患亦消。

銀臺鄭敬齋。腿患癰疽。愈而不斂。兩月矣。時薛考績京師。請治。謂薛曰。治者皆用十宣散。亦是溫補劑之類。云旬日可斂。今未應。何也。面色痿黃。脈浮大。按之微細。此脾氣虛弱也。遂用補中益氣。加茯苓半夏。壯其脾胃。數日而瘡斂。

一男子腿患癰。因服剋伐。虧損元氣。不能成膿。爲之托裏而潰。大補而斂。但大便祕結。用十全大補加麥冬五

味而潤。月餘仍結。彼惑于人言。自服潤腸丸而瀉不止。用補中益氣送四神丸。數服乃愈。

一男子左腿腫痛。肉色如故。寒熱惡心。飲食少思。此脾氣不足而感外邪。用六君加蒼香桔梗川芎。而寒熱止。

又用補中益氣而腫痛消。江云外科樞要
仍有餘症方法

一男子遍身生瘡。似疥非疥。時或膿水淋漓。兩腿爲甚。肢體倦怠。作痒煩躁。年餘不愈。薛作腎經虛火。用加減八味丸而痊。

一男子腿內作痛。用滲溼化痰藥。痛連臂肉。面赤吐痰。腳跟發熱。曰。乃腎虛陰火上炎。當滋化源。不信。服黃柏知母之類而效。

一男子腿患腫。色不變。痛不作。真氣虛也。以補中益氣加半夏茯苓。爲少用枳殼木香飲之。以香附餅熨之。彼謂氣無補法。乃服流氣飲。胃氣愈虛。復求治。以六君加芎歸數劑。飲食少進。再用補劑月餘而消。夫真氣奪則虛。邪氣勝則實。今真氣既虛。邪氣愈勝。苟不用補法。氣何由而行乎。

腳跟瘡

薛立齋治大尹陳汝鄰兩腿酸軟。足跟腫。或赤或白。或痛或痒。後破而或如無皮。或如皴裂。日晡至夜。脹痛熾熱。用補中益氣。加減八味丸而愈。

一婦所患同前。亦用前丸。及逍遙散加熟地川芎。百劑而愈。

一男子足跟作痛。熱渴體倦。小便如淋。誤用敗毒散。致頭痛惡寒。欲嘔不食。咳嗽吐痰。薛用十全大補湯。加減八味丸。各五十餘劑而愈。

一男子足跟腫痛。發熱體倦。用補中益氣六味丸而瘥。後勞役盜汗。發熱遺精。吐痰如湧。仍服前藥而愈。

痊。

江應宿曰。足跟乃督脈發源之所。腎經所過之地。因飲食失節。起居失宜。元氣虧損。足三陰所致。若漫腫寒熱。或體倦少食。此脾虛下陷。宜補中益氣。若晡熱作痛。頭目不清。此屬脾虛陰火。用前湯并六味丸。若痰涎上升。或口舌生瘡。屬腎水乾涸。用前湯并加減八味丸主之。此皆虧損之症。當滋其化源。若治其外則誤矣。

漏

時康祖大夫患心漏二十年。當胸數竅。血液長流。醫皆莫能治。或云竅多則愈損。閉則慮穴他歧。當存其一。二。猶爲上策。坐此形神困瘁。又積苦腰痛。行則偃僂。不飲酒。雖雞魚蟹蛤之屬皆不入口。淳熙間。通判温州郡守韓子溫。見而憐之。爲檢聖惠方。載腰痛一門冷熱二症示之。使自擇。康祖曰。某年老久羸。安敢以爲熱。始作寒症治。療取一方用鹿茸者服之。逾旬痛減。更覺氣宇和暢。遂一意專服。悉屏他藥。洎月餘。腰屈復伸。無復呼痛。心漏亦愈。以告醫者。皆莫能測其所以然。後九年。康祖自鎮江通判。滿秩造朝。訪子溫。則精力倍昔。飲啖無所忌。云漏愈之後。日勝一日。子溫書吏吳弼。亦苦是疾。照方服之。浹旬而愈。其方本治腰痛。用鹿茸去毛。酥炙微黃。附子炮去皮臍。皆二兩。鹽花三分爲末。棗肉丸三十九。空心酒下。己志

天聖中工部尙書忠肅公家有媪。病漏十餘年。一日有醫過視之曰。此可治也。卽取活鱧一。竹針五七枚。乃擲鱧于地。鱧因屈盤。就盤以竹針貫之。覆瘡良久。取視。有白蟲數十。如針著鱧。卽鉗置杯中。蠕動如線。復覆之。又得十餘枚。如是五六。醫者曰。蟲固未盡。然餘皆小蟲。請以常用藥傅之。時得檳榔黃連二味。卽爲散傅之。明日。乃以乾艾作湯。投白礬末二三錢。先洗瘡口。然後傅藥。蓋老人血氣冷。必假艾力以佐湯。而艾性亦能殺蟲也。如是

者再。卽生肌不逾月愈。醫曰。瘡一月不治。則有蟲。蟲能蠕動。氣血亦隨之。故瘡漏不可遽合。合則結毒。實蟲所爲。又曰。人每有疾。經月不痊。則必虛憊。婦人則補脾血。小兒則防驚疳。二廣則并治瘡腐。由此醫名大著。良方

一人腳肚上生一瘡。久遂成漏。經二年。百藥不效。自度必死。一村人見之云。此鱗漏耳。但以石灰二三升。白沸湯泡薰洗。如覺瘡癢。卽是也。如其言。用灰湯淋洗。果癢。三兩次遂乾。

一婦項下忽生一塊。腫漸緣至妳上。腫起。莫知何病。偶用刀刺破。出清水一碗。日久瘡不合。有道人見之曰。此蟻漏耳。緣用飯誤食蟻得此耳。詢之果然。道人云。此易治。但用穿山甲數片。燒存性。灰爲末。傅瘡上遂愈。蓋穿山甲蟻之畏也。

柳休祖者善卜筮。其妻病鼠瘤。積年不瘥。垂命休祖遂卜得頤之復。按卦合得石姓人治之。當獲鼠而愈也。旣而鄉里有奴姓石。能治此病。遂灸頭上三處。覺佳。俄有一鼠。逕前而伏。呼猫咋之。視鼠頭上。有三灸處。妻遂瘥。拾遺記

擲撲損傷

葛可久善武藝。一日見莫搖桑弓。可久挽之而彀。歸而下血。亟命其子煎大黃四兩飲之。其子惡多。減其半。不下。問故。其子以實對。可久曰。少耳。亦無傷也。來年當死。今則未也。再服二兩愈。明年果卒。

松陽縣民有被毆。經縣驗傷。翊日引驗。了無癍痕。宰怪而詰之。乃仇家使人要歸。飲以熱麻油酒。臥之火燒地。覺而疼腫盡消。吹劍續錄

丹溪治一老人墜馬。腰痛不可轉側。脈散大。重取則弦小而長。朱曰。惡血雖有。不可驅逐。且補接爲先。用蘇木參芪芎歸陳皮甘草。服半月。脈散漸收。食進以前藥調下自然銅等藥。一月愈。

虞恆德治一人。因勸鬪毆。眉稜骨被打破。得破傷風。頭面發大腫。發熱。虞適見之以九味羌活湯。取汗。外用杏仁搗爛。入白麪少許。新汲水調傅瘡上。腫消熱退而愈。後累試累驗。

一人因結屋。墜梯折傷腰。勢殊亟。夢神授以乳香飲。其方用酒浸虎骨。敗龜黃芪牛膝。草薢續斷。乳香七品。覺而能記。服之二旬愈。已志

許元公入京師。赴省試。過橋墜馬。右臂白脫。路人語其僕曰。急與按入臼中。若血漬白。則難治矣。僕用其說。許已昏迷。不覺痛。遂僦轎昇歸邸。或曰。非錄事田馬騎不能療此疾。急召之。至已入暮。秉燭視其面曰。尚可治。乃施藥封腫處。至中夜方甦。達旦痛止。去其封。損處已白。其青瘀乃移在臼上。自是日日易之。腫直至肩背。於是以藥下之。瀉黑血三升。五日復常。遂得赴試。蓋用生地黃研如泥。木香爲細末。以地黃膏攤紙上。糝木香末一層。又再攤地黃。貼腫上。此正治打撲傷損。及一切癰腫未破。令內消云。類說

台州獄吏憫一囚將死。頗憐顧之。囚感語曰。吾七犯死罪。苦遭訊拷。坐是肺皆控損。至於嘔血。適得神方。荷君庇拊之恩。持此以報。只白芨一味。米飲調耳。其後陵遲。劊者剖其胸。見肺竅間皆白芨填塞。色猶不變。洪貫聞其說。爲郢州長壽宰。規之赴洋州任。一卒忽苦嘔血。勢絕危。費用此救之。一日卽止。

一人腕折傷筋。損疼痛不可忍。或教宜用生龜。尋捕一龜。將殺。患人夢龜告言勿相害。吾有奇方可療。用生地一觔。切。藏瓜薑糟一觔。生薑四兩。切。右都炒令均熱。以布裹罨傷折處。冷則易之。奇效。本事方

長安石史君嘗至通衢。有從後呼其姓第者。曰。吾無求于人。念汝將有難。故來救汝。出一紙卷授石。曰。有難則用之。乃治折傷內外損方書也。明年。因趨朝。坐馬爲他馬所踉。折足墜地。又踢一臂折。家人急合此藥。且灌且裹。至半夜痛止。後手足皆堅全。如未傷時。方本出良方。用川歸鉛粉各半兩。礪砂二錢。同研細。濃將蘇木汁。調服一大匙。損在腰以上。先食淡粥半碗。然後服藥。在腰以下。卽先藥後食。仍頻頻呷蘇木汁。別作糯米粥。入藥末拌和。

攤紙上。或絹上。封裹傷處。如骨碎用竹木夾定。仍以紙或衣物包之。其妙如神。

汀州市民陳氏。事佛甚謹。慶元初出行。擷折一足痛楚。念佛不置。夜夢一僧。拄杖持鉢。告曰。接骨膏可治此。可取菜豆粉。于新鐵銚內炒。令真紫色。旋汲井水調成稀膏。然後厚傅損處。須教遍滿。貼以白紙。將杉木縛定。其效如神。陳寤。如方修治。用之良愈。

紹熙初。湖口人林四。日暮騎馬。顛墜折一足。骨斷經旬。痛甚。偶一道人來視。曰。續筋接骨。非敗龜殼不可。林召衆醫議之。皆云一足所傅。多少龜殼灰可辦。茲去五里許。江畔有大龜。身闊二尺。常陞伏泥中。捕而脫其殼。燒灰傅損處。計其收功。賢于小者數倍也。時屬昏暮。未暇往捕。半夜。鄰人張翁。夢烏衣人來訪。自通爲江畔老龜。云林四折足。醫欲殺吾取殼以療傷。望一言救護。張謝曰。老夫何能爲力。烏衣人云。只煩丈人詣林氏諭衆醫曰。往日曾有龜傳一方于人而贖命者。用淹藏瓜糟罨斷處。次將杉木板夾縛定。方書亦嘗記載。如更增赤小豆一味拌入糟中。然後夾板。不過三日。卽十全安愈。願翁告之。後當圖報。黎明張如所戒。林與醫皆喜而從之。果驗。類編

崔給事頃在澤潞。與李抱眞作判官。李相方以毬杖按毬子。其軍將以杖相格乘。勢不能止。因傷李相拇指。并爪甲皸裂。遽索金瘡藥裹之。強坐頻索酒。飲至數盃。已過量。而面色愈青。忍痛不止。有軍吏言取葱新拚者。便入溲灰火煨熟。剝皮擘開。其中有涕取罨損處。仍多煨取。續續易熟者。凡三易之。面色卻赤。斯須云已不痛。凡易十數度。用熱葱并涕裹纏。遂畢席笑語。本事方

定州人崔務。墜馬折足。醫令取銅末和酒服之。遂痊。及亡後十餘年。改葬。視其脛骨折處。有銅末束之。朝野僉載

宣和中有一國醫。忽承快行宣押。就一佛刹醫內人。限目今便行。鞭馬至。則寂未有人。須臾臥轎中扶下一內人。快行送至。奉旨取軍令狀。限日下安痊。醫診視之。已昏死矣。問其從人。皆不知病之由。良久。有二三老內人至。下轎環泣。乃云。因蹴鞦韆。自空而下墜死。醫者云。打撲損傷。自屬外科。欲申明。又恐後時。參差不測。再視之。微覺

有氣。忽憶藥篋中有蘇合香丸。急取半兩。于火上焙去腦麝。酒半升。研化灌之。至三更。方呻吟。五更。下惡血數升。調理數日得痊。予謂正當下蘇合香丸。蓋從高墜下。必挾驚悸。血氣錯亂。此藥非特逐去瘀血。而又醒氣。醫偶用之。遂見效。此藥居家不可闕。如氣逆鬼邪。殄殲傳尸。心痛時疾之類。皆治。良方載甚詳。須自合爲佳耳。本事方

道人詹志永。信州人。初應募爲卒。隸鎮江馬軍。二十二歲。因習騎墜馬。右脛折爲三段。困頓且絕。軍帥命昇歸營醫救。鑿出敗骨數寸。半年稍愈。扶杖緩行。骨空處骨皆再生。獨腳筋攣縮不能伸。既落軍籍。淪于乞丐。經三年。遇朱道人。亦舊在轅門。問曰。汝傷未復。初何不求醫。曰。窮無一文。豈堪辦此。朱曰。實不費一文。但得大竹管長尺許。鑽一竅。繫以繩。挂腰間。每坐則置地上。舉足搓滾之。勿計時日。久當有效。如其言。兩日便覺骨髓寬暢。試猛伸之。與常日差遠。不兩月。筋悉舒。與未墜時等。予頃見丁子章。以病足故。作轉軸踏脚用之。其理正同。不若此爲簡便。癸志

張七政。荊州人也。善治傷折。有軍人損脛。張飲以藥酒。破肉去碎骨一片。大如兩指。塗膏封之。數日如舊。經二年。脛忽痛。張曰。前爲君所出骨寒則痛。可遞覓也。果獲于牀下。令以湯洗。貯絮中愈。

吳太醫治孫和寵夫人。常醉舞如意。誤傷鄧頰。血流嬌婉。彌苦。命太醫合藥。言得白獺髓。雜玉與虎魄屑。當滅此痕。和以百金購得白獺。乃合膏。琥珀太多。及瘡痕不滅。左頰有赤點如痣。酉陽雜俎

江少微治一商人。被杖皮破血流。以真蘇油一觔。熬滴水成珠。入黃丹飛過再熬。試軟硬。加入鉛粉黃蠟。收起攤膏藥貼患處。血止腫消。數日而愈。

予因鑿銀。損破小指。腫大灌膿。亦以前膏貼上。痛止腫消。不復有膿。三日一換。三換而愈。

游讓溪翁云。被廷杖時。太醫用粗紙。以燒酒貼患處。手拍血消。復易之。又用熱豆腐。鋪在紫色處。其氣如蒸。其腐紫色。卽換。須待紫色散後。轉紅爲度。則易愈矣。

死枕愈病

齊書曰。徐嗣伯嘗有癩患。滯冷積年不瘥。嗣伯診之曰。尸注也。當得死人枕煮服之乃愈。于是往古塚中取枕。枕已一邊腐闕。服之卽愈。秣陵人張景年十五。腹脹面黃。羣醫莫能治。以問嗣伯。此石虻耳。極難瘥。當得死人枕煮服之。依語取枕。以湯投之。得大利。并虻蟲頭堅如石者五升。病瘥。後沈僧翼患眼痛。又見多鬼物。以問嗣伯。嗣伯曰。邪氣入肝。可覓死人枕煮服之。服竟。可埋枕于故處。如其言。又愈。王晏問之曰。三病不同。而用死人枕俱瘥。何也。曰。尸注者鬼氣伏而未起。故令人沉滯。得死人枕促之。魂氣飛越。不得復附體。故尸注可瘥。石虻者。久虻也。醫療既瘥。虻蟲轉堅。世間藥不能遣。所以須鬼物驅之。然後可散。故令用此也。夫邪氣入肝。故使眼痛而見魍魎。應須邪物以鉤之。故用此。氣因枕去。故復埋于塚間也。

尸蹙附鍼驗

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所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穀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熊來。我又射之。中熊。熊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

言書而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史記

扁鵲過虢。虢太子死。扁鵲至虢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穰過於衆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爲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蓄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蹶而死。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雞鳴至今。曰。收乎。曰。未也。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鑿石鑿引。案杙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乃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搦髓腦。裸荒爪幕。湔浣腸胃。漱滌五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終日。扁鵲仰天歎曰。夫子之爲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郤視文。越人之爲方也。不待切脈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曲止也。子以吾言爲不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尙溫也。中庶子聞扁鵲之言。目眩然而不瞋。舌橋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虢君。虢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臣。幸甚。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捐填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噓唏服臆。魂精泄橫。流涕長潛。忽忽承暎。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蹶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纏絡。中經維絡。別下於三焦膀胱。是以陽脈下遂。陰脈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上而陽內行。丁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爲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絕陽之色已廢。脈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蹶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五會謂百會胸會聽會氣會膻會也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爲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熨兩脇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爲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

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史記

故濟北王阿母。自言足熱而慙。臣意告曰。熱蹙也。則刺足心各三所。案之無出血。病旋已。病得飲酒大醉。史記

按已見厥案

菑川王病。召臣意診脈。曰蹙上。蹙逆氣上也。爲重頭痛。身熱。使人煩慙。臣意卽以寒水拊其頭。刺足陽明脈左右各

三所。病旋已。病得之沐髮未乾而臥。診如前。所以蹙。頭熱至肩。史記

程約。字孟博。婺源人。世攻醫。精針法。同邑馬荀仲。自許齊名。約不然也。太守韓瑗嘗有疾。馬爲右脇下針之。半

入而針折。馬失色曰。是非程孟博不可。約至。乃爲左脇下一針。須臾而折針出。疾亦愈。由是優劣始定。

張濟。無爲軍人。善用針。得訣於異人。能觀解人而視其經絡。則無不精。因歲饑疫。人相食。凡視一百七十人。以

行針無不立驗。如孕婦因仆地而腹偏左。針右手指而正。久患脫肛。針頂心而愈。傷寒反胃嘔逆。累日食不下。針

眼皆立能食。皆古今方書不著。

郭玉者。廣漢雒人也。和帝時。治中貴人。時或不愈。帝乃令貴人羸服變處。一針卽瘥。召問其狀。玉曰。醫者意也。

腠理至微。隨處用巧。針石之間。毫芒卽乖。神存于心。手之際。可解而不可言也。夫尊貴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

懾以承之。其爲療也。有四難焉。自任意而不用臣。一也。將身不謹。二也。骨節不彊。不能使藥。三也。好逸惡勞。四也。

針有分寸。時或有破漏。重以恐懼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猶不盡。何有于病哉。此疾所以不愈也。帝稱善。

督郵徐毅得病。華佗往省之。徐謂佗曰。昨使醫曹吏劉租。針胃管訖。便苦咳嗽。謂何。佗曰。此誤中肝也。五日當

不救。果然。

魏時有句驪客。善用針。取寸髮。斬爲十餘段。以針貫取之。言髮中虛也。其妙如此。西陽雜俎

色診

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爲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針石之所及也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早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治病道少所病猶疾病也故病有六不治駢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卽爲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卽爲耳目痺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卽爲小兒醫隨俗爲變秦太醫令李醜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史記

扁鵲見秦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矣將使耳不聰目不明扁鵲怒而投石曰君與知之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國策

東坡曰士大夫多祕所患以驗醫能否使索病於溟漠之中吾平生求醫必盡告以所患然後診之故雖中醫治吾疾常愈吾求疾愈而已豈以困醫爲事哉

宿按望而知之謂之神望見顏色而知其病者上也經曰大肉已脫九候雖調猶死予見儒生在巽山善風鑑斷人生死禍福無不奇中家貧不肯以術自售予素慕其爲人一日患嘔血召予診視叩其占五臟生死法汪曰脾之死色唇之四白青如馬牙琇按木剋土也紅唇上起黑斑譬如木朽而生菌耳死期在半年語未畢嘔血數口予視其色正合死脾之色果如期而逝惜乎未竟其說後遍訪未聞相術有如汪君者

黴瘡附結毒漏爛

邵文泉僕者患楊梅瘡。遍體疼痛。遇友人傳示一方。用胡黃連五錢。銀柴胡人參當歸牛膝各一錢。甘草五分。作三服。每服加土茯苓猪肉各四兩。水煎服痛止。其瘡亦漸愈。

任柏峯傳沈狀元所得二苓化毒湯。白茯苓土茯苓金銀花各八兩。當歸尾四兩。紫草二兩。甘草節五錢。分作十服。水酒各半煎服。任云。屢試之輒效。

程魯齋傳黴瘡用苦參三錢。牙皂二錢。紅花五分。當歸二錢五分。土茯苓四兩。水酒各半煎服。

李心田傳授治黴瘡。用防己苦參各一錢五分。水酒煎服。

蔡上舍春樓云。曾一人患黴瘡。取枳子黃熟時採。陰乾扎碎。連皮帶核。炒黑存性。爲細末。每服二三錢。無灰酒調下愈。

潘養源曾傳一單方。治黴瘡殊驗。取兔耳草。不拘多少。搗取汁一碗。對頭生酒一碗。露一宿。熱服。熱水洗浴透。絮被卷取汗透。次取蛇夢草六瓣者。搓二丸塞鼻孔。另搓一大丸不住手搓。待倦臥去。拔去鼻中塞藥。不過二次。全愈。

江應宿治蒼頭患黴瘡在下部。用銅綠杏仁。去皮焙熟。研如泥。塗瘡上。乾加醋點。又一人用蝦蟆子。卽科斗。取入磁餅內化爲水。點效。一用杏仁。膽礬。輕粉。研如泥搽。用過效。三方俱效。

江會川云。家僮患黴瘡結毒已屢年。腫塊遍體。得方士煮酒藥服之愈。當歸牛膝各一錢。杜仲川芎各二錢。真桑寄生地蕨金銀花各一兩。土茯苓四兩。取頭生酒十五觔。入藥懸胎煮三炷香。置泥地上。三日後任服。

泥。用白柏油四兩。入銅鍋熬化。先入爐甘石水銀煎數沸。再大楓葦麻煎數沸。以真韶粉六錢收之。油紙攤貼患處。先以葱椒水洗淨貼藥。再不可洗。任其臭穢。三日一換。以好爲度。

江應宿傳授慈谿羅伯成黃華酒。治黴瘡。頑癬。疥癩。不拘遠近。曾在祁門治一商販。患癬。遍身如癩。服此酒一料。全愈。方用烏梢蛇酒浸。去頭尾皮骨。取淨肉一兩。木香人參川烏川芎白芷花粉麻黃防風天麻硃砂當歸金銀花各三錢。白蒺藜僵蠶白蘚皮連翹蒼朮荊芥獨活羌活各二錢。沉香一錢。皂角刺川葶藶各五錢。兩頭尖一錢。麝香二分。核桃肉小紅棗各四兩。好頭生酒十五觔。燒酒五觔。以絹袋盛入壘。懸胎煮三炷香。取出置泥地。過七日服之。另熬蒼耳膏。每服加一匕。後以治諸頑癬瘡疥。積年不愈者。俱效。

程文彬治一人。楊梅結毒十餘年。蜀中傳一方云。輕粉毒。必須仍以輕粉引出其毒。真輕粉四分半。硃砂一分二釐。雄黃八釐。三味爲細末。煉蜜爲丸。金箔爲衣。分作九九。每日三九。作三次服。三日服盡。一日鮮魚湯送下。二日羊肉湯送下。三日鮮雞湯送下。至四日牙腫。遍身作脹。肚中作瀉。至十日。其毒盡出。再服黃芪肉桂茯苓甘草當歸麥門冬五味數服。果獲全愈。永不再發。

經水

太倉公治一女。病腰背痛。少陰病兼太陽寒熱。厥陰病兼少陽。衆醫皆以寒熱治。公診之曰。內寒。內寒當作陰病解。月事不下也。卽竄以藥。

旋下。病已。病得之欲。男子不可得也。所以知其病者。診其脈時切之。腎脈也。齋而不屬。齋而不屬者。其來難堅。氣血滯而脈結。故曰月不下。肝脈弦。出左口。相火熾盛。脈乃上溢。故曰欲。男子不可得也。考按以上史記本文下所增入。祇泛論無病之人。蓋男子以精爲主。婦人以血爲主。男子精盛則思室。女子血盛則懷胎。夫肝攝血者也。厥陰弦出寸部。又上魚際。則陰血盛可知矣。煩按此案已見腰痛門。

東垣治一夫人病寒熱。月事不至者數年矣。又加喘嗽。醫者悉以蛤蚧桂附等投之。李曰不然。夫人病。陰爲陽所搏。大忌溫劑。以涼血和血之藥服自愈。已而果然。

一婦人年三十歲。臨經預先臍腰痛。甚則腹中亦痛。經縮二三日。以柴胡錢半。羌活一錢。丁香四分。蝎一個。當

歸身一錢。生地一錢。都作一服。水二盞。煎至一盞去渣。食前稍熱服。丁香本草言其辛散苦降。養陰治陰痛諸氣。

一婦年三十餘。因每洗浴後。必用冷水淋通身。又嘗大驚。遂患經來時必先小腹大痛。口吐涎水。經行後。又吐

水三日。其痛又倍。至六七日。經水止時方住。百藥不效。久診其脈寸滑大而弦。關尺皆弦大急。尺小於關。關小於寸。所請前大後小也。前大後小之故。恐有表邪。遂用香附三兩。半夏二兩。茯苓黃芩各一兩半。枳實玄胡索牡丹皮人參當歸白

朮桃仁各一兩。黃連七錢。川棟遠志甘草各半兩。桂三錢。吳茱萸錢半。分十五貼。入薑汁兩蜆殼。熱服之。後用熱

湯洗浴。得微汗乃已。忌當風坐臥。手足見水。并喫生冷。服三十貼全愈。半年後。因驚憂其病復舉。新發故不用參朮。腰痛時

痛。小便淋痛。心惕驚悸。意其表已解。冷水淋身之表。病獨在裏。先爲灸少沖。手少陰心。勞宮。心包。崑崙。膀胱。三陰交。足太陽脾。止悸定痛。

次用桃仁承氣湯大下之。下後。用醋香附三兩。醋蓬朮當歸身各一兩半。醋三稜玄胡索醋大黃醋青皮青木香

茴香滑石木通桃仁各一兩。烏藥甘草砂仁檳榔苦楝各半兩。木香吳茱萸各二錢。分作二十貼。入新取牛膝。溼

者二錢。生薑五片。用荷葉湯煎服愈。

一婦頭痛。口乾。經行後身痛。腰甚痛。以生地黃一錢。白朮芍藥各一錢。川芎歸身尾各五分。炒栝炙甘草各三

分。

一婦年二十餘。經閉二年。食少乏力。以黃連二錢。白朮錢半。陳皮滑石各一錢。黃芩五分。木通三分。桃仁十一

個。炙甘草少許。

滑伯仁治一婦年三十。每經水將來。三五日前。臍下疔痛如刀刺狀。寒熱交作。下如黑豆汁。既而水下。因之無

娠。脈二尺沉澆欲絕。餘部皆弦急。曰。此由下焦寒溼。尺沈澆屬下焦寒溼邪氣搏于衝任。衝任俱奇經衝爲血海。任主胞胎。爲血室。故經事將來。邪與血爭而作疔痛。寒氣生濁。下如豆汁。宜治下焦。遂以辛散苦溫理血藥爲劑。令先經期十日服之。凡三次而邪去經調。是年有孕。

呂滄洲治一女在室。病不月。諸醫療皆不得其狀。視之腹大如娠。求其色脈卽怪。語之曰。汝病非有異夢。則鬼靈所憑耳。女不答。趨入臥內。密語其侍嫗曰。我去夏追涼廟廡下。薄暮。過木神心動。是夕夢一男子。如暮間所見者。卽我寢親狎。由是感病。我慚報不敢以告人。醫言是也。嫗以告呂。呂曰。女面色乍赤乍白者。愧也。脈乍大乍小者。祟也。病因與色脈符。雖劇無苦。乃以桃仁煎。下血類豚肝者六七枚。俱有竅如魚目。病已。

汪石山治一婦。年踰三十無子。診視其脈近和。惟尺部覺洪滑耳。曰。子宮有熱。血海不固也。其夫曰然。每行人道。經水卽來。乃喻以丹溪大補丸。加山茱萸白龍骨止澁之藥以治其內。再以亂髮灰白礬灰黃連五倍子爲末。以治其隱處。果愈且孕。

丹溪治一婦。年二十歲。兩月經不行。忽行。小腹痛。有塊血紫色。以白芍白朮陳皮各五錢。黃芩川芎木通各二錢。炙甘草少許。

一婦氣滯血澁脈不澁。經不調。或前或後。紫色。苦兩大腿外腫。少陽麻木。有時癢。生瘡。大便祕滯。以麻子仁桃仁去皮尖芍藥各二兩。生枳殼白朮歸頭葳靈仙訶子肉生地陳皮各五錢。大黃。治血澁煨七錢。大黃配訶子亦奇爲末粥丸。

一婦年四十八歲。因有白帶口渴。月經多。初來血黑色。後來血淡。倦怠食少。臍上急。以白朮錢半。紅花豆大陳皮白芍各一錢。木通枳殼各五分。黃芩砂仁炙甘草各三分。共九味煎湯。下保和丸三十粒。抑青丸二十粒。

一女年十五。脈弦而大。不數。形肥。初夏時倦怠。月經來時多。此稟受弱。氣不足攝血也。以白朮錢半。生芪陳皮各一錢。人參五錢。炒栝三分。虛而協熱

一婦年四十餘。月經不調。行時腹疼。行後。又有三四日淋瀝。皆穢水。口渴面黃。倦怠無力。以白朮一兩。歸身尾六錢。陳皮七錢。黃連三錢。木通二錢。生芪黃芩各二錢。炙甘草一錢。分作八貼。下五靈脂九四十粒。食前服。

一婦月經不勻。血紫色。來作痛。倦怠惡寒。爲人性急。以青皮五分。川芎黃芩牡丹皮茯苓各二錢。乾薑一錢。炙甘草五分。

一婦年二十歲。月事不勻。來時先腹隱疼。血紫色。食少無力。以白朮四錢。黃連陳皮各二錢半。牡丹皮二錢。木通黃芩人參茱萸各錢半。炙甘草五分。分作四貼。水二盞。煎取小盞。食前服。

一婦年二十餘。形肥。痞塞不食。每日臥至未。飲薄粥一盞。粥後。必吐水半碗。仍復臥。經不通三月矣。前番通時。黑色。脈辰時。寸關滑有力。午後關滑。寸則否。詢之。因乘怒飲食而然。遂以白朮兩半。厚朴黃連枳實各一兩。半夏茯苓陳皮山查人參滑石各八錢。砂仁香附桃仁各半兩。紅花二錢。分作十貼。每日服一貼。各入薑汁二蜆殼。間三日。以神祐丸神祕沉香丸微下之。至十二日。吐止。食漸進。四十日平復如故。

一婦年三十餘。形瘦。亦痞不食。吐水。經不通。以前藥方加參朮歸爲君。煎熟。入竹瀝半盞。薑汁服之。但不用神祐丸下之。亦平復。或咳嗽寒熱。而經閉者。當于欵門溼痰條求之。醫案綱目

子和治一婦人。月事不行。寒熱往來。口乾頰赤。喜飲。且暮間咳一二聲。諸醫皆用蠱蟲水蛭乾漆礱砂芫青紅娘子沒藥血竭之類。子和不然。曰。古方雖有此法。奈病人服之。必臍腹發痛。飲食不進。乃命止藥。飲食稍進。內經曰。二陽之病發心脾。心受之則血不流。故不月也。既心受積熱。宜抑火升水。流溼潤燥。開胃進食。乃涌出痰一二升。下泄水五六行。溼水上下皆去。血氣自然周流。月事不爲水溼所隔。自依期而至矣。不用蠱蟲水蛭有毒之藥。如用之。則月經縱來。小便反閉。他證生矣。凡精血不足。宜補之以食。大忌有毒之藥。偏勝而成天關。

一婦人年三十餘。經水不行。寒熱往來。痰能作寒熱面色痿黃。無表症唇焦頰赤。時咳三兩聲。向者所服之藥。黑神散。烏

金丸。四物湯。燒肝散。鼈甲散。建中湯。寧肺散。針艾百計。轉劇。家人意倦。不欲求治。子和憫之。先涌痰五六升。午前湧畢。午後食進。餘症悉除。後三日復輕涌之。又去痰一二升。食益進。不數日。又下通經散。瀉訖一二升。後數日。去死皮數重。小者如麩片。大者如葦膜。不一月。經水行。神氣清健。

吳茱山治一婦。行經時著氣惱。經過半月後。得心腹腰脇痛不可忍。醫作氣治。以香燥止痛之劑服之。愈不安。診其脈。弦急不勻。早間行經著惱。乃瘀血作痛也。遂以四物入桃仁紅花延胡索莪朮青皮之類。數服血通。其患已矣。

安。一女子經水過多。行後復行。面色痿黃。人倦無力。遂以歸身炒芍熟地川芎荊芥續斷煨乾薑炙甘草。數服而

一婦經事欲行。臍腹絞痛。臨行血溢。以四物入延胡索檳榔青皮香附子之類。數服痛除。

一婦行經色淡若黃漿。心腹嘈雜。嘈雜爲痰飲。此脾胃溼痰故也。以二陳湯合四物。入細辛蒼朮。數服即止。

一女子經水下如黑豆汁。此絡中風熱也。經如黑豆汁絡中風熱妙斷○亦有下焦寒溼而經水如豆汁者但症當寒熱腹痛尺沈澁寸關弦○一爲寒溼一爲風熱須細辨。以四物加黃芩

川連荊芥穗蔓荊子。治以辛涼苦寒理血之劑。數服。血清色轉。

一婦經來適斷。寒熱往來。以小柴胡湯二服。寒熱即止。繼以四物湯。數服而安。

一婦經血過多。得五心煩熱。日晡潮熱。諸藥不效。以四物加胡黃連三服而愈。

俞子容治一婦寡居。鬱結成疾。經事不行。體熱如炙。忽吐血若泉湧。醫用止血藥不效。俞以茅草根搗汁。濃磨

沉香。服至五錢許。日以醞醋貯瓶內火上炙。熱氣沖兩鼻孔。外治法佳。血始得降下。吐血不復作。經事乃行。吐血如泉止而不效他人

必用血脫益氣之說今用降而愈亦以寡居而經不行氣升而不降治法甚奇當玩體熱如炙四字蓋吐血湧泉當四肢冷未有體熱如炙者

莫強中一侍人。久病經阻。發熱咳嗽。倦怠不食。憔悴骨立。醫往往作療疾治之。勢甚危。莫曰。婦人以血爲本。血

榮自然有生理。因謝衆醫。專服四物湯。其法咬咀。每慢火煮取清汁。帶熱以啜之。空腹日三四服。兩月餘。經通。疾如失。

潘環字溫叟。名醫也。診屯田郎中張譚妻。年四十餘。而天癸不至。潘察其脈曰。明年血潰乃死。既而果然。

博按此條

已見積塊門

石山治一婦瘦小。年二十餘。經水紫色。或前或後。臨行腹痛。惡寒喜熱。或時感寒。腹亦作痛。脈皆細濡近滑。兩尺重按。略洪而滑。汪曰。血熱也。或謂惡寒如此。何謂爲熱。曰。熱極似寒也。遂用酒煮黃連四兩。香附歸身尾各二兩。五靈脂一兩。爲末粥丸。空腹吞之而愈。

一婦經行。必瀉三日。然後行。診其脈皆濡弱。曰。此脾虛也。脾屬血屬溼。經水將動。脾血已先流注血海。然後下流爲經。脾血既虧。則虛而不能運行其溼。合作茯苓白朮散。每服二錢。一日米飲調下二三次。月餘。經行不瀉矣。一婦產後。經行不止。或紅或白。或淡。病踰八月。面色黃白。性躁。頭眩。腳軟。醫用參芪補藥。病益加。用止瀉藥不效。汪診之。右脈濡弱無力。左脈略洪而駛。曰。右脈弱者。非病也。左脈偏盛。遂覺右脈弱耳。宜主左脈。治以涼血之劑。遂以生地白芍白朮各一錢。黃芩阿膠歸身各八分。陳皮香附川芎椿根皮茯苓各六分。柴胡甘草各五分。煎服二十餘劑而愈。

一婦年逾四十。形長色脆。病經不調。右脈浮軟而大。虛左脈虛軟而小。近駛。以症合脈所嘗時經前作泄。今年四月感風咳嗽。用湯洗浴汗多。因泄一月。六月復因洗浴。發瘡六七次。瘡雖止而神思不爽。至八月盡。而經水過多。白帶時下瀉泄。遂覺右腳疼痛。舊曾閃肭腳跟。今則假此延痛。陽虛不能健運。臀腿腰脇。尻骨脛項左邊筋皆掣痛。血凝滯而作痛或咳嗽一聲。則腰眼痛如刀扎。日輕夜重。叫號不已。幸痛稍止。飲食如常。在胃氣今詳月水過多。白帶時下。日輕夜重。瀉泄無時。亦屬下多亡陰。宜作血虛治。然服四物止痛之劑。益甚。九月。汪復診視。始悟此病乃合仲景所謂陽

之職。故血亦無凝滯之患。而日故輕也。夜則陰旺而陽不得其任。失其健運之常。血亦隨滯。故夜重也。遂以參朮助陽之藥。煎服五七貼。痛滅。此亦病症之變。治法殊常。故記之。

一婦年二十一歲。六月經行。腹痛如刮。難忍求死。脈得細軟而駛。尺則沉弱而近駛。汪曰。細軟屬溼。數則爲熱。尺沉屬鬱滯也。妙以酒煮黃連半斤。炒香附六兩。五靈脂半炒半生三兩。歸身尾二兩爲末。粥丸。空心湯下三四錢。服至五六料。考按黃連服至三斤亦僅見此要之後。來病情實由苦寒偏勝。救以桂附而愈。越九年。得一子。又越四年。經行兩月不斷。腹中微痛。又服前丸而愈。續後經行六七日。經止則流清水。腹中微痛。又服前丸而痛亦止。又經住。只有七八日。若至行時。或大行五六日。續則適來適斷。或微紅。或淡紅。紅後常流清水。小腹大痛。漸連遍身。胸背腰腿。骨裏皆痛。自己脾至西腎乃止。

痛則遍身冷熱。汗大出。脾腎虛而大汗出則氣虛而不能運。行血滯用桂以行瘀血而用參補氣。汗止痛滅。尙能飲食。自始痛至今。歷十五年。前藥屢服屢效。今罔效者何也。汪復診之。脈皆洪滑無力。幸其尙有精神。汪曰。此非舊日比矣。舊乃鬱熱。今則虛寒。斷尤妙。○洪大爲虛者有之。若

不鼓。乃陰盛格陽。當作寒治。且始病時。而形斂小。今則形肥大矣。醫書曰。瘦人血熱。肥人氣虛。豈可同一治耶。所可慮者。汗大泄而脈不爲汗衰。血大崩而脈不爲血減耳。其痛日重。投溫夜輕。知由陽虛不能健運。故亦凝滯而作痛。以症參脈。宜用助陽。若得脈減痛輕。方爲佳兆。遂投參芪歸朮大劑。加桂附一貼。來早再診。脈皆稍寧。服至二三十貼。時當二月。至五月病且愈。蓋病有始終寒熱之異。藥有前後用舍不同。形有肥瘦壯少不等。豈可以一方而通治哉。此症石翁先生投桂。附人所不知亦不能。

一婦年逾四十。形色頗實。常患產難倒生。經水不調。或時遍身骨節疼痛。食少倦怠。自汗。汪診之。兩手脈皆不應。惟右關輕按。隱隱然微覺動也。疑脈出部。以指尋按。渠經列缺穴分。亦不應。甚怪之。乃叩其夫曰。有孕時。醫診

亦言無脈。後服八物湯。幸爾易產而得一子。汪曰。此由稟賦本來脈不應也。無足怪。可見天下事變出無窮。果難一一以常理測也。如脈經所謂。但道其常而已。兩手無脈。不傷其生。又不妨于胎孕。豈脈經所能盡耶。脈或兩手出部。或一手出部。見之多矣。兩手無脈。而人如故。此亦理之所無。事之大變。故記之。

一婦有病。汪診之。右脈緩滯而弱。左手無脈。再三尋之。動于腕臂外廉。陽谿大腸穴偏歷之分。乃語之曰。左脈離其部位。其病難以脈知。以右脈言之。似屬于脾胃不足也。尙當言其病焉。告曰。每遇經未行前。咯血數口。心嘈不安。食少懶倦。汪以四君子加山梔陳皮麥冬牡丹皮煎服數貼而安。

薛已治一婦人。發熱口乾。月經不調。兩腿無力。服祛風滲溼之劑。腿痛體倦。二膝浮腫。經事不通。薛作肝脾腎三經血虛火燥。妙斷症名鶴膝風。用六味八味二九兼服兩月。形體漸健。飲食漸進。膝腫漸消。不半載而痊。前症若脾腎虛寒。腿足軟痛。或足膝枯細。用八味丸。若飲食過多。腿足或臀內痠脹。或浮腫作痛。用補中益氣。加茯苓半夏主之。

一婦人經候過期。發熱倦怠。或用四物黃連之類。反兩月一度。且少而成塊。又用峻藥通之。兩目如帛所蔽。薛曰。脾爲諸陰之首。目爲血脈之宗。此脾傷。五藏皆爲失所。不能歸于目矣。遂用補中益氣。濟生歸脾二湯。專主脾胃。年餘尋愈。

一婦人兩眉稜痛。後及太陽。面青善怒。薛作膽經風熱。妙斷用選奇湯。防風羌活黃芩甘草合逍遙散。加山梔天麻黃芪半夏黃芩而愈。此症失治。多致傷目。或兩耳出膿。危矣。瑋按此案不應入經水門

一婦八年四十。素性急。先因飲食難化。月經不調。服理氣化痰藥。反肚腹膨脹。大便泄瀉。又加烏藥蓬蘽。肚腹腫脹。小便不利。加猪苓澤瀉。痰喘氣急。手足厥冷。頭面肢體腫脹。指按成窟。此症今人指爲不治脈沉細。右寸爲甚。若脈洪大又當作虛中有薛曰。此脾肺之氣虛寒。不能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滲泄之令不行。生化之氣不運。卽東垣所云。水飲留積。若土

之在雨中則爲泥矣。得和風暖日。水溼去而陽化。自然萬物生長。喜其脈相應。遂以金匱加減腎氣丸料服之。小便即通。數劑腫脹消半。四肢漸溫。自能轉側。又與六君加木香肉桂炮薑治之全愈。後不戒七情。飲食即爲泄瀉。仍用前藥。加附子五分。博按舊刻誤香附子

一婦人素有頭暈。不時而作。月經遲而少。薛以中氣虛。不能上升而頭暈。不能下化而經少。用補中益氣湯而愈。後因勞而仆。月經如湧。此勞傷火動。用前湯加五味子一劑。服之即愈。前症雖云亡血過多。氣無所附。實因脾氣虧損耳。

一婦人年四十。勞則足跟熱痛。薛以陰血虛極。急用聖愈湯而痊。生地熟地歸芎參芪後遍身搔癢。誤服風藥。發熱抽搐。肝脈洪數。此乃肝家血虛火盛而生風。以天竺膽星爲丸。用四物麥冬五味芩連炙草山梔柴胡煎送而愈。

一婦人兩足發熱。陰虛日晡益甚。小便自遺。或時不利。薛以爲肝熱陰挺不能約制。午前用白朮茯苓丹皮澤瀉各五分。乾山藥山茱麥冬各一錢。熟地四錢。酒炒黑黃栢七分。知母五分。不數劑而諸症悉愈。若用分利之劑。益損真陰。必致不起。

一婦人月事未期而至。發熱自汗。服清熱止汗之劑。反作渴頭痛。手掉身麻。此因肝經風熱。用柴胡炒芩連炒山梔歸芍生地丹皮各一錢。參芪苓朮各一錢五分。川芎七分。甘草五分。二劑。其汗全止。更以補中益氣而愈。凡發熱久者。陽氣亦自病。須調補之。

一婦人經行後。勞役失調。忽然昏憤。面赤吐痰。此元氣虛火妄動。急飲童便。神思漸爽。更用參芪各五錢。芎歸各三錢。元參柴胡山梔炙甘草各一錢。一劑。又用逍遙散加五味麥冬。稍定。但體倦而黃。此脾土真虛之色也。又以十全大補加五味。麥冬。治之而愈。若投以發散之劑。禍在反掌。慎之。

一婦人多怒。經行或數日。或半月即止。三年後淋瀝無期。虛症可知肌體倦瘦。口乾內熱。虛而協熱盜汗如洗。日晡熱甚。用

參芪歸朮茯神遠志棗仁麥冬五味丹皮龍眼肉炙草柴胡升麻治之。歸脾補中獲愈。此症先因怒動肝火。血熱妄行。後乃脾氣下陷。不能攝血歸源。故用前藥。若胃熱亡津液而經不行。宜清胃。若心火亢甚者。宜清心。若服燥藥過多者。宜養血。若病久氣血衰。宜健脾胃。

一婦性善怒。產後唇腫內熱。用清熱敗毒。唇口腫脹。日晡熱甚。月水不調。用降火化痰。食少作嘔。大便不實。唇出血水。用理氣消導。胸膈痞滿。頭目不清。唇腫經閉。用清胃行血。肢體倦怠。發熱煩躁。涎水湧出。欲用通經之劑。薛曰。病本七情。肝脾虧損。數行攻伐。元氣益虛。故耳法當補陰益陽。遂以加味歸脾湯。加味逍遙散。補中益氣湯。如法調治。元氣漸復。唇瘡亦愈。後因怒。寒熱耳痛。胸膈脹悶。唇燥腫甚。此是怒動肝火而血傷。遂用四物合小柴胡。加山梔頓愈。後又怒。脇乳作脹。肚腹作痛。嘔吐酸涎。飲食不入。小水不利。此是怒動肝木剋脾土。乃用補脾氣。養脾血而愈。又因勞役怒氣。飲食失時。發熱喘渴。體倦不食。去血如崩。唇腫熾甚。此是肝經有火。脾經氣虛。遂用補中益氣。加炒黑山梔芍藥丹皮而愈。此症每見。但治其瘡。不固其本。而死者多矣。

一婦人停食飽悶發熱。或用人參養胃湯益甚。

以此湯送保和丸則愈。

再用木香檳榔丸。泄瀉吐痰。腹中成塊。飲食少思。又

用二陳黃連厚朴之類。前症益甚。腹脹不食。月經不至。此中氣虧損。用補中益氣。加茯苓。半夏。三十餘劑。脾胃健而諸症愈。又二十餘劑而經自行。前症若脾虛不能消化。飲食者。宜用六君子湯補而消之。虛寒者。加砂仁。木香。炮薑溫而補之。其食積成形者。以前藥煎送保和丸。此法大抵食積痞塊。症爲有形。所謂邪氣勝則實。真氣奪則虛。惟當養正闢邪。而積自除矣。雖然。堅者削之。削之必以漸。客者除之。胃氣未虛。或可少用。若病久虛乏者。則不宜用。

以東垣消痞丸相間服之。

一婦人飲食後。或腹脹。或吞酸。服枳朮丸。吞酸益甚。飲食日少。胸膈痞滿。腿內酸痛。畏見風寒。又服養胃湯一劑。腿內作痛。又二劑。腿浮腫。月經不行。此鬱結所傷。脾虛溼熱下注。侵晨用四君芎歸二陳。午後以前湯送越鞠

丸。飲食漸進。諸症漸愈。又用歸脾八珍二湯。兼服兩月餘而經行。

一婦人月經不調。晡熱內熱。飲食少思。肌體消瘦。小便頻數。在服濟陰丸。濟陰丸亦不遠。但專用歸脾而愈者。烏知脾為太陰之經。耶。然必以椒仁丸佐之。月經不行。四肢浮腫。小便不通。在後。曰此血分也。朝用椒仁丸。夕用歸脾湯。漸愈。乃以人參丸代椒仁丸。人參丸較椒仁之藥品峻毒少減。

兩月餘將愈。專用歸脾湯。五十餘劑而痊。椒仁丸計十六味見濟陰綱目卷七浮腫門。

一癩婦月經不調。小便短少。在前。或用清熱分利之劑。小便不利。在後。三月餘。身面浮腫。月經不通。曰此水分也。遂

朝用葶藶丸。夕用歸脾湯。漸愈。乃用人參丸間服而愈。已上二症作脾虛水氣。用分利等藥而沒者多矣。以上二案小便分在

水在

一婦人熱作渴。飲食少思。腹內近左。初如雞卵。漸大四寸許。經水三月一至。肢體消瘦。齒頰似瘡。脈洪數而虛。

左關尤甚。此肝脾鬱結之症。外貼阿魏膏。午前用補中益氣湯。午後以加味歸脾湯。兩月許。肝火少退。脾土少健。

仍與前湯送下六味地黃丸。午後又用逍遙散送歸脾丸。又月餘。日用蘆薈丸。蘆薈丸方。大皂角。青黛。蘆薈研碎。砂研。麝香研各一錢。乾蝦蟇用皂角末蒸餅為丸。麻子大。每服七十九丸。米飲下。

各等分燒存性為末。一兩入前項藥。○右為末。蒸餅為丸。麻子大。每服七十九丸。米飲下。假借當深思而熟玩之。二服。空腹以逍遙散下。日晡以歸脾湯下。喜其謹疾。調理年餘而愈。看他用藥緩急先後毫不

一婦人腹內一塊。不時上攻。或痛作聲。吞酸痞悶。月經不調。小溲不利。二年餘矣。久病。面色青黃。此肝脾氣滯。以

六君子加芍歸柴胡炒連木香吳茱萸各少許。二劑。卻與歸脾湯下蘆薈丸三月餘。肝脾和而諸症退。又與調中益

氣加茯苓牡丹皮。中氣健而經自調。

熱入血室

許學士治一婦病傷寒。發寒熱。遇夜則如見鬼狀。經六七日。忽然昏塞。涎響如引鋸。牙關緊急。瞑目不知人。病

勢危困。許視之曰。得病之初。曾值月經來否。其家云。經水方來。病作而經遂止。得一二日。發寒熱。晝雖靜。夜則有鬼祟。從日昨不省人事。許曰。此乃熱入血室症。仲景云。婦人中風。發熱惡寒。經水適來。晝則明了。暮則譫語。如見鬼狀。發作有時。此名熱入血室。醫者不曉。以剛劑與之。遂致胸膈不利。涎潮上脘。喘急息高。昏冒不知人。當先化其痰。後除其熱。乃急以一呷散投之。兩時頃。涎下得睡。省人事。次授以小柴胡湯加生地。三服而熱除。不汗而自解矣。

一婦人患熱入血室症。醫者不識。用補血調氣藥治之。數日。遂成血結胸。或勸用前藥。許公曰。小柴胡已遲。不可行也。無已。刺期門穴斯可矣。予不能針。請善針者治之。如言而愈。或問熱入血室。何爲而成結胸也。許曰。邪氣傳入經絡。與正氣相搏。上下流行。遇經水適來適斷。邪氣乘虛入于血室。血爲邪所迫。上入肝經。肝受邪則讞語。而見鬼。復入膈中。則血結于胸中矣。何以言之。婦人平居。水養木。血養肝。方未受孕。則下行之爲月水。既孕則中畜之以養胎。及已產則上壅之以爲乳。皆血也。今邪逐血。併歸于肝經。聚于膈中。結于乳下。故手觸之則痛。非藥可及。故當刺期門也。

虞恆德治一少婦。夏月行經。得傷寒。似瘧。譫語狂亂。

此行經在先而病在後

諸醫皆以傷寒內熱。投雙解散。解毒湯。服之大

汗如雨。反如風狀。次以牛黃丸金石之藥。愈投愈劇。一日延虞診視。脈弦而大。虞思傷寒內熱狂亂。六陽俱病。豈不口乾舌黑。况脈不數。病體捫之。或熱或靜。其腹急痛。下意必有內傷在前。傷寒在後。今傷寒得汗雖已。內傷則尙存故也。因細問之。患者曰。正行經時。因飲食後多汗。用冷水抹身。因得此症。方知冷水外閉其汗。內阻其血。邪熱入室。經血未盡。血得邪熱。乍靜乍亂。寒熱譫語。掉眩類風。須得玉燭散下之而愈。

玉燭散四物加大黃朴硝非大便燥結不可用

下後譫語

已定。次以四物小柴胡湯。調理五日。熱退身涼。其患遂瘳。衍義云。一婦人溫病已十二日。診之。其脈六七至而濇。寸稍大。尺稍小。發寒熱。頰赤口乾。不了了。耳聾。問之病

數日經水乃行。此屬少陽熱入血室也。若治不對病。則必死。乃按其症。與小柴胡湯服之。此症二日又與小柴胡湯加桂乾薑。一日寒熱遂止。又云臍下急痛。又與抵當丸。微利下。臍下痛痊。身漸涼。脈漸勻。尚不了了。乃復與小柴胡湯。次日但胸中熱躁。口鼻乾。又少與調胃承氣湯。不得利。次日心下痛。又與大陷胸湯半服。利三行。次日虛煩不寧。時妄有所見。復狂言。雖知其尚有燥屎。以其極虛。不敢攻之。遂與竹葉湯。去其煩熱。其夜大便自通。至曉兩次。中有燥屎數枚。而狂言虛煩盡解。但咳嗽唾。此肺虛也。若不治。恐成肺痿。遂與小柴胡湯。去人參大棗生薑。加乾薑五味子湯。一日咳減。二日而病悉愈。以上皆用仲景方。

薛立齋治一婦人。經行感冒風寒。日間安靜。至夜譫語。用小柴胡加生地。治之頓安。但內熱頭暈。用補中益氣加蔓荊子而愈。後因惱怒。寒熱譫語。胸脇脹痛。小便頻數。月經先期。此是肝火血熱妄行。用加味逍遙加生地而愈。

一婦人因怒。寒熱頭痛。譫語日晡。至夜益甚。而經暴至。此病在先而經行在後蓋肝藏血。此怒動火而血妄行。用加味逍遙散加生地治之。神思頓清。但食少體倦。月經未已。蓋脾統血。此脾氣虛不能攝血。用補中益氣治之。月經漸止。此非

寒傷

一婦人懷抱素鬱。感冒。經行譫語。服發散之劑不應。用寒涼降火。前症益甚。更加月經不止。肚腹作痛。嘔吐不食。痰涎自出。此脾胃虛寒。用香砂六君。脾胃漸健。諸症漸退。又用歸脾湯而全愈。此症之變

江應宿治西村金氏婦。年二十一歲。五月中患熱病。發熱頭痛。渴欲飲冷。六脈緊數。經行譫語。用小柴胡湯。病家疑病人素強健。藥有人參。未敢服。過二日。病轉劇。腹痛急脹。已經八九日不更衣。仍以小柴胡加大黃四錢。利去黑糞。熱退身涼而愈。此症之常。同一腹痛而下者。溫補者宜細味之。

崩漏

東垣治一婦。時冬患暴崩不止。先因損身失血。自後一次縮一十日而來。其後暴崩不止。其人心窄。性急多驚。必因心氣不足。飲食不節得之。診得掌中寒。脈沉細而緩。間帶數。九竅微不利。四肢無力。上喘。氣短促不調。果有心氣不足。脾胃虛弱之症。胃脘當心而痛。左脇下縮急。當臍有動氣。腹中鳴下氣。大便難。虛證極多。且先治其本。餘症可去。安心定志。鎮墜其驚。調和脾胃。大益元氣。補血養神。以大熱之劑。去其寒凝在皮膚。少加生地。去命門相火。不令四肢痿弱。以黃連二分。生地三分。炒麩陳皮桂枝各五分。草豆蔻仁六分。黃芪人參麻黃帶節各一錢。當歸一錢五分。杏仁五個另研。一服而愈。胃脘痛者。客寒犯胃也。以草豆蔻九十五丸。痛立止。再與肝之積藥。以除其根。遂愈。

一婦人血崩不止。以當歸蓮花心白棉子紅花茅花各一兩。剉細。以白皮紙裹定。泥固。燒存性爲末。加血竭爲引。用酒下。不止。加輕粉一錢。又不止。加麝香爲引。酒下。遂止。

一婦患崩漏。醫莫能效。數其症。有四十餘種。以調經升陽除溼湯治之。愈。湯見醫學集成

丹溪治一婦三十餘歲。墮胎後。血不止。食少。中滿。倦怠。煩躁。脈沉大而數。重取微弦。作怒氣傷肝。感動胃氣。以二陳湯加川芎白朮砂仁。二十貼安。琇按煩躁脈數用燥寘而愈實解

王汝言治一婦。患胎漏。忽血崩甚。暈去。服童便而醒。少頃復暈。急服荊芥。隨醒隨暈。服止血止暈之藥。不效。忽又嘔吐。王以其童便藥汁滿于胸膈也。卽以手探吐之。末後。吐出飲食。及菜碗許。詢之曰。適飯後著惱。少頃。遂崩不止。因悟曰。因飽食胃氣不行。故崩甚。血既大崩。胃氣益虛。而不能運化。宜乎崩暈不止。而血藥無效也。急宜調理脾胃。遂用白朮五錢。陳皮麥芽各二錢。煎一服。暈止。再服。崩止。遂專理脾胃。藥服十數服。胃氣始還。後加血藥服之而安。若不審知食滯。而專用血崩血暈之藥。豈不誤哉。

一婦年踰五十。血崩。久不止。諸藥不效。以椽斗。蒼耳草根。二物燒存性。用四物湯加白芷茅花。乾薑。煎湯調服。

其經血自此而止。再不行矣。

子和治一婦。年五十餘。血崩一載。食用澤蘭丸。黑神散。保安丸。白薇散。補之不效。戴人曰。天癸已盡。本不當下血。蓋血得熱而流散。非寒也。夫女子血崩。多因大悲哭。悲哭過甚。則肺葉布。心系爲之急。血不禁而下崩。內經曰。陰虛陽搏謂之崩。陰脈不足。陽脈有餘。數則內崩。血乃下流。舉世以虛損治之。莫有知其非者。可服火齊。瑋按火齊即火劑火齊者。黃連解毒湯是也。次以揀香附子二兩。炒白芍藥二兩。焙當歸一兩。將三味。同爲細末。水調下。又服檳榔丸。不旬日安。

一老婦血崩不止。滔滔不絕。滿牀皆血。伏枕三月矣。腹滿如孕。作虛挾痰積汚血治之。用四物四兩。參朮各一兩。甘草五錢。以治虛。香附三兩。半夏半兩。茯苓陳皮枳實縮砂玄胡各一兩。以破痰積汚血。分二十貼。每貼煎乾荷葉側柏葉湯再煎服之。服盡良愈。不復發。

汪石山治一婦。年踰四十。形色蒼紫。忽病血崩。醫者或用涼血。或用止澁。俱罔效。診其六脈。皆沉濡而緩。按之無力。以脈論之。乃氣病非血病也。當用甘溫之劑。健脾理胃。庶幾胃氣上騰。血循經絡。無復崩矣。遂用補中益氣湯。多加參芪。兼服參苓白朮散。崩果愈。

一婦身瘦面黃。舊有白帶。產後憂勞。經水不止。五旬餘。間或帶下。心前熱。上身麻。氣不運下身冷。背心脹。口鼻乾。額角冷。小便頻而多。大便溏而少。食則嘔吐。素厭肉味。以書來問。汪曰。雖未見脈。詳其所示。多屬脾胃不足。令服四君子湯。加黃芩。陳皮。神麴。當歸身。二貼。紅止白減。繼服十餘劑。諸症悉除。

江汝潔治葉廷傑之內。十月病眼若合。卽麻痺。甚至不敢睡。屢易醫。漸成崩疾。江診得左手三部。舉之略弦。按之略大。而無力。右手三部。舉按俱大而無力。經曰。血虛脈大如葱管。又曰大而無力爲血虛。又曰諸弦爲飲。又曰弦爲勞。據脈觀症。蓋由氣血俱虛。以致氣不週運而成麻痺。時醫不悟而作火治。藥用寒涼過多。損傷脾胃。陽氣

失陷而成崩矣。以歲運言之。今歲天衝主運。

少角東宮靈位乃天衝司也九星分野之名

風木在泉。兩木符合。木盛而脾土受虧。是以土陷

而行秋冬之令。以時候言之。小雪至大雪之末。

冬至小寒六十日有奇

太陽寒水主令。少陰君火厥陰風木客氣加臨其上。木

火勝矣。經曰。甚則勝而不復也。其脾大虛。安得血不大下乎。且脾裹血。脾虛則血不歸經而妄下矣。法當大補脾

經爲先。次宜補氣祛溼。可得漸愈矣。以人參三錢。黃芪二錢。甘草四分。防風荆芥白朮各一錢。陳皮八分。水煎食

遠服。一劑分作三服。不數劑而安。

薛已治一婦人。久患血崩。肢體消瘦。飲食到口。但同腥臊。口出清液。強食少許。腹中作脹。此血枯之症。肺肝脾

胃虧損之患。用八珍湯。烏賊魚骨圓。兼服兩月而經行。百餘劑而康寧如舊矣。

一婦人面黃或赤。時覺腰間或臍下作痛。四肢困倦。煩熱不安。其經若行。先發寒熱。兩肋如束。其血如崩。此脾

胃虧損。元氣下陷。與相火溼熱所致。

元氣下陷人間有知之者相火溼熱知之者寡矣

用補中益氣。加防風芍藥炒黑黃柏。間以歸脾湯。調補

化源。血自歸經矣。

一婦年五十歲。辛丑患崩。諸藥罔效。壬寅八月。身熱肢痛。頭暈涕出。吐痰少食。衆作火治轉熾。絕粒數日。淹淹

伏枕。僅存呼吸。薛診之。謂脾胃虛寒。用八味丸料一劑。使急煎服。然胃虛久。始下咽。翌早遂索粥數匙。再劑食倍。

熱減痛止。兼服八味丸良愈。

歸大化之內。患月事不期。崩血昏憤。發熱不寐。

虛極

或謂血熱妄行。投以寒劑益甚。或謂胎成受傷。投以止血亦

不效。乃延薛診之。曰。此脾虛氣弱。無以統攝故耳。法當補脾而血自止矣。用補中益氣加炮薑。不數劑而效。惟終

夜少睡。驚悸。另服八物湯。更不效。復叩諸先生。曰。雜矣。乃與歸脾湯加炮薑以補心脾。遂如初。

西園公不知何郡人。曾治一婦人。年六十二歲。患血崩不止。以黃連解毒湯四貼。後服涼膈散合四物六貼。卽

愈。此婦因悲哀太過。則心悶急。肺布葉舉而上焦不通。

妙論

熱氣在中。血走而崩。故效。用張子和法○醫鑑

荆芥穗。升麻。五味。附子。

投附子人所難

一服喘崩減半。二服減十之八。繼以豁痰調經之劑。治之愈。

江應宿治崑山顧氏。年四十餘。患崩漏兩月餘。形瘦唇白。診得氣口緊實。乃食傷太陰中焦。氣鬱阻滯而然。化食行滯乃愈。

嬰水部宜人。年四十餘。患崩漏。泄瀉發熱。頭痛盜汗自汗。倦怠羸瘦。已踰二年。醫藥無功。逆予診視。六脈浮滑。弦數。重按豁然無力。此氣血俱虛。元氣下陷。脾虛不能攝血歸源。內虛寒而外假熱。投補中益氣。人參三錢。黃芪五錢。蜜炙加炮薑。蔓荊子。川芎。蒲黃。阿膠。數劑。汗與頭痛俱止。五十餘劑良愈。

帶下

東垣治一婦。白帶常下久矣。諸藥不效。診得心胞尺脈極微。白帶尋流而不止。叔和八裏脈微。脈經云。崩中日久爲白帶。漏下多時骨亦枯。言崩中者。始病血崩不已。久下則血少。復亡其陽。故白滑之物。下流不止。是本經血海將枯。津液復亡。枯乾不能滋養筋骨。以本部行經藥爲引。用爲使。以大甘油膩之藥。潤其枯燥。而滋益津液。以大辛熱之氣味。補其陽道。生其血。以苦寒之藥。泄其肺而救其上。熱傷氣。以人參補之。以微苦溫之藥爲佐。而益元氣。名曰補經固真湯。其方柴胡根一錢。炙甘草一錢。乾薑細末三錢。陳皮二錢。人參二錢。白葵花七個。剪碎。郁李仁去皮尖。另研如泥一錢。同煎。生黃芩一錢。另入。右件除黃芩外。以水二盞。煎至一盞七分。再入黃芩同煎。至一盞。空心帶熱服之。候少時。早膳壓之。一服而愈。

韓飛霞治一婦。年三十餘。十八胎。九殤。八夭。又驚憂過甚。遂昏不省人事。口唇舌皆瘡。或至封喉。下部虛脫。白帶如注。如此四十餘日。或時少醒。至欲自縊。悲不能堪。醫或投涼劑解其上。則下部疾愈甚。或投熱劑。及以湯藥。

薰蒸其下。則熱暈欲絕。韓診之曰。此亡陽症也。急以鹽煮大附子九錢爲君。制以薄荷防風。佐以薑桂芎歸之屬。水煎入井水冷與之。未盡劑。鼾鼻熟睡。通宵覺。即能識人。衆詰其獲效之故。韓曰。方書有之。假對假。真對真耳。上乃假熱。故以假冷之藥從之。下乃真冷。故以真熱之藥反之。斯上下和而病解矣。繼後主以女金丹。錯綜以二三方。不但去疾。且調元氣。後生二子。所謂女金丹。卽勝金丸也。得之異人。倍加香附。而視氣血之偏者。又加薑黃條芩。倍川芎之屬。取效甚多。江云此案治病有法用藥有權可謂知通變者也○韓氏醫通

丹溪治一老婦。患赤白帶一年半。只是頭暈。坐立不久。睡之則安。專治帶愈。其眩自止。

一老婦好溼麪。至此時得帶下病。亦惡寒淋瀝。醫與荷花鬚等藥。發熱。所下愈甚。又與砂仁豆蔻藥。以其食少也。腹脹滿氣喘。又與葶藶。不應。又與禹餘糧丸。增劇。又與崇上散。脈兩手洪瀉。輕則弦長而滑實。至是喘甚。不得臥。此是溼麪釀成。溼在足。太陰陽明二經。溼在裏水穀之氣。爲溼所抑。不得上升。遂成帶下淋瀝。理用升舉之劑以補氣。和血次之。而工反與燥溼。非燥可愈宜其輾轉成病。遂與人參生肺之陰。以拒火毒。白朮以補胃氣。除溼熱。行水道。桃仁去污生新。郁李行積水。以通草佐之。犀角解毒。消腫滿。檳榔治最高之氣。作濃湯。調下保和丸。又以素豢養。有肉積。加阿魏小丸同嚙之。四五日後。氣漸消。腫漸下。又加補腎丸以生腎水之真陰。漸有向安之勢。得睡食有味。乃加與點丸驅逐肺家積熱而愈。溼症之脈沉散濡者居多。今脈洪瀉。洪瀉爲胃虛瀉。瀉爲血虛。輕取弦長而滑實。有痰可知。喘不得眠。瀉肺不應。皆由胃病。用升陽補胃配行瘀行積之品。甚佳。可法。

子和治一婦病帶下。連綿不絕。已三年矣。診其兩手脈俱滑。大而有力。約六七至。常上熱。口乾。眩運。時嘔。酢水。知其實有寒痰在胸中。以瓜蒂散。吐出冷痰二三升。皆酢水也。間有黃涎。狀如爛膠。次以漿粥養其胃氣。又次用導水禹功以瀉其下。然後以淡劑滲泄之藥。利其小便。數日而愈。以滑大數而有力之脈。兼之三年之病。其脈非陰盛。隔陽可知。又非欲脫之脈。又可知治以實痰。張從政之法。也使非三年之病。此等脈從實治。還須細審。

一婦病白帶下。如水窈漏中。綿綿不絕。穢臭之氣不可近。面黃食減。已三年矣。醫作積冷。用陽起石硫黃薑附

之藥重燥補污水轉多。戴人斷曰：此帶濁水本熱，乘太陽經其寒水不禁固，故如此也。夫水自高而趨下，宜先絕其上源。乃涌痰水二三升。次日下污水斗餘。行二次，汗出周身。至明日，病人云：污已不下矣。次用寒涼之劑，服及半載，產一子。

吳菱山治一婦人，久患白帶，瘦削無力，倦怠欲睡，腰痠腿痛，飲食無味，面黃，日晡煩熱，小便淋瀝，以歸身茯苓各一錢，炒芍藥、地骨皮、白朮、川芎、人參各八分，黃芩、鹿角膠各一錢。其膠若溼者，入五茶匙炙甘草，熟地黃車前子各五分，棗二枚，入水煎服，數服而愈。八珍配苓膠車前骨皮精妙後治數婦皆驗。

程明祐治一婦，病帶下不止，醫投調經劑，血愈下，復投寒涼藥，遂下泄，肌肉如削，不能言，四肢厥逆。程診其脈細如絲，曰：陽氣微而不能營陰，法當溫補。陽生則陰長，而血不下漏，遂以人參二兩，附子三片，濃煎一服，手足微溫，再服思食，繼服八珍四十劑愈。

薛立齋治一婦人，年踰六十，內熱口乾，勞則頭暈，吐痰帶下，或用化痰行氣，前症益甚，飲食愈少，肢體或麻，恪服祛風化痰散，肢體常麻，手足或冷或熱，日漸消瘦。薛曰：症屬脾氣虛弱而不能生肺，祛風之劑，復損諸經也。當滋化源，遂用補中益氣，加茯苓半夏炮薑二十餘劑，脾氣漸復，飲食漸加，諸症頓愈。

一孀婦，腹脹脇痛，內熱晡熱，月經不調，肢體痠麻，不時吐痰，或用清氣化痰，喉間不利，帶下青黃，腹脇膨脹，用行氣之劑，胸膈不利，肢體時麻，此鬱怒傷損肝脾，前藥益甚也。朝用歸脾湯以解脾鬱，生脾氣，夕用加味逍遙散以生肝血，清肝火，兼服百餘劑，而諸症愈。

一婦人頭暈吐痰，胸滿氣喘，得食稍緩，苦于白帶，二十餘年矣，諸藥不應。薛曰：此氣虛而痰飲也。氣虛有飲用腎氣補而逐之飲愈而帶始愈，遂用六味地黃丸，不月而驗。

一婦耳鳴胸痞，內熱口乾，喉中若有一核，吞吐不利，月經不調，兼之帶下。薛以爲肝脾鬱結，用歸脾湯加半夏

山梔升麻柴胡。間以四七湯下白丸子而愈。

一婦人吞酸。胸滿。食少。便泄。月經不調。服法製清氣化痰丸。兩膝漸腫。寒熱往來。帶下黃白。面黃體倦。此脾胃虛溼熱下注。用補中益氣。倍用參朮。加茯苓半夏炮薑而愈。若因怒發熱少食。或兩腿赤腫。或指縫常溼。用六君加柴胡升麻。及補中益氣。

一婦年踰六十。帶下黃白。因怒。胸膈不利。飲食少思。服消導利氣之藥。正治反痰喘胸滿。大便下血。薛曰。此脾氣虧損。不能攝血歸源。用補中益氣。從治加茯苓半夏炮薑四劑。諸症頓愈。又用八珍加柴胡炒梔子而安。

仲問曰。婦人年五十所。病下利數十日不止。暮積熱。小腹裏急。腹滿。手掌煩熱。唇口乾燥。何也。師曰。此病屬帶下。何以知。曾經半產。瘀血在小腹不去。何以知之。其症唇口乾燥。故知之。以溫經湯主之。以吳茱萸三兩。當歸川芎芍藥人參桂枝阿膠牡丹皮生薑甘草。各二兩。半夏半升。麥冬一升。不用地黃妙以水一斗。煎取三升。分溫三服。亦主婦人少腹寒。久不受胎。兼取崩中去血。或月水來過多。及至期不來。

丹溪東垣滄洲有帶下案。附在便濁條中。可參看。

求子

張子和治一婦。爲室女時。心下有冷積如覆盆。按之如水聲。以熱手熨之如冰。于歸十五年。不孕。其夫欲黜之。張曰。可不必出。若用吾藥。病可除。孕可得。從之。診其脈。沉而遲。尺脈洪大有力。尺洪大有力方能受孕非無子之候也。乃先以三聖散吐痰一斗。心下平軟。次服白朮調中湯。五苓散。後以四物湯和之。不再月氣血合度。數年而孕二子。張嘗曰。用吾此法。無不子之婦。信然。

一婦年踰三十。夜夢鬼交。驚怕異常。及見神堂陰府。舟楫橋梁。如此一十五年。竟無妊娠。巫祈覲禱。無所不至。

鍼肌灸肉孔穴萬千。黃瘦發熱。引飲中滿。足腫。張曰。陽火盛于上。陰水盛于下。鬼神者陰之靈。神堂者陰之所。舟楫橋梁。水之用。兩手寸脈。皆沉而伏。知胸中有痰實也。凡三涌三泄三汗。不旬日而無夢。一月而孕。張曰。予治婦人使有孕。真不誣哉。

少傅穎陽許相公。年五十八歲。如夫人年近三旬。從來十二年不孕。相公欲其有子。命宿診視。六脈和緩。兩尺大而有力量。凡婦人兩尺大而有力量皆有子。告曰。此宜子之象也。嘗診相公脈沉而緩。知精血欠充實耳。宜服大補精血藥。市得麋鹿二角。煎膠。製斑龍二至丸一料。服未週年而孕。次年生公子。

尚寶少卿徐孺東公。年五十餘。有寵。九年不孕。聞前藥效。亦命製前丸服之。十個月而孕得一子。後以此方與高年艱子嗣者服之。多效。

宿曰。此雖偶中。實有至理存焉。月令仲夏鹿角解。仲冬麋角解。鹿以夏至隕角而應陰。麋以冬至隕角而應陽。鹿肉煖。以陽爲體。麋肉寒。以陰爲體。以陽爲體者。以陰爲末。以陰爲體者。以陽爲末。末者角也。故麋茸補陽。利於男子。鹿茸補陰。利於婦人。王楙所著甚明。今合二角爲二至。乃峻補精血之良藥。男婦俱可服此。以血補血。非一切草木之可比也。男子精盛則思室。女人血盛則懷胎。安得不孕。

娠症 附男女辨驗

博陵醫之神者曰郝翁。士人陳堯遵妻病。衆醫以爲勞傷。郝曰。亟屏藥。是爲娠症。且賀君得男子。已而果然。又二婦人好。一咽默不能言。郝曰。兒胎大經壅。兒生經行。則言矣。不可毒以藥。璉按素問人有重身九月而瘖。此胞之絡脈絕也。胞絡者繫于腎。少陰之脈貫腎。繫舌本。故不能言。無治也。一極壯健。郝診其脈。曰。母氣已死。所以生者。反恃兒氣耳。如期生子。母死。江云。孕婦不語非病也。聞如此者。不須服藥。臨產日。但服保生丸。四物湯。

能言無治也。當十月復。之類。產後便語亦自然之理。非藥之功也。

一婦暴渴。惟飲五味汁。名醫耿隅診其脈曰。此血欲凝。非病也。已而果孕。古方有血欲凝而渴飲五味之症。不可不知。

徐文伯從宋後廢帝出樂遊苑門。逢一婦人有娠。帝以善診。診之曰。此腹是女也。問文伯曰。腹有兩子。一男一女。男左邊青黑。形小於女。帝性急。便欲剖臍。文伯惻然曰。若刀斧恐其變異。請針之。立墮。便瀉足太陰。脾○臨白穴 補

手陽明。大腸○合谷穴 胎便應針而落。兩兒相續出。果如其言。可見墮胎之症以脾為主。知安胎之法亦以脾為主。

潘瓌診虞部員外郎張咸之妻孕五歲。南陵尉富昌齡妻孕二歲。團練使劉彝孫妾孕十有四月。皆未育。溫叟視之曰。疾也。凡醫妄以為有孕爾。於是以破血攻毒。作大劑飲之。虞部妻墮肉塊百餘。有眉目狀。昌齡妻夢二童子。色漆黑。倉卒怖悸。疾走而去。張妾墮大蛇。猶蜿蜒未死。三婦皆無恙。能改齊漫錄○博按此案已見第五卷癥瘕門

壺仙翁治湯總兵夫人妊娠。病痢不止。翁診其脈虛而滑。此脈滑為血聚。兩關若瀉。此由胎氣不和。相火炎上而有熱。

似痢實非也。乃用黃芩白朮以安胎。四物生地以調血。數劑而安。瀉脈為少血。主無孕。滑則非疾。即食積矣。此等用藥非神醫不能。

陳斗富治葉南洲妻。經閉五月。下白或赤。午後發熱。咳嗽嘔吐。醫以為勞瘵。陳視之曰。兩尺脈皆實。此必有孕。

外受風邪搏激故耳。此等症若不細認。竟作瘵症治矣。 飲清和之劑而安。未半年生一子。

薛立齋治一妊娠三月。其經月來三五次。但不多。飲食精神如故。此血盛有餘。兒大能飲。自不來矣。果然。

一妊娠六月。每怒氣便見血。甚至寒熱頭痛。脇脹腹痛。作嘔少食。薛謂寒熱頭痛。肝火上衝也。脇脹腹痛。肝氣不行也。作嘔少食。肝侮脾胃也。小便見血。肝火血熱也。用小柴胡加芍藥炒黑山梔。直清肝火 茯苓白朮而愈。

一婦人每怒發。發熱脇脹。小便淋瀝。每月經行。旬餘未已。受胎三月。因怒。前症復作。朝用加味逍遙散。夕用安胎飲。各二劑而安。五月又怒復作。下血如經行。四日未止。仍用前藥而愈。

一妊娠飲食後惱怒。寒熱嘔吐。頭痛惡寒。胸腹脹痛。大便不實而色青。小便頻數而有血。腹痛小便數恐是腸癰。今見血宜清肝。 薛

曰。當清肝健脾爲主。不信。乃主安胎止血。益甚。問薛曰。何也。薛曰。大便不實。或青。此是飲食既傷脾土。而兼木侮。小便頻數而有血。此是肝火。血流于胞而兼挺痿也。用六君子加枳殼紫蘇山梔二劑。脾胃頓醒。又用加味道遙散。加紫蘇枳殼二劑。小便頓清。更節飲食。調理而安。

一妊娠。每至五月。肢體倦怠。飲食無味。先兩足腫。漸至遍身。後及頭面。此是脾肺氣虛。朝用補中益氣。夕用六君子。加蘇梗而愈。凡治妊娠。毋泥其月數。但見某經症。便用某經藥爲善。

一妊娠。因怒。吐血塊。四日不止。兩脇脹痛。小便淋漓。此怒而血蓄于上部。火炎而隨出也。脇脹腹痛。小便淋漓。肝經本病也。用小柴胡合四物四劑而止。卻用六君子。安胎飲。調理而安。

一妊娠。氣喘痰甚。諸藥不效。詢之。云素有帶下。始于目下浮。兩月餘。其面亦然。此氣虛有痰飲也。水泛爲痰之病用六味丸料數劑而愈。

王敏治婦人患月事不下。醫謂蠱者。敏曰。是當娠。與之保胎之劑。果得男。

吳丞妻孕而驚。遂病悸。醫以爲病在中。神越焉。無可爲。沈宗常以爲膽傷耳。俾服抱膽丸愈。

薛已治一妊婦。悲哀煩躁。用淡竹茹湯爲主。佐以八珍湯而安。

程文彬治孕婦七個月。胸膈飽悶氣喘。忽吐出一物。如小腸寸許。舉家驚疑其胎爛。程至。診得寸口脈洪滑。知其氣盛血少。胎氣湊上。中焦畜有溼熱。溼生痰。知所吐之物。乃痰結聚。病名子懸。以紫蘇飲。加芩連貝母十劑。獲痊。

宿迹。世俗有家業薄而厭子嗣多。懷孕用打胎藥。殊不知瓜熟蒂落。打胎毒藥。損壞正氣。然後痿落。如生果

未成熟強摘。猶刀割臍腸。大傷氣血。多致喪命。戒之戒之。

轉胞

丹溪治一婦。年四旬。孕九月。轉胞。小便閉三日矣。腳腫形瘁。左脈稍和而右瀯。此必飽食氣傷。胎系弱。不能自舉而下。墜壓膀胱。偏在一邊。氣急爲其所閉。所以水竅不能出也。當補血養氣。血氣一正。系胎自舉。以參朮歸尾芍藥帶白陳皮炙甘草半夏生薑濃煎服四貼。任其叫號。次早以四貼粗作一服煎頓飲探吐之。吐法妙上竅通則下竅通小便

大通。皆黑水。後遂就此方加大腹皮炒枳殼青葱葉砂仁。作二十貼與之。以防產前後之虛。果得平安。產後亦健。一孕婦七月。小便不通。百醫不得利。轉加急脹。脈細弱。乃氣血虛。不能乘載其胎。故胎壓膀胱下口。所以溺不得出。用補藥升起恐遲。反加急滿。遂令穩婆。以香油抹手入產戶托起其胎。托起胎之說無此治法溺出如注。脹急頓解。卻以

參芪升麻大劑服之。或少有急滿。再托如前。江云予聞一法將孕婦倒豎起胎自墜轉其溺澀出勝于手托多矣

丹溪曰。轉胞病。胎婦之稟受弱者。憂悶多者。性急躁者。食味厚者。大率有之。古方皆用滑利疏導藥。鮮有應效。因思胞不自轉。爲胎所壓。展在一邊。胞系了戾不通耳。胎若舉起。懸在中央。胞系得疏。水道自行。然胎之墜下。必有其由。一日吳氏寵人患此。脈之兩手似瀯。重取則弦。然左手稍和。曰。此得之憂患。瀯爲血少氣多。弦爲有飲。血少則胞弱而不能自舉。氣多有飲。中焦不清而溢。則胞知所避而就下。故墜。遂以四物加參朮半夏陳皮生甘草生薑。空心飲。隨以指探喉中吐出藥汁。候少頃氣定。又與一貼。次早亦然。如是與八貼而安。此法初疑偶中。後屢用皆效。仲景云。婦人本肌肥盛。頭舉身滿。今反羸瘦。頭舉中空。胞系了戾。亦致胞轉。但利小便則愈。宜服腎氣丸。以中有茯苓故也。地黃爲君。功在補胞。江云轉胞或膜腹痛亦屬腎虛宜減牡丹皮服之

交腸

丹溪治馬希聖年五十。嗜酒。痛飲不醉。忽糟粕出前竅。尿溺出後竅。脈沉瀯。與四物湯。加海金砂木香檳榔木通桃仁。八貼安。

一婦患此。破漆紗帽。燒灰米飲下愈。

一人患前症。用舊幘頭燒灰。酒調下五分愈。

惡阻

丹溪治一婦。孕兩月。嘔吐頭眩。醫以參朮川芎陳皮茯苓。服之愈重。脈弦。左為甚。而且弱。此惡阻病。必怒氣所激。問之果然。肝氣既逆。又挾胎氣。參朮之補。大非所宜。以茯苓湯下抑青丸二十四粒。五服稍安。脈略數。口乾苦。食則口酸。意其膈間滯氣未盡行。以川芎陳皮山梔生薑茯苓煎湯。下抑青丸十五粒而愈。但口酸易飢。此肝熱未平。凡肝氣未平參朮宜緩以熱湯下抑青丸二十粒。至二十日而愈。後兩手脈平和。而右甚弱。其胎必墮。右脈弱主胎墮此時肝氣既平。可用參朮。遂以初方參朮等補之。預防墮胎以後之虛。服一月而胎自墮。卻得平安矣。瘳按不知滋水生木治法欠妥

一婦孕三月。吐痰水并飲食。每日寅卯作。作時覺小腹有氣沖上。然後膈滿而吐。面赤微躁。頭眩。臥不能起。肢疼微渴。蓋肝火挾衝脈之火沖上也。一日甚。二日輕。脈和。右手寸高。藥不效者。將二月餘。偶用沉香磨水。化抱龍丸。(抱龍丸方) 人參 天竺黃 琥珀 檀香 茯苓 甘草 枳殼 枳實 南星 金箔 山藥 辰砂一服。膈寬。氣不上沖。二三服。吐止。眩減。食進而安。

一孕婦七月。嘈雜吐食。眩聾。心下滿塞。氣攻肩背。兩肘皆痛。要人不住手以熱物摩熨。得吐稍疎。脈大。以炒條芩二錢半。白朮半夏各二錢。炒黃連炒梔子炒枳殼當歸陳皮香附蒼朮各一錢。人參茯苓各錢半。砂仁炙甘草各五分。生薑七片。服二貼後。嘈雜吐止。心滿塞退。但于夜間背肘之痛。用摩熨。遂與抱龍丸水化服之。其疾如失。

汪石山治一婦。形質瘦小。面色近紫。產後年餘。經水不通。首夏。忽病嘔吐。手指麻痺。攣拳不能伸展。聲音啞小。嘔不出聲。醫皆視為風病。危之。汪診脈皆細微近滑。和滑為孕曰。此妊娠惡阻病也。眾謂經水不通。安有妊理。瘳按產後經未行而

孕者嘗屢見之。汪曰。天下之事有常有變。此乃事之變也。脈雖細微。似近于滑。又尺按不絕。乃妊娠也。遂以四君子加二

陳治之。諸症俱減。尙畏粥湯。惟食乾糕香燥之物。而有生意。

給事游讓溪夫人病新愈。月餘經事不行。嘔曠眩暈。飲食艱進。醫以爲二陽之病發心脾。女子不月。法在不治。箕南診之。尺脈雖小。按之滑而不絕。此妊而惡阻。非凶候也。六君加砂仁數服而安。後產一女。

薛已治一婦。孕三月。嘔吐惡食。體倦嗜臥。此惡阻之症。用人參橘皮湯。二劑漸愈。又用六君加紫蘇二劑而安。一妊娠吞酸惡心。欲作嘔吐。此飲食停滯。用六君加麩蘖炒黑子芩枳殼香附。治之而愈。

胎水胎腫

一妊婦腹脹。小便不利。吐逆。諸醫雜進溫胃寬氣等藥。服之反吐。轉加脹滿。湊心。驗之。胎死已久。服下死胎藥。不能通。因得鯉魚湯。其論曰。妊婦通身腫滿。或心胸急脹。名曰胎水。遂去妊婦胸前看之。胸肚不分。急以鯉魚湯三五服。大小便皆下惡水。腫消脹去。方得分娩死胎。此症蓋因懷妊腹大。不自知覺。人人皆謂妊娠孕如此。終不知胎水之患也。濟生方

一婦年三十八。妊娠水腫。以鯉魚湯加五苓散人參。溼加蒼朮一錢。厚朴陳皮五分。蘿蔔子。炒車前子。滑石各一錢。作一貼。若喘急。加苦葶藶。小便不利。加木通燈草。甚者車前子。滑石散。其溼毒自消。防已治腰已下溼熱腫。如內傷胃弱者。不可用也。

胎漏

(治漏胎藥) 阿膠 黃蠟
石韋 苧麻根 鹿角霜

丹溪治一婦人。年二十餘。三個月孕。發瘡疾後。淡血水下。腹滿口渴。以白朮白芍茯苓各一錢。黃芩歸尾川芎陳皮各五分。炙甘草二分。

以大參白朮白芍各一錢。陳皮川芎茯苓縮砂大腹皮各三分。香連藤七葉同煎。食前下三勝丸五十粒。

江壽字明遠。婺人。以醫名家。先是城東有古木。鶴巢其顛。有年矣。明遠一日見人緣木得所伏二卵而下。就買之。且飲食之。俾復以歸于巢。微傷矣。其鶴每歸。雄鳴雌和。忽連日無聲。江登樓望。惟見雌伏。又越二三日。聞其和鳴。則雄歸矣。越月而雛生。忽二鶴俱飛至藥局。遺一草而去。江取視之。紅藤纏繞。根葉猶潤。乃植之。適夏四月。香會。有雲遊道人。見所植。驚曰。此漏胎藥也。海外方有之。安所得此乎。及寶祐間。診御脈。公主下嫁后。得漏胎疾。江以藤和劑果效。先是鶴遠取。以纏破卵也。

江應宿治王祠部安人。孕三月。腰腹遞痛。漏下不止。氣湧脹悶。速予診視。六脈弦數。平昔脈極沉細。此必怒動。肝火挾相火而生內熱。喜脈不滑。未至離經。猶可保也。以條芩。白朮。枳殼。香附。茯苓。阿膠。白芍。當歸。陳皮。煎調鹿角煨酒淬細末一錢。更進抑青丸一服。痛已。數服平復。

一妊娠六月。體倦食少。勞役見血。用六君加當歸熟地升麻柴胡而愈。用升柴人所不知

墮胎

瑋按凡胎墮皆由三陰虛而內熱。石山水涸。禾枯土削。木倒之喻。誠爲至當。學者宜恪遵之。立齋兩案。乃胎既墮後之法。與安胎不同。分別觀之可也。

丹溪治一婦有胎。至三個月之左右。卽墮。其脈左大無力。重取則濇。乃血少也。以其妙年。只補中氣。使血自榮。時正初夏。濃煎白朮湯。調黃芩末一錢。服之。至三四兩。得保全而生。

一婦年三十餘。或經住。或成形未具。其胎必墮。察其性急多怒。色黑氣實。此相火太盛。不能生氣化胎。反食氣傷精故也。亦壯火食氣之理。因令住經第二月。用黃芩白朮當歸甘草。服至三月。盡止藥。後生一子。

一婦經住三月後。尺脈或濇。或微弱。其婦卻無病。知是子宮真氣不全。故陽不施。陰不化。精血雖凝。終不成形。

至產血塊或產血胞。

一婦腹漸大如懷子。至十月求易產藥。察其神色甚困。難與之藥。不數日。生白蟲半桶。蓋由婦之元氣太虛。精血雖凝。不能成胎。而為穢腐。蘊積之久。溼化為熱。溼熱生蟲。理之所有。亦須周十月之氣。發動而產。終非佳兆。其婦不及月死。溼熱生蟲。譬之溝渠污濁。積久不流。則諸蟲生于其間矣。

石山治一婦。長瘦色黃白。性躁急。年三十餘。常患墮胎。已七八見矣。診其脈。皆柔軟無力。兩尺雖浮而弱。不任尋按。曰。此因胎墮太多。氣血耗甚。胎無滋養。故頻墮。譬之水涸而禾枯。土削而木倒也。况三月五月。正屬少陽火動之時。加以性躁而激發之。故墮多在三五七月也。宜用大補湯去桂。加黃柏黃芩煎服。仍用研末蜜丸服之。庶可保生。服半年。胎固而生二子。

錢仲陽治一孕婦病。醫言胎且墮。錢曰。娠者。五藏傳養。率六旬迺更。候其月偏補之。何必墮。已而母子皆全。陳斗崑治一婦。有胎四月。墮下逾旬。腹腫發熱。氣喘脈洪盛。面赤。口臭。舌青黑。陳診之曰。脈洪盛者。胎未墮也。產後氣喘脈洪。法在不治。此所以得生者。全在逾旬二字。若非胎未墮。決不能至逾旬。面赤。心火盛。而血乾也。舌青口臭。肝既絕而胎死矣。內外皆曰。胎墮久矣。復診。色脈如前。以蛇蛻煎湯下平胃散。加芒硝歸尾一倍服之。須臾。腹鳴如雷。腰腹陣痛。復一死胎墮下。病亦愈。

陳仁甫治一婦。年近四十。稟氣素弱。自去其胎。五日內。漸漸腹脹如鼓。至心前。上吐不能食。用補藥不效。此用補不效後案用破血。診六脈微弱。但只叫脹死。此乃損傷脾氣而作脹。雖然。當急則治其標也。若泥用丹溪方法。恐緩不及事矣。用桃仁承氣。加朴實。倍硝黃煎服。四分吐去其一。至次日早。仍不通。事急。又服琥珀丸三錢。至申時大通。脹減。小調經之用琥珀良有以也但體倦。四肢無力。口不知味發熱。再用參芪歸芍。尤陳查煎服八劑而安。

薛立齋治一妊娠五月。服翦紅丸而墮。腹中脹痛。服破血之劑。益甚。以手按之益痛。薛曰。此峻藥重傷脾胃。受患。用八珍倍人參黃芪半夏乳香沒藥。二劑而痛止。數劑全愈。痛以手按之痛不痛分虛實立齋以按之痛甚竟作大虛治非明眼不能

一婦素怯弱。四月。生女。自乳。患疥瘡。年餘不愈。遂至羸困。五月。勉強執姑喪禮。旬月。每欲眩臥。一日。感氣忽患。心脾高腫作痛。手不可按。而嘔吐不止。六脈微細之極。醫以爲脈雖虛。而病形則實。誤認諸痛。不可補氣。乃用青皮香附吳茱萸等藥而愈。琇按肝氣沖逆初服。破散之劑。頗有小效。繼復患瘡。且墮胎。又投理氣行氣之劑。病去。元氣轉脫。再投參芪補劑。不應矣。六脈如系欲絕。薛診云。皆理氣之劑。損真之誤也。連投參芪歸朮附子薑桂六劑。間用八味丸。五日。眠食漸甘。六脈全復。薛云。心脾疼痛時。卽當服此等藥。瘡亦不作矣。

江篁南治一婦人。墮胎後。血不止。食少中滿。倦怠煩躁。脈沉大而數。重取漸弦。乃作怒氣傷肝。感動胃氣。以二陳湯加川芎白朮砂仁。二十貼而安。

江應宿治汪鑄妻。年三十五歲。厭產。誤服打胎藥。下血如崩漏。旬餘。腹痛一陣卽行。或時鼻衄。諸藥不效。予診得六脈數而微弦。乃厥陽之火泛逆。投四物。換生地。加阿膠炒黑山梔子蒲黃。一劑而愈。江云內熱而虛致隨者居多。蓋孕至三五月上屬少陽相

火所以易墮不然而以黃芩白朮阿膠等爲安胎之聖藥

胎產併病

琇按孕婦熱病胎墮多死宜先取井底泥塗腹上護住其胎燥卽易之再以藥治症多獲兩全

政和中。蔡魯公之孫婦。有孕。及期而病。國醫皆以爲陽症傷寒。懼胎墮。不敢投涼劑。張銳視之曰。兒處胎十月。將生矣。何藥之能敗。卽以常法與藥。且使倍服之。半日而兒生。病亦失去。明日婦大泄。而喉閉不入食。衆醫復指其疵。且曰。二疾如冰炭。又產蓐甫近。雖司命無若之何。張曰。無庸憂。將使卽日愈。乃取藥數十粒。使吞之。咽喉卽通。下泄亦止。琇按此婦必元氣素實。又十月既足。產則熱隨血去。故病如失。至大瀉喉閉必由苦寒倍進所傷。故服理中而愈。其功罪正不相掩。及滿月。魯公酌酒爲壽曰。君術通神。吾不敢知。敢問一藥而愈二疾。何也。張曰。此於經無所載。特以意處之。向者所用。乃附子理中丸。裹以紫雪爾。方喉閉不通。非至寒藥不爲用。既以下咽。則化消無餘。其得至腹中者。附子力也。故一服而兩疾愈。公大加歎異。表堅志

愚嘗聞一婦寒月中產。後腹大痛。覺有塊。百方不治。一人教以羊肉四兩。熟地黃二兩。生薑一兩。此與當歸。羊肉湯同義。第以地

胎熱

一婦將臨月。兩目忽然失明。不見燈火。頭痛眩暈。項腮腫滿。不能轉頸。諸治不差。反加危困。偶得消風散服之。出胎產須知病減七八。獲安分娩。其眼吊起。人物不辨。乃以四物湯。加荆芥防風。更服眼科天門冬飲子。二方間服。目漸稍明。大忌酒麪煎炙雞羊鵝鴨豆腐辛辣熱物。并房勞。蓋此症因懷妊多居火間。衣著太煖。伏熱在內。或酒麪炙煨熱物太過。以致胎熱也。

石山治一婦。懷妊八月。嘗病腰痛。不能轉側。大便燥結。醫用人參等補劑。痛益加。用硝黃通利之藥。燥結雖行。而痛如故。汪診之。脈稍洪近駛。曰血熱血滯也。宜用四物。加木香乳沒黃柏火麻仁。煎服四五貼。痛稍減。燥結潤。復加發熱。面赤。或時惡寒。仍用前方。去乳沒黃柏。加柴胡黃芩。服二貼而寒熱除。又背心覺寒。腰痛復作。汪曰。血已利矣。可于前方加人參一錢。服之而安。

江篁南治一婦。妊娠三月。因閃挫傷胎。腰痛。小腹疼。下血。內有熱。用當歸白朮黃芩上。熟地川芎防風砂仁中。艾葉上。香附下。上下之分即君臣佐使之法右用水煎服。血止。小腹不痛。去砂仁。又用雞子黃三個。以酒攪化。煮熟食之。即痊。本草

雞子黃
治胎漏

難產

(催生奇效方) 歸身川芎益母各五錢 丹參菟絲車前草各二錢 白芷三分

淳于意治菑州王美人懷子而不乳。來召臣意。意往。飲以葺藶藥一撮。以酒飲之。旋乳。意復診其脈而脈躁。躁

者有餘病卽飲以硝石一齊。出血。血如豆。比五六枚。

滑伯仁治一婦人產難。七日而不乳。且食甚少。伯仁視之。乃以涼粥一盂。搗碎楓葉煎湯調啖之。旋乳。或詰其理。滑曰。此婦食甚少。未有無穀氣而能生者。夫楓葉先生先落。後生後落。故以作湯飲也。

丹溪曰。世之難產者。往往見于鬱悶安佚之人。富貴奉養之家。若貧賤辛苦者無有也。方書只有瘦胎飲一論。而其方爲湖陽公主作也。實非極至之言。何者。見用此方。其難自若。予族妹苦于難產。後遇孕。則觸而去之。予甚憫焉。視其形肥。而勤于女工。構思旬日。悟曰。此正與湖陽公主相反。彼奉養之人。其氣必實。耗其氣使和平。故易產。今形肥。知其氣虛。久坐知其不運。而其氣愈弱。久坐。胞胎因母氣不能自運耳。當補其母之氣。則兒健而易產。今其有孕至五六箇月。遂于大全方。紫蘇飲。加補氣藥。與十數貼。因得男而甚快。後遂以此方隨人之形色性稟。參以時令。加減與之。無不應者。因名其方曰大達生散。

龐安常石一婦將產。七日而子不下。百治不效。龐視之。令其家人以湯溫其腰腹。自爲上下拊摩。孕者覺腸胃微痛。呻吟間。生一男子。其家驚喜。而莫知所以。龐曰。兒已出胞。而一手誤執母腸。不能復脫。故非符藥所能爲。吾隔腹捫兒手所在。針其虎口。痛卽縮手。所以遽生。無他術也。取兒視之。右手虎口。針痕存焉。

一婦累日產不下。服催生藥不效。龐曰。此必坐草太早。心下懷懼。氣結而不行。氣行血行之理非不順也。素問云。恐則氣下。蓋恐則精神怯。怯則上焦閉。閉則氣逆。逆則下焦脹。氣乃不行矣。以紫蘇飲一服便產。及婦人六七月子懸者。用此往往有效。不數日。胎便下。其方紫蘇葉一錢。大腹皮人參川芎陳皮白芍各五分。當歸三分。甘草一分。細切。分作三服。每服以水一盞半。生薑四片。葱白七寸。煎七分。空心服。

陳良甫治一婦有孕。七箇月。遠歸。忽然胎上沖心而痛。坐臥不安。兩醫治之不效。遂言胎已死矣。已用葶麻子研爛。加麝香。調貼臍中以下之。甚危急。陳診視兩尺脈絕。他脈平和。陳問醫作何症治之。答曰。死胎也。陳曰。何以

知之。曰兩尺脈沉絕。陳曰誤矣。此子懸也。

觀此凡兩尺沉細未可斷胎死。

若是胎死。卻有辨處。面赤舌青。子死母活。面青舌赤。母死

此案

當入子懸不當入難產

吳菱山治一婦。產難。三日不下。服破血行經之藥。俱罔效。吳製一方。以車前爲君。

車前以生者爲佳。佐白芷尤妙。

冬葵子爲臣。白

芷枳殼爲佐使。已服午產。衆醫異之。吳曰。本草謂催生以此爲君。毛詩採芣苢以防難產。

江云其詳諸症辨疑可考。

盛啓東爲御醫。侍禁掖。忽夜半召入宮。錦帳中出手按脈。盛曰。六脈已離經。此必母后將分娩。但子抱母心。非

針不能下。且難兩全。中使具狀聞。上曰。俟母后商之。后曰。得子可安天下。全我何爲。命用針。針出。卽生太子。是爲

宣宗。

劉復真遇府判女產不利。已斂。劉以紅花濃煎。扶女子凳上。以綿帛蘸湯過之。連以澆帛上。以器盛水。又煖又

淋。久而甦醒。遂生男子。蓋遇嚴冬。血冷凝滯不行。溫則產。見亦神矣哉。

薛立齋治地官李孟卿娶繼室。年三十五孕。慮其難產。與加味芎歸湯四劑。備用。果產門不開。服之乃產。

西賓費懷德之室。下血甚多。產門不開。兩日未生。服前藥一劑。卽時而產。後育胎。並無此症。費傳與服者皆效。

一婦人分娩最易。至四十妊娠。下血甚多。產門不開。亦與前湯一劑。又用無憂散斤許。一劑煎熟。時時飲之。以

助其血而產。

一醫宿客店。值店婦數日不產。下體已冷。無藥甚窮。以椒橙葉茱萸等煎湯。可下手。則和臍腹人門處皆淋洗

之。氣溫血行。遂產。

石山治一婦。常患橫生逆產。七八胎矣。子皆不育。汪診脈皆細濡頗弦。曰。此氣血兩虛兼熱也。或曰。氣血有餘。

方成妊娠。氣血既虧。安能胎耶。汪曰。觀其形長瘦。而脈細濡。屬于氣血兩虛。色青脈弦。屬于肝火時熾。而兩尺浮

滑似血虛爲輕而氣虛爲重也。宜以補陰丸除陳皮倍加香附參芪蜜丸服之。常令接續。踰年臨產果順。而育一子。

湖陽公主難產。方士進枳殼四兩。甘草二兩。爲細末。每服空心一錢匕。如茶點服。自五月後。一日一服。易產。仍無胎中諸患。此與富室安逸奉養厚者宜耳。

于法開善醫術。嘗行暮投主人。妻產而兒積日不墮。開曰。此易治耳。殺一肥羊。食十餘瓣而針之。須臾羊臂裏兒出。精妙如此。焦氏類林

盤腸產

趙都運恭人。每產則子腸先出。然後產子。產後其腸不收。甚以爲苦。名曰盤腸產。醫莫能療。偶在建昌。得一生婆。施法而收之。其法以醋半盞。新汲冷水七分。碗調停。嚶產母面。每嚶一縮。三嚶收盡。此良方也。

宿接盤腸產。乃中氣虛。努力脫出。與脫肛同。宜於懷孕時多服補中升提藥。庶幾可免。若脫出。多取麻油抹之。勿令見風。以草麻子四十九粒。去殼搗爛。貼產婦頂心。服補中益氣加升麻。勝於冷水嚶面多矣。

胎肖胎忌

礬昌高八舍家。軒墀間畜龜。數年生育至百餘。其家產子四五人。皆龜胸偃僂。蓋孕婦感其氣所致。

至正末。越有夫婦二人。於大善寺金剛神側。縛葦而居。其婦產一子。首兩肉角。鼻孔昂縮。類所謂夜叉形。蓋產婦依止土偶。便稟得此形。古人胎教。不可不謹。

陳白雲家。籬落間植決明。家人摘以下茶。生三子。皆短而跛。而王氏女甥亦跛。予皆識之。又會稽民朱氏。一子

亦然。其家亦嘗種之。悉拔去。錄

房室之戒多矣。而天變爲尤。月令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謂其瀆天威也。今人之生子而形殘體缺者。又安知其不犯斯禁耶。爲人父母者宜識之。噫。迅雷風烈必變。

豈有是哉。雜記

胎婦飲食忌附

雞肉合糯米食。令子生寸白蟲。

食犬肉。令子無聲。

鱸鯉同雞子食。令子生疔多瘡。

兔肉食之。令子缺唇。

羊肝令子多厄難。

鼈肉令子短頸。

鴨子與桑椹同食。令子倒生心寒。

鱸魚同田雞食。令子瘡癩。

雀肉合豆醬同食。令子面生雀斑黑子。

食螃蟹橫生。

食子薑。令子多指生瘡。

食水漿冷絕產。

食雀肉飲酒。令子多淫無恥。

食茨菰。消胎氣。

乾薑蒜雞。毒胎無益。

黏膩難化傷胎。

食山羊肉。子多病。

無鱗魚勿食。

菌有大毒。食之令子風而夭。

食雀腦。令子雀目。

胎婦藥物忌附

蛭斑水蛭及蟲蟲。

三稜代赭芫花麝。

半夏南星與通草。

胎婦起居忌附

勿亂服藥。勿過飲酒。勿妄針灸。勿向非常地便。勿舉重。登高涉險。心有大驚。犯之產難。子疾病。勿多睡臥。時行步。體虛腎氣不足。生子解顛。顛破不合。宜溫補。脾胃不和。營衛虛怯。子必羸瘦。自家及鄰家。修造動土。犯其胎氣。令子破形殞命。刀犯者形必傷。泥犯者竅必塞。打擊者色青黯。繫縛者相拘攣。有此等驗如影響。切宜避之。便產須知

胎死作喘

胎死作喘

烏頭附子配天雄。

野藹水銀并巴豆。

牛膝薏苳與蜈蚣。

大戟蛇蛻黃雌雄。

牙硝芒硝牡丹桂。

槐花牽牛皂角同。

瞿麥乾薑蟹甲爪。

礪砂乾漆兼桃仁。

地膽茅根莫用好。

呂滄洲治經歷哈散侍人。病喘不得臥。衆作肺氣受風邪治之。呂診之。氣口盛于人迎一倍。氣口盛則爲內傷。如何作風邪外感治。厥陰弦動而疾。兩尺俱短而離經。因告之曰。病蓋得之毒藥動血。以致胎死不下。奔迫而上沖。非風寒作喘也。乃用催生湯。加芎歸煮二三升服之。夜半果下一死胎。喘卽止。哈散密囑曰。病妾誠有懷。以室人見嫉。故藥去之。衆所不知也。衆慚而去。

洪州曾通仕爲豐城尉。家有貓。孕五子。一子已生。四子死腹中。腹脹啼叫欲死。醫教以朴硝爲細末二錢。溫童便調下。死子卽下。貓得不死。後有一牛。亦如此。用此法亦活。此本治人方。用以治畜亦效。後以治人常驗。信效方〇按此法始

倉公治畜
川王侍女

產後

丹溪治一婦。面白。形長。心鬱。半夜生產。侵晨暈厥。急灸氣海十五壯而甦。後以參朮等藥。服兩月而安。此陽虛也。

一產婦因收生者不謹。損破尿胞。而致淋瀝不禁。因思肌肉破傷。在外者尚可完補。胞雖在腹。恐亦可治。診其脈。虛甚。蓋難產因氣血虛。故產後尤虛。試與峻補。以參朮爲君。芎歸爲臣。桃仁陳皮黃芪茯苓爲佐。以豬羊胞煎湯熬藥汁。極飢飲之。一月而安。蓋氣血驟長。其脬卽完。卽恐稍遲。亦難成功也。

一產婦陰戶一物。如帕垂下。或有角。或二歧。俗名產頰。宜大補氣以升提之。以參芪朮各一錢。升麻五分。後用川歸芍藥甘草陳皮調之。

一婦年三十餘。產二日。產戶下一物如手帕。有二尖。約重一斤餘。此胎前因勞役傷氣。成肝痿所致。卻喜不甚。虛。其時天寒。急與炙黃芪。白朮。升麻。各五分。參歸各一錢。連與三貼。卽收上。得汗通身乃安。其黏席凍乾者。落一

片約五六兩，蓋脂膜也。脈澹，左略弦，形實與白朮考藥當歸各一錢半，陳皮一錢，薑一片，二三貼養之。

一婦產後陰戶下一物，如合鉢狀，有二歧，此子宮也。氣血弱，故隨子而下。用升麻當歸黃芪大劑服二次，仍用皮工之法，以五倍子作湯洗濯，皴其皮，後覺一響而收入。但經宿著席，破落一片如掌大，心甚恐。朱曰：非腸胃比也。肌肉破尚，可復完。以四物加人參數十貼，三年後復生一子。

一產婦年三十餘，正月間新產十餘日，左腳左手發搐，氣喘不眠。見症甚凶面起黑氣，口臭。若面無黑氣口臭之症宜大溫補此症虛中有實看他用藥加

減法脈浮弦而沉澹，右爲甚。意其受溼，詢之產前三月時常喜羹湯茶水，遂以黃芪荊芥木香滑石蒼白朮檳榔陳皮川芎甘草芍藥四服後，加桃仁，又四服而漉漉有聲，大下水晶塊，大小如雞子黃，與蝌蚪者數十枚而愈。乃去荊芥檳榔滑石，加當歸茯苓，調理其血，四十貼而安。

一婦產後胃虛，哭多，血再下，身潤，脈沉，以當歸白朮各三錢，陳皮芍藥川芎生乾薑苓各二錢，炙草少許，分二貼。

一婦因憂慮，墮胎後二月餘，血不止，腹痛，此體虛氣滯，惡物行不盡，以白朮二錢，陳皮芍藥各一錢，木通川芎各五分，炙草二分，作湯下五芝丸六十粒，食前。

滑伯仁治一產婦，惡露不行，臍腹痛，頭疼，身寒熱，衆皆以爲感寒，溫以薑附，益大熱，手足搐搦。投薑附後始搐搦由燥劑搏血而風

生語謔目攢，診其脈，弦而洪數，面赤目閉，語喃喃不可辨，舌黑如炭，燥無津潤，胸腹按之不勝手，蓋燥劑搏其血。

內熱而風生，血蓄而爲痛也。此等案宜細心熟玩若是虛寒手足豈不厥冷況症有舌黑腹不勝按在三四日者乎又況面赤洪數之脈耶曰：此產後熱入血室，因而生風，卽先爲清

熱降火治風涼血，兩服頗爽，繼以琥珀牛黃等，稍解人事，後以張從政三和散，行血破瘀，三四服，惡露大下如初。

時產已十日矣，于是諸症悉平。

一婦新產受寒，四肢逆冷，脈沉弱，亟合附子大丸三四粒，餌之立效。

一婦盛暑月中產三日發熱其脈虛疾而大惡露不行敗血攻心狂言叫呼奔走拏捉不住以乾荷葉生地黃牡丹皮濃煎湯調下生蒲黃二錢一服卽定惡露卽下遂安。

一產婦鬱冒脈微弱不能食大便反堅但頭汗出所以然者血虛而厥厥而必冒冒家欲解必大汗出以血虛下厥孤陽上出故頭汗出。瑋按產後感症從傷寒論辨別所以產婦喜汗出者亡陰血虛陽氣獨盛故當汗出乃大便堅嘔不能食。

小柴胡湯主之。鬱冒卽暈

汪石山治一婦產後滑泄勺水粒米弗容卽時泄下如此半月餘衆皆危之或用五苓散平胃散病益甚汪診之脈皆濡緩而弱曰此產中勞力以傷其胃也若用湯藥愈滋胃溼非所宜也令以參苓白朮散除砂仁加陳皮肉豆蔻煎薑棗湯調服旬餘而安。

一婦產後時發昏瞶身熱汗多眩暈口渴或時頭痛惡心醫用四物涼血之劑病不減復用小柴胡病益甚汪診之脈皆浮洪搏指。若見此脈元氣立脫汪曰產後而得是脈又且汗多而脈不爲汗衰法在不治所幸者氣不喘不作泄耳其脈如是恐爲涼藥所激也用人參三錢黃芪二錢甘草當歸各七分白朮麥冬各一錢乾薑陳皮黃芩各五分煎服五劑脈斂而病漸安。

吳茱山治一婦人產後去血過多食後著惱頭疼身痛寒熱如瘧左手弦大微有寒邪右手弦滑不勻食飲痰火也二者因虛而得宜養正祛邪。治法得宜然斷之曰火似可商遂以參苓補心湯去地黃加羌活青皮葱棗三服汗出身涼其患漸瘥然後以八物湯調理半月後全愈。

一婦產後面赤五心煩熱敗血入胞衣胞衣不下熱有冷汗思但去其敗血其衣自下遂用烏豆二合炒透然後燒紅鐵秤錘同豆淬其酒將豆淋酒化下益母丹二丸胞衣從血而出餘症盡平。

一婦產後痢未至月滿因食冷物及酒冷熱與血攻擊滯下純血臍墜急痛其脈大無力口乾遂用黃芩芍藥

湯三服而安。

一婦產後四肢浮腫寒熱往來蓋因敗血流入經絡滲入四肢氣喘咳嗽胸膈不利口吐酸水兩脇疼痛遂用

旋覆花湯。(旋覆花湯) 旋覆花 麻黃 赤芍 荆芥 前胡 微汗漸解。先汗頻服小調經。(小調經散) 沒藥 琥珀 桂心 茯苓 半夏 五味 杏仁 炙甘草 生薑 當歸 芍藥 細辛 麝香 薑汁

澤蘭梗煎湯調下。腫氣漸消。

一婦六月產後多汗人倦不敢袒被故汗出被裏冷則浸漬得風溼疼痛遂以羌活續斷湯數服愈。

一婦產後血風四肢痠癢以小續命湯數服而安。

一婦產後三日起早况氣血未定遂感身熱目暗如風狀即以清魂散二服得微汗而愈。

一婦產後惡露未盡瘀血入絡又感寒邪寒熱如瘡即以生料五積散五貼惡露自下而寒熱除。

一婦產後惡露未盡因起抹身寒氣客于經絡乍寒乍熱脈緊而弦以葱白散二貼而安。以上六案俱微汗用藥則溫散

一少婦初產四日冷物所傷脾胃但覺身分不快嘔逆飲食少思心腹滿悶時或腹脇刺痛晨惡寒晚潮熱夜

則恍惚譫語晝則抽搐。晝搖夜不搖 非風可知頗類風狀變異多端諸醫莫測或作虛風或云血凝實熱用甘溫而行血以寒

涼退實熱如此半月不效吳至見醫滿座亦踟躕診其脈弦而緊遂合按之小腹急痛。按得病情 全在一按知瘀血未盡也

思患者大勢惡露已下未必還有餘血偶因寒涼所傷瘀血停滯下焦日久客于經絡所以變生諸症須得大調

經散。(大調經方) 大豆一兩五錢 茯苓 倍入琥珀化諸惡血成水其患方愈遂合前藥服之五日後行惡水斗許臭不

可近患人覺倦病勢漸減然後以人參養榮湯數十貼月餘如初。

一婦產後患鬱氣食下即滿悶以四七湯。(四七湯方) 製半夏 入香附神麴之類服後氣順痰下食進病除。

一婦產後血上沖心閉悶欲絕先以乾漆燒煙熏鼻次以卷荷散。(卷荷散方) 初出卷荷 紅花 歸身 蒲黃 丹皮 為末鹽酒下三服服之甦醒

惡露漸下。

一婦產後。未經滿月。因怒氣。血流如水。三日方止。隨又勞苦。四肢無力。睡而汗出。日晡潮熱口乾。五心如炙。諸醫皆用柴芩薄荷之類。其熱愈熾。診其脈。弦大無力。此蓐勞也。以四物湯一兩。入胡黃連秦艽青蒿各半錢。作虛而協肝熱數服。熱退身涼。後以黃連八珍丸一料而安。

一婦產後。血逆上行鼻衄。口乾心躁。舌黑。蓋因瘀血上升。遂用益母丸二丸。童便化下。鼻衄漸止。下血漸通。

俞子容治一婦。新產後七日。為將息失宜。腠理不密。因風寒所侵。身熱頭痛。兩眼反眦。手足痠癢。名曰蓐風。用荊芥穗一味。新瓦上焙乾。為細末。豆淋酒調下二錢。其疾即愈。古人珍祕此方。隱槩其名。故曰舉卿古拜散。蓋用韻之切語。舉卿為荊。古拜為芥。曾公談錄謂之再生丹。亦神之也。

奉化陸殿。治新昌徐氏婦。病產後暴死。但胸膈微熱。陸診之曰。此血悶也。用紅花數十斤。以大鍋煮之。候湯沸。以木桶盛湯。將病者寢其上熏之。湯氣微復進之。有頃。婦人指動。半日遂甦。此法與許胤宗治王太后之意同。仇遠

史科

一婦人產後。腸中癢不可忍。以針線袋安所臥蓐下。勿令人知之。乃愈。本草

一婦人產後。腸中癢。取箭筈及鐵安所臥蓐下。勿令婦人知。本草

一婦產當冬寒月。寒氣入產門。臍下脹滿。手不敢犯。此寒症也。醫欲治之以抵當湯。謂其有瘀血。嘗教之曰。非其治也。可服仲景羊肉湯。少減水服。遂愈。本草

杜壬治郝質子婦。產四日。瘰癧。戴弓背反張。壬以為瘰癧。與大豆紫湯。獨活湯。而愈。立齋治瘰癧以大溫補此治風想瘰癧有微甚之不同耳

政和間。余妻方分娩。猶在蓐中。忽作此症。頭足反接。相去幾二尺。家人驚駭。以數婢強拗之。不直。適記所云。而藥囊有獨活。乃急為之。召醫未至。連進三劑。遂能直。醫至即愈矣。更不須用大豆紫湯。古人處方。神驗屢矣。二方在千金四卷

一婦產後有傷。胞破不能小便。常淋瀝不乾。用生絲絹一尺。翦碎。白牡丹根皮。白芨。各末一錢。水一碗。煎至絹

爛如錫空心頓服。不得作聲。作聲即不效。琇按膀胱亦主氣作聲則氣禽張令損處不得完固故令不得作聲非如厥勝家法也

一婦產後。水道中出肉線一條。長三四尺。動之則痛欲絕。先服失笑散數次。以帶皮薑三斤。研爛。入清油二斤。煎油乾爲度。用絹兜起肉線。屈曲于水道邊。以前薑熏之。冷則熨之。一日夜。縮其大半。二日即盡入。再服失笑散。芎歸湯。調理之。如肉線斷。則不可治矣。

一婦人產後。日食茶粥二十餘碗。一月後。遍身冰冷數塊。人以指按其冷處。即冷從指下。上應至心。如是者二年。諸治不效。以八物湯去地黃。加橘紅。入薑汁竹瀝。此治濕痰一酒鍾。十服乃溫。

薛立齋治一產婦。陰門不閉。發熱惡寒。用十全大補加五味子。數劑而寒熱悉退。又用補中益氣加五味子。數劑而斂。若初產腫脹。或熾痛而不閉者。當用加味逍遙。若腫消而不閉者。當用補中益氣湯。切忌寒涼之劑。

一婦人脾胃素弱。兼有肝火。產後陰門腫痛。寒熱作渴。嘔吐不食。數大黃等藥。服驅利之劑。腫及于臀。虛症蜂起。此真氣虛而作。先用六君子以固脾胃。乃以補中益氣湯升舉。不數劑而消。

一產婦失治。腫潰不已。形體消瘦。飲食少思。朝寒暮熱。自汗盜汗。半年矣。用補中益氣。加茯苓半夏以健脾胃。膿水漸少。飲食漸進。用歸脾以解脾鬱。共五十餘劑。元氣復而瘡亦愈。

一產婦陰門不閉。小便淋瀝。腹內一物攻動。脇下作脹。或痛。用加味逍遙加車前子而愈。

一婦人子宮腫大。二日方入。損落一片。殊類豬肝。已而面黃體倦。飲食無味。內熱晡熱。自汗盜汗。用十全大補二十餘劑。諸症悉愈。仍復生育。琇按以上五案俱重見前陰門

一產婦腹痛發熱。氣口脈大。薛以爲飲食停滯。不信。乃破血補虛。反寒熱頭痛。嘔吐涎沫。又用降火化痰理氣。四肢厥冷。泄瀉下墜。始信。謂薛曰。何也。曰。此脾胃虛之變症也。法當溫補。遂用六君子加炮薑二錢。肉桂木香一錢。四劑諸症悉退。再用補中益氣。元氣悉復。

一婦產後。腹痛後重。去痢無度。形體倦怠。飲食不甘。懷抱久鬱。患蠻唇寐而盜汗如雨。竟夜不敢寐。非不能寐也。以虛而有熱。神思消燦。薛曰。氣血虛而有熱。用當歸六黃湯。內黃芩連柏炒黑。一劑汗頓止。再劑全止。乃用歸脾湯。

八珍散兼服。元氣亦復。

一產婦小腹作痛。服行氣破血之藥不效。其脈洪數。此瘀血內潰爲膿也。以瓜子仁湯。

瓜子仁三合。即甜瓜。西瓜子。曬乾爲細末。以紙包壓去油。

歸身一兩。二劑痛止。更以太乙膏下膿而愈。產後多有此病。縱非癰患。用之更效。

一產婦小腹痛。小便利。用薏苡仁湯。二劑痛止。更以四物加桃仁紅花。下瘀血而愈。大抵此症皆因營衛不調。或瘀血停滯所致。若脈洪數已有膿。脈但數微有膿。脈遲緊乃瘀血。下之即愈。若腹脹大。轉側作水聲。或膿從臍出。或從大便出。宜用蠟礬丸。太乙膏。及托裏藥。

家人婦產後。小腹作痛。忽牙關緊急。灌以失笑散。良久而甦。又用四物加炮薑白朮陳皮而愈。

一產婦兩手麻木。服愈風丹。天麻丸。遍身皆麻。麻屬氣虛。神思倦怠。晡熱作渴。自汗盜汗。此氣血俱虛也。用十全大

補加炮薑數劑。諸症悉退。卻去炮薑。又數劑而愈。但內熱。此血虛也。用逍遙散而痊。

一產婦牙關緊急。腰背反張。四肢抽搐。兩目連劄。薛以爲去血過多。元氣虧損。陰火熾盛。用十全大補加炮薑

一劑而甦。又數劑而安。

薛在吳江史萬湖第。將入更時。聞云。某家人婦忽仆。牙關緊急。已死矣。詢云。是新產婦。出直廚。意其勞傷血氣而發瘧也。急用十全大補加附子煎滾。令人推正其身。一人以手挾正其面。卻挖開其口。將藥灌之。不嚥。藥已冷。令側其面出之。仍正其面。復灌以熱藥。又冷。又灌。如此五次。方嚥下。隨灌以熱藥。遂甦。

一產婦。大便不通七日矣。飲食如常。腹中如故。薛曰。飲食所入。雖倍常數。腹不滿脹。用八珍加桃杏二仁至二十一日。腹滿欲去。用豬膽汁潤之。先去乾糞五七塊。後皆常糞而安。秀按產後血燥。不大便。但以二地二冬。菴蓉。杷子。不三劑而潤下矣。以八珍桃杏不效。仍用膽導。拙極。經曰。清腸出。

上欬瀉陰之數凡陰劑
雜以陽藥則留中不轉

一產婦大便八日不通。用通利之藥。中腕作痛。飲食甚少。或云通則不痛。痛則不通。乃用蜜導之。大便不禁。呃逆不食。琇按通利之過與前胎產併病之治同薛曰。此脾腎復傷。用六君加吳茱肉果骨脂五味數劑。喜其年壯。否則不起。琇按凡用蜜膽潤滑之法無可如何而後出此況于婦人女子尤爲不能取焉

一產婦惡寒發熱。用十全大補加炮薑治之而愈。但飲食不甘。肢體倦怠。用補中益氣而安。又飲食後犯怒。惡寒發熱。抽搐咬牙。難候其脈。視其面色。青中隱黃。欲按其腹。以手護之。此肝木侮脾土。飲食停滯而作。用六君加木香一劑而安。

一產婦惡寒發熱。欲以八珍加炮薑治之。其家知醫。以爲風寒。用小柴胡湯。薛曰。寒熱不時。乃氣血虛。不信。仍服一劑。汗出不止。謔語不絕。煩熱作渴。肢體抽搐。薛用十全大補二劑。益甚。脈洪大。重按如無。仍以前湯加附子數劑。稍緩。再服而安。此真本領

一產婦咳嗽。聲重鼻塞流涕。此風寒所感。用參蘇飲一鍾。頓愈六七。乃與補中益氣加桔梗。茯苓。半夏。一劑而痊。又與六君加黃芪以實其腠理而安。

一產婦朝吐痰。夜發熱。兼之無寐。醫用清痰降火。肌體日瘦。飲食日少。前症益甚。薛曰。早間吐痰。脾氣虛也。夜間發熱。肝血虛也。晝夜無寐。脾血耗也。遂用六君子湯。加味逍遙散。加味歸脾湯。以次調補。不月而痊。

一產婦咳嗽痰盛。面赤口乾。內熱晡熱。徹作無時。無時二字內傷外感所分此陰火上炎。當補脾腎。遂用補中益氣湯。六味地黃丸而愈。

一產婦瀉痢。發熱作渴。吐痰甚多。肌體消瘦。飲食少思。或胸膈痞滿。或小腹脹墜。年餘矣。此脾腎瀉。朝用二神丸。夕用六君子湯。三月餘。乃痊。

一婦產後泄瀉。兼嘔吐噯酸。面目浮腫。此脾氣虛寒。先用六君加炮薑爲主。佐以越鞠丸而噯酸愈。又用補中益氣加茯苓半夏而脾胃健。

一產婦瀉痢年餘。久病屬虛形體骨立。內熱晡熱。自汗盜汗。口舌糜爛。日吐痰三碗許。脈洪大。重按全無。此命門火衰。脾土虛寒。而假熱。然痰者乃脾虛不能統攝歸源也。用八味丸補火以生土。用補中益氣兼補肺金而脾胃健。

一產婦腹痛後重。去痢無度。形體倦怠。飲食不進。與死爲鄰。此脾腎俱虛。用四神丸十全大補而愈。但飲食難化。肢體倦怠。用補中益氣湯調理而康。

江篁南治一貴婦。產後四五日。患心腹痛。醫用行血之劑。痛益甚常。俯臥以枕抵痛處。甚則昏暈。江曰。此極虛也。蓋產後亡血過多。暴虛經隧行澆。故作痛耳。琇按見解極精以人參五錢。黃芪三錢。當歸芍芍炒黑。乾薑玄胡。二劑愈。

江應宿治一婦三十餘。產後三月。崩漏不止。用八物湯加炒黑乾薑荊芥穗阿膠珠。數劑愈。

王僉憲公宜人產後因沐浴發熱嘔惡。渴欲飲冷。瓜果。謔語若狂。飲食不進。體素豐厚。不受補。醫用清涼。熱增劇。診得六脈浮大洪數。予曰。產後暴損氣血。孤陽外浮。內真寒而外假熱。宜大補氣血。與八珍湯加炮薑八分。熱減大半。病人自知素不宜參芪。不肯再服。過一日。復大熱如火。復與前劑。潛加參芪炮薑。連進二三服。熱退身涼而愈。

宿按丹溪云。產後當以大補氣血爲先。雖有他症。以未治之。須問臨產難易。去血多少。如產難及血去多者。病致寒熱頭疼。脈虛數大。或虛浮緊者。勿誤認作外感。是陰血既亡。而陽氣外散而未復也。名爲正虛。當用八物加炒黑乾薑。能於肺分利肺氣。入肝分引血藥生血。然必與補血藥同用。若產易及惡露不通。腰腹疼痛。致寒熱頭疼者。當去惡血。若腹滿者。非惡血也。切不可發表。有素稟血熱。因產重傷。遂致血病。偏虛潮熱。脈弦數。口舌生瘡。雖有惡露。惟宜清涼。勿犯溫燥。防其血傷熱極。漸成勞瘵。

師尼寡婦寒熱

許學士治一尼。患惡風倦怠。乍寒乍熱。面赤。心怔忡。或時自汗。是時疫氣大行。醫見其寒熱。作傷寒治之。用小柴胡湯雜進。數日病急。許診視。告之曰。三部無寒邪脈。但厥陰弦長而上魚際。宜服抑陰等藥治之。以生地二兩。赤芍一兩。柴胡。秦艽。黃芩。各半兩。爲細末。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九。烏梅湯吞下。日三服。良愈。

薛立齋治一寡婦。因怒。致不時寒熱。久而不已。肝脈弦緊。用小柴胡加生地治之而愈。但見風寒熱仍作。此是脾胃氣虛。用加味歸脾。補中益氣二湯。兼服而止。

一室女寒熱。左手脈弦長而出寸口。用小柴胡加生地烏梅治之而愈。既嫁而諸症悉痊。

一放出宮女。年踰三十。兩胯作痛。肉色不變。大小便中作痛如淋。登廁尤痛。此瘀血漬入隧道爲患。乃男女失合之症也。難治。後潰不斂。又患瘰癧而致。此婦爲人妾。夫常在外。可見此婦在內。久懷憂鬱。及出外。又不如願。是以致生此疾。愈見瘰癧流注。乃七情氣血損傷。不可用攻伐皎然矣。按精血篇云。女人天癸既至。踰十年無男子合。則不調。未踰十年。思男子合。亦不調。不調。則舊血不出。新血誤行。或漬而入骨。或變而爲腫。或雖合而難子。合多。則瀝枯虛人。產乳衆。則血枯殺人。觀其精血。思過半矣。

江篁南治一貴婦寡居。月候不調。常患寒熱。手足或時麻木。且心虛驚悸。或心頭覺辣。諸治不效。診其肝脈弦出左寸口。知其鬱而有慾心不遂也。乃以烏藥香附二味投之。二服。諸症俱減。

宿按男女精血盛則思慾。室女孀婦有所思不得。則氣結而留瘀血。男思女不得。則留精。其理一也。精血已離其位。漬入隧道。故變爲寒熱。肝脈弦出寸口者。夫腎主閉藏。肝主施泄。今肝火不泄。逆而上行。乃知男女失

合之症。琇按今人脈上魚際者十居其五。或左或右。或左或右。皆然。陰虛火盛之人類多見之。不可定爲鬱病。

胎毒

東陽陳叔山小男二歲得疾下利常先啼日以羸困問華佗佗曰其母懷軀陽氣內養乳中虛冷兒得母寒故令不時愈佗與四物女宛丸十日即除。三國志

東垣云一人中年以來得一子一歲之後身生紅絲瘤不救後四子至一二歲皆病瘤而死問何緣致此翌日思之謂曰汝乃腎中伏火精中多有紅絲以氣相傳故生子有此疾俗名胎瘤是也汝試觀之果如其言遂以滋腎丸數服以瀉腎中火邪補真陰之不足忌酒肉辛熱之物其妻以六味地黃丸養其陰血受胎五月之後以黃芩白朮作散與五六服後生子前症不作

丹溪治一兒二歲滿頭有瘡一日瘡忽自平遂患痰喘詢其母孕時喜食辛辣熱物視其子精神昏倦受病特深知其爲胎毒也解利藥大非所宜遂以人參連翹黃連生甘草陳皮川芎白芍木通濃煎入竹瀝與之數日而安。

一婦形瘦性急身本有熱懷妊三月適夏暑口渴思水時發小熱遂教以四物湯加黃芩陳皮生甘草木通因懶於煎煮數貼而止其後生子二歲瘡痍遍身忽一日其瘡頓愈遂成痲瘡此亦胎毒也瘡若再作病必自安已而果然若於孕時確守前方何病之有

一女得癩遇陰雨則作遇驚亦作口吐涎沫聲如羊鳴此胎受驚也其病深癩須調半年可安仍須淡味以助藥力與燒丹丸繼以四物湯入黃連隨時令加減果半年而愈

一人連年病瘡後生一子三月病左脇下陽明少陽之間生一癩甫平右腋下相對又一癩膿水淋漓幾死醫以四物湯敗毒散數倍加人參以香附爲佐犀角爲使大料乳母三月而愈踰三月忽腹脹生赤疹如霞片取翦

乃草汁。調原蠶沙敷隨消。又半月移脹入囊爲腫黃瑩裂開。二九顯露水出以紫蘇葉盛榨炭末託旬餘而合。一子年十六。生七箇月。得淋病。五七日必一作。其發則大痛。水道方行。下如漆和粟者。一盞方定。脈之輕則瀉。重則弦。視其形瘦而長。青而蒼。意其父必服固下部藥。遺熱在胎。留於子之命門而然。遂以紫雪和黃柏末。丸梧子大。曬極乾。湯下百丸。半日。又下二百丸。食壓之。又半日。痛大作。連腰腹。水道乃行。下漆和粟者碗許。痛減十之八。後與陳皮一兩。桔梗木通各半兩。又下合許而安。父得燥熱。尙能病子。況母得之者乎。

一小兒胎受熱毒。生下兩目不開。燈心黃連秦皮木賊棗各五錢。水一盞煎。澄清。頻洗而開。

程仁甫治一兒。一歲之內。大便三四十日只通一次。每次通時。腹脹盛。此乃胎毒熱結所致。用元明粉。米飲調下一錢。三五次之後。再不復祕矣。

薛已治少參史南湖孫。乙未生。丙申正月。陰囊赤腫。薛作胎毒治之而瘥。後患發熱痰盛等症。診其母有鬱火血熱。用解鬱涼血之藥。子母俱服而愈。至六月初。患吐瀉。小便赤澀。兩眼瞶動。投參朮之類不應。或以爲慢驚。欲用附子之藥。請薛議。視其寅卯關脈赤。此風熱傷脾。用柴胡清肝散。加釣鉤藤木賊草。一劑卽愈。至丁酉正月初旬。頸患熱毒。潰而膿出。感風發熱。翌日頭面黯腫如斗大。兩耳厚寸許。此風熱上攻。血得熱而然。急砭兩額出黑血。二盞許。次砭面額亦如之。隨用清熱化毒湯。腫黯十退七八。翌日。又砭各處血不甚黑。乃止。仍用前藥。去牛蒡子。加熟地黃而愈。此症若砭緩。則血凝滯。或爲破傷風。皆致死。

劉欽天之子。腿如霞遊走不定。先以麻油塗患處。砭出惡血。其毒卽散。用九味解毒散。一劑而安。一小兒患之外勢雖輕。內苦便閉。此患在臟也。服大連翹飲。敷神功散而瘥。

胎暈

江篁南治一兒。產數日。常昏暈。一日五六見。醫作驚風治。不效。江以大補氣血之劑。濃煎湯喂之。并飲乳母。多服。漸減而愈。

臍風

樞密孫公抃。生子數日。患臍風。已不救。家人乃盛以盤合。將送諸江。道遇老嫗曰。兒可活。即與俱歸。以艾灸臍下。即活。青箱記

江應宿曰。凡兒臍風。須看牙齦有水泡。點如粟粒。以銀針挑破。出汚血。或黃膿。少許而愈。

又一法。以熱水蘸綿子。包指擦之。輕挖破。以金頭蜈蚣末敷之。仍以厚衣包裹。納母懷中。取大汗出而愈。再服歸命散解之。

近來江南臍風之症最多。蓋由赤子落臍之時。不慎照顧。風邪流入心脾。五七日而發。面青。口撮。吐白沫。倉卒急迫。失救。遂致夭折。急用蒜一兩。搗捏作餅子。納于臍上。以艾火灸五七壯。以拔出風邪。仍用艾茸。或綿子如錢大一塊。貼於臍上。外以膏藥封之。兼行前二法為妙。必有青筋發在腹有二道生。又以艾灸絕截住。又頭稍遲則上行攻心而死。

撮口臍風方。生川烏尖三個。為末。全足蜈蚣半條。酒浸。炙為末。加麝香少許。吹鼻得嚏。乃以薄荷湯灌一匙。

腎縮

思村王氏之子。生七日。兩腎縮。一醫云。硫黃茱萸研大蒜塗其腹。仍以茵草蛇牀子薰之。愈。蓋初受寒氣。而然

也。瑣碎錄

咯血

錢氏治段齋郎子。四歲病嗽。身熱吐痰。數日而咯血。醫以桔梗湯及防己丸治之不效。其涎上攻。吐喘不止。錢用漏銀丸一大服下之。復以補肺散治之。醫曰。今咯血肺虛。何以下之。曰。肺雖咯血。有熱故也。久則虛痿。今涎上潮而嗽。當下其涎。若使不吐涎。爲甚便也。蓋吐涎能虛。又生驚。因痰實上攻。亦使發搐。故依法只宜下痰。後補脾肺。必涎去而吐愈。若先補其肺爲逆。先下其痰爲順。先下後補爲良。

熱症

錢仲陽治朱氏一兒五歲。忽發熱。醫曰。此心熱也。腮赤而唇紅。煩躁引飲。遂用牛黃丸三服。以一物瀉心湯下之。來日不愈。反加無力而不能食。又下之。便利黃沫。錢曰。心經虛而留熱在內。必被攻藥下之。致此虛勞之病也。先用白朮散。生胃中津液。後以生犀散治之。宜參連並用朱曰。大便黃沫如何。曰。胃氣正。則瀉自止。此虛熱也。朱曰。醫用瀉心湯如何。錢曰。瀉心湯者。黃連一物耳。性寒。多服則利。能寒脾胃也。諸醫皆曰實熱。何以瀉心湯下之不安。又加面黃頰赤。五心煩躁。不食而引飲。醫曰。既虛熱。何以大便黃沫。錢笑曰。便黃沫者。服瀉心湯多也。因與胡黃連丸而愈。

鄭人齊郎中子。忽臟熱。自取青金膏。三服併一服而餌之。至三更。瀉五行。其子困睡。齊言子睡中多驚。又與青金膏一服。又利三行。加口乾而身熱。齊言尙有微熱未盡。又與青金膏一服。其妻曰。用藥十餘行。未安。恐生他病。錢曰。已成虛羸。先多煎白朮散時服之。後服香薷丸。十三日愈。

朱氏子五歲。夜發熱。曉卽如故。醫有作傷寒治者。有作熱治者。以涼藥解之不愈。其候多涎而喜睡。他醫以鐵粉丸下涎。其病益甚。至五日大引飲。錢曰。不可下之。乃取白朮散一兩。煎藥汁三升。使任意取足服。朱曰。飲多不作瀉否。錢曰。無生水。不能作瀉。縱多不足怪也。但不可下耳。朱曰。先治何病。錢曰。止瀉。治痰。退熱。清神。此藥是也。

至晚服盡。錢視之曰。更可服三升。又煎白朮散三升。服盡得稍愈。至第三日。又服白朮散三升。其子不渴無涎。又投阿膠散二服而安。

一兒感冷。身大熱惡寒。此有表症。用發汗藥。汗出遂涼。過一日復熱。醫謂表解裏未解。驗之。服四順飲子。利動藏府。一行遂涼。隔一日。又復熱。醫云。經熱未解。驗之小便赤。故知心熱未解。服生氣湯遂涼。過二日又熱。醫云。脈已和。非病也。既發汗。又利大小便。其兒已虛。陽氣無所歸。皆見於表。所以身熱。以和胃氣藥。如六神散之類。加烏梅煎。令微覺有酸味。收歸其陽氣。自此全愈。

此表裏俱虛。氣不歸元。而陽浮于外。所以再發熱。非熱症也。

東都張氏孫。九歲病肺熱。他醫以犀角龍麝生牛黃治之。一月不愈。其症喘嗽。悶亂。飲水不止。全不能飲。錢用史君子丸益黃散。張曰。本有熱。何以又行溫藥。他醫用涼藥攻之。一月尙未效。錢曰。涼藥久則胃寒不能食。小兒虛不能食。當補脾。候飲食如故。卽瀉肺經。病必愈矣。服補脾藥二日。其子欲飲食。錢以瀉白散瀉肺。遂愈七分。張曰。何以不虛。錢曰。先實其脾。然後瀉肺。故不虛也。

程明祐治一兒。病日晡時熱。衆皆以爲陰虛火動。法不治。程診之曰。兒氣方息。日以生陰。固無緣虛也。火之動。食飲積胃。蘊蒸宿結。則隆隆而熱。遂宜洩輸瀉之。其病忽已。

薛已治李閣老子潮熱。飲食如故。自申酉^{膀胱}時甚。至子丑時方止。遍身似疥。^{肺主}大便祕結。小便赤澀。熱渴飲冷。薛以爲脾胃實熱。傳於肺與大腸。先用清涼飲四劑。結熱始退。又用四物柴胡黃連數劑。其瘡漸愈。彼欲速效。另用槐角丸之類。諸症益甚。仍以前藥。更加桃仁赤芍。至百劑而愈。

江篋南治一兒。生方兩月。時值酷暑。又久雨。溼令流行。遍身大熱。然初生小兒。腸胃脆窄。藥難區處。乃取乾壁土春碎撒地上。上以芭蕉葉鋪之。將兒臥葉上。又以芭蕉葉覆之。更少加乾壁土于上。睡少時。其熱如失。

寒症

東垣治一小兒二歲。時初冬。患大寒症。明堂清脈。額上青黑。腦後青絡高起。舌上白滑。喉鳴而喘。大便微青。耳尖冷。目中常淚下。仍多眵。胸中不利。臥而多驚。無搖則寒。以黃柏陳皮葛根連翹蠟梢炙草。已上各一分。升麻黃芪柴胡各二分。歸身麻黃各三分。吳萸生地黃各五分。名曰補陽湯。咬咀都作一服。水一大盞半。煎至六分。乳食後。熱服。服後愈。

癖爲潮熱

錢仲陽治曹氏子三歲。面黃。時發寒熱。不飲食。而飲水及乳不止。衆醫以爲潮熱。用牛黃丸。麝香丸。不愈。及以止渴乾葛散服之。反吐。錢曰。當下白餅子主之。後補脾。乃以消積丸磨之。此乃癖也。後果愈。夫何故。但飲水者。食伏于腕內不能消。致令發寒熱。服止渴藥吐者。藥沖脾故也。下之卽愈。

江應宿治一幼女。發熱咳嗽。似乎傷風。服解表發汗藥。熱不退。詢其曾食何物。云食粽卽睡。遂發熱不止。乃與消導之劑。加炒酒麴一錢。熱退。更食飴糖數兩而嗽愈。

汗附盜汗

錢仲陽治張氏三子病。大者汗遍身。次者上至頂。下至胸。小者但額有汗。衆醫麥煎散治之。不效。錢曰。大者與香朮丸。次者與益脾散。小者與石膏湯。各五日而皆愈。

海藏治一子。自嬰至童。盜汗凡七年矣。諸治不效。與涼膈散三黃丸。三日病已。蓋腎爲五液。化爲五溼。相火迫

腎。腎水上行。乘心之虛。而入手少陰。心火炎上而入肺。欺其不勝已也。皮毛以是而開。腠理元府不閉而爲汗出也。比于睡中者爲盜汗。以其覺則無之。故經云。寢汗憎風。是先以涼膈泄胸中相火。相火退。次以三黃丸瀉心火。以助陰。則腎水還本藏。元府閉。汗爲之止矣。

吐瀉

錢仲陽治五太尉。病吐瀉不止。米穀不化。醫用補藥。言用薑汁調服之。六月中。服溫藥一日而加喘吐不定。錢曰。當以涼藥治之。所以然者。謂傷熱在內也。用石膏湯三服。併服之。衆醫皆言吐瀉多而米穀不化。當補脾。何以用涼藥。王信衆醫言。又用補脾丁香散三服。錢後至。曰不可服此。三日後必腹滿身熱。飲水吐逆。三日外。一如所言。所以然者。謂六月熱甚。伏入腹中。而令引飲。熱傷脾胃。卽大吐瀉也。醫又行溫藥。遂使上焦亦熱。故喘而引飲。三日當甚。衆醫技窮。復召錢。錢至宮中。見熱症。以白虎湯三服。更以白餅子下之。減藥二分。至二日三日。又與白虎湯各二服。四日用石膏湯一服。旋合麥門冬黃芩腦子牛黃天竺黃茯苓。以硃砂爲衣。與五丸。竹葉湯化下。熱退而安。

廣親宮七太尉七歲。病吐瀉。是時七月。其症全不食而昏睡。睡覺而悶亂。哽氣乾嘔。大便或有或無。不渴。衆醫作驚治之。疑睡故也。錢曰。先補脾。後退熱。與史君子丸補脾。石膏湯退熱。次日。又以水銀硫黃二物末之。生薑水調下一字。錢曰。凡吐瀉五月內。九分下而一分補。八月內。水土九分補而一分下。此本是脾虛瀉。醫乃妄治之。至於虛損。下之卽死。當只補脾。若以史君子丸卽緩。錢又留溫胃益脾藥止之。醫者李生曰。何食而噦。錢曰。脾虛而不能食。津少卽嘔逆。曰。何瀉青褐水。曰。腸胃至虛。冷極故也。錢治而愈。

馮承務子五歲。吐瀉壯熱。不思食。錢曰。目中黑睛少而白睛多。面色眇白。此子必多病也。縱長成。必肌膚不壯。

今吐利不食。壯熱者傷食也。不可下。下之虛入肺則嗽。入心則驚。入脾則瀉。入腎則益虛。此但以消積丸磨之。爲微有食也。如傷食甚。則可下而不下。則成癰也。實食在內。乃可下。下畢補脾必愈。隨其虛實。無不效者。

黃氏子二歲病瀉。醫與止之。十餘日。其症便青白。乳物不消。身涼。加噁氣昏睡。醫謂病困篤。錢先以益黃散三服。補肺散三服。三日。身溫而不噁氣。以白餅子微下之。又與益脾散。三服利止。何以然。利本脾虛傷食。初不與大下。措置十日。上實下虛。脾氣弱。引肺亦虛。補脾。肺病退。卽身溫不噁氣。是有所傷食。仍下之也。何不先下後補。曰便青爲下藏冷。先下必虛。先實脾肺。下之則不虛而後更補也。

程明祐治鄭氏子七歲。苦下泄。程診之曰。胃虛中暑。不能分別水穀。法當補胃。則暑易祛。濃煎白朮人參湯。一服精神回。再服泄減。三服愈。

程仁甫治朱氏子四歲。十二月吐瀉神倦。睛陷。脈紋青紫。漿水入口卽轉。用六君子湯。加藿香砂仁白蔻乾薑木通。煎熟入薑汁。徐徐服之。一劑頓止。

一兒三歲。夏月吐不止。神倦。睛陷。乳水入口卽吐。用六君子去甘草。加枳殼藿香白蔻薑連。煎熟入薑汁一劑而止。常治小兒吐瀉之疾。得捷效者甚多。須辨寒熱。如夏月熱症。必用六君子湯加薑連。少用藿香白蔻之類。徐徐服之。不可太急。若頓服。卽不納。如寒月。用六君子加乾薑砂仁藿香白蔻之類。或有傷食吐瀉者。初劑加麥芽山查二劑。決可取效。如不效者。必發慢驚而死。屢試皆然。

馮鯨川治李參軍二子。患瀉症。二月。治之不愈。馮視之曰。瀉出黃色。良久變而爲青。乃脾虛而受制於肝也。治之稍緩。卽成慢驚矣。先投補脾益黃散數服。後加肉豆蔻訶子止之。徐徐調理而愈。

江應宿治上舍孫龍登一子。年歲半。七月初。因食西瓜。患吐瀉。小兒醫投六一散。繼以胃苓湯。病增劇。已經三

日泄瀉如注。神脫目陷。身熱如火。脈紋青紫。昏睡露睛。溫病何疑乳食藥物入口。少頃帶痰吐出。予思脾胃俱虛。已成慢脾。投七味白朮散。去木香。加大附子五片。訶子肉一枚。肉蔻炮薑各三分。吐雖稍定。而瀉未止。急用大附子二錢。人參一錢半。生薑五片。另煎。入前藥服。吐瀉止。除附子。用五味異功散而愈。

驚搐

錢治李司戶孫。生百日。發搐三五次。醫者或作天吊。或作胎驚。或作驚癇。皆不應病。後錢用大青膏。如小豆許。作一服發之。復與塗頤法封之。及浴法。浴法見胎疾三日而愈。何以然。嬰兒初生。肌骨嫩怯。被風傷之。子不能任。故發搐。頻發者輕。何者。客風在內。每遇不任。即搐。搐稀者。是內藏發病。不可救也。頻搐者。宜散風冷。故用大青膏。不可多服。蓋小兒易虛易實。多則生熱。只一服而已。更當封浴。無不效者。醫學綱目

李寺丞子三歲病搐。自卯至己。數醫不效。後錢視之。搐目右視。大叫哭。李曰。何以搐右。錢曰。逆也。李曰。謂何。曰。男爲陽而本發左。女爲陰而本發右。蓋男目左視。發搐時無聲。右視有聲。女發時右視無聲。左視有聲。所以然者。左肝右肺。肺金肝木。男目右視。肺勝肝也。金來刑木。二藏相戰。故有聲也。當瀉其強。補其弱。心實者。亦當瀉之。肺虛不可瀉。肺虛之候。悶亂哽氣。長出氣。此病男反女。故男治易於女也。假令女發搐。目左視。肺之勝肝者。病在秋。即肺兼旺位。肝不爲任。故叫哭。當大瀉其肺。然後治心。續肝。所以俱言目反右視者。乃肝主目也。凡搐者。風熱相搏於內。風屬肝。故引見之於目也。錢用瀉肝湯瀉之。二日不悶亂。當知肺病退。後用地黃丸。補腎三服。後用瀉青丸。涼驚丸。各二服。凡用瀉心肝藥。五日方愈。不妄治也。又言肺虛不可瀉者。何。曰。設令男目左視。木反剋金。肝旺勝肺。而但瀉肝。若更病在春夏。金氣極虛。故當補肺不可瀉也。當細心熟記之

羅氏治一子四歲。一僧摩頂授記。衆僧念咒。因而大恐。遂驚搐。痰涎壅塞。目多白睛。項背強急。喉中有聲。一時

許方醒後每見衣皂之人輒發。多服朱犀龍麝鎮墜之藥。四旬餘。前症猶在。又加行步動作。神思如癡。羅診其脈。沉弦而急。針經曰。心脈滿大。癰瘰筋攣。又云。肝脈小急。癰瘰筋攣。蓋小兒血氣未定。神氣尙弱。因而驚恐。神無所依。又動于肝。肝主筋。故癰瘰筋攣。病久氣弱。小兒易於虛實。多服鎮墜寒涼之劑。復損其氣。故加動作如癡。內經云。暴攣癰眩。足不任身。取天柱穴是也。天柱穴乃足太陽脈氣所發。陽蹻跗而行也。又云。癰瘰瘰癧。不知所苦。兩蹻主之。男陽女陰。潔古云。晝發。治陽蹻申脈穴。夜發。治陰蹻照海穴。先灸兩蹻各二七壯。次處沉香天麻湯。(沉香天麻湯) 羌活 獨活君 防風 天麻 當歸 甘草 臣 附子 川芎 益智 生薑 半夏佐 沉香使

院使錢公瑛。宣德間。治寧陽侯孫。始生九月。患驚悸啼哭而汗。百方莫救。瑛最後視疾。乃命坐兒于地。使掬水爲戲。驚啼頓止。人問之曰。時當季春。兒豐衣重帷。不離懷抱。其熱鬱在內。安能發泄。使之近水。則火邪殺。得土氣。則藏氣平。疾愈矣。奚用藥爲。

錢治七太尉方七歲。潮熱數日欲愈。錢謂其父王曰。七使潮熱將安。八使預防驚搐。王怒曰。但使七使愈。勿言八使病。錢曰。八使過來日午間。卽無苦也。次日午前。果作急搐。召錢治之。三日而愈。蓋見目直視而顫赤。必肝心俱熱。更坐石杌子。乃欲冷。此熱甚也。肌膚素肥盛。脈又急促。故必驚搐。所言午時者。自寅至午。皆心肝用事時。治之瀉心肝。補腎自安矣。

五太尉因墜鞦韆。發驚搐。醫以發熱藥治之不愈。錢曰。本急驚後生大熱。當先退其熱。以大黃丸。玉露散。惺惺丸。加以牛黃龍麝解之。不愈。至三日。肌膚尙熱。錢曰。更二日不愈。必發斑瘡。蓋熱不能出也。他醫初用藥發散。發散入表。表熱而斑生。本初驚時。當用利驚藥下之。今發散令逆也。後二日。果斑出。以必勝散治之。七日愈。

錢氏治皇都徐氏子三歲。病潮熱。每日西。則發搐。身微熱而目微邪。及露睛。四肢冷而喘。大便微黃。錢與李醫同治。錢問李曰。病何搐也。李曰。有風。曰。何身熱微溫。曰。四肢所作。曰。何目斜睛露。曰。搐則目斜。曰。何肢冷。曰。冷厥

必內熱。曰何喘。曰搐之甚也。曰何以治之。曰涼驚丸。鼻中灌之。必搐止。錢又問曰。既謂風病溫熱。搐引目斜露睛。內熱肢冷及搐甚而喘。併以何藥治之。李曰。皆此藥也。錢曰不然。搐者肝實也。故令搐。日西身微熱者。肺氣用事也。身溫且熱者。爲肺虛。所以目微斜。露睛者。肝肺相勝也。肢寒冷者。脾虛也。肺若虛甚。脾母亦弱。木氣乘脾。四肢即冷。治之。當先用益黃散。阿膠散。得脾虛症退。後以瀉青丸。導赤散。涼驚丸。治之。九日愈。

石山治一女六歲。病左手不能舉動。三年矣。後復病癩。初用人參半夏。或效或否。汪診左脈浮洪。右脈頗和。曰痰熱也。作痰治須看不能舉動三年句令以帛勒肚。取茶子去殼三錢。按碎。以滾湯一碗。濾取汁。隔宿勿食。早晨溫服。吐痰三碗許。手能舉動。癩亦不作。

一兒初生未滿一月。乳媪抱之懷間。往觀春戲。時風寒甚切。及回卽啼不乳。時發驚搐。始用蘇合香。繼用驚搐藥。不效。汪曰。小兒初生。血氣未足。風寒易襲。此必風邪乘虛而入也。風喜傷脾。脾主四肢。脾受風擾。故四肢發搐。日夜啼叫不乳。經曰。風淫末疾是也。其治在脾。脾土不虛。則風邪無容留矣。因煎獨參湯。初灌二三匙。啼聲稍緩。再灌三五匙。驚搐稍定。再灌半盞。則吮乳。漸有生意。

方蔭山治朱氏子八九歲。寄食外家。以肉汁拌飯啖之。口含飯未下咽。因疾走顛蹶。遂口禁。手足搐動。醫治不效。延七日。甚至令人口含開關等藥。合其口噴入。僅能開牙關。而四肢搐動發熱。昏沉不語。如故。脈洪滑。方至。以石膏青黛甘草陳皮南星天麻薄荷猪苓澤瀉白朮茯苓兜鈴元參黃芩。加薑一片服。是夜熱寐不動。唯起溺一度。熱退身涼。脈靜。再進一服而愈。作火治須看口含飯末下咽句

驚風

趙周氏之子三歲。忽驚風掣癱。體如反張弓。不納乳食。四肢盡冷。衆醫莫治。聞邑主簿李廣藏一方。療此症奇。

以救人。名蝸梢餅子。用赤足全蜈蚣一條。蝸梢。乳香。白花蛇肉。硃砂。南星。白僵蠶。各半兩。麝香三錢。凡八味。砂乳麝別研。蛇酒浸去皮骨。取淨。南星煨熟。蠶生用。與蜈蚣蝸五者爲末。別研三者和勻。酒糊爲丸。捏作餅子。徑四分。煎人參。或薄荷。或金銀花湯磨化一粒。周歲以下者半之。全活小兒甚衆。庚志

薛已治一小兒周歲。從桌上仆地。良久復甦。發搐吐痰沫。服定驚化痰等藥。遇驚卽復作。畢姻後。不時發而難愈。形氣俱虛。面色痿黃。服十全大補。補中益氣。二湯而愈。

一童子十五歲。御女後。復勞役。考試失意。患癩症三年矣。遇勞則發。用十全大補湯。加味歸脾湯之類。更以紫河車生研如膏。入蒸糯米爲末。丸如梧桐子大。每服百丸。日三五服而痊。後患遺精發熱盜汗。仍用前藥。及地黃丸而愈。此症治不拘男婦老幼皆效。

慢驚

東都王氏子吐瀉。諸醫用藥下之。致虛。變慢驚。昏睡露睛。手足痠痿。而身冷。錢視曰。慢驚也。與栝藿湯。其子胃氣實。卽開目而身溫。王疑其子不大小便。令諸醫以藥利之。醫留八正散等劑。服。不利而身復冷。錢曰。不當利小便利之。必身冷。一二日。已身冷矣。因抱出。錢曰。不能食。胃中虛。若利大小便卽死。久卽脾胃俱虛。當身冷而閉目。幸胎氣實而難衰也。錢用益黃散。史君子丸四服。令微飲食。至日午果能飲食。所以然者。謂利大小便。脾胃虛寒。當補脾。不可別攻也。後不語。醫作失音治之。錢曰。旣失音。何開目而能飲食。又牙不緊而口不噤也。醫不能曉。錢以地黃丸補腎。所以然者。用涼藥利小便。致脾腎俱虛。今脾已實而腎尙虛。故補腎必安。治之半月而能言。一月而全愈。

薛已治一小兒傷寒發斑。服發表之劑。手足抽搐。服抱龍丸。目睛痰盛。薛謂脾胃虧損而變慢驚也。用六君子劑。一劑而愈。

一小兒抽搐。痰涎自流。面色黃白。用六君子補中益氣二湯而愈。

馮鯨川治廉憲許淮江翁女二歲。患慢脾風。衆皆爲不可救矣。馮曰。脾胃虧損。元氣虛弱。而舌不甚短。頭不甚低。或有可治。急用附子理中湯。三四服而少安。仍灸百會三里穴二七壯而愈。

腹脹

東垣治一兒未滿百日。二月間病腹脹。二日大便一度。瘦弱。身黃色。宜升陽氣。滋血益血。補利大便。以蜆梢二分。神麴升麻各三分。當歸厚朴各一錢。桃仁十枚。都作一服。水一大盞。煎至半盞。食遠熱服。

薛已治一小兒腹脹面赤。痰喘。大便祕。壯熱。飲冷。此形病俱實。用紫霜丸一服。代赭石赤石脂各一兩杏仁五十粒巴霜三十粒爲末蒸餅丸粟米大諸症益甚。面色頓白。飲湯不絕。薛以爲邪氣退而真氣復傷。故面白而喜湯。用白朮散。大劑煎湯。令恣飲。良久而睡。

翌日而安。博按此案舊刻脫愧

一小兒傷食。腹脹胸滿。有痰。薛治以異功散而痊。後復傷食。腹脹兼痛。或用藥下之。痛脹益甚。而加氣喘。此脾胃傷而致肺虛也。用六君子加桔梗。調補而痊。博按此案舊刻脫愧

一小兒腹脹。惡食發熱。惡心。症類外感。薛曰。此飲食停滯也。用保和丸一服。諸症頓退。惟腹脹。用異功散而痊。

一小兒傷食腹脹。服剋伐之劑。小便濇滯。又服五苓散之類。飲食漸減。小便不通。四肢頓腫。薛朝用金匱腎氣丸。去附子。夕用補中益氣湯而安。

一小兒腹脹。飲食後即瀉。手足逆冷。此脾氣虛寒也。先用人參理中湯。後用六君子湯而愈。博按此案薛入積滯門

抱龍丸。腹漸消。繼與涼膈散。生蜜竹葉湯。調下熱退。嬉笑而愈。所以知兒病者。時當酷暑。不離襁褓。蘊熱內伏。而然也。

腹痛

羅謙甫治一小兒。五月間。因食傷冷粉。腹中作痛。遂以市中贖得神芎丸服之。臍腹漸加冷疼。時發時止。踰七八年矣。因思古人云。寒者熱之。治寒以熱。良醫不能廢其繩墨。據所傷之物。寒也。所攻之藥。亦寒也。重寒傷胃。則爲冷痛可知矣。凡人之脾胃。喜溫而惡寒。況小兒血氣尙弱。不任其寒。故陽潛伏。寒毒留連。久而不除也。治病必求其本。當用和中養氣之藥。不用溫熱以八年之病寒亦化熱耳以救前失。服月餘愈。

丹溪治一小兒。好粽。成腹痛。用黃連白酒麪爲末。服之愈。

滑伯仁治一女。八歲。病傷食煎燂。內悶口乾。唇舌燥黑。腹痛不可忍。或以剛燥丸藥利之。而痛悶益甚。滑以牽牛大黃清快藥爲丸。以伏其燥利而愈。

薛已治一小兒。每停食。腹痛發熱。赤暈。用清中解鬱湯而愈。後患搖頭咬牙。痰盛發搐。吐酸腐。待其吐盡。翌日少以七味白朮散。次日又以參苓白朮散。調理脾胃。遂不復患。大抵吐後兒安。不必更服他藥。恐復傷元氣。一小兒五歲。停食腹痛。發熱面赤。或用養胃湯。枳實黃連。更加腹脹。午後熱甚。按其腹不痛。脾虛而藥傷。用六君子湯數劑而痊。

嗽喘

錢氏治京東轉運使李公孫八歲。病嗽而胸滿短氣。醫言肺經有熱。用竹葉湯、牛黃膏。各二服治之。三日加喘。錢曰。此肺氣不足。復有寒邪。即便喘滿。當補肺脾。勿服涼藥。李曰。醫已用竹葉湯、牛黃膏。錢曰。何治也。醫曰。退熱退涎。錢曰。本虛而風寒所作。何熱也。若作肺熱。何不治其肺。而反調心。蓋竹葉湯、牛黃膏。治心藥也。錢治之愈。

薛已治吳江史安卿子傷風。用表散化痰之藥。反痰盛咳嗽。肚腹膨脹。面色皸白。此脾肺俱虛。用六君子加桔梗一劑頓愈。過三日。前症又作。鼻流清涕。此復傷風寒也。仍用前藥。加桑皮杏仁而愈。

史元年子。喘嗽。胸腹膨脹。泄瀉不食。此飲食傷脾土。而不能生肺金。用六君子湯一劑。諸症頓愈。

一小兒六歲。感冒咳嗽。發散過度。喘促不食。痰中有血。薛曰。此成肺癰也。次日吐痰而兼膿。用桔梗湯而愈。後元氣未復。大便似痢。用五苓黃連枳實。痰喘目割。四肢抽搐。此脾風變症。遂效。

江應宿治一童子八歲。每令就學誦讀。久之則嗽。連聲不已。諸藥不效。予診脈察色。知是血虛。以四物換生地。加杏仁陳皮利其氣。麥冬阿膠五味少佐炒黑乾薑而愈。蓋因出疹之後。餘熱數月不退。亦如婦人產後血虛之理同耳。

嗽痛

錢氏治東都杜氏子五歲。自十一月病嗽。至三月未止。始得嗽而吐痰。風寒搐入肺經。令肺病嗽而吐痰。風在肺中故也。宜以麻黃等發散。後用涼藥壓之即愈。時醫與鐵粉丸。半夏丸。搗銀丸。諸法下之。其肺即虛而嗽甚。至春三月間尙未愈。錢視之。其候面青而光。嗽而喘促。哽氣。又時長出氣。錢曰。病困已八九。所以然者。面青而光者。肝氣旺也。春三月。肝之位也。肺衰之時也。嗽者肺之病。肺自十一月至三月。久即虛痿。又曾下之。脾肺子母也。復爲肝所勝。此爲逆也。故喘促哽氣。長出氣也。與瀉青丸瀉之。

瀉青亦不妥宜補脾以生肺金。疏肝以免剋土補腎以滋化源。

後與阿膠散實肺。次日。面

絕。肺病不得其時。而肝勝之。今三瀉肝。而肝病不退。三補肺。而肺症猶虛。此不久生。故言死也。此病于秋者十救三四。春夏者十難救一。果大喘而死。

赤丹

湯治一女。病發赤丹。諸治不效。以生料四物湯。加防風黃芩一日而愈。卽四物用生地。赤芍川芎歸身防風各半兩。黃芩減半煎。大小加減。忌酒麪豬羊肉豆腐。此方治血熱生瘡。遍體腫癢。及脾胃常弱。不禁大黃等冷藥。尤宜服之。

程明佑治吳氏兒病。切其脈。告曰。病得之膏粱辛熱。令人患瘍。上擁頭面。氣充熱極。亦如渥丹。詢之尙乳也。所乳母病胃脘痛。飲燒酒。教之更乳母。以葛花濃煎。日飲之。越五日日色淡。十日瘡盡。單藥獨行。取效速也。

一小兒發丹赤色。其父祈禱于神甚恭。夢神命以荷葉燒灰存性。香油調敷之愈。

薛已治一小兒。臂患赤暈。走徹。令人頻吮患處。使其毒聚於吮所。乃砭出黑血。餘暈塗以神功散。時以金銀花甘草節爲末。用人乳汁調服而愈。月餘後。兩足赤腫。仍治以前法而痊。數日後。兩足復赤。或用犀角解毒之類。乳食不進。其腹膨脹。此復傷脾胃也。仍敷前藥。服補中益氣湯加茯苓而瘥。

一女子赤暈如霞。作癢。發熱。此肝經血熱。用小柴胡加生地黃連翹丹皮而愈。凡女子天癸將至。婦人月經不調。被驚著惱。多有此症。治當審詳。

一小兒遍身皆赤。砭之。投解毒藥而愈。兒不從砭。毒入腹死。

癩疹

略例云。一子病寒熱間作。有瘧三五點。鼻中血微出。兩手脈沉瀯。胸膈四肢。按之殊無大熱。此內傷寒也。問之。因暑臥殿角傷風。又渴飲水酪冰。此外感也。輕內傷者重。從內病俱爲陰也。故先瘧。後顯內陰。寒熱間作。脾寒有之。非往來少陽之寒熱也。與調中湯數服愈。

薛已治司廳徐東白子。瘙癢發熱。體倦少食。此脾肺氣虛。外邪相搏。先用消風散二劑。隨用補中益氣湯。加茯苓芍藥而愈。

喬秋官子。作痛熱渴。乃服發表之劑。其症益甚。形氣倦怠。脈浮而數。此邪在經絡。邪在絡宜升陽行經誤散表而損其真也。用人參安胃散。補中益氣湯而愈。若主祛風。必成慢驚矣。

豐考功子。作癢發熱。用犀角消毒散一劑。頓作吐瀉。此邪氣上下俱出。其疹果消。勿藥自愈。

癧癧

錢乙治皇子病癧癧。國醫莫能療。聞乙有異能。召之。進黃土湯而愈。神宗問此何以能愈。此疾對曰。以土勝水。木得其平。則風自止。帝悅。擢太醫丞。

寶鑑治一小兒四歲。因驚恐發搐。痰涎有聲。目多白睛。項背強。一時許方醒。後遇驚則發。多服犀朱腦麝鎮墜之藥。四十餘日。此症尙在。又加行步動作。神思如癡。診其脈沉弦而急。針經云。心脈浮大。癧癧筋攣。病久氣弱。多服鎮墜寒涼之劑。復損正氣。故加動作如癡。先灸二蹠。各二七壯。服此藥。又肝脈小急。蓋小兒神氣尙弱。因而被驚。神思無依。又動於肝。肝主筋。故癧癧筋攣。又經曰。恐則氣下。精祛而上焦閉。以羌活五錢。獨活四錢。苦溫引氣上行。又入太陽爲引。用爲君。天麻防風各二錢。辛溫以散之。當歸甘草各二錢。辛甘溫以補氣血之不足。又養胃氣爲臣。附子川芎各二錢。益智二錢。大辛溫。行陽退陰。又治客寒傷胃。腎主五液。入脾爲涎。以生薑半夏二錢。燥

溼化痰。沉香二錢。辛溫。體重氣清。去怯安神爲使。每五錢。薑水煎服。名曰沉香天麻湯。三劑而安。此案與羅治同

汪石山治一人。形短頗肥。色白近蒼。年踰二十。因祈雨過勞。遂病手足癱瘓。如小兒發驚之狀。五日勺水不入。

口。語言艱澁。或作痰火治。或作風症治。皆不效。汪視之。脈皆浮緩而濡。按之無力。緩爲脾脈澁。而無力爲虛。曰。此因傷脾以勞倦

故也。土極似木之病。經云。亢則害。承乃制是矣。夫五行自相制伏。和平之時。隱而不見。一有所負。則所勝者見矣。

今病脾土受傷。則土中之木。發而爲病。四肢爲之癱瘓也。蓋脾主四肢。風主動故也。若作風痰治之。必致于死。宜

補其脾土之虛。則肝木之風自息矣。遂以參朮爲君。陳皮甘草歸身爲臣。黃柏麥冬爲佐。經云。泄其肝者緩其中。

故用白芍爲使。引金泄木。以緩其中。一服。踰宿遂起。服至十餘帖全安。

錢仲陽治王氏子吐瀉。諸醫藥下之至虛。變慢驚。手足癱瘓而身冷。醫復與八正散。錢曰。不能食而胃中虛。若

利大小便卽死。久則脾腎俱虛。當身冷而閉目。必用益黃散。史君子丸。補脾。遂能飲食。後又不語。錢以地黃補腎

丸。一月而愈。瑋按此案已見前。慢驚門而加詳。

石山治一人年十五。色黃悴。十二月間。忽嘔痰血一二碗。隨止。延小兒醫調治。肌體尙弱。常覺頭暈。近于三月

間天熱。途步出汗。連日又勞倦。日昃。頓然昏暈。不省人事。手足擾亂顛倒。將二時久方定。次日亦然。續後每日午

前後。如期發一次。近來漸早。自晨至午。連發二次。漸發三四次。比前稍輕。發時自下焦熱上。至胸壅塞。則昏暈良

久方甦。始疑爲瘧或癘。醫云。火動。又云痰症。用牛黃丸以竹瀝薑汁磨服。二次。共四丸。又與煎藥。多清痰火之劑。

服後每日只發一次。止則汗多。口乾食少。身熱時多。涼時少。汪脈之。皆浮虛洪數。不任尋按。坐起則覺略小。亦不

甚數。脈書曰。數脈所主爲熱。其症爲虛。三日後再診。左脈小而滑。右脈大而滑。獨肺部浮軟。按之似墊。墊有聲。與

昨脈不同。虛之故也。夫陽氣者清純沖和之氣也。或勞動過度。或酒食過傷。則擾動其陽。變而爲邪熱矣。然脾胃

以陽氣爲主。陽變爲熱。血必沸騰。而越出於上矣。昏暈者。由熱薰灼。故神昏運倒而類風也。風之旋轉運動。與火

相類。每覺下焦熱上。胸膈壅塞而卽發者。脾脈從足入腹至胸。今下焦熱上。乃脾火也。然胸膈心肺之分。爲陽之位。清陽居上。而邪熱擾之。則陽不得暢達。而心肺之神魂。不免爲之昏亂矣。況五藏皆賴胃氣以培養。胃受火邪。則五藏皆無所稟。而所藏之神亦無所依。故肺之魄。心之神。肝之魂。脾之意。腎之志。安得不隨之潰亂躁擾而昏瞽耶。多發于午前後者。乃陽氣所主之時。陽氣邪擾。不能有事。故每至其時而輒發也。且汗多津液泄。口乾津液少。醫用牛黃硃砂琥珀南星半夏等而復燥之。是愈益其燥。故暫止而復發。不能拔去其病根也。因取參芪各二錢半。遠志山查川芎黃芩各七分。天麻防風茯神麥冬各一錢。甘草陳皮各五分。歸身八分。白朮一錢半。煎服十餘帖。而病不復作矣。

江應宿治一富家兒病。手足癱瘓。延至二十餘日。轉篤。予後至曰。此氣虛也。當大補之。以參芪歸朮茯苓黃連半夏甘草。佐以肉桂。助參芪之功。補脾瀉肝。一飲遂覺少定。數服而愈。所以知兒病者。左脈滑大。右脈沉弱。似有似無。右手主於氣。故曰氣分大虛。經所謂土極似木。亢則害。承乃制。脾虛爲肝所侮。而風生焉。症似乎風。治風無風可治。治驚無驚可療。治痰無痰可行。主治之法。所謂氣行而痰自消。血榮而風自滅矣。見肝之病。知肝當傳脾。故先實其脾土。治其未病。否則成慢脾風而危殆矣。

癖積

劉仲安治一兒病癖積。左脇下硬如覆手。肚大青筋。發熱肌瘦。自汗咳嗽。日晡尤甚。牙疳口臭惡。宜露出血。四肢困倦。飲食減少。病甚危篤。先與沉香海金砂丸一服。下穢物兩三行。次日合楊氣丸服之。十日。復與沉香海金砂丸利之。又令服楊氣丸。如此互換。服至月餘。其癖減半。未及百日。良愈。

愚按近年多有此疾。治之不得其法。多致夭傷。錄之以救將來之病者也。沉香海金砂丸。以沉香二錢。海金

砂輕粉各一錢。牽牛頭末一兩。右爲末。研獨蒜如泥。丸如桐子大。每服五十九。煎燈心湯送下。量虛實加減丸數。取利爲驗。大便利止。後服楊氣丸。以陳皮蘿蔔子炒各半兩。木香胡椒各三錢。草豆蔻去皮青皮各三錢。蜈梢去毒二錢半。爲末。糊丸。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九。食後米飲下。

黃疸

羅謙甫云。一小兒季夏。身體蒸熱。胸膈煩滿。皮膚如潰桶之黃。眼中白睛亦黃。筋骨痿弱。不能行立。此由季夏之熱。加以溼令。而蒸熱薄于經絡。入于骨髓。使臟氣不平。故脾逆乘心。溼熱相合而成此疾也。蓋心火實。則身體蒸熱。胸膈煩滿。脾溼勝。則皮膚如潰桶之黃。有餘之氣。必乘己所勝而侮不勝。是腎肝受邪。而筋骨痿弱。不能行立。內經云。脾熱色黃而肉蠕動。肉蠕動不可指。爲筋惕肉瞤。又言溼熱成痿。豈不信哉。所謂子能令母實。實則瀉其子也。蓋脾土退其本位。腎水得復。心火自平矣。又經曰。治痿獨取陽明。陽明爲胃土。而方中獨瀉脾土。故曰。土位之主。其瀉以苦。又云。脾惡溼。急食苦以燥之。故用黃連茵陳之苦寒。除溼熱爲君。腎欲堅。急食苦以堅之。故以黃柏之苦辛寒。強筋骨爲臣。溼熱成煩。以苦瀉之。故以黃芩梔子之苦寒。止煩除滿爲佐。溼淫於內。以淡泄之。故以茯苓澤瀉之甘淡。利小便導溼熱爲使也。治痿獨取陽明不得專主人參黃芪

口瘡

一小兒口瘡。不下食。衆醫以狐惑治之。必死。後以礬湯於腳下浸半日。外治法佳頓寬。以黃柏蜜炙。殭蠶炒爲末。敷之。立下乳愈。

薛已治小兒口瘡。嘔血便血。俱似火症兩腮微腫。唇白面青。此脾土虧損。木所乘也。朝用補中益氣湯。食遠用異功散而愈。

一小兒口瘡。右頸鼻赤。此肺脾經虛熱。用四君升麻及白朮散而愈。

一小兒齒齦腐爛。頭面生瘡。體瘦發熱。此脾疳所致。先用大蘆薈丸。又用四味肥兒丸。大楓膏而愈。

一小兒齒齦蝕爛。年餘不愈。用大蕪荑湯。治其疳邪。五味異功散。健其脾氣。尋愈。後復作。兼項間結核。另服敗毒藥。口舌生瘡。用四味肥兒丸而愈。

一小兒口瘡。寒熱嗜臥。作渴引飲。此脾疳氣虛。發熱而津液不足也。先用白朮散以生胃氣。再用四味肥兒丸以治疳症。兩月餘。又用異功散而安。

一小兒口瘡。身熱如炙。肚腹脹大。此脾肝內作。朝用五味異功散。夕用四味肥兒丸。稍愈。又以地黃蝦蟆二丸兼服。愈。

一小兒口瘡。久不愈。診其母。右關脈弦緩。乃木剋土之症。先用六君柴胡。又用加味逍遙散。治其母。子自愈。江應宿治小兒口瘡。以桑樹汁塗之。得愈。吞嚙亦無妨。以此治數兒及大人。俱效。

喫泥

玉田隱者治一女。忽嗜食河中污泥。日食三碗許。以壁間敗土調水飲之。愈。

丹溪曰。喫泥胃氣熱也。用黃芩白朮茯苓陳皮軟石膏煎服。

薛立齋治一兒。嗜食泥土。困睡泄瀉。遍身如疥。此脾經內外疳也。用六君子湯。及四味肥兒丸而愈。

痘瘡

錢希承治徐氏子痘而泄。衆以爲不治。錢視之。則加數。已乃止。居頃之。又作。衆以爲必不可療。錢曰。急矣。非附子不可。一投少間。再投而愈。

丹溪治從子六七歲。痘瘡發熱。微渴自利。一醫用木香散。每貼加丁香十粒。觀其出遲。因自利而氣弱。察其所下。皆臭滯陳積。因腸胃熱蒸而下也。恐非有寒而虛。遂急止之。已投一貼矣。乃以黃連解毒湯加白朮。與十貼。以解丁香之熱。利止瘡亦出。其後肌常有微熱。而手足生癰癩。與涼劑調補。月餘安。

一男子年十六七歲。發熱而昏。目無視。耳無聞。兩手脈皆豁大而略數。知其爲勞傷矣。以人參黃芪當歸白朮陳皮。大料濃煎。與十餘貼。痘始出。又二十餘貼。則成濃泡。身無完膚。或謂合用陳氏全方。曰。此但虛耳。無寒也。只守前方。又數十貼而安。後詢其因。謂先四五日勞力甚。出汗多。若用陳氏全方誤矣。

錢仲陽治一王子瘡疹。始用李醫。又召視之。以抱龍三服。李又以藥下之。其瘡稠密。錢曰。若非轉下。則爲逆病。王曰。李已藥下之。錢曰。瘡疾始出。未有他症。不可下也。如瘡三日不出。或出不快。則微發之。發之不出。則加藥。加藥不出。則大發之。如大發身涼。及脈平無症者。此瘡本稀。不可更發也。大發之後。尙有大熱。當以五苓散利小便。小熱者。當消毒散以解毒。若出快勿藥。勿下。用抱龍丸治之。瘡痂若起。能食者。大黃丸下之。瀉二三行則止。今先下一日。痘疹未能出盡。而稠密甚。則難治也。縱得安。其病有三。一者疥。二者癰。三者目赤。經三日黑陷。錢曰。幸不發寒而病未困也。遂用百祥丸以牛李膏爲助。各一大服。至五日間。瘡復紅活。七日而愈。

陳文中治一女三歲。痘瘡始出。泄瀉。以木香散下豆蔻丸。一服瀉止。至九日。聞其瘡不肥滿。根窠不紅。咬牙喘渴。彼以熱毒在。痘瘡不靨。欲與清涼飲。陳曰。若此。則耗真氣。必至喘渴而死。宜木香散加丁香四十枚。官桂一錢。二服。又與異功散一服。至十日。其瘡蒼蠟色。咬牙喘渴皆止。至十三日。瘡痂不落。癢甚。足指冷。咬牙喘渴不已。以異功散加丁香半錢。桂一錢。連二服而愈。

一小兒七歲。痘疹七日。癢場。寒戰咬牙。飲水。是脾胃肌肉虛也。如與水飲。則轉渴不已而死。常用木香異功散。急救表裏。三日各三服。至半月愈。

一小兒三歲。痘瘡八日。發熱腹脹。足指冷。咬牙飲水。癢場。搔之血出成坑。陳曰。發熱腹脹足指冷者。脾胃虛也。癢場者。肌肉虛。咬牙飲水者。津液衰也。若熱去則死矣。經云。陰虛則發熱。宜木香散。加丁香十粒。桂一錢。服之可也。彼曰。如何更加了桂。陳曰。丁香攻裏。官桂發表。其表裏俱實。則不致癢場喘渴。木香散連二服。又異功散三服而愈。

一小兒三歲痘瘡。七日如粟殼狀。問曰。如何細碎不長。陳曰。表虛不壯熱也。宜異功散。彼畏熱藥。陳曰。熱則氣血和暢。自然出快。以異功散加附子三片。桂五分。服之愈。

一女九歲痘瘡。十四日不成痂。膿水不乾。咬牙飲水。陳曰。氣血衰則咬牙。內虛則煩渴。宜木香散。加丁香十二枚。桂五分。日三服愈。

一小兒痘瘡十一日。誤食柑子。因發熱癢渴。陳曰。柑味酸。收斂津液。故發熱癢渴。用人參麥冬湯。三服而安。

一進士十三歲痘疹。身溫喜水。瘡細碎。陳曰。是肌肉虛。津液少也。以木香散加丁香二十枚。桂五分。日夜三服。瘡出根紅快透。至十一日。痂不落。又以木香散。加木香五分。桂一錢。連二服愈。

一小兒痘瘡始出。自利二次。瘡細碎不光澤。不起發。以木香散。加丁香官桂。二服。瀉止。瘡出快透。至十三日不結痂。稠膿水黏衣。身癢不眠。陳曰。痘始出而瀉。今乃癢場而靨。是內虛也。木香散加木香官桂各五分。連二服。仍以敗草敷之愈。

一小兒二歲發熱。驚搐足冷。痘欲出不出。用異功散三服。共加丁香四十五枚。附子一錢。次日。以木香散加丁香附子木香官桂各五分。連二服。搐止。足煖。痘出愈。

一女子笄年出痘。灰白色。身熱。

身熱爲大關目可見灰白不得盡主虛寒之說此卽血鬱白也宜看建中老人之論

喘嗽渴脈洪有力。與八物湯。加翹。桔。犀。屑。木。

通半夏紫草石膏枳連芩前胡瓜蒌實服之。十貼後。色紅活。喘嗽少減。漸紅活。但熱未除。遂於前方減芩杏胡枳芩連萸七味。服至三十餘貼而安。安後髮皆落。月餘方起。虛之甚也。

一男子二十餘出痘。破者。未破者。灰白色。又雜間以黑陷倒靨者。發熱寒戰。身痛脈洪。或時弦。亦與八物。加木通紅花紫草陳皮連翹。服之。十餘貼而安。

子和曰。子舟艤蔡河。舟師偶見敗蒲一束。泓流而下。泊舟次。似啼聲而微。舟師探而出視之。驚見一兒四五歲。瘡疱周匝。密不容隙。兩目皎然。飢而索食。因啖之粥。方料此兒泓蔡河來。其流緩。必不遠。持兒一鞋。逆流而上。行二十里。至村落。舟師高唱曰。有兒年狀如許。不知誰氏。瘡疱病死。棄之河中。今復活矣。酒邸中有人出曰。此吾兒也。奔走來視。驚見兒活。大慟流涕。拜謝舟師。喜抱兒歸。此兒本死。得水而生。第未諗其瘡疱之疾。寒耶熱耶。

丹溪治一婦年二十歲。有孕七個月。出痘大渴。不甚出透。寒熱交作。此虛也。以參芪歸朮陳皮各一錢。炙甘草二錢。薑二片。酒水各半煎。

一子十九歲。出痘。有紅斑。吐泄而渴。以白朮三錢。陳皮二錢。黃芪當歸茯苓縮砂各錢半。蒼朮一錢。炙甘草三分。生薑二片。

一子十餘歲。出痘。熱時出。根腳密。嘔吐不食。腰背骨節痛。大渴。喉亦痛。全不食者半月餘。脈浮弦洪而數。與參芪歸朮炙草陳皮茯苓黃芩煎服之。至五日。色淡。又加桂少許。歸芪再用酒製。至七日。癢甚。加丁香數粒。附子少許。癢止。至八九日。渴大作。而腹泄瀉。癢至午。寒戰。以參朮爲君。芪歸陳皮炙草芩爲臣。至十一日。不靨。或時讞語。但守本方服之。後自吐痰多而安。

一婢痘後渴。肚急。小便少。發熱。以炙甘草錢半。白朮白芍各五分。炙芪川芎陳皮各三分。木通二分。

一子五歲。痘後肚急。以白朮一錢。陳皮木通各五分。犀角川芎蘇梗白芷炙草各三分。

一女十餘歲。痘發不透。靨落後。骨節痛。食少。夜間或熱。此餘毒在內。虛甚。難於疎導。須在補中有通。以歸朮陳皮各一錢。牛膝五分。通草蘇梗各三分。犀角炙甘草各二分。薑三片。

一兒七歲。痘初出不透。毒氣攻內。骨節作痛。兩足不可直。癍痕欠而利。小便赤少。以歸朮各一錢。陳皮木通犀屑人參茯苓各五分。炙草少許。分二帖。

一女傷寒。但腹痛甚。日夜啼哭。手足厥冷。危殆。時痘災大行。疑是痘症。遂取生豬血。急用腦麝和灌。一服得睡。痘出乃安。

兗州一子。斑瘡倒靨。已至危困。有爲投獨味麻黃湯。一服便出。其應如神。未至胃爛便血者。皆可治。方以麻黃三十寸。去節。蜜拌炒香。紫色爲度。水一盞。煎五六分。

錢仲陽治一子。病瘡見皮膚下。不出。及出不快。紫黑乾陷。甚危。下牛李膏而愈。

一子患痘疹。已出而稍遲。遂用正氣散加白芍。又用胡荽酒。猴黎酒。卽山查也尙出遲。其家謂藥太緩。夜自燒人齒

五枚。酒調服之。一身瘡疹盡出。錢聞駭。再診其脈已微。觀腦後併兩足盡白色。是榮衛弱。毒氣少。而藥力太過。陽氣少。而無以應接。故無血色也。陽氣盡出外。則裏寒。寒氣成溼。溼必濡瀉。急以二氣丹爲丸。服至半兩。二日瀉止。又服內補散治瘡。痘成斑爛。遍體成片。將息月餘方愈。此因人齒散表過故也。

一童子痘瘡攤塌。數日作瀉。醫用保和湯。加茯苓果不效。二服瘡色變紫。後用四苓散加黃連。一服瀉稍止。痘色亦轉好。再一服。只飲正藥。作二三次服。瀉乃止。後痘半灌膿而頑蒸。毒有未盡。肩發癰。以尋常腫毒膏貼之。愈。

一童子痘色全好。但腹中一痛。瘡色卽變紫。痛止。色復舊。脈洪大。時已十餘日。灌膿將滿。但不靨。乃以藥下其蟲積。瘡遂轉好愈。

一人年近二十。痘瘡初出。足冷過膝。用綿裹不暖。乃用參芪歸朮。加附子二分。二貼。足暖。除附子。再用四貼。痘稠密。根腳甚正。一月間。瘡痂落盡。因用參芪補之太過。增其火。每日強進粥五六碗。至七月半邊。大便或溏或泄。至二十日。大作嘔吐。粒米不入。但食水穀。則如一物從臍下托起。吐出。腸鳴大作。危甚。乃用四物。加黃連犀角白朮之類。以解參芪之滯。一服而火降。能食勝前。乃知此症下瀉亦屬於熱。瑋按火熱下迫而瀉其症甚多古今醫林知者極少不知傷寒論協熱下利已明示標準諸逆沖上。皆屬於火。腸鳴水擊其火也。大段血虛有火而致。乃以補血降火之藥。川歸白朮各二錢。白芍錢半。茯苓。枸杞各一錢。黃柏八分。黃連薑汁炒。陳皮各七分。炙草六分。每日粥漸加。肌肉漸生。精神好。大便實。惟下唇紅。脾熱身雖瘦而無熱。脈不數。左三部微細。善飢能睡。蓋先時鬱熱在內。藥欠解利。胃氣不得舒暢。以致然也。

一童子八歲患痘。八九日將靨。因食肉圓子過多。作痰。痘反陷下。無措。問神。批曰。宜用麝香五靈脂雄黃各五分。爲末。每服三分。酒調下。醫云不可服。復問前神。神怒曰。此名神功散。出普濟方。可到方相達所借書看。既而服之。痘起而愈。

程仁甫治吳氏子年二歲。痘瘡靨後。仍有黑疔。遍身大小十五枚。在胸。及右脛。大者二枚。如人口樣。內爛至骨。不能食。發熱。大便瀉。小便赤。少用保元湯。加朮茯苓芍柴翹荆通。六劑。外用芒硝豬膽膏塗之而愈。此乃餘毒未盡之症。治當補養兼解毒。若純用寒涼。卽傷胃氣矣。

千夫長近二十。忽瞑眩。熱且咳。醫曰。疹也。以火齊湯發之而瘡出愈。

江篁南治六弟八歲患痘。根窠紅潤。但眼白睛紅。不識人。謔語狂妄。手捏撮。尋衣摸牀。以四君子湯。加紫草。牛蒡子。麥冬。黃芪。糯一撮。二服而愈。

猶子五歲患痘。熱時出。根腳密。白色。欲出不出。且腹痛。渴甚。連瀉三次。嘔惡不食。初以保元湯加桂三分。丁香三分半。糯米六十粒。不應。繼以保元湯合異功散。加丁香十粒。覺稍起。連進二服。加丁香二十枚。桂五分。遂盡出。

身無完膚。半月愈。

江應宿治休寧吳氏子。八歲出痘。四日內。兩頰赤。肉痘不分。醫認作虛寒。將投附子保元湯。予曰。此紅紗撲面症。乃心火蘊熱毒也。宜清涼解毒。犀角地黃加苓連紫草二劑。紅退。痘瘡起脹。七日上。再與保元湯。人參漸加至七錢而愈。初爲熱毒所攻。仍損一目。

疹瘡

方蔭山治程氏子。二歲出疹。因出遲沒早。發喘大熱。舌短不乳。昏沉。醫皆不治。方以元參茯苓甘草麥冬天麻陳皮乾葛麻黃兜鈴黃芩知母犀角石膏。名曰犀角石膏湯。一服症減半。二服愈。

吳橋以醫名里中。有兄子始孩。累日發熱蒸蒸。驚搐昏憤。衆醫不知所出。橋診之曰。疹也。寒邪外乘。閉而不出。是呱呱耳。飲藥已數。中氣乃傷。藥不足恃也。當置沸湯一瓶。撤其蓋。令保母抱子坐湯側。稍遠。擁被圍之。湯氣自遠薰蒸。少飲藥內托。疹出而解。無何。叢睦汪氏子病如之。仍用向法並效。其穩類如此。故鄉人稱良焉。

江應宿治表姪女。九歲出疹。沒早。發欬喘。大發熱。肌瘦不飲食。唾嘔痰沫甚多。延半月餘。予往視之曰。血虛病也。以四物湯加杏仁阿膠麥冬五味炮薑。一服。熱退身涼。痰欬俱止。再劑而愈。

一兒三歲患疹。出遲而沒早。發熱欬嗽。昏悶不食。予診視曰。疹出不透。出見風寒沒早。宜急發之。以葱煮麻黃八分。四物換生地。加杏仁天花粉葱薑煎服。重復出一身。比前更多。三日沒盡而愈。凡疹症出自六腑。宜養陰抑陽。剛劑決不可服。二陳謂之剛劑。四物謂之柔劑。犯之。即發喘渴悶亂。失於收救。多致夭折。如參芪半夏白朮。常品溫燥之藥。亦所當忌。只宜清熱養血。如出遲者。少加升散之藥。送之達表而已。

嗜臥

呂滄洲治一幼女。病嗜臥。頰赤而身不熱。諸醫皆以爲慢驚風。屢進攻風之劑。兼旬不愈。呂切其脈。右關獨滑。而數他部大小等而和。因告之曰。女無病。關滑爲宿食。意乳母致之。乳母必嗜酒。酒後輒乳。故令女醉。非風也。按必診時聞病。人有酒氣。及詰其內子。內子曰。乳母近掌酒庫鑰。竊飲必盡意。使人視之。臥內有數空罌。乃拘其鑰。飲以枳椇子葛花。日二三服而起如常。

薛已治楊永興子七歲。停食。吐瀉後好睡。睡中兼驚。久治不愈。薛曰。好睡是脾氣虛困也。善驚是心血虛怯也。蓋心爲母。脾爲子也。此心火不能生脾土。用補中益氣湯及六味丸。加鹿茸。治之而愈。

異症

一人口鼻氣出。盤旋不散。疑似黑蓋。過十日。漸漸至肩。與肉相連。堅如鐵石。無由飲食。多因瘡後得之。用澤蘭水煎。日飲三盞。五日愈。

一兒初如魚泡。又如水晶。碎則流水。用蜜陀僧羅極細糝之。

一兒初生。遍身無皮。俱是赤肉。乃因母自懷胎十月樓居。不受地氣故也。取兒泥地臥一宿。卽長皮。又方。白早米粉乾撲之。候生皮乃止。

一小兒七歲。聞雷則昏倒。不知人事。以人參當歸麥冬。少入五味熬膏。盡一斤後。聞雷自若。

張南軒晚得奇疾。虛陽不祕。每歎曰。養心莫善於寡慾。吾平生理會何事。而心失所養乎。竟莫能治。踰年而卒。就殮。通身透明。腑臟筋骨。歷歷可數。瑩徹如水晶。自昔醫書不載。坦齋筆術

參政孟庾夫人徐氏有奇疾。每發於見聞。卽舉身戰慄。至於幾絕。其見母與弟皆然。母至死不相見。又惡聞徐姓。及打銀打鐵聲。嘗有一婢。使之十餘年。甚得力。極喜之。一日偶問其家所爲業。婢曰。打銀。疾亦遂作。更不可見。

逐去之。醫祝無能施其術。蓋前世所未嘗聞也。太平廣記

建炎戊申。鎮江府民家兒。生四歲。暴得腹脹疾。經四月。臍裂。有兒從裂中生。眉目口鼻人也。但頭以下。手足不分。莫辨男女。又出白汁斗餘。三日。二子俱死。

濮陽傳。見宣城縣一人死。其背脊骨一直如蠅。自頸至尻骨。左半邊紅紫。右白色。人無識者。

湯火金瘡

建昌士人黃襲。字昭度。云有鄉人爲賈。泊舟潯陽。月下髻髻見二人對語曰。昨夕金山修供甚盛。吾往赴之。飲食皆血腥不可近。吾怒庖人不謹。漬其手鼎中。皆已潰爛矣。其一曰。彼固有罪。子責之亦太過。曰。吾比悔之。顧無所及其一曰。是不難治。但搗生大黃。以米醋調敷瘡上。非惟止痛。又且滅癩。茲方甚良。第無由使聞之耳。賈人適欲之。金山聞其語。意冥冥之中。假手以告。遂造寺中詢之。乃是夜有設水陸者。庖人揮刀誤傷指。血落食中。恍惚之際。若有人掣其手入鑊中。痛楚徹骨。賈人依神言療之。二日愈。夷堅志

孫光憲家人作煎餅。一婢抱孩子擁爐。不覺落火爐上。遽以醋泥塗之。至曉不痛。亦無癩痕。定知俗說。亦不厭多聞。北夢瑣言

斂金瘡口。止疼痛。用劉寄奴一味爲末。糝金瘡口裏。宋高祖劉裕。微時伐狄。見大蛇長數丈。射之傷。明日復至。

聞杵臼聲。往覘之。見青衣童子數人。於榛中搗藥。問其故。答曰。我王爲劉寄奴所射。合藥敷之。帝曰。神何不殺。答曰。寄奴王者不死。不可殺。帝叱之。皆散。收藥而反。每遇金瘡。敷之良驗。寄奴高祖小字也。此藥因名劉寄奴。本事方

劉寄奴爲末。先以糯米漿。雞翅掃傷著處。後糝藥末在上。並不痛。亦無痕。大凡傷著。急以鹽末糝之。護肉不壞。然後用藥敷之。至妙。本事方

周崇班緣捕海寇。被提刀所傷。血出不止。筋如斷。骨如折。用花蕊石散掩之。血不止。痛不定。有軍人李高。言某在軍中。被人中傷欲死。見統領與藥一貼。名紫金散。掩之血止。痛定。明日瘡靨如鐵。遂安。又無癰痕。後告統領求此方。只用紫藤香。盜瓦鎌刮下。石碾碾細敷之。活人甚衆。紫藤香。卽降真香之最佳者。名醫錄

溫州有匠人造屋。失足墜地。地上有鏟頭豎柱傍。腳被傷。血如湧出。倉卒無藥。有僧道光。於門扇上撮得蟻塵掩定。血止痛定。兩日便靨堅。古人用門桿塵者卽此也。

有婦人因多月向火。兩股生瘡。其汁淋漓。人無識者。後一醫云。此皆因火氣入內生此。但用黃柏皮爲末。糝之立愈。果驗。後再作。適無黃柏。用薄荷煎。舊刻有湯字塗之。立愈。醫說

一少年遇盜。被其叉中肩甲間。一股中臂。一股脇上。外科敷貼卽癒。但患人晝夜發熱。坐喘不能偃息。瘡口痛極。其瘡痕如碁子。大常如牛鼻。溼潤無竅。因用大南星一味爲末。名曰壽星散。糝之。則膿血迸然而出。微微咳聲。卽便迸出。色如丹粉。與血片相雜。卽用布袋盛米一石。枕其腰膝。顛倒於牀。已可倒頭矣。如是一日。次出白膿。又其次出濃黃水。數日。其喘卽平。遺熱不已。遂服小柴胡湯。數日乃瘥。此因被透內。血倒流入膜外。一至於斯也。

江應宿在淞。見人相打。毆破頭流血。金瘡藥敷之不止。一道人見之。急取稻稈爲末。撲上卽止。包定。不半月愈。猶子子億。用銀翦。誤夾斷無名指。皮連骨折。子曾口授方。進士七釐散急進一服。痛定。敷以花蕊石散。兼旬。平復如初。七釐散。取土鼈新瓦上煨存性爲末。秤七釐。生酒服。以醉爲度。

蜀兒奴逃走。刻斷筋。取旋覆根絞取汁。以筋相對。以汁塗而封之。卽相續如故。百不失一。朝野僉載

食忌

方書言食鼈不可食。莫溫革郎中。因併啖之。自此苦腹痛。每作時。幾不知人。疑鼈所致。而未審。乃以二物令小

蒼頭食之。遂得病。與革類。而委頓尤劇。未幾遽死。昇尸致馬廐。未斂。忽小鼈無數。自九竅中出。廐中。唯遇馬溺者。卽化爲水。革聞自臨視。掎聚衆鼈。以馬溺灌之。皆卽化爲水。於是革飲馬溺遂瘥。或云。白馬溺尤良。錄碎

昌國人買得鼈十數枚。痛飲大嚼。且食紅柿。至夜忽大吐。繼之以血。昏不知人。病垂殆。同邸有知其故者。憂之。忽一道人云。唯木香可解。但深夜無此藥。偶有木香餅子一貼。試用之。病人口已噤。遂調藥灌。卽漸甦。吐定而愈。

百一
選方

食黃頰魚不可服荊芥。吳人魏幾道在外家。啖黃魚羹罷。採荊芥和茶而飲。少焉。足底奇癢。上徹心肺。跣足行沙中。馳宕如狂。足皮皆破欲裂。急求解毒藥餌之。幾兩月乃止。溪澗中石斑小魚。亦與荊芥反。

韶州月華寺側民家設僧供。新蜜方熟。羣僧飽食之。有僧兩人。還至半道。過村墟賣鮓。買食盡半斤。是夕皆死。生葱與生蜜相反。犯之腹脹死。

木鼈子不可與猪肉食。反之立死。一富人生二子。恣其食啖。遂成痞疾。其父得一方。用木鼈子煮猪肉同食。二子皆死。

山塘吳氏年二十餘。患便毒。清晨服木鼈子藥。午後飽啖猪肉。須臾。叫噪而死。

曾見鄉人食蕎麥餅。服石膏而死者。人莫知其故。又一婦人欲自盡。市砒。市人疑。以石膏與之。歸以和蕎麥麪作餅食之。亦死。以此知石膏與蕎麥反。南瓜不可與羊肉同食。犯之立死。

丹毒

江煥言馮悅御藥。服伏火藥多。腦後生瘡。熱氣蒸蒸日上。幾不救矣。一道人教灸風市穴十數壯。雖愈。時時復作。又教馮以陰煉秋石。以大豆卷濃煎湯下。遂悉平。和其陰陽也。陰煉秋石法。余昔傳之沈陽。大豆卷法。大豆於

壬癸日浸井花水中。候豆生芽。取皮作湯使之。

王儼定觀者。元符殿帥恩之子。有才學。好與元祐故家游。政和末。爲殿中監。眷遇甚渥。少年貴任。酒色自娛。一日。忽宜召入禁中。上云。朕近得一異人。能製丹砂。服之可以長生。久視。煉冶經歲而成。色如紫金。卿爲試之。定觀欣然拜命。卽取服之。纔下咽。覺胸間燥煩之甚。俄頃。煙從口中出。急扶歸。已不救。旣殮之後。但聞棺中剝啄之聲。莫測所以。已而火出其內。頃刻之間。遂成烈燄。廬室盡焚。但得枯骨於餘燼中。亦可怪也。

丁廣明者。清里中老儒也。嘗任保州教授。郡將武人而通判者。戚里子。多姬侍。以酒色沈縱。會有道人過郡。自言數百歲。能煉大丹。服之可以飽嗜慾而康強無疾。然後飛升度世。守二館之事。以師禮。擇日剏丹竈。依其法煉之。七七日而成。神光燭天。置酒大合樂相慶。然後嘗之。廣聞之。裁書以獻。乞取刀圭。以養病身。道人以其骨凡。不肯與。守二憐之。爲請。謹得半粒。廣欣然服之。不數日。郡將通判。皆疽發於背。道人宵遁。守二相繼告殂。廣腰間亦生瘡甚重。亟飲地漿解之。得愈。明年。考滿改秩。居里中。疾復作。又用前法稍痊。偶覺熱燥。因澡身。水入瘡口中。竟不起。金石之毒有如此者。因書以爲世戒。

中毒

一將官服仙茅遇毒。舌脹出口。漸大與肩齊。善醫環視不能治。一醫獨曰。尙可救。少緩無及矣。取小刀撈其舌。隨破隨合。撈至百數。始有血一點許。醫喜曰。無害也。舌應時消縮小。卽命煎大黃朴硝數碗。連服之。以藥末并糝舌上。遂愈。

蓋諒郎中兄誅。因感疾。醫盧生勸服附子酒。每生切大附二兩。浸斗酒。旦飲。輒飲一盃。服之二十年後。再爲陝西漕使。諒自太學歸。過之南樂縣。拉同行。中途曉寒。誅飲一盃。復令溫半盃。比酒至。自覺微醉。乃與妻使飲。行

數里。妻頭腫如斗。唇裂血流。下駐路傍。呼隨行李職醫告之。李使黑菉豆各數合。生嚼之。且煎湯併飲。至曉。腫始消。洗乃服之。不輟。愚到長安。數月。失明。瑋按真水枯矣遂致仕。時方四十餘歲。

朱晦翁居山中。中烏喙毒。幾殆。因思漢質帝得水可活之語。遂連飲水。大嘔泄而解。

崇寧間。蘇州天平山白雲寺。五僧行山間。得葷一叢甚大。摘而煮食之。至夜發吐。三人急採鴛鴦草生啖。遂愈。二人不肯啖。吐至死。此草藤蔓而生。對開黃白花。傍水處多有之。治癰疽腫毒有奇功。或服或敷或洗皆可。今人謂之金銀花。又曰老翁鬚。瑋按又名鴛鴦藤本草名忍冬。已志。

王舜求云。蒿菜出禺國。有毒。百蟲不敢近。蛇虺過其下。誤觸之。則目瞑不見物。人有中其毒者。唯生薑汁解之。南海有石首魚者。蓋魚枕也。取其石治以爲器。可載飲食。如遇蠱毒。器必爆裂。其效甚著。福唐人製作尤精。人但玩其色。鮮能識其用。

飲酒中毒。經日不醒者。用黑豆一升。煮取汁。溫服一小盞。不過三次。卽愈。今人謂之中酒是也。

太子中允關杞。曾提舉廣南西路常平倉。行部鬻管。一吏人爲蟲所毒。舉身潰爛。有一醫言能治。使視之。曰。此爲天蛇所螫。疾已深。不可爲也。乃以藥敷其瘡。有腫起處。以鉗拔之。凡取十餘條。而疾不起。又錢塘西溪。嘗有一田家急病癩。通身潰爛。號呼欲絕。西溪寺僧識之。曰。此天蛇毒爾。非癩也。取木皮煮飲一斗許。令其恣飲。初日疾減半。兩三日頓愈。驗其木。乃今之秦皮也。然不知天蛇何物。或云草間黃花蜘蛛是也。人遭其螫。仍爲露水所濡。乃成此疾。露涉者戒之。

興化人陳可大。知肇府。肋下忽腫起。如生癰癰狀。頃間。其大如盆。識者云。此中桃生毒也。俟五更。以菉豆嚼試。若香甜則是。已而果然。乃搗升麻爲細末。取冷熱水調。二大錢連服之。遂洞下。瀉出生葱數莖。根鬚皆具。腫卽消縮。煎平胃散調補。且食白粥。後亦無他。

雷州民康財妻。爲蠻巫林公榮用雞肉桃生。值商人楊一者善療。與藥服之。才食頃。下積肉一塊。剖開。筋膜中有生肉存。已成雞形。頭尾嘴翅特肖似。康訴於州。州捕林置獄。而呼楊生。令具疾證用藥。其略云。凡喫魚肉瓜果湯茶皆可。初中毒。覺胸腹稍痛。明日漸加攪刺。十日則物生能動。騰上則胸痛。沉下則腹痛。積以瘦悴。此其候也。在上高則取之。其法用熱茶一甌。投膽礬半錢化盡。通口呷服。良久。以雞翎探喉中。卽吐出毒物。在下高卽瀉之。以米飲下鬱金末二錢。毒卽瀉下。乃擇人參。白朮。各半兩。碾末。同無灰酒半升納瓶內。慢火熬半日許。度酒熟。取溫服之。日一盞。五日乃止。然後飲酒如故。丁志

江嶺之間有飛蠱。其來也有聲。不見形。如鳥鳴啾啾唧唧然。中人卽爲痢。便血。醫藥多不瘥。旬日間不救。

朝野

陳齋郎湖州安吉人。因步春渴。掬澗水兩勺飲之。數日。覺心腹微痛。日久痛甚。藥罔效。醫診之云。心脾受毒。今

金載

心脈損甚。齋郎答曰。去年步春渴飲澗水得此。醫云。齋郎飲却蛇交水。蛇在澗邊。遺下不淨在澗水內。蛇已成形。在齋郎腹中。嚙其心而痛也。遂以水調雄黃酒。果下赤蛇數條。能走矣。名醫錄

貞元間。崔員外從質云。目擊有人被蜘蛛咬。一身生系。腹大如孕婦。其家棄之。乞食於道。有僧遇之。教飲羊乳。數日平。

南唐相馮延巳。苦腦中痛。累日不減。太醫令吳廷紹。密詰廚人曰。相公平日嗜何物。對曰。多食山雞鷓鴣。廷紹

於是投以甘草湯而愈。蓋山雞鷓鴣。多食烏頭半夏。故以此解其毒。

南唐書○甘草獨齋漫錄作甘草

一人誤食石斑魚子。中其毒。吐不止。或教取魚尾草研汁。服少許。立愈。

魚尾草又名鱸木根形似黃荊八月間開紫花成穗葉似水楊無大樹經冬不凋漁人用以藥魚

四明溫台間。山谷多生菌。然種類不一。食之間有中毒。往往至殺人者。蓋蛇毒氣所薰蒸也。有僧教掘地。以冷水攪之。令濁。少頃取飲。皆得全活。此方見本草。陶隱居註。謂之地漿。亦治楓樹菌食之笑不止。俗言食笑菌者。居山間不可不知此法。

一朝官與一高僧西遊。道由歸峽。程頓荒遠。日過午。餒甚。抵小利舍。聞其家畜蠶。而勢必就食。去住未判。僧曰。吾有神咒。可無憂也。食至。僧閉目誦持。俄見小蜘蛛延緣盤吻。僧速殺之。於是竟食。無所損。其咒曰。姑蘇隊。摩耶啄。吾知蟲毒生四角。父是穹窿窮。母是舍耶女。眷屬百萬千。吾今悉知汝。摩訶薩。摩訶薩。是時同行者競傳其本。所至無恙。別傳解毒方。用豆豉七粒。巴豆二粒。入百草霜。一處研細。滴水丸菘豆大。以茅香湯下七丸。

泉州一僧治金蠶毒云。才覺中毒。先吮白礬。味甘而不澁。黑豆不腥者。是也。但取石榴根皮。煎汁飲之。即吐出蠶。無不立愈。李晦之云。以白礬牙茶。搗而爲末。冷水服。凡一切毒皆可治。并載於此。西溪叢語

嘉祐中范吏部爲福州守日。揭一方於石云。凡中蠱毒。無論年代遠近。但煮一鴨卵。插銀釵於內。併舍之。約一食頃。取視。釵卵俱黑。卽中毒也。方用五倍子二兩。硫黃末一錢。甘草三寸。一半炮。出火毒。一半生。丁香麝香各十文。輕粉三文。糯米二十粒。共八味。瓶內水十分。煎取七。候藥面生皴皮爲熟。絹濾去渣。通口服。病人平正仰臥。令頭高。覺腹中有物沖心者三。卽不得動。若出。以盆桶盛之。如魚鱗之類。乃是惡物。吐罷。飲茶一盞。瀉亦無妨。旋煮白粥補。忌生冷油膩鮮醬。十日後。服解毒丸三兩丸。經旬平復。丁木麝三香。嘉祐中價十文。今須數倍乃可。類編

王仲禮嗜酒。壯歲時。瘡渣發於鼻。延於頰。心甚惡之。服藥不效。僧法滿使服何首烏丸。適坎僕識草藥。乃掘得之。其法忌鐵器。但入砂鉢中。籍黑豆蒸熟。旣成。香味可人。念所蒸水必能去風。澄以頰面。初覺極熱。漸加不仁。至曉大腫。眉目耳鼻。渾然無別。王之母高氏曰。凡人感風癩。非一日積。吾兒遇毒。何至於此。吾聞生薑汁赤小豆能解毒。山豆根黑蚌粉能消腫。亟命僕搗搨薑汁。以三味爲末。調敷之。中夜腫退。到曉如初。蓋先採何首烏。擇而不精。爲狼毒雜其中。以致此。類編

名醫言虎中藥箭。食青泥。野豬中藥箭。膠薺菀而食。雉被鷹傷。以地黃葉貼之。又礬石可以害鼠。張鷟曾試之。鼠中如醉。亦不識人。知取泥汁飲之。須臾平復。鳥獸蟲類。猶知解毒。況於人乎。被矢中者。蠶蠶者。以甲蟲末敷之。

被馬咬者。燒鞭梢灰塗之。取相服也。

處士劉易。隱居王屋山。嘗於齋中見一大蜂。黏於蛛網。蛛搏之。爲蜂所螫。墜地。俄頃。蛛鼓腹破裂。徐徐行入草。嚙芋梗微破。以瘡就嚙處磨之。良久腹漸消。輕躁如故。自是人有爲蜂螫者。按芋梗敷之。愈。蜘蛛嚙者。雄黃末敷之。

一人因剝死牛。發悶。令看。遍身俱紫泡。使急刺泡處。良久遂甦。更以敗毒藥而愈。

王彥伯荊州人。爲道士。善醫。尤別脈。斷人生死壽夭。百不失一。裴胄尙書子。忽暴中病。王脈之。良久曰。中無腮。鯉魚毒也。投藥數味而愈。裴異之。詰其子。因食膾而得。乃膾鯉無腮者。令左右食。其候悉同。

崔魏公暴亡。醫梁新診之曰。中食毒。其僕曰。嘗好食竹雞。梁曰。竹雞多食半夏苗。蓋其毒也。命攪生薑汁折齒灌之。遂復活。

瀾人王夫人。忽日面上生黑癍數點。日久滿面俱黑。遍求醫士不效。一醫云。夫人中食毒爾。治之一月平復。後覺其方。止用生薑一味搗汁。將渣焙乾。都用薑汁煮糊爲丸。問其故。云。夫人日食斑鳩。蓋此物嘗食半夏苗。是以中毒。故用生薑以解之。

姑蘇一人游商在外。其妻畜雞數隻。以俟其歸。凡數年而返。一日殺而食之。殆盡。抵夜。其夫死。鄰家疑其有外姦。首之官。婦人不禁拷打。遂自誣。太守姚公疑之。乃以情問婦。婦以食雞對。太守覓老雞令囚遍食之。果殺二人。獄遂白。蓋雞食蜈蚣。久而畜毒。故養生家不食此。

交州刺史杜燮。中毒藥而死。董奉以太乙散和水。沃燮口中。須臾乃甦。燮自謂初死時。有一車直入一處。內燮於土窟中。以土塞之。頃間。聞太乙使至。追杜。遂開土穴。燮得出。

中書舍人于遘。中蠱毒。忽遇釘鉸匠云。約來早勿食。請遘向明張口。執鈴伺之。夾出小蛇二寸許。赤色如斂股。

遽命火焚之。遂愈。

趙延禧云。遭惡蛇虺所螫處。貼上艾炷。當上灸之。立瘥。

池州進士鄒閔。食貧有守。一日將之外邑。凌晨啓戶。見一小籊籠子在門外無封鎖。開視之。乃白金器數十事。約重百兩。殆曉。寂無追捕者。遂挈歸。謂其妻曰。此物無因而至。豈天賜我乎。語未絕。覺股上有物蠕蠕動。金色爛然。乃一蠶也。遂撥去之。未回手。復在舊處。以足踐之。雖隨足而碎。復在閔胸腹上矣。棄之水。投之火。刀傷斧碎。皆卽如故。衾稠飲食之間。無所不在。閔甚惡之。友人有識者曰。吾子爲人所賣矣。此所謂金蠶者是也。始自閔廣。近至吾鄉。物雖小而爲禍甚大。能入人腹中。殘嚼腸胃。復完然而出。閔愈懼。乃以籊籠事告之。其友曰。吾固知之矣。子能事之。卽得所欲。日致他財以報耳。閔笑曰。吾豈爲此也。友曰。固知子不爲也。然則奈何。閔曰。復以此蟲并物置籠中棄之。則無患矣。友曰。凡人畜此。久而致富。卽以數倍之息。并原物以送之。謂之嫁金蠶。乃去。直以此元物送之。必不可遣。今子貧居。豈有數倍之物乎。實爲子憂之。閔乃歎曰。吾平生清白自處。不幸有此。輒取其蟲吞之。竟無恙。以壽終。豈以至誠之感。妖孽不能爲害乎。幕府燕 閔錄

政和間。祐陵以仁經惠天下。詔取海內。凡藥之治病。彰彰有聲者。悉索其方書上之。於是成都守臣監司。奉命得售解毒丸。驗其方。則王氏博濟方中保靈丹。常救兩人食葫蔓草毒得不死。鐵項山 叢談

金蠶毒始蜀中。近及湖廣閩粵浸多。有人或舍去。則謂之嫁金蠶。率以黃金釵器錦緞置道左。俾他人得焉。鬱林守爲吾言。嘗見福清縣有訟遭金蠶毒者。縣官求治不得蹤。或獻謀。取兩刺蝟入捕。必獲矣。蓋金蠶畏蝟。蝟入其家。金蠶則不敢動。惟匿榻下墻罅。果爲兩蝟擒出之。亦可駭也。鐵圍山 叢談

虞恆德治一婦人。因採桑。見桑有金蟲如蠶者。被其毒。謂之金蠶毒。腹中疝痛欲死。虞曰。以樟木屑濃煎湯與之。大吐。出有金絲如亂髮者一塊。腹痛減十分之七八。又與甘草湯。連進二三盞而安。

夜藏飲食器中覆之不密鼠聞其氣欲盜不可則環器而走涎滴器中食之得黃疾通身如蠟鍼藥所不能療江少微幼時見佃僕值荒年採蕨食之誤採毛蕨子女三人同食覺麻而弱者死大父聞之曰毒麻投以薑湯飲之愈。

脾風

倪仲賢治淮南周萬戶子始八歲忽得昏憒疾數日方甦。厥意如木偶人。寒暑飢飽皆不知節適。率嘗食土炭至口不得出音。老人視之曰。此脾風也。脾智意府也。而以風。其不知人事也宜。投之疏風助脾之劑。數服而愈。

江連山自述其子始孩。患慢驚風。痰迷心竅。乳食不進。啼聲不出。遇一道流云。尙可治。探囊出藥一分半。塗乳上。令兒吮。痰在膈上者吐。下者利。卽啼而甦。其方僵蠶七條。全蝎三個。硃砂一分。輕粉一分。俱爲細末。

任柏峰傳昌化胡虛臺益黃散。治慢脾風。泄瀉青綠色。手足癱瘓。眼張直視。其方人參白朮茯苓白扁豆蓮肉白芷梢全蝎防風直僵蠶炒黃芪各一錢。南星炮製天麻冬瓜仁各三錢。俱爲細末。煎冬瓜仁湯調下。

江應宿治蕭氏兒五歲。多汗惡風。怠惰嗜臥。色黃白。鼻額深黃。不欲食。不欲動。予曰。脾風也。投以胃風湯。加蒼香砂仁。數服而愈。

按保嬰集云。急驚屢發。屢用直瀉。則脾損陰消。而變爲慢脾風者。當補脾養血。佐以安心清肺制木之藥。最爲切當。薛已謂前症多因脾胃虧損。肝木所勝。但用五味異功散。加當歸。佐以鉤藤飲子。以補脾土。平肝木。亦多得效。如不應。用六君子。加炮薑木香。溫補脾土。更不應。急加附子以回陽。若用利驚逐風驅痰之藥。反促其危也。愚見小兒脾胃素弱者。一病卽成慢驚。不可泥爲久病誤藥而後成也。經云。脾風言脾虛受病也。錢乙爲小兒慢脾驚。因病後或吐瀉。或藥餌傷損脾胃。而肢體逆冷。口鼻氣微。手足癱瘓。昏睡露睛。此脾虛生風。無陽

之症也。溫白丸主之。

疳積

陳孝廉自述云。其子痘疹後患疳積病。骨瘦如柴。大便不固。偶得市人傳一方。用山查一兩。白酒麵一兩。取多年瓦夜壺人中白最多者。將二物裝內。炭火煨存性。研爲細末。每服六分。滾水送下。藥未完而病愈。

黃上舍瑤臺乃郎患疳。肚大如箕。足細如管。眼生翳膜遮睛。幾不可爲。在蘇州。得異人傳授一方。取雞蛋七枚。輕去殼。勿損衣膜。以胡黃連一兩。川黃連一兩。童便浸。春秋五日。夏三日。冬七日。浸透。煮熟。令兒服之。遂愈。後以治數兒。無不立效。

一兒疳積。肌肉消瘦。兩目失明。方士以片腦五釐。硃砂三分。爲細末。用雄雞脊血調和無灰酒下。垂死者。一服可活。

江應宿見丁氏兒。醫治疳積。腹大腳小。翳膜遮睛者。用大蝦蟆十數個。打死。置小口缸內。取糞蛆不拘多少。蒸清浸養。盛夏三日。春末秋後四五日。以食盡蝦蟆爲度。用粗麻布袋一方。札住缸口。倒置活水中。令吐出污穢淨。再取新瓦燒紅。置蛆於上。焙乾。令病兒食之。每服一二錢。後服參朮白朮散而愈。若兒稍大見疑。用炒熟大麥麩。和少蜜作餅。或丸。看兒大小壯弱。無不驗者。

走馬牙疳

濮陽傳爲上虞丞。好醫方。傳授小兒走馬牙疳。灸頸後凹陷中七壯。再以樗樹東南引根。去粗黃。取白皮。同黑豆一升。煮熟。去皮。食豆即愈。

滲患處。

一兒用馬蹄燒灰。入鹽少許。滲患處。

一兒用馬蹄殼三錢。先洗淨。酒炙酥。雞肫皮三錢。不見水。拭淨陰乾。真珠七分。炒胡黃連一錢五分。雄黃五分。水飛白礪砂六分。黃柏去粗皮三錢。爲細末。滲患處。

一小兒痘後患走馬牙疳。用棗灰散。硃砂一分半。輕粉一分。麝香三釐。冰片五釐。膽礬二分。雄黃五分。黃丹三分。白芷五分。枯礬二分。兒茶一錢。北棗煨存性一錢五分。龍骨一分爲細末。先用荆芥湯洗。一日搽二三次。效。

名醫類案跋

先君子清脩力學。不偶於時。抱疴攻醫。數起人危疾。未嘗以醫名家。家藏禁方及諸子列傳。無慮百數十種。披閱適歎。手錄以備遺忘。積二十年所。遂成是書。分門析類。爲卷十二。爲條二百有奇。草創未就。遽爾見背。應宿不肖。髻亂多病。趨庭問難。頗契其旨。弱冠奉方伯叔父之滇南。尋遊吳越。齊楚燕趙間。博採往哲奇驗之跡。載還山中。懼先集未梓。久而散逸。因取遺稿。編次補遺。亦越歲十九。凡五易鈔。更與伯兄參互考訂。勒成全書。傳之通都下邑。俾肄業之士。如遇陰陽顯晦。未易辨之證。水火徵兆疑似之難。明者試觀前人已驗之成法。准古酌今。一證一方。一案一論。脗合相孚。其應如響。嗟乎。醫貴權衡。譬之用兵。孫武論兵。無出虛實。兵識虛實。則無不勝矣。或者不師古人。亦自爲法。唯司馬穰苴能之善之善者也。抑或孳孳學古。雖中律度。如趙括徒能讀父書。不知合變。卒歸於敗耳。是則存其人焉爾矣。醫何以異此。先君子以綬掖稱。作者托於醫。以隱孤不敏。弗克繼志。姑述手澤之遺。間附見聞。以廣其傳。雖於時未必有濟。然承先君子及物之仁。則亦不敢私也。謹志。時萬歷辛卯閏三月朔旦之吉男應宿百拜撰述

附錄

江山人傳

汪道昆

余觀作者之汗隆。一稟於風氣。自漢下達。則緣世屢遷。譬之昃日。卒於不振。明興。執士奮起。依憑出日之光。軼輓近而稱古人。斌斌然盛矣。然皆三河齊秦之產。而江淮秀異。亦稍稍肩隨之。其疆弱有差。則疆域使然也。新安地重。其民深厚不浮。由古以來。文獻足述。顧今之學士大夫。率高視一世。其言不軌於先民。善乎山人之言曰。吾鄉多泛駕之材。使閑輿衛皆上乘也。山人在諸生中。輒有志述作。會有疾。謝學官去。遂壹意脩辭。嘗讀史慕太史。遷爲人。作而歎曰。丈夫不能周遊四方。友天下之士。徒抑首蓬戶。享其敝帚。將爲遼東豕邪。於是操舟東遊。登禹穴。入浙觀海潮。浮於五湖。問闔閭春申故址。遂杖馬箠之秣陵。朝故都焉。入郢聽歌郢中。望高唐。汎雲夢。而下其遊。知交傾東南之美矣。比還郡。郡中諸儒宿學。爭願交山人。驩。山人挾一騶奴。篋書而出。過故人厚善者。輒肱篋發筴。喜人彈射其文。猶能推轂後生。務章人之善。士以此益附之。入舍下帷讀書。卽家人治生業。紛糾萬端。不爲亂。其精如此。山人故多病。乃學養生。爲軒岐之言。必入其室。其一切從事。不遺餘力。蓋天性也。客見山人具橐若干卷。請曰。自民瑩號郡中。而多士響應。願揭旗鼓。徧示之。山人謝曰。嗟乎。古人成一家之言。徒藏之名山。示知已者。世儒紛紛。務懸書以侘海內。何爲哉。瑾徒誦法古昔。自託於無能之辭。奈何得當。諸君子惡用暴己之短邪。客退語人曰。江叔子猶務深藏。彼握燕石而冒玉名。徒豪舉耳。汪道昆曰。山人善聲詩。尤長於古體。夫詩書之教一也。其升降相依。今之論文者。或不與昌黎及推尊杜陵。不啻日月。余竊疑之。或謂建安起靡麗之習。而陵遲於梁陳。唐自陳伯玉以下起而一洗之。開元爲盛。夫持漢之三尺。卑疵六朝。敢不受命。唐削雕爲朴。而體益卑卑。猶之秦人聞新樂。端冕去之。乃拊缶鳴。鳴爲秦聲。猥云可與道古。聞者有掩口而笑耳。舉世方馳逐近體。無惑乎布侯

於杜陵。及爲古詩。且不能超乘而上。則任耳之過也。若山人之長言。大都取裁魏晉。行年五十。猶聲靈不衰。千載而下。吾郡有山人矣。山人質行較著。往往可書。顧余材薄。無能爲役。山人方以論著顯。故特書其大較云。

明處士江民瑩墓志銘

汪道昆

當世以布衣稱作者。無慮數十家。乃若質行雅馴。則余竊多江民瑩。頃民瑩將捐館舍。遺季公民璞書曰。平生知我者唯季若汪中丞。願季爲狀。中丞爲銘。幸須臾無死。猶及見之。死且不朽。往余爲民瑩立傳。曾未得其什二三。乃今要我以平生之言。奈何負民瑩地下。遂受季公狀。撫其軼事志之。志曰。江處士瓊。歙人。世家篁南。字民瑩。贈尙書郎。終慕公第三子也。幼負奇氣。顧猶跳梁。年十四。母鄭安人以暴疾終。既舍不瞑。民瑩拊棺號哭曰。母其以二三子未樹邪。所不夙夜以求無忝者。有如此木。遂瞑。自是折節爲學。務以身先。季公乃從故太守吳先生受詩。吳先生間得李獻吉賦詩若干篇示民瑩。民瑩心獨喜。終日誦之。嘗竊傲爲詩。有近似者。初試縣官不利。父命之商。民瑩輒商。孳孳務脩業。會督學使者蕭子雖行縣。並舉民瑩民璞補縣諸生。又明年應鄉試。復不利。民瑩慚自憤。不務稼而罪歲凶。何爲乎。遂下帷讀書。歷寒暑。窮日夜。不遺餘力。民璞請少息。母已太勞。民瑩愀然曰。季子遊困而歸。由發憤起。縱自愛。而忘而母不瞑邪。頃之病作。一夕嘔血數升。延醫十餘曹不效。因涉獵醫家指要。自藥而瘳。此治本業如初。又復病。釋業復瘳。遞病遞瘳。蓋十年往矣。乃歎曰。顯親揚名。卽男子所有事。彼亦儻然而來者耳。願輕身以希必獲。謂父母遺體何。遂謝學官。罷舉子業。日鍵關坐便坐。几上置離騷。素問諸書。臥起自如。不問棚外事。卽家務左右禁起。終不入於心。由是就業益多。神益王矣。甲辰季公舉進士。民瑩沾沾喜曰。幸哉有此。無傷母氏心。瞑可也。瞑可也。民瑩屬辭爾雅。藉藉稱名家。當是時。邑人王仲房。海陽人。陳達甫。亦皆負論著而薄諸生。相繼引去。鄉大夫游汝潛。汪正叔。方定之。則尤推轂民瑩。郡中人士翕然附之。既而自託遠遊。將傾四海之士。則之越之吳之楚。足跡徧於東南。會民璞徙官留都。則之留都。習朝市之隱。及拜信州太守。則道信州。出閩

越謁武夷君其後兵備饒州則又道饒州登匡廬汎彭蠡而下所至未嘗通謁而縉紳學士爭願從遊歸語人曰入其境其士可知也頃余入會稽探禹穴其士多奇余歷吳門汎五湖而東其士放達楚有七澤泱泱乎大觀其士閎廓而多材秣陵爲高皇帝故都衣冠文物盛矣四方豪傑分曹而仕伏軾而遊蓋士之淵藪也大江以西以匡廬勝其士好脩閩越以武夷勝其士倬詭遊方之內此其大較也吾將爲方外遊矣旣又赴會稽視仲子應宿病應宿愈民瑩乃負病西歸中道應宿刲股進之幸少間亟乘舟就舍病益深季子應乾季子婦程氏刲股遞進之卒不起蓋乙丑八月二十六日也距生宏治癸亥享年六十三居常于于近人一切無所失及其操直言引當否不敢苟容歲饑浙有司下遏糴令輒引春秋大義上書部使者請罷之語在集中不具載某子甲以貲爵萬戶會有疾侮諸醫民瑩過萬戶家讓萬戶公能以富貴驕人矣亦能以生死下士乎公之疾得士則生不得則死富貴無爲也季公旣貴始立祖廟屬民瑩定約法脩祠事以爲常卽民瑩以處士之義終功用未試其於國事則尤惓惓嘗著論言備邊事犁然可採藉芻令得志其畫策何可勝窮乃今食不過上農年不逮中壽家人之產蓋屢有存惜也配臨溪吳氏舉子三長曰應元仲季卽刲股者茲當大事將卜所宜爲之銘以待銘曰相彼良玉胡然而終藏爾有文德惡用乎珪璋相彼梁木胡然而先撥爾有令名惡用乎黃髮漸江東漸厥有新阡君子歸止是曰九原。

凡例

一是集乃披閱諸子百家之文中有案會心者輒手錄以備遺忘積久成裘乃分門析類耳。

一前修時賢之案則係之曰某人示無掩也。有案無人者則曰出某書示有據也。

一某人案惟先達著名者則書其字號或官如朱子注書例凡先達稱官稱爵稱字號之類案可採而聲未著者直書其名欲人易曉也。

一時賢案惟變法稍出奇者採之諸庸常者不錄。

一案下附說或採前修之言或附管見與賢者共議耳非敢自以爲是也。

一案中方法用古方加減者但載方名其方稍隱者註云出某書間有品味簡者直載其方其藥分兩製度或有或無或詳或略皆仍諸書之舊也。

一愚治驗諸案亦附諸條之末一得之愚弗敢隱祕後來者或有可採擇焉。

一案以世次爲先後非有所韻頡也。間有後先失次者無可考者也。

一諸門後各自分板不相連屬庶無可續編入不亂其成書也。博按原刻亦有不分板者今刻悉連屬之以歸畫一

述補

一先君子以文名世而自驗諸案簡直不文非不欲文通乎時俗耳。

一不肖續編間附己案一遵凡例苟意見庸劣及徒有空文而無方法脈案可示後者不書。倣春秋常事不書之旨。